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八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清

鐵橋漫稿八卷……清　嚴可均撰　一
冬青館甲集六卷乙集八卷……清　張　鑑撰　吳　興　一〇七
涇西書屋詩稿四卷文稿一卷……清　汪元爵撰　清碩堂　三一三
初月樓四種二五卷……清　吳德旋撰　花雨樓　三七七
初月樓文鈔十卷……清　吳德旋撰　三八一
初月樓續鈔八卷……清　吳德旋撰　四九四
初月樓詩鈔四卷……清　吳德旋撰　五八七
初月樓古文續論一卷（見叢書集成新編第八十册）……清　吳德旋述　六二三
程子香文鈔二卷……清　呂　璜錄　六三九
濾月軒詩集二卷續集二卷文集一卷詩餘一卷……清　程德賚撰　七三一
嘉蔭簃集二卷……清　趙　棻撰　荔　牆　七三一

八 銖 衣 橐 冥 高 未

光緒乙酉長洲蔣氏重刊

獨漉篇

獨漉獨漉泥淺陷轂陷轂猶可翻車汗我奉輦大好畏及早秋相面不佞慎莫竊鉤廉吏詰貧不酌貪泉直木見伐不願曲全狐貉雖溫當炎不御蘭蕙雖馨當門則去白日杲杲黃沙浩浩晝短夜長憂多樂少勢利之交隙于一言彌天之隧戢干一棺彎弓射虎虎咥而怒我命在天匪虎之懼小信賊忠小忠賊忠登高四望伊誰適從

白頭吟

鬱鬱江邊松哀哀雲際雁與君期白頭不謂中途變昔者鳳與皇鳳意或求皇今者鳳與皇鳳皇不成雙溝水東西流偕行各自涉琴心亦何常新舊不相及新人嫣亦妍舊人妍亦嫮欲得新人笑莫如舊人啼過時愛情割既望圓儀闕署來常棄裘寒來亦棄葛魚尾何徙徙釣竿何珊珊嶺景下西嶺際曉復東還

車遙遙

荒鷄長號夜過半童僕挑燈取臥薦登程廿里星煖爛皆騰殘夢兩目眩馬蹶跋跋車載戰前行後行聲相喚秣桑飼鏡天下旦

車遙遙遙遙望車塵但見車塵起不見車中人

篌篌引

河之水兮風揚波公竟渡河兮柰公何河水瀰瀰浪大風隤中流失船公不復還公兮望斷河干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紫天生兩馬皆四蹄那得令人不道死倍頑弗輕棄憐是故鄉人衣敝弗輕棄猶帶故鄉塵

折楊柳歌

下馬折楊柳上馬吹胡笳主將功未遂戰士敢思家

三洲歌

三山斷江口送郎淚沾衣征帆遙不見知度巴陵西

企喻歌

績子被文繡那得不爲犧健兒苦寒餓那得不爲非

西曲歌

盈盈大小姑隔卻湖口縣生憐百里閒相望不相見

子夜歌

儂上紅錦機兩絲織爲一歡來就儂機有何不成匹

歡愛白蓮花盪舟向前浦剖開蓮子心佰儂心中苦

歡聞變歌

贈歡碧玉篇中貫兩頭空歡心祇方寸不宜交付儂

采蓮曲

江南可采蓮女兒白雙足打槳石城西齊唱采蓮曲

采蓮復采蓮盪舟蓮葉間蓮葉綠如許蓮花紅可憐

歡采蓮幾枝儂采蓮幾枝枝歡儂各自采喚儂欲底爲
可憐雙鴛央交頸戲其羽可憐雙鴛央雙雙奈何許
蓮花出水立白白復紅紅兩般好顏色兩心同未同
道是兩心同莫教顏色改有時改與歡及時采
采采蓮多枝息息莖中絲絲絲斷相連能幾時
蓮花結蓮子蓮子在蓮房齊唱采蓮曲延年壽千觴
江南樂
紅亭綠楊柳遮徧龍尾灣郎但不惜貲一作不相棄與儂樂

千年
佛粉行
惡生不如美死彊笑不如痛哭歲比不登遑果我腹行
知命者不富大勇者不懼
古諺
江湖雖大不容鯤魚駿馬如龍不如安車
蒲葵扇搖搖復拂拂到及秋風生與爾相離別
蒲葵扇附熱曾無意到及秋風生如何便棄置
南荒北孰家家食肉南孰北荒家家食粟
葵扇歌
郭公來胥吏瘠百姓肥吁嗟郭公來何遲
郭公去胥吏歌百姓哭吁嗟郭公去何速
織縑謠
江湖大不容鯤魚駿馬如龍不如安車
知命者不富大勇者不懼
古諺
善下者人上之善得者鬼喪之
我視人之明而自視則昧雖有離婁不克顧其背
多蓺不死多錢役鬼
匹夫多藏盜睨其旁
鳳皇不觸網義士不受賞
剛易折圓易缺白易汙巧易拙
善戰者能乘其閒也善治者先防其亂也
詼言侗其色讒言投其隙巨言祛其惑善言
政去其賊
高士不懷刺淑女不工媚寶器不充肆太平不獻瑞
感興
樂土
世亡遺之出疆急星火流民同是帝堯民去去江東非

秋蘭生礪曲浥露舒華滋佘香自珍惜榮顏亦任時一朝紉爲佩使我枝葉離雖近君子身芬芳日以非遠阿有本性依人非所宜

雜詩

富貴非吾樂貧賤非吾憂憂樂與俗殊耿耿在千秋斥鷃笑黃鵠杳冥何所求貪夫務苟得志士務潛修彼我不同道安能相爲謀

南鄰有貧女粉黛夙無施夫君隔天末遠道胡不歸空房顧形影中夜獨裵回阻飢益無儲禦寒裋無衣賤妾安足悲所悲黃口兒辛勤事織作聊用供餔糜詎無吉士誘終焉禮自持芳蓮出池底中心不受泥昊天監知之君歸亮有期

豫章千尺木乃在大江西皇天雨露恩挺此廟堂姿雖陽要梁棟使者尺一馳郡縣被中旨搜揚敢後期百夫擁上道道旁咸嘆咨詎不戀舊土懷材難久遺此身既許國剪伐所未辭根斷枝作薪一作根朽萌蘖催斧沈胡不齊腐儒喜談古古事芒昧朋且遇猶難恃豈況其和前嵗尤相黃帝見管子涿鹿啟兵端羽淵既方命郊配四百年湯武同時起中分天下難武庚成亦賢少康敗亦頑人事或翻覆予奪天無權萬古同此天今爾將何言

江浙田賦重東南民力殫尤重者四邑江震與程安野人納倉米歸來各悲歎終歲常勤動合家常飢寒如聞

八省漕輕重絕相懸王道無黨偏四邑民獨艱我云否不然昔在米明年有官田籍沒租額若天淵官田籍沒田一依租額起科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減之再三減四則以相權承流率浮濫什一二之間官家但什一何異殷周前吳江等四邑皆水田什一稅以一斗八升零入官徒以承平久百爲貫漸繁量入以爲出上下俱安便

黃河天上落如龍性難馴自從開闢來爲害中國頻徙之行塞外中外長不貧漢武時齊人延年上書天子壯喇木倫河鑿溝渠喇忒至毛明安出喀爾喀右部放河東下我于左翼前旗之東爲四五堰不使消滴南流則漠南數千里漸成膏腴中上永無河患豈非萬年至計而惜乎不能也

集一身堯或誤用人舜乃詠不仁顧非盜息壤神禹難爲神鯀作隄禹于大伾以上亦作隄記云禹能修鯀之功史遷云水載之高地謂隄也後世治河者猶夏道是循廬灰能遏水下哨隨河新舊免妨漕運復不病居民汲曰至明年退灘塡淤之中常得倍利

陳陳因因害以爲利汛工問河臣

凌茗鮮冬榮木蕤不宿槁嚴霜被高林松柏獨美好男兒可憐蠢憂多樂事少役役役妻孥開營營何日了羽人海上來招我游蓬島沐髮瀛海波振裘汲木杪回頭顧塵寰籃鑪先我天夢醒嗒焉悲有生皆腐草卓卓桓君山新論無仙道

擬古

槮差原上葛遠近道旁黍人云百載前此地偏朱戶閭

古斯成今閱今斯成古策馬登崇岡茫然望平楚寒煙鬱荒疇墟墓紛難數悲風野蕭條樵牧自歌舞盈虛隨大化貴賤俱黃土爲樂及芳時過時將安補

灼灼夫容花託生蘭澤畔與君新結褵錦衾光爛爛盛愛難久持何言中道變恩重枯木春寵移和璧賤願得鳳皇琴彈作相思散終日不成曲紘腸忽俱斷陽澤潤華滋萬象咸周徧君意亮終回寄言加餐飯

簟中有端綺繡作碧梧枝上棲雙鳳皇翁離侶欲飛梧葉猶未落所思猶未歸含情獨脈脈持此將詒誰

婺婉天孫女當機不停梭眸眸望牽牛七夕相經過一別動經歲佳期能幾何迢迢阻銀漢嫋嫋揚素波誰言

天上好天上別離多

遲遲白日暮嘒嘒寒蛩啼遠道多悲風良人行不歸空房顧形影膏沐爲誰施歲華坐婉婉含淚理征衣金翦裁妙匹縫呂素色絲征衣千縷絲賤妾千里思薺帶減嘯昔疲損亮有差繁杵激清響夜久風淒其淒其徒緬邈歸期安可知繫呂同心結庶近君光儀

客從京洛至遺我一綈袍窮途易感恩物輕誼則高繁霜晧已結朔風起蕭條故人此嘉惠被服遂由敖僶勉圖報稱慨乏英瓊瑤

擬雜體詩

魏太子丕公讌

天有階涉磵花無縫飄颻度石樓岌巖駕虹棟寒香冷裕衣清唄警塵蓼凌厲眺崇京氣勢鬱龍鳳曾無補袞能慙焉臺省奉聿想山中人撫躬用自訟

顏特進延之侍宴

燭龍曜恆極鵬翅煽炎椒西馭沙河隔東觀若木遙廣輪邈漢宇襟帶仰熙朝皇猷厲精治時巡蓄軫勞青陽麗嶠路黃常卓江皐望幸徧五州權忭濟四郊列騎扶瑤轂轉軸翼龍梭天儀山祇警神蹕水若迷回瞻衛龍虎藐盼流金焦故里停璇蓋春方沛瓊膏荊豔謂遏雲趙姬舞回飆長筵寵行殿廣座錯金貂恩由魚水洽道

謝臨川靈運游山

曰余軼塵衡順命樂清適遠彼樊籠期振此青冥翮緬
幽愜舊悰尋異理輕策境爲動息周形以崇深役踐嵐
升九虛度谷下千尺仰聆松韵繁俛矚磵流激臼岸憩
遙亭石門坐奧宅餘霞半入窗積翠寒欲滴層牖出丹
崖修蘿復鮮壁延睞憺忘餐游精歷未識水木媚清輝
靈蘊頓翁闢妙善嬋元躔冥契赴岑寂吏隱徵在今一
往羨飛鴈

十三夜月

匡居寡塵悰眷茲階前月矧當盛節臨清輝滿庭檻紆
徐步簷楹幽思動超忽人靜蕤語繁風細花影活時有
力永言揩令儀

送王孝廉歸浙

玉露零兼之纖雲沒映池澂若空幾望輪猶闕無嫌質
靡盈所貴光不竭何因期結璘沖虛即蟾窟

十四夜月

經秋戀明月不夜先憑欄光輝踰前夕已見升東垣衆
星亦稍叶絳河揚微瀾灝氣一以澈懸曜誰不觀萬象
邪天衢十九已圓欒持滿詎恒居若虛可久安素娥迎
佳節環佩來珊珊金鏡麗瑤軫皓彩流冰紈仰視渺難
即含愁孰能刪淹客亦已久縯醪安得錢無由荅金素

空吟窈窕篇

十七夜月

幽棲愛良夜薄暮趣亦佳展席坐方除好友心所諧須

臾月初上清光入我懷流輝何冉冉忽已滿西階衆籟
各動寂一輪淨于揩圓儀雖稍虧素彩猶無涯人生代
新故誰能長不乖處滿易招損過時遂積羞感此盈虛
理使我心爲摧

送周十一北上

戒馬顧同槽駟魚戀故池有生匪木石孰無懷與思與
子久相要徜徉震湖澨男兒四方志如鳥翼舊枝鵲鵲
軒蓋路才捷競先時鷄鳴子當發淹留但今茲子我非
一身焉得不分離惟應分離後莫負心相知相知各努
力永言揩令儀

送王孝廉歸浙

晨鷄應候鳴行子各嚴裹子今既放牣我亦游沅湘親
交義在敦何爲天一方燕山八九月朔風起悲涼清笳
亦繽續萬馬鳴秋霜柰何客游子揮手共倉皇征車各
邁邁遙遙相望後會亮有因願言崇令芳

寄潘大　耦

中夜百端集被衣步前楹零零露華白唧唧寒蟄鳴感
心友焉能長合并援琴寫幽操慨慨多離聲詎無蘭蕙
此時物換重以別緒縈微風度虛牖煢燭耀時復明仰視
天宇間銀河東北傾元運亦多阻迢遙閒雙星況我素
花爲君掇其英中願渺難遂佇立徒屏營
楊周二子墓下作寄懷王山入　歙

仮晨檣斗酒流眺城南隅碧波帶長麓寒光淸有餘羣
鴈一以噪衆鳧多匡墟念彼地下人生前良我徒楊子
雕龍手周生野鶴如飄飄兩詞客長伴孫太初流行隨
大化一去無賢愚寥寥四五子後死爾與余感此一相
酔沈吟立斯須

早起懷賓七 橫

野人先曙起推窗星煥爛殘月在西垣屋影印溪面花
梢宿露滋林隙曉霞燦翻帙受淸光焚香弄柔翰之子
我同聲新詩靑點窻點望南徐家桑柘蔽遙岸
宿萬峯齋翫月懷柴大 源
弭駕愬山閣待月出高城開簾延素彩照我孤客淸遙
亦稍闕盛節方漸更美人獨不見沈吟空復情

贈劉舍人

弱冠振芳聲志已戀匡壑黑頭賦遂初卽事欣所託仲
春氣微和開軒面林薄天表眾峯圍花外一泉躍離離
人影疎關關鴛聲樂裴回池上亭客來相對酌幽抱開
古今新詩或間作能持齊物心飛沈共灑落

蒼張五

遙夜忽不懌被衣起菊皇寒月隱庭柯肅肅凝微霜念
我同袍者三載游朔方川塗修且阻能不紆中腸仰盼
雲中路流飆激金商嗷嗷羣飛雁哀鳴一何長智士觀
物變達人守故常春華競朝秀秋蘭待晚芳明義亮不
渝踐跡庸詎傷感爾明珠贈永言矢報章

過金陵

峭帆下蕪湖鍾山當我前連岡百起伏奔走相後先昔
人此割據虎踞而龍蟠上流控荊益負固睨中原秦金
厭不得六代以偏安畫疆自守易統馭四方難前明雖
定鼎再世遷幽燕王氣隨銷歇撤局于福藩牛首詎天
闕鳳臺荒秋煙時平矚一覽迹往悲千年惟有長干寺
塔鈴語雲端

五平五仄體題旅店壁

秋原何蕭條落日照馬首黃河多悲風憾憾斷古柳前
行將奚之躑躅大渡口飢鷹與人前駭獸邈我右遙遙
望墟煙託宿但恐後還家猶無期道路亦已久中宵長
悲吟拔劍看北斗

暫歸

久客暫歸家似枯枝作花衣冠殊楚制面目帶風沙今
日卸行李明日復天涯病妻下機立活火烹新茶匆匆
具酒肉親友相經過舉杯問存歿近事梦如麻坦途生
荊棘單家驟豪華我幸長卑賤不哭亦不歌羣狙各競
芋匿鼠亦飲河翕翕夸毗子好官爲錢多人人便其私
焉能顧及他天下常無事有事當如何
溪曲納涼

齋閣苦鬱蒸晚食汗流背揮扇出園門消搖解我帶遙
望樹石間蹲踞已數輩我來共笑言坦率胥堪愛微風
溪上生爽然暑力退魚行錦藻動日落綵雲碎煙際帆
有無野田如組繢倪仰怡心神冥與詩思會

大佛寺

跨墟經段橋沿隄轉北岸巉巉寶粟山山腳敞僧院層
階陟杳冥古木蔚葱倩兩兩披緇徒招招凌紺殿空色
閃莊嚴天儀煌震旦輪回七世功廓徹五尋面若使涌
全身高于山有半維時秋氣清湖光搖白練風柳老逾
姿衰荷香落瓣回看彼岸遙幻影目空眩布地盡黃金
我心無繫戀

壑舟園

名園闢化治遶迤東山岑雲岫互回薄重嵐窅滃沈稽
遲獲選勝得朋遂招尋逕紆入花務馨濃結午陰修蘿
複苔砌嘉木鳴時禽沄沄流泉駛淙淙戛玉音飛櫻揖
縹緲柯亭積瑣琳解衣一盤礴流緬思何任高文壽金
石令望揚古今俛仰識陳迹躊躇拂初心感彼蒙莊語
倚杜成清吟

登莫釐峯循西麓而下遂憩三茅僧舍

疲薾困炎夏曠眼忽清秋乍愉鞿鞿脫遂展平生游重
嶺石齒齒雙脇風颼颼履藉始獲夷積勞中稍休蒼蚪
偃蘿徑綠篠媚丹丘境往迹轉緬厓絕興逾適威遲度
天半飄忽墜品幽陰林翳藹若微雲淪山樓道用習靜
悟勝以入險拨已往遂吾有未來誰能謀悠哉達者達
嘈焉浮生浮

嚴先生釣臺

范書載嚴先生釣處有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齊國即臨淄無故迹又載耕于富春山後
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則唐以來所稱釣臺者近是
也章懷注引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
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
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文選
謝靈運七里瀨詩注引甘寧州記桐廬縣有七里瀨
十餘里下瀕江總名七里瀧矣建德壽昌界水經注
有十二瀨入桐廬界又十六瀨七里瀨第一故注云
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石室嚴子陵所居故
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回十數丈交
枕潭際葢陵所游也如注所言則志之釣壇是臨潭
石可坐而釣者江底高瀨漸漸平石室及磐石埋
沒沙土下後世嚮慕高風惜釣壇無故迹遂指山半
雙峯聳峙百仞者謂之釣臺葢又千二百年矣釣臺
東百許步爲嚴先生祠祠東有嚴姓四家即先生後

齋守祠者也唐文粹有補闕柴肅撰碑及羅隱刻石皆不存范仲淹記亦非原石然而瀕可平祠可遷碑可泐釣臺因山爲體與天地無終極矣先生蹤跡殆無常處世祖物色得之臨淄前書臨淄嚴安有傳或先生亦臨淄人范書以爲餘姚人耕于富春年八十終于家云家者蓋富春或餘姚而尉氏縣城東二十里有嚴光墓見河南通志卷四十九詎老復特徵而道斃乎史闕有間恐未必然嘉慶中金陵梁土得先生銅章其文曰莊先信印以友萊陽趙曾北嵐權宜興令購得之寄贈余後八年余除建德校官欲不就顧念得先生名印是有宿因遂到官道經瀧中謁先生祠登釣臺用謝客七里瀨詩韻成五古一首書之祠壁若乃推求本事先生就徵會遘星變決意歸耕余嚮爲七絕發明之茲不復及

雙巒拄太虛曠世展幽眺江波洗俗心山石貌孤峭野雲相與閒漢日常懸曜潭清見鱗藻谷深無虎嘯返哉老宗人投札語言妙狂奴終不臣天子亦善誚揮手臨高臺長竿獨下釣任公儻寓言巢父堪同調

乞巧行

華月滿空河宛轉靈烏接翅夜相見長安女兒體態柔含情怯倚洗妝樓銀鐙熒熒照綺牕篆香一炷望空祝細語拈針人不聞願妾侶花郎侶玉貧家有女巧莫當

單衫百綴無完裳脈脈停針願乞拙游雲蔽空靈彩沒

澗屋行

火雲熏鎚壓澗屋泐石鎔金署太酷蒼龍不吟阿香伏南村老公昨即世俾我愁疾已滿腹縱有美酒誰共傾白晝閉門鼈頭縮袒眠赤腳搖大扇俗客不來萬事足世情磬折貌爲恭賤子生平懶微逐同門姚生差愛我穹示肝膽吐衷曲近亦病死荒江濱南望南雲淚一斛可憐出門向誰適親故紛紛電光速不分君等電光速

又傚驕陽焦殺木

白日行

白日升天吁可樂黑頭歸田復不惡勸君逢花飽看來勸君有酒且淀杯若言造化無顛倒盜跖壽終顏子夭若言王道不競綵竊鉤者誅竊國侯今人慨慕羲農上生傚羲農亦惆悵

紅毛刀歌送賓員外錫章之泰軍

彎彎新月四尺刀來自西極西紅毛紅毛鬼子大洋裏隔卻地球九萬里鴻鈞爐炭兌爲金百練歐羅巴之陰鍊成此刀飲以血拔刀四顧心腸熱神物之神在殺人以殺止殺刀甚仁旄頭忽現欃槍墳夜半有聲躍出鞘屋梁燿燿金電馳電中一條青蛇飛飛到中原百金直得此如得萬人敵使者辭朝西入秦佩刀衝

命出都門鼓而進之賊皆敗舉刀一揮賊皆拜捷書飛奏天霽顏軍中齊唱大刀鍛

寄李秀才 諱

朦朧天際月挂我谿邊松舉頭東北望不見莫釐峯平生四海論交道誰能背面相傾倒一日相知君獨深一日相思令人老范蠡湖頭鷗鳥羣別來長隔半湖雲野人臥病誰相慰浮玉山中空憶君

相逢行贈張孝廉 士俊

自我不見今八年解后相逢張敬軒春寒野曠東山麓獨客間行惡衣服鬚髮蒼蒼神嶽嶽道旁把臂語刺促仰視高天白日速憶昨論交在林屋萬事翻覆數更僕

南風飄忽動林泉魚龍百變狐兔驕丈人請歌靈寶謠賤子亦解揚雄嘲松楸野徑招提院講壇雨花花日日此時佳客紛紛來席生罍酒臨高臺胥湖返景光照曜但見浮雲慘澹東方來虛無織女倚巖隈猱啼狖吟萬壑哀山鬼窈窕領其頷今夕不醉各無歸不見昔年豪健者翕許面今安在哉

無錫訪張 光弼

不値留題齋壁君家太湖北我家太湖南數年一會面會面旬日談緜花淺巷舊時路閒說遠游歸期誤今我尋君不見君他年尋我知何處曲阿城外拊橋闌九龍山高霽雪寒古泉山館行瞿理問 中溶

席上作

承以歐羅巴紫檀粉牆照耀星斑爛烏几恍惚煙雲纏館中住客惟古權我亦古人堪周旋青春白日張芳筵面山把酒恣流連離坐拂拭與悲歎我散今錢聚古錢癖與瞿二聊駐然同時同好十餘輩倪周孫趙劉張潘云何沈陳業不傳又弱一个翁安泉人生修短皆定數惟有三立天無權藏窖多金非俊物著書滿篋是登仙不爾鑄山何足言南唐硯山屬米顛錢山亦須主者賢無錢看山且快意且讀且耕山下田

邯鄲行

于役太行東淄淄弔企趙柳外波濤漳水聲雲中車馬邯鄲道邯鄲俠客少年場疇昔豪華不可當闘雞走馬

香塵下執戟鳴珂玉殿初趙王宮闕訪冥冥裏平原第宅
連雲起雖關十百倚華妝上客三千躡珠履鳴鐘擊瑟
夜沈沈倒海移山意氣深一笑還酬雙白璧片言立取
萬黃金龍蛇交戰風塵黑合從分符馳九國華屋談兵
虎豹韜清霜放馬金銀磧已閒大將叩閽中更起長城
橫代北一朝事去等飛埃富貴雄豪不再來春風苔繡
廉頗甲夜月樵歌主父臺倉客游魂鳥獸散銳卒千羣
鬼火戰朽札虛稱天帝觴耕夫屢拾長平箭沈吟往事
總堪傷戰地風沙落日斜照眢池竭臙脂水講武壇開
白骨花花開花落漳河口邯鄲女兒勸客酒醉歌一曲
邯鄲行道上行人盡回首

易水行

白衣祖道易水蒭荊卿入秦刺秦王誰其副者秦舞陽
督亢之圖持上殿圖窮突然匕首見環柱逐之王負劒
曷不徑前揕其胸迺欲生劫齊桓公事成亦與商於同
天意欲緩秦王死不刺秦王刺銅柱博浪沙椎亦如此

秦鹿行

閶高指鹿秦鹿逃關東羣盜如蝟毛泗上亭長捉生手
重瞳沐猴信越狗敵國破滅功臣烹西山日落雉雊鳴
酒盃不喋朱虛血神器早爲祿產奪雌呂老去文母來

長楊苑裏萃花開秦鹿未馴漢鹿走孺子拱手新莽受
鄴都行

驅車故鄴都坌涌車邊塵三分草拗今安在文采風流
洵可人憶當漢末羣雄起老瞞睨鼎意未已帳前甲仗
萬貔貅輦下詞章七才子妄希天命周文王三馬同槽
祚不長廢瓦僅留銅爵字墓田誰給望陵香夫容臺榭
愁行客遺識當塗非宿昔生能漢祚卅年延死竭魏廷
五世澤史家功舉問千秋石趙高齊事不侔惟有祇今
疑冢畔漳河清濁向東流

蝗磯靈澤夫人祠行

平明發鼛射蛟浦半日潯陽江上風蝗磯居然到我眼
倚江片石青苔苔明珠步障人想像村巫社鼓聲丁冬
靈旂恍惚宰木古神鴉銜過山花濃猗昔炎精遘喪亂
乃兄虎據江之東掎角劉宗燒赤鼻欲仗歸妹馴嫩龍
家國大事兩決裂夸陵營火通天紅獾子裘來蜀錦碎
非巾幗手能彌縫夫人具挾丈夫氣悱慨一死明其衷
江神踏浪佩環溼英娥窈窕心相從淚落淒其甘露寺
魂歸帳望永安宮白帝江聲五千里愁雲苦霧何終窮

董香光畫青弁山水障子引

我家蒼弁下乃在水晶宮怪底六千餘丈青夫容一夜
飛向邗江東鞭石移山理有無逼視分明是畫圖借問
畫者誰華亭董尚書尚書行草能入妙游戲臨摹多逼
肖卽論繪事亦欲仙畫水眞水山眞山偶爾泛舟清茗
閒寫出青弁高嵽巇此幅流傳二百年紙墨黝古精神

全挂向客舍壁壁開空翠如欲滴窮幽絕險處皆我舊
登懸珠簾水邊一徑風風裏傳來資福鐘重山複嶺脈
絡通就中一山勢獨雄若非碧嚴定雲峯峯腰飛瀑
忽伏而忽見其下百泉滙恐是項王走馬澗叢樹雜石
各幽致揮灑寫意亦神似不信四尺幅具有千丈勢圖
成繫以詩白署乡宰字紀年甲辰秋印記太史氏卽今
元氣尙淋漓想見縱橫落墨時行予思歸歸未得較量
縮地術無策坐對此畫淚霑臆誰畫裏還山不當眞蕭然
挾爾陟風塵故鄉好景須珍重況是東西南北人

讀史記伍員傳

棠君讒死子胥亾吹簫乞市千炎王昭關未索纍中載
王中原竟付邏佽烈全蜀又歸孟知祥鼠
寒煙戍月栖鵑啼錦江樹功大由來不保身爲君更慟
汾陽墓

姚指揮洪

守土之臣死効忠我論蜀事悲姚洪于時董璋始唱亂
得其書則投廁中閬州城卽日橫舂成卒千人色枯槁
力窮城破壯士擒劖嚴色厲天日皎刲而食之肉且盡
鼎鑊之中香縹緲烏呼洪也指揮耳不惜碎身報天子
高官大祿者何人覩顏四姓事十君
納繩靴中諫何補烏呼爾亦亂世之能臣與亂同事殉
三樞密劉廷朗房嵩韓昭胤
以身李振謬爲丈夫矣何面目入建國門
翬陰共挾潞王起軍國大事問之鬼鬼言竟驗事竟成
明宗李嗣源

連名盡作樞密使當日便教無石郎若輩戮易罔不亾
奈何先事趣之叛君臣失措徒倉皇南山巍巍列騎走
三十萬錢竟誰有與亂終始以自戕太白神人尚在否

桑樞密維翰

桑維翰一尺面不成進士鑄鐵硯慨然自許宰相才那
得不教石郎稔莫言石郎心膽寒石郎何恃恃契丹割
十六州燕雲地契丹冊立兒皇帝以屈爲伸經國計孫
皇帝不兒而孫罪歸宰相復何云白橐駝走大桑焚祖
孫操戈事敗矣爲大臣當爲國死死亦何顏見潞王不
死安能謝德光與亂其事者速亾

景留守延廣

兒皇帝冊下父皇帝表上誰敗乃事景延廣孫皇帝嗣
告哀文不合稱兒合稱孫孫有橫磨劒十萬退可以守
進可戰帝羞赧斯怒兒家有此偏強漢烏呼神堯起義
臣突厥有李衛公宿恥雪惜哉延廣徒佗佗一箭人鐵
出帝出大年莊前波聲咽

長樂老馮道

無才無德擬老子易代元臣大馬簡國亾城破敢不來
有率百官勸進爾新朝大錫胡戴功汝其相予位三公
三公天上好顏色惟有恥字苦難識后家易李郭易劉
長樂無極自了頭編紀叅朝恩遇厚一姓興亾一杯酒

吳王楊行密

對酒

對酒歌太平燕市一迂生閒戶窮經術與人不世情有聲黃耇轍無刺謁公卿落落千秋志悠悠古道行

送張二之西寧

間道西寧路遙遙天盡頭祁連橫塞外湟浩夾城流憐爾長貧者依人作遠游得歸早自計莫道倚門憂

送蔣立綱之耒陽

聚首不知樂臨岐每恰神遲回吳苑夕寂莫洞庭春遠道三千里相思十二辰汨羅江上過爲我弔靈均

送沈五之河西

憐君久都下薄宦赴涼州邊月臨關冷河源入塞流客囊孤劒在鄉夢萬山秋稍騁驊騮足歸來放釣舟

蔡氏山齋寄懷徐五

自泛鴟夷宅山齋日夕過新詩留粉壁舊夢隔煙蘿大澤浪無際一春陰太多離心逐歸雁直北度漳河

由天津將之德州葉侍御　紹樗招集巡漕寓館有詩送

雪中楊三鳳苞　潘大耆賈七璞范四音枉顧

索處苦岑寂好懷誰向開滿天風雪裏忽地故人來鴞

故郎病

峴山值雨

清晨登峴首片雨過城隅忽訝半山樹回看漸欲無解衣尋逸老把酒與樵蘇等是漂搖者相逢亦我徒

首乍煨熟茅柴新發酷無嫌逢屋冷不醉莫教回

過祁村王氏宅

故人具斗酒遲我過山家一路聽流水前村多落花巖

積葉滿庭院津門秋已深故人憐小別把酒一長吟古意足同調高雲流素襟登車復回首天末孰知音

未必儒冠誤誰教汗漫游天空一雁下風急九河流岐

路斷鄉信暮煙縈客愁前行安所託敝刺怯輕投

挂席

挂席三山外遙空水氣寒魚龍時隱躍風日絢波瀾問我將何往毛公舊石壇便從鬯火裏遂此煉金丹

湖上

茫茫震湖水隱隱包山岑天末孤舟客中流鼓枻吟嶺雲吳苑夕寒日大荒陰不見龍威丈煙波空我心

由消夏灣渡湖之東山訪程師　洛司李

積水與天合飛帆插翅輕熒風摩劒槳山霧惑陰晴善病愁成陣開顏酒作兵伊人渺何處極浦市橋橫

楓涇舟夜

小小楓涇市遙遙賣酒家卸帆湖正落對岸月初斜拆急無全夢鐙昏有落花因悲耆舊少重憶邵平瓜謝金圃作

煙穿樹直蘚壁絡藤斜便合酩酊醉無須感物華

湖望

荒亭一以望無際浪花平高鳥沒何處遠帆侶不行秋聲在落葉天意作新晴坐愛垂綸者投閒空復情

尋上方寺

偶逢樵客語引我入山深一杖拄寒翠遙聞疎磬音路隨秋瀑轉鳥立石幢吟坐識西來意閒雲不繫心

過雨花禪院

近寺諸峯合紆途眾木深樵聲落天半流水轉花陰簾外一雙鶴牀頭七尺琴無因遂棲託孤負白雲心

佛峪

曲折蛇盤谷行行花徑通回廊轉天半清磬出雲中壁有隋朝字人兼晉客風朗吟飛瀑下宛在水晶宮

早春同朱二張大集劉氏園亭時余將北行

客子病初起韶華舉嶠新虛窓三面水老樹半邊春鳥語滑清耳梅開香襲人我行君且未斟酒莫辭頻

舟行連江

轉帆清遠峽泝水路迢迢岸虎饑窺客林鵑啼徹宵荒陬三戶賦負藥八排遙寂寂楚南地詩魂未可招

含洭七百里處處雜夷歌近浦村煙少深山瘴霧多江源來故楚天遠入諸羅在昔平南越誰祠路伏波

越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下湟水即洭水今連州江也土人以馬伏波當之非

舟行贛江半月度彭蠡望見匡廬作

漫漫湖漢水我行多滯淫忽見廬山面返思洞壑深斬虹收宿雨飛瀑界秋林擊節自高詠匡君知此心

由大姑塘泝潯陽江

水鳥高低舞汀花遠近開峭帆追日去驚浪蹴山回楚客天休問江東書未裁殷勤惟五老相對我銜杯

城陵磯舟夜憶西吳舊侶各散天末

江合暝煙流山空猿夜愁天風吹客夢飛度白蘋洲零落諸兄弟飢驅各遠遊故園多好景孤負菊花秋

嚴先生釣臺

兩漢一高士千秋幾釣竿誰言天子貴祇作故人看裘敝是初服臺高非舊壇碑文梁蕭在久泐孰重刊

補撰碑陰前五古釣臺詩序中

舟行浙江

揚舲下羅剎擊節一悲歌吳越臨江斷乾坤入海多林爲夸父杖天厭魯陽戈剩有傷心史茫茫付大波

澤國

澤國三州成高樓萬里情雲霄開霽色風葉戰秋聲節候殊舒慘天心在化成何因小蟲豸競作不平鳴

伍子胥廟

伍相千年廟猶令過客傷潮生滄海白日落大江黃覆楚嗟何甚強吳不救亡靈旂歸縹緲愁對越山蒼

淮陰戾釣臺
市中出胯下事項亦通臣英雄昔未遇不異尋常人奮
跡風雲會成功葅醢身何如淮水上老作釣游民

朱四和松圖卷子
老松蔽雲壑松下橫鳴琴之子敦同調古人知此心風
徐候雁落天闊暮江淡掩卷一回顧猶聞空外音

湯雨生參軍畫孟襄陽騎驢像爲史錫琳題
雨生吾舊雨詩思澹而沈畫亦及高格超然物外尋鹿
門小大隱廬背短長吟欲覓重來者開元直到今

題費侍御孝昌村舍
遠山卅里抱孤村御史幽棲地望尊白帢微風時鼓楫
縱使蹇人天可上難將祿養乞鴻鈞

豐山書院題壁
秋風黃葉秣陵船舊京士女空相識驛路雲山祇自憐
問訊洮湖張仲子別來幾醉九龍泉

大梁餞夕
梁孝臺邊落葉繁汴州城上朔風翻相看楚客兼齊客
此別南轅或北轅天象七星懸斗柄河流一帶東中原

誰堪捐管飛觴後滿路哀鴻又斷猿
都門病夜
孤鐙黯黯析聲頻仮惙奄奄臥病身夢入鄭隍無覆鹿
貧來滄海有枯鱗青袍十九年中淚白髮三千里外親

縱使蹇人天可上難將祿養乞鴻鈞
豐山書院題壁
飛蓬蹤跡語優亞歲歲年年客是家但覺海天元曠蕩
不知人世有搪拏一潭清水美于酒滿院碧苔籠似紗

欲買老奴髯蛤蜮伴余燒燭誦南華
余于壬戌歲度嶺有羅浮之約以兵事不果游星紀再
周閱黃才伯山志有感而作
鐵橋未登鐵橋峯鐵橋何爲來粵東仙人雲端笑拍手

我輩地上可憐蟲萬里崎嶇涉瘴癘一編諮達開心胸
會須傳語大蜘蛛明月揚帆度石龍
小河河逕達山麓
人都
碣石宮邊舊伯牙重來遺韵滿天涯一鞭走馬盧溝月

憶金陵舊游有懷張光彝錫山御寄
六朝城闕鎖寒煙仙客良游憶往年曉日紅亭京口樹

百囀流鶯

上苑花前度交游紛愁散新聲絲管入雲霞自應拂拭風塵色先訪城東賣酒家

出都

黃金突兀小游仙無數瑤華譜貧來轉覺受人憐月圓月闕同爲夜雲散雲屯不礙天

萬卷圖書一茅屋莫將鐘鼎換林泉

到家

水村一望午煙平桑柘陰中布穀鳴曳杖遊知慈父健下機亦感病妻情手栽花藥荒如許塵積圖書鬢未生

鷄犬繞籬遮出路從今莫放主人行

至竟

黑貂素布同輕煖鐘鼎山林各性存顏歇不前焉可侮

淮南到從自言尊小魚亦有江湖樂大樹能遮雨露恩

至竟浮雲成底事九天訣蕩又開門

秋懷八首九日通州同繼觀察作

城樓一望海雲間水落山高雁叫衰萬戶寒砧催客去

滿天風葉寫秋來鄉關迢遞雙魚隔薄暮登臨我馬徊

徒有黃花向人笑午時異地且淺杯

過九江方太守體招集庾樓是夜彗星見

庾公樓子湓高城城上張筵列炬明未必客星干氣象

漫勞太守有逢迎如屏廬阜尊前色九派湓江檻外聲

閭盡蟲沙成底事莫教官職誤虛名

前年干役盧龍塞重入雁車夜有霜孤竹城邊沙浩浩

密雲山外月蒼蒼黃圖並海今纔補白骨閒花古戰場

見說清時無庳塞不消將帥問馮唐

五羊城郭舊由敖萬里天南見二毛劉龔小朝雙闕在

趙佗大長一臺高炎洲草木皆殊狀派海烽煙太繹騷

賴得故人同著述感恩不是爲綈袍

年來王粲尚依劉主客平津氣味投小吏東南飛孔雀

美人西北有高樓河聲夜撼還家夢岱色秋懸獨客愁

今日燕陲凝望眼蒼煙九點隱齊州

木朝轉餉重河臣河性如龍不易馴到處謝王徒有廟

豈應賈讓竟無人曆新故故難溫席納粟源源未療貧

間道三江賢大府每談時務淚沾巾

羽書飛積漕船窗萬手鳴金拔檄椿後隊坐銜銀鑿落

前行時緩碧油幢風搖病柳將隋岸淮挾强河漸入江

供賦三吳民力絀諸君何策裕南邦

清茗東下白蘋洲十七年前舊釣游坡老愛山臺未圮

憤王走馬淵空流喘牛自戀吳天月仙吏還同潞水舟

一樣重陽好風景滿瀛紅蓼灼人愁

過九江方太守體招集庾樓是夜彗星見

庾公樓子湓高城城上張筵列炬明未必客星干氣象

漫勞太守有逢迎如屏廬阜尊前色九派湓江檻外聲

閭盡蟲沙成底事莫教官職誤虛名

衛尊師山房小集

仙家池館菊花杯方外清齋味在回衡岳三峯當檻出
湘江九曲繞城來思鄉信少賓鴻便疥壁詩多倚馬才
汗漫相逢樂相樂天南山水畫屏間
睦州大水湯游擊 諡汾 馳書存問爲詩寄荅
敢言建德非吾土無那千峯寄一身薄宦豈堪多病後
省災重荷尺書頻將軍禮數寬依舊菩薩輪回劫簇新
賴得二三賢大府此閒實有再生人

西湖

勝賞西湖迹未湮詩人從古得天憐浦仙亭外梅千樹
坡老堤邊酒一船白鷺千飛秋在水青山欲雨草如煙
祇今說著眠琴館卅六年前一夢中

劉小夢憶書圖冊

君家疎雨吾好友積書之癖與吾同別來江子亭邊樹
終古山陽笛裏風人有微名都折福世間豪舉總成空

越中

可堪舊日句留地寥落騷壇七百年

擢戟歸來霸氣收一編越紐問滄洲徒嘗石室三年膽
豈與梧宮別樣秋傾國尚憐西子面游仙不返大夫舟
采蓮采葛都消歇天半稽山青未休

文信國廟

正氣歌成龍馭遥聖宮祠廟草蕭蕭臨江鼓角徒悲壯
航海旌旃竟寂寥縞素纍臣柴市血冬青義士富春潮
吾宗亦抱厓山恨張陸忠魂小大招 余先人諱羽以節度判官同陸秀夫赴海死

岳忠武王墓

西泠橋畔岳墳在颯颯南枝大樹寒二聖還朝何地置
用素檜語 如王不殺議和難龍庭痛飲終無日驢背灰心復
挂冠從此稱臣增歲幣汴京歌舞滿臨安

于忠肅廟

于公遺廟倣朱扉下馬焚香淚欲揮四壁雲雷金簡在
萬年宗社翠華歸飴甥卜貳紆籌策寇準臨邊有是非
悵望鷺鷥冰上走西陵松柏冷斜暉

訪潘大不值

野水臥平橋清景滌塵慮門鎖一園春幽人渺何處
望亭送別 一作將進酒

將進望亭酒爲君起舞頻莫聲今日醉明日異鄉人

金灣

落帆金灣口遥遥問釣叟爾知湖上村誰家有美酒

沙河夜發

午夜征車發沙河月似銀故鄉千里外定有未眠人

柬友

置酒薛家園天晴花亂吐安知明日花不有今宵雨

毛公陽

溯曲泉逾響雲低路欲迷毛公飛去後留得棗花猕

虎山橋

三十年前我虎山橋補梅梅開三十度人換白頭來

王明妃

多少漢宮女明妃豔到今臨行賜顏色也是受恩深

天子言無戲畫師筆亦神紅顏能報國萬里去和親

顧影自矜惜長行出漢宮一抔青冢草千載獨春風

魏武帝

隻手埽羣雄卅年延漢祚如何罪拚功老被伏完誤

落拓

落拓京華百結裘破書中與古人游看君怳殺千秋外

幸不車前擁八騶

鄴宅

小時貧鄴東村宅轉徙西村又范村苦憶先人勤手植

百盆花卉一無存

小時貧鄴東村宅五十年來六徙家我卻在家仍侶客

暫歸三宿卽天涯

擬涼州詞

莽莽平沙見戍樓大旗風卷塞雲愁玉關頭白還何日

羨殺黃河入漢流

擬征婦怨

中庭漏盡夜淒清簾卷秋河漢月明卜得郎歸收淚淚

合黎山外又移營

擬西宮怨

繡簾斜壓倚新妝翠輦遊飛滿路香想得御筵花侶錦

西風吹不向昭陽李昌陽云言昭陽似有春風無秋風也寫怨字深婉

擬長信秋詞

賦成紈扇淚闌干簾卷空階露欲溥非是君王恩澤少

西宮月色不勝寒

擬長門怨送友人謫戍

憶昔承恩雨露新幾回回首可憐春愁心寄與長門月

照取官家輦路塵

送蕭子愚

剪燭高樓意萬重天涯何處復相逢平明便折金閶柳

愁殺寒山寺裏鐘

送元敬

薄寒江閣對清虛愛爾征途畫不如十幅布帆輕侶鴈

臥看山色過桐廬

震湖新亭子送別

金風淅瑟到疎櫺客散湖亭酒半醒君去石城對秋色

三山猶侶六朝青

寄柴源

經年爲客越江波把酒西風聽雁過今日旗亭寥落盡

不知誰解唱黃河

寄張光舜

憶昨山橋花氣薰摻衣同灑淚紛紛相思又隔章江月
愁聽疎鐘扣白雲

寄星嶠

蜀道青天萬里行棧花峽草聽猿聲鄉心寄與峨眉雪
應作春流過石城李昌陽云湖之歸也措詞淒婉之

瓜步江邊憶西吳諸子卻寄

板橋揮手柳初含一路開帆破蔚藍今夜枕樓聞玉笛
斷腸春雨夢江南

寄范玉濤珏

渺渺平川青一痕故家能有幾家存如聞范叔清貧甚
放鴨灘頭紅葉多

泊青浦訪陳大樽故宅不得

孤城雨面水花渾大雅斯文百一存滿路斜陽春草外
不知何處弔黃門

簿洲

扁舟盡日對清虛行過簿洲畫不如江水西流月東出
照人殘夢落嘉魚

巴陵絕句

楚山鬱鬱樹蒼蒼磯轉城陵見岳陽北折江流吞漢沔
南飛帆影極瀟湘

夾岸微風拂楊過洞庭寒色夜生波美人遙在湘雲外
欲贈芙蓉奈晚何

平明拔棹湖墟子暝息船行杳靄間四萬頃波青一株
楊搖煙下荻塘荻花蕭瑟水風涼生憐鹿野聯吟者
寂莫人間王載揚

平波彌望邊容與柳岸人家並水居正是江鄉風味好
竹絲籃子賣銀魚

溪南一徑黃花雨醉裏吟香興不孤買得櫂頭船侶葉
載將秋色過鷺湖

新月高高玉笛哀畫眉橋外雁飛回行人今夜腸堪斷
況聽吳嬢水調來

甲乙叢書定不磨布衣名姓滿江河而今欲弔天隨子
放鴨灘頭紅葉多

回看帆脚曳君山
青谿
桃葉飄零玉樹凋滄桑半壁話漁樵多情最是青谿柳
搖曳風枝送六朝
金陵雜詩
一笑秦金厭不成幾多興廢攪吾情黃塵阜莢須臾事
連臂仍聞唱石城
石城寥寂冶城鄰徒有朝天宮殿高誰使金川門再啟
鼓樓大道滿黃蒿
雞鳴十廟茶棚裏到眼臺城灌莽深四百年前觴詠地
穹堂何處是葵心先司空賜第在崇禮街有建文元年癸心堂分韻詩册
斷送驕兒到望思
讀三國志
三分有二漢將軍老去依然服事殷莫怪封王加九錫
好雄無事不周文周文受錫命專征伐以虞芮質成之年稱王
蛟龍要戲蜀江春白水浩闊血洗塵一個生降嚴太守
到今說是斷頭人
徐昭法山水冊題詞
風雨高歌有鬼神自將翰墨寫天眞支硎亦是桃源洞
不許尚書一問津昭法名枋吳縣人崇禎壬午舉人隱靈巖山湯荊峴尚書撫吳屏騶從訪之遯不見
讀史記
不是夷門顧問頻邯鄲已入虎狼秦囊中脫穎成何事
莫漫輕他十九人

伍君塑像冊
從俗從宕荷
國恩春風古道口碑存放他仕女知多少安穩肩輿過
白門江寧舊有轎稅女子道經城門每為捜捜稅者所苦 聖祖南巡納君璽言除轎稅
董若雨漏霜苕帚遺像是呂海山所畫
風景河山劫後灰小庵豐草破書堆祇應淨埽興亾恨
安穩蒲團入定來若雨名說後為僧名豐草庵詩集有
湘江歸櫂圖卷為石舟題
吳天渺渺楚天長杜宇聲聲叫夕陽湘水入江江入海
教君爭得不思鄉
補遺
雜詩
翩何大隄女熒熒鬱華姿十二堋鍼黹十三妙歌辭明
妝理絲竹觀者咸歎咨十五奉君子白首將同歸如何
委薄命入門與願違夫人不逮下君子亦寵移小心伺
巾櫛顰笑生嫌疑常恐嚴霜降蒲柳不自支寄言生女
者但嫁田舍兒
巖橋漫稿卷第二終

心矩齋校本 二百七二

荀子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在六經自七十子後紹明聖學振揚儒風者無逾孟子荀子而孟子配食于孔子廟堂荀子有性惡一篇爲宋儒所詬病前明黜其從祀此非萬世之公議也臣謹按漢儒劉向爲孫卿書錄屢數諸子云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後最爲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又按先臣謝墉爲荀子序云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讓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慎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又按先臣錢大昕爲荀子跋云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詆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

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迺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與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爲之證也臣竊惟劉向漢世通人謝墉錢大昕乾嘉閒善讀書者其敘錄與跋足祛宋儒積疑荀子自是孟子後第一人又按荀子非但傳禮傳樂也又傳詩傳春秋申公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伯荀子弟子見劉向孫卿書錄亦見漢書楚元王傳一公傳是魯詩荀子所傳也韓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凡四十餘事是韓嬰亦荀子私淑弟子也子夏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大毛公見陸德明經典敘錄是毛詩亦荀子所傳也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賢穆公善胥命是爲公羊春秋之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申公是穀梁春秋荀子所傳也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申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張蒼張蒼傳賈誼是左氏春秋荀子所傳也劉向孫卿書錄稱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今觀非相大略二篇是善爲易古籍闕亾其受授不得盡知也孔子之道在六經自尚書外皆由荀子得傳臣學淺位卑不合上議敬具草置之篋中

謂荀子當從祀冀萬世之公議也謹議

甲癸議

唐逸小說有曷傷疑案吏不能決希有老人爲甲癸議曰甲在外二十八年擁高貲歸而其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既舉秀才儀表出羣丙與乙素有隙丁睨甲貲丙而憐乙僞乙姦生子甲恥之逐乙而事聞令長以律無文不能決上之大吏大吏入奏下百官博議戊議曰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其子乙年二十六殆非甲種謂之姦生子不誣也宜投諸荒外以維風教已議曰投諸荒外荒外詎無父之國哉宜加賜惡姓不與良民伍庚議曰乙無舉舉在母母先死而乙以姦生聞何以爲人爲宜陰令自裁從母地下幸議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情疑則法窮泥禮之禮不情猷法之法是謂敝政宜寢其事勿決壬議曰乙事未發斯已發而寢其事勿決安用吏爲吏決事以律律無文則比律律無可比則參稽經史諸子所謂儒術飾吏治也古有無父而生者聿脩厥德大迹生包羲見帝王世紀姜原履帝武生稷簡狄吞乙卵生契見詩命是貫鼎格紀勁接生禹見孝經鉤命決禹母吞珠孕禹見蜀王本紀亦見尚書帝命驗而遁甲開山圖則云吞月精珠卽月精繫古神聖類皆靈奇忽荒故吏記三代世表引詩傳契后稷皆無父而生詩生民正義引韓詩說聖人皆無父感天

而生等而下之田氏夢太白臨已而生東方朔見洞冥記苻氏勞感蛟龍而生苻堅見車頻秦書列子言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天下之大何所不有丙丁鄉愚少見多怪宜返坐癸議曰戊已庚失人辛故出皆濫坐乙以姦生所議非也乙几民傳紀非常儗不以倫難可顯之令甲壬讓亦非也緯謂乙事尋常耳可昌言昭雪人妊十月九月而生生者常也妊七月而生壽考者世間多有俗說妊八月而生難育蓋不確闕澤在母胞八月叱嚫震外見會稽先賢傳其不及七月者黃牛羊種孕六月生見魏略其逾十月者苻氏孕十二月生苻堅呼延氏十三月生劉淵張夫人十五月生劉聰見晉書載記慶都孕十四月生堯見帝王世紀鉤弋夫人懷昭帝十四月乃生見漢書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見援神記論衡或作二十月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見嵩高山記太康湓磐母懷身三年然後生見異苑長人國妊六年乃生生而白首見外國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見括地圖老子母懷之七十二年見瀨鄉記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首見神仙傳載籍極博妊逾十月者悉數難終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乙年二十六蓋在妊二年無足爲異宓旦言昭雪丙丁宓不論大吏曰癸議以謂妊二年允哉據以覆奏于是甲乙復爲父子如常

社議

陸州治建德宋初社稷二壇在城西南二里今所稱南壇者也後移于城西北一里前明遷城合社稷爲一壇亦在城西北今所稱西壇者也嘉慶廿五年始望祀于元壇廟其年大旱道光三年大水六年始望祀于雙峯書院八年大水已而大旱歲比不登有華顯二老抗言于藪圃主人曰祀典莫大于社稷禮云國主社示本也今之郡縣當古之侯國禮云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又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竊見建德祀社稷不于壇而于屋神所弗歆水旱頻仍餓殍載路職此之由主人備員茲士曾不讜言于守令毋乃慙與主人逡巡而謝曰若吾子之言敢忘大惠不佞閒曹也安能與參末議南壇久廢且隔一江值大風盛漲不便往來西壇舊有齋宿所歲久傾圮承祀官或遇雨霑衣失儀故就近望祀于城內廟院禮云禮從宜謂權宜也吾子據屋社之文太不擇言何以爲守令地他日政和年豐將百廢具舉今茲未能不佞安能建議二老曰主人禮官也坐視非禮而結舌不言是謂曠官詩云不素餐兮蒙竊懣焉主人踧踖不應久而曰吁談何容易舊壇廢矣擇地而新之城內乎城外乎方位規制宜準禮文力不能營齋房將依傍廟院擇地尤難歲比不登殫工飭材需費不貲輕

發者後必悔且問吾子章程若何姑言其略二老曰五
經通義云質家左社稷文家右社稷質家夏殷文家周
也周官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匠人營國左祖右
社云右者在經涂之右古侯國邑或城或不城不必論
城內外漢制與周小異郊祀志云莽奏兆后土時于長
安城之未地蔡邕獨斷云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
俱在未位未爲南方偏右後世遵之或合爲一壇亦無
害義周書云其壝南赤土績漢禮儀志云方壇無屋有
牆門而已逸書云南社惟梓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
云半者壇方二丈五尺周以漢之八寸爲尺漢以今步
弓之八寸爲尺二丈五尺得今步弓一丈六尺禮云社

主用石孝經緯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
二寸諸侯長一尺蓋說宗廟主也社主將毋同主植土
中而出土者尺凡諸節目具有明文太公金匱祝社云
歲告以水旱與其風雨澤流悉行除民所苦白虎通云
求福報功得陰陽和氣主人間其故而覩其事矣建德
南廢壇未位也今難修復略準方位假齋房謂可就火
德廟南或賓賢書院南或建昌廟東擇地畝許如禮爲
壇需費數十金可以竣事主人曰唯唯遂往見縣令而
建議如二老言縣令曰唯唯復往見郡太守建議如初
太守曰唯唯議卒寢不行

前將軍羽攻曹仁于禁於樊會漢水汎溢禽于禁遂進
圍樊此天倖也間徐晃救至矣曹公雖軍還洛陽必且
自將南征非前將軍敵也主公今還成都去荊州遼遠
前將軍軍無後繼攻樊未必克吳人且乘其虛敗亾無
日矣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算無遺策知無不言宜
啟主公亟率大眾趨漢中出秦川以臨雍雒曹公分遣張
飛趙雲各率萬人一趨上庸爲樊聲援一順流出峽下
公安以固江陵則前將軍可進可退正羈旅臣也主公
嘗言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得君逾于正言若不入則
正繼之博者出孤注得枭敗不復振奈何以前將軍爲
孤注

荅陳抱之書

去年四月辱賜書附金石圖四泰古印章印本一紙屬
爲攷跋不佞學殖荒蕪曩年所見史傳不能記憶百一
之罪也不佞適有金陵之行久未報命幸知己者之恕
承問古印章十餘顆不能盡對其僅可攷者一曰劉宣
見後漢書卓茂傳襲封安衆侯又見晉書劉元海載記
武帝時右部都尉又見唐書孝友傳河朔人又見宋史
忠義傳泰鳳路兵馬都監又見元史一百八十六至元
時御史中丞今此印篆刻勁整當屬後漢也一曰李詡
見唐書韓王元嘉傳元嘉五子訓詡諶諤訥又見碧落
碑又舒王李詡初名謨見德宗順宗諸子傳一曰趙偏

不能識疑伏又疑伊明史有趙伊見劉世揚傳其餘莫可攷老友楊秋室博通十倍于不佞倘能徧攷幸教之以廣見聞

寄高郵夏咏堂書

可均頓首瀋人先生足下嚮代通人近在數百里未聆塵教實恨緣慳頃訪老友沈梗邨于朝天宮獲觀大著竭兩日之力流覽一終搜學海之尾闊傾藝林之瑰寶游精振古大慰平生蓋自爾雅方言原雅小爾雅而外凡經史諸子字書故訓之言皆理而董之擇其尤雅者爲拾雅次爲拾廣又次爲拾遺據羅賅備別白謹嚴洵小學之淵海不朽之偉觀也或言芸臺督部既爲經籍纂詁足下據其成業運事者易爲功此大不然纂詁藉手衆力建草創之勳大著卓爾體裁兼述作之美兩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聞大著箋注亟成願先覩爲快昔劉子駿與子雲書從取方言願頗與其最甘得使入籙不佞藏書未富顧大著先能插架足以自豪當用片言爲校讎之助如自敍嘉慶乙卯當作己卯卷一之一篇底至也底當作厎厎音致至也底無至義四篇祕憂也當移入釋訓篇文選洞簫賦注引倉頡篇祕憂貌云貌例附蠁字類後六篇詔佞也詔當作詔二十篇西至汎國本說文卽爾雅西至於邠國之異文敘言古體字不已溺已飢之至意兼賜篋雅堂學古緣其易學討原二夜出此自亂其例卷二之十二篇懿懿香也楚詞離世芳懿懿而終敗兮注懿懿芳貌不作香芳亦訓香敘言訓詁取舊注不敢刪易亦自亂其例卷三之二十九篇傳訓詁也傳當作傳本公羊傳定元年注略舉數事唯大雅裁之可均頓首

與姚秋農侍郎書 癸未水災

七月十四日可均頓首問秋農大人閣下無恙自己卯冬江陰一別倏忽四年馳溯之忱與時俱積伏惟閣下福船元吉著作日新

恩眷逾隆身名普泰艸茅舊雨與有光榮可均別後屏跡荒邨去年九月選授嚴州建德縣教諭臥病支離至今年四月到任上天降災從四月三日雨至七月不止我湖州竟爲江浙九災郡之最大江灌而南西郡治以東數百里閒平地水深一二尺不等三四尺不等浩浩滔天無注瀉處死者已矣生者巢居桑無子遺田不下種凶問頻仍熏憂曷極可均隻身任所擁書萬卷獨坐窮山謂送老矣人苦老不死而日閒故鄉之杭甍于洪濤駭浪之中此心亦何以自處也書不盡言不知所云可均頓首

荅姚秋農總憲書論夏殷厤 丙戌

二月十七日可均頓首荅問秋農大人閣下無恙去夏張竹坪觀察南來惠寄手書具見閣下位業日崇益抱

十年前曾見之云春秋經傳閏朔表據左傳僖五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爲本中間補置一閏前後推算二百五十五年閏朔無杜氏長厤遷就之失可均曩在金陵曾校刊程公悅春秋分記以貲匱輟工其厤志用僧一行大衍厤逐年布算二十四節氣明白精當殊勝長厤大署復駕而上之以三正異建而同原先造顓頊厤術爲古厤定準通人鉅製可懸國門不佞非貢訣也古者推日蝕法疎于今人閒下以今人而造古厤宜全推經傳三十六日蝕入蝕限不入蝕限則閏朔更無差失復有奉商者史記年表起共和而夏殷周初爲疑年今可略攷者左氏宣三年傳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左氏去商未遠而舉成數或當不誤漢律厤志夏四百三十二歲殷六百二十九歲史記殷本紀集解引譙周曰殷六百餘年皆與左傳相等而大署夏殷厤章蔀合表據竹書紀年爲本參攷史記頗增減之斷定夏四百三十年殷五百八年竊所未安紀年爲後人刪改非汲冢之舊晉書束晳傳引夏年多殷今本乃殷年多夏云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殷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夏本紀集解引與今本同是無學租歲得俸銀四十兩弱不敷傢具輪班之用又奉新例無束脩冊費無機可繫逝將餬口四方今乘嚴府學新選拔吳汝霖字沛三人都之便寓書荅候吳寒士能畫松一枝之長或堪謀食倘蒙接見則不佞近狀

撤去此卷酌存精要則春秋經傳閏朔表與顓頊厤術兩相比附聖經月日瞭如指掌豈不快哉其當刊改者卷五上杜氏作長厤自謂用乾象竝古今十厤按乾象當爲乾度咸寧中李修夏顯造乾度厤見杜氏長厤顯亦作卜顯見普律厤志乾象厤乃漢延熹中劉洪造見續漢志注補引袁山松書孫吳用之在長厤所用古今十厤中其餘誤字俟覆勘不佞在建德眠食如常唯是無學租歲得俸銀四十兩弱不敷傢具輪班之用又奉新例無束脩冊費無機可繫逝將餬口四方今乘嚴府學新選拔吳汝霖字沛三人都之便寓書荅候吳寒士能畫松一枝之長或堪謀食倘蒙接見則不佞近狀

彼略知之可均頓首

荅湯雨生將軍書 戊子睦州水災

六月十四日可均頓首三月杪承惠書名流翰藻灑脫幽憂之疾賤荅稽遲頃非常令閱者自嫌形穢可均抱幽憂之疾賤荅稽遲頃遇水災復承存問且感且謝史稱大水灌城不浸者三版葢沿用晉陽事今睦州大水江船救生從女牆頂飛空放入直是陸沈詎留三版哉官舍在山葉水不到而偏僻無樓多鼠竊前任皆不居可均令老妾挈義兒輩居之而自儲民廛與老僕寄寓屈其址亦高前後樓下水深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圖書萬卷擊搶上樓幸免遭戹而城內外各街坊水深一二三丈通郡田廬人畜穀麥墳墓漂失無算身非地方官休戚同之誰能遣此爲詩有云地接天都非禹跡人棲鳥穴是堯年又云試院支鐺神雀瓦女牆拔檄義烏船又云海外有天行日月夢中無地不蛟龍又云萬卷圖書天護惜一身骯髒鬼窺詮皆道其實今誦手書于枕上爲詩報謝云敢言建德非吾土無那千峯寄一身薄宦豈堪多病後省災重荷尺書頻將軍禮數寬依舊菩薩輪回劫簸新賴得二賢大府此間實有再生人勞者歌其事亦以告哀氣塞調單不足當大雅一哂附上楹楊輯淮南子漢書聊爲贍處之言暑氣恢台幸善珍攝可均頓首

上閻撫韓芸舫房師書

麥墳墓漂失無算身非地方官休戚同之誰能遣此爲詩有云地接天都非禹跡人棲鳥穴是堯年又云試院支鐺神雀瓦女牆拔檄義烏船又云海外有天行日月夢中無地不蛟龍又云萬卷圖書天護惜一身骯髒鬼窺詮皆道其實今誦手書于枕上爲詩報謝云敢言建德非吾土無那千峯寄一身薄宦豈堪多病後省災重荷尺書頻將軍禮數寬依舊菩薩輪回劫簸新賴得二賢大府此間實有再生人勞者歌其事亦以告哀氣塞調單不足當大雅一哂附上楹楊輯淮南子漢書聊爲贍處之言暑氣恢台幸善珍攝可均頓首

上閻撫韓芸舫房師書

十二月五日嚴可均頓首撫部老夫子大人閣下可均久離函丈廿餘年來僅金陵及七里瀧片時親炙依戀之忱常縈寤寐恭惟老夫子福躬康健勳德昭章恩眷逾隆身名俱泰門牆附錄與有寵光可均破書穉被奇逆荒江髮白齒搖曾無善狀即平生撰輯積稿再等身終歸覆瓿負師恩慚惶無地十一月卅日有委員以義烏疑案解送督部者道出嚴州言此案嚮因縣府及省垣大吏知此子無辜欲爲超度萬難措詞致成欽案且言此子今悲憤病狂將溘死道路可均竊思雍正元年定例放貢有判一條至乾隆十四年裁去則逢案擬斷舊時功令肆業及之不必以出位謀政爲嫌今載博議爲甲癸議一篇言雜而厖而歸縮于妊二年不審有當與否伏求誨正可否轉呈督部觀之以資一哂可均頓首

上提學陳碩士同年書

六月十日嚴可均頓首碩士大人執事建德災荒之後繼以疫厲幸執事按臨吉星照耀時疾漸稀加以場規嚴肅積弊不行實荷懈懞無事爲福復分清俸助寫書筆札之貲卻之不恭謝難言罄陳石堂先生宋末醇儒而集罕傳執事竟訪得其遺書廿二卷有心哉勉學詩

卽從遺書錄出乎抑集外詩乎講學家爲詩都沿擊壤派而石堂不然彌復可愛本注漢高不帝疑衍不字武帝樓船將軍疑脫遣字衍武帝字彭文勤姚姬傳兩先生數十年前曾親色笑乾嘉間老輩竟成古人承示方輿紀要摘鈔及惜抱軒書錄皆曩年所未覩者前有僉理初正燮李申耆兆洛敍文理初申耆與可均舊好申者好學深思不亞張皋聞理初于書無所不覽嘗在孫淵翁德州司漕署爲古天文說廿卷文勤新五代史補注亦理初艸刱可均稍有撰述除已梓借梓外尙數十種積稿等身又半皆從蒐羅殘賸得來就中有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全文七百卅六卷三千四百九十五

家凡百四冊非有大力者斷難付梓來日苦短亟宜謝病去官就省垣寫手衆多處繕錄清本明知覆瓿姑聽後人可均與古爲徒不干涉公事而縣學文廟將傾分難謝責三四月間旣購買磚石大小木材十之七八奈興工需費不貲倘冥札致劉太守酌題縣學事則一言重于九鼎矣卽不輕發札請卽以可均稟帖封寄劉太守觀之亦盡在不言中耳敢布腹心唯執事裁之可均頓首

答徐星伯同年書

星伯足下一別廿三年天涯地角何日忘諸癸酉得塞外惠書具知西疆陟厲丁丑入都奉書求年伯轉寄後

之整齊之爲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除已刻借刻外欲繕寫清本留覆覈竣而去日苦多來日苦少言之索然氣盡二十年前校輯經佚注佚子書等數十種就中鄭注孝經最完善曾敘其源委今夏將刻板復爲後敘欲削繁就簡而未能足見心力已衰語許印林云老矣後此兩年太歲在申月建在辰其大限乎術家之說或驗或不驗印林以語足下乃云限在明年殆非也十一月望可均爲繕寫清本地引疾去官明年幸或惠書尚當再三往復以博軒渠承索鄙著書目附呈如左可均頓首時甲午歲臘月八日也

京氏易八卷 王保訓輯可均校補 敘錄傳述論證三篇列于卷首 易章句一 易傳二 易占三 易說五 易占風四要占六 易妖占易飛候五 別對災異後序 災外傳七

韓詩二十一卷 可均輯 附錄詩傳遺說 詩譜 詩人世次 齊詩 漢人詩說 可均校 可均補

儀禮古今文異同說一卷 可均撰

三禮圖三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撰

論法三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輯

鄭氏注孝經一卷 可均輯 已刻

郭璞爾雅圖贊一卷 可均輯

爾雅一切注音十卷 可均撰

唐石經校文十卷 可均撰

說文長編七十卷 可均撰 凡四十七冊亦名類考 已刻

仲木氏獸蟲魚類十卷 群類二卷 類六卷 羣書引說文類二十九卷 素象類十五卷

說文聲類二卷 可均撰 卽長編第四稿 已刻

說文翼十五卷 可均撰 卽長編第七稿

說文校議三十卷 可均撰 先是爲說文長編以撰疏義卓卅未半孫氏星衍勸先作提綱遂爲校議三十篇半年而竣姚氏文田之說亦在其中而疏義至今未成 已刻

段氏說文訂訂一卷 可均撰

毛氏四書改錯改四卷 可均撰 已上經類十五種一百八十卷

嵇康聖賢高士傳一卷 可均輯

周處風土記一卷 可均輯

郭璞山海經圖贊二卷 可均校輯

沈懷遠南越志二卷 可均輯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佚文一卷 可均輯 已上史類七種九卷

孔子集語十七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撰 已刻 入平津館叢書

王孫子一卷 可均輯

陸賈新語二卷 可均輯

桓譚新論三卷 可均輯

魏文帝典論一卷 可均輯

杜恕體論一卷篤論一卷 可均輯

陸景典語一卷 可均輯

表準正論一卷正書一卷可均輯
鄧子一卷可均輯
鍾會等注老子一卷可均輯
老子唐本攷異一卷可均讎據易州碑本傅奕古本明皇注本與釋文互校
抱朴子內篇校勘記一卷纘昌與可均同讎已刻
抱朴子內篇佚文一卷纘昌與可均同輯已刻
尉子一卷可均輯
蘇子一卷可均輯
商子五卷可均校已刻
愼子一卷可均校
申子一卷可均輯
崔寔正論二卷可均輯
桓範世要論一卷可均輯
劉廙政論一卷可均校
闕子一卷可均輯
仲長統昌言二卷可均輯
蔣濟萬機論一卷可均輯
傅子四卷可均輯
抱朴子外篇校勘記一卷纘昌與可均同讎已刻
抱朴子外篇佚文一卷纘昌與可均同輯已刻
馬總意林校勘記一卷可均讎
明初寫本北堂書鈔五十五卷可均校卷一至卷二十六又校卷百三十二至卷百六十已刻
初學記三十卷可均據宋刻本校
惠松崖筆記三卷九曜齋筆記二卷可均輯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可均輯
黃帝占三卷可均輯
歐陽棐集古錄目十卷可均輯
古今錢圖三十卷可均讎
錢龍手鑑二卷可均讎
訪碑續錄一卷可均讎
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四卷續編四卷再續二卷三續一卷可均讎新收拓本未碑定已刻
鐵橋金石跋四卷可均讎已上子類四卷已刻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可均校
全秦文一卷全三國百四卷全漢文六十三卷全後漢文一百六十七卷全晉文一百六十四卷全宋文六十卷全齊文二十六卷全梁文六十卷全陳文十八卷全後魏文六十卷全後周文二十四卷全隋文三十六卷全北齊文十卷唐文一卷韻編全文姓氏五卷
司馬長卿集二卷可均校編
揚子雲集四卷可均校編
蔡中郎集十四卷錄一卷可均校編
陳思王集十卷可均校編
海珊外集八卷可均編

鄮城先生集三卷　可均編

孫淵如外集五卷　可均編

鐵橋詩稿十四卷文稿十六卷　可均讀　已上集類十種八百三十一卷附文不入錄　已刻

右四錄堂類集總目七十三種千二百五十一卷

荅庾仲卿書

可均頓首荅問仲卿無恙辱賜書將之以金幣惠滋多也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取傷廉仲卿曾不爲僕地邪謹辭謝書中過相推許且惜僕偃蹇終身窮所未安僕于天文地里名物象數聖賢道法古今治亂興衰雖略究心掌軍營文案有卡子卡者丰之誤害從丰聲丰子謂要害處設駐防瞥說可能存當唯大雅裁之可均頓首

顧第望見樊籬未窺奧突學然後知不足而盛承獎借祇益慙惶然頻仰半生又私竊自幸假令弱冠後早登窺科入翰苑躋卿貳度未必有勳業照人不過朝華暮落耳幸長卑賤敝衣蔬食擁萬卷書居八品官著述再等身虛名溢海內優游太平之世七十七年以視往古通人摯虞劉炫饑死墳溝鑿者福命過之因思董仲舒司馬遷有士不遇賦未免褊心僕誠不遇差堪自慰且告慰仲卿也承示芸窗日札一編通貫羣經折衷雅訓匪由穿鑿得來甚善至疑問若干條僕未能具對略獻其愚繫辭下微顯闡幽開而卽閉天也而古天字雜卦謙輕而豫怠也虞翻作怡也偏旁移動　我異原非兩

對丁氏問

丁氏問曰萬季野通人也著述甚多鄞人得寫本遺書有羣書疑辨十二卷余借觀之開卷爲易說云易非道陰陽之書也易以道陰陽此莊周之言儒者所不道也溶有惑焉對曰羣書疑辨鄞人續編耳易說非季野作也季野讀禮通考有徐刻本五禮通考有秦刻本明史稿有王刻本歷代史表廟制考昆侖河源考儒林宗派人

四庫書別有瞥韵源流考石鼓文考紀元會考宋季忠

義錄南宋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及文集未見專行本不知何人掇拾爲羣書疑辨以易說冠於卷端經義乖違與季野文不類按乾坤易之門戶而象象文言以陰陽爲說泰否亦言陰陽繫詞言陰陽者八九見說卦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分陰分陽豈莊周之言乎而云易非道陰陽之書倍孔子矣杜解春秋傳後序稱汲冢古書有周易上下篇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詞是十翼未行之時周人說易亦主陰陽自漢至唐孟焦京馬鄭荀虞蜀才干寶李鼎祚之徒皆是東漢初毛詩得立而儒林傳卷下云未得立何也對

又問曰毛詩有大序小序范書衛宏傳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是毛詩序衛宏作也而詩苕苕釋文引有衛氏傳豈傳即序乎抑作序復作傳乎對曰以范書與釋文合訂之葢毛詩序即在衛氏傳中衛氏傳梁七錄隋志及釋文敘錄無之苕苕一條殆從他書采獲范在劉宋時猶及見衛氏傳與其敘故云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也然而宏作毛詩序別爲之序耳非即大序小序猶之孟喜序卦朱仲引一行易纂孟喜喜敘卦云陰陽養萬物鄭氏序易見世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新說泰非即百篇說文學非即十翼之序卦馬融書序見書泰誓正義注篇序也劉宋後衛氏傳亡而序亦亡說詩者誤會范意始

指大序小序爲衛宏作必非其實然且毛詩本無序其釋篇名者皆故訓傳之各篇發端語鄭箋六亡詩稱毛義不稱毛序是其明證後人見易有序卦尚書逸周書有書序周禮有序官因指故訓傳之釋篇名者謂之序復因論語有商也可與言詩託子夏以取重尋又分爲大序小序尋又廢序言詩尋又棄大序小序爲一篇繫三百篇後衆說紛綸人私已是實則毛詩僅有故訓傳無序衛宏嘗作序范稱善得風雅之旨者隻字無存亦可惜也

又問曰范書儒林傳序光武立十四博士詩齊魯韓毛是東漢初毛詩得立而儒林傳卷下云未得立何也對

曰序衍毛字十四者易四書三詩三春秋二禮二徐防傳注引漢官儀十四博士詩但有申公轅固韓嬰可互證也毛詩終兩漢未得立雅釋文敘錄有平帝世毛詩始立一語按王莽傳莽爲宰衡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通毛詩者詣公車益釋文所據也平帝紀僅稱校學置經師一人序序置孝經師一人孟文志云毛詩未得立又問曰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傳記言彭祖八百歲信乎對曰此道家寓言也淮南子說林訓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高誘注一說彭祖益黃帝時學仙者葛洪神仙傳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按

此皆荒誕聖經無神仙之說論語竊比於我老彭包咸注老彭殷賢大夫釋文引鄭注老老聃彭彭祖皇侃疏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釋老非經意也鄭語史伯曰祝融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伯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商滅之韋昭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又解彭祖大彭也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一曰昆吾三曰彭祖集解引虞翻曰名翦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索隱引世本三曰籛鏗是爲彭祖周書嘗麥解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啟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合而

斷之知彭祖國名卽大彭夏商爲方伯古五霸之一唐虞封國傳數十世八百歲而滅于商此其實事也論語之八百歲猶言夏四百歲商六百歲周八百歲也論語釋文敘錄有平帝世毛詩老彭未知何人卽如鄭說或是彭祖國之支族人仕商因以國名名之方士惑人乃謂彭祖以房中術壽八百歲此荒誕之尤者也

又問曰後漢文苑傳劉珍撰釋名三十篇今所見釋名八卷二十八篇題漢北海劉熙成國撰舊本或題微士或題安南太守隋唐志但題劉熙撰不書官位請問劉熙何許人其書卽劉珍撰乎抑各自一書乎對曰劉珍書隋唐志不載蓋久亾或珍刱始而熙踵成之不可攷也其云徵士不可攷其云安南太守者隋志大戴禮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撰則舊本有據然不確唐調露元年始改交州總管府爲安南都護府前此交趾無安南之稱近人或云當作南安按本漢天水東漢改爲漢陽續漢郡國志漢陽郡注補引秦州記中平二年分置南安郡魏爲廣魏晉爲略陽其地屬涼州部而劉熙久居交州陳壽載有三條蜀志許慈傳師事劉熙建安中自交州入蜀吳志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避地交州從劉

熙學計熙在交州值獻帝初年或者璽帝末嘗爲南安太守後改官交州先士變爲太守去官寓居皆不可考而其曾官太守則隋志可據也後漢光武十五王傳別有劉熙建安十一年嗣琅邪王姓名偶同與撰釋名者無涉後數十年又有劉熙魏志劉馥傳馥孫熙嘉平六年嗣建成鄉侯尤與釋名無涉

對孫氏問

孫氏問曰鄉者余讀說文知許氏所引周禮謂周時典禮非謂周官吾子堅執不從何也對曰君讀說文僅據開卷四條以槩全書耳蒯篆下周禮有郊宗石室禘篆下周禮曰五歲一禘祫篆下周禮曰三歲一祫皆禮緯始試諷籀書九千字是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即史籀大篆九千字吾子堅執不從何也對曰敘篇稱儀禮爲禮記何以明之對曰艸篆下鞏毛牛羴羊羊豕薇乃儀禮公食大夫記也宋本及韵會七虞作禮記足以明之孫氏曰請問敘篇尉律學僮十七以上亦可謂盡心耳矣君據信篇首妄改之四條以末殺五百四十部堅執者誰乎孫氏曰說文引周禮既聞命矣敘篇稱儀禮爲禮記何以明之對曰艸篆下鞏毛牛羴羊羊豕薇乃儀禮公食大夫記也宋本及韵會七虞作禮記足以明之孫氏曰請問敘篇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是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即史籀大篆九千字吾子堅執不從何也對曰敘篇籀字義同並無籀字諷書蓋諷尉律等書也書非一種九千字蓋復字太半古者字少假借用之不勝用也漢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其書李斯趙高胡毋敬三人作書師未辨劃一故多復字并復字計之凡三千三百字其文字多取史籀而篆體用秦篆漢藝文志言之明白史籀繁重秦篆簡易其體異其實同史籀正字疑盡在倉頡一篇中漢志言急就篇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元尚久亾今所見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凡二千一百六十字玉海多末二章亦僅二千一百四十二字

九千字倉頡即無增加不應短減史游著書豈其刪棄篆籀九分之七撮取其二以成急就必不然矣非特此也漢志言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順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略備矣按順續倉頡續揚雄知訓纂在昔太甲亦皆斷六十字爲章八十九章爲五千三百四十字一百二章爲六千一百二十字如果籀書有九千字子雲孟堅胡不就史籀十五篇悉正其讀以順續倉頡乎縱使古字難識又轉寫滋訛亦不過什一柰何廢三四千字乎即曰建武時亡六篇孟

堅僅見九篇當西漢末全籀尚存胡能爲子雲解乎實則倉頡除復字爲急就所漏落者無多即急就知倉頡即倉頡知籀書籀書必無九千字攷篇諷籀書當從漢志刪籀字無疑孫氏瓚然曰余固知吾子之堅執也有間復問曰鄭君注禮云聲相近又云聲之轉相近有吟限轉則會意諧聲爲字轉注假借文字兼之諧聲即象聲亦曰方音改變即如吾子姓嚴陝甘人呼嚴爲陽有何吟限而疑杏從可省之轉聲此疑非所疑也對曰不佞亦不敢謂可之轉聲必不近杏惟嫌孤出至嚴陽爲轉聲則明證多矣說文彭從彡聲諏俗作諉蓋取忩聲香從甘聲從甘六書故引徐鍇云甘非聲知小徐原本香從甘聲皆可比類其呼嚴爲陽者詩殷武監嚴濫遑韵楚詞天

孳乳而生故惟象形爲文其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皆字也指事上下是也上從一、上下從一、其上下從一爲據形、其上下爲相益其字也而屬之文顯與說文背違凡字必兩合或三合而成即君所謂文字兼之諧聲皆然而專屬之轉注假借亦與說文背違社祭土小徐從土聲即君所謂形兼事又兼聲也舉世讀社近土惟毘陵人讀若柴上聲君爲鄉音所誤耳不必轉也杏從可省聲可非聲轉亦不近厶友張皋聞疑從向省聲可即向之爛文不佞荅張云六書大例省不省止是一字吾子武進人說文進從隹省聲汗簡有適或當有不省之遷許氏不謾言也杏從向省得之矣或當有不省之奇惜未見之鄙著聲類上篇歌類第四云可疑是向之爛文仍張說也君好古而不治古音無以知之至于校議專正大徐之誤象形指事不誤何佞發明孫氏鞮然曰余固知吾子之堅執也有間復問曰鄭君注禮云聲相近又云聲之轉相近有吟限轉則方音改變即如吾子姓嚴陝甘人呼嚴爲陽有何吟限而疑杏從可省之轉聲此疑非所疑也對曰不佞亦不敢謂可之轉聲必不近杏惟嫌孤出至嚴陽爲轉聲則明證多矣說文彭從彡聲諏俗作諉蓋取忩聲香從甘聲從甘六書故引徐鍇云甘非聲知小徐原本香從甘聲皆可比類其呼嚴爲陽者詩殷武監嚴濫遑韵楚詞天

問公嚴饗長韵漢避孝明諱而莊改爲嚴是皆明證君未治古音不能知也孫氏默然久之語余曰吾子言然余昔以社從土爲轉聲及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卽史籀大篆九千字此說不確近爲仿宋本說文序仍用此說散布四方無從追改凡脫稟徑付梓者後必悔之

對陳氏沈氏問

陳氏問曰攷工記畫繢之事後素功何謂也對曰卽論語逸詩素以爲絢孔子所謂繪事後素者也鄭注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閒以成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也陳氏未達又問曰若然集注云何對曰集注利祿所需夫何閒然如其說當引禮器白受采有沈氏者閒所問對求得何晏集解讀之而喜又讀攷工記亦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繢事後素敢問鄭于論語外特先補一義何也對曰論語注凡畫繪先布衆色後以素分其閒以成文是孔子意也攷工記亦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糝白卽素則其閒不待分而成文矣兩采竝布何以後素爲其易漬汙是鄭下己意亦卽孔子意也記注與論語注互相發明義更周密又問曰畫繢之工但掌畫繢耳鄭何必云不言繡繡以絲也對曰鄭因上文有五采

備謂之繡特消釋之

對王氏問

王氏問曰雅雨堂刊尚書大傳其序稱得之吳中藏書家盧抱經以爲出於掇拾信乎對曰惠松崖輯錄也其底本尚在吳中

又問曰論語子引詩以美子路云何用不臧又云是道也何足以臧前後牴牾何也對曰俗說自牴牾耳是道也承上兩節何足以臧承終身誦之子意謂是也道固如是也而以爲足何足乎蓋美子路復勉以進境也

又問曰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近說人亦不甚怨之皇侃義疏已不怨錄之已卽夷齊怨屬已不怨之希不希定屬夷齊則更勝皇侃矣前聞大教治經當就本經字義先爲釋例敢問此條可爲論語怨字例乎余不置可否頃之對曰可也起例從衆不從寡論語怨字始見者放於利而行多怨孔安國注取怨之道也蓋謂取人怨實則多怨當屬己取怨亦得屬己放於利而行所欲不遂必怨天尤人矣徒自苦耳誰實使然自取之也是多怨取怨皆屬己也末篇勞而不怨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據上下文不貪不驕不猛屬己知不怨亦屬己子張問從政爲家臣耳從事焉耳于兵刑錢穀擇其能任勞者而任勞焉自無竭蹶矣誰彊己以所未能何怨

之有北山之詩勞而怨者也勞而得養父母不怨也皇侃義疏使民勞苦而民無怨謂師相承至今謂勞而不怨者勞民而民不怨若然事父母幾諫勞而不怨孟子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可得云勞父母而父母不怨乎必不達矣就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已視邦家大臣謂之人邦家大臣自謂則已也是怨無怨屬邦家大臣之已也此外匿怨怨乎又何怨克伐怨欲無怨言貧而無怨以德報怨怨不怨天可以怨諸怨字皆屬已不屬人起例可也設有未安亦得兩從不堅執也吾子譔論語後案尙未告成益據我言而推廣之就論語字義仁義禮智信忠孝道德人品名字咨賅書法典禮治亂物類雜字以及方言語助詞之屬臚例條件別類分門先爲釋例得古人所未得必多矣王氏曰善哉請言其略對曰人品如聖賢善人君子小人之類書法如富於周公雜字叅百怨其一也方言語助詞如也已何有斯可矣乎哉之類

又問曰宋均范書有傳君輯全後漢文作宗均何也對曰本傳寫刻誤南蠻傳作宗均靈帝紀建寧四年太常宗俱爲司空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注引謝承書宗資祖父均自有傳黨錮傳有宗慈元和姓纂稱周官宗伯之後以官爲氏臚列宗均及均族曾孫俱均玄孫慈又豆盧毓譔宗義仲碑作晉伯宗之後以王父字爲氏義仲遠祖均東漢爲九江太守宗伯宗互異其爲宗氏則同別有宋均注緯校范書者誤據之改宗爲宋實則宗均在東漢初宋均魏博士相距二百年

伏生大傳服章攷

虞書五服五章伏生大傳言之甚詳所謂今文說也伏生故秦博士親見焚書以前四代典章語有依據是以漢儒承用三百餘年罔或違異前漢考武時孔安國爲所據用者也古文說即史記及說文兩漢世不立學官自晉到今學者習聞鄭氏虞十二章之說而大傳竟奪矣余淺學誠不敢違鄭竊意伏生亦漢學正宗也故爲大傳服章攷漢末鄭氏定日月至司馬彪作續漢輿服志據用之相沿至今乾隆中嘉定王氏作尙書後案始訛大傳六鄭

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藻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鄭氏說士不在五服之列云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藻火而下如大傳說則山龍自天子達乎士而華蟲唯天子服之實事求是具有明徵大戴禮五帝德帝嚳黃黼黻衣黃卽華蟲是華蟲惟天子服之也其諸古制書闕有閒不能不以周制逆推周禮節服氏袞冕六人袞卽山龍節服氏下士而服山龍是山藻自天子達乎士也云山龍青者東方春位木行木色青青龍東宮宿故

繡龍章以青凡五色配合皆然也下黃黑白此于五服爲周之玄冕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卽大傳之士山龍一章而天子亦服之也五服皆至于繡獻大傳云一章鄭注司服玄冕云亦無文裳刺繡而已與大傳義異差而天子至士位五等卽以是爲差士位卑而與祭必服衮禮器士玄衣纁裳玄衣蒙上以文爲貴亦蒙上龍衮謂玄衮也詩采菽韓奕有玄衮云華蟲黃者爾雅釋言華皇也釋鳥皇黃聲近義近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是也此于五服爲周之衮冕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衮謂山龍鷩謂華蟲華蟲繡爲鷩雉爾雅釋鳥鷩雉郭注背毛黃卽大傳之天子服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五章也云作繪黑者說文黼沃黑色嫡女黑色繪從會得有黑義據璪火繡爲火知作繪繡爲水考工記畫繪之事水以龍水色黑也此于五服爲周之玄端端讀如字鄭破讀爲冕則與周禮可服之玄冕相混論語端章甫鄭注不破讀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聽朔諸侯玄端以祭卽大傳之諸侯服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四章而天子亦服之也大傳五章皆繡故作繪入章數史記夏本紀約經文云作文繡服色說文引書山龍華蟲作繪云會五采繡也是古文亦皆繡但不爲黑耳鄭以作繪與絺繡對言不入章數云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衣用繪裳用繡與今文古文並異其先注周禮司服以絺繡之絺當希冕而衣亦繡注儀禮覲禮云孤絺而入五服則注禮注書其說屢異云宗彝白者宗尊也周禮司尊彝有虎彝白虎西宮宿故繡宗彝以白此于五服爲周之毳冕王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卽大傳之子男服宗彝璪火山龍三章而天子亦服之也說文火部引歐陽喬說離猛獸李善注西都賦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螭俗离字离亦虎類大傳歐陽譔定也歐陽喬釋文敘錄作高云璪火赤者謂繡爲火而色赤與繡龍章以青凡五色配合皆然也下黃黑白此于五服爲周之玄冕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卽大傳之士山龍一章而天子亦服之也五服皆至于繡獻大傳云一章鄭注司服玄冕云亦無文裳刺繡而已與大傳義異差而天子至士位五等卽以是爲差士位卑而與祭必服衮禮器士玄衣纁裳玄衣蒙上以文爲貴亦蒙上龍衮謂玄衮也詩采菽韓奕有玄衮云華蟲黃者爾雅釋言華皇也釋鳥皇黃聲近義近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是也此于五服爲周之衮冕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衮謂山龍鷩謂華蟲華蟲繡爲鷩雉爾雅釋鳥鷩雉郭注背毛黃卽大傳之天子服華蟲作繡宗彝璪火山龍五章也云作繪黑者說文黼沃黑色嫡女黑色繪從會得有黑義據璪火繡爲火知作繪繡爲水考工記畫繪之事水以龍水色黑也此于五服爲周之玄端端讀如字鄭破讀爲冕則與周禮可服之玄冕相混論語端章甫鄭注不破讀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聽朔諸侯玄端以祭卽大傳之諸侯服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四章而天子亦服之也大傳五章皆繡故作繪入章數史記夏本紀約經文云作文繡服色說文引書山龍華蟲作繪云會五采繡也是古文亦皆繡但不爲黑耳鄭以作繪與絺繡對言不入章數云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衣用繪裳用繡與今文古文並異其先注周禮司服以絺繡之絺當希冕而衣亦繡注儀禮覲禮云孤絺而入五服則注禮注書其說屢異云宗彝白者宗尊也周禮司尊彝有虎彝白虎西宮宿故繡宗彝以白此于五服爲周之毳冕王祀四望山川則

五色以粉米成其文而無專繡粉米之服故粉米不入經文合也史記夏本紀約經文云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說文引書山龍華蟲作繪云會五采繡也是古文亦皆繡但不爲黑耳鄭以作繪與絺繡對言不入章數云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衣用繪裳用繡與今文古文並異其說又不及粉米者論語繪事後素鄭注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是卽粉米之謂也後世此制不行唯神廟璪像者先畫山龍爲衮冕後以粉鉤勒之此誠不可以證經然亦沿古制也

章數編末古說唯孝經釋文及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
實則上服玄衣卽玄袞衣之由龍必粉米非專繡粉米也專繡粉米則爲近今之紗縐俗謂之空金蟬唐宋間
尚無此服又不及黼黻者五服皆至于黼黻而無專繡黼黻之服故黼黻不入章數經典專言黼黻者禮器諸侯
大夫藻火至于黻黃帝亦猶是也大凡漢學各有根源
非猶後世說經憑虛穿鑿況伏生最爲老師語皆典要
自孝文時說書者奉爲鼻祖至漢末而鄭氏別定服章
不過于大傳外更廣一義耳今若拘墟鄭說而追議大
傳短長必非鄭意鄭以大傳四十一篇詮次爲八十三
篇謹爲之注復爲之敎其尊奉伏生視詩之毛公有過
之無不及余故爲大傳服章攷謂伏生漢學正宗亦鄭

意也

孝經鄭注攷

南齊陸澄疑孝經非鄭注與王儉書云觀其用詞不與
注書相類玄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陸澄善讀書者
語非無因然猶未攷鄭所注書其時有先後執後定之
說以校初定之說其疑爲不相類宜也陸疑爲不相類
者非謂朝聘巡狩郊祀明堂喪服并非五刑也何以知
之宋齊注本五刑未必如釋文所據本之淩亂卽未必
不相類也不相類者蓋法服耳法服何以不相類鄭先
虞謂虞書夏者文便故注下文有虞氏皇而祭云有虞
事第五元又事張恭祖又事馬融從質諸疑義蓋法服
用馬融說兼下已意也注孝經在先是初定之說陸
天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哀用天玄卽是象

天不必日月星辰脅未王不必如公羊黜周王魯鄭云然者欲自實其三辰在衣之說又避周制郊天大裘而冕也鄭以意彌縫其間大概如斯復因明堂位有殷火周龍章周禮司常有日月爲常左氏桓二年傳有火龍黼黻故注周禮司服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說遂撥密故注儀禮觀禮云天子有降龍有升龍又云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於是乎侯伯不服龍衮士不廁五服之班矣復因周禮節服氏衮冕六人爲士服龍衮顯證故特以從王服一語消釋之尋檢禮文稀少觸礙異日遂以之注七政注乾象歷緯候蓋最先何以知之鄭初事第五元通三統歷九章算術又戒子益恩書言游學時覩祕書緯術之奧故知最先孝經逃難時注以纂事逮捕故逃難孝經序言僕避難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而注孝經是也（樂史以黃巾寇青郡當之非）尋聞禁錮之令歸而杜門注禮檀弓正義引鄭志答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緯皆謂之說是注禮在禁錮時也其魯禮禘祫義三禮目錄注尚書大傳荅臨碩周禮難駁五經異義皆注禮時作注春秋左氏傳未成亦在禁錮時知者本傳列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在黨禁解之前六藝論亦禁錮時作知者論孝經云玄又爲之注論春秋亦云玄又爲

不類義得兩通不復追改學然後知不足後說未必皆是前說未必皆非鄭意如此固非陸澄之所能攷也陸澄又謂玄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孝經爲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自序全篇亡孝經正義引其略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表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據知注易在臨卒之年自序注易時作稍牽晚年所注書詩論語前乎此者概不登載未可據爲孝經非鄭注之證也唐會要七十七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載鄭自序逃難下有注禮二字無至字餘與正義引同余攷鄭氏著書三十餘年論天文七政注乾象歷緯候蓋最先何以知之鄭初事第五元

虞書云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藻火而下王冕一語消釋之尋檢禮文稀少觸礙異日遂以之注定之說也鄭使注孝經在注禮注書後必不仍用初定之說何者孔子爲曾子語孝道舜大孝武王周公亦達孝在周言周當服周之法服不必服舜之法服而注孝經不然者彼時去事馬融未久故承用其說兼下己意也然而鄭不追改何也鄭注禮以意彌縫其間而欲然者亦復不少卽如節服氏衮冕爲從王服何以侯伯子男大夫不得從王服何以士從王服不得卿五服之班欲消釋之仍難消釋若斯之類內不自安故孝經注雖

之注而春秋注卒未成故公羊序疏以爲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也若然自序無者甚多豈得易書詩禮論語外皆疑依託余故曰孝經爲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

太初元年甲寅丙子說

甲子紀年馬班互異史記歷書今上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爲甲寅也漢書律麻志元封七年議造漢麻鹵㠯前麻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上元本星度以甲寅起元非以甲寅爲太初元年名余序疏以爲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也若然自序無者甚多豈得易書詩禮論語外皆疑依託余故曰孝經爲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

太初元年甲寅丙子說

甲子紀年馬班互異史記歷書今上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爲甲寅也漢書律麻志元封七年議造漢麻鹵㠯前麻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上元本星度以甲寅起元非以甲寅爲太初元年名余序疏以爲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也若然自序無者甚多豈得易書詩禮論語外皆疑依託余故曰孝經爲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

太初元年甲寅丙子說

甲子紀年馬班互異史記歷書今上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爲甲寅也漢書律麻志元封七年議造漢麻鹵㠯前麻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上元本星度以甲寅起元非以甲寅爲太初元年名余序疏以爲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也若然自序無者甚多豈得易書詩禮論語外皆疑依託余故曰孝經爲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

太初元年甲寅丙子說

甲子紀年馬班互異史記歷書今上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爲甲寅也漢書律麻志元封七年議造漢麻鹵㠯前麻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上元本星度以甲寅起元非以甲寅爲太初元年名余序疏以爲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也若然自序無者甚多豈得易書詩禮論語外皆疑依託余故曰孝經爲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

星度志又言太初元年歲在困頓此以太初元年爲丙子也歷法以冬至起算故爲甲寅爲丙子以立春言則甲寅卽乙卯丙子卽丁丑計甲寅丙子差二十二年注大衍歷議引洪範傳曰歷記日月不明言追改也按太初元年起冬十月史漢無其事以實之亦凡十五月史漢不明言追改猶史漢追改太初已前建亥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不明言追改也

釋家莫能通其說唐一行大衍歷議引洪範傳曰歷記日月不明言追改猶史漢追改太初已前建亥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不明言追改也

起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甲寅然而甲寅與丙子得成兩是余曰錢氏大昕嘗推疑旬日葉氏紹本從姑蘇入都語余

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余以爲一行蓋未曉太初術者孝武詔卽難推算

甲寅不容有誤以語姚氏文田姚氏主一行說以爲從丙子上推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得上元太陰在辰則太歲在寅歲星在亥其餘如法推算乃作太陰太歲表攷古者可一覽而明

寅一卯一辰一巳一午一未一申一酉一戌一亥一子一丑
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困頓赤奮若
太陰起太陰二太陰三太陰四太陰五太陰六太陰七太陰八太陰九太陰十太陰十一太陰十二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太歲三太歲四太歲五太歲六太歲七太歲八太歲九太歲十太歲十一太歲十二太歲起太歲二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歲星十歲星十一歲星十二歲星歲星歲星歲星歲星歲星歲星歲星歲星歲星歲星起
二年一年十年九年八年七年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

右表如法推算得甲寅丙子之異而同于八百餘年始發此覆惜一行等不得聞之錢氏之說曰太陰卽歲陰古人用以紀歲與歲星相應之太歲迴乎有別鄭氏謂長沙居三年爲孝文四年歲在乙丑太陰在卯則太歲在寅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謂如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在子則太歲在丑在亥則太歲在寅在戌則太歲在卯推之十二辰皆然也而天官書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矣而稱攝提格豈非以歲陰紀年之證乎漢志載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太初以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及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亦無推太陰術卽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相承已久然不可謂古無分別也淮南紀歲星出月在漢書前兩月是淮南亦以太陰紀歲與史記同

在丑此又一證也按異姓諸侯王表孝文二年長沙瑞王產嗣謚適長沙當在是年李善注服虔賦曰文帝之世王長沙者惟吳尚之子孫耳史不載其謚號難得而詳李蓋未檢史表也黃帝占六國時依託而有太陰乘寅乘卯乘辰等占而又別有太歲占說在開元占經一百十一知黃帝調歷本以太陰紀年此亦一證也夫太陰太歲皆與歲星相應有名無形非可目驗可目驗者歲星亦無甲寅丙子之題勒款識任歷算家之稱謂焉耳是故以太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以太歲紀年爲丙子丙子以冬至起算丁丑以立春起算歷本同條共貫自從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劉歆因之廢太陰而甲寅遂爲丙子復不以冬至起算以立春起算而丙子遂爲丁丑以迄于今沿用丁丑亦頗簡捷嚮

使三統明著沿革之由則甲寅丙子之異而同人人共
喻矣所以不明著者歆阿莽意也莽移漢祚千寘婦孤
兒手事多闇昧歷用三統仍假太初爲名十餘年漢兵
誅莽又六十三年是爲元和二年始改用四分前此皆
用太初實皆三統孟堅撰志以三統當太初于是東漢
議歷者承用班說皆言漢初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
孝武始改正朔歷用太初元用丁丑晉司馬彪續漢志
亦言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與一行所言秦顓頊歷元
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者
如出一口大率移後蒙前顯與孝武詔甲子篇違背而
太陰竟長夜矣余故通其說俾後之讀史漢者知甲寅

乙卯丙子丁丑之異而同焉姚氏難曰如吾子說從甲
寅上推下推仍不值甲寅對曰續漢志注補引樂叶圖
徵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注紀卽元也四
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又引韓子四千五百六十歲
爲一元元中有戾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四分元
法亦四千五百六十太初將毋同則上推下推皆值
甲寅三統經歲四千五百六十七災歲五十七加災歲於
經歲外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于是上推下推
皆不值甲寅孟堅不曉歷算徑以三統追改太初故有
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語後人誤據漢
志從丙子如數推之遂不值甲寅實則太初元法未必
如孟堅所云也于是姚氏語塞無以復難也按史記大
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閼歲陰在卯星
居子執徐歲陰在辰星居亥太荒落歲陰在巳星居戌
敦牂歲陰在午星居酉協洽歲陰在未星居申涒灘歲
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陰在酉星居午閹茂歲陰在戌
星居巳大淵獻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陰在子星居
寅全謝山經史問答卷五引敦牂歲陰在午星居酉而
釋之曰歲陰者太歲也語甚謬倘釋翼奉以後之太陰
則可耳又案史記貨殖白圭傳有太陰在卯至午至酉
至子等占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爲太陰後當爲

鐵橋漫稿卷第四終

京氏易敘

京氏易八卷無錫王氏保訓輯本也漢魏叢書有京氏易傳三卷王氏於三卷外采錄遺文得四萬許言尋以病卒於都下其同年友嚴可均理而董之正其訛補其闕仍分八卷繕寫而爲之敘曰易以道陰陽有陰陽即有五行孟喜受易家陰陽立十二月辟卦其說本於氣以準天時明人事授之焦贛焦贛又得隱士之說五行消復授之京房京房兼而用之長於災變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卦直六日七分迭更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

各有占驗獨成一家孝元立博士迄東漢末費直行而京氏衰晉代猶有傳習者至隋志亡段嘉十二篇唐志又亡災異六十六篇之四十三篇歷宋入明而漢志之八十九篇僅存三卷蓋京氏學久廢絕矣此由士夫賤俗好言禎祥諱言災變占候非利祿所需故古書日亡即存亦莫肯覽積漸使然也然而洪範演五行周官設眡祲馮相保章左氏載魯梓愼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之言禨祥禍福著乎天而應乎人人主因之恐懼脩省占候廢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矣易道至大無所不該王弼以道家言解易楊簡以佛家言解易尙得名家況京氏爲漢易之宗聽其廢絕不可惜哉今輯易傳易占飛候五星風角等篇雖京氏占候不盡此亦大端具矣其世應飛伏建積互游魂歸魂之說晁說之能言之據叢書本三卷亦略可尋求至六日七分之法見漢書本傳孟康注僧一行大衍歷議則雖謂京氏易亾而不亾可也然余又爲之深惜者許叔重稱易孟氏爲古文京氏將毋同按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不言京者京承孟小異大同故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不先言孟氏說若干篇者漢時孟氏易說無專行本僅京氏易中有之故劉向以爲焦延壽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也其語未確然非無因至梁陳而孟喜章句京房章句各著于錄不知何時何人從京氏易中取出分編之蓋在魏晉之後矣京氏章句十卷錄一卷釋文引梁七錄或作十二卷釋文或作十卷隋唐志亾于唐末假令遺文散見尙多異義異字亦古文

矣今輯章句僅寥寥五十五事會不如占候之大端具也余生也晚所爲望古而悵然者也嘉慶十二年秋九月嚴可均敘于慭下寫齋

孝經鄭氏注敘

漢儒有功聖經莫如鄭氏鄭氏詩箋三禮注今在學官而易書論語注亾近人輯本殘闕不全獨孝經注亾而復存可與詩禮比竝謹述其原委而爲之敘曰孝經鄭氏注始見晉中經簿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齊梁代鄭氏注與古文孔安國傳竝立而孔傳本亾于梁亂陳及周齊唯立鄭氏隋王劭訪得孔傳本劉炫爲作述義復與鄭竝立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

舊本後百卅年唐明皇爲御注而鄭氏注與孔傳本漸微宋元明不著錄乾隆中欽鮑氏廷博始得日本國所刊孔傳本于海舶編入知不足齋叢書嘉慶初我鄉鄭氏復于海舶得日本所刊魏徵羣書治要其中有孝經十七章則鄭氏注也兼得彼國所刊鄭氏注專行本與治要同治要于經注有刪節又無喪親章非全本余觀陸德明經典釋文孝經用鄭氏注本明皇御注亦用鄭氏注甚多元行沖等正義逐條摭出云此依鄭注又編觀孔穎達詩禮記正義賈公彥儀禮周禮疏失名公羊疏裴駰史記集解劉昭續漢志注補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劉昶大唐新語王溥唐會要甄鸞五經算術庾世南原本北堂書鈔李善文選注徐堅初學記釋慧苑華嚴音義白孔六帖李昉太平御覽樂史太平寰宇記王應麟玉海都引孝經鄭氏注彙而錄之以補治要之闕注明出處以備覆查攷覈異同酌加按語不敢臆定尙闕數十百字無從據補蓋至是而孝經鄭氏注亾而復存九百年來晦極終顯非劉炫古文所可同日而道矣宜登之

祕府頒學官刊行以傳百世或問曰陸澄與王儉書云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詞不與注書相類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陸德明經典序錄亦云檢孝經注與注五經不同如二陸說注或可疑荅曰不然鄭氏著書

端茲故不載就余所聞鄭志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書載鄭氏所注無孝經范書有孝經無周禮皆是遺漏正義云晉中經簿稱鄭氏解經典序錄云中經簿無則所據本異也或又問曰近人疑孝經鄭小同注何據乎荅曰此說始于太平寰宇記謂今孝經序蓋康成徹孫所作蓋者疑詞徹孫必誤近刻改爲脩孫近侶矣小同漢魏間通人注本幸存亦宜寶然而舊無此說經典序錄云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玄引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爲主陸澄所見宋齊本題鄭玄注舊唐志新唐志稱鄭玄注未有題鄭小同者也嘉慶乙亥歲夏六月既望烏程嚴可均謹敘

爾雅圖贊敘

郭璞爾雅注五卷音二卷圖十卷圖贊二卷今本注三卷又有宋板圖六卷不著名氏疑卽郭璞譔而音見經典釋文略備或引作音義佳是一書惟圖贊久亾余蒐客古經解鉤沈邵晉涵爾雅正義佳徵數事張溥百三家集蒐獲稍多與山海經圖贊雜廁絕不區分今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抄出四十八首皆注明出處依爾雅正文先後編次之凡釋器四首釋天二首釋地四首釋山一首釋水一首釋草八首釋木四首釋蟲六首釋魚五首釋鳥三首釋獸八首釋畜二首定著一卷郭璞博洽工文覃精術數以不附王敦謀逆殺身成仁其爲孔一等所據不過隋唐行本非能軼晉宋而返之古劉

贊也窮物之形盡物之性羽儀經業粹然儒者之言原本雖亾掇羅殘剩十得二三績學之徒當有取焉嘉慶丙子歲秋八月嚴可均謹敘

唐石經校文敘

余年十六始治經得明國子監及毛氏汲古閣注疏本三家村中沾沾自喜逮弱冠後與通人游獲見宋板十行等本始知今本不足多既又思若漢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紹興各立石經今僅嘉祐四石紹興八十七石皆殘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廿八石巍然獨存此天地間經本之最完最舊者志欲通校一再過購得裒冊本有補字可疑屢校屢輟業乾隆乙卯春入都往來

治經不及見古本而幷荒石經匪直荒之又交口誣之詎經之幸乎余校石經欲爲今本正其誤爲鄭覃唐元度釋其非爲顧氏等祛其惑凡石經之與今本互異者磨改者旁增者錄出三千二百廿六條理而董之據注疏釋文旁稽史傳及漢唐人所徵引者爲之左證而石臺孝經附其後焉分爲十卷題曰唐石經校文刻板嶺南後乎余而治經者當有取乎此癸亥歲冬十月嚴可均敘（本書自敘一篇是嘉慶丁巳九月所作詞不達意故改作之而本書先刻成不復抽換）

說文翼敘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而文字興焉縣倉頡史皇沮誦以迄夏殷文字殊體莫可殫究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諭廢已降政衰教廢宣王太史籀乃作大篆十五篇是爲籀文因以前此者爲古文古籀竝行數百年至春秏之季文字大敝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無如列國各阻風教言語異音偏旁俗作積習因仍人私已是雖欲正名奚其正及秦幷天下李斯乃奏同之使下杜人程邈作小篆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乃隸書興行人趨省便漢革秦命變用卿書隸侷篆去其繁重如秦權秦斤秦量是（漢器銘之侷篆非篆者皆隸也東京中葉後始有濃首微尾之體而隸又變卿侷篆亦侷隸體勢迅疾不求工整如古器銘之聯縣糾結者是（說文漢興有卿書郎臧文志藏何卿律是也）其實先秦有此體

漢初行用始定名爲卿書百卿書者亳書也阮錄有乙亥鼎其文即薛帖之晉姜鼎是古籀有卿書之證東京章卿則卿隸也張芝等乃變而又變者（隸卿皆出于古籀）迷失本根求能明倉頡作訓纂篇八十九章班固復順續訓纂作說順續倉頡作訓纂篇八十九章班固復順續訓纂作十三章凡百二章六千一百廿字羣書正字尚未備也汝南許君乃集衆家大成博問通人作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冊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网羅故籍窮究萬原淘汰衰詞折衷古訓其先秦舊來疑文或體稍乖六書之誼者皆覈實之改定之發除之甄豐等體不復采羣倉史再生日月長耀孔子未竟之志至此苗頒無餘憾洵文字之宗聖之亞者也後此若呂忱字林楊承慶字統顧野王玉篇凡十餘家皆席許君成業討尚益亦足資攷鏡而其學不逞梦其流而昧其原徒煩竅巨有唐而下略闕說文僅一李善其李陽冰顏傳經唐元度徐鉉徐鍇張有戴侗李文仲等非武斷即固陋鄙能跋許君樊衛者

國朝崇尚經術鴻儒碩彥先後挺生家譚漢學戶誦許書晦冥千年鬱然昭服然求其淹貫故訓僅或一二人餘皆沾濡輇固狃於成說未能觀其會通雖各有所得難可謂之通才也夫說文者經典之總龜也孔子寫六經河間得先秦古書皆古文經師不盡識故屬讀不同誤釋亦不少諸儒漸次是正其緒論具見于說文而非

觀其會通不得也何者說文皆本字經典多假借且已
隸寫古籀而古籀相沿又多疑文惑體軼出說文外十
常二三淺儒昧于形聲未極古籀之變遽守本字失其
假借已此治經扞格牴牾在所不免然此軼出說文外
十常二三者已形聲求之說文無不有非遺漏也卽所
假借亦不離本字遠也唯不知形聲故不知假借也夫
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厥誼明了形聲者據形爲誼
依聲爲讀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隨
勢遂易正反向背唯變所適或聲兼誼或但取其聲或
省或不省或取同類爲形或取聲近爲聲往往一字而
十數異體說文僅收其一可包十數也假借者或取

形近或取聲近或取偏旁半字望文改讀聲隨誼轉說
文列字十數十數可貫于一也故會而通之然後能治
經然後能極古籀之變而見說文之所譌者精所賅者
廣也然而古籀廢絕二千年于茲又孰從而極其變也
說文所載重文後人或有增加眞僞參半郭忠恕汗簡
六篇所輯皆漢魏六朝唐人手筆點畫失眞詮釋寡當
夏竦四聲韵尤謬于二書中求所爲商周遺迹未有
也有亦未審信也說文言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
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侣知許君記字參稽金刻
爲多自宋呂來三代瀘物日出而不窮其文字喬皇淳
茂倜儻離奇說文不盡有已形聲求之都可識也古時

聖繼述久道化成風教覃被文質份份學集外內言歸
雅馴粤在嘉慶單閼之年斗建于丑朔日戊辰繫余小
子系出熊羋赫赫王孫因謚爲氏彭祖春秋植之執禮
大清行乾體坤
八千
時

不朽有三世學罔替纘印說文經之統會纘衍遐規具
契鴻誼收集古籍甄綜次第分別偏旁解祓具體疏濬
重屬榮翼許氏識周心小酡不掩疵後有作者余則蒿
矢

山海經圖贊敘

郭璞山海經圖贊二卷隋唐宋志竝同玉海引中興書
目云山海經十八卷郭璞傳凡二十三篇每篇有贊今
世所見惟道藏本卷一至卷十三有贊與經文次第不
盡合其卷十四大荒經以下贊亡摭羅殘剩僅得北堂
書鈔之東海外大壑贊初學記御覽之僬僥人贊藝
文類聚之弱水炎火山若木都廣之野封豕贊七首而
已餘當有八九十首莫可考見其見存者亦疑非原本
何以言之御覽引鬼草贊當在中山經藏本無藏本中
山經有太室山騰蛇二贊武進王小仲謂是爾雅贊錯
入覆審良然又郭注中有銘多與藏本贊同蓋銘即贊
而藏本東山經蓇蓉贊與注中銘及廣韻八末所引之贊
絕異又中山經跂踵贊與注中銘亦絕異明是道藏所
收本曾經改補晉張駿亦有圖贊見御覽九百三十九
或藏本雜以張贊實未可知今輯羣書所引除太室山
騰蛇二贊移入爾雅外得六十七首益以藏本其得二
百六十六首凡南山經二十四首西山經五十三首北
山經三十首東山經十八首中山經十九首海外南
經十六首海外西經十六首海外北經十五首海外東
經八首海內南經六首海內西經十一首海內北經九
首海內東經四首大荒東經二首大荒西經二首大荒
北經一首海內經二首仍依史志分爲二卷就中尚多
舛誤無從考定也嘉慶丙子歲秋八月嚴可均謹敘

風土記敘

隋志風土記三卷晉平西將軍周處撰舊唐志作十
卷以史能之咸淳毗陵志攷之知石晉後有續補本或
舊志誤據而新志沿之故卷數增多百處字子隱義興
陽羨人元康七年征齊萬年戰沒謚曰孝著默語三十
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見晉書本傳今默語吳書隻

字不傳而風土記引見各書者尚多余采得二百三十
餘事省并複重定著一卷其正文協韵如古賦而故實
皆載于注注即子隱自撰徵用者多取注而略正文故
今所輯注居十之九或議其書以震澤作靁澤爲舜漁
處以上虞有歷山爲舜耕處未免失實余謂方志與史
同科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博徵舊說足廣異聞其言陽
羨本名荊溪者漢書功臣侯表高帝十二年十月以荊
令尹靈常封陽羨侯荊即荊溪蓋秦縣可補地理志所
未備其言武進爲陽羨之邑者武進晉太康初置縣吳
時但有毗陵曲阿二縣也宋書州郡志義興郡惠帝永
興元年分吳興之陽羨丹陽之永世立子隱死後八年

改元永興則子隱吳興陽羨人而本傳作義興陽羨人者以後蒙前也晉地理志無陽羨縣亦無義興郡殊屬脫漏其書撰于吳時故稱大吳或名孫權徵用者變其詞也惜其久亾所得見者僅十之二三然而亭邑古跡山水節候風俗舟車器服物產果實草木鳥獸蟲魚品類略備原次無可攷即以此區分取便檢閱別有冀州風土記湖南風土記等書見易與相混故徵用者多標周處名以別之亦有不標名者審按故實果本書所宜有即不必致疑當疑者附錄卷末其咸淳毗陵志所載可據用者十四事又七事爲續補本亦附錄卷末子隱斬蛟射虎卒以身殉國烈士遠節踰遞古今寓齋有石本此孫皓寶鼎元年分吳丹陽二郡置吳興郡歷晉宋齊梁皆領十縣故謙之記兼十縣事宋書州郡志吳興領縣烏程東遷武康長城原鄉故鄣安吉餘杭臨安於潛今編輯依其次第異日倘重刻勞志并刻湖錄安以山墟名吳興記列于卷首至所載餘杭臨安於潛三縣事其地雖割入杭州當仍古書面目勿輒刪棄嘉慶乙亥歲秋九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吳興記敘

余家吳興垂六百年其宋景德閒左文質吳興統記十卷嘉泰閒談鑰吳興志二十卷皆不傳僅傳明知府勞鍼所修本而板已毀康熙閒鄭元慶湖錄苞羅頗廣知府胡李新志采用僅十之二三其元慶底稿郡人分藏久將湮滅余既輯晉沈充吳興山墟名復見隋志有山謙之吳興記三卷舊新唐志不著錄因徧檢各書寫出六十餘事省并複重得四十四事定著一卷山謙之宋書無傳禮志三太祖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隋志刖集類梁有宋棘陽令山謙之集十二卷亡官閥可攷僅此孫皓寶鼎元年分吳丹陽二郡置吳興郡歷晉宋齊梁皆領十縣故謙之記兼十縣事宋書州郡志吳興領縣烏程東遷武康長城原鄉故鄣安吉餘杭臨安於潛今編輯依其次第異日倘重刻勞志并刻湖錄安以山墟名吳興記列于卷首至所載餘杭臨安於潛三縣事其地雖割入杭州當仍古書面目勿輒刪棄嘉慶乙亥歲秋八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隋志雜史類南越記八卷沈氏撰舊新唐志地里類南越志五卷沈懷遠撰崇文總目道齋書錄解題皆七卷後此不著錄各書徵引稱南越志亦或稱南越記南越書則隋志之記即志沈氏即懷遠然何以入雜史類所

木詳也懷遠吳興武康人宋書沈懷文傳弟懷遠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前廢帝世流徙者竝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傳于世按懷文文集隋志梁有十九卷今南越志及兩集皆不傳各書引志尙多章孝廉宗源嘗從水經注等書寫出二百許事余爲覆檢遺漏又從齊民要術等書寫出數十事竝并復重得百五十八事定著二卷以懷遠宋人卽依宋書州郡志次第編錄宋書據太康志王隱何徐志及永初郡國志以作州郡志今此郡縣名復多宋志所遺漏則參攷各史及樂史寰宇記爲次第諸引草木鳥獸蟲魚有不著郡縣名者分類別繫于後吳興史學傳于今世者沈約宋書姚思廉梁書陳書而沈充山墟名及懷遠此志在沈約前爲地學者裂錦碎璧足供攷證之資則余所編輯固非徒爲吳興文獻計也別有鄧德明南越記五代人續南越志附載于後免與懷遠志混嘉慶乙亥歲秋九月肜程嚴可均謹敘

孫氏孔子集語敘

孔子集語者陽湖孫觀察星衍字伯淵所撰也孔子修百王之道以詔來者六經而外傳記百家所載微言大義足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者往往而有其纂輯成書者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皆不存見存楊簡先聖大訓十卷薛據孔子集語二論語外篇二十卷而薛書最顯不免望漏近人曹廷棟孔子逸語十卷援稽失實不足論嘉慶辛未歲觀察引疾歸田惜儒書之闕失乃博蒐羣籍綜覈異同增多薛書六七倍而仍名之爲孔子集語者識所緣起也其纂輯大例易十翼禮小戴記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舉世誦習不載家語孔叢子有成書專行不載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傳易檢亦不載其餘羣經傳注祕緯諸史諸子以及唐宋人類書鉅篇隻句畢登無所去取皆明言出處篇卷或疑文脫句酌加按語或一事而彼此互見且五六見得失短長可互證得之逾年初稾成又二年屬其友人肜程嚴可均略仿說苑體裁理而董之覆檢羣書是正譌字更移次第增益闕遺爲十四篇勸學第一孝本第二五性第三六藝第四主德第五臣術第六交道第七論人第八論政第九博物第十事誼第一雜事第十二遺識第十三寓言第十四篇各爲卷六藝事誼寓言卷大分爲上下凡十七篇爲十七卷勸學等篇與正經相表裏遺識不醇寓言蓋依託乃彫版於金陵公諸後世而嚴可均爲之敘

王孫子敘

漢志儒家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隋志一卷意林亦一卷僅有目錄而所載王孫子文爛脫校意林者乃割莊

子雜篇以充之實非王孫子也唐志不著錄今從北堂書鈔等書采出二十四事省并復重僅得五事愛是先秦古書繕寫而爲之敘曰王孫姓也不知其名巧心亦未詳繹其言蓋七十子之後言治道者漢志儒五十三家今略存十家而子思曾子公孫尼子魯仲連子賈山五家尚未全亾王孫子得見者僅三百九十九字百然而君人者可懸諸座隅夫爲國而不受諫不節財而暴民如國何嘉慶乙亥歲夏六月房程嚴可均謹敘

鬻子敘

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已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隋志道家鬻子一卷舊唐志改入小說家案隋唐人所見皆道家殘本其小說家本梁時已佚失劉昫移道家本當之非也新唐志仍歸道家今世流傳僅唐永徽中華州鄭縣尉逢行珪注本凡十四篇爲一卷道藏作二卷在顓字號注甚疏蔓又分篇瑣碎所題甲乙故作偵倒羼敺以舊藏後人宋又有陸佃校本分行珪十四篇爲十五篇瑣碎尤甚又梦其次第不足存案羣書治要所載起迄如行珪而第二篇至第十三篇聯爲一篇則行珪十四篇僅當三篇意林稱今一卷六篇末後所載多出昔文王見鬻子一條則行珪十四篇末足六篇行珪姓名不他見其人爲唐人與否其本爲唐本與否未敢

昭王後周史臣所錄或鬻子子孫記述先世嘉言爲楚國之令典即史記序傳所謂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鬻熊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者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跋陟山林以事天子是楚之始封爲熊繹非鬻熊與楚世家正同劉向博極羣書周本紀集解引別錄乃言鬻子名熊封于楚與左傳史記違異不若漢志周封爲楚祖之無語病也諸子以鬻子爲最早神農黃帝大禹伊尹等書疑皆依託今亦不傳傳者本草有後世地名六韜言騎戰皆不在鬻子前劉勰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戰始莫先於斯誠哉是言惜世無善本乃蒐輯羣書重加編錄增益闕遺

改正譌誤定著一卷先采列子次采賈誼書後載今本補以唐宋人類書其行珪注及篇題任其別行所不取焉嘉慶乙亥歲秋八月舅程嚴可均謹敘

漢志法家愼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隋志舊新唐志皆十卷滕輔注崇文總目三十七篇書錄解題稱麻沙刻本纔五篇余所見明刻本亦皆五篇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有注即滕輔注其多出之篇曰知忠曰君臣其威德篇又多出二百五十三字雖亦節本視陳振孫所見本爲勝因剌取各書引見之文校補譌脫其遺文短段不能成篇者凡四十四事附于後滕輔皆一卷意林一卷二篇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爲二篇今本二篇即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倂除復重爲一篇者蓋歆書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或言此奏當爲歆作知不然者意林及楊倞注荀子皆云向不云歆也先秦古書佚失者多鄧析幸而廑存即言不盡醇要各有所見自成一家左氏好惡合于聖人而于鄧析比之靜女彤管召伯甘棠或非過譽流傳久遠轉寫多訛因據各書引見改補五十餘事疑者闕之舊三十二章今合并爲三十一章節次或不相屬而詞恉完具各書徵用趙出此外唯御覽八十符子引鄧析言曰古詩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肌膚二尺今本無之當是佚脫或如呂氏春秋淮南所載元不在二篇中亦未可知

東漢人藝文類聚六十有漢滕輔祭牙文亦作滕撫又作騰撫後漢書滕撫字叔輔有傳元和姓纂騰本滕氏因避難改爲騰氏後漢相騰撫蓋滕騰一姓輔撫一聲之轉故二文隨作矣東晉亦有滕輔隋志梁有晉太學博士滕輔集五卷錄一卷亾舊新唐志皆五卷愼子注爲漢女彤管召伯甘棠或非過譽流傳久遠轉寫多訛因據各書引見改補五十餘事疑者闕之舊三十二章今合并爲三十一章節次或不相屬而詞恉完具各書徵用趙出此外唯御覽八十符子引鄧析言曰古詩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肌膚二尺今本無之當是佚脫或如呂氏春秋淮南所載元不在二篇中亦未可知

也嘉慶乙亥歲秋七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闕子敘

漢志縱橫家闕子一篇隋志注梁有補闕子十卷元帝撰亾金樓子著書篇補闕子一帙十卷金樓爲序付鄴泉東里撰舊新唐志著子錄今散見于各書者凡十九事皆併複重僅得五事諸引皆稱闕子不稱補闕子劉逵注吳都賦鄜元注水經睢水竝采用之當是先秦古書非梁補也嘉慶乙亥歲夏六月嚴可均謹敘

黃帝占敘

黃帝占世無傳本開元占經徵引甚多余始寫出以乾象通鑑校補疑者闕之凡二萬一千一百十字分爲三卷而爲之敘錄曰古者以太陰紀年至王莽用三統歷始以太歲紀年余嚮爲太初元年甲寅丙子說既攷之詳矣此書占八穀有太陰乘寅乘卯乘辰等占而又別有太歲多非後世語其占少微有聞如孔子巧如魯般二語知譔書人在孔子後蓋六國時依託也近代無私習天文之禁推步精于古人而占候之術古人亦或驗或不驗今不甚信行故古書多不傳傳亦置不省覽按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則三代有此守官機祥禍福著乎天而應乎人王者以之恐懼脩省不可廢也漢志有黃帝雜

新語敘

史記本傳陸賈者楚人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漢書本傳同藝文志作二十三篇疑兼他所論譔計之史記正義引梁七錄新語二卷陸賈撰隋志舊新唐志同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皆不著錄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云今存道基維事輔政無爲資質至德懷慮七篇蓋宋時此書佚而復出亦不全至明宏治間靑陽李廷梧字仲陽得十二篇足本刻版于桐鄉縣治後此有姜思復本胡維新本

子藏本程榮何鏜護書本皆祖李延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子王伯厚所見恐是後人因不全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篇數今知不然者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誠思務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見而與明本相同文選張載雜詩注引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古詩行行重行行注引邶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從軍詩注引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載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今在辨惑篇正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十二篇無此文論衡但云陸賈不云新語或當在漢志之二十三篇中又殺梁傳孝武始立學非陸賈所預見今此道基篇引殺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乃是殺梁舊傳故今傳無此文因知瑕丘江公所受于魯申公者其本復經改竄非殺梁赤之舊也漢代于書新語最純最早與仁義賅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曰爲辨士未足以盡之其詞皆協韵流傳久遠轉寫多訛今據明各本次第理而董之諸引僅琴道有篇名餘則望文歸類取便檢尋其篇名黑質白文以別之定十六篇爲三卷君子藏本程榮何鏜護書本皆祖李延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子王伯厚所見恐是後人因不全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篇數今知不然者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誠思務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見而與明本相同文選張載雜詩注引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古詩行行重行行注引邶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從軍詩注引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載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今在辨惑篇正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十二篇無此文論衡但云陸賈不云新語或當在漢志之二十三篇中又殺梁傳孝武始立學非陸賈所預見今此道基篇引殺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乃是殺梁舊傳故今傳無此文因知瑕丘江公所受于魯申公者其本復經改竄非殺梁赤之舊也漢代于書新語最純最早與仁義賅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曰爲辨士未足以盡之其詞皆協韵流傳久遠轉寫多訛今據明各本次第理而董之諸引僅琴道有篇名餘則望文歸類取便檢尋其篇名黑質白文以別之定十六篇爲三卷君子藏本程榮何鏜護書本皆祖李延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子王伯厚所見恐是後人因不全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篇數今知不然者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誠思務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見而與明本相同文選張載雜詩注引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古詩行行重行行注引邶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從軍詩注引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載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今在辨惑篇正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十二篇無此文論衡但云陸賈不云新語或當在漢志之二十三篇中又殺梁傳孝武始立學非陸賈所預見今此道基篇引殺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乃是殺梁舊傳故今傳無此文因知瑕丘江公所受于魯申公者其本復經改竄非殺梁赤之舊也漢代于書新語最純最早與仁義賅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曰爲辨士未足以盡之其詞皆協韵流傳久遠轉寫多訛今據明各本次第理而董之諸引僅琴道有篇名餘則望文歸類取便檢尋其篇名黑質白文以別之定十六篇爲三卷君

山博學多通同時劉子駿七略徵引其琴道篇揚子雲難窮立毀所作蓋天圖其後班孟堅漢書據用甚多王仲任論衡超奇佚文定賢案書對作篇皆極推崇至謂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早有定論惜久佚失所得見者僅此然其尊王賤霸非圖讖無仙道綜覈古今倜儻失得以及儀象典章人文樂律精華略具則雖謂此書未嘗佚失也可嘉慶乙亥夏六月房程嚴可均謹第錄

崔氏政論敘

隋志法家正論五卷漢大尚書崔寔撰舊唐志政論五卷意林亦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書引見或作政論或輯本編次不倫且多罣漏王本又誤以齊人月令謂即崔氏四民月令敘

隋志農家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崔混誤宋不著錄近人任兆麟王謨皆有輯本編次不倫且多罣漏王本又誤以齊人月令謂即四民月令而所采齊民要術有今本所無者六事其文不類未知何據余既輯崔寔政論二卷因兼及此書蒐錄遺佚得二百許事省并複重逐月分章爲十二章定著一卷有注疑即崔寔撰徵用者都以注爲正文今加注字間隔之而王本所采齊民要術六事附後俟攷又齊人月令一卷唐孫思邈撰宋志在時令類本今亡竝附于後兒與崔寔書混夫農爲邦本食爲民天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論政先足食自古及今未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而能有國有家者也惜古書流傳日少漢志農家見于隋志者僅氾勝之一家而多出漢志范子計然一家至宋時都尉氾勝之二家而多出漢志范子計然一家至宋時故崇文總目不著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無

著錄乃起齊民要術前此數家絕無傳本顧乃增收晚出空疏不適用之書濫及茶蟹花石不急之務殊非農家本意同硯生洪頤煊始輯范子計然一卷汜勝之書二卷及余所輯此書雖皆殘缺然而網羅散失舊聞竊有力焉數十年後未知能廣爲傳布否也嘉慶乙亥歲秋九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目言敘

隋志雜家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舊唐志作十卷新唐志移入儒家亦十卷崇文總目稱今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餘皆亾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二卷疑卽

十五篇本今所見刻本僅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有理亂損益法誡三篇歸有光諸子彙函有理亂損益二篇皆出本傳無所增多余從羣書治要寫出九篇益以本傳三篇以意林次第之剌取各書引見補正脫譌定著二卷其遺文墜句于原次無攷依各書先後附于末本傳統宇公理山陽高平人著論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此收輯纔萬餘言亾者益十八九而治要所載又頗刪節斷續侷離殆所不免然其闓陳善道指訶時僻劉切之忱踔厲震盪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賈劉揚非過譽也神僊家言儒者所弗道而昌言有其一篇故是雜家續漢祭祀志下注補有荅鄧義社主難一篇

劉昭不云昌言亦附于末嘉慶乙亥歲秋九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典論敘

隋志儒家典論五卷魏文帝撰舊新唐志同本紀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所勒成垂百篇五卷末必有百篇疑兼文集所論說計之明帝時刊石詳按神記又齊王芳紀注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二敗隋志小學類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唐時石本亡至宋而寫本亦亡世所習見僅本紀注之帝自敘及文選之論文而已亡友潘陽孫馮翼字鳳卿嘗有輯本

羣籍甚多又如宋北堂書鈔十五之治和萬國以典略爲典論若斯之類概宏毅正今其篇帙羣書寫出數十百事合併復重補改闕誤定著一卷其次第依意林而遺文散句無所繫屬者列于後繕寫而爲之敘錄曰帝席文成業十三讓而受禪日雍禹之事吾知之矣于是晉宋齊梁陳北齊周隋唐宋一千餘年中易代革命莫不踵雍禹故事繇帝之作偁也願其爲人習而能愚焉而能出以廣其傳嘉慶乙亥秋九月

程嚴可均謹敘

蔣子萬機論敘

隋志雜家蔣子萬機論八卷蔣濟撰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稱館閣書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恐非完書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國史經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以二卷入雜家虛列書名又誤分爲兩種不足信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三篇益以各書所徵引定著一卷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正始中爲太尉魏志有傳嘉慶乙亥秋九月

劉氏政論敘

隋志法家梁有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亡舊新唐志著于錄至宋復亡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魏志有傳稱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于世今世所見惟羣書治要載有八篇題爲劉廙別傳而目錄作政論據裴松之所引別傳似與政論各爲一書則目錄作政論者是也各書都未徵引治要有此彌復可貴因錄出以廣其傳嘉慶乙亥秋九月

桓氏世要論敘

隋志法家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二十卷亡新唐志與隋同舊唐志作代要論十卷各書徵引或稱政要論或稱桓範新書或稱桓範世論或稱桓公入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典論曰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儒家之異乎道學家以此聖人復起必不以人廢言嘉慶乙亥歲秋九月烏

世論或稱桓子或稱魏桓範或稱桓範論或稱桓範要集互證之止是一書宋時不著錄羣書治要載有政要論十四篇據各書徵引補改闕誤凡十六篇定著一卷而遺文散段附于後範字士則魏志附曹爽傳一作字元則以不附司馬氏夷三族被收時自稱義士其後王淩田豫諸葛誕相繼死難而魏祚移矣魏略言範以此書示蔣濟濟不肯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距今千六百年佚書復出與濟之萬機論比並有過之無不及嘉慶乙亥歲秋九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杜氏體論敘

隋志儒家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舊新唐志同恕字務伯杜征南之父也仕至御史中丞出刺幽州以斬鮮卑小子一人爲程喜所劾免爲庶人徙章武阮武謂恕曰今向閑暇可潛思成一家言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嘉平四年卒于戍所詳見魏志杜畿附傳八篇者一曰君二曰臣三曰四行五政六法七聽察八用兵而以自敘終焉四卷者卷益二篇其講宋不著錄羣書治要載有六千餘言其餘散見本傳及意林六帖御覽等書所論皆剴切通明能持大體粹然儒者之言今寫出校定爲上下二卷恕又有篤論四卷各自爲書與性論不傳嘉慶乙亥歲秋九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杜氏篤論敘

隋志雜家注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亡舊新唐志著錄至宋復亡魏志杜畿附傳稱恕所著有體論無篤論也據意林及御覽證知裴松之所引杜氏新書即篤論也其書前數卷爲論駁雜說故爲雜家後述敘家世歷官引及魏書并引王隱晉書知是東晉後編定初謂之新書後乃定名謂之篤論故梁七錄唐志有篤論無新書意林引陛下謂今世無貢才朝廷乏賢佐一段證知本傳三疏皆當在篤論中余既校定體論因并錄出篤論依意林次第定著一卷其論駁雜說廬得五條奏議甚美惜明帝不能盡用之嘉慶乙亥歲秋九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典語敘

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舊唐志有典語無典語別新唐志作典訓皆十卷吳志陸抗子五晏景玄機雲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王濬東下景及兄晏俱遇害其書宋不著錄三年前有孫觀察星衍之族子枉的者言紹興人王理堂游幕山左攜有宋寫殘本二卷其言信否無以知之今僅從羣書治要寫出七段益以各書所載定著一卷倘王理堂果得殘本他日與余書合訂之以廣其傳豈非美事古書佚而復出如大唐郊祀錄之類十餘種非卅

年前人所得見而余尤希冀者閻百詩校困學紀聞引
傅山子云謝承後漢書永樂中有刻本傅不譏言也楊
用修王元美集屢引修文殿御覽錢受之書目亦載之
邢佺山語余云漢中府張姓有藏本邢不譏言也附紀
于此以告同志嘉慶乙亥歲秋九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隋志雜家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舊新唐
志同晉書本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少時避難于河
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
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
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
斷得失中篇魏書底本而以自敘傳終焉四部六錄莫
攷崇文總目作四篇無錄蓋誤丙子歲正月三日烏程
嚴可均謹敘

表子正論正書敘

隋志儒家表子正論十九卷表準撰梁又有表子正書
二十五卷表準撰亡舊唐志儒家政論二十卷正書二
十五卷表準撰新唐志作正論作表準卷數與舊同各
書或稱表淮或稱表準或稱表準蓋隸俗變準爲准因
譌爲淮止是一人正論政論亦止一書準字孝尼漢司
徒湯孫郎中令漁第四子漁卒于建安中魏志漁傳注
引表氏世紀有準自序蓋仕魏不甚顯其正論乃魏時
所作齊王芳紀青龍七年注引習鑿齒漢晉春秋有表
淮言于曹爽云云蓋不黨司馬懿者晉受禪拜給事中
見表漁傳注引荀綽冀州記亦引見北堂書鈔五十八
四條乃傅子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
五條至第九十七條皆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
中論也余既作意林攷正一卷手寫數過頗得傅子端
緒遂徧蒐各書所引見得數百條依意林九十五事次
第類附而排比之爲補遺二卷與前所定二卷合爲四
卷繕寫插架與聚珍本相輔而行或問補遺與前二卷
小有重複竊恐未安曰補遺就意林欲見傅子原次耳
合而編之請俟來哲又問傅子爲內外中篇有四部六
錄云何區別曰內篇撰論經國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評
攷崇文總目作四篇無錄蓋誤丙子歲正月三日烏程
嚴可均謹敘

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一晉書
附表璝傳唐初人似未知表淮後璝子喬喬子山松名甚顯著故
準附璝傳唐初人似未知表淮後璝子喬喬子山松名甚顯著故
正書題名曰表淮而晉書于淮所著但言注喪服經不
言正論正書蓋分表淮表淮爲二人也喪服經注隋志
作喪服經傳舊唐志作喪服紀新唐志作儀禮注皆一
卷今但通典九十引喪服傳一事梁唐有集二卷今但
書鈔一百四十二引招公子三事藝文類聚八十五八
十七引觀殊俗二事二十一引才性論一首餘皆亡其
自序所稱論治世之務即正書也所稱論五經滯義聖
人之微言即正論也今斷各書所引正論三十三事省
併複重得二十六事羣書治要載正書十七篇皆有篇
名各書引正書無篇名者三十事省併複重得二十事
又但引表子審是正書文者省併複重得五事依隋唐
志先正論次正書各編爲一卷倘子類儒家二種淮所
著有易詩周官傳見自序隻字不傳嘉慶乙亥歲冬十
月既望嚴可均謹敘

代繼蘧篨爲抱朴子敘

隋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音一卷雜家抱朴子
外篇三十卷梁有五十一卷舊唐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新唐志內篇十卷外篇二十卷

意林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內篇二十卷外篇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內篇二十卷無外篇引館閣書目有外
篇五十卷
天一閣書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刊本
世善堂書目內篇二十卷外篇十卷
今世見存抱朴子以道藏本爲差善起疲字號六訖志
字號七內篇十四冊凡二十篇爲二十卷外篇十九冊
凡五十二篇爲五十卷偏問收藏家都無宋刊本孫觀
察星衍收得舊人校本係照天一閣所藏刊本用硃筆
塗改者驗與道藏本大同嘉慶十七年余以江安轉漕
駐江寧顧秀才廣圻與係觀察適校定內篇而方督部
維甸以丁憂旋里復校再過余爲之付梓而外篇未會
校也明年余擢陝西按察使又四年余以雲南布政使
調任江寧公餘之暇復取是書讀之內篇神仙家言應
驗與否所未敢知外篇駁難通釋稽古正今于持身接
物之宜言富而理濟又頗通達治體爲政者當置座右
刻內篇而不刻外篇猶登山者未涉其巔也乃以九月
二十七日始據盧舜治本以道藏本及照校天一閣藏
本顧秀才所藏舊寫本并意林羣書治要手自改正刪
補千餘字又據北堂書鈔補足酒誡篇三十四字浹旬

物畢發工寫樣越翌日自嫌校此殊草草也更取外篇并往年所刻之內篇重校之廣挾羣書所引見攷覈異同擇其精善別爲校勘記一卷凡內篇二百二十五條外篇三十一條尚多不可通者闕疑未敢臆定是書久殘缺以隋志視梁七錄則外篇少二十一卷以新唐志視隋志則內篇少十一卷外篇少十卷以郡齋讀書志視新唐志則外篇復少十卷今本僅內篇之十五六外篇之十三四耳晉書本傳載洪自敘大凡內外一百十六篇今本內外七十二篇往往有短篇僅二三百字或百數十字亦篇各爲卷又于洪自敘刪去內外一百一十六篇之語以泯其迹益由官爲購募一卷一二緣遂虛張卷第以取賞耳卽以外篇驗之意林從刺騎以後重言以前連引三十二事今本皆無則視馬總所據明少一二十篇無論梁隋本矣古書亡者極多抱朴僅存而殘缺如此甚可惋惜乃刺取羣書引見而今本所無者省并複重得百四十五條爲內篇佚文外篇佚文各一卷略存隋唐本梗概焉道藏臨字號有抱朴子養生論一篇前半卽地眞篇也後半與極言篇相輔似字號有稚川眞人校證術一卷是後人所演斯字號有抱朴子神仙金汋經三卷其中下二卷卽金丹篇也往年刻內篇未曾取校松字號有大丹問答一篇原注云石壁古文未審信否又有金木萬霊論一篇乃刪改金丹篇爲之不足據守字號有抱朴子別旨一篇言導引行氣與釋滯篇相輔今除校證術金木萬霊論外皆附刻于後惜方督部先二年去世不及見是書之全刻也嘉慶丁丑歲十一月三日

代繼蓮龕敘抱朴子校勘記

曩余刻抱朴子內篇是孫觀察星衍方督部維甸校定實則顧秀才廣圻之力居多其攷覈精詳援稽賅洽所不待言數年之間諸君子聚散存歿風景略殊今當續刻外篇無從借力不得已手握丹鉛凡十日校畢便發工寫刻旣又念所據僅道藏等四本所引證僅意林及羣書治要所載之五篇而于他書未及徧檢心闕然也因復取外篇并曩所刻內篇統校之以道藏本及藏本外篇數十籤而內篇久已梓行外篇亦旣寫樣未易更動乃擇其尤要者爲校勘記一卷附刻于後計是役也檢書二千許卷逐條審正至再至三不二十日而事竣非故速也自念身任創宜非可在彼書堆中曠日持久作不急之務者旣從事焉宜甚勤勤故速成而望漏或不能無尚望海內同志指余所未逮也嘉慶丁丑歲十月二十六日

代繼邁龕敘抱朴子佚文

余手校抱朴子因緒檢羣書所引見往往有今本所無者隨見隨錄省并複重得百四十五事輒依本書大例以其言神仙黃白事者爲內篇佚文其餘駁雜通釋爲外篇佚文各一卷

苻子敘

道家祖黃老蓋三皇之道也變而爲列禦寇莊周則楊朱之爲我也又變而房中術而金丹而符籙而齋醮每降逾下于是秦漢已來有著書象瀚子筦子老子文子者其象列子莊子僅有苻朗苻堅之從兄子也隋唐志苻子三十卷宋不著錄路史徵引皆取諸旋增廣之唐志作一卷一蓋六之誤宋時著錄作三卷二年云裁成三軸明年柳伯存序云六卷又云其本且日編錄所取先務于經濟次存作者之意蓋初稿甚略稱總字元會唐書本傳作會元誤也總歷任方鎮終戶部尚書贈右僕射見本傳成書時官大理評事見戴序陳振孫以爲總後仕至大理評事誤也戴序作于貞元

馬總意林闕目敘

唐馬總因梁庾仲容子鈔作意林其列名及戴叔倫序

審信否近有爲鬼谷子篇目考者據御覽等書所引蘇子三條謂其文與鬼谷子不類蓋不知道家之蘇子乃蘇彥非蘇秦也嘉慶丁丑歲冬十月嚴可均敘

類書非有舊本流傳余從類書寫出八十一事省并復重得五十事定著一卷就中有云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又云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又云木生蠋蠋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三復其言具有名理本傳稱老莊之流非過許也嘉慶丁丑歲秋九月九日嚴可均謹敘

蘇子敘

隋志道家梁有蘇子七卷晉北中郎參軍蘇彥撰亡舊新唐志著于錄至宋復亡羣書徵引十餘條繹其詞譽商韓而詆孟子未免蹐駁然亦各言其志也漢志從橫家別有蘇子三十一篇蘇秦撰王伯厚謂卽鬼谷子未

足供攷訂之資因據家本莊子中論及各書所引物理論傳子移歸原所并補目錄之闕別爲一卷附道藏本後其餘譌脫尙多讀者自能互證得之嘉慶乙亥歲季冬月島程嚴可均

意林闕目

卷之二

鶡冠子三卷 在莊子後有錄無書

王孫子一卷 在鶡冠子後有錄無書 載皆莊子雜篇非王孫子也

卷之三

新序三十卷 在說苑後有錄無書

牟子一卷 牟融錄闕書闕高似孫子略有之在王逸正部十卷後

卷之四

傅子一百二十卷 唐子十卷

秦子二卷 梅子一卷

物理論十六卷 太元經十四卷

化清經十卷 鄒子一卷

成敗志三卷 古今通論三卷

中論六卷 已上十一家有錄有書而書與錄次第俱不符中論物理論傅子三家互相

羼越今皆校正別爲一卷附道藏本後

卷之六

蔣濟萬機論八卷 譙周法訓八卷

譙周五教志五卷 唐志五卷此當有訛 顧譚新語二卷 鍾會易蓍論五卷

陸景典語十卷 張儼默記三卷

裴玄新言五卷 裴淮正書二十卷

裴淮正論二十卷 蘇子八卷 蘇

桓範世要論十卷 陸子十卷 陸雲

夏侯湛新論十卷 張顯析言十卷

虞喜志林二十四卷 顧子十卷 顧衷

諸葛子一卷 諸葛恪拔隋志五卷

陳子要言十四卷 苻子十一卷 苻朗

神農本草經六卷 吳普本草經六卷

相牛經一卷 相馬經二卷

相鶴經一卷 周髀三卷

司馬兵法三卷 孫子兵法三卷

黃石公記三卷 上下略 氾勝之書二卷

夢書十五卷 貝書十卷

淮南萬畢術一卷 九章算術三卷

張華博物志十卷 戴凱之竹譜一卷

筆墨法 已上三十七家高似孫子略有之在中論卷六卷後按庾仲容子鈔一百十七家其本非高似孫所得見蓋尙兒意林完書耳子略一百九家知意林亦然今從子略于卷六補三十七家

歐陽棐集古錄目敘

集古錄月十卷歐陽棐譔棐字叔弼永叔第三子官至太常少卿直龍圖閣其書成于熙甯二年時爲禮部郎官也棐自敘言著爲一十卷附于跋尾之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二十卷係謙益丁朝佐等重編集古錄敘亦言今錄目自爲一書乃二十卷又後敘言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錄二十卷則南宋本似經分析改編且甚難得及元譔朱藝文志與明代藏書家皆不著于錄惟錢曾讀書敏求記有三卷本實即永叔跋尾非棐書蓋五百年來絕無傳本矣余從洪适隸釋及王象之輿地碑目陳思寶刻叢編等書所載棐書錄出一編去其重複得跋六百六首就中永叔未跋者三百六十四百永叔有跋而此缺者百二十九首永叔自言有集古錄一千卷今輯棐書并取永叔之有跋者附爲缺目總得七百三十六首雖非完書視陳振孫所見本僅三百五十餘跋者數且倍之棐書原次不盡可考今依時代爲先後取便檢閱仍分十卷亦不失舊觀焉嘉慶庚午歲正月十二日烏程嚴可均敘

洗桐懷集古印章敘

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至秦有八體五曰摹印莽定六書五曰繆篆繆篆即摹印文趨省便於六書之道變而不失其正桂未谷氏嘗輯漢晉印章益以諸家舊譜韵編其文爲繆篆五卷有功小學非徒資鐫工仿倣也余好收漢章隨聚隨散而孫伯淵氏得百餘紐阮芸臺氏得二百餘紐葉東卿氏得七八百紐歙汪氏吳橋某氏各得二千餘紐余與東卿約欲滙諸家所藏爲印集一書因循未卒業今倪小迂昆弟同有斯好以所得秦漢六朝印爲洗桐樓集古印章一卷就中卑徒嘉劉向趙憲王羊甘卓陶潛等顯名正史中徒即史中屠同聲隨作王羊即王祥古通又有銀印文曰纚恃信鈐鈐即璽字從金爪聲璽有土者之印也古者諸侯亦用璽不獨天子左傳璽書追而與之是也經恃未詳余名印曰出不窮小迂昆季篤好且有力異日蒐羅浸廣余之印集將因藉焉小迂尤多藏三代鼎彝其最者有古兵器即周書冕執瞿之瞿余既書諸顧命後矣殷周遺器皆關經學秦漢六朝印章小學史學也俗人視爲骨董噫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總敘

嘉慶十三年開全唐文館不才越在艸茅無能爲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已前要當有總集斯事體大是不才之責也其秋始艸創之廣其三分書與夫收藏家祕笈金石文字遠而九譯劵及釋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鴻裁鉅製片語單詞罔弗綜錄省併複疊聯類畸零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五人分代編次爲十五集合七百四十六卷肆力九年艸創粗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遺補闕

抽換之整齊之畫一之已于事而竣擊五尼之亡散揚
萬古之天聲唐已前文咸萃于此可繕寫易程嚴可均

總目

全上古三代文十六卷二冊二百五八人　全秦文一卷一冊十六人
全漢文六十三卷十冊三百十四人　全後漢文一百六卷十二冊二百十八人　全三國文七十五卷十二冊二百九十四人　全晉文一百六十七卷二十四冊八百三十人　全宋文六十四卷八冊二百十八人　全齊文二十六卷四冊一百三十一人　全梁文七十四卷二冊六百四人　全陳文十八卷二冊六十三人　全後魏文六十卷八冊三百二人　全北齊文十卷一冊八十六人　全後周文二十四卷二冊六十八人　全隋文三十六卷四冊一百六十八人　先

唐文一卷一冊五四人　韵編全文姓氏五卷一冊

總例

一是編從羣書纂錄字體正俗略依本書凡

廟諱

御名謹遵四庫書聚珍本定例敬闕末筆

一是編斈始于嘉慶十三年時初開全唐文館館臣以唐碑或有王侍郎祠金石萃編所未載者屬爲廣輯既錄本呈館遂并錄唐已前文逾七八年積稿等身者再省并復重得厚寸許者百餘冊一手校讎不假衆力無因襲無重出各篇之末注明見某書某卷或再見數十見亦皆注明以待覆檢

一是編大例遵全唐文全唐文不載詩以有全唐詩而唐已前詩有馮惟訥古詩紀罣漏無多故是編亦不載詩然如班固兩都賦末有明堂辟雍等五詩理無割棄不能不破例

一分代編次曰上古三代曰秦曰漢曰後漢曰三國曰晉曰宋曰齊曰梁曰陳曰後魏曰北齊曰後周曰隋每代姓名次第曰帝曰后曰宗室諸王曰國初羣雄曰諸臣曰宣官曰列女曰闕名曰外國曰釋氏曰僊道曰鬼神

一開創之君如魏武造魏長沙桓王造吳晉宣文景造晉齊神武造齊周文造周依各史列當代諸帝之首其

諸臣以始仕之年分別先後而子弟孫曾聯屬其下其仕前代又仕後代者歸後代如漢臣魏列魏初魏臣晉列晉初其系仕數代者歸最後之代如陽休之崔猷袁聿修系仕後魏北齊周隋王元規江總系仕梁陳隋列隋初其前代遺老卒于後代者歸前代如譙玄列漢末陶潛列晉末其後代佐命功成卒于前代者以卒年爲斷歸前代如荀彧列漢末劉穆之列晉末而關壯繆周瑜魯肅等亦從此例史家限斷無定今皆畫一

一唐以前舊集見存今世者僅阮籍嵇康陸雲陶潛鮑照江淹六家蔡邕集宋時得殘本重加編次謝朓集宋時尚存僅刻其詩不刻其文見行董仲舒司馬相如東

壹任抽册96版

方朔揚雄孔融曹植劉楨王粲陳琳阮瑀徐幹潘岳陸機支遁謝靈運顏延之謝惠連梁武帝簡文帝元帝蕭統沈約任昉陶宏景何遜徐陵庾信等集二十七家皆近代輯本罣漏屬越絶無罕見之篇今此纂錄得三千四百九十五家家一二篇至十餘卷不等其文分類編次曰賦曰騷曰制曰詔曰詔曰勅曰璽書曰下書曰賜書曰冊曰策命曰策問曰令曰教曰誓曰盟文曰對策曰對詔曰章曰表曰封事曰疏曰上書曰上言曰奏曰議曰駁曰檄曰移曰符曰牒曰判曰啟曰牋記曰書曰答曰對問曰設論曰論曰難曰釋難曰考曰辨曰說曰七曰記曰序曰頌曰贊曰連珠曰箴曰銘曰誡曰事不云書啟漢書祭詔半作祭曰史記文景武詔作上曰若此之類皆入錄

一文有煩簡完闕雅俗或寫刻承訛或唐宋已前依託畢登無所去取

一詔令書疏奏議碑版等文皆按年月日爲先後年月未詳列于各類之末賦頌箴銘等文依唐人類書分門爲先後

一詔令書檄有可考具官人者編入譔人集中

一詔令表疏奏議等題曰皆望文追題或舊有題便仍其舊至文苑英華等題或繁冗偶亦刪改

一唐已前舊集體例不與今同如揚雄上書諫勿許單于朝御覽八百十一引雄集曰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

問公卿公卿以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
雄上書諫云云所以識其緣起也未又引雄集曰書奏
天子召還何奴使者復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黃金十
斤所以竟其事也諸引舊集此類甚多今皆纂錄
一宋齊梁陳隋文多完篇後漢三國晉文散見羣書者
各自刪節往往有文同此篇從數處采獲合而訂之得
成完篇亦有終不成完篇者張溥百三家集所載魏晉
諸賦亦如此而賦彙遂據爲定本今遵此例剌取引見
之文以補闕校訛至乃義不貫通則爲散條附當篇之
末一語兩語亦無棄遺
一是編三千四百餘家皆爲之小傳里系察舉遷除封

拜贈謚著述略具始末或其人不見于史傳則參攷羣
書略著爵里如又不得則云爵里未詳或併不知當何
帝之時則列每代之末至胡安道等不得朝代但加在
唐已前耳昔河間獻王得古文先秦舊書先秦猶言秦
先謂未焚書之前今仿先秦之目別爲先唐文一卷列
全書之末
司馬長卿集敘
司馬長卿集隋志唐志皆二卷今世所見有明汪士賢
刋兆禧二本蓋從史記漢書文選古文苑新輯者又有
張溥本增多荅盛墅問報卓文君書餘同汪刋按長卿
集魏晉時早有散亡隋唐之二卷當是六朝重輯其多

篇卷視隋唐差少篇視鄭璞增多拾遺訂誤皆注明出處以便覆查疑者闕之漢志著錄賦十二篇今得蜀都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聚靈太玄逐貧酒反騷十篇其廣騷畔牢愁僅見篇名似即反騷之子目據許氏說文引解嘲譬若氏賨謂之賦則視漢志亡其一篇後漢胡廣傳稱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篇亡闕今除初學記之潤州箴御覽之河南尹箴誤入不錄外得整篇二十八如後漢原數又五篇有闕文四篇亡知所謂亡闕者有亡有闕非九篇俱亡之謂蜀都賦爲集中鉅製校讎再四從順良難連珠及琴清英皆不全聚靈賦與桓譚書爲益州刺史作節度章段畸零物存崖略將欲復隋

唐本之舊斷斷不能視鄭璞本則後來者居上矣繕寫康阮藉陸雲陶潛鮑照江淹六家蔡邕集則舊本殘闕北宋增補前明又屢增補者也按隋志十二卷梁有二十卷錄一卷舊新唐志通志略二十卷崇文總目五卷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十卷郡齋讀書志亦十卷云九十篇已上本皆不存天聖中歐靜序本十卷六十四篇其中有王肅宗廟頌魏武帝祠橋太尉文失名劉鎮南碑皆誤入明初小板九行本十卷外傳一卷及錫山活字本蘭雪堂活字別本即歐靜本也刪宗廟頌祠橋太尉文增補六篇凡六十九篇俞汝成增補獨斷復據藝文類聚初學記增補爲九十二篇其中有班固頃巡須傅毅琴賦皆誤入汪士賢刪獨斷餘同俞本張溥復刪補爲百二十四篇按羅尚未賅備又失洛楊賜第一碑而

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大訓疑作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是晉宋古本獨斷在集中隋志無獨斷人集故不載續漢禮儀志上注有車駕上原陵記隸釋有陳球碑劉寬後碑皆鉅篇北堂書鈔文選注御覽徵引短篇章段爲張溥所望漏者甚多今統鈔六朝唐宋各書所載以校勘明刻本正其譌誤補其闕遺得百四十六篇重加編次爲十四卷錄一卷卷數少于梁唐篇數溢于本傳皆注明出處以便覆覈其注稱本集者明初小板本也本集有而各書未引見者二十

重編蔡中郎集敘

漢魏六朝文集傳于今世者多近代新輯其舊本僅嵇

五篇或當是舊本其中或雜以他人之文既無顯據宜
仍其舊張溥本有琴贊俟攷出處說郛載月令問荅明
堂月令月令篇名皆月令章句之文其書久亡明刻本
入集今亦附集末東漢學問文章首推班張崔蔡實則
蔡在崔上蔡之月令章句靈紀十意四十二列傳不存
集雖存而殘闕不全收歛散亡尚見古本崖略蔡文不
盡此而盡於此道光庚寅歲六月十日嚴可均謹第錄
周鐵甥詩豪敘

嘉慶癸酉歲初夏凌樸齋員外同年邀游何山南麓之
雲巢至則周山人在焉明日同謁孫太初墓小集歸雲
庵後六年余復謁太初墓而山人先四年死葬庵之南
攷證明則朱文窟史概董遐周廣博物志鄭矦升詩集
其尤也

偏葬後二年余次楊秋室死葬庵之東偏皆距太初墓
數百步秋室名鳳苞交余四十年通經博學詩似竹垞
其七言歌行沈鬱頓挫髣髴空同而山人亦能詩于是
太初爲不孤矣山人名農藏鐵瓢二入稱周鐵瓢死時
以其一殉葬一歸其友王二樵名獻吳興之藏古
磚最富者也亦能詩謀刻山入稾屬余審定余讀之再
過用丹筆圈出百五十許首皆格致清空如斷磵流泉
疎花獨笑其尤朴老者五言如落葉云野徑無人跡長
天一雁鳴紅橋夜泛云天下三分月揚州第幾橋七言
如訓於松坪云游絲忽墮壞闌曲柳絮亂堆枯硯池絶
句如得老母書云書中屬付無他語兒早歸來勝得官

國初已來爲經史諸子之學者數十家詩文千餘家而
胡朏明禹貢錐指鄭荘畦行水金鑑沈東甫新舊唐書
合鈔及徐方虎沈操堂我家石樵海珊等詩集爲最著
要而言之足爲休文繼起者曾不數數兒大率淺陋空
疎守兎園新册抬宋人殘唾以自附作者之林仿架局
以爲文調弄秋雨秋風微雲澹月涼露晚烟寒鴉疎柳
數十字以爲詩于是乎家家有集人人著書書易成而
必不傳而亦往往幸而傳就中有入焉沈酣四部罄畢
生精力而書未必成成又未必傳然而不佞之意在此
不在彼夫立言所以明道道非空譚性命之謂其謂倫
常之教古今政治得失成敗安危之大其精蹟而散布

在兵農禮樂刑法天文地理名物象數艸木鳥獸蟲魚故必讀書數萬卷綱羅散失參攷異同以求眞是然尙猶得一二而遺十百業逾進心逾虛自愧無當于古之作者也甚矣學問之道難言之也不佞有志而未逮四十年矣足跡半天下同時樸學之士識而多矣其同鄉同志者丁小雅爲大戴禮之學姚秋農爲說文之學施非熊爲金史之學楊傅九爲明史之學戴望敬案小雅先生著有大戴禮記繹非熊先生著有金史詳校傅九先生著有南疆佚史凡二百二十二篇四子者于學無所不窺而各有專業用力久且勤而小雅傅九無子死後書散亡尤可惜也傅九之高弟子能讀父書傳九無子死後先死爲可惜也小雅有子能陳抱之收拾遺稾僅得詩百數十首屬爲審定夫傅九之可傳者不必詩詩稾舊有千二百餘首而僅得此又可惜也傅九之詩初學義山後服膺竹垞晚年略仿樊榭大較多隸事尙詞華其光黝然未絢朝采獨七言歌行沈雄激盪大放厥詞如范忠宣公祠貫休羅漢梁將軍畫蘭諸作實兼空同竹垞之長即詩而傳九亦可傳矣不佞爲傳九惜而又爲之愧也迺釐正譌字芟十三首增八十首定五言古詩五十五首七言古詩三十二首五言律詩三十二首長律三首七言律詩五首五言絕句三首七言絕句百七首凡二百三十七首分爲三卷題曰秋室詩錄付抱之寫刻焉戴望按向見周禮翁先生處所編秋室集凡二十卷蓋其手定本也傅九名鳳包秋室其自號也歸安稟生居烏程之南潯許周生爲作小傳

鐵橋漫稿卷第六終

島程　嚴可均　景文

陳燦若傳

陳肇英字燦若初名煃島程之舊館人父檠字敬心有隱德燦若弱冠爲歸安學生萬歷戊午舉人崇禎辛未進士除應天教授遷國子博士歷兵部主事南職方郎中出知撫州府搏擊豪强無所避擢按察使僉事備兵九江當左帥失機游兵莫制燦若申嚴禁令無敢譁于境上者流賊內偪明社將墟泫然曰事竟至此乃自號止宜甲申正月乞終養歸未幾國變而左帥移駐九江矣江右祀名宦著有韵府披寶南樞奏議嘗治堂集俱

未鏤版今亡

嚴可均曰余家距舊館五里公之孫女余外王母也幼時屢從往嘗治堂見破書堆有李長吉集是余族巔輩子手批者乞得之後卅年子姓播遷零落而第宅屬他人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之太息

嚴廣輿傳

嚴御風字廣輿號泠然初名有容歸安人祖軒貢生延慶衛教授父自省萬歷壬午舉人中書舍人廣輿博涉羣書通達時務崇禎初舉賢良除溧陽丞以卓異第一遷池州司歷福州同知汀州漳州知府所至百廢具舉擢按察使僉事備兵江右丁憂歸鼎革後徵不出順治六年卒年六十五廣輿世居雙林雙林之嚴與石冢同源石冢我鳳林分派也廣輿明季循吏其舉主即石冢琢如副使琢如與廣輿故兄弟行內舉不避親亦猶行古之道焉琢如子三求稱廣輿古文雄高自恣今隻字不傳亡兄穉臺得揭扉面有東塔寺朱員臣墓詩二首末題萬歷癸卯嚴有容益弱冠時作也詩曰爭子二千載長眠秀水隈鶯央新故侶駟驥加長才寺僧猶仿寀墳傾上大喈紛紛游治女爭上漢臣臺又云嚴助同住傳繼流守冢人循楸禾地艸會帶會稽春石冷行吟夢花殷去婦塵自從成雁塔不復臥麒麟詩有風致可入湖州詩錄再續故附記于此

朱致一傳

朱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崑山人居通閘橋東父集璜字以發崇禎貢生鼎革時助王佐才守城城潰投東禪寺後河从乾隆丙申入忠義祠用純性端方不苟言笑崇禎末蘇州府學生痛父从國難隱居教授以養母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康熙己未舉詞科不就賦朱布衣詩以見志卒年七十二私謚孝定著有困衡錄萬七千言備家者流異乎道學家語錄其最傳者治家格言江淮以南皆縣之壁禰朱子家訓蓋尊之若考亭焉

全紹衣傳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小字阿補鄞人年十四補諸生始謁學宮至名宦鄉賢祠見謝太僕三賓張提督杰木主曰此反覆賣主賊捶之不碎投頯池旁雍正七年充選貢入都上書禮部侍郎方苞論喪禮或問侍郎異之由

是督稱藉甚十年舉進士不第工部侍郎李紱見其行卷曰淡盦東發後一人也十二年

詔開鴻博大科膺薦者二百餘人集都下祖望譽最高徐相國屢招致之不往遂淡娖之乾隆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十月大科

朝試相國以祖望故特奏凡經保薦而已成進士入詞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祖望負氣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擬進卷二首拔漢志唐志之微出與試諸人右當事者益嫉之明年散館列下等外補祖望性伉直不能容物先嘗患齒痛妻張因事相規笑曰此雌黃人物之報也卒不改至於放黜既南歸丁外內艱服除不復謁

選性好聚書弱冠時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

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輒借鈔人都鈔書不輟坐是困乏以行篋書二萬卷質於黃監倉然猶就永樂大典取所欲見而不可得者分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文集簽鈔之及放歸重登天一閣借鈔不輟家益貧矍矂或不給冬衣裕衣唯韓江馬氏稍賙濟之主講端溪講院山書院不數月與紹守不協固辭歸後主講端溪講院年餘以病歸乾隆二十年卒年五十一子昭德年十三先五月卒議立後而本支無其人乃立疏族孫孫桐爲孫盡殲所藏書萬餘卷於盧姓得白金二百爲喪葬費孫桐纔七歲後亦不達祖望經學史學詩文雅擅眾長

生平服膺黃宗羲宗羲著述甚多其最傳者南雷文定

詳盡而核實可當續史其七校水經注半在趙一清本中國學紀聞三箋嘉慶初屠繼序得本梓于廣再梓于浙學政阮芸臺得經史問答史夢蛟得手定本鮚埼亭集竝梓于浙外集詩集亦漸次梓行余觀古今宿學有文章者未必本經術通經術者未必具史裁服鄭之與遷固名自溝澮步趨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難得也當事者不善護持至使終身放廢人既阨之天亦阨之然而不死著述久必發揚仕不公卿何關輕重自

祖望歿後至今五十餘年其遺書出而盛行知不知皆奉爲浙學之冠故爲之傳俟史臣之述文苑者采焉

沈岷望傳

沈岷望號虹舟烏程之馬要人明工部侍郎節甫來孫父在莪贅吳江平望李氏祖惠生浹月而毋李卒育于外王父母仍爲外氏贅壻外氏無嗣因冒李姓年十九爲嘉興縣學生尋會鹺雍正己酉拔貢乾隆壬申春領解第一其秋會試第二歸班改復沈姓除江西高安縣知縣充己卯同考官卒年六十八祖惠嬋精帙括弱冠有聲屢困場屋年卅四游陝甘學政幕中始銳意詞章爲西征賦兩年乃成其序曰函夏都會十有七而秦地半天下漢唐建鼎全盛文學充於有位誇宅京

之藻麗競人神之瓌富揚光飛文鏗鏘百代矣折以夏
周文字至簡要而雍州所幅山則西傾朱圉鳥鼠太華
終南惇物三危合勠熊耳岷嶓岍岐荊而鎮吳嶽水則
漆沮灃洒涇渭河洛江漢黑弱而澤鼓弦蒲所謂包地
絡陰陽挈神州綱領宰其被六合成帝畿天下有變長
驅荊豫天下無事鞭策戎羌幷六國制東面之權也
周逐獯狁漢擊匈奴隋唐致呼韓突厥後病吐蕃回紇
憂在三邊也吕余所見詎待天山瀚海郎階文臨鼙榆
關之閒雜虜出入好人而怒獸蜂屯蟻聚至不可爬梳
則欲毛舉大概吕揚摧漢京鋪陳邊塞情繁理富靡所
置喙僕東鄙人也所見不過里閈之事淞若雲煙蔑爾時相

往還嘗一驅馳涿鹿仰睇
神京歸展敬迺金臺燕市之窅詞詠僅矣頃隨使節周
歷全秦時友河王侍郎勸生卿兩年吕來東盡商洛南
達漢中北抵上郡西薄嫩煌縱橫萬有餘里所至得攷
其圖籍山經地志神書怪牒起邃皇幽眛遐歷代將相
侯王人物綱羅印證頗廣見聞顧鋪敘則事涉於鈔胥
剖析亦技窮於隸首惟是東西郡邑交會之往來跋山
踰河鞍馬行理之委頓與所歷邊方險塞基置星羅鱗
次羌童形詭音別及夫艸木禁落風雲變態春秋雨易
奉於情思實多昔張左十年作賦屏人事而廑得之故
逖覽賅聞洪纖畢舉僕才劣謝雕蟲博思促急略仿游岳

對峙拱宇內之金湯陵中流兮發櫂況大江兮揚舲雲
日沃盥天水空青參差山郭隱約津亭迺隮危城登峭
閣登城樓江浦銀濤指鐵甕吕瀉奔采石望江陵而峥嶸艦
鷁齊飛檣鳥遠掠蹄蔌繼馳短轅言邁東葛過東葛城凌厲
中原漸葬蒼而異色濆蕭颯之墟郵輕陰犍犢落日鷄
豚則有豐山清媚滁水游泼夕陽好鳥兮賓客闌小閣
幽梅兮風流映醉盦亭有名梅為歐陽文忠手植傳猛將鈐甲於東門
守祧具禮於天慶藝祖衣冠山頁三面壁創宋祖一夫當險萬夫莫扳緬殿前之點
檢李景兵於關下清流巀嶭首扼雄關關踞
檢此咤啃而拔山縈纓藻飾袍袖朱殷渡珠龍橋攀磨
盤山層岡巖嶂劉削巉嵓已跨鳳而路闕尚環滁吕勢

攢相先民於殷夏赫高皇之龍翔朱旗起淮石羣雄珍八方致治齊乎唐宋發迹竝乎高光何燕王之靖難志剝喪乎元良彼末葉之黨錮職詣謀之不臧南都淫樂終始與亡穨皇覺之古寺追豐沛於嶧巖明祖受命自淮水湯湯隰原膴膴懇軾西蒙蒙城闕皇覺寺爲龍秋時楚太子建所居桐亳交衢吳楚錯語弭鹿邑縣入中州黃輿豁其廖霧八極同乎寸眸自陳至許四望迢平道多列樹太皞始居此地閼父封於有周秣馬乎魏都稅駕乎許濠武安雄烈義動奸操古橋透迤遺像飄蕭絢藻廡壁飛舞旌旄許州八里橋有闕北穆陵甚煥麗歷新鄭觀郟鄏遠帶嵩邙近同瀍穀跨伊洛昌迎暘前滄滄而宅卜既鴻長連蜷結束撫平

不頗突兀軒豁宜陽昔西川原阨於虢鄶繚戾通乎韓無坦道趙絕岸嶔崎而剝缺隆山教率而緜杳折城太行縈青未了朝發軔於永寧縣夕余駕乎滻池縣偉英蘭之進缶不東瑟之偏嗛頸血欲灑白刃靡孱威夷峻阪崢嶸古旭靠轂觫接人馬饑疲磕鍾地名即灾曲發是轃近高天吕穴處外屋翼而鈕芸如鑪舒其羽侶蟻薄其軍磁鍾窗房最着每依高陵爲之街衢巷陌皆具種作牧放往來如蟻循曲阿吕鬱磐紛轇轕其偏窄衰軫墨絰而授戈催汜塵兵而流赤陟陝郭州當塞阮周召所分東西是劃指懷義地之荒屯慨曲沃之兆逆禍衍椒聊君如基奕知天道之好還開三晉吕分磔靈寶縣之墟桃林之驛國繫亡虞城顏通虢二字刻城

門貪賂而賣厥鄰不膺而既已迫姬欲昌平武胙疆大啟吕戎索閿卿縣重險函谷阻漢天路壁削地道晝陰封一丸之泥斷六國之襟跨低仰吕赴軌龍從岩峯吕噤音倏迫路之長驅終白日吕無見元鼎故關宏農古縣漢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吕故關焉宏農縣戾園則湖地廛存今閿鄉鱷堂則高陵已變惕震書堂有遺祉俄焉粉堞脅霄戍樓迎覘連關城堞皆依萬仞之山峯偃蹇吕支檯濤喧厭其奔箭在陝峽中溝壑蛇蛻早聞河聲如吼霄然中斷乾旋坤轉壯百二之宏圖闢潼關之四扇其闕也建瓶韓魏括囊齊魯提舉兩戒鎖鑰三輔十二連城禁溝門戶守潼關者禁溝最爲要地古設十二連城於禁溝之西由南郊吕抵山麓每三里一城聯絡呼應疾若風雨自哥舒慟哭組練生虜羽騎填墜橫尸膏土黃巢襲吕偏師闖逆登於再鼓俱從禁垓陷關失險由然明鑒具古載遵廣路始蹈秦郊莽實杕疏岫木漸苞沃野千里都會四交爾其華陰紛翠鉅嶽舒蓮抗仙掌吕高擢東峯下仙掌形自縣聳之五指分明眇玉女之孤鶩東峯左襟下爲玉女峯削成四面直上五千其帝少睥其祀金天伊姚紫望儲祀禋虔遵飾崇麗流蘇華旃青龍蜘蝑舞鳳嫮娟纚屬輦道宛委楯軒斧扆設虞業縣鯨鐘鼉鼓軒訇殷闐穹碑漢代蚪樹周年西嶽廟在華山有壯觀如岱廟北明倘存今僅見舊栢本若宋時有漢碑三其延熹八年碑前古樹臃之有古香俗稱六朝吕來石刻不計其數有老子出關時手繙雨師警蹕風伯施鞭揚蜺旌而曳雲旗鴈玉虯而驂紫軨殿壁畫嶽神出游鳳輦法鴈羽蓋麾旌之屬鮑癈興於終古悼山河之

幾遷疇瓜剖而豆裂畴虎葬而豕償嘗鎬池驗山鬼之
璧正蓬萊斷徐市之船傷夫貴賤一匡賢愚同敝神醫
之幽冢長臂清河之英風久逝（華陀墓俱在華陰）古廟紀公
紀忠高裂眦爽長樂之酬勛無帶礪昌錫誓若夫騰謝
瓊鋪籬荒艸雍挹白雲之靄霽面翠岑而起綿（柳子鎮西爲郭
汾陽故第）蘭錡鑾儀笙歌女侍當垣甘之權嬪尚池塘之精
麗繾綣汾陽流連百世彼樊重與王根誰顧瞻而雪涕
更有希夷橋畔（先生墜驢處）子美谿西（杜詩華州司功題爲小曲江者）斜陽
芳樹春風馬蹴亭堠修敕金碧招提距華而南遵渭之
涘澧涇來同漆沮爰止眇覿天吳噓縮八水爾其麥隴
鋪菜東皐雉雉鄭白二渠流山川通美望雨決春渠成
鐵橋漫稿 卷七 十 心矩齋校本
墾臣亂本誰究雖奮太尉之忠已辱天王之狩不顧眾
三良於地下弔遺墓而果然淚潸潸其盈把（秦公墓三良冢在今
鳳兮荒臺（城外有鳳女臺遺址）問藥泉兮故瓦兆後嗣之坑儒殉
試院）遡奉天（今乾州）於建中（唐德宗年號）危鑾輿之逼寇奸隸
目矢言知國是之益謬（古翰坊陸宣公草詔所）梁山（州北五里碣
勢薄蒼穹建石城呂文錦豔離宮於祖龍（始皇建繼城其上飛
閻神行莫我能蹤（望見李斯車騎即此）爾其金鼻女主銀膺唐宗
在焉（乾陵述聖德之照耀上有述聖碑武后御製）象紫極之巍崇不朱
脣而日角革大命而熾豐爾迺自校相（今同官縣）呂斜分徑
彭衙（今白水縣）呂遂跨穿芽絕則瞳噎其陰造幽險則濛濛
欲雨崇岡巀嶭翠壁環彎劒厓人絕急磵流潺聽哭泉
之同藏青燐衰艸漢春野棠撫松楸之豐蔚獨蒼姬世
德之縣長（文成康諸陵在郊西）經降王之輒道心懷古呂恍惚
士摧顏躅跡半天而目眩思鄉一夜而頭頒橋山大觀
（中都城外二里精霊會聚繼皇之三首帝之五惟子姓
黃帝橋陵在焉）之繩繩歷姚姒子姬更姓改物而同祖剔蘚竹呂蘇聲
（嶺名四面奇巖插天有泉名下而盥夫巫涕上金鎖關名一線稀少人跡而壯
千里道新平縣逢馬嵬驛當夫霓裳舞散鼙鼓聲能延

擒黃尤而膏斧衣裳既殊陰陽攸序攀龍馭於鼎湖陵極
高有碑紀黃帝葬衣冠處希闊風於漢武陵前爲漢武帝仙臺桂館飛廉金莖
玄圃攢立叢駢合抱千樹芝房蠢菌揚其桐玉膏流根
成其琥拿嚴前桐可數十抱前朝枝忽生蓮其狠猶在今歿幾半矣半生熊僑兒怒若
夫絕壑深邑走躔織徑起而逞詭心戒刖營目禁肴矢
各魚貫而牽衽聊銜足邑岌阯僥身而突過暫寬心
邑發喜時轟轟分地之底又班班分雲之際突觸石邑
輪摧如涉川而尾曳由申部達洛川路尤險亦復奔濤界漲暴水
腻湖浮川靡惴佩謇矧翩客邑濡首帚方几而成
桴馳波跳沫亂點輕鳧時鄭河帚人邑東佛得渡摩圭山眺上郡
今延安府袁包山行而爲鄰中隔黃流邑相聞共聲延安距晉省僅隔大心堂校本
鐵橋漫稿 卷十七 十七

河則有屎毘之巖在府城外清涼之岡洞天福地露井銀牀
窮諸天之殊相各尊嚴而寶寐鳳毘巖洞中鑿石佛不計其數竦朱峯
邑冠日颯巖笑邑迎霜極修路之眄睞紛懷古而慨慷
自從五季凌遲餘氛未盪經葰丹策馬南馳西夏拔營東向
暢吳越來同燕雲淪喪契丹策馬南馳西夏拔營東向
金繒竭於賂夸財賦縻於括餉島延兵氣林巒瀰漲徒
勞韓范於戎行久孚大臣於虎帳感東山與采薇賦相
思亭而惻愴可馬光威戚名之苦題詩於亭復有九龍幃母載育蘄王
韓世忠放里在綏州城外其母墓在九龍山戲梁年少臥虎氈廊世忠微時
酈山又窖俘臥舊下成梁虎其冠中興之各將終西湖
夫人梁氏知是辭徵乃許嫁焉與自放浪嘗奈吳之異域悲故國之滄桑世忠謝兵柄自
涼延安山名蓋傷故鄉之淪於異域也若夫扶蘇大冢蒙恬古塋在德州城
亙白虹之隱見吐忠孝之光精二冢對峙白虹圍水之湍沙
飄忽卽無雕陰漢縣名在隰山之陰定河六岡時爲魏西河地之戍馬嘶鳴城東
里古屯照天邊寒月之骨動山東思婦之情過狄狼之
故穴由綏而北卽米脂縣痛勝國之勿勉蛇銀川驛舊博赤縣弛維
如朽索之馭馬竟分崩而爽師李自成一馬大囚裁驛站餓荒無所得食遂旨
亡明因憶明祖敕訓自今驛卒必用糧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務加存恤蓋有旨知亂本矣履榆塞跨
雄陲控弦鐵騎積粟精粢成化九年御史余子俊相度形勢東至清水紫城西至
盛夏花馬池築邊牆二千里增漢德重兵鎮於此自是綏乃安杭閱遵之亂闖城殉節
本朝休養生息榆林衛移鎮復雄近已改府輦貲輸貨充賦
是咨畫沙聚米式固籌籬則有太虛閣外在府城中街凱鼓
樓頭在城北門迴臨大漠明武宗西巡登此樓沙因驚而自響塞不風而已
秋望邊堠之隱隱橫地脈之悠悠原夫河流灝瀁蕩
勝有城受降是築登陴一望平沙極目我失險而撤籓
戎華徑橫城而出塞絕大漠邑入葭錯落郡縣控制犬
牙河自西而東由盬夏橫城折而北爲出套北折而東
彼渡河而南牧鏡得失之所由攬前軫如發覆明初卽
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邑衛套中我登城一望則平
沙莽無林阻百十里而遙匹高一人不能隱一望輒望
城引去遠居漠北河限之而套內地彼候河冰乃乘
閒入犯我防秋冬而春夏得力套中修城守雖遼東
宣大盬夏甘肅莊浪頻茹其毒而延慶無患迫東勝不
守外險既失彼始渡河無所忌而鎮兵駐綏德往來策
應苦不及故余子俊創榆林衛終不復法久後
歟邊墻鎮薄而毗加斯蘭火篩等寇固原劉宣大楊

清總制三邊始復申便套東勝議與曾銑議俱梗不行返坡陀之鄜時遵巖谷之圻塢廢刹荒殘貞觀勳堊剝駭動戶牖毛髮森褰鄂柏山下太宗曾大兵馬寺壁猶繪有畫像 若其澗流淺滴石祓寒葩日月會於龍猱役車息其勢譁野戶除山巨發燒村農落架巨斷瓜祀舉迎貓節近於貉洵慶壤早寒而民俗可樂慶陽之株蚰蟠門棋艸汲荒除忽猿啼而虎嘯亦眇眇其愁驗榮枯之更迭其中良田果園男女衣裳往來種作不川飛雲山鹿苑寺 石丞故廬欹湖孟城之勝木蘭文杏也余若夫人上七盤 坡名上此則八觜峯中爲藍山馬疲百曲放眼秦川塵界自跼潰渭注豐不盈一掬判陽逸駭於其阿積皚紛凝於其麓搏壁立之翠屏湧濃蛾巨黛琮琤絲竹藍橋在藍山下神境雲英嫁時倚瓊崖巨黛綠珠瀑冰涼之株蚰蟠門棋艸汲荒除忽猿啼而虎嘯亦眇眇其愁驗榮枯之更迭其中良田果園男女衣裳往來種作不異外人但洞門深遠與世絕所謂輞川飛雲山鹿苑寺 石丞故廬欹湖孟城之勝木蘭文杏也余若夫人上七盤 坡名上此則八觜峯中爲藍山馬疲百曲放眼秦川塵界自跼潰渭注豐不盈一掬判陽逸駭於其阿積皚紛凝於其麓搏壁立之翠屏湧濃蛾巨黛琮琤絲竹藍橋在藍山下神境雲英嫁時倚瓊崖巨黛綠珠瀑冰涼

芝膏分玄液葉挺華滋靈谿一灌疏淪心脾發鷓鴣之清歎陋塵寰之喧卑秦嶺層顛昌黎廟在焉虎很接跡有碑刻示姪孫湘詩藍畈潮陽時經此階門巖鼯庭羅狐兔木魅山鬼昏見晨赴傒風雨吕嘯嘷亂雲山之韶濩爾其蕭蕭寒木下葉空枝落落長松千霄蔽嶺潛虯咽瞽幽巖豁境隼起猿啼風日清警悄空谷吕無人列茅簷之獨泠朱實烝烝因洞弊梗果核富餚糧霜柿繁紅杏大原一路山深林石色奇絕漢果核不論錢燕鴈燕子壁嶜麻磴糸初四時隱處拔地厓巖入天蔚藍則有當年綺帖不屑參荃紫芝兮髓綠落松子於手談玉越有圖棋歌爾其金鳳

丹流丹木龍峯龍山娥壁峯穴藏三品之金商州產金及硃砂宋熙豐
中后所產微薄詔罷貢金畎飛五色之翟綠熊玄豹棘林乃逸攸茲
士涖涖緜邈皇古厥倉頡嶽書陽虛山石刻二十八字相傳爲倉頡書
幸玄鼠契所封也嚴關通赤帝之軒東郡六百墮巖秦之衛
鄜商於地分界江河長流不竭秦嶺西水入河東水北水入江南水入江
東溪太白之居南塘處士之室許渾溫庭筠各有詩
龐不結猿鹿爲羣錮煙霞成疾迺有熊耳山緬尖雞冠
山戟翎簪巇二關凝素商洛減陞時商山道中大雪踐層欠於滑
石振短策而玲瓏吟肩聳矚奇賞通霅侶羣仙之驂鶴
張玉笏於天庭瘦馬長嘶於藍關尚擁百折名蟾坳亂石
破臃腫樸危磴與飛梁縋懸匡而身攫極夫彤雲殺氣
名藍關在今藍田縣東南

積日不開銀花亂撒玉屑霏來我馬猪而警策我僕痛
已詆唉紅衫青笠木末山隈爾其藪澤清華漾波瀲遠
阜葭菼與川禽獻隨扈及鱖鱷實惟上林漢家故苑在渭
南城外當夫離宮別館羅乎丹淵翠葉紫莖揚乎碧嶼拖
橈旟飛玉幰格貔貅控大宛關脰絕臆投刃觸圈發貏
殪兕利獸蹶蹏受禽較獲樂以忘返吞雲夢不膏芥芻
孟諸若蜒蛭至於香山詩娶祇賸殘碑渭城東十里楊里疾暴
里秦墳尤傷荒劫楊里在上林苑旰平疇之廣衍屆少華山
之宬業惟周室之咸林毋弟封而開業今華州爲古鄭爰有行
宮即今陰陽所治迹俄崇修制從卑狹我
皇祖酉幸乎華封實作師而鞅斡則有集賢相里裴晉公第

壅閼末批導夫髀髖絲九載而弗績禹隨山刊鑿刊遂乃轟雷飛霹屑雨奔淪直下九幽破激空貝闕寒山龍門下仞漱沫如雨濤聲若雷微動呂波瀾禹門今夏陝春雷微動呂波瀾雪時今合驚濤始開爾乃尋漢南之樂國出古道之陳倉今寶雞五丈原古丈原隊仗幡貂玉璜石鼓岐陽之狩鳴雞霸氣之張益門鎮名自此始入棧天險離雍割梁棧雲紛白練雞岫澁羊腸橫當隴漢菊距氐羌陰陰霧冥冥紫梯象虹霓之回帶鳴春江之流澌經九折呂蹤滅繞千峯而意迷中原盡邸閣一線通蜀圻清經風關長橋草涼驛隨峯旋轉徑衍螺紋架木塡空上車馬行空竟日至邸閣峯益陡爲秦蜀咽喉鳳嶺臨鳳凰城屹嵲稠嶷結構徑墜駭分無鉤援絕磴路分如縣溜

雷車雲隱馬寸人豆過廢丘發南星俱棧中驛翠蹊溪窈碧磵清泠鍾簫篠篔布濩娉婷柴關嶺名直上猛石蹲踞水隔淡林而怒號徑穿怪木呂危度騰清猿於遠悄嘐子規而迷處雨趁留蠲呂留俟得名濟急烏龍江名在棧閣下虎頭磔豎怪石臨江狀伯虎頭關爪鐵牙銅隔崖飲磵人泪沒乎其中馬嶮巖窶馬鞍山棧中最險之路突高突下如馬鞍者三十四俱臨萬仞之谿纖路龍鍾若鼓若鼎非羆非熊大鵬天半兮巫妍翼柱江春水兮露鱗鯆佣僛侘傺傾彊硱磳挹驚瀑披翠昔絕幽壑摩高穹磵石衝齦而險怪如鼓之大小錯列而聲聿伊昔漢王南下淮陰北馳寒谿夜漲相國輕追幸樊噲之風汝頓異環珠入險滑門是矣峽下黃金奔瀧愕眙珠環江峽

十里入平流則瀇瀁溶漪當疊則潮湃突巖俄頃靜觀

韓信亡漢至此水漲不得渡故觴何追及之後樊噲於此建橋亦名樊河碥號閻王今改名觀音勢威掣電揚巨斧呂層層削高峯於面面巒開闢之骫髏龍象呂搏戰劈石湫開嫓犀靈見大筆蟠蛟螭神功經鍛鍊玆險息其猶然盪嶂別其未銑千丈幾無著足賈中丞煆石闢路崖刻鶺朱荔嘗棧道平歌而經之循覺魂悸鶺鴒七盤山即蜀道之登瀧徠天者絕頂爲鷄頭關鐀冠嶷日張翮排風吁嚱蜀道芒昧蠶叢捫參井呂脅息闖閶閶而蹴躔絕頂開豁褒斜遂窺積日魯噴始覩太空褒斜道至此凡六日爾其周原衍沃禾黍油尤引鄭襄之大觴跨秦蜀之喆隴當夫秦鹿其逐楚猴最雄郡彭城呂分裂王諸將如沙蟲隆準見偪燒棧莫通舊三秦之一戰卽啟圉而是宮踰古褒褒城縣入南鄭縣士馬精嫻財力雄盛赤符故垣久不一姓想鴻門之舞劍危刀俎之待命雖鬱鬱其居此正耆銳呂蓄勁磊落王氣蒼茫將壇淮陰所登今副將署蹲獅覜於魏闕漢宮大石在西門同鐵馬而不汗平督爾乃芳郊繡錯漢水波瀰雕鞍始卸畫槳徐飛自漢中至興安循江東下正忠愚風而春禊近七巳呂澄暉煌煌扈扈紅燋碧漪赬頸綯翼汀洲振衣結佩思要乎游女倭波微步乎宓妃蹈躁容與焉知是非若夫亂石江心餌釘錯置過隘驚灘披翠昔絕幽壑摩高穹磵石衝齦而險怪如鼓之大小錯列而聲聿伊昔漢王南下淮陰北馳寒谿夜漲相國輕追幸樊噲之風汝頓異環珠入險滑門是矣峽下黃金奔瀧愕眙珠環廟至滑門三四十里爲黃金峽爲峽柏清船從半天而下委鯨浪呂戲揚騎仄壁呂未立葢炎劉其已危武關五十里至馬道駟其河發西南二洋縣中東流合褒水古名褒谷北口

牽繼候焉飛索中擢輕篙遠刺齊鉤磬吕發機眇浮波而騰騎爾其長林挂壁吕拂丹怪樹橫江而接翠彌夏曖與冬蒨富名材而如積取麋鹿而何嫌淫芻麋吕不忌遠壁青深近峯紫至欹艫側楫不帆而駛自漢抵興安之州舊穴城狐明末遺寇殺戮盡二百里凡六日順流下數十灘興安江行千鷄狗餘生半嬰孤休養百載元氣始蘇臨楚天之雄秀州界連下漢川之舳艫刀劒佩於牛犢兵磬雜於畚鉏郡縣軍民錯列吕靖榷蒲引竟襄樊之利則黃白通於夏口販川嶺之粟則粳稻溢於東吳蔽江流吕鵝鸛森軍容於火茶興安武陵侯備甚肅川觀既鋪景趣在陸沿漢江吕上下徑岡巒之重複時則細艸成茵青藤結屋舒葉解苞含英飛露天光之踏蹋石壁左江出其腰腹經馬嶺之高塘勞長空吕橫幅馬嶺塘在山半腰極高險界屬石泉乍弦直吕伶仃竟紆徐而往復孤根走瓊崖千章翳綺旭悉索山城茅檐五六可栟將百畝引泉蔬半菽游鰋鮞於寸波亦涵淹而卵育石泉城不滿數十戶在萬山中得田方廣數百畝餘皆頑石不可栟也其由泉紆道經流僅資灌溉則有奇巖超越望極天罅闕曰饒風嶺摩絕頂闕在萬山之頂宋吳玠句此有帥府遺址想黃柑之遺蔽同櫺飲吕暇整仰攻傾礮六鬃而瀼涌攲崖涉溪嘉險齊總橫韝馬鄰鄰而石高逢迎舉鬃介夾道與嵽嵲江走嘉陵而巴蜀略陽城西闕截江而渡江源近出百陡出如盤猱猱巢上頭有八仙廟祈憑者遠望基址土石可掬其舊櫺墻壁異神纏結四時皆頭若錦亦神境也若夫晨敷夕秀吐芘含房薜荔蕙蘅盧跗所料異物神農是嘗遙何卷諸路入金洋朗雨肥翠麥蛙閘方塘祈蠶則嫈嫈壩壩洋俗春游壩取石之穿壩江有石窟其沙明淨可數之則宜蠶占穀則量測沙倉石泉縣臨洋淺士洋縣秋收之上下名洋猶有望雲待月霜鉤露香亭閒菌菇舊谷滿簣簋容縣倉之腰有二洞離地二丈左出黃魚右出黑魚四時吕分刺史之撝灑妙玉局之琳琅蘇軾有淨州三十詠作我嵽城固縣踧踖周行饒富甲漢南之郡豪侈駐游客之纆渡黑龍江至爲出沒洞口設置人中者取之洞下鑿長渠躍人而黃沙驛經孤雲山與雨笋山女郎山木風颯颯吕展旗蠭羌有張魯城女者吕絲頊之則宜蠶占穀則量測沙倉石泉縣臨洋淺士洋縣秋收之上下名洋猶有望雲待月霜鉤露香亭閒菌菇舊谷滿簣簋容縣倉之腰有二洞離地二丈左出黃魚右出黑魚四時吕分

征輦戒夙陰翳豁開林巒淨浴長條蓊鬱於孤嶂豐梢
幽蔣於礪隩列嶂眉齊危碧踈獨線水郭與山家各劒
連巳蠶簇照燿華爛呈幽發伏白馬之關陰平之道（階州路即古陰平鄧艾由此入蜀）松花果鮮佳者黎品最玉
峯酒孰霜牛成紀人煉丹蕊玉山至今有古槐精出煩酒（階州嶺下有癩柏林禮縣有癩僧）寶佛何玄
鐘匪琢玉鐘峽有石龕玉成鐘形玉已縋去撞形猶嵌於峽狂瀾欲倒登韋壩攜黑犬來赴齋眾僧惡之一日僧
犬俱死用火化之溯玉佛一尊嘗夫開兩大壁三綱
龍圖授義綵石煉皇伏羲卦臺在城外山上墓女媧氏生於成紀苞符早洩於成
紀乃光被平虞唐地臨下辦烽接邊牆馬田能禍福其土
慨慷猿臂將軍鬱青霞之意氣李廣墓在城內有祠頗
峨眉少婦晦高臺之流黃晉賈滔里在城內若乃指隴山兮大
小坂望吳嶽兮十七峯卽隴山也川落魚龍而動彩川出小
五色月經晦朔占恆融隴隴關時有月光輝魚隴山有
動聽流水之聲淙載脂爾轄言瞻我旗山寒無人跡矣
扇虛伏羌縣卷七 詢美其樂只且圖青繁乎林藪穀士滿於
新畬凭高頫瞰負郭對圃何室家維億應收人多魚若
夫縈瑗撫家舊廬宛在在伏羌西人胡既宵帳衾寒蓼短微風
鳥雲髻改傷青家之長寧此九汕其猶未悔窮峴嘯於
古車之轍其貢花木文山所產紫泥出紫泥山漢封璽書用之散關（在階城東二百里一玉壘雲齊在文縣入蜀要路）爾其羌髻
宵蹲秦稱四塞此居殊種息喙亂穴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山外爲狗西番時人城買雜色故衣裂而被體以爲華飾）文身被髮以自鉗鑿齒雕題而相悅辟
野階文山乘槎梮秦嶺南界乃安我輻由嶺之西和入秦川界始出險
汗渭來巖岫縮則有祁山遺堵（山前原隰闊廣每六月悲風衙恨於馬
鏃故壘滅景於驕陽（武侯軍壘在六日四面無影）諼鹽官（鎮名）涌井天產是煎（鎮最饒溢有鹽井方廣丈許居人煮此爲業）沾溉
六縣（一井爲六縣分轄）衣食百廛彼孳貨其有幾已煙雲之相
連天水故郡（今秦州）嬴氏開先囂述據呂騰躍苻姚尋呂

爲限者祇一垣牛
亭帳一一望見　陰風怒呺遙山晝氛恣凭眺乎五
涼接流軫於鸞鼻今永昌縣涂容九眧門建高旆則有邊艸
茫茫噓煙絕少長天仰昌不舒明月縣而空皎悲一將
之成功經原野之幾飽永皇張勇及其部將王進寶平定諸
羌駭地輪之激轉嗥陰氣之慘不到太古之封鴬未消
峽口山勢忽束从僅容轅
乃甘盧通漏之最險者　塞堞窟而無所置壯厥趾於
山之陡過峽始寬隍地乃走塞垣餘接其直如弦至此
阨上高山數里始復平地
冂大道吕姻弦落刖丹丹今山於馬首黑河涌前在甘州
由員谷流滙弱水經右即山丹河有碑刻
諸流支滙　爾其郡連壁
禹導弱水處　西下
絕天山巒巖三伏之炎蒸不到太古之封鴬未消祁連山在
盧州南縣亙千　則張掖之爲郡也今爲
里漫山背白　縣　月氏故國元

魏分敦大燕支山之羣鎮如
孫匈氐陽關過土番界有達招伊曲流瞥於樂府伊吾
密花門迪圍紇　身冂於秋颯朱柔夏實天瓜野饒
其天者如斛小　酒泉燕樂盧川故酒泉郡也泉鹽池煎
名回回訓胡　城東極亭沼之勝
熬在鐺　蓬蓉茂蕖枸杞豐助珊瑚瑪瑙安榴蒲萄玉門
生大之荅　玉門關在肅州西北百餘里　敦煌今瓜
州
遊戍之艦莫不望
引流民用得食赤斤罕東界連鴈國亦斤蒙古衛嘉峪
東夷人貢者皆服沙州哈密衛又在罕東左衛之西二百餘里罕
如罕東衛曲先衛安定衛哈密衛及其部將王進寶平定諸
附近西臨衛城納荅馬若干匹皆夷之內屬者雜種
芝生不可殫幼圖隘囿孤紅皋番必歌之處烽堠傳警

洞之容塞外山皆不毛惟松山翠色連天松外亦無雜木　過有牡狼驚竄狐鼠縱橫土藏淡味日射霜晶三眼井一帶水同鹽汁而得之甚難三日程始至長流水園無芻而柑秫隸乏水昌黎詩井甘寒不能食蓋地滄溟過沙山紫沙侶海　飄風疾至迎沙變紋忽黃流之滾滾破幽荒之沌渾下沙駛黃河環衛境　遂乃網鮪鯉飛鴻鶴理篙楫浮陵衡河決寒亘而東注人歸紫漠昌煙暝靚中華之氣色若蓍眼而未會人中衛闕門輔彼夫河之爲瀆也害鍾豫徐利溥靈夏　府千渠所興百穀用播自唐漢昌規營代經綸而貼妥迫荒治於我

朝暘農功而極粻舉插則銀漲齊來決口則洪波夜墮鱣鯊水蟲滋蛤蜃游鴛戲泳於瀆清土澤揚華於蔬蔬既佃且漁充而顧朶浮金波之彩橋泛滄江之畫舸水殿翠思華楹青瑣曲洑橋構宇遂成奇觀今人清惠農等　故夫川禽鷹尤極麗綠楊紅柑經秋阿娜綺勝繡陌刻鏤逾麗於江南珠履彭纓衣冠欲步平江左徙齊晉燕趙周楚之民昌寔之而吳越居多鄙野故文物彬彬盛矣鎬與鄴扈何足昌侈地饒士斥寶產名鹽紅柳　池房白　池歐號微織因風而割有日昌炎非煮海而井出故味佳而值廉府南踰河爲鹽一而房白池最著又有花馬紅柳鍋底二池州城南北不三十里各有池其產不多在三山兒者曰大鹽池在故鹽城西北者曰小鹽池在府城西北六十里之險削擁朔方之羣胤敢百萬裡堆觸銛元昊小李繼遷之裔世據朔方昌宋寶元元年稱奉表於宋有曰制小番之文字改大漢之衣冠　同屈子之武烈赫連勃勃字屈子昌翁義熙十四年僭號于朔方從謚武烈皇帝　作西宿之白魋祚十二而始替已炎宋之將熠慨夫明葉之中衰也邊事孔棘虜塵易揚父堅而陸河汴昌航套中甌脫臥榻棄殉　嘉靖間北虜據河套每鼓流浮波冬寒入合世苦涵衢莫之能遏　降虜集自而食力坐甲始困於襄糧兵增費益調遣頻繁遂乃爲患爾其投石越距良家拔擊旌旗掩日天子上單于之臺漢武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遣使告單于成旅提戈少帝受齋宮之踩蹦朝那今平涼縣　延慶環慶陽府縣　設險而與其明者昌騎黃褶積甲蔽青銅　峽之隈張幟奪蠶山之材官致朱輪劍客夸白皙猛士傳觀昌六鈞漁陽受辱於巾幗則有盧花卷白霜膺驚翰濱渠口之總滙過大波之漩澴萬馬齊下銜波不喧但神龍之繞塞揚尾頹而屈蟠戲流而亂休樹解鞍自渠口渡河而南河流甚廣而無濤瀾湧涌之象其下流即人　接烏氏之故墟按義渠之舊壤自有城爲昆夷臣任好而來享秦昭拓肆其北封遂邊邊胡而既防河南爲古義渠烏氏秦穆霸時涇上烏氏皆朝秦即此昭王滅之而匈奴興　知先王之馭戎不

究武而用攘逐太原今固原鎮是而城方洵鬱邊之最上蕭關北郡塞界漢隴白登進剛安定今縣為退完警朔漠之獵獵薄虜馬之嘽嘽跳踉鮮卑蹂躪吐番塵沙晝掩燹夜燔息百年之征戰仍生齒之凋殘始皇盡河立河南郡焉塞漢高白登破圍與匈奴和乃徙塞安定而平涼遂邊匈奴右方孝武棄朔方始繕蒙恬故壍然歷代陷復不長套內戭百里閒荒涼同於塞外創固原州之雄鎮峻堄而言言數紛綸於塊壤照曩古吕若炬密侵阮冒徂其秦臨湫而詛楚涇州商周阮其之地霍臺古密國泰圖楚為文詛楚投朝那湫過安西之行都元所置王府見開城今為堅之巨礎空同山問道之宮在平涼府西二宮殿王母山留觴之渚郎儀山也山下有大池郎穆天十餘里山上有傳之瑤池亦作涇池涇大也望華尖山其有亭其下為華亭縣盼都盧山而延竚金佛峽回峯

彈箏陝拂雨為川二十而有贏厥泉數百而可舉會笄頭山之始波待屬汭於神禹金佛彈箏二峽在瓦亭山水出平涼府城西南七十里其水皆入涇涇汭水出華亭縣城東三里有百泉流為涇南源出隴山仙姑峪東北源出小隴山馬峽流經涇州過回山屬於涇陽渠洁蕩其王之娛游浸潤西涼之畚插搏鬻難渠涇州則跗源未遠而介高山淺狹湍迅孫徒堪楫高山山名為涇汭之原觀其發源豪甚海經紀於荒牒爾其割妥國耀武之鎮後唐為平涼縣臨涇行渭之囂漢為涇陽縣唐為行渭可藍山小隴山左絡右包引邠岐之繡野即芮鞫之神皋於鎬京為賓服距東洛則荒要覽大戎之故阪即今平涼西山後諸縣也王居鎬京在千五百里內故穆王弘居賓亭責之歎姬室之腥臊去陰密文王所伐其伊邇何我陵之不勞慨涇原之空署遠鄭滑而仰漕唐置涇原節度使原州已陷給吕鄭滑之賦益兵馬餉糈在其板屋同兼雍涼朔邠之蕭騷山高地冷霜嚴雪脩在我土窯窖同羊麥經寒而平稍島頭不熟於府焦總兩載之行役遍秦疆之遨詔攻自車鄰馳鐵厥風騰趠勢招八州雄吞邊徼其民忠信而質實其俗强武而桀驁善導則起化鼓鐘猛驅則同仇慰勞耕牧致富疆山林供聚嘯獷野偏居攘竊劫剽閭廣谷與大川更土風之殊調御輪或雜乎凶裝秦俗嫁娶往來白衣冠者甚眾勞面自同乎夷獠近邊諸郡從幼自撈其面三花五花吕相誇耀非梧非犀載呶並揆甕吕取酤各戧筒而為酳燕會則吕糟麴團人爨用湯水漬之其近涇者為酒各將竹筒吸吕取飲吕嬉竹馬於高舊混雜犬吕競叫士庶板房不一男女雞犬通行夾而漏

其上臨風月之佳辰轉悲思而痛悼邊郡凡天中及中秋諸佳節則望遠悲勤當起自征戍之家因山別嫂寒覩水為肥磽倉懼鮮藉後遂相沿為俗百戒先貪冒外懲疆事之驛騷內折姦民之橫暴聖朝安吕兼攘富而後敎陸海溢花馬之鹽屯田廢丹水之漕商州州水宋吕通漕奚止都都屬邑邑相眺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造農服乎田疇士幷乎序校袍襗堅小戎之心閭閭諷天子之詔走萬里不持糧簡不軌無遺噍懷乳有哇哇之童扶杖集番番之髦籲齎橐負則商旅讓於涂乘堅驅良則男女避其導言傳號渙所至捷風雷色授意喻三軍咸舞蹈兼之天心申其景命五穀豐於雨暘窮陰

沍寒雪虺父井之結凝扇之目和氣天山之雪生蛔
山涸澤乾溝火谷之焦灼流之目醴漿及夫喬嶽拱礪
河宗瀉潢百靈攸冀罔不降禳有感必應厥類維彰神
人既目和民物既目昌
聖心猶復保之若赤視目如傷帑金充溢蠲爾輸將何
生弗遂冀利不汪實灌注乎里閈盬勞頓夫斧斨是時
尙未用命大軍供億發帑金億計未嘗繼豪累民若臣者寓目於玄瀚素滻之
境馳騁於炎風朔雪之鄉聽奇鐘之雌雄肅州城西北隅救生寺有
鐘樓傳此鐘乃沙州所鑄有雌有雄肅州爲雌沙州沙
壅者爲雄野外軍戍常聞此鐘上半月有聲去沙州下半月有聲去沙州下
來敦州掠神島之鷁鵁觀雲海之蜃絫大白分天嶺觀雲海處宇
宙浡然雲測蔥嶺之混涬出入戋落轉側冉駘親見夫
同盭絫

拱手者圖八荒而無閡歷
三五之至治非徒奉思古之回腸敢笙簧平六籍盜先
民之秕穅長侍坐於君子願雅化之宣颺賦既脫稿幷
自注合一萬五千六百四十許字賅洽閎淡上掄潘岳
交河王侍郎蘭生曰千餘年來鉅製也祖惠意猶欿然
再三更正不輕示人其詩亦各體穩稱五律尤高渾峭
拔逼眞唐音年四十一而傍游吕帖括授徒鄉里潛心
理學厭薄詞章先時稿本棄之敝簏與竝世名流絕不
通聞問竝世名流亦鮮或俛道之或曰意有所懲淡自
韜晦也登第後爲四書講義自負理學正宗復不爲時
論所重吕故祖惠畢生無詞章名亦無理學名及卒平

望賈人子有獲其賦帥者先君子借觀而善之鈔存一
卷其高弟子王元文蒐輯遺詩獲三秦游帥四卷洞庭
游帥一卷拾存帥二卷經進帥一卷謀付梓不果越六
十餘年落破畫灘余獲之合編爲虹舟集九卷世閒無
第二本終亦必亡欲付梓非力所及姑舍詩爲之立傳
而載其賦傳者傳也余文未必傳即祖惠之賦仍未必
傳枉費紙墨耳於虖天之生才不易人之憐才亦不易
自古而然詎唯祖惠也哉
臧和貴別傳
臧和貴名禮堂以字行江南武進人高祖琳治經精兩
漢學鄉世所稱玉林先生者也父繼宏有隱德和貴爲
人肫摯不苟言笑事親孝臨財廉非其義一介不取居
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笑不見齒母病割股肉瘳
之兄庸博學有聲師事盧學士文弨學士稱庸校書天
下第一和貴師事庸庸之楚和貴師事錢宮詹大昕業
益進所與游皆東南知名士時段大令玉裁丁廣文杰
孫觀察星衍皆宿學負重望不輕許可顧交口善和貴
名亞庸謂之二臧云阮撫部元爲經籍纂詁聘庸總校
和貴與焉後撫部校勘十三經再延和貴以母老辭逾
年邢大令澍復以校經聘留三月遇疾歸疾且革語季
弟毗曰柰母何遂臥時嘉慶乙丑歲也年三十無子庸
在京師聞而哭之哀私謚之曰孝節先生和貴善著書

慕古孝子孝女孝婦事作孝傳百三十卷又纂尚書集解案六卷三禮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補嚴氏蔚左傳賈服注三卷說文解字經考十三卷南宋石經考二卷增訂孫氏星衍倉頡篇三卷重編說文繫傳十五卷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六卷

嚴可均曰以和貴之孝行卓卓矣而未永其年惜哉然著述等身聲施藝苑亦吾黨之榮也彼殁世而名不稱者可勝嘅哉

後漢秦嘉妻徐淑傳

孫淵翁爲續古文苑有寡婦淑誓書一首不得時代列入晉文余攷寡婦淑者秦嘉妻徐淑也嘉字士會後漢桓帝時人官黃門郎續苑既刋行不煩改正故作秦嘉妻傳其文字多拾成言可補范書列女傳之闕

隴西秦嘉妻者同郡徐氏女也名淑有才章適嘉嘉仕郡淑居下縣有疾嘉舉上計掾將行以車迎淑爲別而與淑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俛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趣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淑荅書曰知屈珪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晧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莊已辦發遣在近誰謂宋遠仝子望之室適人還我勢如何滨谷遞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帥之愉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重報淑書曰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開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以上嘉與淑書淑荅嘉書嘉重報淑書並見藝文類聚三十二以下據羣書引見兼錄之并致龍虎組緹履一緉寶釵一雙價值千金好香四種各一斤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好香可以去穢麝香可以辟惡氣素琴可以娛耳藝文類聚三十二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引兩條御覽六百九十七七百十七百八十八又九百八十一引兩條七百淑又報嘉書曰既惠音令兼賜諸物厚顧殷勤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文選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注作好惠異物於鄙陋制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勑以芳香馥身驗目明鏡鑒形此書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藝文類聚三十二今君征未

旋鏡將何施明鏡鑒形當待君至御覽七百十七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幃帳則芳香不發也釵文類聚三十八九百八十一今奉越布手巾二枚細布襷一量嚴器中物幾具旄牛尾拂一枚可以拂塵所金錯盤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盌一枚可以服藥酒其盌文類聚七十三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七百三七百十九十七百十七嘉遂行入洛尋除黃門郎居數年病卒于津鄉亭初淑生一女無子及嘉奉使淑乞子而養之尋守寧時猶豐少兒弟將嫁之誓而不許爲書與兄弟曰益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列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遘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僶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承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慨然後覩于黃泉永無恨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于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惡以事仁者不可瀆以死嬰不以曰刃臨頸改正直之詞撓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御覽四百四十一引杜預女訓淑竟毀形不嫁哀慟傷生劉劭趙武傳通典六十九晉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循妻于氏表云還繼秦氏之祀下云異姓尚不爲嫌是淑所養子異姓子也秦氏淑移其鄉邑錄淑所著子還繼秦氏之祀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所著詩文有集一卷晉志梁有婦人後漢黃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亡唐志不著錄嘉

字士會見北堂書鈔原本一百三十六組履注

黃節婦謝氏戴氏傳

建德黃勝友與余善于其病篤也遺命其猶子鶴秀曰我母戴我祖母謝皆守節撫孤今我諸黃輩從不隆家嘗兩孺人力也校官嚴君能爲文宣請爲家傳以附邑乘越歲二子以事狀來謁不敢以不文辭節婦謝建德之南鄉人歸同里黃君延生子禹錫而君延歿謝年十九節婦戴山陰縣之安邑人歸禹錫爲繼室生子金友義友勝友而君延歿戴年二十九當謝之初寡也上奉寡姑下撫孤兒家赤貧不保旦夕其鄉王文昌者君延友也初文昌妻與謝同時娠指腹約婚及禹錫生三歲文昌女亦三歲而謝寡文昌抱其女付謝爲謝婿當外事謝勤苦善持家漸小康寡姑歿居喪如禮再錫長合婚如禮生孫在中年二十一與其母王相繼歿謝爲之續娶卽節婦戴也戴之歸禹錫也謝年六十四喪孫憂不祀戴聯舉三男門庭喜慶而禹錫病不起戴寡居勤苦善持家似其姑事姑能先意承志催耕課讀益大其家謝年八十三而卒戴年七十六而卒三男皆成立有聲鄉校嘉慶十八年校官錢秉鈞以兩節婦事申詳題旌奉

旨建坊今其後裔無白丁恂恂孝友而王文昌子姓與黃嫻好歷數世百餘年如舊焉

嚴可均曰劉向作列女傳史家因之代有撰錄皆取才
章名世奇節非常或乃薄命佻離亂亡播越則雖文姬
重嫁亦立佳傳益列女不必皆烈女也余以謂女子賢
行貞孝節烈四德同科而節爲大未亡人性命鴻毛耳
以是藐茲孤宜延殘喘然而妄門難振撫孤能成立者
百不二三嚮使程嬰杵臼與趙孤同斃或趙孤先斃後
世誰復知之幸而成立是有福命焉於虖難矣節婦戴苦行相繼七十年其後寢昌亦其福命有以回
天也彼撫孤可撫撫孤不成立者可勝嘅哉

重建湖州永福寺碑

永福寺在湖州城青銅門外之西偏舊名永欣寺宋大
觀中樂安薛嗣昌爲鐵門限跋尾云智永禪師寫眞草
千文南諸寺各施一本住吳興永欣寺求書者如市
所居戶限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據此則永欣寺
隋以前刱建至宋未改名其以欣爲福不知始何時明
季以來爲比丘尼所居破瓦頹垣香火歇絕乾隆五十
三年邑子潘加慶等迎浮屠智行住持數載重建大壑
壎佛像發願恢閎中涂圓寂其徒鎭興能闡三寶締葺
緣遂建大悲閣地藏壑及禪堂方丈外爲山門左右爲
樓房南爲萬曆骨塔院北爲涼亭東爲迎禧橋經營者廿
餘載次第落成寺舊多文石邑子陳豐爲召巧工重加
翦鏤空玲瓏種柏蒔花可游觀憩坐今鎭興年將老

矣而其徒皆守清規傳戒律蔚然爲叢林焉余因思測
郡名僧智永後首數皎然居城南之妙喜寺刺史顏魯
公于此修韵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其書不傳而皎然詩
集具存然問所謂妙喜寺者但見荒煙蔓艸焉百丙永
福寺去智永一千餘年煥焉復新規模閎敞視妙喜不
侔矣儆智行與鎭興繼世功行詎能及此彼法有人宜
乎興且盛也夫興廢若循環盛衰相倚伏新新不已存
乎其人願其徒終勉之益擴而大之也

金培英表墓銘

嘉慶癸亥歲余主講廣東香山縣書院而金君以廣西
臨桂縣知縣調任香山明年夏余入都又十二年拜君
墓君第四子德恩故余在廣東時學徒也法然請曰我
師知我父稔乞爲墓表不敢以不文辭君名毓奇字培
英號問艇又號問庭江蘇上元人祖維杜國子監生父
又聲貢生君年十八爲縣學生旋食餼乾隆己酉歲拔
貢
廷試第一以知縣試用分發廣西到省七日權知河池
州所屬南丹上州多積案君一日決獄三十老吏驚爲
神又權宜山平南等縣又權陸川縣兼知鬱林州丁母
憂奔喪過長沙值苗民亂大將軍福公康安留佐軍務
服闋權湖南清泉縣苗平保舉直隸州知州格于部議
仍還廣西權興安縣修築斗河閘門又權知賓州題補

臨桂縣知縣縣民廖祖恩叔殿其父幾斃祖恩救之誤
傷叔前知縣擬以大辟君引救父情切例得從輕百總
會勝邦外委王錫從軍湖北病亟告歸鎮將欲治以逃
兵律君雪其寃得免詳調知廣東香山縣縣瀕海巨盜
充斥君募壯丁增巡艇偵其巢穴多所捕獲楊滕九者
盜魁也生擒之及其黨百餘人百總羅明亮素通盜白
大吏誅之縣境獲安會廣西武緣案重平反承審者按
察使及君等五人皆譴戍伊犁伊犁將軍令大學士松
公筠夙知君能奏辦塔爾巴哈台漢文事件又以塔台
倉廒未修奏請監之戍滿秩還籍而松公遷督江南請
掌書記尋移督兩廣君偕行逾嶺不三月病卒時嘉慶

辛未歲六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一明年歸葬江盧
太平門外祖塋之東偏娶王氏續娶蔣氏吳氏子五德
忻廣東新會縣丞德桂德森德恩縣學生德盧尚幼孫
六之豫之泰之升之晉之恆之履君面紫黑體肥善爲
駢儷文書法在顏趙間薄以自奉厚以及物視從子如
已子宗族親戚交游待以舉火者甚多居恆無厲色無
惰容嘗誡其子德忻曰居一日心勿以官畢而弛其心勿以盡心而矜其功於虛君之居官可知矣

銘曰

君才之豐何遇之窮嗢名萬里而綰綬半通或其食報也于其子孫不于其躬

鐵橋漫稿卷第七終

書尚書顧命後

嘉慶戊寅金陵倪秀才灝字小迂得古兵器似戈而重大倍之無胡有穿孔下上通所以入柄穿外有文曰𠂤轉面曰𠂤皆象形目字小迂問此兵器何名余不能對沈思之曉然悟曰兩目合文爲眀此顧命下篇所云一人冕執瞿者也瞿卽眀之假借正義引鄭注云盖今三鋒矛盖者疑詞非由目驗瞿戈屬非矛屬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瞿平頭而孔傳以爲戟屬亦非也

書公羊疏後

公羊疏無譔人名崇文總目或云徐彥郡齋讀書志引李獻民說同不知何據卽徐彥亦不知何代人東晉有徐彥與徐眾同時見通典九十五又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桓溫牋而疏中引及劉宋庾蔚之則非東晉人今世皆云唐徐彥尤無所據盖涉徐彥伯而訛耳疏先設問答與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無此體例所引書百三十許種最晚者郭璞庾蔚之餘皆先秦漢史遷以爲各從其志是也希之言少每念及此不無怨怨亦幾希孔子推見至隱爲此微言近釋乃云人亦不甚怨之人孰怨夷齊哉

書史記伯夷列傳後

許由事見莊子讓王篇史遷以夷齊讓國故追述之而虞夏書無文在疑信閒迂齋說申呂齊許皆四岳後堯讓許由卽其一也汝能庸命是讓許由之實其說甚精可補今文古文家所未及采薇歌怨歌也而孔子云求仁得仁又何怨又云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者史遷以爲各從其志是也希之言少每念及此不無怨怨亦幾希孔子推見至隱爲此微言近釋乃云人亦不甚怨之人孰怨夷齊哉

書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後

孔子弟子七十七人冉氏居其五冉耕字伯牛冉雍字

仲弓家語以仲弓爲伯牛之宗族史遷爲弟子傳于父子宗族不著明如曾蔵不云曾參父其例也按論衡自紀篇緐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如仲任說則伯牛仲弓父子也論衡非短書鄉未舉出

書漢書律歷志後

孟堅因父業爲漢書而八表及天文志未就孝和詔其女弟班昭踵成之見列女傳孝順時馬續又續修晃袁宏紀經數賢撰定遂爲史學之宗其十志自天文外皆孟堅作也地理精賅振古罕儔禮樂刑法亞焉五行用劉向洪範傳孰文用劉歆七略而食貨郊祀溝洫順續其上卷蜀郡士女讚第一後闕巴郡士女讚第二凡五

史記史記律書即兵書兼及于歷故次之以歷書孟堅爲律歷志舍兵而專言鍾律猶之可也專用劉歆之三統歷譜以當太初殆非實錄漢興承秦建亥用秦顓頊歷百有二年孝武改朔建寅鄧平司馬遷唐都落下閎等造太初歷煌煌鉅典與順孔聖承天之文爲萬世則而行僅百餘年莽移漢祚改用三統十許年而莽誅史法編次至鄧平術臚列周詳末及三統歷爲信史而孟堅末殺顓頊術并末殺鄧平術專取于秦顓頊故術略宜矣

書左思別傳後

世說文學篇注載左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

十四人尙非完書其北宋呂大防本未得見之闕否不可知北堂書鈔原本卷百三十九車總載篇引常璩志云郝伯都閻中人爲郡史太守每見之垂泣伯都請曰其故太守曰亡男爲人所殺汝身似之故悲感伯都問其讎所在太守曰臺閣不可得也伯都乃交游與甘春卿爲友共伺讎殺之於車府而亡命春卿爲吏所得伯都乃還首二人爭死會赦得免按此郎五十四人之一士女目錄有烈士郝伯都閻中人也九字以爲後漢人

書左思別傳後

嚴可均書于冶城山館

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侍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專權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

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羽而云披鬼彈飛丸以礮礚火井騰光以赫曦今无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无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齊人不重也思造張載注魏都俱在文選問嶓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劉敬叔注魏都非苟作魏志衛臻傳注云權作思賦敬及注敬祖有文詞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如裴此說權貴游好名敬不嫌空疏可爲思賦敬注況劉衛後進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假其名姓今皇甫敬劉注蜀吳與張載注魏都俱在文選中衛權衛貴妃兄子元康初尚書郎累遷至侍四友中何得非思倫匹劉逵元康中尚書郎兩人卽蚤終何不得其敬聲價十倍摯虞師事皇甫與思同在賈謐二十

餘則別傳殊失實永康元年賈謐誅思蚤坐謐黨復去官至太安永興間張方亂京師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思實避亂客死而云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得其敬聲價十倍摯虞師事皇甫與思同在賈謐二十四友中何得非思倫匹劉逵元康中尚書郎累遷至侍中衛權衛貴妃兄子元康初尚書郎兩人卽蚤終何不可爲思賦敬注況劉衛後進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假其名姓今皇甫敬劉注蜀吳與張載注魏都俱在文選劉敬衛敬在晉書都非苟作魏志衛臻傳注云權作思賦敬及注敬粗有文詞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如裴此說權貴游好名敬不嫌空疏足爲憑晉書彙十八家舊書兼取小說獨棄思別傳不采斯史識也

書宋本後周書後

右周書蓋宋監本大板厚紙有漫漶損缺處非余所愛重者偶檢賀蘭祥傳其篇末多出今本六十餘字杜杲傳遷溫州下缺八字今本僅刺史賜三字史賜中間蓋有加衛以難臆補輒擠接之全部余未通檢僅檢兩傳而勝處已如此書貴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閱之爽心豁目也卽使爛壞不全魯魚豕亥仍有絕佳處略讀始能知之道光戊子歲秋八月歲可均書于武林僦

屋

書管子後

七略管子在法家引見史記管晏傳正義隋唐志已下著錄皆同惟漢志在道家余觀內業篇葢參同契所自出實是道家餘篇則儒家陰陽家法家名家農家兵家無所不賅今若改入雜家尚爲允當不然竝從漢志其書八十六篇至梁隋時亡謀失正言封禪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十篇宋時又亡王言篇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是江邃在劉宋時尚見亡篇今不但無完書并無舊說兼存韓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類事與左傳及諸子間或時代牴牾或一事而兩說三聞異詞不必同李斯之法別黑白而定一尊淺學之徒少所見多所怪謂某事與某書違異某人與某人不相值生二千載後而欲畫一二千載以前之人之事甚非之道光戊子歲秋九月嚴可均書于烏程之驤林僦廬

書說苑後

漢志說苑二十篇隋志新唐志皆二十卷舊唐志作三十卷誤崇文總目五卷宋志已來皆二十卷盧抱經羣書拾補所載宋本有劉向敘一首余得元本楚藩本程榮本何良俊本無之向敘言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今本君道三十八章臣術二十二章建本二十四章政理四十節二十一章貴德二十八章復恩二十四章敬愼三十章善說一章尊賢三十四章正諫二十五章敬愼三十章善說二十四章奉使十九章權謀四十四章至公二十一章指武二十五章叢談七十二章雜言五十二章辨物三十一章修文三十八章反質二十三章凡六百三十九章羣書拾補有佚文二十四事當是二十四章都計六百六十三章視向敘少一百二十一章非完書也向所說事類與左傳及諸子間或時代牴牾或一事而兩說三聞異詞不必同李斯之法別黑白而定一尊淺學之徒少所見多所怪謂某事與某書違異某人與某人不相值生二千載後而欲畫一二千載以前之人之事甚非多聞闕疑之意善讀書者豈宜然乎此本楊澄校刻楊澄明季人而有方孝孺王世貞印記書賈作僞宜刓棄之道光戊子歲秋九月嚴可均書于富春之雙桂坊館舍

書劉子後

劉子五十五篇北齊劉晝撰余嚮得程榮孫鑛等本聞有宋巾箱本未之見也今得此于吳山書肆是明初崇德書院所刊行墨疎古閱之豁目爽心可稱善本前有

序簡而覈惜不題名劉子言治國修身之道有大醇無小疵晁公武乃云詞頗俗薄毋乃輕詆近人編書目者又云九流一篇全襲隋書經籍志之文隋書非僻書益覆檢之豈其然乎道光戊子歲八月朔嚴可均識寫館

書陳禹謨刻本北堂書鈔後

世咸謂明中葉後刻書無善本是固然矣然未有肆行竄亂若陳刻書鈔之甚者也書鈔北宋時得本已難明代偶存胥鈔本訛謬脫落篇章斷完句然而甚訞之中往往有絕佳處所鈔之書皆三代漢魏迄于宋齊其最晚者沈約宋書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其詩賦頌則顏謝鮑爲最晚陳隋隻字不鈔鈔者今世亡其本十葢八九其存者亦流俗寫變殘缺訛誤譌不爲典要故刻書鈔可略校不能統校陳乃何人臆改之臆剛之以他書易之甚且以貞觀後事及五代十國之書補之是惑易之疾亟當沐以蘭湯者也又有甚不可解者卷百三十九車總載類原本二百四十條陳僅用十七條卷百五十八穴類原本二百三十條陳僅用四十二條卷百六十石類原本百二十九條陳僅用三十三條竊擬陳所據原本視余所據原本厚齋汪卽益美布商類範歸汪與否余未知之陽湖孫淵如得書鈔卷首有雲章閣及紉佩齋收藏印不知何許人也淵如作跋尾別紙夾置卷首其書中用丹筆改

字者王石華也卷首用墨筆錄錫鬯類要跋者亦石華也周星詒案陳鴻墀先生傳據周鈔今在論所以兼金百八十購之王氏石華類要跋已失去書中校語用墨筆者余與洪筠軒也已已春吳山尊去官南下見是書求得副本余時寓淵如所倩二十人竭二十日力照寫付之剞劂且竣事錯誤增多道光乙酉春常熟張月霄得得本甲乙至王癸十鉅冊余未見之錢塘汪小米得本余亦未見今余得竹庵藏本其卷七有丹筆采余校語一條余校語在淵如藏本竹庵何因得見淵如棄世金陵祠屋藏書聞頗散失益其本展轉入錢唐矣欲訪竹庵問之淵如嘗語余云物聚必散得古書畫不過加收藏名印耳此達觀之言也統計此本目錄前有宋湘芷灣名號兩印卷百六十尾有宋湘印芷灣嘉應州人嘉慶己未進士卒官郡守癸亥春于武林之廣潤寺時得此本之三日也

千年來書鈔在若存若亡之際就余聞見江浙間實有五本薈圖一淵如一月霄一小米一余一後之有心人據余言而蒐訪之不至斷種周星詒案月霄本今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周禮堂禮堂殉州之難不知存亡書鈔譔于隋時故隋志已著錄作一百七十四卷唐志作一百七十三卷晁公武讀書志同中興書目及宋志並一百六十卷與今本同蓋殘闕矣今本起帝王部帝王總載類迄地部石類凡十九部七亦采余校語益知淵如藏本必在錢唐因問云此新寫本出誰家也書佔答甚支梧越五年余復寓廣潤寺是年九月余在睦州有武林書佔以書鈔新寫本來求售者閱之字畫端正誤處皆空白是慣家鈔本也其卷八百五十二類而公武云八十部八百一類又云家本百二十卷牴牾如此因知宋世絕無善本故未能刻板以至前明偶存寫本刪割屬遞脫譌偃倒篇脚完章章棄世其子貧困去冬以售于秀水令陳振之閩人催據周星詒案陳令名徵芝此書佔之言故音同而字誤罷官本今入閩其新寫

與余遇于廣州不知何處何時得此本而復失之展轉至常熟落書估顧榮昌手而售于竹庵以歸于余二三十年間三易主矣余書屢聚屢散每冊鈐余名印後之視余猶余之視芷灣也可均又書

是年九月余在睦州有武林書佔以書鈔新寫本來求售者閱之字畫端正誤處皆空白是慣家鈔本也其卷八百五十二類而公武云八十部八百一類又云家本百二十卷牴牾如此因知宋世絕無善本故未能刻板以至前明偶存寫本刪割屬遞脫譌倒篇脚完章章棄世其子貧困去冬以售于秀水令陳振之閩人催據周星詒案陳令名徵芝此書佔之言故音同而字誤罷官本今入閩其新寫

本亦蘁華家鈔也先售去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可均

又書

書汪小米所藏北堂書鈔原本後

余聞小米得原本書鈔八九年矣今夏六月十三日始

索觀之紙潔字工有朱竹垞印蓋曝書亭藏本後爲錢

遵王所得者也讀書敏求記云聞嘉禾收藏家有原書

蒐訪十餘年而始得繕寫精妙緒悶之心目朗然所謂

嘉禾收藏家者卽曝書亭也江浙有書鈔原本五余見

其四繕寫精妙獨此本耳故知卽遵王所得也曝書亭

集有大唐類要跋其本收藏未久落書賈手改爲古唐

類範售于季滄葦嘉慶初黃蕘圃得之余屢借觀每卷

且安國前乎余三百餘年僅見殘本余得見完本尤快

丙寅春孫淵翁借得之以示余案頭有徐本取與對

勘開卷見劉序刑名度數宋本刑作形形名猶言名物

改便失之因竭四十日力得互異字衆萬用丹筆悉注

于徐本之旁宋有而徐無者注于上方宋無而徐有者

乙之卷十七宋闕第二十葉驗行數字數知安國所

據本不闕卷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三

十二葉宋與徐絕異皆安國所據本之闕葉而郭禾補

足者也不能對勘別寫之夾置之各卷中審知此書自

唐開元而北宋展轉胥鈔到紹與四年始鐫板勝處固

多誤亦無算然往往卽誤處可得勝處故宋本可寶也

古唐類範四字俱挖補因疑先爲大唐類要亦是挖補

其本胥鈔不及此精善道光甲午歲季夏可均

書初學記校宋本後

新唐志初學記三十卷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

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季錟孫季貞等分撰今世行本

僅明安國民泰所校刊者爲稍舊安國得宋版大字本

多闕葉倩館客郭禾采他書補足而通部亦收竄刪補

非宋舊也其陳大科徐守銘等本皆祖安國復加改竄

別有古香齋巾箱本未知所祖乾隆末有書賈以黑口

小字本求售者蓋元板也嫌稍漫漶索值過多還之旣

而悔之不能復得嘉慶初王蘭泉少寇得宋版大字本

事也淵翁勸余審定乃取校本常置案頭漸加決擇十

得二三至乙亥夏始以淨徐本錄取其長仍其疑似若

譌謬灼然者置不復載宋本之善不盡此而盡於此嘉

慶二十年七月五日巖可均書於冶城山館

書明刻本太平御覽後

御覽一千卷今世通行僅明黃正色刊本脫誤偪倒據

用甚難明活字本亦如此余偶至丁秋水京寓語次以

所引御覽數十事商定誤字慨然歎曰吳門朱丈文游

藏宋刻本三百六十六卷久欲就校蹉跎到今遠隔三

千里此未了事也同寓有張上舍者張天如先生曾孫

也語余曰先高祖有宋刻本御覽千卷先曾祖分授二

女作嫁衮各得五百卷今但問陸願吾可以就校願吾卽先祖姑之孫余狂喜請問願吾里居上舍手書片紙云願吾者陸時化字潤之號聽松之子住太倉州西門內大橋東石皮衙口路北余聞所未聞歸寓而書之御覽後時嘉慶己未歲十月二日也

書經典集林後

經典集林三十二卷臨海洪頤煊校輯末卷爲總目云臨海記史志俱不著錄未詳撰人名氏余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引孫詵臨海記南史巨源傳孫詵字休羣太原中都人別有沈瑩臨海水土物志見隋唐志史通非卽此又總目白澤圖引抱樸子內篇登涉余按吳三碑諸文余未鈔得而碑石之見存者余收精拓本最備又從唐人說部鈔出奏停千秋節章涉諡忠孝駁議錄云據石刻增尉遲迥等八碑據說部增和政公主等宋本也諸缺碑在焉既編入全唐文又四庫書簡明目記之類以詩終焉補遺散入各類卷仍十五而年識碑狀列傳附於後此南宋本又與北宋不同也後皆不傳明嘉靖中錫山安國民泰得舊寫本刻之萬歷中顏岕刻之其源皆出於留本無和政公主等十碑而展十二卷爲十五卷以奏議居首以詩終蓋就南宋本改編而祚又以家藏舊寫本刻之其後顏崇榘復據安國本重書帖居末又與南宋不同永樂大典所載蓋宋沈或南宋本也諸缺碑在焉既編入全唐文又四庫書簡明目等篇異日重編庶更完善魯公節義如日星河嶽爲唐代第一流所不待言言文集之源委異同焉道光八年中秋後一日得顏脇祚本於吳山寓賞樓搖筆書後

書兮中鐘後

石兮中鐘嘉慶乙亥歲江寧城外新出土售之銅作坊秤之重五十六斤八兩斤直銀一錢六分先提落鐘縣重四斤鎔得銅二斤八兩將短其直勃爺聲徹鄰石余友倪秀才灝聞之亟滿其直得之後三日余走訪倪索觀之手拓其銘凡二十七字其十八字在鉦間九字在欒石文曰兮中乍大林詮其用追孝于皇考已白用侃喜前文人子孫永寶用喜其篆體是春秋前物兮中卽宋沈本留本改編重刻先奏議次表次碑銘次書序與

羲仲己白卽紀伯春秋有紀伯季則此鐘紀國所鑄傳記無紀羲仲余所見今中篇文曰今中乍寶毀其萬年孫孫永寶用卽其人也先是京師有虢叔大林鮒鐘索直過多積年無售主後歸阮雲臺撫部而陳受笙孝廉亦得虢叔鐘于秦中後歸伊墨卿太守又吳山尊學士伊太守所藏形制略小字畫亦略細今此今中鐘輕重大小與伊太守所藏相等孫大參據虢叔三鐘皆作大林鮒鐘因釋此銘鮒字爲和鐘二字合文余不爲然鐘從童聲童從辛重省聲重從壬東聲今此鮒字偏旁上從童聲童從辛重省聲重從壬東聲今此鮒字偏旁上從盍卽辛字下從重不省說文童簜文作橦或卽此也簜文從廿與此皿相當中間千形乃壬木二字之上體與和無涉余又見宗周鐘文曰乍宗周寶鐘直從東聲古簜偏旁唯變所適讀說文而會通之可識六書之義矣質之孫大參以余言爲然遂書之於銘文後乙亥九月十八日

書秦泰山刻石殘碑後

秦泰山刻石前明厓存廿九字在玉女池旁宏治中按察使僉事灤河許莊移置池上公所雍乾間公所傾圮殘石二枚凡十字嵌之石壁與唐紀太山銘附近且築亭于旁揭二紙寄余視舊搨少十九字至寶失而復得缺處余皆能記憶之其重摹者有羨任修本已慰祖本余皆收得之當前明嘉隆前碑石尙存安知舊拓無曲阜孔氏本大興翁氏本琉璃廠本阮撫部本孫大參本余皆收得之當前明嘉隆前碑石尙存安知舊拓無數十百本今流傳日少而其沈埋故紙堆中者往往有

之特難得耳而收藏家堅執成見必謂舊拓僅存三本是不許嘉隆以前拓第四本也余未敢傅和也去冬余在姑蘇曾見靈岩藏本云得于秦中墨色稍淡其模糊泐缺處如輕雲籠月神韻具存斷屬舊拓本今江盧友人伍詒堂又得馮氏玲瓏山館本于揚州較鄞縣本所缺百餘字此皆不缺惟裱工庸下割紙挺刷視長垣本稍肥而紙墨極舊其模糊泐缺處亦如輕雲籠月神骨具存斷屬舊拓本惜失去仲宗之世云云一葉及遂荒華陽云云一葉其九十六字又唐宋人題名盡皆割棄爲非全璧要無害乎其爲至寶也又原跋隱隱有棋局界畫重摹本皆無而此本有之亦舊拓之徵嘉慶甲戌冬借詒堂本審觀乙亥冬又借觀搖筆書後

故于時道光九年龍集已丑六月朔後學嚴可均敬書

書葛香士林屋藏書圖後

葛香士居林屋之山鑿壁爲架以藏古書我鄉張氏鑑氏則余舊交也林屋有靈寶石函神禹所發故其民風往往能聚書前明如葛氏一龍蔡氏羽其尤著也顧其書目不傳香士爲葛氏一龍族孫能承先志益張大之可謂賢矣既編有書目余未之見見其圖爲神往者久之余稍有譔述而家貧不能多聚書顧自周秦漢以逮北宋苟爲譔述之所必需亦略皆有之南宋以下寥寥焉非不欲也力不足也四十年來南游嶺海北出塞垣二萬許卷不全不備以檢近代諸家書目如世善堂天一閣萬卷樓世學樓傳是樓曝書亭及同時同好如魯孔氏閻張氏漢陽葉氏陽湖孫氏績溪方氏以至石刻之本異國之本道釋之藏彼有而余無者多矣彼無而余有者亦不少也然彼所有皆余曾略覩者也惟陽曲傅氏言謝承後漢書永樂中有刻本見困學記聞閻氏注邢氏澍爲余言漢中張姓有修文殿御覽傅氏邢氏非謾言者余將老矣不無想望黃氏丕烈聚書多宋本余與久交不敢效之書非惘董未得宋本得校宋本足供余之譔述可耳乾隆中舊版書易購余隨得隨散存

者僅千餘卷嘉慶中士大夫漸次
進呈
皇上不峻拒僅數年海內翕然視舊版書爲奇貨余寒
士也詎有餘力居此奇貨哉顧嘗持論幸生
右文之世道一風同之會挾數囊金購書蘇杭市不
年可致桑萬卷此有力者常事亦何足以自豪當視
四庫所未著錄阮氏所未續
進幸而得之廣爲流布區區此願鄭然大公耳今檢架
上得天聖閒李季所編乾象通鑑百卷等大小八種皆
寫本世上絕無僅有者香土好事倘亦得古書與余所
藏有錙銖相稱者請走使來告互相借鈔則藝林勝事
也不然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將恐龍威笑人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詩一
勞薪集二十首
湖樓集七首
楢谿拾橡集四首
過江集七首
望雲集五首
冬青庵集五十三首
詩二
蕪城集六十二首
後冬青庵集二十三首
北征集十首
南遊集六首
寄阮集二十七首
詩三
種桐館集二十八首
淮南集十九首
臨頓里集十首
林屋洞天集十九首
桑苧園丁集七首
痺風集二十七首
井叔集十首

文四
釋二首
議一首
記七首
文五
序三首
書五首
跋八首
文六
跋二十二首

鑑少媿師資長荒學宦窮日故紙差無狗馬之好
年紀滋多已編舊七十餘卷雜著不與也不得已
先梓十之一二餘當俟更錄焉至於裹麵覆瓿任
人位置而已道光己亥八月二十七日烏程張鑑
自識

烏程張鑑秋水

詩一

勞薪集

古意

息夢攀銅鞏勞心炙羽笙長門秋雨夜不住草蟲鳴

仇英五百羅漢歌

古畫羅漢誰弟一前推貫休後楞伽晚出實父號能品筆力獨祖龍眠家活脫生卉學黃趙粉本時亦臨蟬紗尤工白描細莫比吳衣曹帶寧能加何年灑落月中水貌茲五百青蓮花靈山會中苦尚少旃檀林下宜無差願皮作紙血作墨請寫萬卷交侯芭

過寶雲和尚豐草菴

瓶盞無端付劫塵重來門巷及蕭辰白衣自合稱開士青史何從傳逸民禪室樹深仍度鳥釣潭秋淨不生鱗西風吹墜昭陽夢誰爲招魂問後身

西湖秋柳和楊秋室八首

萬樹千條罥暮煙亂鴉噪過暗門前玉津園裏西風冷瘦損腰支又一年

一痕涼月水西東搖落依然映渚鴻見說清波門外種銷魂誰似鮑郎中

湖園春半鬬纖腰十二簷前翠膽描一夜珠郎偷擲笛瀲煙疏雨段家橋

低遮花影泥新涼清露無聲溼畫廊比似桃根今老大秋來誰識水仙王

紅船斜繫記春曾占斷年光苦未勝重到水天閒話處摩挲肉眼看不定有若難數恆河沙此卷流傳出誰氏

絲絲涼霞相花鐙
嫋嫋鵝黃一兩枝亂拋風絮在春時而今司馬朱顏改
借得秋波照鬢絲
芙蓉閣迴露初寒拂面柔條染未乾髣髴羅衣天水碧
夜深還倚玉闌干
愁唱黃驄日又低數枝狼籍跨虹西衣香鈿轂恩恩散
無那哀蟬抱葉嘶
同施北研楊秋室李白樓楊拙園集報國寺拓

前明李禎書妙法蓮花經碑和拙園韻二首
勝引偕蘭友沿谿步屧深詞源窮汲練禪悅妙吞鍼石
墨成幽契酹惟試遠尋竹閒清磬出一爲叩珠林

閣房風日美洞洞復亭亭花燭諸天宴龜趺古殿經香
宜熏篤稱紙勝寫磁青拓罷傳觀處長謠繞蘚庭
登寶石山天然圖畫閣用樊榭韻
佛閣梯枕取次登四山涼翠記來曾白蓮社肯孤艮友
壞色衣須借定僧拾果野猨窺石澗聽經仙鼠拱秋藤
他時再結宗雷約莫道攢眉我未能
無門洞
虛北整元丁酉然白太古裝裝石舟花靈苗隨還吐我
來禮金粟塵劫浩難數傳是古龍宮宿雲莽無土遺蛻
不可諍時作修羅雨
白沙泉

威乙巷求應潛齋故居不得
太息潛齋去重來有所思牛全明處士老作漢經師逸
事猶能纂遺編不可知寒泉如可薦敢獻大招詞
周璋文姬歸漢圖
周郎畫筆爭蠻絲粉本不數荃與熙流傳此幅尤絕奇
中有美女爲文姬黃龍堆前秋風吹雪花亂卷乾紅旗
貂幨戍削鬟蛾眉行將東歸辭龜茲一馬前導一馬隨
一馬氈草不可馳豬鞨纘部攜兩兒攔道涕泗交其頤
雖非王嬙如息嬀欲去不去何遲遲阿瞞昔日裂綱維
千金贖人同我皮腹痛豈與中郎私故能設詭乃似分香爲
蔚宗史筆雄一時列女傳作諛墓詞胡笳之拍良可悲

寧足比以曹娥碑

湖樓集

劉松年畫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朝幌搖漾紅粢枝校書館中春遲遲閒來讀畫展縑素
丹青剝蝕神明虧君臣南渡苦牛角江山半壁猶撐拄
南薰殿迴少顏色何人下筆親威儀一將兀立似平叔
兩目豎直交於眉條侯貴倨習綺靡五花宮誥封雙姨
一將老大慘不樂面目深皺微生鬚清涼居士晚驢背
燕山射虎今無時一將高準復廣顙老爲臣猶鬚連頤
鳶肩火色自有相以之詔檜奚足疑後有一將大小眼
銳上豐下如鬱垂鄂王精忠古少比至今絹上同憂危

憶昔臨安起宮殿君王愛此成慾期汴州風物豈堪夢
冰天龍骨何由知金繒列款歲不繼中朝相眼同嬰兒
紛紛畫院更何有劉侯發憤神飛馳殿前待詔類謫諫
馬遠郭恕誰敢嗤每見陣雲憶轉戰還聽鼓角憐搴旗
中原父老自有淚南天臣子難爲詞寫成一幅寄深慨
衮冕斧鉞良不欺繪雖藝事有忠孝古人往往存其思
運糧圖成足風雪勁干妙筆無乃奇把侯圖畫憶侯住
閶門東去波連漪還將史事論南北愁殺當年老畫師

題華司馬秋槎北山旅館圖二首

藏鴉門外水溶溶蒲葉菱花兩岸通吟盡秋來孤鴈影
詩名不讓鮑清風

閒御簿時卅載身舊書魚鳥日相親何妨姓氏流傳偏
不是蘭陵賣藥人

周五戈歌

琅嬛仙館春容容吉金貞石相過從有周五戈屯何許
手爲抉剔開苔封平頭奴子擎不得寒芒四射青芙蓉
一戈有孔將援胡公孫造之銘厥庸一戈于永之所作
活翠剝落生沙濃復有一戈執宜左高陽當日珍如琮
其外二戈失款識摩挲法物心煩恭橫刀立旆要有體
雞鳴磬折難爲容初疑閉置學員儐旋加瀹濯傳奇蹤
吾聞攻工有冶氏儀以挑劍同鳧鐘四分其金錫居一
赤堇破出頃熬鎔後世妄作易以鐵乃與制度相筵樅

程氏及書益晚晚陶公劍錄徒喻喁雀弁上刃夾兩戺
東朋西癸周所宗校書幸免鉗在口哦詩那得星羅胸
本事雕蟲矜小技搏拓金戟離歡悰舊年突豕犯蜀道
黃雲戍苦傳猱烽書生自具燕頷相斯戈寧復殊笙鏞
安得紅襠重兩勒爲師負此臨雲衝宋斤魯削亦何有
庶幾矢黑還弓彤

泰華堂研歌

先輩匣中一片雪云是紹與末年窖裏物我聞光堯閱
中之經且難朱汝研何由得淵被背刻三字奉華堂輩
下傳閱口先吃得非閉關頗酒之子孫霧鬢雲鬟憶仿
佛大劉妃本臨安人德壽以此供晨昏圖成宮繡妙粉

墨比諸畫院還入神萬壽橋邊竹堂裏當年色藝矜絕
倫方響誰葛元德摘阮誰曹彥國彈箏誰朱邦直許柔
柔舞瓊瓊歌汝獨抱此一研將如何阮譜三十曲圈朱
點墨親研磨圖基罷賭寫風竹絲華琱玉罌雙蛾大河
以北事已矣蘄王雖存岳侯死手詔勤懇心則那爾研
之頑乃無比斯時批書繞御牀研乎研乎得弗相表裏
書生舌端炙轂同此論無憑吾不喜風鐙過眼幾百年
忍使明珠誘意玆裹以鵠紋魚口之素錦熏以龍涎鳳
腦之濃香旁鑿不嫌滑而腥修史寧數柯維騏與王維
檢新編細寫崇福院舊事還參金陀坊一埽五難兼三
長日餐蛾綠坐研北一勺沙泉淨指拭誰言宣和脂盞

不可尋儼此美石宜貢金

西湖僧舍晤徐雪廬

昔作武康別重來隔歲餘孟郊詩轉瘦吳質病方除花
影團禪室春陰散麴車西泠吟賞地一爲感離居

移花和王春畬胡書農兩同年時其纂修鹽法
志同寓昭慶寺

雲堂旦過雨廉纖移得情根傍遺檐種處不求天女散
開時自覺定香嚴十年杜牧塵緣斷三逕陶泉別夢兼
安得對花長住此鬢絲禪榻笑同拈

楢谿拾掾集

雨中陪劉信芳師遊蘭亭

東風吹雨逕輕裾還上山陰薄苯車彭戴恩難忘款款
羊劉詩豈厭徐徐占來修禊人何在雪後明流酒不如
欲向羽觴徵舊事清談自勝暮春初

自樊江至吼山

曉雨停艎牀琴音出野水時見垂楊椿春風綠方始石
扇忽中開洞壁蘚痕紫何年驅六丁蹴此巨靈趾其中
正谿砑其外得傲詭佛胛理庚庚鬼面露齒齒嬾雲閣
乘龍活水媚仙鯉買山雖未能讀書故心喜山爲陶石
危關一以眺煙霞不可理飯罷復登艫沿流拾芳芷

過上虞縣

縣冷稀塵市谿禽信往還幾家住修竹亂水繞青山鄉
妾劉桑少農人緯耒閒望中春正及雉子遠斑斑

紫陽宮

仙觀幽谿上春風鶴逕寒蠙衣生玉座松翠溼苔壇有
碣書遺蛻無顏駐大丹祇應明月夜笙吹降驂鸞

過江集

將赴都門留別詁經精舍同人

一試不稱意翻然成遠遊江山從此始花月爲誰留柳
晃原難第唐衢本善愁傳經舊同學且漫作悲秋

無錫道中

別驛無多地離家已各天谿流含宿雨山骨露秋煙運
蹇沿江店催租橈岸船不須驚歲暮遊子意茫然

高家堰

高郵城下水盡日向東流清日淤誰刷淮南事可憂民
居寒收荻官驛夜登樓漕運
神倉重須知更遠謀

南池謁杜少陵祠

祠宇南池上殘年俎豆荒詩存唐日月貌苦蜀風霜蛤
老空潭碧鴉歸晚葉黃彭衙今夕感吟眺意蒼茫是日聞警

分水大禹廟

南來禹廟此河濱想象雙圭日月新輓粟至今嚴貳負
董工終古役庚辰撥沙夜濯靈旂雨帶水朝回玉座春
聞道桑乾秋汛惡綢繆誰與

至尊陳

錢刀行

孝子姓馬氏自幼知父沒遼左欲往迎骨歸
葬請於母以幼不許乃日積所得錢刀爲行
計母知其志遂鬻珥釧成之果負骨歸既而
孝子卒事乃暴諸城劉石菴相國麗爲詩作

錢刀行九解

啞啞烏尾畢逋孤兒夜泣雙眼枯一解有父戍遼左十
年不歸來可憐新白骨日夕委蒼苔二解兒欲往迎阿
母不許兒年十五號呶不已三解朝亦積錢刀暮亦積
錢刀問兒何所積問兒何所勞四解阿耶骨不歸兒心

齊奴步鄣曳落索季龍斗帳垂鬟鬌千枝萬枝壓幌曲
三朵兩朵飛檐牙客居百事不快意花時轉側思歸家
家中老屋在花下茸茸紫雪春抽芽小年上樹腳百匝
清晨弄蕊手八叉已嫌照眼異疇昔那能插帽羣咨嗟
吾師居官食冰雪門多問字無剝車兼旬況值鎖闈去
令予閉置如宮娃頗傳
國初盛好事古藤書屋朋箋詩竹垞不作山薑老一撚

望雲集

董仲舒祠

董相祠堂在冠裳異代新驕王尊識緯高弟繆天人雲

樹靈鴉語風花羽帳塵玉杯書不改下馬一愴神

贈吳梅梁同年

之子揚州秀才華自妙年南金永不易東箭價誰先風
貌阮何並詩名庾鮑前青雲終羨汝矯翼鳳池邊

中秋與同舟諸君小酌是夕月食

明月成高會秋江晚正波臨觴忽不御同調意如何地
上還全蝕天涯尚魯戈美人千里思一夕感蹉跎

白洋河弔史閣部

開府重來國竟亡恩恩鉤黨劇披猖生前霜雪同文陸
死後衣冠勝左楊怪鳥自嘵營壘盡梅花無主墓門荒
唯餘一片淮南月曾照鞬刀誓戰場

雨中過露筋祠

叢祠依灌木古殿閟秋蟲碧瓦衝涼雨靈旂卷朔風幽
花明渚曲秖鳥下晴空回首秦郵路煙波落晚楓

冬青庵集

節署得湖石阮師以字字之曰雲臺峰詩以紀事同人和之

晴雲一朵墜空際珠浦重來又碧空曾直題銘輸胡後
南宮結契入閣中兩院閒苑仙牌重花亞朱陵地肺通
誰數錢塘與丰事宜和舊物玉玲瓏

雲笈師道漢陽陵鼎于焦山同人分賦

細柳圍營散裝騙角觴弓外見河流將軍昨夜潼關入
閒殺西風牧勒秋

徐邨寨七白頭翁寫意

閒時西府亞珠胎練誰濠梁不數崔二曲笙詩誰補得
油油春意滿南陔

錢穀攜節觀瀑

縣磬先生每晏如朝朝忍餓寫寒梼二枝九節仙人杖
拄到匡廬讀道書

藍瑛仿梅道人仙居樓閣

阿龍戰苦蒜山前九友飄零感暮年自是蓬萊清淺後
秦淮高閣小遊仙

黃文立隔水問樵人詩意

延瀨薪歌少和聲誰吟招隱愛閒行長松絕壑清於水
六月披裘不世情

張源瀟湘夜雨圖

秋風木落鴈成雙曾上濟陽萬里江髣髴懷人清夢斷
暗潮打枕臥蓬窗

吳山濤雨餘山色

九嶷寒影繞函關雨後空思匹馬還想像塞翁官舍冷
放衙初過寫秋山

王化成煮茶對奕

紗帽園基調水符王郎人物妙規模松風吹入長安夢
賭得宣城太守無

趙文俶花蠆

家世紅樓里舊稱女孫才調擅休承茴香花底泥金蠆

知是滕昌祐未能

瀋寧精舍郎事和阮師韻

天涯積雪滿寒沙昨夜嚴香背樹花九陌光陰愁竹素
千秋心蹟倦鉛華園抽蘭葉春風薄池裂冰紋旭日斜
敢負官齋閒歲月起披金石寫蟬紗

西漢黃龍元年建甎

漢人都咸陽工築每稠沓至今未央瓦常被馬蹏蹋因
瓦遂得甎銘字爭響搨斯甎紀黃龍注與小顏合宣帝
二十五其年竟不臘史書上年冬火及宣室閣距崩未
央時歲星適周匝始知熟孚年無用苦批拉審定修未
央風霜幾蕭颯幸非鑿臼科庶免砌甎塔四角暨中央

完好少齧蹋何年出鄠杜何年渡沛溧中有地理書鎬
吐復澧欲吾師誌金石往往卜營盍商卣辨立位魏鐘
識韓韐一字必鉤貫不肯受鴈雜門才楊南仲朱同年爲弼
意亦亙酬答漢甎有未央此義非諄諄用以配研山永
勿近酒榼火速寫成詩尚可及官蠟

東晉興寧二年俞氏所作甎

晉甎記興寧太歲得甲子攷成及工名所作爲俞氏其
廣才扶句其修或過恩粉蚌兼盡涎字如蠆尾何年
摸金尉掘土發鶴銜初疑人故宮又若出邊壘既無保
毋文復少建康史攷古墮微茫舌撟不可止憶昔搏土
人晨星試僂指元和謝君誰永初景師是叔文曹系國

伯寧汝系水結體皆隸書洪适釋所紀惟此姓不名或是旗人耳我聞琅邪王居位僅三祀雒陽不果遷甎塼豈暇理晉書十八家寧復涉譽毀吾師契金石有讀文必起匣定用髹漆錯弗加屑砥香姜羽陽閒羅列烏皮几于梁紹泰過于吳寶鼎比嗟哉永嘉餘銅駝沒荆杞誰將婁機箋一發陸機旨

漢金缸歌

阮師得古銅環自定以爲飛燕女弟昭陽舍中物

長安二月東風早昭陽舊苑生春草今人耕作漢人宮拾得金缸色枯槁換來不惜金叵羅尊前爲作金缸歌

摩挲故物看銅狄檢點殘書話影娥憶昔微歌初第一趙家姊妹承顏色底須雲氣畫成楣不要椒花塗作室雲楣椒室總夠連宮樣新翻號列錢光銜白玉釵頭燕宋發紅葩井上蓮此時芳苣鐙難燼此日絲熊席交映團欒舞後水晶盤鸞瑟照罷菱花鏡夜深蛤帳光生寒何止珊瑚閒木難浴罷回豆蔻誰同拂麝罷櫻桃只獨看谷歇殿冷波香歇此缸鑄後須珍惜只宜長對掌中懷只道長如天上月一朝訣別溝水流銀鵝金鳳又成愁珠簾別院應難惜翠羽紅牆誰見收秋風滿地宮槐落七寶空擺魚鎖拋殘釧井牀閒銷沈銀甲昔花薄銅人辭漢淚如絲灞邊不自持太清樓上徒相憶

博古圖成那得知教吟外傳花閒聽斑斑認得牖支印西京雜記憶吳均祕辛遺事愁楊慎一規髣髴温柔鄉較量尺度仙人瑙摩蠟自宜儕粉碓熏香切莫洗桃腮倉琅根斷漢宮閉熒惑無言遷擁髻黃金不成仙不來缸乎愁說繁華逝畫堂甲帳盡前期金棗銀蠶又一時莫問曝衣樓上飾涎涎唯有燕交飛

楊忠愍公石印歌

蚺蛇膽何輪囷石中有名明孤臣天池釣叟昏不知袁州盜柄親假之十罪一疏冤未雪觸手青磷散紅唇余舊弆公書欲以鈐終始西市銀鐺一片心碧血爛爛照

題阮師秋江載菊圖三首

觴牀低壓傳延年橫漲橋西破曙煙津吏到來應一笑宮齋幾度載花船

一琴一鶴共相隨豈社鄉心見兩枝除卻白蘇無此格晚參放後和陶詩

瘦影蕭疏一例寒秋容香節入冰紈最憐鼎鼎多粱肉不是唐花不與看

商父乙觶

觶銘五字曰子冊冊父乙琅嬛仙館藏商周尊彝共十三事癸亥二月湘圍封公生日中丞招客硏雅集同人分賦得此觶

鼎名有父乙尊名有父乙彝名有父乙卣名有父乙商
人銘器銘詞取高陽質斯觶三千年字異科斗黍土花
沙牀斑何年剔甐出殷名例用干帝繫苦推測或云報
丙父報乙禮所秩或云亶甲子祖乙典勿失或云武丁
父小乙列嘉栗或云庚丁子武乙用鬻吉天乙復帝乙
六者安所職子冊父何法毋辛祖戊律婦庚孫已名通
下視茲刻吾思簡狄女厥祥徵卵鳳惜少汲冢書徒勞
想芬蕊其口三寸徑其腹四升實上爲雲雷蟠下有饕
餮勒典重儼湯盤升降儼修飭俗儒經學荒古文尚難
識無逸記祖甲後人釋以肊申鄭先難王異端悉可黜
吾師治民暇治經準古式況當介壽期春酒極柔色酌

與鴻望古非耳食

宋文信國瑤琴歌

琴長五尺上題云松風一榻雨瀟瀟萬里封
章不寂寥獨坐瑤琴遣世慮君恩猶恐壯懷
消時景炎元年蒙恩遣閒召入夜宿青原寺
感懷之作譜於琴中識之文山其五十六字
共鈐二印曰仁至義盡曰天祥宋瑞之章按
宋史端宗於德祐二年五月即位福州改元
景炎公自溫州入爲右丞相則所云蒙召殆
五月後事七月公復開府南劍州自此至十
月師汀州興化軍恐無緣再召矣見拓本因
爲之歌

竹垞昔見玉帶生手拓銘字成裝池冬青樹冷說遺事
爲生辛苦吟新詩吾不見生見生友古桐五尺生光儀
朝起挂在壁對之神飛馳始知丞相初識汝乃在青原
寺中夜雨時是時木波已祝髮景炎改元始五月公方
勤王留溫州端宗召之乃入粵提攜遠得梅花衲碧血
先從十指發生之所交汝應交中甫炎午與謝翱黃冠
汪水雲想汝更知已可惜已經北去難招邀殺聲久分
入柴市變徵一奏霜天高玉帶生雖有功不及汝能寫

公之胸中知公祇一王伯厚干載復有焦尾桐夜深以
筆畫汝腹古誼忠肝汝能覺詩成廿八牟尼珠急管么
弦不堪讀想當顧影索再彈奇氣青霞鬱河岳從前何
處匿光采至今始得露圭角縱有素女絲知汝結轖難
爲詞縱有黃金徽知汝寂莫不可揮唯有釣璜竹如意
可以擊石裂石相拏追蠻以古錦薰以蘅零丁海外秋
霜晴寒潮夜落琴中聲我詩遠媿竹垞叟伴汝終須玉
帶生

送春詞和方鐵珊三首

海棠雪厭酴醾早苦楝風欺楊柳遲黃四孃家落花日
賀梅子句斷腸時

今歲聽鶯官閣雨去年騎馬禁城寒轉思薊北東風晚
似勝江南春事闌
春泥坊底芹初長朱雀桁南燕又忙此別誰爲酬白墮
再來我亦惜紅裝

節署月臺落成呈阮師

平臺高出碧梧端官舍閒時一倚欄山郭雨回晴翠抱
海門秋入暮濤寒鴛花有約思王粲絲竹無緣感謝安
仿佛中宵吟永調薊城煙月路漫漫 時師將入覲

題西湖權歌後四首

雨後初乘搖碧舟治遊多愛牡丹秋千年石帚詞名在
西月東風水磨頭
苦學新腔勝管弦蘇家簡簡妙流年藏鴉門外依稀見
裙襜朝來瘦可憐
摒擋歌旗更酒巵鹿頭船小出花遲趙斜陽與張春水
都似楊家姝子詩
罨泥時節水羅羅紅舫銷金半蹋歌一夜漁師譜漁笛
青山愁遣馬清波

飛霜鏡引

鏡徑今尺五寸七分體圓作八瓣背白如銀有鏡名飛霜青銅一片寒孤光眞子者誰姓氏荒
左圖四竹三笻一人坐披置琴膝前凡道短手不敢觸神茫茫面上何所有菱花八出顏色久生沙
劍二鑪一右方一鳳立于石二樹圓如帚下不値塵不垢皎如寒月出林戴霍如火珠懸左肘曾妳
方爲池中一蓮葉一龜龜値鏡心虛其足以爲鼻上方有山有雲銜半月月有顧兎下作
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眞子飛霜阮師以書畫
審定之以爲此晉人作曾在內府見唐摹顧
愷之洛神樹形太陽陽烏可證則眞子疑卽
戴逵逵傳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
畢綜師事術士范宣又宋書戴仲若傳漢始
有佛像逵特善其事據二史則逵實以一身
兼之江南錢博士玷以贈中丞鑑爲之引

然忽作千秋思閣盡山林閟朝市漂以西巖之涼颸濯以寒泉之清沁侵晨持謝負局翁簸簸嚴霜拂人指

澹寧精舍銷寒會分賦

畫鏡

贊風攪空林官燭爇初夜斜綃半幅紗直扶一尺架膩緻磬新調熨帖蜕重研綺櫺雲英輸山屏石粉借結習翰墨多傳看丹青乍楊昌緒既馬遠流周贊亦邊鸞亞異曲或勃敵同工自方駕雲氣白蓬蓬花枝紅姹姹香濃胡蝶忙態淑仙鑒暇畫勢淡更疏題句密無錄回飆護升降吹火巧脫卸舊事記武林其品每高價忠惠春雨堂左右列可怕蘇貢始甚奇福製晚益下萬眼名希

傳無骨式驚詫但要官長歡不顧路人罵武林舊事鏡品至多蘇福為冠新安畫工或為裝貯粟燒綴混然玻瓈又或為裝貯無骨鏡者法用銅襄雨堂五間左洋京街盡白號萬眼羅趙忠惠守吳製春林鎮市歌舞雜劇凡兩工千吾師去雕琢郎事似茅舍雖遜西漆煎頗類南油瀉虛堂絕絲弦幽幌遠香麝自宜照琴書豈可對粲炙古權昔所敦繁華久相謝一任蓼蛾飛寒光透花櫚

詩關風教賴此種一奏金石非嘲啁願寫此詩一萬本散給俗吏為共球臨平湖邊一回首德澤與之誰阻修

山塘感舊

水樹停秋舫山花接石橋故人應不作酒侶莫相邀舊事齊紈扇新愁碧玉簫閶閭城下路惆悵倚輕橈

夜泊澉墅閣夢與疏雨話舊因寄白舫

不見劉文學銷魂又一年夢來詩卷冷別後酒杯捐殘月吟華夜西風落木天范滂有同調儻亦淚潸然

事詩書後

杭州城下波拍浮杭州城西水不流錢塘江遠湖口塞人家低下愁春秋天星若雨淫潦即有水利誰講求縣官昨夜下府帖清波門外開水溝此溝彎彎十幾里

日寒濤落西風桂樹秋前期易分手又上郭門丹

五雜俎十一首

五雜俎刺繡絲往復還星輪馳不得已染白髭

五雜俎楓樹林往復還寒蜩吟不得已烈士心

五雜俎山雞羽往復還平江艣不得已甲子雨

五雜俎宮錦袍往復還白鷺濤不得已兒夜號

五雜俎紫遊繮往復還炙笙簧不得已捕飛蝗

五雜俎蜀女布往復還秋江渡不得已典破袴

五雜俎匈奴往復還盤中字不得已温墨義

五雜俎夜叉頷往復還唱捉搦不得已逢褫臧

五雜俎銅花卣往復還機上綰不得已南箕口

五雜俎摩喉羅往復還飛麥蛾不得已我癱歌

五雜俎九霞裙往復還秋雁羣不得已諛墓文

送查梅史屠琴陽兩同年北上

老梅作香北風大黑雲壓城如盤磨主人瑟縮號寒蟲

簾外客來日幾簡武康徐生熊飛向編袍簫山汪九巒

培才驚濤泥有查子與層子千篇鬱緊人中豪驅車直

過東家曲雪花不飛杳杳花足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

之玉胡盞近來南鄉朱孝廉爲粥詩與端木國瑚爭清

嚴鴻都門外逢伯玉陳文述七子一笑春雲淹以詩取

士自唐始大歷之後不足齒斯行若遇韓昌黎吾鄉述

古止於此

皋亭看桃花用前探梅韻

朱朱白白滿天涯三度花開一看花甘遜邨邊春正永

臨平湖上路寧差種當山寺香車集紅近江橋酒旆斜

傳語東風好流轉再來我自認仙家

皋亭看桃花歌

驚蟄已過寒食來艮山門外桃花開官齋暖鶯急曉起

早有畫舫沙頭催一春喜無月額雨鱗牀漠漠吹塵埃

臨平湖遠滿苗暖眼中蕾蓓明珠胎倚門兩枝映淺水

當街萬片飄蒼苔已看園客暈白頰頓覺越女羞紅頤

清宵何許駐鸞鳳白日自足迷樓臺攬身直入探雲海

騎紅倒瀉流霞杯瓊田不許肉馬蹋青蚪一控眞蓬萊

山回地抱一犇放遊絲嫋嫋波洄洄天水南渡急刁斗

馬蹏半夜鳴春雷魚名道清寧降表雖有絳雪同寒灰

時平千里但娟好夕陽半落青山頹獨孤側帽一懷古

番風亂卷乾紅堆吾來三載得艮覿敢言時節遲官梅

舊年榜花落押尾天教眼福歸鶯駒不爾騷車走燕市

今晨拂面多煤炱遼鶴即使乘軒屏海鳥何苦聽鼓吹

呼龍哄煙乞瑤草歸來自向春風栽攀花一笑亦有數

遊仙久已忘天台

曉起

春風昨夜寒官齋獨朝起忽聞鴻鴈鳴蹋落冬青子

題秋窗夜讀圖

梧桐欲辭林蟋蟀已居壁高齋夜未眠所志在羣籍古人不可期秋風動遙夕

西湖種柳曲爲阮師賦

藏雅門前柳絲短流鶯恰恰春風緩水仙廟外柳絲長落花蔽蔽湖水香長條短條不知數海上春來供軍戶滿隄種取三千株要與東風作賓主今年種柳低藏舟明年種柳高拂樓山桃未破一痕綠水蓁半落千絲柔柳花飛飛滿前渡居人指點沙隄路依稀記得白與蘇曾種西湖幾千樹一枝一枝緊緊繫搖晴煙雨枝婀娜當春天千枝萬枝嬌曰日總在慶厤元和年七百年來歲月久官不知民豈知柳一任煙苗摧作薪不管風梢縛爲帚

行宮東面雨初寒

御舫西頭露未乾停船繫馬一回首墮枝零葉難爲歡使君爲政如春日天與湖山管風月寒食移來放鴨船六橋分付司花卒縣近臨平二月時年年還到一千枝老鹽倉冷寒潮色水磨頭新月子詞昔人愛柳如愛民使君愛民如古人舍風鴨綠搖沙觜弄月鵝黃映水脣古人種柳已拋擲今人種柳重愛惜古人種柳苦寂寥今人種柳還招要古人今人好官職留取長條有人識風花變變水羅羅曉起湖南望湖北

詩二

蕪城集

同周樸齋過蕃釐觀

山禽一雙鳴孤桐步屧暮入青羊宮鐵花撞破辟邪倒
高臺未傾斜陽紅瓊蕊無胎媪神死慘澹何人譜花史
秋草微黃銅莖空階下銀瓶臥井水良朋導我行天街
芽龍牢閉青豆齋三屑樓閣不可到寒風決決搖松籟
舊時石墨在何處坐覺涼生衣上絮無雙亭外暮煙生
清磬數聲出門去

重九日江文叔招飲對山樓

善和坊畔菊花天勝引招攜一惘然漫以登高一杯酒
更尋羈客四條弦琴書永庚辛檻竹樹寒低金屑泉
欲向蕪城徵舊事梯肯雙展且流連

紅橋晴汎四首

霜風吹水晚蕭條初過紅闌第幾橋不見鵲華山下客
垂楊如雨下秋潮

兩朝

辰貲此盤桓金碧園空感萬端
玉輦不來秋草合寒鴉鳴咽過雕闌
簡管無聲碧水流草湖秋冷木蘭舟倚虹園裏青松樹
閒與詩人弔白頭
查查寒鵲語卑枝贊影衣香總不知今日平山堂下過
更無人唱冶春詞

題揚州江氏別墅十八首

康山草堂

武功舊遊處茅堂倚平楚涼風眾綠零古懷浩如許衰
柳咽寒蜩髣髴琵琶語

賓若遜

門巷綠陰初春雨點遲夕落英紛以積亭午不逢人但見鶴行蹟

漚館

連理玉樹堂

愛此一泓碧秋來瑩心神策策魚數頭引我濠梁情日夕多古懽聊結沙鷗盟

生香交芳柯東風拂其外君家兩夔枝能不變且流連

見城南韋月作花樹會

學圃

爲學既日益爲道又日損不厭眇鞿勞所惜歲月晚灌之以沃之君子乃務本

秋聲館

小錄記鐵牛選勝心仲仲一雨廣陵城涼葉辭高桐歲暮衣裳單銋下鳴蛩蟲

穆陀軒

一束磁青箋寫經手不鮑松風入瓶笙宛向曜僧乞綠雪味有餘不數雞蘇佛

臥松原

髯翁疲津梁西風一瀟灑寒濤晚來深松子落其下誰與讀素書時有負苓者

辟荼堂

幽人耽林居十笏圃香茅濯莽一以薙豈殊海棠巢但留菖蒲葑映彼長頸鸛

紫玲瓏閣

春風語流鶯早解丁香結遠道何所思日晏不堪折卻

卷水精簾露寒望香雪

數帆臺

天風吹浪浪決竹海門闊瓜步寒潮空峭帆渡超越高

館濃花時佳人渺天末

裂帛澗

秋霖活磵戶一脩水淪冷長謠滄浪詩寒流清可枕時

逢鹿兩頭青蚓不敢飲

對山樓

明詩衍中葉古學起何李康公磊落人秦聲亦偶爾疑

獄中山狼誰共空同理

鶴獎

八尺麂眼離老樹半癬疥養得青田雛不遣羽翮鐵試

入輞川圖亦足配鹿柴

結綠泉

山淵何清泠一泒古玉色樵青洗研回晴攔漾餘墨墀

之而不綃其洌亦可食

踐約亭

碧雲日暮合三益望已久菌閣秋稜殘折柬翦菰韭駕

言償詩逋怕罰羊劉酒

引蘿梁

華頂昔曾來石梁極修整何時種花瀨照此秋雪冷試

劚萬年藤石上弄清影

手持冰雪文來對白玉盤圓輝竟戶在無以瑤琴彈古

人不可期翹首青林端

雪中過雷塘

朝券禿尾蠬雷塘北風勁誰能脫鳥兜甘與雪花競寒

鴉鳴不飛枯葉落復映節物有消息時代倏變更此地

古十宮大業多秕政樓臺項昇畫歌管絳仙進安問河

北兵楊花入圖讖羅紈成墓田題題出蘭選嗟余吳阿

蒙感爲洛生詠藥欄給吹簫來遲日色暝時中丞葬封公淚把

浩莫收山肩益痒樂遺憶西谿西梅花一枝橫

宿揚州鈔關

歲暮遠于役歸思方浩然寒雞叫步雨獨客廣陵船秋草非前度梅花又去年白沙洲上櫂終夕歎華顛

雨中渡江

妙高臺上曉鐘初淚舵寒潮雨脚疏六代風花迷建業三吳煙水自南徐江河已覺棲遲後策略翻從感激餘安得良田徵負郭冰簑雪笠如狎樵漁

石船行

黃河夜決祥符幅會通河水泥一尺大官治河百餘里朝奏開工伐山石石帆山高入青雲匠人日琢枯泉根大船連卷一百尺小船拉沓千餘斤權郎運船怒如虎估客吞聲不敢語忽然長篙插波心三百青蛾回一艣

得錢夜就倡樓眠歸來掠食仍開船於戲斬輔李衞不可作縱有罪言誰敢言

山塘感舊三首

屏曲題詩小扇秋盃池水冷柳條柔雲郎已老珠孃別休問長春舊酒樓

惋盡征衣驛路塵五年重過不成春東風西月鐙船散愁殺空江宇相人

寒山鐘杵五更遲夢裏相逢醉後思誰倩當初華秋岳蓬窗重寫穆門詩華有周穆門山塘秋泛圖

題焦理堂北湖畫冊八首

渡中呈計東山

西風吹缺瓜秋山窗然綠蕩槳過芳洲長謠紫芝曲

柴門

彎環牡蠣牆門外藥苗吐幽人闕蒼苔靜日如太古

半九書塾

焦光瓜牛廬長年抱竹素一卷九九書辛苦甄鸞注

斗姥閣瞰湖

菌閣高不窮蒼然白雲盡闌干落晴波下見渴虹飲

汎舟歸溯莊

采得菱蘅花歸舟償暝春何處聞殘鐘依依廣陵樹

北觀音寺

臘僧茶色褐揖客棲松雲誰造擇迦象言尋蔬食文

北湖

良辰不可留檀槳南畛別日夕陵陽湖葦條作秋雪

歸市

山店五加皮百觚不辭買手鈔笠澤書卯市有糖蠏

題楊忠愍手蹟卷

丙寅夏阮師葺忠愍祠於焦山以家藏舊鈔

宋元兩鎮江志及此卷鼎之亞清晨又別歸山中

哦詩青陵陶陵銅滿堂之客神莊雍遲夢裏往往夢與秋濤通此書此卷鼎之亞清晨又別歸山中乃知中丞有深意峴首之石心無窮書是京口書卷是椒山卷天池釣叟遺珠囊日夜青詞畫丹篆袁州大雞

昂然來由賓尚書擱路大忠愍一疏交風霆蚓膽輪囷
豈求免至今紙上露光怪碧血棱棱見剛謇惜哉西市
日俺答未滅貴豁死勝引曾約唐荆川青雀輕撣渡江
水華表千秋老令威白日蒼涼照青史秋屏師兄王隱
君邀客題詩自茲始松寥閣前秋草白半夜寒潮走沙
石何當訪伊枯木槎瘦節拄到金仙宅花龕茶版坐可
聽竹院藤牀臥還借攤書海氣搖蛟宮把卷星芒照瑤
席書也卷也應識余亦琅嬛館中舊時客三者鼎足
兩贈詩惟欠地志無一詞況書與余薰習久不忍脫手
攢雙眉他年買山得長物定鈔副墨回茅茨長謠未畢
晚風急小雨淒淒紙窗溼

湖莊雜詠八首阮師索賦

珠湖草堂

沙上半圭田春苗綠如髮雨過開牛宮眾芳殊未歇中
有讀書廬花涼拾海月

三十六陂亭

何處大雲宮陂陂足煙水小屋低於船泊宅自茲始吾
家筮澤南惆悵鴟夷子

漁梁

漁梁不可尋皆皆白漈雨日暮拾魚人吹鐙隔秋浦安
得結圓茅沿流采芳杜

湖光山色樓

晴湖淨難唾春山遠如浴譜入韶濩音小樓雨初足牽
率曲闌凭衣裳滴寒綠

黃鳥正

山農種平仲上見黃栗留持此縣蠻聲感彼春風遒正
中有素琴歲暮役車休

龜蓮沼

盎盎一池水春來沒車載半棱紫荷田苔衣上茆屋時
有六眸龜天寒出巢曝

菱廩

采菱湖之湄寒流見斜領時值白蘋花夕陽澹無影遠
道不可期秋心一相警

射鴨船

南鄰采芡船船尾住圓笠貰得竹枝弓葵蘆山雨溼射
鴨晚歸來西風打頭急

尋廿四橋遺阯

春風去芳林一雨袷衣暖幽吟憶書記出城不辭遠剡
溪麥苗秀滑滑鳥聲緩齒疏寒流明闌空落花晚言念
尋春人公暇此遊衍兵策盤跚中平安柬虛誕怨李與
黨牛青史後來葬不待王爾吹柔腸已堪斷

上方寺

舍舟陟崇岡曳屧竹西路梵磬寒不成平蕪少狐兔入
門宿葉脫唬鴉在高樹未便借繩牀梵放倏已暮佛家

鴛粟湯揖客且小住涼風松廊回古蘚石檀汗漬疑甘泉山蕭蕭玉鉤墓遺鈿耕夫留殘碑衲衣護吾欲理詩版惆悵不能句回首楓林宮斜陽下箇路

答王柳邨見懷

見說沙田上幽居似石窗交同顧金粟詩比冷秋江暖翠晴浮闊飛花夜入艭何時雙不借言訪鹿門龐

山光寺

阿慶行宮墓近與禪智鄰破曉盪雨槳沿緣清淮脣遂扣青豆房風華妮殘春鼠姑已零落鶯粟相鮮新松粒高於樓竹筍低似麋查查乳鴉鬧膊膊春雉馴弔古得舊事看畫迷宿因不知賁火占今復幾由旬坡公許書

楠大墨何嶙峋是日阮師許僧書山光寺舊額縣之山門他日儻重來誰爲持風輪太息出莫灣白鷗飛背人行當狎釣竿安事野馬塵

題楊芸墅同年修竹吾廬圖二首

繞過穀雨一番寒垞北垞南見數竿想像關西好兄弟謂書巢廣文健齋明經詩成曾刻碧琅玕

淮南櫻筍雨初晴萬竅花開布穀鳴吾亦鄉園歸思切春雷一夜繹龍生

煬帝墓

波咽雷塘激浪麗重來水調認江都秋風已失彭城閣春草偏生皇子湖白骨那愁金鏡好黃腸終與玉鉤俱

可憐禪智山門路如霰楊花糝夜烏

谷林堂爲阮師賦

髯蘇谷林堂乃在蜀岡頂歲久僧不知如夢未曾醒夫子讀禮閒來此啜山茗搜古石墨羅證墜竹素診感此平生心千秋幾松菌一斗愉麋研大字擘窠等遂還慶歷觀不使廢幽迴秋雯客同招王柳邨季廉夫城曲買煙艇欄槮穿高柯窅窕陟虛牝寒花一鳩鳴淺草眾麛鋌誰能守樊籠尚未脫韁靷西日一爲抵涼風淒以緊作詩笑蚓竅敢與長帽並去屧紆長廊歸遲度修畛逃禪固未能習靜此宜準儻蒙贊公遊重來宿心肯

曲江亭落成簡柳村

白沙洲畔綠楊邨上有危亭豁浪痕萬里風濤生海國千秋詞客憶梁園故人好在牆東住往事終思酒後論安得遠方數兄弟卻從赤岸望朝暾

訪聲隅子墓

楊子橋邊寺秋花一路迷墓田松樹盡寒雨子規啼公蜀人史已歟湫失碑從宋莫題琪微十篇論幸未委蒿藜

積古齋展王文簡公小像

綠楊郭外舊來時司李才華故老知畫裏鄉心歷城水坐中人物冶春詞雷陂暮雨證船散蠶尾秋風冢樹悲

師督學山左留惲文簡之墓一代詩名誰與並小長蘆外釣魚師

題李金瀾同年壽蔭圖二首

好花賸貫日初進夜韭辰瓜似舊時又向灌園圖裏見
竹竿記取上番移用竹垛題灌園圖詞意
同君憔悴滯江湖索米無多計總麤只恐鄉園成鶴望
不如歸去代萱蘇

後冬青卿集

天香薔圖爲李金瀾同年賦四首

屋南花樹十三枝虛雪鬟風似舊時數徧君家能畫手
前唯石谷後蘭坻
昔人曾此苦經營修竹千竿入暮青賴有諸孫好才調
瀟瀟風雨抱遺經
故人淮海近相依回首蘆溝往事非莫笑碧雞狂道士
十二
梅花時節幾回歸
寒泉一掬歲方閒詩老南都記往還吾亦逢人似朱十
十居須傍漾茂灣
重撫天一閣北宋石鼓歌爲阮師作

古之史籀不可作六書十義藐微茫杜林甄豐各新制
誰復屈詰師凡將周時石鼓既晚出響拓往往傳岐陽
維唐有愈宋有軾手脈口法何琅琅奇觚急就失古意
婆與叔重攻偏旁宣王中興揅雅從臣劍佩趨明堂
麋豕豈徒吉甫薛弓矢曾與方叔張毳典唐傳惜不復
泥金檢玉誰爲儐特刀立旆書在石法古直欲追先王
天遠惜遲暮日其塗抹徒搶攘豈唯才薄羞李杜側身
西望霑衣裳

佳哈船行

高郵孫無燼妻以舅冤獄刺舌血書金經五
卷此康熙二十二年事也丙寅見於廣陵
佳哈船六月雪千歲字耿不滅一解淮水湯湯摧人肝
十三

腸三年之久中心无盍二解撓大計罪當死佛力雖大
不得止願血作墨皮作紙三解彼蒼者天身頻冤誰能
雪汝舅佳哈船四解淮水可涸百身不能贖佳哈船血
漉漉五解

曹娥廟

鳳皇山色剡谿東花草千年記殯宮文鯉乘潮來北渚
靈旂帶雨卷西風迎神曲在清商改幼婦碑荒古殿空
欲向秋原薦香芷一江寒浪晚濛濛

壯烈伯李忠毅公長庚輓詩四首

五島狼煙激海陳大星前已隕侵晨虛傳麻葉能通款
翻使盧鏜竟致身齒髮中年鱷背老弓刀廿載鬻涎親

男兒死國尋常事何以昇平答紫宸
無復連檣事折衝當時橫海意從容生曾百戰愁刀筆
死有孤忠溢鼎鐘赤馬舟低魚浪闊紅衣磯急陣雲濃
金塘漁汛春來近想見靈旗日暮逢
轅門肅肅暮濤寒再上曾經大將壇風怒洗煙趨料乞
月沈折戟轉螢盤海鐏竟阻捨裴甫
廟算如冤殺曲劉三載不歸便得頻頻
褒詔下金鑾
丹心從古羽毛輕道軍符督進兵俞戚將才原不忝
孫盧遺恨可能平同仇勞館尊破略陳司馬大琼公愛婿舊活沙

民望素旌廟貌千秋應好在看傳青史著公評
四月十日阮師招同顧星橋陳桂堂兩太守石
琢堂廉訪暨蔣秋吟編修朱芷堂部曹華秋查
大令項秋子待詔王柳邨茂才何夢華上舍自
望湖樓至靈隱觀書藏紀事
白傅長慶集昔置香山寺平生四五寫具見無窮思至
宋李公擇亦復祖其意少讀匡廬峰九千卷在笥藏之
白石菴東坡爲作記寥寥千載心不可得思議吾師領
湖山望古有深契維時知足齋詩文始行世無慮讀者
乖或恐守之替會逢法與翁謂時帆覃鈐兩先生哦詩具妙諦子
里寄書來謂宜遵古例初刻印一編禪林有法嗣花竹

滿諸天要與佛相媚持書告同人僉謀實不異山寺南
屏深府帖急送遞十笏既閒敞架搆妙初地珠林一以
開蟬聯復雁綴一書立一券有券必鈐識相與臞僧約
兼共山靈誓是日天氣新練影晴雲曳勝引爲落之平
湖汎蘭枻龜齡看經樓風光轉崇蕙米汁罷午餐篤言
款松桂幽鳥暱澗花清磬落巖翠共入枯木堂卷軸徇
排次一埽蟫蛀空不知幾千歲簿錄準西齋收貯用立
櫃勿令嘲夜猨而以歎秋蒂昔人思儒藏徒作不了義
孰知名山緣乃遜智者智豈惟演三車恆河沙可計調
御仗天人自茲脫垢膩譬之火宅涼各出大善慧衆心
生歡喜頂禮而釋偈遂辭青豆房山椒日已墜歸去扶

筍輿風望出寒吹

訪書圖歌爲何夢華索賦

何君新作訪書圖索吾題詩走相示平生此圖見者三

展卷從頭爲君記其一 黃姓號翁名 兵部得書十二圖辛酉歲見之其家

誰與畫者陳曼生 鴻壽 新書刊徧明道本換得不啻金

滿籯其二我鄉劉孝綽予里劉疏雨藏書三十餘櫥皆善本昔館其家乃是布衣矣岡作竹汀宮詹許爲記豈意緣苔遽生閟疏雨訪書圖矣且都元鈔宋槧無時

鐵生作錢許作藏書 宋槧本顧澗 記疏雨下世不果 兩字爲作一廛百宋賦眠琴館裏疏雨

無臨頓里中一百部 號發 志清 藏書三十廚此外更 大與嚴元照 九更不作畫亦

時有何如斯圖照千古一洗丹青絕前後夫君好古眈

冥搜南探禹穴東之累手拓金石不知數口吟詞翰無

與儔絳雲樓中焚未失化鹿寺邊竊還出一千金購买

都文八萬卷充長水宅日思誤字相串穿手定黃墨窮

鑽研涼州太守車幾兩織簾居士手一編笑吾衙薑亦

好事縱不能訪顏爲崇夜讌偷鈔述古堂朝遊市閔慈

恩寺憶昔渡江至揚州吾師雲臺 先生 招住文選樓連牀照

軫那可說手版口未無時休此時何君日來往臨淄嚴

安厚民 亦同賞願集諸君論翡翠裘搜尋不讓珊瑚網是

冬吾師朝京師書面手捧陳丹輝白虎觀中起書藏讀

罷優領

天子頤明年覲旌復南下覓得重添寫宮寫宋朝苗發

漢陳農誰復如君素嫻雅書目重鈔天一藏祕簡還從

東晉商沙棠之舟木蘭楫就鈔懷餅何倀倀余亦年來

增眼福許吾官齋日披讀多是華林未錄書往往焚膏

苦難足回豁史韻 宋錢 撰 昔所珍龍爪釋文誰敢嗔 宋史 紹通

鑑釋文胡三省 魏鶴山禮 之未可信 華父經義記要義 仲良史 楊氏皇宋通鑑紀事

末本要鼓芳風扇遊塵君今將行且小住定有珍珠滿船

遇日本古文儻購成汲冢師春愼收護況君讐校過任

劉到眼眞贋窮源流錙炫連山自堪晒豐坊魯詩奚足

酬歸來豈但飫寒餓上充

祕府下學舍百城南面副本多他日從君遠相借吾歌

長言苦未工卷畫還君心忡忡不知舊日黃劉本誰入

琳琅

七閣中

陳進士 詩庭

畫山水歌爲楊補帆作

金閶門內陳老遲平生作畫兼作詩詩好乃和張句曲

彥會畫多亦贈楊補之定香之亭昔遊在如鳥影過鐙

風吹句曲已死補之嬾便呼進士無人知曉來玉叉看

此畫令我側側生幽思憶年在亥月在酉官舍重逢一

把酒爲言歲久詩畫無小學新來辨跟肘經句別去但

相思豈意谿藤省艮友當窗花影日未中傳看忍汗寒

具手當年酒伴散如雲陸 采山 繆朗夫 天涯兩不聞鏡

中白髮悲鷗侶畫裏青山冷鹿羣屬我拈豪那能好吟

成傾盡愁懷抱卷畫還君太息多補之補之爾亦老

同人皐亭山看桃花四首

五載重遊第一回妒人風雨莫相催看花君子知何處
又向元都觀裏來

平生心事在江樊籠鳥池魚未許言說與南陽劉子驥
有桃花處卽仙源

一片紅雲出水濱南朝風景認難眞花雖不語花爭笑
曾見僉名謝道清

釧動花飛日暮時分明得氣草衣詩有人閒泥臨平水
手撚垂楊照鬢絲

覲校官淩次仲

朝來凶問到精廬猶記明州見面初賸有一旌題進士
並無弱女奉遺書秋鐙論史寒潮永短櫂攜家夜雨疏
時方挈家還歙聞道小紅還好在白楊蕭瑟復何如

千墾盦圖歌爲貝簡香作袁綬階壻也

五硯先生得快壻漢魏金石羅千通撥蠟失眞棗木換
精審奚論趙與洪千墨盦空百花亞秦權漢碣明煙松
亭林不作竹汀老紛紛耳食誇元功經史足徵吾所愛
惜遠未見覃溪翁郭香之察近再讀動魄豈後陶陵銅
頭簏牕前近以二十萬貲平生疑竇那可數誰抉塵障
得西嶽華山存不朝本

開心胸清江士人異喈好匪椎遠出搜鴻蒙他時訪君
求異本指鄉直指楓橋東

過休園弔鄭元勳二首

詩社飄零感萬端影園人盡北風寒黎郎去作沈湘客
無復春陰黃牡丹

流雲暗壑閣苔青重見司勳舊日經一自高家兵馬後
惟留老樹在空庭

閩道

閩道清强濁更强須知
宵旰在宣房已教理水煩王景特
敕疏淤起許商射竇沙痕留屋瓦汜光秋汛失魚梁東
行若見河隄使三策當求第一長

北征集

牛車曲

常州人家多以牛轉桔槔因作此

秋田不雨穀不熟家家養牛轉水戽前蹏欲起後蹏縮
竹竿嬝嬝日鞭扑雙肩高低背血漉屋角飢烏暮相啄
槐風灑地不敢伏吁嗟乎登場願得穫斗斛糠乾亦足
飽汝腹牛宮朝來報生犢爾且食芻人食粥汝力雖勞
亦汝福不然人飢食汝肉

二十六日王家營曉發

遠行不安枕轉側清宵長白鳥號中夜無睡眠單牀僕
夫脂我轄未明先治裝幽蛩咽西壁乾鵲鳴東廂門前
驟車轡鄉當聲嬋詳展軨取修句頗波何湯湯還眺黃

河南一線明江鄉今朝風日美未覺單衣裘五中隱直
麻水曲夾垂楊茶煙出土錢豆莢黏鼓牆鳧翁戲淺渚
犬子蹲寒岡悲來故無端不飲心傍偟浮雲滿四野落
日交昏黃朝發黃河濱暮宿桃源莊

曹家林至紅花鋪

昨午梶征車義輪尙未晏暖湯濯我足稍稍事筆硯濶
坐山雨生墨雲墮片片繩繩衝涼波變變集寒濺澤農
既歡呼旅人亦清燕籤郵轉生愁翦燭意忘倦荻簟屢
夙興屋山北斗兒侶人秣其馬氣候候遷變行行五花
橋清夢落谿濺逕滑釐稂田沙輓薥薯堰水禽飛鵁鶄
野花明蒿菽不知何處山馬首忽迎面巨浸匯澠流殘

碣末暇勘回憶去家時流光急奔電

謁羊鉅平侯祠

獨訪羊侯廟停車拜夕曛探環存古木墜馬想荒墳壞
壁銜秋蘚寒潭生暮雲殘碑如峴首讀罷淚紛紜

題驛壁二首

兩輪歷硃到豁陽初試縣衣覺晚涼一夜徂徠山底住
西風吹葉下垂楊

破窗風葉作離聲七載東華又曉行何似櫻桃園裏竹
結根冉冉得孤生

岱廟六漢柏歌

昔聞岱廟有古樹六柏種自西京時千里來看苦未識
凡木糾結難爲知繞廊攀栢一尋覓始覺奇氣生須眉
一株直幹一株折一株高立青雲垂更有兩株葉全脫
頑立贔屭神孤危其西一株若振翮鸞漂鳳泊相撐持
皮乾剝蝕如古鐵骨瘦突兀同蟠螭蓁松偃蓋或同輩
唐槐擁幢疑小兒婁婆日暮益心肅長風遠扇洪濤吹
海鶴欲下蒼兒出山橫水壁神犀馳夜叉轉臂勢屈曲
毒龍遠吼麟之而我聞新甫昔種此到今祇益牛山悲
何如此柏結根早若與青帝通靈祇大塊栽培少戕賊
皇天長養寧偏私武皇東巡既不復我來瞻拜還三思
昌黎已去少陵死欲歌且住神爲疲

重至京師呈劉信芳師

青衫四十尙無成忍向歐門數舊行春雪曉遊方廣寺
秋潮夜聽暨陽城百年浪跡浮雲改九載光陰逝水輕
此日東華重奉袂不禁白髮一宵幷

貞觀金塗造象阿彌陀銅碑爲阮師賦

銅碑四寸寸有咫唐貞觀年造像作金花半露沙牀斑
楷法交飛水蚊腳臨風易惹篤搏熏映日難摹員多薄
上言神天人調御下祝家門集綃綿維時太宗御極久
海宇昇平勤遠略三藏白馬西域歸至此剛踰二年弱
碑載貞觀廿一年造按舊唐書元奘於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大悅中國佛教浸盛六百五十
部有奇梵字橫行各糾錯翻經院裏大官忙慈恩寺中
緇僧學公主爭嫌褪髮遲山妻但解施錢樂豐碑已滅

不可求墜此眞如一風篴吾師好古羅吉金抉剔蒁痕
自湔濯雙碑泰岱開館開傳看何妨羣手拓偶然賞鑑
來蘇齋覃谿先生從此哦詩滿臺閣眾云字體近褚歐此論
雖公亦忖度度人經少失波磔開元泉多見輪廓恐似
經生鍾紹京寫罷瀾陀借深託鯫生右手如縣槌瞽說
從人笑捫篇方今崇文當盛朝祕閣裁書集英博此碑發蹟固有時呵護寧非法
輪覺時文頴館采此碑大全唐文揭來兩至春明門歲暮長吟苦神
索自笑眞金不鍍金戢悔徒勞十指膜日斜擁鼻地鑪
紅窗外寒風叫乾誰

送屠琴鴈以詞館出宰儀徵

翩然仙吏動鳴騶聞道分符近石頭錄別花看崇效寺
到官鱗買白沙洲墨翁詩畫初無敵吳山壽杭人宰蜀詩畫稱於時麟
度循廉孰與儔時新歸安人宰儀徵人宰得有惠政
亭井號柯劉總是同鄉且鄉語任渠

南遊集

謁孟廟

喬木千年在墟堂見雅弦論功羣五霸中宅記三遷盡
殿嵷幽鳥苔增繞細泉官和遊碣在道統至今傳

遊滕縣

孤駒山近薛城邊小閣縈紆夜舊好賢往日雄心留試劍
至今井地想分田青帘荒店斜陽市細馬平皋落木天
誰見銀花如舊白乾紅衫冷遥吟鞭
自湔濯雙碑泰岱開館開傳看何妨羣手拓偶然賞鑑
來蘇齋覃谿先生從此哦詩滿臺閣眾云字體近褚歐此論
雖公亦忖度度人經少失波磔開元泉多見輪廓恐似
經生鍾紹京寫罷瀾陀借深託鯫生右手如縣槌瞽說
從人笑捫篇方今崇文當盛朝祕閣裁書集英博此碑發蹟固有時呵護寧非法
輪覺時文頴館采此碑大全唐文揭來兩至春明門歲暮長吟苦神
索自笑眞金不鍍金戢悔徒勞十指膜日斜擁鼻地鑪
紅窗外寒風叫乾誰

送屠琴鴈以詞館出宰儀徵

翩然仙吏動鳴騶聞道分符近石頭錄別花看崇效寺
到官鱗買白沙洲墨翁詩畫初無敵吳山壽杭人宰蜀詩畫稱於時麟
度循廉孰與儔時新歸安人宰儀徵人宰得有惠政
亭井號柯劉總是同鄉且鄉語任渠

南遊集

謁孟廟

喬木千年在墟堂見雅弦論功羣五霸中宅記三遷盡
殿嵷幽鳥苔增繞細泉官和遊碣在道統至今傳

遊滕縣

孤駒山近薛城邊小閣縈紆夜舊好賢往日雄心留試劍
至今井地想分田青帘荒店斜陽市細馬平皋落木天
誰見銀花如舊白乾紅衫冷遥吟鞭
自湔濯雙碑泰岱開館開傳看何妨羣手拓偶然賞鑑
來蘇齋覃谿先生從此哦詩滿臺閣眾云字體近褚歐此論
雖公亦忖度度人經少失波磔開元泉多見輪廓恐似
經生鍾紹京寫罷瀾陀借深託鯫生右手如縣槌瞽說
從人笑捫篇方今崇文當盛朝祕閣裁書集英博此碑發蹟固有時呵護寧非法
輪覺時文頴館采此碑大全唐文揭來兩至春明門歲暮長吟苦神
索自笑眞金不鍍金戢悔徒勞十指膜日斜擁鼻地鑪
紅窗外寒風叫乾誰

送屠琴鴈以詞館出宰儀徵

翩然仙吏動鳴騶聞道分符近石頭錄別花看崇效寺
到官鱗買白沙洲墨翁詩畫初無敵吳山壽杭人宰蜀詩畫稱於時麟
度循廉孰與儔時新歸安人宰儀徵人宰得有惠政
亭井號柯劉總是同鄉且鄉語任渠

南遊集

謁孟廟

喬木千年在墟堂見雅弦論功羣五霸中宅記三遷盡
殿嵷幽鳥苔增繞細泉官和遊碣在道統至今傳

遊滕縣

孤駒山近薛城邊小閣縈紆夜舊好賢往日雄心留試劍
至今井地想分田青帘荒店斜陽市細馬平皋落木天

衣陵颯颯楓香展茵蕭蕭落松翠錠鎏巖瀉雲煙
嘗恐精靈自珍祕吾生山嶽成攢譏後日松蘿任高議
一兩蟬展償阮孚足蹙還來叩雲寺

舟中望廬山

客行有程飯夜半今晨稍遲日色薄涼風披披吹舳艫
五老迎人向裾落落遊意到潯陽江失喜狂歌躡飛蹻
荻花瑟瑟明江洲扣舷搖搖帶山郭故人不枉溘浦書
招隱難辭廬阜約十年已恨同雞肋百歲何能再豚縛
初陽隔江嶺勢孤宿霧連天巖影削浮家汎宅且漫期
雨裏煙包正行腳讀書縱後公擇年來遊差比香山樂
雲泉有約不可忘遠夢終宵落谿壑

寄阮集

雨中過祥符觀

石棧紅泉噴花宮碧草春仙燈孤照雨羽蓋暗生塵閣
世悲殘碣羈懷愜隱淪茅軒如可卜歸臥五湖濱

東軒郎事

鳳皇山下雨絲斜小駐東軒薄茶車露色蒼涼催布穀
寒風料峭勸山茶已無閒草追塵跡賸有桐柯記歲華
辛苦畫圖翁學上獨傾懷抱向煙霞（覃谿宮詹有東軒記蒼谿圖作詩）

雨中望螺山弔文信國

丞相孤墳春雨中白沙江遠樹冥濛死歸齒髮馮千載
生祭文章笑鼎翁家木重來付朱鳥兵機自昔等秋蟲
他年經過青原寺重薦寒泉白鷁風

夏日懷人四首

計上舍秋琴 深

孟夏何陶陶吾思谿南友恂恂計然子直諒亦難偶閒
曝納楹書靜瀹煮茶曰十年共筆研有無各奔走海城
聽濤聲古廟楊碑首爾來不相見忽已兩年久遙知茴
香庫有母獻春酒今春得芳訊隱居如陶潛何時返三
逕藥玉斟觥船

孔比部曉坡 慶鶾

孟夏何陶陶吾思燕臺人嶽嶽孔北海通雅無與倫禮
器抱東漢素節尊先秦一年住京雒推解彌飲醇看花

西苑暮閱古東華晨爾來不相見忽已一年新遙知太
僕街有朋如雷陳馮成才 前月得朝報補官如王播何
時過薊門梅花索酬和

楊明經元鼎 知新

孟夏何陶陶吾思燕寢賢醇醪楊南仲博洽誰能先盈
篋千卷書負郭五雙田十年同帖括笙典窮鑽研春訪
徑琴亭秋尋虎跑泉爾來不相見忽已踰兩年遙知夙
好齋有子傳青氈去年赴賢書棲遲如柳冕何時汎月
湖經義共詳讞

阮司馬小雲 常生

孟夏何陶陶吾思廣陵客矯矯阮仲容曠度不可擇奇

字探蒼稽詩篇過郊籍九年聽官鼓研究費昕夕皐亭
盪春橈蜀岡蠟秋屐爾來不相見忽已兩年隔遙知文
選樓有叔分講席昨歲枉尺素好句如陰鏗何時渡京
口論詩崇令名

昇山寺

粥魚茶板靜相依破寺空山對翠微巖溜直衝崖腹渡
晴雲低入樹根飛伽棱鳥語清禪偈澤鴻花田界衲衣
到此嫗無三宿住何年重與款松扉

橘枝詞四首

渡口山家屋似舟沿沙種橘飲谿流壺公巖畔千頭樹
抵得人間萬戶侯

好劵耕牛賃鴈租天陰鷗鷺繞門呼水田澤瀉沙田蔗
沙水中間種木奴
篾裝簏裹早寒天客裹單衣未貯緜忽念家山光福寺
最深處人憐數點忽成邨

白石鎮

洞庭紅滿樾頭船
烘晴帶雨出霜遲崖蜜曾輸可細論南豐產蜜橘行到石龍
侵晨發琴窒山川漸深窈秋來泉眼枯礪戶聲正小涉
者揭其衣高下出林表山鄉歲月遲瓜架猶未埽高雄
嘐繁柯驕紅發蓑草茲行沿盱江遠近互環繞盤岡踞
厚地孤峰插晴昊顧問旁人名楚言不能了何爲終歲

遊徒使顏色老霜枝既槃拏蠹葉任敲倒古樟大十圍
石枏亙連抱古人名豫章取義足稽攷

寧都試署望翠微峰有懷易堂十子寄阮師

勺庭池館翠微東山入金精有路通四海文章三子在
一堂遺佚十人同方塘水冷芙蓉月烏谷霜凋薜荔風
縱使歐公高史席辟逢自以采薇終

上十八灘謠

灘聲長灘色黑水力鬬曲不鬬直上灘角下灘龍舟行
趁水不趁風竿長一搖入灘水寒煙冬煙漉漉石齒齒仙人
之甕在何許唯見嶙峋怪石波心如山鬼黛涎蜃屑吹
飛沫出出如聞昆吾嗥已過瑞林砦還上長沙潭楓根

倒挂石腳出波紋瑟縮如眠蠶水漸低聲漸歇長年攤
錢山水窟回頭一笑三門灘宛若呂梁縣溜一落毛髮
生微寒

灘師引

一人操舵如操弓一人使竿如使虹竿搖艫與舵相應
決落千丈排長空崩崖巨石健於虎磨牙攫臂追豐隆
山根益束水益怒其氣直欲吞艨艟須臾撇竿入釜底
中有一綫盤蒼穹山迴水抱木葉倒日腳下射龍所宮
欻然竿落舵亦側長年屏息心忡忡竿低舵轉浪花靜
灘師唱曲洪濤中舵師持舵如轉轂竿師持竿如飛蓬
吉祥鉤腳不可識唯覺鵠古青濛濛

瑞林砦見周雨亭同年話舊
不見周生烈棲遲又十年才華流輩少章貢一江連惠我頻文綺思君若醴泉媿無瓊玖報三復木瓜篇

三門灘歎

行路之難溢紀實也

三門灘前水勢寬估客醵酒相交歡三門灘前天色夜估客吹鐙盆可怕山程水程君且聽一生九死何零丁巖深月黑鬼車叫寒風水面吹秋螢君不見信豐江邊日腳斜老板殺人如瓜瓠

下十八灘謠

上灘已自雲都止下灘復自贛石始上灘怒而健下灘舒而閒舟行十落如脫筈上灘窄以遒下灘疏以豪舵迴一撥如牛毛上灘嚴且阻下灘狂且簸旋磨人生得失誰能知如灰顏色馬鬃師章江貢江一派流鬱孤臺下風飈起上水遲下水速水洄洄石碌碌往者歌來者哭

重寫百花洲弔蘇隱君與同人設奠而去三首

竹牀板屋苕湖東南渡旌旗在眼中畢竟避人成底事岳飛冤與曲滿同

鎔雲沿沿燒祠堂零落空隄柳數行若向西湖比和靖也應配食水仙王

北盟往事散秋塵處馬諸公論未眞輸與深寧閒點筆金李沙蟲歲月非事盡轅門榕樹冷客歸殘壘鷓鴣飛

七松亭外青燐屨閒與皋陽弔落暉

冬青館甲集卷二

烏程張鑑秋水

詩三

疆桐館集

樂化道中

兩年章江湄往來歎三渡遥辨西山霏漸熟新洲樹茲來二月杪將枉柴桑步雨歇嵐氣重風緊雲條沍渺渺春波生爛漫杏花吐但有長松枝偃蹇不改素久客萬慮盈嘗畏嚴棲暮三復淵明詩慚歎遠相赴

嬉雲寺

繞谷穿雲入翠微金輪峰下啟禪扉墨皇已去書空在寺有羲之墨池象教重開劫總非雙樹鳥驚搏黍嬾曲房花發寶珠肥暫時憩息由旬久難乞山僧掃塔衣

從德安望廬山作歌

憶昔北來九江曲匡家兄弟鬻雙目回車默向山靈言誓買芒鞋蹋重麓風前彈指經一年夢裏看山逐麋鹿裹頭破曉巾柴車五老鬢眉露清淑雲光絮繁翠色濃仿彿飛龍出眉正安得華嶽九節笻到白鶴觀前之峰中金鵝有蕊佩可食但道仙人名韓終又思香山飛雲履著向青牛寺邊之巖裏碧苔有漿潟可飲亦見隱士號用里人生苦被浮名牽山中一日成千年丹沙無功石髓竭只合遊戲隨塵緣前年從尋陽香鑪窈窕當

其背今年由柴桑漢陽戍削出其外謝公遊屐尚有待周華不注咄可怪我來大笑非寒盟負此息壤無人情但祝天公與我十日晴不辦高高下下入巖腹逍然鷺鷥長松謾謾洪濤傾

經柴桑有懷陶公用移居詩韻二首

茲來鹿子坂緬懷高士宅白雲無始終流泉自昕夕百年會有期三載憚遠役晨出催打包日入未暖席靈鳳不啄羶驅車感疇昔晴好苟未同無爲苦分析

南郵故自遠惆悵移居詩我遊玉京下遑遑復安之山家勤新苗荷鉏良可思何爲逐車轍負此春風時行當屏塵慮山水懷方茲亦無沮溺心力田非我欺

青玉峽

精銅一萬丈中有兩龍穴龍嬾不肯飛噴作太古雪洪濤散春陰天柱夜崩折玉盤萬珠跳秋宵百蟲咽冷冷穎師弦可彈不可說傳聞布水臺遠在雙峰缺苦無濟勝資肝腸一朝熱長公漱玉亭歲晏若痕齧下視南宮書深刻半明滅褒裳不可從蹣跚笑跋躠

十笏堂同潘芝軒師看宋西陂所留唐人畫地獄變相歌

看山曉入頭陀家滿堂枯木噪寒鴉一僧告我畫卷好筆蹟疑是盧棱伽闍浮老子自古有大力調御紛天葩神官列坐十與五前導文豹後長蛇吞刀吐火在頃刻

作使髑髏如蓬麻土伯約首縮頗蠶夜又豎臂張槎杈
輪囷孕象垂其鼻趁趯怒虎磨以牙前生諵觚匿不可
照之古鏡寧纖差畫尾爲作經小品華嚴妙諦思無邪
誰其跋者翁學士方綱銀鉤小字行敬斜此畫留傳失
人代神物完整無微瑕昔年
天戈靖南服耽吳餘逆同蝦蟆緜亂教除嶺譖開鑿五嶺去密網揮斥三湘通排衙有時
卻現宰官說開先古寺談三車詩成往往寄深意要與
玉帶同矜誇婁賢昔藏西院玉帶今失風鐙過眼又百載摩挲兩手
悲蟲沙無量無等一平視菩提有樹空紛拏努目倔强
落鷹虎低眉婉轉羞麕麚卷圖還僧戲齋飯日腳已上

山茶花

萬杉寺

一綫招提逕高杉列四圍晴嵐搖佛面寒碧在僧衣院
宇昭陵改壇場祖席非空聞散珠水流繞出禪扉

三峽橋用蘇公韻

折磴尋玉淵泠泠響山溜名泉九十九水石互爭鬬中
徙迷始終支脈交左右春雪濺松壇澄銀湧雲竇頹響
號寒颼哀音嘐遣犹誰人挽天潢洗剔此皺瘦澗底青
頊玕餘籟笙筑奏回看舊蒲茸激若箭脫殼杉柳變雨
雪雷霆失昏晝胸中萬斗塵借此一盥漱

棲賢寺

春雲散陰晦和風扇修竹穹谷半玦環中有高士屋曲
房失笙典回廊蔽寒木想見玉谿子焚香對寒瀑擔坐
山雲生小酌茗花熟至今風雨中往往過麋鹿吾家茗
水陽有書未能讀三年遊不歸負此芰荷服安得正中
琴抱向空堂宿夜半老鶴鳴無以歎幽獨

玉淵二首

山尊洞復頊荒煙洗滌聞根得靜便此後相思成渴疾
問誰能寄九江船

不嫌清味遜中泠折足風鑪缺口瓶吾亦茗谿老桑苧
幾時來此注茶經

大雨自湖口曉發

敧枕鳴春雷至曉雨未歇荒雞不住號雲水互蓬勃出
城面蒼崖危棧倚超忽上嶺嵐氣濃下嶺石頭滑有若
萬弩機臨敵一齊發驟水既奔注涼風益唐突我涇倘
在衣人涇已到髮我寒尚在肌人寒已到骨奈何孟夏
交熯烈若冬月僕夫足蹣跚旅客心兢兀遠遊亦何爲
不如老薇蕨急淚等秋泉迸落滿林樾

河口鎮

邨碓多舂紙僧寮半買茶羣山方釜覆一水復戈斜節
物黃梅熟光陰苦楝花南中風土異知已近仙霞

重過臨川有懷玉茗二首

酸風蕭瑟撼南柯往事繁華一夢過惟有牡丹亭院本

尊前重聽小紅歌小紅玉茗侍兒
少日詞場每自誇朱雲一疏竟歸家千秋史事留詩案
零落空堂玉茗花

乘月至分宜口號二首

兩頭纖纖月當戶大雞小雞奈何許至今雲黑鈐山岡
夜半辟蘿語山鬼
病骨初蘇怕遠行三年難得此宵晴行人惆悵西江月
曾照袁山萬古清

將歸

豫章城下水歸思忽然增一夕辭籠鳥三年戴髮僧倦遊原少著重到更無馮慚嫗滕王閣岩嶢欠一登

釣臺

祠堂千載此江濱壇石依然舊釣綸隱不用文辭鼎鼐狂偏有象感星辰畫眉叫日荒林晚縮項吹潮野水春莫向雲臺誇姓氏州名何處著諸臣

西臺二首

寒風蕭颯雨沈冥短擢重來未許停記有人持竹如意不如意處哭冬青
六陵風雨古今愁想象干戈下睦州畢竟遺民同一嘈不爲晞髮即披裘

蘭谿打槳曲五首

打槳復打槳曉風吹鬢影團圞雞子黃日上黃姑嶺

淮南集

歸家一月將赴淮安整頓殘書倍惘然故園一別甄三年到門已落春風後鼓櫂仍期穀雨前拙計但看嬌女瘦持家端仗老妻賢蓼莪忍向癡兒說檢點青袍淚泗連

題秋琴聽雨圖四首

杏樹初花曉未晴小樓深巷夢難成無端觸撥江湖思愁與春潮一夜生
嘐嘐嘐嘐聲花陰今雨繭條舊雨沈總是相思不相見

故人消息在晨禽
十年塵海悵分攜孤負鄉園草樹齊我亦鷓鴣翁上任
綠陰門巷日鳩嘶
西窗翦燭語難償送我平明黯自傷何日東鄰結茅屋
臥聽新釀注糟牀

劉大司馬師以近集見示即次阮漕帥師韻

又向京華省舊顏喜依壇坫奉南山韋平事業三霄上
燕許文章四海閒曾侍遊仙知夢淺重來問字可緣慳
預愁潞水秋風滿悵望龍門引權還

重九後自潞河南下聞警

九月霜花重單衣下潞河秋風方錩璟遠道忽兵戈殫
鋏愁先絕開尊鬢已皤從軍雖有志此事久蹉跎

題阮師江鄉籌運圖

癸酉正月吉儲胥將北發舳艫蔽江介軍符馳吳越維
時儀徵師實秉漕帥鉞舊年荷
帝命遠猷才心竭調劑官與民裁量丁與卒會當立懦
頑必先明賞罰粒粒天庾珠不使雜糠麩吾
朝沿明政貢道通漠漪奉春策燕京要以便朝謁何圖
數載來黃流奪耕壑憶昔正文莊舊畫不可沒譬諸人
一身運道乃咽咽之有過當直欲杭滄渤
廟算仁如天海運議久閟專力事會通不憚勤輗軛

聖之心中夜長惛惛朝發孟城隈暮宿瓜步埸粟米五
百萬量尺竿豪髮計地及八州限時止六月一百廿一
綱綱綱費牽捽牽夫十萬人振力免餓殍今年山東旱
沙壅待疏掘糜費在淺阻丁力極顦顇試看圖中顏勞
悴何時歇歡聲騰錦繡憂思損肌骨會當涉河汶報政
闕所讐在
秋朝
國計思對
命書笏

秋舫書懷十首

翠幰南苑駐金根矢石交雲閣烽煙徹掖垣中涓方豕
突華省失鴛鴦齊斧蒼黃出元戈次第屯妖塵昏日月
天露洗乾坤祇覺
皇靈遠從知國步尊小臣蟻蝨細聞信淚潛吞
小醜生成外揮戈逆太陽紅羊爭左道黑蟻儼分場刁
斗傳河曲軍書入建章天心方佑順民命恐摧藏謬效
連雞智徒傅鍥鹿愚諜窺三輔密烽繞六州長攻穴腸
抽鼠捨渠臂折螳似聞
哀痛詔
聖德邁虞唐
聞道魚鼈縣跧梁有賊巢七年方卵育九月忽雄虓首

惡推裘甫殘黎問趙芭戒嚴連夾谷亡命及敖鄺東土
天時歉居毗地力磽哀鴻集中夜驚鹿竄西郊命促魂
遊釜憂深濁止膠倘煩諸將帥督戰急征輅
近縣團方急中州勢少危滑臺眞虎負淇水救猥窺遇
害傳諸尹期援集遠師已愁阮瑀及兼報卞盱隨癡突
趨天井狂奔絕大伾飲刀猶倔強吐火定昏迷酋命殘
螻蟻
天威懾虎貔有征無用戰殲不待交綏
天上傳星使師中下丈人韋平有弓治亹鄂得臣鄰七
萃繁霜羽三單集電輪襄沙圍自合卷甲令同申袁倘
宜傳首陳豨已縛身出車楓葉冷歸馬柳條春古者凶

無赦
天乎勇自仁紅衣曾鑄錯留取受降辰
道口圍曾遺兼趨冉擊城
臨軒紓
廟算授鉞降朝鄉發詔今何怒橫衝舊有名李波方俘
妹張角倘逋兒覓大猾新稅艱虞失早畔梟巢同日覆
獲穴幾回平據若地飛檄古濠渡木罌浚儀城路遠父
老挈漿迎
倘守彈丸地相持作甕蜂營應添七覆命已盡三冬籌
號傳唐史遺徵猶宋儆捕亡安鹿角抵死折捲衝楊素
軍偏振高昌賊自供氣飯舉破鼉火簡發烏塘都尉駐

眉走將軍犹臂從安艮在除莠銷甲及春農
堯民飢不少
禹甸水仍多青犢羣凶在黃流故道枯王尊祠莫及賈
讓策殊科金堰魚生餒孟城馬沒渦直愁井四瀆奚止
塞三河國仗雲梯議人憐孤子歌倘煩拯墊溺稍待靖
干戈對此肝腸熱憂時鬢欲皤
九重方側席臣下敢偷安紫禁論思切青蒲密勿難救
荒蘇餓殍執法去貪殘漢室褒循吏唐朝右諫官
大猷雲日麗薄伐雪霜寒杜牧言無罪劉蕡策已殫涓
埃何足補耕鑿此爲歡無病呻吟者聊酬宇宙寬
粟漕神倉遠秋風下舳艫來時憂旱魃去日動妖狐習
鸞彎蛋鏃徵兵急虎符計應先曲突防敢後衣柳滴博
方通戍長盧正轉糈繁雲更火密淫霧曉檣孤已拔鐘
吾驛猶淤微子湖從軍應負羽操翰一長吁

題小雲閣雙書屋圖

相從十載別三年重對淮南亦偶然畫裏雲山疑輞水
篋中詩卷比斜川蕭鐘既合隨琴薦花地何當接酒天
他日北湖尋舊侶藉藕時須趁汜光船

臨頓里集

答徐雪廬廣陵見寄之作

再向吳門見相逢判十年卑棲雙鬢改禪習一心堅小
雨鳴陵酒高風瓜步船過江紅藥晚明月正重圓

王海邨 瑞年有薊門之行率賦奉別

黯黯春陰長綠蕪送人蹤跡感菰蘆兩年吳市新詩倡七載燕郊舊酒徒此去鶯花連社日記來風雪判丁沽十行宵後潛夫札看取蜚聲滿帝都

題海邨受詩圖畫船山張侍御遺像二首

一麾剛罷海雲東客子光陰石火中他日西江數流派瓣香只合拜涪翁

海棠未破柳垂絲曾憶看碑覆酒巵吾亦有詩須論定相從已恨十年遲庚午在都雲臺師招飲揚州旅館看西嶽華山碑同坐者蔡閣學生甫馬光祿秋藥宋太守芷灣屠吉士琴鴛陳茂才受笙及侍御與鑑

謝小雲惠蠏

阮郎秋艇及湖棱遣送霜螯抵百朋解道共嘗學遽瑗祇緣分惠媿朱登睦薑知熟鳴齋曰雛菊愁張照字蹙安得連牀語農圃剖匡同酌酒如澠君時秋賦報罷

題溫也癡文撝葉圖三首

巢居閣河墨谿斜聊共棊枰一笑誇聞道更無封禪稿且俎明月種梅花

漁具還輸農具宜蜀泥鄉板趁春期一畦紫莧千頭橘吾亦新師汜勝之

蘆雪菰煙歲月寬頻年浪跡夢無端名場畢竟同牛後何苦皋牢學轉丸

春日得諸城劉師晃懷詩郎次原韻二首

菰蘆廿載尚依人夢記華胥往事眞衰鬢已教侵曉鏡短衣可更犯緇塵香鑪東閣花前酒畫艗西興雪後春回首之罘輸柏馬不禁清淚點裾頻

能拔單寒得幾人況兼清越見天眞揚雄門巷車無轍寇準樓臺甑有塵顏色削瓜驚改歲詩篇剖鯉喜隨春方輪縱遣猶膏轉欲往從之道里頻

林屋洞天集

修竹圖爲葛香士賦

葛仙井在包山麓繞屋流泉映修竹中有堆牀萬卷書鎖日攤書遠塵俗春雷一夜迸竹筍十十五五翔青鸞

讀書看竹無不可科頭六月長風寒吾來靈威訪祕書山前碧玉鳴通渠知君曠度如抱朴臞然鶴骨中心虛卜居祇合住林屋洞口耕煙洞中讀拋書一嘯湖水寬七十二峰青矗矗

蔡笠山惠石公白枇杷賦謝

石公山插太湖濱中有枇杷味最珍霜後試花濃比雪雨前摘實爛如銀楚萍未必輸先典秦樹何緣誤後人多謝筠籃近相餉異時應結翠耕鄰

哭諸城宮保劉文恭師四首

忽證龍蛇讖春光慘莫回豈惟壞梁木直欲拆星臺三歲心喪重千秋國士哀何年攜鏡具桐樹識重來

惟昔趨
丹陛經年侍講帷素風臣節厲直道
聖心知家世傳遺笏行藏付口碑汗私吾豈敢大鳥有同悲

天道誠難測師如不永年濟時刪諫草愛士託詩篇眞覺山如畫從茲硯作田師詩有洞庭山古宜摹畫卽別花繁莫負春句今來西山如議長河空有淚北望轉悽然

四海論知己何人更賞音削瓜留面目披月見胸襟竟阻韋平業難酬魏鄭心歐陽門下士頭白感遺琴

阮師自嶺南寄到文選樓詩存及恩平阮桐葉吟蟬硯賦謝二首

治國籌邊兩不妨會昌一品氣清蒼賞奇遠寄勞千里
請益運趨待十霜漢殿勳名銅馬式唐羌疏草荔支筐
重憐舊日編年在華髮蕭騷弟子行師戊辰以前擧經
弟子記皆鑑爲編年室集及雷塘菴主
巧琢雲根活翠鮮先秋一葉墜書筵傳觀肯羨連城璧
生計從輸下濱田吳中大水爲百年僅見癸酉十餘歲爲陽侯所奪茗酬筆牀
新位置龜腸蟬腹久隨緣自知無復金貂夢正要同吟落木天

王雲舫種蕉肄書圖

少時曾結墨皇緣繞屋隨人號綠天夜雨滴窗心自警
秋風折檻意相牽養成肯讓芙蓉粉種遍仍求苜蓿田

不信右軍三十七黃庭眞跡古今傳

羅漢寺看梅

入陽千花涌山門倚樹巔瀾流初夜雨人立夕陽天春暖先除酒香嚴未破禪風前數童冠三復舞雩篇

毛公壇

饗風漸停苦雨歇擬訪仙壇款靈窟一枝扶老兩不借迎面青山起超忽毛朗廟後路蛇盤前度來遊識碑碣朱朱白白入草花彎彎環環轉林樾鎭地符失丹竈空但有芻童出耕壑劉公一去二千年留取雙池鑒毛髮一瓶寄上大諫議皮陸終嫌欠仙骨我生欲抱三足鑪劉斧親攜煮薇蕨不辭去路動暝煙隔岸莫釐上新月

西山懷古四首

犀渠歌扇總紛紛往事夫椒付夕曛花草晴分脂粉色管弦朝怨鹿麋羣春歸范蠡脉前樹天老西施舞後雲賸有君高書越紐霸圖銷歇復何云

芙蓉花發露珠團明月灣西涌翠瀾大業鱸魚曾作貢元和橘樹又名官徒聞刺史三宵住未抵浮家片業寬

焉得煙波船一隻綠蓑青笠臥江干六代銷沈水一漚自磨折敢認寒流燕榮師已臨前渡蕭瓏營能據上遊馬稅城空兵氣入登高壇迴陣雲收

景靈觀裏梧桐樹長作吳宮一段秋銀簡投龍信有無氛祲吳越靖仙都鞭投豪帥臨干騎

甲授沙民及五湖恐有白腰生肘腋不難赤腳到崔苻
潢池小醜尋常事無病呻吟亦遠圖

求古精舍圖爲陳抱之作

駱駝橋下水潺潺十載渾忘舊往還髣髴清容軒底坐
舉頭先見隔城山地爲楊秋室寓齋曾再過之
魚計亭開花鳥新尚留小谷口前塵縱然金石遺文在
後世誰知鄭子眞

漢甎秦瓦日登登到處榛芳索總能除卻兩尙書不識
鎭洋去後有儀徵秋帆雲臺兩先生
翠墨銷沈幾擊撞竹汀竹垞已難雙他年相訪無他事
隸楷分明郭香識承安之名宮史疏黃圖不收禁扁佚
再拓天寧寺石幢幢爲莖畦先生拓後朱檢討
維時宣帝起下杜天子氣從獄邸出蓮勺鹵中困魚服
錢宮詹皆有跋及君而三

桑芑園丁集

題潘星齋詩卷

蘇臺盛風雅激揚始青丘沈石田文衡山踵其後高步
凌九州之子拔千載六義窮雕鎪投余星齋詩格調錢
與劉爲學固有本華實宜兼收勿以一牛毛而抱麟角
羞

冬日答璽竹坡見懷

凍雲吹空色如墨鴈鵝滿天松柏直美人遺我雙鯉魚
想見胸懷難自得琴乎幸值太平年菰蒲安得無遺賢
眼空四海未快意盍亦舍此營刀錢君不見古來才人

仇不能卽鼎有寶丞旣曰福掾曰祿令史曰宣例取吉
拜名青瑣號夕郎造此者世世不泐漢百官表注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夕字正是宮號昭陽宮中故劍亡金馬碧雞祀奚及今年冬
華等鑫測史載甘露二年十二月上幸賁陽宮屬玉館向屬玉來明年春自甘泉入池陽賁陽皆離宮便問張
元神爵又黃龍九鼎重光鬲牛力儒生稽古渺前聞濁
酒不澆此胸臆拾香草堂花竹繁佳友時來不速集語
妙環生饕餮貪腹儉楊羞簠簋飭憶昔校書誠本堂畫
肚鉗脣費文墨今日重看一猛省過眼風鐙那堪述此鼎
銘載積古齋遠圖款識中記舊與同年集理堂朱茉堂
斯夕一處賞奇恆疑以譌譌然竟不識夕字之爲夕

即詩成且告楊 南仲與劉原父謂盛梅更爲精擘窮練之

緜

題王臺叔寒山感舊圖悼亡二首

說詩箋字幾經營伴侶眞靈感未平不見當時陸卿子墓門風雨十年盟

鷗鷺沿谿一櫂重疏泉架壑苦無悰底須再到經行處腸斷秋原夜半鐘

題紅蕙聯吟卷

史局隨身事已陳又拈小草問前因名花特地留孤種詞客相看半故人卷中除素交壽階同人曼生雲伯外郡紳人祭酒頻伽四香木夫鳧香澗贊皆從前舊識也灼灼煙迷吳苑雨娟娟香動楚江春還君畫卷須珍重即此稻舍狀最眞

題潘紱庭秋林琴旨圖

鯉庭有才子習聞

薰風琴翮翩若鳴鳳集彼桐樹林作詩揜羣雅載德何愔愔試鼓朱絲弦中涵

清廟音

痺風集

題沈柳橋復古桃源圖三首

桃源洞宋王先生蘋講學地在霞澤鎮屢易主最後入於柳橋之祖今碑刻尚存柳橋過之不勝今昔之思爰繪此圖

喬木蒼涼往事非故園曾此置雙扉尊經閣圮賓徒散惆悵重來丁令威

著作清修久不聞程門風月記平分慇懃二百年彈指

手剔殘碑倚夕曛

幾間老屋尚荒煙酒坐琴言半惘然展卷應同劉子驥桃花紅過義熙年

送洪生小同就婚江陰 北江先生孫時從余遊

公子才華錦不如忽傳仙櫂發秋渠催妝定卜芙容鏡避客當成博議書扇底香濃分韻後屏閒山學畫眉餘郎教州號連洋近雙鯉無憑感索居

斷釵吟爲參戎湯雨生太淑人賦

篋中玉釵白於雪六詔來歸長縮結自哭崩城不忍看豈意鐙前一朝折昔有少原婦刈著亡舊醫韓嬰傳詩爲表微三歎譜入朱絲琴故物難忘人事變墜簪終傷不重見千載顧凱之還書劉家仁智傳

題張廣文未未 延齡 清儀閣搜著書定過楊南仲富貲從來等一漚堆牀金石自寫搜愛竹何妨王子猷移孝廉舊物水邊舟始知翁學北錢竹汀 大昕有南舍圖

温稼生訪未未廣文於新篁里因於竹田深處煮筍餉之歸作竹田煮筍圖紀遊爲書三首

春江漲綠痕懷人恐遲暮何許曳艫牀竹田最深處人
門望風筏巾舄溼寒霧少選出中廚肴簇兩無數誰言
不速來喜有雌雷助樹雞於此兼櫻魚莫輕妒迸土長
貓頭折項笑蒸瓢

吾儒文字緣一一占簪筆作紙充卷籍爲器成匪筐籙
龍汝何負曾莫赦斧斫兩君會稽美如楷羞明堂吾衰
一蠹魚成仙眞渺茫邇復史與經同鼠銜生薑卽事歎
畫餅雷聲出飢腸

昔有饒太守日坐簣筍谷解參玉版禪殊不令人俗偶
讀東坡詩噴飯欲滿屋何如二妙幷相對捫其腹飯罷
吐雄談入紙盡蒼玉吾詩媿此君詹詹豈足錄愼勿將

玉簪刻彼筐里竹

湯雨生參戎畫鴈宕聯吟圖爲張春水賦時春
水久遊不歸

將軍妙畫本通靈紙閣簾艙舊典型如此流光忍拋擲
祝君先機破鞏星

遞到郵書亦索詩春秋歸櫂愼遲遲憐他京兆生花筆
祇解聯吟不盡眉

擘牋分韻幾留閩氣雨基門盡日關應讓東吳陸卿子
花時偕隱似巢山

空林詩思圖爲月樵上人作

脫棄滿空山人海夢誰覺我本有髮僧終歲苦娓搦從
師問句法可說不可學始知無字禪如挂羚羊角

題知稼草堂文遊圖爲奚檢討本橋名

詩本窮人具名流每見招癸辛元有里丁卯且因橋負
郭山分帶開門魚上苗逕思從桂櫂十日未辭遙

孫愈恩招同柳橋子敦子香古舜暨喆嗣永言
看海棠花於怡顏堂翌日用東坡定惠院韻作

詩索和次韻奉酬

長年靜坐如枯木無地尋花娛孤獨忽傳折簡招髯翁
萬卷讀書能遠俗御言手種海棠樹卅載不花委寒谷
春來怒茁珊瑚枝蓓蕾搖空紅滿屋入門一笑狎良友
密坐談詩勝甘肉觴行不苛禮益恭日腳西馳未云足

還家知欠浣花工那有新裁答清淑今朝摩壘直致師
萬解流泉涌坡腹此才卽不置玉堂有詠能無汗淇竹
愈恩時刊詩文集成正恐閬苑散瑤華麤俗翻嗤桃李目連宵急
雨欺枕函遠想紅妝變隴蜀重遊嬾比號寒蟲索逋愁
傴沖霄鶴但得花枝歲歲同願奉珠槃追款曲祝翁珍
重苦吟身孔雀定無牛抵觸

寄題有斐閣四首

閣有水竹古藏眞西山書研故名壬辰四月
祝譽廷胤馮以尊甫東窗嚴太守所輯留香墨
林索題率成

綠滴修竹兩相鄰寶墨流傳迥絕塵五百年來方論定

小人君子究誰眞眞西山先生在宋與魏鶴山同蒙僞君子眞小人之謗
春雷一夜報平安蟄屐能扶到亦難怪道清聲如老鳳
森森長徧碧琅玕
蓍書應過何喬遠立藏還同曹石倉更有清江劉氏例
墨莊原爲子孫藏
尙書祖德今誰述祖舫齋先生余辛酉朝考座師己巳祇謁過杭其遞祖德詩敘係余爲阮制府師代作太史詩篇昔共論陳恭甫編修係同門庚午在都甚洽自其奉諱旋閩遂不相問餘卷中人如伊墨卿大鄉太守向在維揚亦荷知已之譽海內故人還有幾開緘不獨珍

答甲三 五二一

小紅欄里文居先年深豈免百宇關補巧嘗恐形媸妍
緣天菴成苗種紙貨與魯公同師傳屋漏痕勝古釵腳
老賊得之言非儇長史以肥素師瘦別具妙旨留松煙
世人酸鹹異嗜好得小乘大師尤賢此卷紀年乃大厤
貞元載早卅二年（停雲本乃貞元十五年時懷素六十三歲）須知歲强身手
捷輭緜勁鐵眞神全律公聖母出其下游絲宛轉紛鉤
連闖師年來好金石累千百種堆經筵疏放時以草暢
志泰盤方板行將穿上聖卽末造顚旭高閒智永爭精
孳鳳皇翻身日幾本洗硯欲涅滄浪淵勿輕飲人缸面
酒恐有賺者窺其椽榆樓蒐城奚疑吾友固同癖以此詩去
煩言宣新拓脫或宵分似藏弆不異珍珠船

讀聽雪齋易說贈黃北山石書

先生麻谿來放言窮天根研朱滴秋露夢有三爻吞平
生十言教往往失終始嘗苦漳浦書洞幾祕厥旨斯言
如砥平理數通其郵申漢必難宋求劍仍刻舟千載得
二黃彼奇此則法精微絜靜中易道靡不洽

楓涇程氏藏書甚富長夏蘭川主人遣僕以瓶
罌讀書圖索題二首

鈿軸牙籤萬卷餘井眉大好讀書廬異時苗發從相訪
長水朱長塘鮠或不如

此生結習每流連觸熱披圖亦墜緣安得借鈔親撥櫂
一株平仲指山前（瓶山因積酒器而成上海縣志）

十月十七日硯農攜思陸龕圖來索題因得重
展放翁西蜀原刻石像且邀同作生辰不果往
成此自懺

一人那得萬首詩飽飯捫腹常自嗤早起客到畫重展
宿諾逋久顏忸怩入蜀萬里初不惜還往松陵直咫尺
蓮花博士酒百壺泥雪飛鴻一爪蹟十月十七當生辰
除楊誠齋難爲鄰浙東江西兩遺愛邀人歲薦谿之蘋
嗟子衰蹇畏霜曉且待堰花插晴昊萬樹梅花花一詩
不遣花同放翁惱

項易菴忍飢看梅圖歌爲吳江俞少甫 岳賦

天籟閣孫多象賢以詩畫結翰墨緣詩瘦不必同和靖

畫好直欲追逃禪霜繁入寺花未凍飢腸雷鳴主客共
僧非辨才亦道潛驅染松煤作清供夫君抱畫來草堂
初過大雪野日黃忽然清氣出素紙一屋浮動梅花香
詩家嗜痂例成癖慣吸煙霞飽肝鬲題此合倩姜堯章
費盡齒牙醬白石

井叔集

贈奚虛白 疑

碧瀾堂畔奚夫子年過六十鬚眉蒼耽游直是謝康樂
工詩不讓姜堯章藤作杖一枝瘦海檨縛鞭雙足强
安得從之展兩翮倡予和汝歌清商（六十時友朋作策杖行吟圖以爲君壽）

哭愚甫復社老屋第二圖其身前所屬題者比至則墓草已宿爲書一絕

蘆荻蕭蕭屋幾椽有人曾此擁青氈黃爐一隔成千載

鳳稚詩遇作補編

簿鐙教讀圖歌爲海昌蔣茂才生沐索題

長葉棗短葉黑空齋夜靜聞太息啞啞烏尾畢逋有母

誰子心血枯孤兒抱書朝出閭阿母戴指色慘懷孤兒

抱書日暮散攤卷吹鐙夜過半孤兒夜誦聲琅琅丸熊

市餅多樂方孤兒夜誦音不接槌牀大怒淚棲睫先人

像設堂中央跪而讀之無忽忘何堪負此星星光心上

盒即長明灶千鈞之重懸一纏每月日必四十五孤兒

成立母終天瞬閱此火又幾年聖賢事業鐙影裏短檠

牖角任所使長檠畢竟顯親始瀧岡之碑龍下視

試建谿茶

有客東歸過信州武彝茶好爲兼收香踰綠雪豪全白

品較閩龍味自優冬得晴偏有明火門因谿近足寒流

頭銜桑苧年年慣石鼎風鑪外不求

題沈貫谿爲渤春汎圖二首

早梅初白水生煙記上燕脂匯畔船不是良朋成勝踐

舊游忘卻十年前

近來風病似秋驚每到春游悵未成安得都監攜酒榼

同呼張丈與殷兄（柟信銘士謝城治子騰謝

文一

釋

釋三辰

昔者聖王慮民之或失其時也於是就縣象之著明者而命之曰辰辰也者時也時有十二故曰月之會亦謂之辰今但以其仰而可見者命之曰三辰三辰者使民促時也一曰北斗爾疋北極謂之北辰公羊北辰亦爲大辰禮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居天之中以正四時今人夜出迷失南北仰觀斗極冥行不失此其一也此垂

著於經度者也二曰東方蒼龍七宿爾疋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注辰角大辰倉龍之角以其可見故亦曰辰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九月內火爾疋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詩七月流火春秋公羊大火爲大辰左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中寒暑乃退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爲三月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覿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角房心尾以爲之時也又其一也三曰西方白虎七宿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二月參伐也公羊伐爲大辰此以參伐以爲之時也又其一心參以春秋爲象最著農祥辰正莫顯於此此出入於緯度者也由是以言則三辰北斗也角心房尾也參伐也皆人目所易見故大之而著於旂旗曰三辰三辰者使民凱襲服注而以日月辰當之不知日月與五星皆經緯於天觀象者必推步而知非保章焉相太史不能測豈有堯童牧豎隴畝之夫可以仰觀卽得然則畫於旂旗者必不同於功勳之常可知是二星則角也三星則心也伐也四星則參也房也七星則北斗也故曰昭其明也且伐本象旂旗何得以太常之常亂之按文鬚曼則皆从曼制文之不苟如此而日月之辰必爲曶農字从

辰亦正見農不可以失時以此見古聖王之意遠矣

釋士

經言男有分女有歸夫婦之義人道之始是故冠禮之次卽著以昏禮禮綦嚴矣昔者周官媒氏以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注讀若司會然則司會者其必載諸於冊如後世戶口保甲之謂歟吾於是而知聖人命名之義焉男子二十冠而娶女子十五笄而字書其年月日名而加之曰男女者統詞也自男而通媒妁之辭既定吉矣於是時也女謂之婦不可也男而謂之夫可乎謂之良遠矣謂之壻是尙未成禮也是則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男自二十以至三十宜何如書吾於諸經蓋得其所書

之道焉曰士按說文堲夫也从土胥聲又曰士者夫也讀與壻同音如壻而字則從士此古聖王於女子既字人而未昏禮之微義也先徵於詩曰求我庶士摽梅之言也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野有死麕之言也曰士如歸妻匏有苦葉之言也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氓之言也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曰雞鳴之言也曰士與女方秉蕳兮溱洧之言也曰以穀我士女東門之言也曰彼都人士彼君子女都人士之言也曰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載芟之言也雖其閒所託興不同容有以既昏而追述之者然以意逆志大約於待聘慇期之日居多是亦可謂深切著明者矣由是

引而上之則夏小正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古文尚書綏厥士女綏孟子此物此志也故易曰老夫得其女妻妻而曰女未歸家之詞也又曰老婦得其士夫夫而曰士男未受室之詞也其詞不可謂不審矣他若荀子非相篇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此已嫁之詞也又曰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此未婦之詞也此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苟之行注士有同志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是故有愆期而不從令者曰奔奔則其夫家也曰妥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故說畏之也

議

禫月議

謹案禫月之辨議禮家人執一說自今思之非禫月之異益以喪服之數無定故幷禫月之禮而異之何則魏晉之閒多用王子雍議以二十七月爲主永初以還始用鄭康成議以二十七月爲主是禫禮有一月三月之別要其在正服二十四月外則固無不同也今效王議據三年問閒傳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證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以爲再期者於此而畢於是以禫止一月其說不必盡非而亦有未盡處今若以疑子雍者而幷疑小戴則固無是理也鄭議亦據服問中月

而禫以爲二十七月後儒以士虞禮推之以中月爲閒月蓋明文本大戴喪服變除篇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今喪服變除篇不傳而禮經又無專說以是有疑鄭而轉信王說者其實亦非也試以兩家之言而通其郵似經文本不異特後儒之自生牴牾爾曷言之按白虎殿通德論曰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曰二十七月而禫漢去古未遠且與二戴同時則二十五月與二十七月並存必非偽撰可知且何休公羊注亦嘗引士虞禮記二十七月矣則二十七月之數在禮經當日自有明文而今偶佚之必欲輕鄭以從三年問之言此甚無謂也然則三年問之說非與曰否三年問言二十

五月蓋正服既終禫於日是始故曰是月禫非謂禫止於是月也使止於是月又何以解於古人喪祭先遠日之儀且卜日必非一月內之禫可行夫人而知其妄矣然則二十五月者特始言之而二十七月者特終言之此可以義起況閒月而禫禫處其中在大祥之後又何至有出入四年與再期之說相刺謬明乎此則知古人卽事有漸自十三月而小祥一期也二十五月而大祥再期也而情尙有所不忍於是制爲禫祭之禮而縞服焉所謂是月禫是也由是二十六月而祭二十七月而終以卽於吉此行禮之次也而又何疑於過禮而重情輕情而反制乎大抵禮爲學者而言故小戴特詳二十五

月以還再期之變變除篇如後世律例爲眾人而設故大戴特詳二十七月以明終制之期後儒紛紛煩擾必泥於一是恐皆無當禮經之意鑑學植淺陋不能有所發明略就所見詮次其說惟吾師爲當代禮宗必有以持擇而折衷焉則幸甚謹識

記

文敏明甫平倭圖卷乃揚州阮氏文選樓所藏雲臺師云此卷乍賸不類衡山且此時衡山年已八十有七其自署門下文徵明或卽兵部主事楊芷倩衡山生徒所爲以應倚裝之索者乎子其爲我攷之鑑按此卷高尺有咫長二丈一尺卷首書靖海奇功四字畫尾書紀事一篇皆御史張寰所作中有長興顧箬谿書海寇篇攷詩及紀事所載年月殆記丙辰乍浦梁莊之捷也按明史世宗本紀嘉靖三十五年七月辛巳胡宗憲破倭於乍浦八月辛亥又襲破海賊徐海於梁莊而日本傳所謂宗憲設計間之海遂禽東葉以降盡殲其餘眾於乍浦未幾復蹴海於梁莊海亦授首餘黨盡滅江南浙西諸寇略平此卽其事而當日文士誇張以爲大捷是也又按宗憲傳海解桐鄉圍復巢乍浦宗憲令俞大猷潛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來質宗憲因厚遇洪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

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以計縛東來獻帥其眾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遂刻日請降宗憲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眾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突東鑑懼乘夜將攻海海狹兩妾走閒道中稍明日官軍圍之等投水死會颶亦禽辛五郎至遂俘洪東葉辛及海首獻京師帝大悅行告廟禮加宗憲右都御史此圖之中所以爲梁沈兩莊也今攷圖中一人貝胄組甲豐頤而短鬚按轡乘紫騮馬一武士執大纛前導稍次兩武士一執鉞者卽總督胡

宗憲也按茅副使坤紀勦徐海本末明日官兵四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卻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海窘甚遂沈河而死所紀擐甲事與張納言記相合是以知爲績谿也績谿之右一官朱衣紗帽頤霤上微銳彎眉蠶目乘青騘並驅而前者其尚書趙文華乎按文華傳帝以文華爲賢命鑄督察軍務關防郎軍中賜之自是出總督上又宗憲傳海既刻日請降先期猝至萃酋長百餘胄而入文華等懼欲勿許則當日文華固在軍中且自文華既傾張經李天寵宗憲又其所薦代事之惟恐不謹並行而先焉宜也又其後高冠圓領朱袍服繡豐下而

須以其次論之則巡撫阮鶚也浙江倭變紀海先期而至入見胡趙阮三公胡者梅林趙者甬江則以次當爲鶚也且獻徵錄載鶚桐鄉被圍之後賊奔據沈莊憑險自固鶚曰不滅海尚留根蔓乎則滅海之時鶚得在軍中也又其後一官方面左顧年稍輕者巡按趙孔昭也浙倭變紀海先期而至入見胡趙阮三公及巡按趙公孔昭於平湖城中出曰蠻諸軍門之貌吾禍終不免則趙又其次也其餘文臣四人皆朱衣烏帽或郎中郭仁副使劉燾徐汝麥政汪柏參議王詡皆見於鈔姚諸大圭乍浦紀捷不盡可詳也此圖中之文職可攷者也其武臣可攷者一將面豐無須胄而組甲前擁二旗旁豎大旗一上

畫虎而翼在胡趙二人後者疑總兵徐珏亦見於乍浦紀捷者也又一將居前側身乘紫騮馬胄首朱甲執長旗督戰前五兵手弓矢彎注又八兵執長鎗前驅轉關則都指揮戴沖霄也按倭變紀是時賊壁甚堅諸將畏矢石不敢近胡公怒命都指揮戴沖霄攻之兵大進擣巢於半日之閒實沖霄之功則爲戴無疑也又一將右視坐船中前一卒執旗立將以右手指船頭首級纍纍然者疑遊擊尹秉衡等按宗憲傳以海首獻京師而諸大圭捷紀稱公先令副使劉燾引遊擊尹秉衡夜伏乍浦城中或其人也尹之左一船稍後中坐一將弁而朱袍緩帶來獻俘者通眉豐下按膝凝視船頭反接而囚者四此總兵盧鏜也按宗憲傳會盧鏜亦禽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島主弟也則所俘於舟者辛五郎也又二船橫陣於倭艇之中十餘人與倭鏖戰一船首置一佛郎機一兵俯身然藥繩就放後一將方面廣顙要緊弓箙左執旗以右手指麾督戰此總兵俞大猷也倭變紀所謂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是也一船稍先出與此船並後一將微髭怒目執黃旗督戰此或參將丁儀壁乍浦城以爲內援者不盡可攷也此圖中之武職可攷者也其面縛步行身纏徽纆而俘者三人曰徐洪海之弟也曰陳東海之書記也曰麻葉海之黨也又一小鹿頭船船首兩人持篙一椎

髻小童立於蓬茸而覘其後其艇烏蓬櫺窗窗中一女子紅袖擁髻注目外視一女子青衫紅裳相凭而立不類民人逃鼠者疑妓女翠翹綠妹也按紀剿本末海皇急令酋竊兩侍女出及死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沈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首級以歸則此其人也其餘兵士有河朔有永保有保靖有容美土兵故不一律也哲譏之能事至此纖悉與當日情事相合非苟焉而已詰唐時浙東劇盜屢起而張伯儀之平袁晁不若王式之平裘甫胡三省注通鑑以爲此蓋由唐中世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成功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今觀海林所就亦何獨不然然王江涇之捷實出張經其功爲文華所攘明史及武備志可覆視而箸錄詩頌云去年嘉興敗跡有微詞乎是爲記

包山葛氏澈波牐月樓藏書記

余自知有書癖而所歷之地天亦嘗不靳其求計三十歲以前我鄉錫山顧氏疏雨齋書八九萬卷大半出余所評置及薄游京維往來吳越如諸坂之錫揚州之阮收貯亦不少又嘗東渡曹江登鄞縣范氏之天一閣撥寒灰窮蠹穴搜求放失幾二十年吾黨之士若嚴氏久能袁氏壽階何氏夢華江氏鄭堂未嘗不握手訂交宛轉商榷益一時榮尚宋槧諸隆簡之富是采逸韻於千載自

謂所得不後於諸君子矣既而在琅嬛仙館校進四庫未見之書發西湖文瀾閣所藏胥吏持卽帖往取輒數十百匣堆積滿案得書至一百六七十種

天子築宛委之藏於大內則所見之多竊以自豪焉去春病起始來西山葛君香士坐余於澈波牐月樓中其樓據消夏一灣之勝前瀉洪流卻負崇巖纔綴帶皐雲諸波詭因鑿樓之兩壁以居書書不下數萬卷每當秋桐負日桂旬尋波游覩既倦嬾燭繼晷其書經史駢羅部秩峻整集舊者愼其魚虎自甲而乙而丙而丁依四部例悉著於目舉凡鳳館之新章兎園之祕冊不與焉香士謁叩余所見遂不覺縱言及之亦所以幸余之遭也而香士輒固遜曰吾所藏文史之麤耳視子言不儻予遠歟余曰否謂所貯遂足以供蘭臺石室之求則誠未之有若以此爲子姓之所誦習則奚翅過之今夫人日用所需亦願得魚豚之茹耳多買龍肉何爲昔亡友疏雨嘗持宋本以誇示余余笑而麾之曰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疏雨竟嘿然然則君延余課其詰鬬而教以屠龍之技可乎不可乎香士曰是則然也亦孟爲余序以貽吾家之後乎余曰可哉余時甫輯十五經叢說深幸有以自助因書兩通一置書目之首一跋林屋藏書圖之後異日者續藏益富歷時益久亦必有足爲農求商校之資者當更爲之著錄焉道

秀水計氏澤存樓藏書記

文獻皆所以載道宋自長興墨版盛東南承貯家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非獨史所不廢卽著述若馬貴與輩率取裁焉吾　朝始開四庫之館詔中外訪求遺書所在若浙鮑氏范氏汪氏揚馬氏進至六七百種首蒙　圖書集成之賜洵難遘之榮也明中葉以後遠則天一閣范天籟閣項汝古閣毛近則倦圃曹曝書亭朱小山堂趙瓶花齋吳知不足齋鮑不可枚舉鮑之富得之久以甬上爲首積之富以禾中爲先蓋文獻之所萃也今年夏秀水計氏二田

介王微士研農以所受尊甫縣雲先生藏書來請爲記二田承餘緒非一世築澤存樓積衣節食引而弗替凡得自書賈書船以及長塘鮑氏借鈔者總經史子集爲卷六萬二千有奇非後啟之秀歟雖然有足爲二田述者余自東髮至海北舟車所接皆插書卷爲淹滯而旋聚旋散不勝飄風好鳥之歎就所見瓶花齋之散吾友眠琴山館得其菁豁集德清許部曹得其隸釋隸續皆舊鈔本小山堂之散於友人處見蜀石經毛詩殘帙急勘讐之後爲士禮居宋刻去今人刊者是也天籟閣之散則字證多於卷緒神仙起居注其一也曝書亭之散釋文十書直音其得之難如是若既聚之可不思所以永其傳今二田能詩善交少孤無昆弟撫於其母太夫方是時渠家牘新塍張簡菴遺書未散而所蓄瀛洲道古錄稿本尙在也余於琅嬛進四庫未收之猶時時識其崖略餘如汲古後人與潘稼堂書帳不與也此無他經始之不以其道收斂之不以其節電光石火有由然也又嘗因海上之役兩登天一閣其一僅閱宋拓石鼓文恩恩卽返翌日歙淩仲子至邀重登檢閱唐宋人集十餘種胡身之注通鑑卽近江西本所自出歸途相與太息其閣之久遠而已閣一直七架左一稍殺置桄以登卽所謂天一生水也閣非至戚密友不易至至者先告於其家主閣者至期啟閣則有人焉登桄則有人焉啟櫃則有人焉成約閱書客至必子若孫之分番值閣者齊集乃啟子若孫無故入閣及私與人入閣擅借書與人因而鬻賣皆有罰其規條密矣故歷三百餘年靈光巋然

天子命官圖其閣以爲式則後此之奉爲主塾當何如也嘉禾一郡其先於計氏者璽林儁圖曝書亭知不足齋誠非他郡可比謂無益於後裔則甬上之范科名不絕卽飽緣飲余習熟以垂白之年得身賜舉人豈非藝林盛事夫士微時不能具竹素毋昭裔欲借文選而不能楊士奇之母至爲鬻牝雞以易史略釋文十書直音其得之難如是若既聚之可不思所以永其傳今二田能詩善交少孤無昆弟撫於其母太夫

人閉門力學有劉氏墨莊之風既長承世父壽喬廣文之名鵲起於時方取族祖甫草先生遺書並棻邨遺集刊藏樓下其持擇之愼校定之詳雖未克副農求向校如天一閣之美其繼前此諸家之名以起以稗益文獻舍二田氏安歸梨洲世世如護目睛之言具在余故沿其例述散聚之由卒歸之甫上以爲頌禱之辭云爾道光甲午中秋

谿陽展墓圖記

閻谿計君二田將梓其族祖棻邨遺書追念舊德因於道光辛卯偕同人展其族曾祖父甫草先生之墓於爛谿之北各賦詩紀事善畫者復爲圖以張之謁文於余

余展卷良久不勝頻顧而言曰君之志洵盛矣雖然敬宗之誼昔人所同草孟諷諫首及彭城靈運述德始言賢相是不足爲君重也今夫爛谿當松之西南上承頓塘下沿長水曾不百里而近而此纍然者墓田長林豐草黍稷火神鴉謂僅足資憑弔乎益其地爲小東林諸君子之所回翔而其事尚有俟於後賢之表襮者無已試爲揚榷而陳之當社事肇興縣延十餘省綜覈數千人非士行郎孟府君傳長沙桓公之名又嫌爲孟氏所添首之者也首之者誰吳扶九計青轔沈聖符張將子張九臨也扶九家頓塘與青轔輩交乃破產輸粟俾同邑畸士孫孟樸聯絡之青轔者甫草父也而扶九者甫草父之妻父也甫草承庭誥往來於塘鄉塘水以成茲宅相非一日矣自是谿之前後左右若潘仲和孫久貞父子吳日千沈君晦昆弟則又爲之羽翼者也已而明詔潛移社業復振吳梅邨以國子祭酒起持其柄吳根越角之人方彈冠拭目以竢及爲復社紀略一篇略不一挂齒頰此甚不得其平者也當是時甫草以率性堂一貢生遺書爭之謂祭酒侍西銘講席久熟聞東南往事不應文中僅以吳江大姓四字沒其頭尾此則百五十年之沈冤孰能爲之昭雪者昔長水朱錫鬯以扶九子南齡爲塘習聞上世緒論故其載社事纂詳苟非靜志居詩話凱切言之則滔滔江河舉後世千萬人之目不且

以一手鄤之歟甫草中年嘗梓其天尺樓紀年詩扶九之弟羽三爲之序舉青轔易簀之言以勖之則當日兩家之拳拳於此何如哉然則今墓中人飲恨正不在區區文字之末余故曰諸君子之所回翔俟後人之表襮者此也若夫世事之推遷人代之變易宗譜之遵守固詩家所當愼重陶彭澤千古高士其世系明誌於晉宋兩書及南史昭明之傳矣而贈長沙族祖之詩人既疑非士行郎孟府君傳長沙桓公之名又嫌爲孟氏所添署然則此一役也在二田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固可以爲世法至於攄懷舊之藹念發思古之幽情豈非吾黨之士所當共爲捉腕急宜詳誌於邑乘者不

徒爲讀是圖之興感也爰爲之記以詒之

魏忠節父子畫象記

明至六君子之難清流之禍極矣雖以漢之北寺宋之同文未有過於此者然要典裁定而逆案旋翻周忠介之子子佩首刺血書詣闕訟冤於是同難之子弟和之至許崔對簿之日黃忠端之子太沖袖長錐錐顯純流血蔽體幷拔應元之鬚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徹于殿陛思宗爲之太息曰忠臣孤子甚惻朕心則亦可謂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矣且六君子之中忠節死尤慘酷雖以孝子之奔走而更有義士鹿正孫奇逢爲之調護終無所補姦人之毒之甚矣然觀倪文貞制誥之詞

曰累百知一鶚之可尊竦邪如神羊之必觸又曰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讀安容假使銅鞮伯華而不死天下其定又曰鵬徬碎首於黃門喬固暴尸於城北震雷一夕已踣元旆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襄邑之典至斯已極豈所謂惟君子能知君子耶以視崔呈秀劉志選魏廣微等身列逆案當日宰臣爲之序曰徑竇旁通網羅密布履薇蹈跡甲搆青蠅貝錦之讒意慘莫邪釀白馬清流之禍即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其誅在酌中志道及五十輔臣傳者又未嘗不歎斧鉞華衮之嚴判若涇渭則亦何益之有哉忠節已聘未嫁而矢死守志前明歸熙甫議之近寶應劉端臨江都汪容夫議之其證經也整而確余無以易之也

人之害君子何所不至至孝烈貌尤肫篤允不媿其父可以想見當年南都防亂揭中故家子弟之遺風因史事人所熟見茲不具著著其一二遞事俾讀是畫者得有所興焉遂系以詩曰

明綱解紐虎豹九閽城狐社鼠宮鄰相援惟彼六君懿哉廓園白簡一動危行危言大洪既逮忠介以婚黃芝夕長緹騎朝奔舍冤獄戶抱痛圜門亦有公子忠孝兩存孟博受戮爲善難論千載而下道節武蕃貞松冬厲嚴霜夏繁父德烈烈子貌溫溫心酸耿耿不滅面有曉痕文貞之文以慰貞魂

金氏畫像記

吁此金文學鳳周暨其配方之影鄲也金爲湖郡著族文學諱邦禮幼聰慧能文聘諸生方郁女有孝行將納幣文學以試事勤悴得年十八卒氏矢摩笄之節期終老於金父毋不忍奪也父益憐之具匳匳歸諸金之家至則事舅姑如父母布荊蔬食遇下以慈文學之祖春濤先生前德安府同知在家亦哀憐之主立文學兩兄之子午奎午峰爲之門以慰其心三載年二十有三覓以苦節殁葬申陡服斬承其志也午峰同生之兄午漳方從余游持其畫遞來請書顛末於上方攷女子已聘未嫁而矢死守志前明歸熙甫議之近寶應劉端臨江都汪容夫議之其證經也整而確余無以易之也

雖然有說焉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疏曰女於壻服齊衰故知服斬衰近儒申之曰漢制婦人不貳斬既服之以弔嫁而爲後夫服是二斬貞女不敢出也然則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示不敢自專而女服斬衰以弔聖人亦知其有此特不强之使遂者不以是爲夫婦之道苟之也且經不曰壻死亦如之則名分亦昭然矣今夫齊襄復九世之讎賢也古之議復讎者固不爲之旌經不爲之非也弘演納肝禽息碎首忠也後之議制殷以療親者例不爲之旌律不

爲之禁也然則三家之武斷則有之知禮義則未也若方者稟嚴霜之操守寒松之性在鄉則一鄉敬之在國則一國敬之在天下則天下敬之天理之至人心之同不可廢也若專以禮許人則余豈敢爰書以爲記壬辰十一月

思陸龍圖記

震澤王鏊農以詩寄友於所居古梅華堰得宋陸放翁暨楊誠齋過游詩地築思陸龍以誠齋配余前得放翁墓月十七爲放翁作生日祀則以誠齋配余前得放翁墓像許爲作詩今年冬復以圖來徵文夫以兩公之詩日光玉潔蟠天際地爲古今所誦習不待說而知矣抑知

南園記得官後楊固有詩以寄之其詞曰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宋詩至劍南擬以李杜則誠李杜也以平原擬夔龍其如夔龍何哉且以不如李杜比萬戶萬戶尚可輕也矧以李杜而比詭得之從官其如劍南何哉故羅氏鶴林玉露曰蓋切磋之也詩有頌而無規非詩也友有面從而無切磋非友也此非齮齕劍南南園記不過勖以忠獻之功業與佞諛不同則亦日月之食蓋有誠齋之官可棄而記必不可得而後能諷作記之放翁非千古不爲記之誠齋亦未足以議千古

作記之放翁也適兩公之同祀一堂又值讀書誦詩尚友之會非是不足以見詩教之嚴詩史之貴傳有之褻朋則逆其師褻譬則廢其學此物此志也既償夙諾復書此以質於以詩以友愛冒敢告之諸君子丙申十月

序

墨妙亭碑目攷序

古人一事輒爲無窮之慮恐竹素之易盡也則假金石以繫之及金石之微又轉而取償於竹素然則雲煙世變吾又奚能測其所止即宋時高郵孫公之刺吳興也聚郡內石刻積於墨妙亭中意非不善迄今僅七百載而石與搨本存者絕少蓋以聞見所及疏而出之有鄭

氏芷畦所未見者然亦十纔得其六七爾異日者苟有能發府治之沮洳而復樹之則斯錄之佚者存缺者補邑之幸非卽此書之幸蚬庚辰二月識於吳門旅次

左傳規過比辭序

古今注左氏傳者代不乏人自杜元凱集解出而漢以後賈逵服虔之解詁廢自孔沖遠正義出而隋以前沈文阿蘇寬之義疏又廢嘗讀北史儒林傳載劉炫學通南北而唐書藝文志亦載炫著述有春秋規過三卷蓋光伯北產習服氏之學杜解非其所好故往往襲古說以規之今其書已佚儒者之習焉不察久矣孔氏正義簡籍不脛而走蓋自元時至今幾四百載上至都門下迫海舶苟得一善本輒蛛絲馬蹟緣沿而購取之故吳門萃古齋既名聞

當亡而下此如竹垞經義攷所云坊朋賈友亦不可枚數疏雨既好書而余又適館其家堂構閎曠每秋夏之交設長筵廣坐名花異卉駢列左右主人命門者延若屬呼儔嘯侶至卽十餘輩余課經之暇亦相與商榷是非書旣山積眞贋參半鑒別不易其時同人之與疏雨洽縞紵者如楊秋室范白舫計秋琴蔣嗜山閒亦過從或有所得傳觀以爲賞析自此疏雨之書固已不啻數萬卷矣如是者有年余以召試附公車北上疏雨尙以購書爲屬明年余被放南還知所藏益不止至之次日走謁其庭則錢宮詹竹汀方挈其壻瞿木夫來訪宮詹耳其名因修志長興而過閱其藏是日徧檢羣之尤速未有過疏雨者此可慨也疏雨長余十歲

循余亦與之同飯備聞宮詹論舊槧陶淵明集及吳氏吹幽錄皆娓娓可聽及暮宮詹歸櫂復假中興禦侮錄及皇元聖武親征錄等書以去由是東南貯藏之家與汲古之士如錢塘何夢華嘉興鮑緣飲接踵而至所得之書益精且美其時又適值盧氏抱經堂吳氏瓶花齋讐校精本散出四方於是疏雨所收之富又越從前數倍余時因衣食奔走既允儀徵阮中丞之招頗不能久留盡發其藏而讀之出門之日疏雨復申前屬至今目錄中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鄧余轉託夢華鈔自進呈副墨者也余至武林節院

天子方右文稽古凡浙撫所進文瀾閣未見之本於大內寫宛委之庫以庋諸書其所經進余悉預編校之役方謂從此可以飯疏雨之嗜好而滿其求必有足以裨益貯藏何圖癸亥之秋一病長臥遽得著明凶問耶疏雨既歸道山其家不能收拾子幼爲人煞惑舉十餘萬卷之書一旦畀之宅人秋室題其身前訪書圖云自古圖書厄多經劫火亡未聞蒙賈奪舉作債家償洵實事也猶記阮中丞搜羅時因夢華之請將置寫官於其家余恐其以嫗母孤兒或竟投諸水火方謀兩全之策不謂其飄風好鳥變幻若此之甚斯可歎矣昔曹秋岳爲絳雲樓藏書目序歷數虞山賞鑒之精至劃裂名人文集以供伯啫修史之助黃蕘圃作天一閣藏書記歷序吳

孟舉黃葉山莊買書之事自失衛湜禮記集說至與夫已氏終身相詬病然則收貯之富在當日人或未必盡知及其散亡人轉得按圖以索其駿大抵然歟今年余病肺倦游將求數武之園築室讀書以肆我志過白舫齋頭則所藏舊目與佔佔帳籍宛如昨日痛盛游之難再悼勝賞之莫償失今不治并有與此目同歸斷滅者因破十日之功與白舫秋琴嗜山訪其大略編爲一目無濫無欺知其中實有足以備金匱石室之講求啟陳農苗發之夢想者豈第王逕大唐郊祀一錄同於煙銷灰燼屈指其閱不過二十餘載世故之難問已如此之速可勝悼哉此書之失不特吾人同社眼福之薄即謂

吳興山水精英不能蘊此奇觀以供後來之抉摘奚不可也疏雨姓劉氏名桐援例授州司馬眠琴山館其所居東廂藏書之地

重編辛酉拔貢齒錄序

今天子龍飛六年鑑忝拔萃之科隨舉主今大司馬諸城劉師就試都下同人將有齒錄之刻主其事者爲朱太傅文正公從孫澍及紀相國文達孫樹喬朱以原籍出紹興浙人主之鑑舊爲太傅所取入弟子員故澍與鑑尤密邇凡浙之同譜至京師鑑輒爲道款既而再試建極殿鑑卷以落字被黜放還踉蹌南歸索其書不可

得也壬申與同年吳廣文傑相遇於西江學使者之幕視其行篋則此錄存焉亟假之溽暑揮汗手寫其副以省府縣爲綱凡重複者汰之既畢掩卷而歎自有宋以科目著而錄之傳於今者唯朱徽國文文山兩榜而已益書之以人存也此錄不下二千人焉知百世後不有卓然自立如考亭之理學信國之忠節并是籍而愛惜之鑑雖不足爲役則此舉不爲無益矣爰識其歲月於首時嘉慶十有七年歲次壬申前選拔貢生烏程張鑑書於盱江試院之西偏

文二

序

復社姓氏傳略序

震澤吳君思甫既刊復社姓氏傳略將竣移書王硯農徵序於鑑余辭則又抱其全稾踵門固請不獲已乃言曰古今陰陽消長初由君子之過激而其後禍遂中於國家不獨漢唐宋爲然勝國復社可見矣社學之興幾徧海內論世者不推原本末而徒訶漢其說不惟悔邸妄引黨禍爲非即改亭辨爲無關國社之屋未爲深得

也閱綜頭訖約有三端國表之選東鄉婁江之分合實不出文章聲氣一途魚山創之於前扶九先生繼之於後孟樸之舟車南北也傾貲出粟以西銘金沙爲主持不謂江浙提學遽承風指時相子弟欲入社而不可因兩越貲閒之奔競演爲綠牡丹傳奇詆孟樸爲鋪司於是學臣黎媲菴按試之日禁書毀板梏時相家人刊時蓄之久無以發也適張芑山奉旨鐫四書大全辨係姜燕及所奏遂榜僞學張自烈於通衢刊章四出將一網盡之會讞大悲之獄乃祖朋黨點將同志盜夥故智作蝗蝻錄爲十八羅漢五十三參善財童子七十二聖賢菩薩作蠅蚋錄爲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應眞徧社籍中人人之發緹騎逮御史黃澍澍時監寧南軍而社中之被禍如次尾崑銅朝宗匿其幕中日慫恿晉陽之甲逮至而三十六總兵之師東下傳檄遠近勢遂不支此東林復社相出入可攻三也然則以姓氏始以姓氏終結二百七十六年之局者此三端也夫

論史亦貴持平爾不知事之曲折而能持平者未之有也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又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兩言盡之矣今東林列傳已收入四庫諸閣史局初開即

允詞臣之請一洗韓通無傳之陋而又於三葉殉節臣工特賜專謚通謚卿典發潛闡幽迄今守土者以祠廟告所在多有吳江吳氏一錄原與貴池異地同揆夫祖宗有美而弗著不仁也愚甫雪鈔露纂成傳略若干卷用力勤矣尚歉不自滿以爲此未成之稾將復取貴池所異者別爲補錄余因事略有未盡別書一通以塞其意并以爲讀此錄之助焉壬辰六月

魚計軒詩鈔序

吾師魚計先生沒六年仲子朝隱始克編輯其詩得如干卷復於正集之外得補遺若干卷都爲一集以鑑侍先生久使書其緣起因念古人編文例得以門弟子供其掌錄則鑑雖不敏其何敢辭先生性不喜遊杖屨所及不出荒江老屋之閒然哦詩未嘗去口當其有所得往往篤鍵匡坐申旦不寐故所作雖不爲急微噍殺而幽峭刻苦無一字闕入臺閣體製知者比之郊島不爲過也弱冠時嘗從富平施明府雲亭孝廉渠眉及同郡閔孝廉文山凌進士樹屏游四君者俱雅重先生以爲顯豎若秀未可以量而先生卒不遇以瀕於老當是時試有司者經藝外例無贖帖詩教未興挾副墨取朱紫輒俯首帖耳於制藝一道而其間能爲速化者視先生所作尤攢眉蹙額以爲無益於用然先生吟益刻摯詞益朗麗縱日高舂炊煙數斷一不足以介意孰謂先生竟以是終其志耶晚年以季弟官江右一再過之因徧覽滕泗風土升清流之關以望江淮門戶門弟子私相告語以爲模山範水古人所以乞靈於清淑者先生直以煙墨發揮之何圖歸而病病踰年而殆而負手曳杖之歌且與尋諷之聲相續也雖然不得於身必得於子孫今朝隱方篤學好古宜必有能張其墜緒以慰先生於地下者以鑑之無成又惴焉自失矣

孴經室文集序

癸酉夏四月鑑謁儀徵師於淮安自鑑去京師游豫章違經室者三載於茲矣吾師不斥其學殖之落以孴經室文初集十八卷編刻初成命誌緣起伏思古人著書苟非作者自序或門弟子輯其師說則後學於目錄之次詳校其義例自世人以名位相高而於昔賢傳述之旨荒矣鑑侍經席最久而聆清誨也至詳則緝校而說之宜莫鑑若也師嘗誨鑑曰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此漢人樸實之學也雖者勿遊易者勿從此魯儒精博之學也蓋師綜覈九流神識超邁溯文字之原探名物之始以希達於道德成一家之說故其要言精義疏通經證

則有若賈公彥孔穎達遺詞紀事必資後人考證者始
著於篇雅不欲以空疏無據者貌擬古人是以集中說
經之文爲多說經之道以平實求其是言昔人所難言
而不言所易言至於詠世德誦清芬造士拯民修政靖
寇亦于此略可攷見焉曰擘經室者何文選樓別室劉
文清公所書扁也曰擘經者何孟年慕錢辛楣先生潛
擘堂之名而名之者也鑑舊校書於師揚州隋文選樓
下今復展讀卒業聊誦所聞詮同學之治經者焉

書

答阮侍郎師書

鑑頓首七月上澣於撫州試院接誦鈞誨知道履清和
蒙示史館顧陳諸列傳伏讀再四具見審擇之精裁斷
之妙以顧作傳首而附吳梁以下此千古不刊定論益
知史有三長不徒在字句之細班范之外唯陳承祚庶
足以當此至今讀其書高古質直雖歐公五代史尙非
儕偶餘子碌碌不足數矣至來稿陳傳敘事處略有未
明晰者附簽上方未知當否鑑謂近時如錢宮詹等作
經學諸儒私傳往往取其生平著述之書表章之杭董
浦之傳梅定九戴東原之傳江愼修其著也其實漢書
儒林申趙賓說易以箕子作荄茲轅固治詩以湯武爲
受命卽是此意吾　朝學者踵頂相及若群青州梅勿
菴之天算顧景范胡朏明之地理惠松崖萬季野之經

學其他橫厲一時凌鑠百代者所在多有吾師表章絕
學自必取其原書沈潛反覆一一摭其大旨勿廑拾取
提要一二庶幾爲後學者得以有所考見尤深於企鑑
日來諸務紛沓心緒如麻學殖荒落以斯爲極所謂去
住由人同水母者良可浩歎現在頭顱半白功名一無
成就擬求數畝之田於苕水之上聊爲歸讀之計而已
佩循師雖升任大司馬聞官境較昔轉窘去秋所措不
識作何歸宿西城上岡兒新寓想卽姚學士秋農所擬
別開一門之地舍後樹石圃亭稱爲吾師修史所居欣
喜無量張簣山學士夏之翰徵君事實緣行篤無從搜
檢俟少春還權南昌再爲報命王實齋近狀亦無從相
聞寧都三魏當歸文苑敬聞命矣但魏禮諸人事蹟可
無礙否草草具覆敬問起居鑑頓首

再答阮侍郎師書

鑑頓首十一月中浣自虔州再奉誨言知前函已塵左
右具承慰諭肝鬲銘深惟吾師
聖心簡在不日秉節東南爲霖下土翹足俟之鑑現已
歷試十郡無從卸擔歸計仍虛蒙前見付采訪儒林諸
人事實緣重陽省署偶遭六丁之劫書籍地志一槩化
爲灰燼卽鑑頻年手錄之件均已失去其中所可惜者
如桐版天下輿地圖黃河故道圖萬里海防圖故鄉董
高士若雨手寫吳江張惕易象兩卷頗爲難得加以世

途險巇署外不敢妄窺一步即以鑑之拘謹性成亦深惴惴誠恐一涉嫌疑百喙不足復贖故采訪一事無可措手徒負盛心而已質山等事記陳公廷敬文集及漁洋居易錄紀之頗詳　本朝理學一道來諭最爲精審竊謂吾師既辦儒林文苑兩傳綴輯自必繁富今當刺取原稿仿梨洲明儒學案之例編爲皇清四朝學案自順治以至乾隆其聞學者離合之故或以義理著或以訓詁聞下而至於天步地理算術以暨蟲魚草木均可言學奚必拘牽於心性兩字致歧道學與儒林爲二若果此舉亦必傳之絕業視明人授經圖萬氏儒林宗派宜必有過之者江右文風蒙拳拳垂

問無地不以人才爲念大約古學承少宰師諉鑑皆寓目少宰慈守瑟巷先生成法亦兒能服善處惟經生絕少合作則上無以倡下無以應積重則難返多士取功名則有餘言傳世或不足也試寧都時少宰從守士者假得魏叔子看竹圖一卷其像豐上銳下奕奕出生氣如稱其不永年之意所作自記即載在三魏集中者係遺民金孝章手寫尤諦逈勁有視京兆之風此外又有孝章讀松梅一幅長洲歸元恭畫竹一本惲壽平補金精山圖一幅其餘遺佚之士如王維屏輩復數十人均有題句皆清操絕俗即所作題句亦牢騷毛詩可想見其遺世之遠藏身之密矣鑑因取三魏文讀之大約伯子出而應世不幸蹈韓大任之變叔季二子則全是逸民且魏氏一門忠孝節義俱有關世道不僅以文采見稱於時因思吾師取人文苑傳中雖見博愛之仁若夫草澤私議自當完其昔日之初心因作試院望翠微峰詩一首其詩曰勺庭池館翠微東山人金精有路通四海文章三子在一堂遺逸十人同有方塘水冷芙蓉月烏谷霜凋薜荔風縱使歐公高史席群儒逢自以采薇終就貢茵丈非敢故持異論亦欲使後世知詁經學術雖密邇如鑑尚不爲苟同如此狂簡之言惟裁抑之然翠微之游亦竟以事見阻可惜也至叔子文名之盛鑑初疑全係伯子幕府所致蓋叔子文亦嘗自言之及觀贛州

志知由宋縣津爲贛南道時推重之而縣津所推重又因湯睢陽送行一文可見大儒學問斷斷致意無不留心人才不知睢陽薦士事能略見於叔子本傳否省署重九之屆詩文兩棠幸未全失然雜著焚去亦不少寄阮集約得百首俟服縗寫再寄息息不盡伏惟以道自愛鑑頓首

上潘大農師書

鑑謹言昨呈禪月議一篇蒙吾師賜以獎飾唯增惶汗至於尊論尚有應商者經言期而小祥是十三月之始一日也再期而大祥是二十五月之始一日也二十七月而禫是二十七日之始一日也現行律例持服二十

七月則二十七月之終也至檀弓是月禫徙月樂蓋謂禫之次月卽吉耳竝非謂祥之月卽禫也大約禫在二十七月之始可無疑義鑑伏讀再四不敢不再貢其辭於左右竊攷正服二十四月王肅因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之言截一月爲禫旣而用康成本士虞禮中月而禫復改爲二十七月以是截三月爲禫則正服本二十四月也康成旣以閒月爲主故辨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以爲是月卽二十五月則中月當在二十五月二十七月之中是二十六月也徙月者又閒一月閒此二十七月明中月在上下兩閒月之中大抵古人文義簡質若將中月祭三字插在是月禫之下徙月樂之上意似乎不協且古人祭必卜筮旣於二十五月爲禫之始卜二十六月三旬中之吉而祭矣喪事先遠日必先卜下旬十日下旬不吉再卜中旬十日中旬不吉再卜上旬十日又內事以柔若下旬卜吉而日在癸又適當月晦則二十六月之終矣譬如二十六月之終而禫祭二十七月之始而卽吉未免近亟人朝祥而暮歌之誚況孔子明言踰月則其善也踰月者踰此二十七月與檀弓徙月樂之徙字正可互證所可怪者朱子大儒不應獨尊信王肅之說竊意朱子見經無明文不肯從變語意便明然三代之經不爾也如以二十七月之始一日爲禫則前閒二十五月而後不閒二十七月與中字不能定者宜兩書之爲是秋暑甚酷偶憶及之附塵左右伏冀裁擇

答震澤吳愚甫書

昨奉手函逾涯獎飾感媿交縈卽稔愚甫先生孝履清和名山之業虛谷之懷傾仰靡旣蒙示所言貴池本家有舊藏惠紅豆齋傳鈔前後兩卷正二千三百餘人但此祇係次尾先生子孟堅訂刻者其實孫復古尙有補錄六百餘人序言從竹垞所鈔吳江本錄出蓋扶九先生子南齡爲竹垞女夫其言可信然則昔以吳江本資貴池今可以貴池本轉校吳江閒有不同或朱氏有所

竄改未敢決也竊謂社事之興本由吳江其初來之郎中因魚山熊公出宰貴邑乃連絡太倉虞山恢張其蹟旋有辭國觀之獄身罹重典家計紛如其嗣佩聲寄籍嘉善固有不得已於中者貴池本兩載之宜也今直抹去本籍而但存嘉善未免失眞此僕前所疑後人有出入之者此也由是而思扶九先生之同行如振六之隸秀水羽三之隸湖州未必無故蓋由社籍究異官冊一時友朋添注蘇與嘉湖地勢犬牙遂至互易原無可詫若崔青蚓原籍萊陽既隸北直祇可一載今貴池本一載前錄一載續錄承用吳江本處已屬可疑今新刊本又彙在一處此又僕前所疑後人有出入者此也鄙見

竊以凡貴池所有吳江所無者亦當仿照續錄另作一卷附刊於後以免挂漏之譏則所云不同七百餘人與原書不混而所多之一百十四人亦在其中共計得三千有奇亦足厭天下之觀矣且復社曲折不獨後世難攷計甫草乃扶九先生館甥也上梅村書以青轔故幷爭吳江大姓四字之疏則今茲之發潛闡幽洵天地間不可少之舉但僕所疑者非特姓氏一錄卽公揭亦似可憑而不可憑今刊本一百四十八校貴池本實少三人中最著而不錄者莫如陳人中攷人中係崇禎十年進士已先達自不合入十一年之揭此正吳江本之可貴然則貴池本亦祇多一人耳但其中尚有難解者吳

者古今殆無異辭也而姓氏錄中無之公揭中又無之則其中之湮沒又不知凡幾若欲以諸家文集所書徧傳此錄亦浩同煙海無從置喙弟以多病餘生記憶多盡非特柳州一傳未終己忘姓氏近復上逆淡悶不敢出門研農前寄尊刊亦祇開首一卷毫無起訖故但就所見論之若得猥屈過舍面談或稍有微塵足嶽之處不敢自閉日來緣別駕祝公有商刻留香墨林草草布復幷祈教所不逮實深翹足卽承興居不莊不備鑑頓首

跋

宋板輿地紀勝跋

宋板輿地紀勝二百卷存者一百六十有八內有缺卷缺璞宋東陽王象之譔於各府州軍監分十一類曰府州沿革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景物曰古蹟曰官吏曰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而別列行在於首稱引該洽於時事足補史志所未備蓋此書近出故四庫所貯亦祇有明金石家所取碑記一門而全書未及編錄且宋人志地理如記籙淵海之類往往取以成書則當時已共推重後世佚而不傳良可深惜今按浙江通志象之字儀父金華人慶元元年中鄒應龍榜進士志行高潔隱居不仕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其曾知江寧縣且別有輿地圖十六卷其西蜀諸郡爲其兄

觀之漕夔門時所得或疑自敘所云仲兄行父西至錦城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淪瀘者觀之卽在仲叔之內因檢本書江南西路江州下載濂谿書院注云象之季兄觀之爲德化宰則不在此數矣且通志又載金華有淳熙十一年進士王謙之十四年進士王益之益之終大理司直近錢宮詹以爲益之卽行甫則謙之當亦象之弟兄書前有寶慶三年眉山李塗敘而書錄解題則云眉山李說齋季允爲之敘似陳氏有誤又按宋史列傳王霆東陽人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爲沿江制置副使李璮辟幕下不知霆與象之又何屬霆嘗撰沿江等邊誌一編貽書時相乞畧江審察形勢畫二新城則

直齋以象之嘗知江寧而通志又僅載於隱逸不能無疑卽錢宮詹以其父名無從攷證亦未可信及檢本書袁州官吏下載王師古二字皆缺筆且注曰郡志云袁州月椿歲額八萬八千餘紹興末年先君子爲宜春簿嘗作文誌月椿之苦今減二萬五千餘貫自先君子啟之則其父名師古且江州濂谿書院下注云象之先君子守九江僞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則又爲九江守矣今通志載金華王師古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終廣東提點刑獄殆卽其人同時尙有重和元年進士王師愈終浙江提點刑獄二十一年進士王師尹終迪功郎皆金華人似亦象之之世叔父而宋史王柏傳載大父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故象之此書亦往往於徽國東萊諸子之出處行事拳拳致意且再檢本書得江南西路隆興府官吏下載陳敏識詳誌其宰分寧時禦敵一事而末云象之出宰分寧相望百年而陳公之英風遺烈今

猶未泯揭爲廟貌祠於邑岸由是觀之則直齋所云嘗知江寧縣者當爲江南西路之分寧縣後人不知而妄改爲江南東路建康府之江寧縣則謬矣他若通志所云隱居不仕則幷江寧不知其妄爲尤可笑至象之於紹熙辛亥遊廬山親見晦翁所作西原菴記又寶慶乙酉從長寧太守孫若蒙修長寧續志紹定丁亥過重慶與憲使黎伯巽辨塗山之謬至樂磧觀威烈侯碑則所云靡國不到者其事蹟實得之親涉而直齋以其圖爲觀之所得不知何据李邕者宋史亦無傳僅附於其兄壁傳末稱其文學時人比之眉山二蘇故書中頗采邕所著有固陵集今亦不傳

華嚴經音義跋

憶余於辛酉春同纂脩兩浙鹽法志時開局於西湖之昭慶寺寺故有藏經因向住持借閱得華嚴經音義一書愛之竭四日之力錄其副以歸亡友劉疏雨見之欲假鈔余時將就徵北上遂舉以畀之次年八月南歸疏雨尚未鈔成又劫劫出門不及索還再二年而疏雨奄逝書不及見矣余不忍向其家索也乙丑夏在琅嬛仙館復覩是本因狂喜不能制愛復竭四晝夜之力而錄之吁一華嚴音義爾至手錄兩過余亦還自笑其多事矣是書講小學處非其所長然所引之書如服虔通俗文張揖埤蒼李登聲類楊承慶字統葛洪字苑李彤字

事

國史公建議謂儒林文苑兩傳不當專取諸

史宬所藏當移文直省求草澤遺佚以廣未備竊謂如芷畦者庶幾附以傳焉既而余游豫章公特寄顧氏棟高陳氏祖范諸傳俾相商榷明年公持節淮甸余至幕府復出示儒林傳稾本因得增入應潛齋張簡巷諸人是秋再至薊門吾友林太史若齋同年告余公前議已改易然則若芷畦者入不入未可知其不遇於生前者且將不遇於身後歟自今觀之未嘗不釋然也昔孫守幸老葺墨妙亭聚境內碑刻以實之去今僅七百餘歲其遺文無一存者而當日所漏如天寧寺經幢武康封

山盧王刺俾之頻往往流傳人口則士過不遇未可以臆測也今先生舊居得後人增飾之遺書如湖錄小谷日薈粹行水金鑑得後人掇拾之又繪以爲圖形諸歌詠好古如抱之金石之文朝夕頊委與天下名流日攷索於求古精舍者視芷畦石柱一箋有過之無不及而余亦方爲墨妙亭碑目攷思補鄭氏之闕芷畦之學於是爲不孤矣其尚奚憾哉圖既成題詩并識其事於上而歸之冀有以張其說焉癸未三月

書鄭高密年譜後

按鄭君卒於建安五年據別傳上距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正得七十四歲因攷順帝紀永建二年秋七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謂鄭君爲七月五日生夫七月甲戌朔不獨順帝紀云然郡五行志亦載此似無可疑惟紀既是七月朔在甲戌則上文六月不得有乙酉若依袁宏漢紀作丙戌朔非特本月無戊寅天文志中是年劉昭注引古今注曰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餘丈是九月亦不應有戊寅上下相推似不甚合總之七月前後當有一閏鑑譜有年譜一冊亦以此事未遑推算存此以俟吾友淩仲子談階平兩廣文決之

按范史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始用四分術終漢世未嘗改法算康成生日宜以四分爲準四分上元庚辰下距後漢順帝永建二年丁卯積九千四百

零八算上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之餘二百八十八以蔀法七十六除之得三不盡六十八天紀辛酉蔀六十年減一年餘五十九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五滿章法十九得七百三十九爲積月不滿十四爲閏餘是年有閏滿十二上弦有閏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二千零二十三萬六千三百十一零滿蔀月九百四十得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七爲積日不滿九百三十一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四十七日補前二月十一大四八 小四四一 十二月戊寅朔小 大十七 小無有閏 大四十 小四十 大十六 小四十 大十五 小四十 大十四 小四十 大十三 小四十 大十二 小四十 大十一 小四十 大十 小四十 大九 小四 大八 小四 大七 小四 大六 小四 大五 小四 大四 小四 大三 小四 大二 小四 大一 小四 大 小四 小 小四 小十一 小四 小十二 小四 小十三 小四 小十四 小四 小十五 小四 小十六 小四 小十七 小四 小十八 小四 小十九 小四 小二十 小四 小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 小四 小三十一 小四 小三十二 小四 小三十三 小四 小三十四 小四 小三十五 小四 小三十六 小四 小三十七 小四 小三十八 小四 小三十九 小四 小四十 小四 小四十一 小四 小四十二 小四 小四十三 小四 小四十四 小四 小四十五 小四 小四十六 小四 小四十七 小四 小四十八 小四 小四十九 小四 小五十 小四 小五十一 小四 小五十二 小四 小五十三 小四 小五十四 小四 小五十五 小四 小五十六 小四 小五十七 小四 小五十八 小四 小五十九 小四 小六十 小四 小六十一 小四 小六十二 小四 小六十三 小四 小六十四 小四 小六十五 小四 小六十六 小四 小六十七 小四 小六十八 小四 小六十九 小四 小七十 小四 小七十一 小四 小七十二 小四 小七十三 小四 小七十四 小四 小七十五 小四 小七十六 小四 小七十七 小四 小七十八 小四 小七十九 小四 小八十 小四 小八十一 小四 小八十二 小四 小八十三 小四 小八十四 小四 小八十五 小四 小八十六 小四 小八十七 小四 小八十八 小四 小八十九 小四 小九十 小四 小九十一 小四 小九十二 小四 小九十三 小四 小九十四 小四 小九十五 小四 小九十六 小四 小九十七 小四 小九十八 小四 小九十九 小四 小一百 小四 小一百一 小四 小一百二 小四 小一百三 小四 小一百四 小四 小一百五 小四 小一百六 小四 小一百七 小四 小一百八 小四 小一百九 小四 小一百十 小四 小一百十一 小四 小一百十二 小四 小一百十三 小四 小一百十四 小四 小一百十五 小四 小一百十六 小四 小一百十七 小四 小一百十八 小四 小一百十九 小四 小一百二十 小四 小一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一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一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一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一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一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一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一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一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一百三十 小四 小一百三十一 小四 小一百三十二 小四 小一百三十三 小四 小一百三十四 小四 小一百三十五 小四 小一百三十六 小四 小一百三十七 小四 小一百三十八 小四 小一百三十九 小四 小一百四十 小四 小一百四十一 小四 小一百四十二 小四 小一百四十三 小四 小一百四十四 小四 小一百四十五 小四 小一百四十六 小四 小一百四十七 小四 小一百四十八 小四 小一百四十九 小四 小一百五十 小四 小一百五十一 小四 小一百五十二 小四 小一百五十三 小四 小一百五十四 小四 小一百五十五 小四 小一百五十六 小四 小一百五十七 小四 小一百五十八 小四 小一百五十九 小四 小一百六十 小四 小一百六十一 小四 小一百六十二 小四 小一百六十三 小四 小一百六十四 小四 小一百六十五 小四 小一百六十六 小四 小一百六十七 小四 小一百六十八 小四 小一百六十九 小四 小一百七十 小四 小一百七十一 小四 小一百七十二 小四 小一百七十三 小四 小一百七十四 小四 小一百七十五 小四 小一百七十六 小四 小一百七十七 小四 小一百七十八 小四 小一百七十九 小四 小一百八十 小四 小一百八十一 小四 小一百八十二 小四 小一百八十三 小四 小一百八十四 小四 小一百八十五 小四 小一百八十六 小四 小一百八十七 小四 小一百八十八 小四 小一百八十九 小四 小一百九十 小四 小一百九十一 小四 小一百九十二 小四 小一百九十三 小四 小一百九十四 小四 小一百九十五 小四 小一百九十六 小四 小一百九十七 小四 小一百九十八 小四 小一百九十九 小四 小二百 小四 小二百一 小四 小二百二 小四 小二百三 小四 小二百四 小四 小二百五 小四 小二百六 小四 小二百七 小四 小二百八 小四 小二百九 小四 小二百十 小四 小二百十一 小四 小二百十二 小四 小二百十三 小四 小二百十四 小四 小二百十五 小四 小二百十六 小四 小二百十七 小四 小二百十八 小四 小二百十九 小四 小二百二十 小四 小二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百 小四 小三百一 小四 小三百二 小四 小三百三 小四 小三百四 小四 小三百五 小四 小三百六 小四 小三百七 小四 小三百八 小四 小三百九 小四 小三百十 小四 小三百十一 小四 小三百十二 小四 小三百十三 小四 小三百十四 小四 小三百十五 小四 小三百十六 小四 小三百十七 小四 小三百十八 小四 小三百十九 小四 小三百二十 小四 小三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百二十九 小四 小四百 小四 小四百一 小四 小四百二 小四 小四百三 小四 小四百四 小四 小四百五 小四 小四百六 小四 小四百七 小四 小四百八 小四 小四百九 小四 小四百十 小四 小四百十一 小四 小四百十二 小四 小四百十三 小四 小四百十四 小四 小四百十五 小四 小四百十六 小四 小四百十七 小四 小四百十八 小四 小四百十九 小四 小四百二十 小四 小四百二十一 小四 小四百二十二 小四 小四百二十三 小四 小四百二十四 小四 小四百二十五 小四 小四百二十六 小四 小四百二十七 小四 小四百二十八 小四 小四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五百 小四 小五百一 小四 小五百二 小四 小五百三 小四 小五百四 小四 小五百五 小四 小五百六 小四 小五百七 小四 小五百八 小四 小五百九 小四 小五百十 小四 小五百十一 小四 小五百十二 小四 小五百十三 小四 小五百十四 小四 小五百十五 小四 小五百十六 小四 小五百十七 小四 小五百十八 小四 小五百十九 小四 小五百二十 小四 小五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五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五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五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五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五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五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五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五百二十九 小四 小六百 小四 小六百一 小四 小六百二 小四 小六百三 小四 小六百四 小四 小六百五 小四 小六百六 小四 小六百七 小四 小六百八 小四 小六百九 小四 小六百十 小四 小六百十一 小四 小六百十二 小四 小六百十三 小四 小六百十四 小四 小六百十五 小四 小六百十六 小四 小六百十七 小四 小六百十八 小四 小六百十九 小四 小六百二十 小四 小六百二十一 小四 小六百二十二 小四 小六百二十三 小四 小六百二十四 小四 小六百二十五 小四 小六百二十六 小四 小六百二十七 小四 小六百二十八 小四 小六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七百 小四 小七百一 小四 小七百二 小四 小七百三 小四 小七百四 小四 小七百五 小四 小七百六 小四 小七百七 小四 小七百八 小四 小七百九 小四 小七百十 小四 小七百十一 小四 小七百十二 小四 小七百十三 小四 小七百十四 小四 小七百十五 小四 小七百十六 小四 小七百十七 小四 小七百十八 小四 小七百十九 小四 小七百二十 小四 小七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七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七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七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七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七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七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七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七百二十九 小四 小八百 小四 小八百一 小四 小八百二 小四 小八百三 小四 小八百四 小四 小八百五 小四 小八百六 小四 小八百七 小四 小八百八 小四 小八百九 小四 小八百十 小四 小八百十一 小四 小八百十二 小四 小八百十三 小四 小八百十四 小四 小八百十五 小四 小八百十六 小四 小八百十七 小四 小八百十八 小四 小八百十九 小四 小八百二十 小四 小八百二十一 小四 小八百二十二 小四 小八百二十三 小四 小八百二十四 小四 小八百二十五 小四 小八百二十六 小四 小八百二十七 小四 小八百二十八 小四 小八百二十九 小四 小九百 小四 小九百一 小四 小九百二 小四 小九百三 小四 小九百四 小四 小九百五 小四 小九百六 小四 小九百七 小四 小九百八 小四 小九百九 小四 小九百十 小四 小九百十一 小四 小九百十二 小四 小九百十三 小四 小九百十四 小四 小九百十五 小四 小九百十六 小四 小九百十七 小四 小九百十八 小四 小九百十九 小四 小九百二十 小四 小九百二十一 小四 小九百二十二 小四 小九百二十三 小四 小九百二十四 小四 小九百二十五 小四 小九百二十六 小四 小九百二十七 小四 小九百二十八 小四 小九百二十九 小四 小十百 小四 小十百一 小四 小十百二 小四 小十百三 小四 小十百四 小四 小十百五 小四 小十百六 小四 小十百七 小四 小十百八 小四 小十百九 小四 小十百十 小四 小十百十一 小四 小十百十二 小四 小十百十三 小四 小十百十四 小四 小十百十五 小四 小十百十六 小四 小十百十七 小四 小十百十八 小四 小十百十九 小四 小十百二十 小四 小十百二十一 小四 小十百二十二 小四 小十百二十三 小四 小十百二十四 小四 小十百二十五 小四 小十百二十六 小四 小十百二十七 小四 小十百二十八 小四 小十百二十九 小四 小十一百 小四 小十一百一 小四 小十一百二 小四 小十一百三 小四 小十一百四 小四 小十一百五 小四 小十一百六 小四 小十一百七 小四 小十一百八 小四 小十一百九 小四 小十一百十 小四 小十一百十一 小四 小十一百十二 小四 小十一百十三 小四 小十一百十四 小四 小十一百十五 小四 小十一百十六 小四 小十一百十七 小四 小十一百十八 小四 小十一百十九 小四 小十一百二十 小四 小十一百二十一 小四 小十一百二十二 小四 小十一百二十三 小四 小十一百二十四 小四 小十一百二十五 小四 小十一百二十六 小四 小十一百二十七 小四 小十一百二十八 小四 小十一百二十九 小四 小十二百 小四 小十二百一 小四 小十二百二 小四 小十二百三 小四 小十二百四 小四 小十二百五 小四 小十二百六 小四 小十二百七 小四 小十二百八 小四 小十二百九 小四 小十二百十 小四 小十二百十一 小四 小十二百十二 小四 小十二百十三 小四 小十二百十四 小四 小十二百十五 小四 小十二百十六 小四 小十二百十七 小四 小十二百十八 小四 小十二百十九 小四 小十二百二十 小四 小十二百二十一 小四 小十二百二十二 小四 小十二百二十三 小四 小十二百二十四 小四 小十二百二十五 小四 小十二百二十六 小四 小十二百二十七 小四 小十二百二十八 小四 小十二百二十九 小四 小十三百 小四 小十三百一 小四 小十三百二 小四 小十三百三 小四 小十三百四 小四 小十三百五 小四 小十三百六 小四 小十三百七 小四 小十三百八 小四 小十三百九 小四 小十三百十 小四 小十三百十一 小四 小十三百十二 小四 小十三百十三 小四 小十三百十四 小四 小十三百十五 小四 小十三百十六 小四 小十三百十七 小四 小十三百十八 小四 小十三百十九 小四 小十三百二十 小四 小十三百二十一 小四 小十三百二十二 小四 小十三百二十三 小四 小十三百二十四 小四 小十三百二十五 小四 小十三百二十六 小四 小十三百二十七 小四 小十三百二十八 小四 小十三百二十九 小四 小十四百 小四 小十四百一 小四 小十四百二 小四 小十四百三 小四 小十四百四 小四 小十四百五 小四 小十四百六 小四 小十四百七 小四 小十四百八 小四 小十四百九 小四 小十四百十 小四 小十四百十一 小四 小十四百十二 小四 小十四百十三 小四 小十四百十四 小四 小十四百十五 小四 小十四百十六 小四 小十四百十七 小四 小十四百十八 小四 小十四百十九 小四 小十四百二十 小四 小十四百二十一 小四 小十四百二十二 小四 小十四百二十三 小四 小十四百二十四 小四 小十四百二十五 小四 小十四百二十六 小四 小十四百二十七 小四 小十四百二十八 小四 小十四百二十九 小四 小十五百 小四 小十五百一 小四 小十五百二 小四 小十五百三 小四 小十五百四 小四 小十五百五 小四 小十五百六 小四 小十五百七 小四 小十五百八 小四 小十五百九 小四 小十五百十 小四 小十五百十一 小四 小十五百十二 小四 小十五百十三 小四 小十五百十四 小四 小十五百十五 小四 小十五百十六 小四 小十五百十七 小四 小十五百十八 小四 小十五百十九 小四 小十五百二十 小四 小十五百二十一 小四 小十五百二十二 小四 小十五百二十三 小四 小十五百二十四 小四 小十五百二十五 小四 小十五百二十六 小四 小十五百二十七 小四 小十五百二十八 小四 小十五百二十九 小四 小十六百 小四 小十六百一 小四 小十六百二 小四 小十六百三 小四 小十六百四 小四 小十六百五 小四 小十六百六 小四 小十六百七 小四 小十六百八 小四 小十六百九 小四 小十六百十 小四 小十六百十一 小四 小十六百十二 小四 小十六百十三 小四 小十六百十四 小四 小十六百十五 小四 小十六百十六 小四 小十六百十七 小四 小十六百十八 小四 小十六百十九 小四 小十六百二十 小四 小十六百二十一 小四 小十六百二十二 小四 小十六百二十三 小四 小十六百二十四 小四 小十六百二十五 小四 小十六百二十六 小四 小十六百二十七 小四 小十六百二十八 小四 小十六百二十九 小四 小十七百 小四 小十七百一 小四 小十七百二 小四 小十七百三 小四 小十七百四 小四 小十七百五 小四 小十七百六 小四 小十七百七 小四 小十七百八 小四 小十七百九 小四 小十七百十 小四 小十七百十一 小四 小十七百十二 小四 小十七百十三 小四 小十七百十四 小四 小十七百十五 小四 小十七百十六 小四 小十七百十七 小四 小十七百十八 小四 小十七百十九 小四 小十七百二十 小四 小十七百二十一 小四 小十七百二十二 小四 小十七百二十三 小四 小十七百二十四 小四 小十七百二十五 小四 小十七百二十六 小四 小十七百二十七 小四 小十七百二十八 小四 小十七百二十九 小四 小十八百 小四 小十八百一 小四 小十八百二 小四 小十八百三 小四 小十八百四 小四 小十八百五 小四 小十八百六 小四 小十八百七 小四 小十八百八 小四 小十八百九 小四 小十八百十 小四 小十八百十一 小四 小十八百十二 小四 小十八百十三 小四 小十八百十四 小四 小十八百十五 小四 小十八百十六 小四 小十八百十七 小四 小十八百十八 小四 小十八百十九 小四 小十八百二十 小四 小十八百二十一 小四 小十八百二十二 小四 小十八百二十三 小四 小十八百二十四 小四 小十八百二十五 小四 小十八百二十六 小四 小十八百二十七 小四 小十八百二十八 小四 小十八百二十九 小四 小十九百 小四 小十九百一 小四 小十九百二 小四 小十九百三 小四 小十九百四 小四 小十九百五 小四 小十九百六 小四 小十九百七 小四 小十九百八 小四 小十九百九 小四 小十九百十 小四 小十九百十一 小四 小十九百十二 小四 小十九百十三 小四 小十九百十四 小四 小十九百十五 小四 小十九百十六 小四 小十九百十七 小四 小十九百十八 小四 小十九百十九 小四 小十九百二十 小四 小十九百二十一 小四 小十九百二十二 小四 小十九百二十三 小四 小十九百二十四 小四 小十九百二十五 小四 小十九百二十六 小四 小十九百二十七 小四 小十九百二十八 小四 小十九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二十百 小四 小二十百一 小四 小二十百二 小四 小二十百三 小四 小二十百四 小四 小二十百五 小四 小二十百六 小四 小二十百七 小四 小二十百八 小四 小二十百九 小四 小二十百十 小四 小二十百十一 小四 小二十百十二 小四 小二十百十三 小四 小二十百十四 小四 小二十百十五 小四 小二十百十六 小四 小二十百十七 小四 小二十百十八 小四 小二十百十九 小四 小二十百二十 小四 小二十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二十一百 小四 小二十一百一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 小四 小二十一百三 小四 小二十一百四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五 小四 小二十一百六 小四 小二十一百七 小四 小二十一百八 小四 小二十一百九 小四 小二十一百十 小四 小二十一百十一 小四 小二十一百十二 小四 小二十一百十三 小四 小二十一百十四 小四 小二十一百十五 小四 小二十一百十六 小四 小二十一百十七 小四 小二十一百十八 小四 小二十一百十九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十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一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二十二百 小四 小二十二百一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 小四 小二十二百三 小四 小二十二百四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五 小四 小二十二百六 小四 小二十二百七 小四 小二十二百八 小四 小二十二百九 小四 小二十二百十 小四 小二十二百十一 小四 小二十二百十二 小四 小二十二百十三 小四 小二十二百十四 小四 小二十二百十五 小四 小二十二百十六 小四 小二十二百十七 小四 小二十二百十八 小四 小二十二百十九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十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二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二十三百 小四 小二十三百一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 小四 小二十三百三 小四 小二十三百四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五 小四 小二十三百六 小四 小二十三百七 小四 小二十三百八 小四 小二十三百九 小四 小二十三百十 小四 小二十三百十一 小四 小二十三百十二 小四 小二十三百十三 小四 小二十三百十四 小四 小二十三百十五 小四 小二十三百十六 小四 小二十三百十七 小四 小二十三百十八 小四 小二十三百十九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十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三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二十四百 小四 小二十四百一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 小四 小二十四百三 小四 小二十四百四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五 小四 小二十四百六 小四 小二十四百七 小四 小二十四百八 小四 小二十四百九 小四 小二十四百十 小四 小二十四百十一 小四 小二十四百十二 小四 小二十四百十三 小四 小二十四百十四 小四 小二十四百十五 小四 小二十四百十六 小四 小二十四百十七 小四 小二十四百十八 小四 小二十四百十九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十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四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二十五百 小四 小二十五百一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 小四 小二十五百三 小四 小二十五百四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五 小四 小二十五百六 小四 小二十五百七 小四 小二十五百八 小四 小二十五百九 小四 小二十五百十 小四 小二十五百十一 小四 小二十五百十二 小四 小二十五百十三 小四 小二十五百十四 小四 小二十五百十五 小四 小二十五百十六 小四 小二十五百十七 小四 小二十五百十八 小四 小二十五百十九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十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五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二十六百 小四 小二十六百一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 小四 小二十六百三 小四 小二十六百四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五 小四 小二十六百六 小四 小二十六百七 小四 小二十六百八 小四 小二十六百九 小四 小二十六百十 小四 小二十六百十一 小四 小二十六百十二 小四 小二十六百十三 小四 小二十六百十四 小四 小二十六百十五 小四 小二十六百十六 小四 小二十六百十七 小四 小二十六百十八 小四 小二十六百十九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十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六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二十七百 小四 小二十七百一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 小四 小二十七百三 小四 小二十七百四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五 小四 小二十七百六 小四 小二十七百七 小四 小二十七百八 小四 小二十七百九 小四 小二十七百十 小四 小二十七百十一 小四 小二十七百十二 小四 小二十七百十三 小四 小二十七百十四 小四 小二十七百十五 小四 小二十七百十六 小四 小二十七百十七 小四 小二十七百十八 小四 小二十七百十九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十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七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二十八百 小四 小二十八百一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 小四 小二十八百三 小四 小二十八百四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五 小四 小二十八百六 小四 小二十八百七 小四 小二十八百八 小四 小二十八百九 小四 小二十八百十 小四 小二十八百十一 小四 小二十八百十二 小四 小二十八百十三 小四 小二十八百十四 小四 小二十八百十五 小四 小二十八百十六 小四 小二十八百十七 小四 小二十八百十八 小四 小二十八百十九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十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八百二十九 小四 小二十九百 小四 小二十九百一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 小四 小二十九百三 小四 小二十九百四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五 小四 小二十九百六 小四 小二十九百七 小四 小二十九百八 小四 小二十九百九 小四 小二十九百十 小四 小二十九百十一 小四 小二十九百十二 小四 小二十九百十三 小四 小二十九百十四 小四 小二十九百十五 小四 小二十九百十六 小四 小二十九百十七 小四 小二十九百十八 小四 小二十九百十九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十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十一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十二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十三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十四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十五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十六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十七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十八 小四 小二十九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百 小四 小三十百一 小四 小三十百二 小四 小三十百三 小四 小三十百四 小四 小三十百五 小四 小三十百六 小四 小三十百七 小四 小三十百八 小四 小三十百九 小四 小三十百十 小四 小三十百十一 小四 小三十百十二 小四 小三十百十三 小四 小三十百十四 小四 小三十百十五 小四 小三十百十六 小四 小三十百十七 小四 小三十百十八 小四 小三十百十九 小四 小三十百二十 小四 小三十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十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十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十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十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十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十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十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十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一百 小四 小三十一百一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 小四 小三十一百三 小四 小三十一百四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五 小四 小三十一百六 小四 小三十一百七 小四 小三十一百八 小四 小三十一百九 小四 小三十一百十 小四 小三十一百十一 小四 小三十一百十二 小四 小三十一百十三 小四 小三十一百十四 小四 小三十一百十五 小四 小三十一百十六 小四 小三十一百十七 小四 小三十一百十八 小四 小三十一百十九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十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十一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二百 小四 小三十二百一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 小四 小三十二百三 小四 小三十二百四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五 小四 小三十二百六 小四 小三十二百七 小四 小三十二百八 小四 小三十二百九 小四 小三十二百十 小四 小三十二百十一 小四 小三十二百十二 小四 小三十二百十三 小四 小三十二百十四 小四 小三十二百十五 小四 小三十二百十六 小四 小三十二百十七 小四 小三十二百十八 小四 小三十二百十九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十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十二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三百 小四 小三十三百一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 小四 小三十三百三 小四 小三十三百四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五 小四 小三十三百六 小四 小三十三百七 小四 小三十三百八 小四 小三十三百九 小四 小三十三百十 小四 小三十三百十一 小四 小三十三百十二 小四 小三十三百十三 小四 小三十三百十四 小四 小三十三百十五 小四 小三十三百十六 小四 小三十三百十七 小四 小三十三百十八 小四 小三十三百十九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十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十三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四百 小四 小三十四百一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 小四 小三十四百三 小四 小三十四百四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五 小四 小三十四百六 小四 小三十四百七 小四 小三十四百八 小四 小三十四百九 小四 小三十四百十 小四 小三十四百十一 小四 小三十四百十二 小四 小三十四百十三 小四 小三十四百十四 小四 小三十四百十五 小四 小三十四百十六 小四 小三十四百十七 小四 小三十四百十八 小四 小三十四百十九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十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十四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五百 小四 小三十五百一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 小四 小三十五百三 小四 小三十五百四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五 小四 小三十五百六 小四 小三十五百七 小四 小三十五百八 小四 小三十五百九 小四 小三十五百十 小四 小三十五百十一 小四 小三十五百十二 小四 小三十五百十三 小四 小三十五百十四 小四 小三十五百十五 小四 小三十五百十六 小四 小三十五百十七 小四 小三十五百十八 小四 小三十五百十九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十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十五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六百 小四 小三十六百一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 小四 小三十六百三 小四 小三十六百四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五 小四 小三十六百六 小四 小三十六百七 小四 小三十六百八 小四 小三十六百九 小四 小三十六百十 小四 小三十六百十一 小四 小三十六百十二 小四 小三十六百十三 小四 小三十六百十四 小四 小三十六百十五 小四 小三十六百十六 小四 小三十六百十七 小四 小三十六百十八 小四 小三十六百十九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十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十六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七百 小四 小三十七百一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 小四 小三十七百三 小四 小三十七百四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五 小四 小三十七百六 小四 小三十七百七 小四 小三十七百八 小四 小三十七百九 小四 小三十七百十 小四 小三十七百十一 小四 小三十七百十二 小四 小三十七百十三 小四 小三十七百十四 小四 小三十七百十五 小四 小三十七百十六 小四 小三十七百十七 小四 小三十七百十八 小四 小三十七百十九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十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十七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八百 小四 小三十八百一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 小四 小三十八百三 小四 小三十八百四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五 小四 小三十八百六 小四 小三十八百七 小四 小三十八百八 小四 小三十八百九 小四 小三十八百十 小四 小三十八百十一 小四 小三十八百十二 小四 小三十八百十三 小四 小三十八百十四 小四 小三十八百十五 小四 小三十八百十六 小四 小三十八百十七 小四 小三十八百十八 小四 小三十八百十九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十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十八百二十九 小四 小三十九百 小四 小三十九百一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 小四 小三十九百三 小四 小三十九百四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五 小四 小三十九百六 小四 小三十九百七 小四 小三十九百八 小四 小三十九百九 小四 小三十九百十 小四 小三十九百十一 小四 小三十九百十二 小四 小三十九百十三 小四 小三十九百十四 小四 小三十九百十五 小四 小三十九百十六 小四 小三十九百十七 小四 小三十九百十八 小四 小三十九百十九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十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十一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十二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十三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十四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十五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十六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十七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十八 小四 小三十九百二十九 小四 小四十百 小四 小四十百一 小四 小四十百二 小四 小四十百三 小四 小四十百四 小四 小四十百五 小四 小四十百六 小四 小四十百七 小四 小四十百八 小四 小四十百九 小四 小四十百十 小四 小四十百十一 小四 小四十百十二 小四 小四十百十三 小四 小四十百十四 小四 小四十百十五 小四 小四十百十六 小四 小四十百十七 小四 小四十百十八 小四 小四十百十九 小四 小四十百二十 小四 小四十百二十一 小四 小四十百二十二 小四 小四十百二十三 小四 小四十百二十四 小四 小四十百二十五 小四 小四十百二十六 小四 小四十百二十七 小四 小四十百二十八 小四 小四十百二十九 小四 小四十一百 小四 小四十一百一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 小四 小四十一百三 小四 小四十一百四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五 小四 小四十一百六 小四 小四十一百七 小四 小四十一百八 小四 小四十一百九 小四 小四十一百十 小四 小四十一百十一 小四 小四十一百十二 小四 小四十一百十三 小四 小四十一百十四 小四 小四十一百十五 小四 小四十一百十六 小四 小四十一百十七 小四 小四十一百十八 小四 小四十一百十九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十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十一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十二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十三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十四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十五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十六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十七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十八 小四 小四十一百二十九 小四 小四十二百 小四 小四十二百一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 小四 小四十二百三 小四 小四十二百四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五 小四 小四十二百六 小四 小四十二百七 小四 小四十二百八 小四 小四十二百九 小四 小四十二百十 小四 小四十二百十一 小四 小四十二百十二 小四 小四十二百十三 小四 小四十二百十四 小四 小四十二百十五 小四 小四十二百十六 小四 小四十二百十七 小四 小四十二百十八 小四 小四十二百十九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十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十一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十二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十三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十四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十五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十六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十七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十八 小四 小四十二百二十九 小四 小四十三百 小四 小四十三百一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 小四 小四十三百三 小四 小四十三百四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五 小四 小四十三百六 小四 小四十三百七 小四 小四十三百八 小四 小四十三百九 小四 小四十三百十 小四 小四十三百十一 小四 小四十三百十二 小四 小四十三百十三 小四 小四十三百十四 小四 小四十三百十五 小四 小四十三百十六 小四 小四十三百十七 小四 小四十三百十八 小四 小四十三百十九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十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十一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十二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十三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十四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十五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十六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十七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十八 小四 小四十三百二十九 小四 小四十四百 小四 小四十四百一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 小四 小四十四百三 小四 小四十四百四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五 小四 小四十四百六 小四 小四十四百七 小四 小四十四百八 小四 小四十四百九 小四 小四十四百十 小四 小四十四百十一 小四 小四十四百十二 小四 小四十四百十三 小四 小四十四百十四 小四 小四十四百十五 小四 小四十四百十六 小四 小四十四百十七 小四 小四十四百十八 小四 小四十四百十九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十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十一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十二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十三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十四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十五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十六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十七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十八 小四 小四十四百二十九 小四 小四十五百 小四 小四十五百一 小四 小四十五百二 小四 小四十五百三 小四 小四十五百四 小四 小四十五百五 小四 小四十五百六 小四 小四十五百七 小四 小四十五百八 小四 小四十五百九 小四 小四十五百十 小四 小四十五百十一 小四 小四十五百十二 小四 小四十五百十三 小四 小四十五百

九月癸酉朔大　大十二　小七八
十月癸卯朔小　大四十　小三三
十一月壬申朔大　大十一　小九三
十二月壬寅朔小　大四十　小七九
置年數五十九以日（續志作月者誤）餘一百六十八乘之得
九千九百十二滿中法三（續志作遺者誤）十二得大餘三百
零九小餘二十四大餘滿六十去之餘九日三十二
分日之二十四命辛酉算外得年前天正冬至庚午
日爲十一月二十三日也遞加十五日又三十二分
日之七得各氣大（續志作小）餘十五小餘七
正月初九日丙辰立春　大五十　小十三
　　九
廿四日辛未雨水　大十　小二十
二月初十日丙戌驚蟄　大二十　小二十
廿六日壬寅春分　大四十　小二
三月十一日丁巳清明　大五十　小九
廿六日壬申穀雨　大十一　小十六
四月十二日丁亥立夏　大二十　小二十
廿七日壬寅小滿　大四十　小三十
五月十三日戊午芒種　大五十　小五
廿八日癸酉夏至　大十二　小十二
六月十四日戊子小暑　大二十　小十九
廿九日癸卯大暑　大四十　小二十六

閏六月十五日己未立秋大　大五十八　小一
七月初一日甲戌處暑　大十三　小八
十六日己丑白露　大二十八　小十五
八月初一日甲辰秋分　大四十三　小二十二
十六日己未寒露　大五十八　小二十九
九月初三日乙亥霜降　大十四　小四
十八日庚寅立冬　大二十九　小十一
十月初三日乙巳小雪　大四十四　小十八
十八日庚申大雪　大五十九　小二十五
十一月初四日乙亥冬至大十五　小無
二十日辛卯小寒　大三十五　小七
十二月初五日丙午大寒大四十五　小十四
二十日辛酉立春　大無　小二十一

今依本法細推更以史證之順帝紀書春正戊申疑
脫一朔字丁卯爲月之二十日二月甲辰爲月之二
十八日夏六月乙酉爲月之十一日秋七月甲戌朔
正合五行志同壬午爲月之九日庚子爲月之二日注引古今
辛丑爲二十九日天文志二月癸未爲月之七日閏
月乙酉恐有舛誤紀書六月乙酉則閏六月必無乙
酉當作六月爲近八月乙巳爲月之二日注引古今
注云丁巳未詳何月三月十一日五月十二日閏六
月十三日皆丁巳也又云七月丁酉爲月之二十四

日又云九月戊寅爲月之八日紀志二篇多與四分同通鑑目錄載二月丁丑朔四月丙子朔七月甲戌朔九月癸酉朔十一月壬申朔亦俱與四分同唯稱五月乙亥朔則是五月丙午朔六月乙亥朔殆誤先一月也又稱閏五月則是年閏六月亦誤先一月也況校是年六月廿九日大暑中氣近晦七月初一日處暑中氣在朔日錄亦云七月一日處暑而中閒一月十五日立秋只一節氣其爲閏六月最確若閏五月則月內有乙酉而六月反無乙酉先與紀背矣至袁宏後漢紀作七月丙戌朔則月內無壬午與紀不合且紀志同書甲戌袁又何所據乎或傳寫之失今得甲戌朔合年日食不驗每多違戾麻志於是年不詳其委者或亦由此然則忠愍此書正可以補史文之闕且忠愍十大

於四分則七月丸日戊寅爲康成生日無疑矣嘉慶己巳三月與上元談廣文階平決定如此時孫觀察淵如方與余同年洪筠軒侍郎刻年譜阮師幷屬補其所未盡遂以此寄之

翠微南征集跋

宋南渡後志節之士如辛稼軒陳同甫劉改之敖器之以及唐玉蟾謝皐羽輩不可勝數皆以詩文鳴世而翠微之遇尤酷故其詩亦急微噍殺比他人爲甚余嘗讀其北征錄措置兵機不可謂空疏無術之士然往往雜以太乙奇門之說使其見用恐亦未能得當此十一卷爲康熙初池州重刻嘉慶戊寅冬購於吳門市肆舊鐙

細讀其抑塞磊落之氣亦不可但以驪豪目之如不向關中尋事業卻來江上弄扁舟此曲將軍之所以誚張魏公者也而子西一則曰不向關中效蕭相便於江左作夷吾再則曰不向北山求刺虎便從南海學屠龍心攀手追其志趣亦可想矣

書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札後

據明史嘉靖三十二年日食在四月辛巳朔不在正月朔以爲正月朔者當日疇人之譌故札中云閏內靈臺郎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卽趨出蓋大統法自正德十九年日食不驗每多違戾麻志於是年不詳其委者或亦由此然則忠愍此書正可以補史文之闕且忠愍十大

罪一疏始由臘月自家趨朝見有日食歲首之變悤悤卽引以爲說旣聞其誤遂退自改竄不能以天變立論故至數月後乃克復上亦情事所宜有今讀史傳所載疏議其刪削之痕蛛絲馬蹟尙可尋繹獨怪錢竹汀宮詹跋中猶以正月戊寅爲辭不知何據不但麻法不應頻食卽日干亦與本紀不合據本紀四月朔辛巳則正月朔不是壬子卽癸丑不應史文一錯至此若以當日君臣諱災忠愍復何所諱後世史家又何所諱此非好爲立異亦實事求是之一端至於忠愍事君端簡取友明史具在無事贅述也

錢氏似單據忠愍年譜否則誤讀史稾至吳兎牀一

跋全屬肛論矣

書黃忠烈公妻蔡夫人書孝經後

攷行朝錄漳海黃公道周於隆武元年十月從廣信抵衢州至明堂里爲我　兵所執不屈而死賜謚忠烈此則爲其夫人乙酉以後所書也夫人名玉卿其楷法端勁間作隸體非義之俗書所可儗史稱石齋在獄猶日書孝經不輟觀此益以知脩身齊家之本是卷爲亡友劉蔬雨所藏億癸亥歲蔬雨屬題留行篋者六閱月是冬蔬雨撒瑟不及跋而歸其家今年其從子鴻漸復請書後因得重讀識此俾其子孫永保勿爲豪者所奪時丁卯八月題於揚州阮氏之隋文選樓下

文三

跋尾

東坡麥嶺題名跋

東坡官杭日西湖題名甚多存者此麥嶺題名蘇軾王瑜楊傑張璹同遊天竺過麥嶺十五字左行不著年月攷南山路麥嶺有二此在大麥嶺者同游之人與龍華寺後正同蓋承龍華所題元祐五年三月二日而略之也說者以軾諸題名黨禁時都劉去此係原刻故精采倍常然據咸淳臨安志是時諸人同游尚有二月二日

惠二字賜之祖伯親父日章皆有醫名志與敘合由是知南渡士大夫之來臨安者醫官尤夥不獨杭州府志其大略如此

祝京兆書艮惠堂銘跋

按姑蘇志沈元字以潛宣德中以院判蔣用文薦擢御醫爲人平易質重工詩先世由汴徙吳宋高宗親書艮

法決出東坡手不知何以誤中爲忠豈摩崖時但趨簡易若後世當以石刻爲正苟非潛氏說友龍井一題及此麥嶺一拓則中玉之名澌滅久矣石刻之裨於世何如哉癸巳重九前一日盛澤張春水以吳門陸氏梅葉閻拓本見示與温鐵花同觀鐵花以西湖志攷余得書其大略如此

祝京兆書艮惠堂銘跋

按姑蘇志沈元字以潛宣德中以院判蔣用文薦擢御醫爲人平易質重工詩先世由汴徙吳宋高宗親書艮惠二字賜之祖伯親父日章皆有醫名志與敘合由是知南渡士大夫之來臨安者醫官尤夥不獨杭州府志

之有陳沂雨浙名賢錄之有嵇淸所謂三朝御裹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如老學菴筆記所書殆指不勝屈乃沈氏後裔獨能乞京兆書文俾眞蹟至今流轉忠孝之聲無替於時此則彌可重也金壇王虛舟以京兆書紙各異態推爲有明第一然往往縱逸處多肅括處少此語正可爲是冊切證明時吳中如希哲徵仲履吉道復號四名家余嘗於楓橋袁氏五研齋見京兆所書誥命及衡山題詩兩家固皆精楷然以文視祝則文瞠乎後矣近日流傳京兆石刻如秋興八首千字文多作行草或不足貴此則全以賀捷黃庭行之形體差扁用筆古雅唯隸分溢出閒失拖沓正如與閻門少年傅粉墨

作優伶劇時露其本色耳

書朱文肅自書行略後

明季潯上諸鄉先生人品以平湎朱文肅公爲居首文肅既刻湧幢小品其序張差事云坐以風顛而止浙人皆以爲別調矣同鄉御史李蕃因參論之遂引疾去此天啟四年十一月事也魏璫語人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然卻不作惡事故較諸去相恩禮獨優貴池吳次尾會書其事於劉復錄中由是宥小害之其爲盜柄東林黔云南司業朱某先之歸德江夏託足後著湧幢小品伏梃擊紅丸二案得大拜而東林同志錄首列政府六人亦附於葉向高劉一燝韓爌吳道南孫承宗五人之末至點將錄則直指爲地伏星金眼彪施恩伏之一字卽用盜柄東林黔語亦可笑也其實文肅立朝不久今自序直閣僅九月建白固少其居心純白要不可與僉壬同日語視同時沈文定兄弟遠矣文定既結客光先以通奉聖弟初與兄忤乃翻刻三朝要典復借兄以媚奄而得司寇爲人發覺璫亦惡之始罷然則與文肅相較其薰蕕奚待智者決哉庚寅九月

書王子吳鼎銘拓本後

辛卯秋陳簣之攜吳門虎丘山寺所藏王子吳鼎銘拓本見過鼎大尺有咫銘已載群氏款識因取家藏臨江楊鉤增廣鍾鼎篆韻校之銘共三十有二字目錄作子吳鼎而散注或作子吳鼎匯而證之得廿三字除重文五所不錄者僅正王作之四字而已想見信文矜惜此銘之心至矣但兩書魯魚帝虎多不與銘協大氏群摹原拓字縮而小楊取分韻字展而大不可以書之譌而訾鼎之眞明矣諆當卽期詩所云萬壽無期同也楊强爲分別李登摭古之訓余有取焉廣川釋飤爲歙以無諆爲無彊豈別一本歟鼏見三蒼當是一字今書已亡莫能是正幷書以諗世之原父南仲其人

包山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跋

洞庭西山去林屋不一里有包山寺寺門有唐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二其一已泐其一字大可讀蓋經之偈後有題款係唐僧契元會昌二年書秀水朱檢討題名以爲契元名不著於書史記成都雍博士陶有送契上人南游詩卽其人鑑按白氏長慶集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有院僧法宏惠滿契元惠雅等藏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則契元同時無疑又樂天蘇州重元寺法華院石壁碑文有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二年春成律德沙門滿晃矢厥謀口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拾墜而書之則契元既在南禪又在重元拾墜而書則其爲能書也必矣且樂天重元碑文

又云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大抵唐人尊重陀羅尼經自高宗濂化二年此經入中國即頒立天下皆係爾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翻譯詳見歸震川先生文集中載那州開元寺石幢跋正與此幢題款相合然則寺前其一泐者經文三千二十言字小故已剝蝕且西山華山寺亦有重元寺僧契元請符準制移於洞庭之言亦在開成三年詳余洞書中得此可以釋然矣鑑於道光元年春同葛生味根來游摩挲石幢之下因歸而書此

王曉閣先生遺書跋

此曉菴遺書三冊三十年前於溪南施氏北硯齋曾一

見之其句股法數豐七政立成殆即閣中所采新法六卷又雜文一冊內厤策日月左右旋問答及厤說第二篇近日吳江俞氏已經刊行而五星行度解推步交朔序測日小記則仍遺漏也自明季利氏入中土一時驚怖其術莫敢與抗迨先生出以空前絕後之學起而抵其隙由是人覺中法自在要其所議西人二分二正用定氣之疏三百六十間非弦弧捷徑一月有兩中氣即當有兩閏月命日命時不可通於刻法天正日躔非起丑初皆鑿鑿有據松陵顧集所云坐臥嘗若有一渾天在前日月五星錯行其上者學洵在群青州梅勿菴之魏也道光元年三月侯堂來館於消夏灣之澄波皓月上非豪傑之士熟然以稼堂序攷之其句股法數當即

時公初釋褐泊舟夏鎮或給假南歸何至遽以落花墜髮傷其遲暮豈烈士壯心固非世俗菟枯所能測歟迨南都失守監國晝江公攘訣出關終爲鄭氏所捉詰身官救日夕冀委公親揮翰墨徒以忠義相感動人有得其片詞隻字者至比樂於華袞然匾擔一軍無賢不肖知其不可而公猶拮据不怠蓋不待門下之紿早決其有明堂里之禍矣公被獲致身錢唐陸麗京得傳聞於其同族孝廉某某亦公門人其事較有據此卷爲洞庭西山葛氏珍藏筆蹟故遒有天馬行空之意雖未知與獄中所書孝經何如要使子姓世寶之其於忠孝兩無愧也道光元年三月侯堂來館於消夏灣之澄波皓月

樓香士司馬出以索題爲敬識其後

濯足菴文鈔書後

此三卷爲盧學士抱經主鍾山書院時所得校本望谿爲白雲傳甚略今以晒圖邊史放之白雲初名鹿徵後名怡亦作遺父可大登萊總兵毛文龍部曲反殉節海上怡以諸生授錦衣衛正千戶甲申三月獨衰服送葬天壽山遇賊不屈得遁南歸留都建國升指揮使周鑣爵縝祚之獄餘子如定生次尾之不辱鎖撫司者怡實與有力焉國亡徜徉於徽山雨花臺之間處士余公佩方仲舒知其論譔甚多將歿請寫其副弗許曰吾已市二襲下棺則并藏焉然則此得之馮氏者其後人輯之

耶抑原本如是也不知古鏡巷集又何如也辛卯十月

拾香草堂主人出以示余書以還之

張芑山文集跋

爾公於明季如南山北斗而行事不盡見辛卯冬於柳橋處得芑山集廿四卷急假而讀之蓋爾公與同里楚督袁臨侯爲總角交十試不遇臨侯引之見南雍祭酒姜燕及遂以所著四書大全辨上於朝因見知吳鹿友史道鄰此留都防亂揭所爲首列也已而道鄰撫淮爲其師左忠毅作祠堂碑文出周仲馭手極詆斥懷寧復首刻爾公名由是懷寧之次骨逆案復起乃揭自烈像學於通衢親題四出後與仲馭眉生定生輩同填詔

兼遜集而已按遯廬爲吾湖明狀元韓求仲少子乙酉後以兄茂貽之旣避迹棲賢山中杜門謝客譔詩兼時年幾八十矣後嚴大令海珊懷人詩注言詩兼乃其嗣子怡園續成之則遯廬存日固未有完書卽怡園之續亦未見刊播吾友楊秋室脩校吳興詩錄曾就沈舲翁湖州詩摭及是冊采擬今書內有塗乙處是也然其題曰遜集疑又刊落之餘不入正續兩集故開卷卽爲嚴石墅魏白衣其不錄可知矣遯廬嘗以近刻寄李秋錦秋錦報詩云家伯夷部文章爾手續冬郎甲子編必非此書也選中諸仕傳世絕少且中有續添者疑亦遯廬親筆余恐後之讀者不察也致墅於蛹鼠穴爰書此以

詒鐵花主人使附於後焉二月下浣

黃石齋三近堂記跋

石齋於崇禎十五年宜興再相始從戍所賜環復官明年遣祭南海歸還家不出則此記十七年在家與同鄉講學所作無疑也記言董是堂者爲謝爾劾宸楫張勛之瑞鐘皆石齋同郡爾劾龍谿人勛之平和人見貴池吳次尾所輯復社姓氏後錄錄以宸作家劾作鄰鐘作鍾乃傳寫之譌當以記爲正若吳江吳扶九本則併姓氏佚之矣堂本爲講學地故記銘備言性理然石齋之學精微具在三易洞璣其神驗固不易測至言山水月皆有三近幾與天地人配伏羲文王孔子無異不止流

於術數字體非隸非篆六朝人往往有此余向見其大人蔡玉卿書孝經亦正相同銘尾重印下有玉卿一章疑亦蔡筆蓋從天發神讖碑出石齋他書不爾也卷爲震澤沈君退甫所藏其族兄柳橋舉以見示書以還之

明季甲乙彙略跋

甲乙彙略三卷自甲申正月庚寅朔起至乙酉五月辛亥晦止排日纂注事述比他史纂詳舊題東郡八十一老人隨筆按溫氏遜史所采野乘有許重熙甲乙彙紀殆即此編重熙字子洽常熟人名注復社蘇州府志子洽初北游太學一時鉅公推其有良史才既刻五陵注略觸鐳孔昭怒因發難牽連參閱七十五人幾及於既

今五陵注略不傳而此書於甲申十二月丙子禁書坊不許行五陵注略下引楊仕聰玉堂舊記曰五陵注略者許生重熙之所撰也持論頗異如葉福清之謚忠爲謬方德清之謚正似醜朝論韙之鐳伯温非渡江勳舊襲封出鄉人之推戴前人已有言之鐳孔昭一見大怒適温相惡倪元璐恐其入閣孔昭遂以倪鍇妻事與許並股作疏意重在許欲開大獄上不允親票旨放歸許之書遂行播所記正與志合然楊所言皆崇禎閒事豈子洽既自隱其名故託鳧崤之詐以見議論歟志又載子洽著述甚多年七十八鐙下猶細書輿地分合指掌圖未竟卒而獨不詳此編今云八十一老人恐志亦有

未盡確者癸巳正月因借友人新鈔本久書以還之

星查紀事跋

有明嘉萬之際吾鄉董氏科甲鼎盛嘗讀趙氏寄圃寄所寄載是時以祖孫父子相見成進士者海內祇有二家侯官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建昌太守子應諒嘉靖乙丑進士爲廣靖壬辰進士爲戶部侍郎孫知楚嘉靖乙丑進士爲廣東提學副使其外惟吾鄉之蘆爲之匹此冊正嘉靖辛丑進士宗伯潯陽公之孫青芝祠部以萬厤庚辰進士授職後因皇子生頒詔畢由家赴京紀行之作當祠部始釋褐父龍山尚未登科報至宗伯扶杖往視子舍龍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按几大慟宗伯慰之曰汝子幸

已貴何哭爲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泗交集次科
癸未龍山亦成進士亦見笑史以此見宗伯之激厲後
人蓋有素也斯紀乃在龍山已授部曹後故有侍父起
居語迨後祠部以諫立青宮奪職一時文士如屠赤水
輩皆有文寵歸其時宗伯尚在亦有閭嗣成孫被放後
往游泰山喜而作詩問之有爾從被放過東蒙計日還
登泰岱峰句今以紀中所言家人見月思我歸正是道
上思家時證之則至性相通彼此一轍人倫大節尤足
多矣且紀中一路處己接物周旋曲當有不媿不怍氣
象又子興氏所謂一榮不己繼以二榮迨後雖有田產
處分罹范屏蘧之變家運使然不以此損風節也迄今

君子之澤延幾十世科第相仍纓簪弗替吾潯稱世家
喬木者卒以蕫氏爲首有以也茲因祠部家孫鑄范出
以索跋爲誌其盛豈徒家乘之光已哉丙申除夕前二
日

書堵忠肅公年譜後

閣部義興堵公牧遊年譜不分卷帙亦不著作者姓氏
舊有南岳張夏一譜疑即此書崇禎庚辰以前大半取
之自記故序述綦詳至服官以後至於行軍臨陣轉不
若青門篤稿南渡逸史之精覈則總敘興編年異耳曩
見海昌吳槎客寫爲經澤書序言古來名臣將帥類多
經術如關壯繆岳忠武能通春秋大義狄公以名進士

如門戶雜志內有士英本無意於誤社稷句批曰回護
不得今是本無之蓋雲閒諸君素與士英無隙且臥子
爲黃門時深得龍友之助故文字間尙爲之地此與化
所見本是也後公論益不能容後人或幷此句刪之未
可知也其餘如要其眞僞總非臣下所能測又銓政濁
亂無章至樞部爲尤甚皆有批注而今本均改去至批
本或補注名或補注姓者今皆添入正文則此本爲後
人因李批而竄改者益無可疑不知映碧在三垣事多
目擊議論較爲有據如鄭鄭通父婢而杖母石齋至武
進隱其母於別室以老嫗見黃極言鄭無此事又袁崇
煥之殺毛文龍因陳眉公爲毛母壽文千金之報乾沒

於中使陳乃因閻臣錢龍錫入相授意使袁殺之事雖
瑣屑亦不得謂之盡誣非特批涿州宜興之出處足資
史概也安得更尋考功父子原本而一校之至續錄李
批亦言曾刪其譌謬則此書世閒所流傳大半非原錄
讀者又不可不攷也

青綠牡丹傳奇後

此吾鄉温氏敝鑿於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
矣書中以曾色爲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尚公
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
陳章侯一流而吳與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菴倪三
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風箏誤

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嬉
笑怒罵之致宜媿菴當日按試槭時相閻人究及書肆
賈友而毀版厲禁之但今數其編簡已經蠹缺無頭訖
可檢不知是原刊抑系後來重雕要其詞藻有不能沒
者蓋相國子弟育仁暨二子儼伉雁人爲之謝英顧粲
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
錄鬼簿與如以爲三百年閨社所關則一埜草現丈六
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劇少之壬辰八月

大統麻法敬蒙跋

此曉菴遺書與向所藏董氏者略等而特多大統麻法
敬蒙一種所以著其測候之細使知西法尚有未盡也

寶忠其大節昭揭炳若日星外此則無錫張雲巖有譽桐城方無可以智亦皆染衣處晦抱節山薇抽身火宅之中匿影金沙之側然則先生之於宗伯亦可謂不墜烏衣馬糞故家喬木者矣此圖殆作於雙樹拂衣之始去堯峰退院時倘遑覩其題句有抑塞無聊不可思議之槩而精采炯碎眉棱黝墨此非得其神髓者不能也憶鑑於十二三歲時先生曾孫有金銘氏者與鑑之大父爲中表弟兄每當歲首元辰率董氏羣從慶拜於高暉堂之後閤見所縣海山呂氏畫漏霜聽雨圖面目略似金銘而實與是圖無異唯雨顧以下微殺蓋又後於是圖數歲古人言一族之中三四傳後子孫必一人酷

肖其祖宗之容貌者觀於此而益信矣今聽雨圖已別屬余曾跋其尾而惋惜之是卷幸仍歸董氏此皆吾潯遺文墜簡不獨增光志乘已也名華妙寶其什襲又當何如耶嘉慶庚辰十月病起將蹙遊廣陵恩恩書此

崇禎五十輔臣傳跋

此五十輔臣傳不分卷秩無作者姓氏首冠年表一通相傳爲禾曹秋岳溶所著其敘事詳略互見如宜興烏程皆其所身與交際者故徵曲畢其幾於然犀鑄鏡屏高皆見矣至於高陽嘉善等篇疑各有藍本或取諸行實或借錄他書故煩墨不同瑕瑜相掩要其事蹟均可取信不特裒崇煥反閒一事爲足訂千古之史案也是

繹其旨雖兩邊加減與直除稍異至其原本九章疊借互徵諸法實殊途同歸吾黨中能通中西兩家之郵者近時如孝廉與元和李倘之銳皆其選也卷末放欒城作測圓海鏡與邪臺世次之先後尤具隻眼然謂欒城作測圓海鏡時卽本傳所云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眾者此似有別蓋仁卿作書時所言老大以來其實亦祇中歲欒城至元改元以後始卒故河朔訪古記載元氏縣封龍山龍首峰下有宋丞相李昉讀書臺臺其吟臺在東北隅逮國朝至元三年李文正公治自翰林學士辭歸山中因其故基以築大成殿講堂齋舍招延學者王文忠磐爲撰書院記據此當不止八十八歲所謂甲辰

召對後卽歸元氏山下亦未必盡然庚辰立秋前二日

書嚴永思先生題松圓老人畫卷後

嘉定程松圓詩畫在明季爲紅豆山莊推重故至今膾炙人口若永思嚴先生衍其人品學問於諸逸民中幾莫能詳其姓氏往在琅嬛仙館芸臺夫子得其所爲通鑑補注數百袠鑑曾檢閱一過慨未暇卒業既而阮師取其書狀於史館得列名儒林傳中後又讀潛揅堂文集見所爲傳其略曰先生嘉定人明萬厤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

温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爲迂唯黃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摘通鑑違失若干事皆確乎不可易宮詹之言如此其表章亦勤矣至於能詩善書無一語言及將識大者不牽細故抑遺民之行世莫得而詳歟鑑於誦習餘閒掇拾殘缺見虞山王東溆氏柳南隨筆載先生逸事數則言先生爲唐叔達之壻嘗取涑水通鑑廣之窮年矻矻一事而徧采諸書卷袠多至四倍時人目爲漲牓通鑑按吳俗以水浸物曰漲牓漲牓者俚語也又輯補注共數百卷目營于鈔雖溽暑祁寒不少輟薄暮稍倦則與鄰人江孝廉季梁出杖頭錢七文以四文市濁醪以三文市菽乳相與上下古今較論得失逮丙夜始罷鑑按唐叔達與婁子柔李長蘅程孟陽爲嘉定四先生先生既與長蘅善而又爲叔達之壻則其爲孟陽之題此畫固其宜也況字蹟詩句皆高簡嘉定縣志載衍博學好奇隱居教授善書法作擘窠大字更奇偉而世竟莫之知是可歎矣蓋宮詹但知其爲長蘅之友而不知其爲叔達之壻王氏知其爲叔達之壻而不知其爲叔達之友人處見是幀急以它物易之重爲裝池因念先生逸事有宮詹傳中所未備者爲補誌卷尾以寄儀徵師於羊城俾此卷與補注同入仙館余又聞前此鬻是書者言先生老而貧雖著此書無貲以雇鈔胥稿本倘係親寫今得此卷益足與書互證而蓴鄉贊筆又言康熙初朝廷購求異書詔上一鉅公欲得之其子徧謁士大夫祈錄一副本然則雪泥鴻爪神物之顯晦亦必有呵護之者矣他日刻此編或附錄於補注之後世有能讀通鑑補注者或藉以攷焉

余藏復社姓氏錄一冊繫友人計秋琴所貽凡正續補三卷爲人二千四百有奇不可謂不夥矣然是社實成於嘉興府學生孫君淳潭字孟樸居吾潯之梅綠齋按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而吳來之昌時錢彥林旃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時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當是時孟樸里居結諸子肇舉復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曰有一人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孟樸居吾潯之梅綠齋孫君淳潭字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而吳來之昌時錢彥林旃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時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當是時孟樸里居結諸子肇舉復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曰有一人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孟

三年之閒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功居多然而斂怨深矣如蘇州推官周之夔嗾檄所云行舟太保者殆指孟樸言之竹垞之言如此今攷杜登春復社姓氏始末既不載孟樸之名亦無有應社之號卽浙西聞社中人除淩忠介而外寥寥無幾意杜氏僅詳雲閒一派且廣張顯達之流孟樸諸生宜其不見取也使朱氏非妄言者則孟樸之功爲不可泯矣書卽格外稱有紅豆齋鈔藏一行不知是錢是惠據竹垞又言是錄寶出自吳翮扶九藍翮子南齡爲竹垞女夫故得見也扶九居吳江之荻塘籍祖父之貲會文結客與孟樸最厚奔走社事扶九實出白金

是登樓諸子始大合兩浙之社於吳門時適有西銘妻
金之喪會弔者不下萬人乃屬同年推官周之夔之怒
舊身作難遽以變上告以天如爲名號比天以張王趙
蔡四友爲四配以門人吳偉業孫以敬許煥穆雲桂周
肇吳國杰金達盛及其昆弟張溥張治爲十哲以
復社爲欲傾覆宗社而禍幾不可問矣事雖旋已而諸
君子始終不肯認過反與朝政相難固結不可解在廷
宰輔往往畏忌社中之人唯恐得罪清議甚至京師坐
次有復社相公竟席不敢言天下事其後南都立國妖
獄潛興而張孫振阮大鋮借以爲題有十八羅漢五十
三參七十二菩薩迄於亡國尚有小東林蝗蝻錄諸名

紛紛告訐此非社中之人能使之如是實欲害復社者
之巧於附會使然讀者不察翻以爲諸儒氣燄太盛未
免癡人前難以說夢矣余嘗讀溫氏逸史見其紀吳江
張九臨事蹟始不出夔州唐萬甄所譔一傳其言弘光
改元阮大鋮恨復社諸人首嗾朱統鑽疏參黃石齋劉
念臺及復社之爲黨魁者而九臨與焉夫所謂復社黨
魁者不過如顧杲吳應箕陳貞慧侯方域沈壽民張自
烈方文已耑而九臨之名既不載於南都防亂揭中又
不次於復社三錄之內且不弟九臨一人何有金陵白
夢鼐夢鼐皆身繫北寺此何爲者吾於是知當日在社
諸公原不必有陳雷膠漆之陋而落落難合中君子之

氣節未嘗不存迨後檢討改亭上吳祭酒一書而後知
社事之合離固有與前日陳艾之事各分畛域者也按
九臨爲諸生嘗游長洲楊維斗金壇周仲馭之門三吳
名士既結應社幾社已而復大合於復社而同邑吳鼒
計名沈應瑞張孝起輩率推九臨爲之弁冕當是時會
魚山熊開元宰吳江最喜社事於是邑之名士如扶九
石香益思擴而大之俾孟樸多方聯絡以通其聲氣而
頗爲楊維斗所不快嘗懷刺再謁維斗於吳門不得見
門者呵之曰我社中未嘗見此人也夫而後恍然於九
臨之爲楊門高足弟子名雖盛於當時而放其實社錄
中無其人防亂揭中無其人也然而大鋮之憾自在也

觀於此而後知復社之局原非局中人所得自主不過
局外之人必欲使其如是之震撼藝林如是之動搖國
柄而後陷以奇慘之賊以爲快吾故曰人也亦天意也
然則如錄中者後人以爲存其名足以與我以爲存其
名適足以爲炯鑒耳可不畏哉中天節後六日病中又

書

冬青館甲集卷六

冬青館乙集目錄
賦一首
詩一
掃花山館集六首
勞薪集七首
湖樓集十六首
楮谿拾橡集十五首
過江集七首
望雲集四首
冬青庵集十四首
蕪城集四首

後冬青庵集十二首
詩二
北征集二十首
南游集七首
寄阮集十七首
礓桐館集十一首
淮南集三首
臨頓里集十二首
林屋洞天集十六首
桑苧園丁集十首
漘風集二十六首
井叔集二十四首
文三
釋一首
論二首
策三首
解一首
辨一首
攷四首
文四
記二十五首
文五
序十七首

文六
書一首
跋書後十九首
文七
跋書後二十八首
文八
傳十三首
碑五首
銘一首
贊二首

祭文一首

余既自刻甲集同僚咸見爲少於是王視農臺叔昆季雜取讓稿以去將先爲清本聞川計君二田遂先刋詩二卷視農又奔走四方凡有文事諸家遞相惠惡咸有佽借越五載梓尚未竟今春得沈君升甫相助升甫余故人柳橋哲嗣卽前爲余襄校甲集者也從知事必有緣而凡事先後一轍終克集成然朋友之貺不敢忘也至於其中妍讒人知之余自知之棄取亦不復自主用不敢問序於人時方將司教武成恩恩不遑多述聊誌其艱苦云爾

丙午七月烏程張鑑識是年七十有九

賦一

第一樓賦并序

蓋聞景怡治學然糠兒慕於及門驎士講經織簾不辭乎別舍鍾斯鳴則草蟲躍雕虎獻而清風生物類相召古今一致何況文翁治蜀郡人丕仰其風猷辟漢明韓博士羣遵其章句也哉吾師儀徵夫子莅浙之明年慮古訓之式微懼俗學之不殖爰於西湖築詁經精舍置生徒其中遵甲乙之科擬金爵之賞將以紹徐謁卿改敝就善之謀矯錮子駿樂成慮始之誠上則儲蓄作以

備

嚴更之選下則立頑懦以資石室之藏昔東萊纂述甄拔者何多安定名齋設科者不一有唐有涂先正之堂爰立爲塾爲序退息之室式昭其南有樓名傳在昔集多士宣講說春風和化雨治紬奧義於藝林緜訓故于不墜頓入荒以遠擡紹千載之冥搜非政之以文治者乎鑑得參末坐幸在下流兼陸潛奪席之譽有何憲抽簀之恥不揆蕪蔣昧薦隱賦曰

伊古訓之將湮賴扶植於明叟仿先民之講說立精舍之式臧得爽塏於遠渚遵秋水之一方既鉏茅以築室復薙草而開堂鑿畎以修弄疏洞達以放窗允軒敞而晧旰用涵灩而傍徨貯美目以遠睇亦登樓而遥望其樓也不廣不狹非麗何侈高營崔巍飛宇爰啟藻棁波譎芝楣雲詭陰虯上負陽馬下止檻櫨相承欒栱交綺浮柱嵷嵽以星縣文梁偃蹇以虹指扶欄翼張以鳥革天窗攕舉以遠峙循梯桄以徑度羌徘徊而止升既登降而周覽目愕眙而經營拖虹霓於欄楯列瑤光於綺櫺挹流霞之朝爽吸翠氣之清泠東則文瀾海流翰墨之富金繩束笥膝饕錯繡向校農求鮒臧聊守名記師春書垂史籀仲寶別其流孝緒糾其繆南則敷文峙焉黨岸州序莘莘俎豆雍雍筍虡偪白抽黃禮洽儀具蒨蒨士子命儔歡侶青衿懷其好音樂諷奏其振羽於

是背冬涉春感物念時歸雁載軒新魚戲遲長楊檻臥落華窗窺棁棁拂幕蓑蓑映帷簾雨晦卷棟雲陽飛緣菱頸擢紅蓮房披禽鳴上下嵐光霏微風定翠恬不可殫知爾其朱屏曲折紅欄補綴方疏斜菌交幌對結紫貝鬲灰明螺鄣榻琴薦藁鑪沙版紅壁龍鱗之瓦齊排蝦鬚之簾幾尺帳則坐鶴曾安牀則搘龜既設嵇叔夜之鍛鼸不妨陸魯望之茶鐺竝列其中陳以牙籤羅以藤笥笙典珠襲琅函金櫝漢粕秦灰宗經蔚緯厄說稗官謳言奇字玉杯之書金鑾之志琴號食墨珠名記事切綴割圖開山拓地廣爲鉤沈窮棁證墜多張華所莫知率東晳所不計異苑良而爾奇非虞初而足祕爰有

敦誨之彥山澤之臞始則士窟終焉石渠賈餅東海箱
柄上都氣窮數馬迹迂券驢家或等於握瑾智竫類於
盜珠非使然於利祿良有心以惠孚用私恥于蟲夏終
見誚于濫竽於是爭妍鬬險角顏分題尖叉互作競病
相齊擘晨刻燭落眉撚髭兀如木槁豁若冰澌脣吻鐘
調胸肌律吹分析肌理研覈是非莫不飛靡以弄巧吐
豔以炫奇亦有推十合一競今擯古法言幽求天規地
榘抗心千載任其所取澡身元淵宅德藝圃案六經而
校功眇古昔之緒餘窺前越之勤不能過董生之篤丞足
數指歲月而程效登斯樓以遐處若乃緇光乍霽湖氣
初晴酒旗歌板象管鵝笙珠喉轉灑銀甲彈輕游太空

國士友傾城鹿頭晝舫油壁香輪鶯花如海魚鳥爲鄰
盟鷗狎鷺戴月披星玫瑰滴露猩猩煮脣南都北里之
曲千秋萬歲之觥斯王孫之極樂非吾人之所寧而況
崔騶不樂吳質長愁繁欽之苦不歸馮衍之蠆乍收望
美人於天末獨舍睇於芳洲或泚月於西陸仰零露於
素秋恫長繩之不繫悟時敘之盡道率操觚而染翰懼
名實之不修願矢志於金石聊宣意乎斯樓

詩一

埽花山館集

余自幼耽吟詠散佚頗多然皆無足錄者茲鈔以著薤
涪灘之歲爲始屈步尋條爲知千里存之亦聊以自怨

云爾張鑑識

古詩五首

琢玉損其圭削竹毀其節我懷烈士心千載玦不滅蔵
飄發空山秋風吹菱絕自非蔵寒姿誰能厲冰雪
嵂岩嶧山陽上有梧桐樹幽人斲爲琴虛懷抱冰素俗
耳尚淫哇正聲失韶濩中有太古音獨向空山晤
茗蘭生幽谷微風散芬芳佳人惜頹波甘心守空房秋
江摯芙蓉夕對明月光豈不懷陽春勉施行露妨
世路趨繁華往往事微逐讀書非癡貧厥言足三復朝
起坐晴窗一編媚幽獨長卿題柱人至今嗟齷齪
昔人重交游寶劍帶丌墓後世須黃金貧賤不相顧習

習谷風吹棄實等行路千載贈綈袍橫涕有餘慕

猛虎行

猛虎猛虎大於兕前行山鬼後木客白晝公然入城市
西邨駝我胡羣羊北舍齧我白蹏豕少年縮手不敢視
嗟嗟猛虎我語汝黃鑵白兎滿深山汝獨何爲至於此
汝獨不畏焦銅射石石飲羽楚有熊渠漢有李

勞薪集

予六歲失恃先府君年踰四十祇不肖一人愛之甚至
於讀書未嘗督過至二十受知於學使者朱文正公始
學爲詩明年館翁南劉氏瞑琴山館遂得徧觀古今人
著作之緒頗識學問之方所得篇什亦略次第可攷故

編年之詩以勞薪爲始焉張鑑識

時大彬酒斗歌爲劉丈翫作

聾也昨置木瓜酒招我來觀古磁斗花陰捧過踰紀矗云出前朝大彬手此斗胚胎極光怪非赭非紺非深黝膩如桃皮削金錯堅若水蒼脫艾綴花棱船至失鮮妍蕉葉釭開見老醜說陶前事不勝書尚憶卮言得八九宣和以來貴磁器龍泉一出不脛走定州白與汝州紅建安之窯挂人口有明秘製矜成化蟲魚花草無不有世珍永樂薄如紙玉瑕嫌肥習相狃其外官哥汝閩豫頗多窯變難矯揉銅胎鐵足亦苦心一種流傳定非偶鵝眼盈篋憂心悄算除金器更廛鏡刻泥澀用宜髡鈿或言壺系出仙家髼太荒唐吾不取金沙寺澗無人知別復擊時亂雅樂詩筒寧便矜郵籤昨聞

龔春去後唯此叟指贏紋印雜款識小字娟娟篆科斗趙莊山下石黃泥一具居然抵瑕玖銀槎碧山竹濮謙能事由來有墨守不獨便般合妙用剔紅填漆足垂後風鐙過眼倏千年祇有人匪石金壽胡須粉翳壓香醞那有刀圭誤藥曰三春典盡肅霜裘對此狂呼欲濡首提梁亩倒百分空歸去車茵不辭歐

銅鼓歌

楂楂乳鵲鳴花尖主人睡起鉤疏簾竹罏聲小打門急如牛喘月來長鬚沿階昇至一銅鼓苔斑未洗蝸涎黏雲雷交互光黮黮荇藻剝落波濺濺耳蟠科斗敢摸年譌馬眼昏先笳豈有生沙與活翠雨淋日炙知相兼

粵有谿崗有都老珍踰珠玉難窺覘殼觫千頭換未易高會臚列中心忺畫衣蠻女髻一尺扣以釵腳開香匳木蘇花紅酒初熟馬肝羊胃羣嗎噉有時鼓聲澀不起鷹眼四射梟音詰白馬祠前霧昏黑綠郎廟外雲蒼黔刀橫箭直力如虎三摻不竭師寧燼此鼓浮沈浩灰劫誰扛千里歸茅檐昔日將軍建銅柱交趾充貢咸嬉恬魯班門邊式金馬曾銷萬面寧敢譫古人一事寓經濟小儒不識舌互譪太元三年下丹詔膏肓大吏加鍼砭韝錢入獠充鼓鑄行若馳儈奚能廉於今害銅與江左鵝眼盈篋憂心悄算除金器更廛鏡刻泥澀用宜髡鈿矧復擊時亂雅樂詩筒寧便矜郵籤昨聞

朝報禁赤仄會碎此鼓投炎炎

李白樓招集湖舫分賦

平波漾鞞紋艗枝曳搖碧白也折簡招舊雨紛如鯽是時候秋中湖目尚堪摘遙峰露娉婷髣髴柳僝薾撼淡陰漸解駛日腳漏艣格微雨忽過來煩襟此焉釋轂轤復容裔亭館弔陳迹偶然探三車終令庋雙屐翔領漁隱銜夙心託汎宅回船出封田結飯蘋洲夕關拇與藏鉤蟬聯語無擇小戶羞歐茵洪飲方一石暝色赴漁鐙梵韻催歸客羊劉罰不任索句免頭責勝引忘朝昏妙侶感今昔燕朋吾敢攖澄懷在三益

桂蕊

秋風策策雨絲絲一縷香生桂樹枝飛燕釵橫金粟裊
水蒼佩冷玉犀垂卽教小住寧無意欲寄長謠定未遲
不待月圓花滿後畫欄先已立多時

姚笙華以水仙花見貽賦謝

點染春風欲化煙玉羅窗下畫簾前山礬開後應休妒
總與梅花有舊緣

夢來無處說生涯小字猶爭萼綠華長恨試鐙風裏看
瓏璁錯認馬牌家

簾衣風起漾情澗也抱冬心凍不乾髣髴青谿雙鬢影
細腰初試息肌丸

湖樓集

庚辛之交予以試事往來於西子湖頭者不下二十餘
月往往借僧樓爲行窩闕韻語於花龕寫羈懷於秋艇
疥壁留題遺失不少稾而錄之并爲一集張鑑漫書

汪氏雙節詩

鬱鬱青松樹上纏雙兎絲霜風一以吹折此孤生枝同
居兩貞女種葉北堂垂沒爲長不歸門戶安可持堂上
白髮姑屋下烏兒兒織縑日盈匹辛苦當告誰鬻我身
上衫爲姑作夕糜脫我耳邊珠爲兒起晨炊兒飢學且
廢姑飢孝遑虧二者一不得羞與黃泉期食蔘二十載
神明無所欺古井自不波訓狐焉能爲奚必磨笄人方
可光門楣吉金與貞石要使綱常維送姑歸泉臺促兒

向京師歐血日一斗苦節難爲辭小婦報地下大婦力
亦衰惟有桓山鳥至今猶烏私別鵠羽翮銀孤鸞鳴聲
悲誰將寡女絲彈入清商詞

夕陽八首

林梢渲染有無閒髣髴烏衣巷口還看盡鶯花三月樹
愁生金粉六朝山碧雲作意遲來友嗔色催人上別顏
記得紅衫高骨馬九嵕寒影繞潼關

拋殘宮綫泥商量添得分陰上蠟牆遠道似傷垂老別
清歌重惜少年場鞞紋水腎明霞亂卵色天烘積翠涼
曾向茴香花畔坐玉貓眠地畫初長

半天涼葉鳥飛回秋千架冷迷行板苔磴盤空罷舉杯
便到采桑南陌上使君五馬總心灰

搖曳簾波一桁低纖雲四卷又平西霜欺柿葉明高閣
柳壓棲鴉閃大隄蓮漏聲沈香院靜繡幃影偃石壇齊
不須較量花瓢裏爲有葵心不自迷

半規睨影照花枝步屧林坰有所思壞道殘碑烘石墨
四圍濃翠亂鞭絲誰家鬬草歸偏晚幾度尋詩去較遲
欲向碧翁重搔首年華銀箭水同移

平沙一抹淡無言照入駝峰帶線垣荒磧馬歸弓影直
軍門旗卓繡紋翻抱來牧犢迷莎草移上征袍見淚痕
莫道傷春兼中酒閒愁無限近黃昏

銅缸低挂遠山橫散作樓頭玉笛聲鸚鵡畫長閒話少
鷓鴣天迴暮雲平歌停北里人將別火入荒陵雨又晴
幾處蒼然眺平楚也應腸斷沈初明
望中雲葉牛模黏闊盡繁華是素烏曝脅不嫌聊復爾
揮戈那得住須臾綺羅易散哀蟬喝花草無情夢蜕孤
豈有鷺坡描日筆獨將金粟畫平蕪

題張晴崖畫扇

紅薄花香水不波絲絲楊柳覆晴莎多情誰似張三影
又載兜嬴水上歌

合歡蘭圖

重簾香度午森森接葉交柯態不任對影已教成巧笑
多情無奈是同心藥名獨活長年訣桐號孤生太始音
持較此花渾不似祇宜添上美人簪

題方湛崖春郊試馬圖

珊瑚鞭拂綠楊絲花底連錢小試時但得功名式銅馬
歸來款段不妨遲
十年騎向
鳳城西不遇孫陽肯重低今日春郊還洗刷知伊深惜
錦韉泥

謁南鎮四十韻

越部留名鎮周官記職方秩宗尊異代典禮肅今
王山澤饒應效風雷警必償幽崖通瀚渤絕壁入青蒼
雨勢驚磅礴雲陰接混茫氣還蒸大澤景欲蔽南荒玉
帛塗山遠春秋禹澤長百靈羣拱揖千帝儼迴翔報本
由來重祈年自昔彰深巖藏玉冊古洞冷金牀相古流
方割惟斯物乃康地名聞會計封爵數開皇嶽瀆尊應
視釜絲樂未央永興存福胙昭德叶休祥苔蘚穿碑在
丹青閟殿涼繡旂紛窕畫壁補荒唐鸞御來朝夕虯驂下雨暘陰廊窺鳥鼠寶座列冠裳歷世欽猶舊祠官
屢將麗牲嚴酌栗釀酒酌椒漿蠻管隨時得神弦未可
詳羣情歡士女祈望信烝嘗國計時無沴民依歲不穰
金甌調水旱玉燭順陰陽嚮拜心彌肅周觀志或倀堯
年方皞皞夏甸自芒芒
帝語垂綸綍謨言協贊襄平成看
聖代燮理本明堂惡渨支祈鎖開山木彪襄雙圭分日
月九鼎象文章作貢南金美徵材竹箭良觀期分輯瑞
禮數肅鳴鐘執事嚴升贊迎神記太常入門昭儼恪弔
古轉傍徨甘露零南土朱英滿帝鄉妥靈陳黼帳肅祀
共瑤光宛委晴雲白蒼梧暮日黃六陵何處是明德在
馨香

後奉華堂研歌

古今研說不自同羽陽已去香美空澄泥之研出何處
令我一歌猶未終憶昔天水南渡日鳳皇山下樓臺出

紅霞帔鬬大劉妃妙選纖腰初第一調鉛殺粉無日無
繪事流傳補袞圖桐華煙墨磁藍紙研也想亦隨歡娛
芙蓉岡西射廳北弦索高張簾影黑此時承詔拂絹素
玉奴聚奴少顏色我聞德壽日寫經一百九研同築星
采來寧向洮河綠琢出渾似端谿青御史文成那得賜
當時爲進婉容位君王留此不肯歸此語何關妃子事
玉函零落冬青前百年纔過漂鈿蟬石湖靈璧不足數
海嶽蟠蛰豈足傳髣髴厓山陣雲苦玉帶生亡事何補
獨有黃冠汪水雲手把斧柯淚如雨摩挲未畢心煩紆
重之不踰紅珊瑚眉紋乍想土花蝕星點還疑螳黛汙
紅雲杳杳秋風裏名姓空勞鈔畫史匣邊漫展玉鴉火

一樣銷魂楊妹子

文瀾閣閱書紀事四十韻

東壁圖書聚西湖節物和然糠仍不足懷餅許相過地
比鴻都近人非虎觀多入門繁竹樹繞徑雜藤蘿青瑣
窺神女文楸植素荷陰蚪還負榻陽馬總承阿著錄窮
千古搜羅準四科琅函詒典籍藜火費編摩王儉讐非
略劉歆校不譌琅嬛何紛窅宛委正陂陀憶昔遷明社
中原值倒戈曲中歌白雁水上起蒼鵝金策操誰是珠
囊理則那縹緗淪突豕帷蓋亂飛蛾一自沈榛杞奚能
返厥紕王風從此缺大義不無頗
聖德同三代平成邁九歌武功傳息馬文治洽靈鼉遂

降求書詔從回日下河陳農方奉使苗發更奔波別錄
牙籤富中經鈿軸羅東西曹抗抗大小酉峨峨載自盈
斡轂裝寧數駱駝五車時檢閱七閣日摩挲蓮炬分同
院花甎認舊坡殿頭傳珥筆柳外聽鳴珂曾輩書曾讀

洪昇刻苶哦文林歸

帝鏡義海得龍筏典制
熙朝美津梁後代哦自應徵鳳翮那不育菁莪伊我懷
丹槧終年住潤飾倉橋曹汗漫圖等兔么麼繡虎才奚
似雕蟲技若何時眞憐惋晚意每惜蹉跎厥望神徒竦
金根謬屢訶何緣藥寒餓遂得發沈痾酌海難爲鑿尋
條可得柯撫心殊落拓此事恐嫌叨竹屋鐙空擁茅檐

凍又何他時能綴目桑硯與重磨

楢谿拾橡集

辛酉春正月予膺志局之薦至武林雪後舉主諸城劉
信芳師招入使院時將按試台州遂偕予爲石梁之游
感知己之難逢喜良游之未晏竹兜烏榜即事成詩歸
途錄於山陰舟稽之紅船二月下旬張鑑識

風雪渡錢塘

聽罷秋潮又一年鳳山門外水粼天無端虐雪饕風裏
還上西興驛口船
轂觫輕車簸雨輪半從煙水上江濱臨流且莫矜天塹
牛角山河久劫塵

滿舟一曲竟如何南渡行朝本不多莫以沙蟲憐四鎮
魯陽曾向此揮戈（偶感魯監國及張蒼水諸公事前明黃黎洲有行朝錄）

斑竹

疏煙破晚晴參覃見寒木何年負苓人此中結茅屋仙
侶不可逢復向山中宿歸雲沒遙岑春星帶蒼麓僕夫
知我煩酌我一杯麴陶陶臥繩牀短夢落空谷擁被寒
松飆敲枕響巖瀑隔籬號晨雞喬林亂飛鵬草草理行
裝罷暝防風粥取徑望前岡濃嵐墮深竹

會墅嶺

春岫如美人林梢露斜領窈窕雙眉痕嫋嫋雨鬟影莽
莽走西南煙巒越修整籃輿喜初晴四圍軸軒屏丹梯

一兩盤側足不敢騁巖空春雪寒雲暖海日永天風激
激吹彌覺衣裳冷山人掘茆回門前落紅杳始知春雨
深竹桁曬笭箵安得襲羣書此中悅清靜

楊柳河

巍巍天姥峰遙隔楊柳河山勢始一束積鐵蒼穹摩或
如魚出汕或若蜂黏窠或點似絳跗或堆同青螺仰視
迫怵惕下走行陂陀三復垂堂言失腳理則那幾折乃
出谷歷亂明沙坡涓涓春泉響好鳥鳴高柯夙聞丹沙
井欲訪悉辭要逸想風中琴泠泠出巖阿

望華頂不得上

高人拜經處乃在華頂上中有列仙都遠接蓬萊仗白
鹿飯松花青鸞隱蘿嶂定知洪崖子雲氣通雁宕吾行
阻程期登高每惆悵振策鳴天風決眥入崩浪始覺象
緯空轉缺平楚曠欲劘猛虎吟敵彼小海唱雖乏濟勝
資躡足一神王東嶺復回車長謠信瞻望

高明寺

五日行深麓四度逢精廬高明枕澗戶三面圍篠簝清磬考隔雲涼風盪華稻感此水田衲香積烹春蔬麤糲亦足飽淡食復何如佛子前致辭上客且安居單引阻處亦有窮鹽魚和南謝山僧吾將告簿書

眞覺寺

今朝風日清煙散晴杲杲崩崖竹無垠山腳正迴抱盤盤千巖中精藍恣陶討頹垣半補蘿細徑盡埋草老僧茶色稠淡食面枯槁石龕伽藍敲瓦鼎旃檀少佛幢記阿慶妙義讀難了髣髴智者居禪寂此悟道應歎百年

過江集

辛酉秋余以選科將赴

朝考舉主劉信芳師摯以計偕時瘧疾始愈青袍遠養

襆被登程高堂促行瘦骨欲絕余生平未曾過江過江此其始因都爲一集曰過江張鑑識

游甘露寺

阻風京口江緬昔甘露寺取徑伐荻入殘陽落寒翠鐵塔撝濤頭丹梯隱松吹浩浩地軸寬颼颼耳根異樹黑老鶻鳴潭深妻龍睡頗闖稗官言苦少石墨記云是海獄庵鉏茅此開雖一朝換研山至今仰高致所願洽隱淪對此不能暫安得玉蟾蜍重來換斯地

張秋鎭

轉粟東南遠儲胥自此供市廛明雘堞荒驛冷霜鐘時務驚秋汛流亡慘病容登樓纔一月蕭槭似嚴冬

通州對月

通州城下月遲夜滿寒林爲客多鄉思離居識此心廊空聞馬語戍古入笳吟何有垂楊樹攀條不可任

爲石庵先生題趙孟顒松谿覓句圖二首

讀畫哦詩歲月遒東華門外又句留何緣展向清明日忽憶蒼茫印渚遊

錦囊到處有新詩謖謖松風拂面吹卻笑當初陳正字擁衾研墨閉門時

讀吳梅邨集和石庵相國韻

江左降旗逝水流遺聞零落倩誰收阿龍殘客平生感閶部彈文異代愁舊苑笙歌銅狄淚故宮煙樹掖門秋

蘭成腸斷江南賦垂死吟魂更一留

捕蝗謠

去年桑乾沒頭水九十九沽沿入市今年春收幾分熟蝗蝻飛來蔽田畝東家西家齊捕蝗道旁流民尸半僵

彎彎環環向前拾雙眼將枯不成泣明春雖發海陵倉羸老何由轉鄉邑溝中捐瘠謨可憐斛米夜報輸軍前

望雲集

壬戌秋七月就試都下予初名在二等既而復試於保和殿予卷落二字被黜放還出主諸城師留予住太學鑑以親老辭遂決意南旋迫歸里門而倚閭之望已久題曰望雲以此志也張鑑識

冬青庫集

壬戌冬十月予自京師還里吳興太守許公 承武 撫軍儀徵阮芸臺師命促予入署家園定省裁及浹旬不得已爲飢鴂所迫遂至武林節院寓榻前有女貞一本結實叢茂花時香雪如雨郎南宋宮中所稱萬年枝一名冬青樹因以扁予庫焉十一月下澣張鑑識

漢玉禁綬印歌

漢書元后父名禁字稚君
月精五虎漢祚徂張永銅璧紛貞符陰爲陽雄水火殊
六百四十期不渝爰誕聖女姪從姑禁乃莽祖貤生貙
刑名學成吏羣趨腰纏私印用自娛生沙剝落活翠枯
中蟠兩字深可摹持刀立旌形相扶參錯史籀糾珊瑚
阿誰漉井搜離朱易之豈惜千青蚨稚君舊事班史俱
摩沙十指心煩紆五侯同日耀通塗煌煌敞敞金印麤
未央宮中鳴笙竽老姦竄醯稱歉愉投璽詔天蓋區區
欲與俱葬何其愚君印臣印徒嗟吁爬剔跟肘忘飢劬
想窮法律操論觚廷尉姓名播兩都有時掉棄如索逋
好酒及色無時無甘露五鳳同隙駒一跌赤族輪菰蘆

吉金閻人朝復晡圭角完美兼廉隅漢書侑弁例髯蘇
對之直足傾百壺吟成交付平頭奴檐角冬青嘴鵝鵴
題德清徐孝婦割股圖
北風吹女貞啞啞嘴寒禽孝婦起中夜感此勞寸心尊
舅忽不樂緩和爲沈吟既乏九節菖兼少千歲苓唯有
脯上肉一七蹲南金薄俗貴彷彿性如匆欽宏演古
義士納奸遣好商忠孝本一致況乃匪纓簪弁自言
高清書白言深誰將履霜操譜入朱絲琴
題蔵葵歸省圖爲林小桐賦
舊年我自燕鑒歸廣陵城邊秋滿衣今年君復渡江去
把夕日茱萸灣唯有瓜步水終古流潺湲
送許楚生歸揚州
讀書未要功名早萬事不如歸去好天涯何苦愁芳草
迎鑾鎮前落花葬流鶯恰恰嬌春風到門正及櫻桃紅
日暖淮南四月初枚皋里畔昔時廬年來同作蘇門客
且著秦觀一卷書

題查士標畫

雨洗秋山高濃華夜來歇獨有紫芝翁巖居飽薇蕨一
詠滄浪詩寒流入超忽

吳江道中

楓葉吳江道孤篷細雨通人家苦春水魚鱗足秋風卵
塔窺波白藤花倚堞紅近來歸太僕何以利吳中

江陰縣

八月江陰縣天寒越葛輕民生菰米熟冬計木棉成霜
隼晴墩塔秋潮夜偏城君山渾咫尺想像海雲明

歲暮歸舟

北風棱棱霜氣清獨客曉發餘杭城梅花未開作珠蓁

青山笑倒船頭橫犇波南北已十載春來冬去何所成
宵長沙雁作爾汝白髮盡向愁邊生盤中苦酒玉練白
匣裏短劍蒼龍脊賈生射策志不就馬周籌世心難平
曉星滅沒急早起柴門知有兒童迎弓張帆腹顏快意
不獨雲散開朝晴短衣財虎獨漉歎煖湯濯足彭衙行
幾時卻種水田秫不愁歲月空崢嶸

勉菴後倘城

校書日亭午一雨春風別海蜂作潮聲滿地冬青雪

吳烈婦詩

鬱鬱澗底松青青原上草木有本性陵谷不自保嫁
女作門楣雖知亦非好人一以託此命焉得長滿抱

拜牀垂上堂別親串嚴霜既夏零何用涉憂患著我來
時襦脫我頭上絰君舅勿復言死則爲同穴破鏡亦不
磨古井亦不深南山白石爛不滅烈女心

關山行旅圖爲王郢蘭索賦

老倦班生筆徒驚歲月沈雲山遲發興雨雪記登臨萬
里乘查願千秋破浪心看君策高足中夜動長吟

東藏寺槖子樹歌爲竺峰上人賦

禪堂槖樹誰所植輸囷欲過海西域雲棲老納昔手栽
行腳攜來年月失心空百躬青葑葑雨榦決起淩霜風
白蝙蝠飛秋月黑黃鶏鶴叫春雨濃根到九泉無曲處
壽與金仙相爾汝珠胎一結一佛號拾臆僧雛付鳥鼠

此衲本是儒家流織簾之苗耽清修三年苦行影入壁
有姓翻爲官人差萬歷中浙諸紳士爲沈蓮池請封禪師不允事未除何得云云
禪不允事未除何得云云
見耳譚 青牛西引別關東枝葉猶留後世記幾時來
傍贊公房盡掃名根息塵累攤經煮藥樹陰開祁孔賓
且歸去來梓桐杞梧柏松桂下視凡木同蒿萊

蕪城集

予素無一毓之植而家逾八口視田之入倘有不繼輒
磬罄終歲乙丑秋仲之至廣陵也伸宣依人曼倩索米
有不得已於中者而平山堂下之清明已漫一年矣丙
寅三月張鑑識於揚州僑城牛氣莊阮氏之文選樓下

海花館詞史閣部祠

閣部祠堂在秋原落日黃全家留愛將殘局覆孱王朱
鳥呆恩下青菁顛屓荒南天有遯史憑眺淚沾裳

華頂觀雲圖歌爲李白樓索賦

白也昨向楮谿歸手提障子剛四尺自言身拄綠玉杖
鳥道盤空過桐柏臞僧煮飯雲生時晴天莽莽風絲絲
清涼寺邊止一縷山腹已似鱗之而一朵墜地一朵起
前者崩濤後驚兒雨人風母根柢空倒卷瓊田入海水
石梁脊冷吹天風下視一氣龍所宮餅餌急出破甑底
騏羣亂蹋鹽池東天胎一蘭八千丈呼吸達接仙人掌
須臾一埽雲母空萬里山光入疏宕昔年看瀑上赤城
咫尺不向華頂行仙娃笑人眼福薄安得騎鶴吹鵝笙

安得騎鶴吹鵝笙卷圖棐壁還送君山童黃粱且漫熟
被絮蒙頭夢白雲

過明顧侯墓

白楊蕭蕭入秋雨墓門老鴉作鬼語廣陵城南燐火青
翁仲無言別寒楚行人能說故侯家故侯當日鳴金筑
會寨姑蔑青龍畢親尊單于白鼻騮羣雄割據眞蛾子
破敵歸來九重美須眉已盡南薰壁功業還歸柱下史
紛紛甲第起連雲鐵券丹書事總聞新昌里接鸞簫隊
履道坊成鶴蓋羣可憐一旦輒車舍漆火熒熒秋夜曉

中秋後一日宿曲江亭待月不得

一宿江亭有所思驚濤聲上海門遲徒傳居士能爲賦
始識錢唐誤入詩風葉半天涼似雨露華八月細於絲
今宵欲共秋蟾約弦管無憑未解吹

後冬青庵集

雲臺中丞之再撫兩浙也實於戊辰三月鑑時持默齋
府君之服未闋明年正月屆禫乃始訂其有韻之語先
後雜次未敢忘喟嘲之痛也張鑑識

西湖話別第二闋爲朱職方同年茉堂作

五年湖上負嬉春錄別花前恨轉新芳草似知遊子嬾
東風偏與故人親千秋事業成須早一卷丹鉛誤已頻

此去相思重搔首金臺曉日隔黃塵

題揚州江氏兄弟怡怡圖

卅年姜被讀書雞尺布聲高意轉迷誰向江南尋二陸
白頭風雨屋東西

廣陵耆舊久凄涼把卷花陰日正長想見惠連殘夢破
一池春草在西堂

韋家花樹謝家詩除卻眉山總不知偏有卯君佳子弟
百年重訂脊令詞

題友人更生圖

鴨頭欲綠春雨乾封雲千尺回晴瀾藏鴉門外喚搖碧
槳牙咿啞窮追攀揭來詩翁一蹉跌有若峻阪流銅丸

水府之官敢邀致奔波怪物飛驚湍須臾卻立出水底
寒蛟脫罾鴻漸磐眼花落井豈其例蘇潭月上方團圞
吟成束筍肯送似披圖仿佛零丁看他時校書署七略
一笑臣向何寒酸

題奚鐵生雪泉圖

積素耿孤岑澗戶瀑初凍何許薛蘿人開軒獨尋諷初
疑藍田莊蕉樹或不種歲寒同此期并作梁谿夢一詠
青苔篇雲繁鶴聲重

爲陳桂堂太守畫五十學書圖并題五絕

頻年東抹又西塗自笑縣槌十指麤偏有中條山下筆
爲公重譜學書圖

那能學畫更同書斂盡蕑芽雨不如舉似先生渾一笑
未消分與百車渠

六草三眞總軼羣閒來揮翰落煙雲有誰解與松紋紙
絕似羊欣白練裙

蕑張家法擅當時可要文清作本師仿佛東華門外住
巖風斜日見臨池予辛酉至京主石庵相國家每五六日相國輒置酒邀予視書須臾數十紙揮灑略盡

五年相見贊成星曾寫山陰道士經若得分將三兩卷
此圖聊當賺蘭亭

題楊小亭蕉窗讀畫圖

關西風調世應孤暇日能爲翰墨娛種得蕉如懷素宅
藏來畫滿長康廚晴天瀑後看嫌少雨夜聽殘論亦殊
徑欲破除塵網盡相從勝作列仙臞

詩二

北征集

己巳秋鑑隨芸臺師星軺北上車中擁被微吟暮宿荒站於土炕上索老瓦盆磨墨汁記之語無倫次棄去久矣明年春日稍和尋檢舊篋輒過而存之亦敝帚之意云爾因附以京師所得芸若干首都爲一集庚午正月十九日張鑑記於京師宣武門內太僕寺街之衍聖公舊邸

飢鶴歎

舟次毘陵郡舟有籠雙鶴將以貢 上方者感而賦此

仙人騎驥生青田養成丹頂將千年山中歲晏芝草爛網羅隕折繁霜天羽毛翦鍛樊籠閉搖翮終日思凌煙那無蝦魚足晚食何有杉檜供晨眠舊侶半失沃洲寺靈匹豈約黃檻泉我生感此再三歎舟人肯爲停酒船借問買此何所用將貢天府值萬錢回頭語鶴莫惆悵此行乘軒非無緣鶴聞轉目對以膺感君情義相周旋石壇自樂松壺美禁籞豈慕官庖羶君不見千年華表令威歎有銘寧勒

過揚州見江鄭堂

飛觥握槊氣如虹卅載吳門作寓公金石滿牀長手拓圖書萬卷應身通九師說易讐王弼四座留賓學孔融我媿盧仝君馬異結交聊見古人風

訪姚殿撰秋農先生

久思虞祕監相見竹西亭才自高春榜名先在御屏奇文辨蒼雅新著富圖經應有石渠論當求永夜嫌

過邵伯有懷焦理堂

經年不見劉文學著作荒江閉講堂說禮定超鉤命訣割圜從演借根方宦游鄭穆寒氈在謂汪廣洋病目張湛次萊

宿草荒謂淩進士廷堪何日樊梁湖上櫂煮魚剝蠣共徜徉

高郵

秦郵才百里已失露筋祠暮雨葵花瘦秋雲鷰鳥窺城空孟勢見隄遠幾形支欲問防河使頻年幾費思

二十三日自寶應坐肩輿至淮安

己巳斗插酉東裝將北游清淮決白馬洪濤絕邗溝箕風揚其沙乃舍汜光舟衙將涉修阪晴日明雙眸烏犍出遠甸白鷺鳴芳洲高粱穗搖曳喬麥花紛稠瑟然草木落正作淮南秋隄高見烏背源急濺屋頭淮強河愈強誰辨洪澤憂薄暝投逆旅拼揩連更籌仰看天軸側西沒低女牛風色屆授衣役車安可休不眠先鳥起涼

蛩聲啾啾寄語同袍人努力勘前修

自淮安至清江浦河

褰裳登大隄高眺桐柏水一石三斗泥誰云足清泚巨浪忽龍蜕回滿風鷺止屏息出長年動色若灰死飯畢上篮輿沿波探水理南坍北乃漲實與海疊似眉埽將東箱築盤必西時我聞滾塗法其妙實一撥子輿善觀澇無事智之始落日風塵昏遂達清江浦江淮勢建瓴爲魚懼屢徙洪濤鑒呂梁未識中流砥片帆亂黃流浩浩波益詭悲哉神禹功敢告防河士

崔鎮

茆店行益早結束未辨色麤獷飽腸出門看北極天船已西傾參旗漸東側荒雞鳴膠膠沙樹徑轉黑殘夢續車輪團團照初日穉犢出廣場高雄下叢棘曲沼濱寒淑磽畦穫新秫果蓏告有年甘苦齊結實小市足來牟原民識黎栗林垌曠以遠人物古而質誰爲下相人復此鍾吾國伊憶吹簫儔寒原氣蕭瑟濡軌濟淺流馬行初及膝時逢枳殼林知是淮南橘

泰安府

竭來羊流站徂徠控其左亢父在何許蒼蒼但峻峨漱馬陵晨霞卓午再炙轆瓜架尚斑斕棗葉漸頹墮居甿爭種梨山婦習騎馬遙望太岱巔巖巖出平野封石漢代留天書宋時假七十二禪君神茅說儒者作宗自古

素衣從此化爲緇

殘香緊抱忽昏游不問花街與酒樓說與蜻蜓渾未解
任渠飛上玉搔頭

東風吹起舞成團莫遣京華客裏看一夜鄉心隨夢去
碧澗堂外杏花殘

題趙忠毅公手書詩卷後

蕭廟同文獄誰憐高邑心書名魁點將講學繼東林一
疏神羊伏千秋吹簫吟阜隴方眾正委鬼復僉壬甘露
奇謀洩紅丸禍本深左楊五虎盡周繆六芝沈威激留
詩卷流離成隴畝寸丹孤太白殘素匹南金舊史宮鄰
失龍蛇墨瀋尋君涼如意舞霜氣入華簪

信芳師以扇索畫即呈

游仙曾記到楢谿蹋花開草未齊十載光陰同一吷
春風吹夢石梁西

花宮桐柏雨冥冥到處仙巖佛髻青安得洪厓除玉詔
重騎白鳳叩雲扃

歐門恩誼重依依來本無心去亦非畢竟畫成還自笑
釣師何日著紅衣

南游集

庚午秋九月吳縣潘芝軒師奉
命視學西江鑑隨侍至豫章寒原蕭瑟雲木參覃偶有
所觸抒其抑塞工拙都不計也時十一月十有二日張

鑑春治甫書於南昌學署之多識前言往行之齋

雄關曉發

海上爭盟十六州燕雲西望颯深秋金貂空笑稱臣議
鼓角難銷割地羞易水波寒帆腹飽瓦橋霜滑馬蹏遒
木波去後遺殘壘衰柳棲鴉賸白溝

杜平道中

舊年九月江南來今年十月江西去人生飄瞥如寒蓬
世事浮沈若曉露但知擁鼻吟四愁誰爲張髯說五蠹
凍雲潑墨壓征裘宿霧散絲溼沙路疲驢遠企東阿城
陽烏先下高唐樹風饕老木吹竟空暖勒霜禽起還住
千莖白髮愁中生歲晏山空日遲暮無花莫問魯連村

有酒誰澆馬周墓青氈只恐誤儒冠悔不從前織漁具
十年詞賦歎病梨空鑄頑金六州錯

徐州渡黃河

河溜趨東仄沙椿接北低屋山如釜沒塔級共帆齊
柳經秋盡哀鴻入夜嘶幾家藏水帶好爲築金隄

渡淮陽

南歸仍復不還家兩度春明感歲華贏得青衫清淚溼
江聲嗚咽似琵琶

荻花楓葉滿淮陽

一聲征雁夜初霜書札鄉園正渺茫爲報故人憔悴甚
雪纔添一夜寒北來車馬路偏難風神應笑才情減

不比當時王子安

自九江登岸至東林寺

九江郭門辭松舟城隅一徑盤秋蛇梯青無屐陟危磴
遠睇已覺香鑪賒乾風蕭撼刷僵木歸雲窈窕曳女蘿
側峰橫嶺不知處眼中突兀明青嬴孟冬天氣特妍暖
交枝接葉開山茶田盤竹筧疑過虎天池沙岑聞飛鵝
仙鹿不可見兩首號藥只恐生三極東林咫尺亦難到
香山詩好誰能那忽聞流泉響竽筑虎谿已過金仙家
隱居只合在栗里攢眉吾意其蹉跎

寄阮集

辛未殘冬鑑去京師辭儀徵阮師已期年矣先生移

之書曰昔人以詩寄漁洋名其集爲寄阮今人不當如
是耶鑑因輯其辛未一歲之作都爲一冊慨前塵之易
謝思後會之無因郵寄東華聊爲講益壬申三之日張
鑑書於西江學舍

鐵樹谿

寒雲發墨濃谿水亂深黑雨後竹箭流怒與石相直輿
夫褰其裳一步十倡側天低樹影沈道遠日輪晨荒塗
披榛芳窕步躡深屧誰令聞雞興及暮尚喘息一歌行
路難從者面槁色大衢不可攀詹飛少雨翼吾家苕霅
間姊子習耕織何不歸去來時窮食我力

土岡

樹杪開新霽翠峰入望明槍籬日及落暖水活東生時
候增鄉緒登高念遠行袁江楊柳徧攀折不勝情

牛鼻山至分宜縣

重巒曲且長蒼然見平野何許讀書臺遠倚鈴岡下記
昔嘉靖中盜柄鈞叟假危言抗忠慤一疏蹶飄瓦至今
冰山錄徒費寫官寫可憐山水英不能洗醜魏羣變頗
崦嵫雜木盡姚冶松苗新粉抽石鏬哀湍瀉朗吟貪州
詩春田淚盈把

昌山峽

春山蒼蒼馬銜尾巨靈蹠處開一門哀湍萬壑互奔注
盤渦虎眼搖松根吾來屏軒値猛雨樓櫚酣戰風雷吞

鐵索連船水深黑岸北卷墨朝雲昏洄洄巒翠未易出
衣棱宛齧春濤痕須臾過峽雨亦緩水徑拂拂垂孤邨
平皋鵝鸛飛可下頹岸躑躅枝堪捫山家圖筆犢背臥
估客三板沙尾喧依然遠岫落煙海山頂亂插雲光繁
饋餾一氣瀹遙樹高眺已失袁山尊涼波衝寒止復作
森森銀竹愁翻盆松巢自怖老鴿影茅屋欲斷桃花魂
牛峰窈窕蠭天外眾流瀺灂爭一源長謠敵彼小海唱
摩崖安得淺朝暾

袁州見兒子滄

見汝袁州市依人計可憐離家過千里別我正三年歸
思浮雲邊生涯滄鏡鑿相看兩不語揮手一潸然

昌山道中口占

電光石火且淹留瞥眼眞成不繫舟十日宜春臺下住
滿天梅雨似深秋

豪風猛雨動清晨一望山嵐鼠尾皴來向雨來去雨去
櫻櫚花底過宜春

小路口

一峰加咭藥一峰如渴驥高下十百峰眼纈不能記出
谷又入谷四面環溪翠何處桃花源可望亦可至山田

圍十雙茅屋架三四開門春瀑飛隔隄竹雞睡豌豆蔓
交午蒼松粒最扈老農罷春耕飯牛無一事餘生何皋

牢感慨輒心醉安用紱塵鞿還家事荷蕢仙鄉難淹留

筍興向鹿柴尚有菜菜華風急衣裳墜

灘行口號六首

贛石磐磐水勢回灘聲終古下晴雷誰教蜑雨蠻風裏
甘日虔州兩度來

一聲戚楫日方中纔過黃公第二洪箐密曉吹山鬼雨
湫深夜上鱷魚風

篙師併力與灘爭數到銅盤尚幾程石似江豚排浪出
人同秋雁帖波行

高榕無際綠陰圍望裏梅關但曉煙正薄功曹鳥名多
不語數峰青入鷓鴣天

浪傳玭虎過寒林並少文魚渡曲尋漁艇雨昏烏鬼集

叢祠月黑竹郎吟

青山鎮日急奔波下瀨船來一葉過不信南安在天上
全憑張李兩哥哥

雨中過攸鎮

細雨溼寒翠濃雲四面飛巖風吹席帽凍色上秋衣賭
酒憑山市餐魚問釣磯人家半水閣盡日掩雙扉

小谿

已過南康縣天寒雁未飛水清漁戶少沙軟蔗田肥歲
暮憐羈客他鄉尚薄衣何年買陽羨早息漢陰機

贛舍礪桐館集

辛未冬西江學使者院火予雜文自己已後者悉被焚
去詩集以行篋自隨得存十之六七既而少宰師新其
官舍予屋背倚修桐一本初爲火氣所鑠焦萃其半慨
爨下之猶存託孤生之餘緒名其館宜名其集尤宜也
因輯壬申一歲之作名之曰礪桐館集張鑑識

二月二十二日渡章江

作客逢寒日臨流念遠行鶯拳春水活花發午峰晴晝
蝶雄藩去鳴鶯幕府輕愁同芳草綠隨意出江城

清明日見桃花

爛漫眞憐汝相逢楚水濱難邀劉子賞空對息夫人何
日逃塵鞅還家買釣綸春江高浪靜愁絕一枝新

星子曉發醉臣廬

星落宿烏啼巾車違將發無復款松門依然徑林窗晴
嵐做九奇日午尚未沒盤盤石子山枳花殊已歇委鸞
不可逢遲回別瑤闕安得雲母碓使吾綠毛髮再與山
靈期秋巖采薇蕨

都昌縣

都昌三月雨濛濛路繞鄱陽湖水東寒澗百環鳴筑裏
煙嵐四面畫屏中嶺深葺鹿眠濃翠谷斷飢禽蹴碎紅
但有草堂牢結構不須料理乞盧鴻

弋陽

遙峰三十二幾折入清暉水急沈雲碓農閒掩竹扉四
圍樅檜密兩岸鷺鷥飛應歎勞生者漁樵無是非

途中見雁

一片瀟湘影相逢客路間舊愁丁字沽新緒落星灣萬
里寒雲白千峰夕照殷南來仍是寄春暮好飛還

北蘭寺

三年住章江將歸忽不樂已辭北蘭寺悵望秋屏閣微
波碧於蒻靄葉歌復作春風解留人時向華裾落

過瑞洪

短櫂劃彭蠡今朝果到家豁明時見石波折忽生沙密
樹疑成雨深山未著花不愁歧路失此去少三叉

貴谿道中

買得安仁三板船盪槳終日滯沿緣半篙活水生春雨
領略楊家七字詩

數點梅花破夕煙歸路已知嚴瀨近舊游曾過弋陽前
谷陵不改貂禽語女堞低迷露遠天

鳥石灘

辭舟已登陸遵渚復舍輿窈窕鳥篷船行行至桐廬青
山夾兩岸一水明空虛山家解種竹居人爭采魚豈謂
桃花源乃在義熙餘我欲買薄田此間雜樵漁辟穀固
未能誅茅尚可居縱無麋鹿侶逸想羲農初試過香乳
巖鈔入桐君書

鸛鶴步

東漢羊裘翁乃娶梅福女世事有夙根麒麟不生兒當
其來吳市意已輕黃綺堵鄉日月閒高節殆無比富貴

如浮雲妻子脫敝屣萬乘枉自屈堅臥不肯起無謂巢
許微事竟關天紀加瞰晒狂奴伸足奏太史飄然還山
中山水清且美薄暮度釣塘寒風颯衣履想見千載前
投綸向窮水古人不可期長嘯動潛鯉

淮南集

予歸自西江未經兩月而雲師已以漕帥駐節淮陰書
來敦促遂買舟過之留滯二年都爲一集雪泥鴻爪不
足喻其飄忽也時癸酉至甲戌凡十五月張鑑識

題阮梅叔先生珠湖漁隱圖

一領蓑衣踢浪遲記曾堆向晚時詩誰能贐社湖邊住
領略楊家七字詩

鏡面平揩淨不流老魚吹雪一湖秋明朝走馬蘭臺去
恐要珊瑚作釣鉤

吾家舊住苕谿曲荷葉當門不可芟叢話近來無一卷
可能同署隱君衙

臨頓里集

甲戌秋再自豫章還里將授徒鄉圃不復作遠游之計
矣無如家無長物餬有餘塵分鄭虔之氈割華歆之席
不得已也因館潘師第即其地以名之曰臨頓里集張
鑑春治甫識

鳳池園仿青丘次皮陸倡和韻十首同潘功甫
星齋紱庭昆季賦

臨頓橋邊宅高人舊卜居室縣留宿榻架插待鈔書喬
木來馴鳥空潭上種魚看君振夕秀排纂定盈車
四壁泥新粉三重結舊茅階分祖草席徑轉海棠巢樹
蕙扶長鍤浮醪列苦匏蒿萊渾不薙二仲近相交
菌閣開春晝花光映麂牀繒圖參字母鑄像禮詩王癖
潔鶴同瘦淫書蜂比忙詞壇牛耳在滕辟莫爭彊
柏久蚪能舞梅芳蝶不知樓高鴈戶直人淡菊糧資丸
藥頻松子張琴喚雪兒巢居無一事日日有新詩

護護雙松閣蓑蓑六柄扉晚煙迷竹粉春雨長苔衣掠
檻流鶯過衝簾乳燕歸到來塵慮滌所得在元微
臥亭景物九秋寒七尺珊瑚亞石欄不信平泉閒草木
岸灰宜垂釣門閒少過車移野香曝畫貯甕學澆花句

漏仙人井襄陽漫士家若教分片席列覓種菅麻

每集分牋倡巖花信未殘夏涼風一簟春暖日三竿洗
硯揖荷袖投壺整簪冠日斜人散去展齒滿苔壇

倚杏沾紅雨團蕉展綠天高柯招宿鷺低刺礙飛蟬窗
下宜評帖鐙前愜注玄籠頭有紗帽親煮弟三泉

郡桐圭錫香材鶴餉徵斜川游息地疏放得橫肱
夾呂吾何有攀嵇亦未能升沈魚鳥異朝野墨荼憎酒

揭來吳市五年餘泊宅邨邊負網車只要一舟如舴艋

不妨震澤釣鱸魚

題釣月圖二首

經時無雨驗秋星任祝莽號更不靈縱有志和新樂府
那堪吹篴教樵青時元旦六月不雨至六月

林屋洞天集

浪蹟卅載頗似游仙淡閟稍瘳欣然鼓櫂予來包山主
人坐我於消夏灣之南樓每值古岸過雨高蘿蔭流偶
有所作合爲一集壬午十月小羅浮山人張鑑識

蔣南沙相國畫雞冠花幅爲葛香士索賦

尊鱸誰復計鄉思秋老江南尚未知惆悵東華門外見
五更霜月早朝時

臥亭景物九秋寒七尺珊瑚亞石欄不信平泉閒草木

西風總向畫圖看

題倪鴻寶山水香士索賦

歌舞豪華事已陳衣雲閣迴黯傷神豈知白馬清流禍

落落中朝有幾人

樹石蕭森氣味閒不須刻意貌荆關故應碧血千秋在

染作江南雨後山

題計秋琴種瓜圖

十載名場擺脫遲孫生蘆菔芥添兒秋琴與予近皆有孫紫茄白

莧聞收拾自此同師汜陵花勝之

鹿眼笆籬牡蠣牆一牛鳴地近東岡邇來步隲無如我

虎掌貍頭好細量

舊屋翁南一徑穿依然蘆雪并菰煙無端觸撥東陵計

擬賃冬瓜堰外田

山薑葉老韭花初南畝霜膠手自鋤一笑今年秋思好

頭銜新署卞田居

茅齋長日肯留賓說劍譚詩到每頻折項爛蒸無不可

從今莫笑庾郎貧

寒山偕隱舊家風可奈秋來雨腳空祇恐朝朝行汲嬾

四婆裙後且相從今年秋早故用此作語以謂之

葛母吳太孺人節孝詩

石公山頭千尺松一枝慘裂冰霜容良人遠去湘水曲

誰復佐餕兼尸祝秋宵鬼母聽雨豎阿婆牀上氣一縷

北辰難禱鬨逃持匕向空淚濺雨一片剉落心上血

相花鐙暗天低昂還丹人喉痼疾起滿房散作旃檀香

烏頭之節一萬日到此方能入貞石澗中白石山頭松

血淚斑斑化成碧

爲陳抱之作學書圖成竝題三絕

辰州太守舊相從老去臨池筆未慵今日蠶芽仍斂手

姚他湖海兩元龍予在武林曾爲陳桂堂太守延慶作五十學書圖忽忽十餘載矣

墨妙亭荒失舊聞晴窗重與展翁紋肥環瘦燕誰爭得

都上羊家白練裙

立旆持刀古意存每將金石破朝昏俗書自是羲之體

不用靈脾驗漬痕君金石皆有成書

徐若若息舫圖圖

南州高士宿生緣記款圖扉又隔年築室竟能連福地

隱居初未負花天銘心粉墨香爲櫝列坐琴樽屋似船

那不相期看玉茗到來須趁暮春前

和徐香園山齋種菊之作

言有幽棲處山深似漪園交人成水淡種菊破霜痕笑

語春溫治琴書古道存何時偕隱侶花外款衡門

桑芷園丁集

予每擬十畝一椽長作農人以沒齒而荏苒年光久而

未遂自癸未冬初旋里則一塵風雨不隔市闉雖水母

目蝦此境少舒而塵俗如故皮陸前志何日忘之茗上

題邵菊人鉏月種花圖

茅檐散發雲月色忽到地高人有花期中夜耿無睡荷鉏破蒼苔鶴去人始至轉覺香海嚴得此聞根治吾亦山中人言念山中事鄧尉春風時夢向重湖墜

黃小山畫鍾馗按樂圖爲吳月樓索賦圖作一童吹洞簫進士執鼓和之

開元科第盛燕許終南之葵色先沮承明一試即歸來送窮無車通鬼語作使山精卜歸妹土伯方艮豈其侶三郎避瘧臺不成大鬼小鬼相縱橫花奴羯鼓玉環笛殿前偷按同雷鳴爲皷爲蛾爲莫魚披庭將作修羅城掀髯一笑還山阿試聽先輩釣天唱較勝霓裳舊序多

僧幻岡秋山閒道圖

先輩聞之齒兩齒百結襴衫尚利市手抉木怪追花妖世上功名一蒭耳糞除帝閽完宮縣節拍紅牙歌綠水宵肯有豎眉如蛾環佩不歸金粟坡賓廡無人蜀岡幸

打包行腳苦搏沙塵苑秋山路不賒誠重勞輕人莫笑幾經進影跋煙霞

清涼高處舉紈盤落落長松八月寒知爾一鐙傳自昔金沙脫屣本無難

貞松慈竹圖爲唐子珊作

江鄉門巷日悟悟松色凌宵竹翠深自是少年同百藥

秋風長抱歲寒心

畫眉橋下水通流鴛脰湖滑記繫舟他日北堂還拜母勸栽蕨草足忘憂

約友人訪菊

半年扶病罷閒行香滿東籬恰有情此再除花眞歲晚忍教爽約負秋晴午蜂趁日先魂斷寒蝶經霜但目成安得宮方開酒禁陶然浮白足餘生

題沈退甫九熊圖

獵後天山一匕鮮桐雷妙訣昔曾傳誰知顆顆盤中藥心血丸成十五年

長年佐讀淚先枯看抱遺經入畫圖報答此心原有術

卻教書卷勝萱蘇

老去無成兩鬢寒感人明發涕汍瀾舊時經史渾忘卻尚欲從君給一丸

痺風集

鑑於丙戌春自包山歸時年已五十有九不意復嬰風疾幾至不起後漸能運轉不勝孿躄效古人如習鑿齒皇甫謐屢續之請倘毋患是病甚至武人如哥舒翰晚年亦深以爲累茲前賢之遺訓熟我生之不辰遂綜其詩曰痺風集貞疾居士鑑書

水災紀事冊爲王硯農索賦

道光三年光中大水硯農以勤分倡於鄉因

屬蔣子延繪其事成十二冊已丑春過草堂索詩因同其意

縣雨

水沒頭雨沒尾盲風兼旬吹不已苦竹叢深日鳩語逐婦聲高人轉哭老魚橫飛上鄰屋

蹋車

上留田水沒狗下濕田水漂曰三男五女蹋水車犖犖碨碨蛻骨蛇杷頭菌出鐮衣長今年水腳過兩丈

築壩

蟻穴漏金隄大小理則齊屯皮木樁須應手鳴鑼集夫防決口版雙扉復何有

補種

夏至未至鷓旦叫勤者翻秧惰者笑刺水綠鍼日夜黃艑艦重買來山鄉補未完雨不止早秧遲秧一例死

風暴

五旬雨七月風黑雲如磐龍挂空石飛沙走作風暴老罷入市瘦蛟導帝遣天吳爲海嘯

助振

常平倉空當勸分指囷納粟沸若雲春陵宰固美子敬心亦勤論升論合論錙黍魚行蟻戴未滿筥挖肉補瘡不如稻

腹餒走且僵蘆簍暮卷上北邙 蘆簍見南史劉歊傳

春熟

一年無禾猶可十年無蠶則那桑空閒斧柯鉤絲不上鄰女梭良苗懷新幸春熟交午漲痕在頹屋牆角估桑長苔綠

輓許秋琴

翁南辛愆久知交世戚人琴竟永拋邨酒可沽常劇醉

異書能借許傳鈔半窗殘墨留餘瀋三徑秋花坼舊苞
記得少年同讀處不堪簾戶網蠨蛸

題張春木載酒明湖圖

湖上香林記結鄰荷游漂泊等游塵重來搖碧齋中坐
多恐閒鷗亦避人

題王臺叔石公攬勝圖

四年住林屋疾被煙霞痼既習崦裏行復縱瞳中步芝
髓固難期圖綺有時遇別來六七稔夢繞曲巖樹之子
墨佐君乃擅濟勝具籃輿餘八尺風一鳥衡煙渡山根證
石板靈修導先路上梯摩蒼穹下肺墜寒霧仙鴉鬱盤
礴精藍莽回互此時拜東野雲龍願比附吾昔成洞書

子在包山洞聚米若計數譬之孤竹馬索塗免迷誤
書得十六篇

好處無境刪好境無處住二句襲美明月灣詩也西峰復東灣太
息松陵句名利何不捐魚鳥且無妒相約在耦耕登高
尚能賦

春水以癸未水屋圖屬題率成一絕

水利三吳本可商十年往事欲沾裳眼中老屋依然在
人說雲龍得草堂

汪半鹽一號別三十載今年以略似人形圖索詩因書

題寫書五絕

暗然槁木且忘形中有天全特自銘說與二豪渾不識
蝶蘧終日視蟭螟

紛紛牛馬任人呼漢柏秦灰志未孤幸不似他陶學士
免教依樣畫葫蘆

嫵妍都在水中央夢醒華胥枉主張得骨得皮皆自取
與君竿木且登場

百年過眼閱風鎚作畫評詩苦沸騰聞道東坡有交割
窮人具又付蹲丞

琅嬛館裏逢君後難倩長繩駐日馳三十年來一彈指
鬢眉同不似前時

輞金山甫

視席開窮巷天教一月留才原難活命貧竟不堪憂家
計朋儕賴遺編弟子收兒庵新寓齋名花草在身世比蜉蝣

長夏有懷鐵花抱之

火雲蒸得肉山頹長日拋書望落暉誰似谿西入叉手
圖經十道晚涼開

一麾江左氣如雲金石時時聽策勳三載相思不相見
故山猨鶴悵移文

許海樵以其徒種竹圖索詩因書

田園雖蕪經史豈云熟抱此歲寒心苦未離塵俗吾
友不速來示我綠一束言得王子猷繞池植修竹能詩
爰賢豪磵砌多節目時持冰雪文步出西堂讀秋深巾
帶涼日薄須眉綠我欲往從之相期海禺麓何以致勿
煩借茝南屋

覩農以蔣子延令子仲離畫見示題句奉懷
不見蔣君久艱難藉子扶浪傳支酒票笑比詮癡符攘
攘人情熟區區吾道孤何時憑短櫂重過尉菰蘆

井叔集

子既編正集意謂此後當十年成一編今自戊子至丁
酉忽忽浹旬中秋前溽暑敗門命孫徒輩秋蛇春蚓錄
爲一袠而四方友朋猶追索不已將更發軔無以名集
余左手舊有文作井字初不自揆取以題之易曰井養
不窮七十之年復何可冀幸無代庖之累當免臣朕之
羞丁酉中秋日張鑑識

計二田 光炘 治音閣校詩圖

二田得其族祖蓼邨遺詩將校而刊之乃譜
此圖蓼邨甫卓子也祖青麟先生復社巨擘
高閣疏林外攤書日掩門淵源文苑舊家世黨人尊葉
埽秋鐙永鉛研存篆繁百年聊晤對風雨正忘言

采藥引贈醫者陸蘭畹

世無桐君與雷公靈苗天閟深山中先生好古具妙用
遠接陶葛追游蹤手持綠玉杖力求上藥還神農華佗
弟子吳普注不得散出西海誇元功吾少罔不朽咽氣
服食亦時有失足填紅塵六十歸來不良走三極人蔭
愁刀圭九節葛蒲虛作日慧苡無功苦蘜荒長年咄咄
望山墩知君濟世肯招邀欲往從之不憚遙垂雲笠長

亦如此職官地誌麻與書一一穿穴爲佃漁探源火墾
腦自宋彼夾際鄭猶拘虛鼎足之三洪趙歐劉球婁機
楊訒齋甫功同一正到今儀徵之阮鎮洋畢袁然巨袠
追前修青浦萃編隘千載陽湖碑錄凌九州其外瓦當
及錢品於此分派爲支流我生同餓隸換少碑礎覓無
計半世奔波眼力窮轉手煙雲徒雪涕岐陽獵碣天一閣宋
拓陶陵銅符積古齋舊藏此器王子舸鼎藏虎丘泰山礪
本陶陵銅符拾遺焦山寺王子舸鼎藏虎丘泰山礪
垠邪臺華嶽碑全據此氏所得此器舊藏徽
拓本華嶽碑全天一閣不載本州洪氏鄱陽
使貢入內府見必摩挲日校諦歸來一堵四壁空秋宵耿耿
夢必通君才毋乃楊南仲劉原甫亞有此奇特寄我使
我至老而相逢舊傳既充箱新獲亦照軫世皆汎濫已

獨峻整著其手錄芟夜以并滿堂賓侶眉共揚舉宙豪
貴目敢哂夜閑高燭思慮清洗滌塵根開百城劉杳肉
譜各貫串宋綬掌固非支撐繭絲牛毛皆入據直與二
十四史相縱橫因君博物肝肺熱落月停雲思轉切千
墨庵昔聞塔鄉舊友袁綬階增員氏昔清愛堂今官瞿
昌諸城劉燕庭嘗從子游去年官汀州守時曾一人半
以所刻龔鼎孳寄子今擢鞏秦階觀察使一人半
爾朱右甫乃弼老以風病滯侍郎愛而不見路阻長欲
往從之河無梁祇有兩鐵鐵嚴鐵橋可均溫鐵花曰鑑居今稽古日在
旁噫嘻予願君密寶弗炫曜世閒巧偷豪奪皆自召獨
不見趙宋向公明按圖索駿半由長城劉瑄成又不見
李唐釋辨才賣蠶種來朝夕唯宿醒縱使重梁復檻藏

之何不可世豈少此蕭翼一輩能賺之狂生

閶川十二詠爲二田作

花街

春曉先鳥起出門風吹衣豈知桃李花開近枯禪扉

楊柳灣

嫋娜微雨停閒鷺下晃柳無處無漁莊得魚亦酤酒

東禪寺

修竹何戞戞十笏延涼風無以答此君慚彼長帽翁

合谿別業

故宮亂紅兜瞥眼一風葉金粟今不來雲堂遺梵笈

蓮花墩

淨緣唾不可游魚逐成隊名月小滄浪切弗語穢襪

水月林庵

浮萍昌朱華四壁無纖塵會買鉄瓜艇結此香月鄰

一宿庵

那無桑下戀劫塵浩莫數屋山有平仲崢嶸歲月古

雪龕

瓶拂寒山來誅茅習清聽詩侶苦難招獨敲初夜磬

冠鼇亭

長虹偃平波秋來皓如鏡月午絕無人水天相於永

劍嘯臺

何年築高臺夜氣終不歇不知千載下誰復張雷掘

菊隱祠

誰種東籬花祠堂緬修甸至今南村人長共寒泉薦

蘆涇

蘆花白露初湛湛一方水何處覓伊人伊人正在此

題二田看茶啜墨圖

試茶取其白貯墨取其黑欲黑漆不如欲白雪亦失人
心未會事物論豈終極夫君大雅倫嗜好異耳食一甌
龍鬬妍百挺烏兎裹蔡藝長畏勞滕癖又苦澀兩捨固
爲難兼收意豈得沽火候奇香緩磨出妙汁脣沾同制
酒曰成如建色眡言任智黔高風領操德終日視鑪旁
白黑兩不蔵揚雄且草玄老聃但虛室

題陸賛鄉黨鄷林山館圖

吳趨諸陸宋雨輔族均顧氏源平原鄷林太守尤廉潔
歸裝載石爲高門佳人南國首二妙屋東西住兩弟昆
眼中兀突見此館士龍名復眾口喧書藏千卷硯北富
詩吟萬首鑑曲尊交讓樹邊逸牀竈海棠巢底羅琴樽
萬步計畝恒苦水一棚養鴨還解言人患才少子患多
新語咸當貢

九閽仰天大笑過江去鬚襄影亂江水渾牽犬聽鶴各
有志毀茶品水同弗護他年相訪臨頓里何知不是桑
芦園比屑有人可偕隱十友方外安足論

萬柳堂爲阮師補作

丙寅在揚雲師屬賦湖莊雜詠八首其二爲

三十六陂亭及已亥師懸車改爲是堂書來

告易爲補一首寄呈

舊游黑窯廠景物略相似深柳與新荷驟雨叶宮徵異
日抱經來師眞廉孟子

南陽邨圖歌

梱涇鎮市尾曰南陽邨有舊廣宅三面環水
蒼藤老樹百年物也蘭川得之將移居遣人
徵詩書因成此等之

君家老屋涇水濱近復卜築來南邨水三面環隔咫尺
舊時喬木今猶新長廊曲檻極天趣疏簾淨几無纖塵

如鉛水須臾注長河漣漣不自止舉座爲不歡向隅胡
乃爾或疑好酒悲朱翟莫浪比晨興促歸航行行望桑
梓火速啟藤筒煙墨出深旨故人有難兄水驛急遞似
今朝款柴扉硯農用罄硯詩作孝節徐畫過指揮紀展
罷且前席一一通其指斯人直古人待物少滓滓烏有
閑堂飲歡笑方倍蓰一聞來者言淚落如鉛水須臾注
長河漣漣不自止予能無一辭薄敦儒夫起再拜受其
冊氣結口徒哆嗟嗟君弟昆交余亦有在前年我刻書
淨本復誰待何圖手腕脫奄奄日以殆剞劂縱無期轉
盼失光采亦既序其詩叢殘實董理地下苟有知老眼
溼清淚吾聞哭有二此道得之禮有畏固交頤有愛每

雪涕畏愛兩不闕是豈涉擧毀齊衰孟嘗悲漢替許慶
恥友朋次君父仁義動君子懷哉聊遄歸兩目久枯矣

柳如是青田石書鎮

翁筆小篆頗工法
暢月枬醪蕪製今
藏王硯農處

寫罷烏絲笑破錢 謂錢也俗
歸家園裏傷心樹轉手逾桑 刀人見王溪詩注筆牀硯匣日周旋
山莊紅豆正花開花底齊牢酒一杯展向春風重太息
絳雲書卷久成灰

漏澤引

覩農家爲饗澤左邑侯賦

宋時吳縣化人亭地在城外通濟寺風雪夜倒僧求復

文三

釋

釋璧

同里有得古璧一其大徑九寸質本作蒼色因入土久黃如蒸粟赤若雞冠漢以前物也已而圖之冊丐爲之說按經璧有二一見爾正此常璧也一見周禮典瑞及攷工此璧羨也二者不相侔後儒合而一之過矣爾正璧大六寸謂之宣下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注肉邊好孔也此就宣以起例也如

宣六寸則好必一寸二分上下肉各二寸四分以是爲瑗則好必三寸上下肉各一寸半以是爲環則好必二寸上下肉各二寸此凡璧瑗環皆然宋邢疏不能鑿言其義不知此不易之數也今此璧以古尺約得九寸則好當一寸八分屈其肉與好準之數正相倍蓋古諸侯享天子與后琮同用者即此此無可疑者也自後儒牽率於典瑞玉人而其義滋晦或且疑此璧肉好與周禮不合有戾於古是未取兩經之文一深繹之也夫典瑞明言璧羨以起度則非如爾正之專釋璧者可知故玉人職亦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先鄭引爾正文者不過見好是璧之孔非言此璧即肉倍好之璧也自賈疏有兩畔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之言先與爾雅環相戾此其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夫九寸之璧好必二寸八分上下肉各三寸六分合之得九寸所謂倍其好者如此由是推之九寸者好必四寸五分上下肉各二寸二分半合之得九寸此則倍其肉矣由是推之九寸之環好必三寸上下肉亦各三寸合之得九寸此之謂肉好若一矣由是推之五寸之穀蒲璧好必二寸上下肉各二寸合之得五寸益爾雅說其正度斷不能與周禮合一如典瑞玉人所說直是起度所用別爲一璧羨似乎璧而非璧故璧羨名焉此以見古聖制作之精也今更以賈氏說推之如九寸之璧依疏言

兩畔各三寸則肉好已若一與爾正背一也再準是而爲瑗則好必六寸兩畔各一寸五分則好已四倍於肉與爾雅背二也三準是而爲環則好必四寸五分兩畔必二寸二分半則好直倍於肉何得云肉好若一與爾正背三也三者無一不相反而欲强引其說以通之亦多見其惑矣然則周官之言非歟不知此各有當也如典瑞玉人所言直是爲起度所用別爲一璧羨故曰九寸之璧好三寸以爲度者特以三寸爲起度之準猶易參天之數起於三三者句也積其兩旁以一寸益上下則中八寸折之爲四四者股也中徑得十折之爲五五者弦也句三股四而弦五此商高之所以奇耦萬數者

也故曰以起度也琮以爲權璧以爲度陰陽之義先鄭後鄭義本相輔而豈同於好倍肉肉倍好肉好若一之數哉余舊有是說今得是璧證之益相說以解矣至於大尺二寸亦不言文此璧還九寸或以禮天或以享君與此不侔致鄭氏三禮圖及崔靈恩三禮義宗均有璧固難臆斷大圭不琢記有明言又何得以子男之瑞而謬繩以諸人安人之義乎唯余以漢慮戾尺及晉尺較之皆九寸強以近日工部營造尺準古八寸爲一尺度之亦九寸有贏蓋此不足以爲璧病也得是璧者將以備特達之選豈可使其蒙賈疏之僻說晦而不彰作釋璧治之以詒世之熟治經傳者

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周易大衍一條漢魏以後說者何止數家兼綜焉而求其一是舍康成其奚歸哉千寶曰衍合也康成曰衍演也王廙蜀才曰衍賡也此以見數之不可不推廣布演而後有以見其合也今試臚列而詳覈之如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郎顗易之太極者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此全以清談說經不可者一也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謂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馬此專以象緯說經不可者二也馬融之言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此亦率率厭數支離而無所主不可者三也荀爽之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焉此穿鑿全書節落而無所紀不可者四也姚信董遇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此單辭孤證旁舉焉而不及其全不可者五也崔憬之言曰案說卦蓍數則是大衍之

數也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蓍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蓍圓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

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李鼎祚駁之曰聖人之言遠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此疏思旁訊曲慮焉而不及其數不可者六也其餘如顧歡之說則同於王注而失之愚孔疏之說則推衍弼詞而失之亂善乎其惟鄭氏之言乎鄭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先耦陰先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幷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幷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幷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幷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幷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幷氣幷而減五惟有

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蓋其明於數故約言之而不傷於煩推言之而不病於雜確有見於天人合一之原而非弔詭傅會之所能知其所謂長於經者此也

南宋中興四將論

蓋聞天下治注意相嚴廊廟坐論之資天下亂注意將帷帳美折衝之寄誠以處龍鳳之署則儒雅之道興受熊虎之任則勇略之功稽道有由隆慮以並立其致一揆不能相強何況捐陰雨之晨經綸雲靄之日效精衛之填海頻愚公之移山誠之所通候其緯而宋之中興五馬南渡山河半壁人情脆駭衣冠則遷盡洛陽文武則道消江左此正傅燮之悲身世無所容生袁安之念王室自然流涕者也而乃強弱由天昏明存介或激烈而徇名或驕恣而倖免或知幾而遯世或陰險而害謀得四將焉可得述矣延安忠勇比烈耿鄧魚臺平寇以前肯鬼置軍以後雖流陽之遺不無少損而建炎之勛於斯爲烈都長安則策建奉春疏誤國則忠蹈折檻古之名將何以加諸洎乎裴陶侃之船揮顧榮之扇義激兵欄勇騰甲庫遊兀朮則再上蠔磯擊苗劉而遂下牛渚折中涓之指獨長腳之邪披草萊立軍府金焦之捷西人犇竄軍中號嬭子之稱猛士有同袍之樂說者謂中興之功斯爲弟一豈無見哉無何飛遯林泉移情

風月鐘鳴漏盡無復往時折葦燔枯于焉自足鳥未盡而良弓藏風朔起而代馬仰傷中朝之冤獄署清涼之隱君蹇驢索莫不煩醉尉之呵大樹飄零徒有射雕之慨英雄末路烈士暮年國事如此可以怨矣爾乃鳳翔發跡起於羣盜非疏勒之流官原敦煌之降將初則乘二帝之播遷遽圖勿進繼而間中原之板蕩卽欲南還衛青爲人奴之僕樂布似狗盜之最效其議和謂檜本無足觀惟此一旅誅苗差强人意溫太眞慷慨誓師傅修期悲涼論世咢挽錢塘旗拳姑蔑卒能烹宋萬於軍中縛陳豨於帳後慚而知善有不沒焉既而覺起三桃誘生一篋謬託連雞醞成金虎甘心蒼蠅之讒樂踐貝

錦之襦此有識所悼心而大雅爲歎息也至於勳著赫
連臺北功垂禿髮城南韜鈐玉帳之書羽檄豹囊之略
亦不過夷甫風流深源故智奚足比劉琨於井土擬竇
憲於陰山哉況待卿甚厚宮中自有成言歲款仍輸後
世不無公論益得罪於社稷爲多方
之韓岳不亦遠與至於保安世胄紈袴餘習類條侯之
貴倨作老瀆之驕恣賑張憤興腸肥腦滿徒以三河舊
族四姓良家加以優容許之假借飲軍則秩序儀同假
節則位尊左僕終非塞外之文鴦實異軍中之禽虎爾
其賞既酬勞功難掩過楚州圍而勤王不行江州逐而
置酒高宴此其較昔也然而侯景虜梁代之臣王爾忌

晉朝之士碣磝塞上偏多納級之功祖濬邊亦效執
戈之義灌夫無術而不遜田蚡恃貴而好權謝國寶有
披猖之態祖士少鮮敢扈之心列之名將從議貴焉若
夫相州忠壯好謀能深戰法三篇兵書七卷杜元凱則
姿制慷慨羊叔子之標期儒雅不特讀左史而籍比雲
長表出師而媲美諸葛已也兼以孝本天成生爲世出
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援刃貫生洛陽之才終童山
東之俊壞建奇勳頻頓手敕君臣之遇不爲少矣益由
宗澤拔之於前而李綱薦之於繼故能成其榮名俾克
展其素志牛頭之役電埽妖氛將見躡冒頓之區落焚
老上之龍庭還烏號於冰天收金甌於河朔關洛動南

策

籌運策上

海運之說元明用法不一原其大要有二有行之而效
者此全用海道者也元是也有行之而不效者此兼用
膠萊河道者也明是也其全用海道者元自巴延（元史作伯

平江南命羅璧等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是時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自孟古岱元史作忙兀解海運之舟悉至於是頗事海運至元二十二年詔運江淮米由海道至京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二十五年四月增立直沽海運米倉十月又詔明年海道漕運江南米百萬石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始以嘉松淮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至是益博至正中以方國珍張士誠之亂海運始不通其道里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今太倉)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

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鹽山洋投萊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山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復以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颱撐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其道差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終元之世以爲利此其全用海道者也其兼用膠

萊河道者初巴延開膠萊河道通海王積翁復議廣開新河皆無效至明嘉靖中王獻又濬膠萊故道由是巡按御史商爲正議之給事中王貫極平度州崖旦伯順天撫臣劉應節給事中李貫和皆議之然終不可行其道里須燒鑿馬家濠十五里達於麻灣令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至海倉口逕直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從海套膠州近淮人呼爲南海萊州近天津衛北人呼爲北海自南海至淮僅五百里蓋由海之岸而非大洋也自北海而達天津僅六百里蓋由海之夾渠而實非海也然終以馬家濠分水嶺開鑿爲難乾明之世無有成效此其兼用膠

萊河道者也今使自元之制其要有三一曰船自元世祖時始造平底船六十艘其後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艘爲一綱(今作幫)十綱(今作幫)大都船九百餘艘滿米三百餘萬石分爲三十綱大率有一千料者有四百料者又名爲鑽風船蓋南洋利用廣福船一名蜈蚣船北洋利用沙船即平底船海中使船不畏重而畏輕不畏深而畏淺蘇州近洋多暗沙伏途易於膠淺沙船底平而輕能調戧使鬬風不畏滾塗淚不若北洋可拋鐵貓故利用沙船也一曰官自巴延命上海總管運糧至京師後二十年立萬戶府中萬戶千戶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因立行泉府司增萬戶府二總爲四府二十五年內外分

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其屬有千戶等官分爲各翼大德七年十一月併海道運糧萬戶府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給印二八年五月中書省言吳松江實海口故道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浚治其餘如海道運糧鎭撫司以及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此官制之不可不講者也一曰人自朱清張瑄以沙民故備知海道曲折且清嘗殺人亡命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十五六次後就招懷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受金符千戶遂言海漕事其後如羅璧賈魯瑪哈穆特丹達漵浦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其行船者又雇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此任人之不可不講也由河之議其要亦有三一曰決淤沙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沽河流沙與土沙互淮自麻灣以下則全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處欲由把浪廟北古路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而地脈相似安知無沙欲築隄約水障沙而海口之隄用土則勢不能嘗用石則費不可計海倉口龍王廟之沙已刷復壅而分水嶺節次勘測皆高海面五丈以上接白河流沙則覆轍之不可不鑒也一曰導清水人徒惜馬家濠十五里爲便而不知東郡諸清水雖微而可引大沽河淤壞漢唐以來古蹟尙存卷埽打壩橫遏沽水南下引清水以厚分水嶺以南水勢引膠河水入張魯河河通高密縣五龍河連絡諸城諸水以厚分水嶺以北水勢又引大壩河小壩河相通八九穴鑿渠五丈引水入昌許渠濰河水勢極大打壩遏水東行自媒河以達膠河蓄淺洶泉以厚玉皇廟東水勢則地局雖下而可引而濰河雖相去一百二十餘里中間多高嶺勢自足達而泥沙河都泊之清水尙多斯往事之不可不師也一曰節壩若沽水已遏其南下則水大時可開壩以防其橫流春夏水縮可閉壩以達其清脈使由小壩口入桃河十五里入吳家口而分水嶺之白沙年久積沙所滲隔取甚易置壩障之以隔淤沙又窩鋪有都泊環水百里築置長隄作減水壩以約水北下且河身北之泊身頗高若將河身濬五六尺眾水就下取河身土以爲隄以成月河減水開水有壩以時蓄洩則水有歸向而淤墊之患免矣則成法之不可不守者也斯二者元明已然之跡也得其人皆可以行然河雖安而費鉅海雖危而費省夫會通一河苟失其時宜無漂溺之患則海運亦視其所行何如耳

會通河既有所壅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復則莫如海運今試以其費與河運較之按元至元二十一年定運糧腳價每石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六兩五錢武宗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費廣通增爲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增爲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船運糙粳米每石一十三兩温台慶元船運糙粳每石一十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糧例給焉又成宗元貞元年減海運腳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爲令依當時至元鈔法算之

每花銀一兩計出庫二貫五錢則六貫五百文當今銀三兩二錢五分有零矣故江濬進大學衍義補以爲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廿三海運視陸運費省什七雖有漂溺之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如以明末漕運正米四百萬石計之河運公私費米八百萬如以海運止給耗米月糧一百六十萬歲省六百四十萬矣其便利較然迺然而明人猶依違不決其策若必出於膠萊故道而後可者不過以漕運費財海運費人之說介於其中殊不知費財過甚其受害何獨不在人費人有法其受利亦何獨不在民使海運行之而效以其餘力寬

東南之財賦其得益豈專在國哉奈何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也且元時一代運數具在自至元二十年始四萬六千五十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升四合零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一合二十二年一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九升二合零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三斗四升九合零二十四年三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合零二十五年四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九合零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六合零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零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一斗六合二升二合零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五合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五合零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分每石四升九合零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至如數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合零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三合零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所失

細分每石三升九合零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
九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八合零八年一百六十
七萬二千九百九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合零九年一百
八十四萬三千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五合零十年
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
零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所失細
分每石一升二合零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
十八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零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
千二百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一合三年二百九十
六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細分每石七升一合零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所失細分每
十八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
三千二百六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九合零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細分每
石五合零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一百一十四石所
失細分每石八合零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
十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合零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
千七百一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七
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
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所失細
分每石九合零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
所失細分每石五合零三年二百九十七萬一千七百八
十六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
千二百三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零二年二百四
十六萬四千一百九十九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天
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五石所失細分
每石三升六合零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
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
千二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二年三百
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一
合零通計上下四十七年中每石所失除三斗四升九
合者一年一斗六升者一年其餘至九升二合而止則
其明效亦可覩矣所以明末之人亦漸覺膠萊河道之
不可開踵其永樂初年之故舉如山東撫臣梁夢龍遣
指揮王惟精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米一千五
百石各令入海由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
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上議以爲海
運可用而科臣宋良佐山東左布政王宗沐繼之旋以
小疵輒罷良可惜也然則行之奈何如籌海圖編載太
倉生員毛希秉請倣亦可采先召募沿海漁人竈丁鹽
徒番客等認海洪以開運道如廣東船能至漳州漳州

船能至寧波寧波船能至崇明崇明船能至通泰海州
自此以北豈無認識之人則任人宜先務也繼則宜兼
漳船蜈蚣船制度而酌其中有風則帆無風則楫打造
有法處置得宜何憂費人之說嘗觀沙船載蘆山船載
竹如浮篾然故鮮漂溺議倣刳木爲舟之制上留一竅
出納米糧悉以油灰黏縫附於海舟兩旁以備不虞則
舟楫宜詳究也至於行之之法或先詔江南有能尋復
元人海運故道者賞有能自備人船海運者每運米萬
石給與耗米月糧四千仍許私貨回鹽永不抽稅仍嚴
私自下海之禁毋得侵其利誰不願運但當自募番客
竈丁鹽徒及傍海大戶慣習海濤者聽其所欲不可强

定腹裏則政令宜專一也由是講料斟占風之法究定
盤望星之規詳放洋泊舟之處行之而便捷倣元之春
夏二運固可行之而遲回倣明之三歲兩運亦可誠有
如所謂沙民富而海之鹽盜息解綱省而農之田耗減
運卒休而衞之行伍實者則東南民力所係其切於國
計也豈不甚鉅哉

籌運策下

海道如果可行則浙江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即由
杭嘉寧台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按此事元明兩史雖
未明言然以事蹟覈之似皆運至太倉劉家港上海船
啟行攷史至元二十二年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
利津達京師又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
牐七然後入海則其時尚未全用劉家港海道迨武宗
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船
從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
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眞州泊入海
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幷
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充運則此時似已有改用劉家
港入海之局自後海運之船或泊於此故至正十四年
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倉候海運則劉家港當
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末方張之
亂史特書詔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元史作伯顏帖木兒）戶部

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
海舟候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
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
則前此之不由澉浦可知故平江之粟反運而至杭若
本自嘉杭入海此語不已贅乎雖其後戶部尚書貢師
泰以閩鹽易糧由海道運京師或仍由澉浦然皆多事
之秋其實非本意也至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命征南
大將軍湯和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海多颶風輸鎮江
而還又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三十萬石以備
海運供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禎督海運總舟師數
萬由登州餉遼陽二十五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米六十

萬石給遼東官軍此皆兵戈中權宜之制故人海處不一然大局亦祇由太倉故萬厤會計錄云永樂元年令江南民糧悉運太倉州於平江劉家港用海船裝出登萊大洋以達直沽歲六十萬一千二百餘石則改崑山州爲太倉衛當亦爲此自是海陸兼運至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然後命太倉舊納糧悉改納淮安倉不復海運益淮安亦可入海而辭陳之梗前人已經論及故海道起運斷以太倉爲至計至於交卸至直沽一路元史所云至京師者統詞耳浙江通志之云至通州亦以專指米石而言其質尙有許多曲折按至元二十四年內外分置漕運二司其在外者於河西務領接運海道糧

事而萬厤會計錄云永樂二年命總兵官統領官軍海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閘淺遲誤海船回還令於小直沽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則舟重不能全至通州又可知大約南以太倉起程北於天津交卸海船之用如是而已惟史云淮海二道用軍運則與兌運無異當仍設小船以撥運入海耳

國初青州薛鳳祚著兩河清彙內言海運數事其海道不著浙江者亦知浙江無可以起運也然起運不自太倉而在淮安似與元明兩史不合豈以儀甫之精覈而顧疏於攷證耶或沙水有今昔之異亦未可定此則又

在料角之一法矣要其言自徼寶非影響者可比其書云程限有二一自淮安一自福建其自淮安者分爲十三程第一程淮安府開船至八套口計三百餘里係河道第二程自八套口至鶯遊山約二百四十里用東南風一日爲一大程第三程鶯遊山起東北遠望琅琊山前投齋堂島灣泊約四百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第四程自齋堂島等處開船正東由膠州靈山島東北遠望勞山前投福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第五程自福島開船東二里迴避老君石遠望田橫島約一百五十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第六程自田橫島由青黃島遠望槎山前投元寶島灣泊約四百

餘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第七程自元寶島開船稍放洋行東轉杵島嘴北過城山頭西北望威海山頭投西南遠望芝果島灣共約二百餘里用東風東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九程自芝果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灣泊共約一百八十里用東南風一日可到第十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用東風爲順風半日可到第十一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清河口灣泊

其約四百餘里用東風與東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十二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餘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第十三程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灣泊約二百餘里自淮安至張家灣止共計三千四百五十里其中復有堪泊者四十處迴避者四十五處其自福建者從水波門由神仙壁碧水屋山島開洋至三沓河口一二日至古山寺一日至長樂港口一日至民遠鎮一日至總埠頭港一日至福左等衙一日至五虎廟一日至五虎門開洋一日至王家峪一日至高山一日至福寧縣一日至金鄉衙一日至松門衙一日至溫州平陽縣一日至盤石衙過利洋雞籠山自是至松門

港至台州海門衙至大佛頭山至健跳千戶所至羅漢堂山至定海衙至青門山至前倉千戶所至大松千戶所至遮口山至茶山至松江府上海縣海套至太倉寶塔望東北行凡用船護送者三水手護送者六其慮之周算之密似亦無甚難者則水道之可尋大略不外於此矣至於占視風信之法工潛引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則便易椗同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然此亦一隅之見耳如海道鍼經載欲至某地者須先定某鍼然後以二鼓夜分爲十更以焚香枝數爲度以木片投

海中人從船面行驗風迅緩定更多寡可知船至某山洋界如此則易椗回舟之說恐亦臆斷總之行海道自有道未便以一例拘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甚矣得人之宜先務也夫以海運告人人莫不以其言爲河漢也然使運河而善此事誠爲過舉如其不然則海運亦豈得已哉故大學衍義補亦云先行下閩廣二蒋訪尋舊會通蕃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起取貫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既至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爲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踴看可

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益船起運可則行不可則止斯事也斯言也未始非千慮之一得也故曰可以樂成難以慮始

解

笙東鏞西解

詩笙磬同音自來皆沿俗解即講學之家以爲毛鄭異說者亦沿孔穎達正義之譌今細繹之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此正漢儒經師之說大射樂

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磬
即此笙磬也並非笙是竹磬是石鄭箋同音者謂堂上
堂下八音克諧原康成之說堂上指瑟琴二物堂下指
笙磬一物本與毛公不異自穎達作正義誤會八音克
諧八音中有竹有石因强爲之說笙與磬俱在堂下且
武斷以謂鍾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
竹木亦和同可知以爲鄭氏八音之證不知古人以經
注經無一字臆說康成八音克諧句原本之古文尚書
堯典僞古文堯典八音克諧之下繼之以夔曰於予擊
石拊石益八音之中磬聲最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
可知此以見笙磬同音之難故夔當日亦斷斷然言

再言如擊石拊石數語既見之於堯典又見之於皋陶
謨僞古文作益稷按此數句重引之史記倘然蔡傳以爲鎛卷者誤則笙磬之爲十石
慨可證矣所以康成注尚書笙鎛以閒亦以笙爲笙磬
鎛爲鎛磬按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笙鎛以閒說曰東
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
鎛者西方之樂謂之鎛鏞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
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則此
句正與詩笙磬同音一理鄭氏專指是石以見八音之
克諧至妙至當益唐人之所以分笙與磬爲二物者正
由惑於僞孔傳謂鎛是大鍾因以爲吹笙擊鍾復造爲
堂上堂下毛鄭異解之言以通其所不通此不可也若

朱子則謹之又謹集傳下祇注磬樂器以石爲之不注
笙是竹則未嘗不以笙磬爲一物若熊朋來諸人之謬
壁虛造又不足辨矣

辨

稽叔夜未嘗助毋丘儉辨

稽康於魏景元三年因呂安之事刑於東市通鑑載其
事曰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
不然鍾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
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寥
寥數語不然之證語既不了毋丘之勛不應全屬茫昧
既而讀晉書康本傳亦祇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

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
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鍾會素憾之及是言於文帝
曰稽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
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毅華士魯誅少正
卯誠以害時亂政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
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澣風俗本末亦
未甚該洽益呂安家事既不甚明晰會雖善譖亦豈能
驟殺無辜則甚矣十八家晉書之佚爲可惜也嗣後檢
國志文選世說等注見所引各史始能通其說案子寶
晉書稽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
康有潛遯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

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誘已巽於鍾會有寵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又魏氏春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據此則呂安特以兄巽淫亂之事鳥獸之行遂波及叔夜晉書既疏其爲而不書巽名通鑑雖具列巽名而亦諱言其事後之學者將何自而取徵乎且以上諸史但言安引康爲證嘗疑閨閣之內帷簿不修亦豈友朋所可援手再攷晉陽秋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

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自理辭引康由是豁然於引康之故益安以舊事曾訴於康爲康所抑以此爲證否則康雖與安善亦何由而及於難哉且文士傳又曰呂安罹事康請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衒巷無異議之口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潔清王道於是錄康閉獄曾之譖亦止於此初不聞有助毋丘儉之言也然則康自以非薄湯武之言如此可謂助我張膽然則助儉云云即或有此讒亦仍襲世說無稽之覆轍殊不可解且世說言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果如此言全與斷斷無其事因唐時修史諸君皆篤於世說致有此謬不謂以涑水通鑑之攷覈亦依違不決第不書此事於正元二年耳而猶循用舉兵應儉之言於七八年之先似是干寶因康有絕交書而誤故李善注郎引嵇紹集曰趙景直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以誅濤矣至於李叟入關一書昭明雖俱存遮呂兩家仲悌呂安字也此言亦足破干氏之惑矣益史家所以

致此疑實者其見司馬氏有先入之言若鍾會所列不過適逢其會新語從而實之俱矣總之十八家之書先亡後人縱欲倒裘索領未易明其頭訖也

攻

苗川金鼎攻

鼎高今官尺四寸六分容官倉升一升有奇三足兩耳口幷蓋重十六斤第六一下一字磨滅似是斗字曩見陶陵鼎作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僅得六升八合正與此同蓋輕而幷云二十則蓋之原鼎必重鼎重而幷

云十六則鼎之原蓋必輕鼎蓋本不二故蓋鼎恆不相應蓋第十五鼎弟六是其次也按周禮職方氏幽州其浸苗時康成注苗出萊蕪漢書地理志萊蕪原山苗水所出至郡國志北海國東安平故屬苗川苗川始見於此苗與淄實一水廣韻苗淄通用是也至苗川爲國水經巨洋水又北過劇縣注引漢文帝十八年別爲苗川國後幷北海此立國之始漢書高帝子悼惠王肥諸孫唯安都侯志武成侯賢皆封苗川及賢反誅國除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苗川王几杖毋朝師古注淮南王安苗川王志武帝諸父列也其實苗川王非志蓋志已前三年薨也此疑世子之先襲封者否則按諸侯王表又

惠王肥分支特不知此鼎於諸國何屬爾唯款苗川下有金字攻水經巨洋水出朱虛過臨朐縣東道元注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麓之側有一祠目之爲冶泉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澂明清冷特異中有古壇參差相對今攻廣雅釋天異祥與此正同而法苑珠林六道篇引作金精謂之清明神與精無甚異臨朐實苗川懿王子劉奴分國或者劉奴鑄此鼎以供祠歟然禹貢厥貢惟金三品安國注金銀銅也古兵器皆用銅故曰金革之事樂器用銅亦曰金奏作於下則銅鼎亦可言金鼎道光辛丑風涇程君蘭川得此鼎走人持鼎來問略書其見於史者質

之至鼎之完好生沙活翠其爲漢器殆無可疑者又蕫字作蕾攷武班碑齊國臨蕾正作蕾而景君碑淄亦作蕾筆跡雖小異漢隸書蕫蕾字皆如此亦一證也

永安計氏甎攷

甎九字曰永安六年七月計氏造以漢慮虎尺度之長尺有六寸半縱五分之二甎出湖州武康縣之計籌山即古禺山海寧僧六舟得之以贈計君二田以爲是計氏之所作也攷永安有六年則非晉惠爲孫吳之景帝必吳國語越大夫計然范蠡之師也故張元之山墟名曰計峴山計然居此峴研然同音又山謙之吳興記曰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籌計於此蓋山之以人得名者

也自漢歷吳及晉姓計者率聚居是山今攷湖志孫吳有車騎將軍計昭又有烏程令計荊鹽官令計企皆永安人孫吳時永安縣地正今之武康故晉餘杭令計疑安吉令計豪上虞令計果爲武康人六人皆見董遲周吳興備攷此聚居之驗也永樂通志略言漢有司空掾計訓後漢有計子勳此引應劭風俗通而謬風俗通書有姓氏篇今雖佚然元和姓纂所引具在曰漢子勳爲司空掾則是以官名而分之不知此卽范蔚宗方技傳之計子勳亦卽鮑子訓一人之謁而分之爲四也故皆不詳爲何地之人唯太平寰記引神仙傳鮑子訓齊人然則在齊者人不得其實故謬爲鮑在越者仍不改其舊故曰計此可以義起也且子訓亦焉知非永安人大抵子訓之先爲然其同時爲昭爲荊爲企其後爲疑爲豪爲果當不甚懸遠而林寶姓纂計鮑兩存者疑以傳疑亦慎也至徐氏爲吳興掌故言計籌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下有計郵爲計然所居則疑宋明時尚如此今此甎既出於計籌山而又値永安六年正當車騎將軍棄官之時得不以昭實之然有可疑者湖志言昭黃武中爲車騎將軍吳主亮寵任孫綝刑政日紊昭歎曰尚可苟祿乎哉遂棄官歸隱禺山司馬懿累召不赴殊不知綝廢會稽王在吳太平二年於魏爲甘露三年司馬懿卒

於魏嘉平三年於吳爲太元二年則昭之棄官在懿死七年之後無論越境不能召人其爲疏謬概可知矣萬姓通譜又云昭字叔明見皓荒暴乃棄官隱居禺山後晉宣帝累詔徵之不起則昭直至天璽天紀國亡之時歸家去懿之死更遠隔二十餘年以後晉字益倒置不通非燕書郢說乎唯此甎爲計氏所作則信而有徵取其可信去其妄竄二田其珍惜之二千年世守毋輕擲於瓦礫而又爲瞽史之所惑庶可矣余湖人詳著之是所樂也

王伯盦拓本攷

硯農藏其先遒王伯盦久矣供予以學吳中巫輯筠清

館金石志拓其銘寄之既而揣其題款本來丐跋按器高七寸半兩耳寸許銘五字曰王白作寶尊彝群氏款識及楊氏增廣篆韻均有之群甚拘讀齋作鼎尤謬王字楊作缶三畫均下畫兩頭上仰爲王無疑白字亦同作伯廣川說周人二十加字五十轉尊直舍字以伯仲別之殷人無字見者長卽稱伯次卽稱仲此非殷器爲生時所用飲食故不著名猶仲作父丁寶尊彝仲作辛鼎上二字例也周沿殷制豈必盡異左傳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而楚有王叔學鄭有王叔明唯王伯不聞命氏避大宗也至生時或不同此又何事著姓舉國稱謚紛紛自亂其例且唐世系表周靈王子晉以直諫

廢人號王家因氏焉此姓纂所同又京兆王氏爲文王少子畢公高後有此二族亦不爲孤證至齋字說文玉篇均有之唯唐韻不收故今韻亦刪纂韻錄目於盉盦下題曰齋王伯齋與楚齋同別雖無有說似也蒼籀制字建類爲首曰毋因義諧聲曰子齋以皿諧齊皿或作鼎隨建引類不足異猶薺从草薺从鹿蠐从虫臍从月不聞讀齊躋蠐臍爲什麽虫肉也唯說文玉篇齋字入皿部然非皿聲禮經齋字多作齊亦作粢周禮齋字六朝人無讀近皿者若謂改皿爲鼎則古人隨所造字金玉木石因意而寫李登撰古遺文亦作齋與粢粢齎雖然讀浩氣吟知有小東泉之築未嘗不好整以暇也至跋暑澤國遺民於丙午爲康熙五年距勝國未遠法網

字後閱復齋之言先得我心是知後人欲勝前人亦未易也

瞿少師臨桂郡侯行軍章攷

放留守自給事中以錢溫爭枚卜家居南渡後代方震孺巡撫廣西得偕何中湘擁戴永明監國肇慶進東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復以桂林文昌門之捷晉少師封臨桂伯諫西幸賜精忠貫日之章嚴關既陷乃端坐府中同總督張文烈痛節流離困阨直與文山同傳此青田石印益在軍中佩用一時小朝廷不及鑄鑄草草如此然讀浩氣吟知有小東泉之築未嘗不好整以暇也至跋暑澤國遺民於丙午爲康熙五年距勝國未遠法網

蔡密此不過平江百里間人以當日在灘者證之不爲
金灣歸吳稽田必是吳汇楊碩父碩父名葵留守幕士
也以功授禮部郎性慤言人休咎殊中人目爲癡留守
致身衰絰挂紙錢滿背寧寧然哭於軍門四日得屍與
文烈同葬於風洞山即或得自轉手假漁人而匿姓名
大抵忠義之士每多隱借似此者亦眾矣以余所聞如
堵牧游之士癡酋劍洞庭山人癡於哭而卒歸堵棺黃
石齋之門人陸自嚴藏忠端身首植黃石爲記或曰無
錫侯鼎鉉也彭觀民之故吏杜鳳楊大器殮屍石函瘞
章貢臺下墮鐘記之復潛藏百家邨中金正希江文若
之閔遵古蕭倫僧海明洪瀾見魏叔子文王篤庵之甬

上六狂生張鯤淵之閩性道及汝應元謁帥府乞葬故
主帥怒則曰山僧本戴頭來葬而就戮可也卒亦火葬
益不一而足也其他輿臺方外更難枚計則碩父似可
信石高寸許廣二寸上不爲鈕鑿四孔便以佩帶旁鐫
跋四十餘字楓涇程蘭川貽覩農得攷之如此

文四

記

烏程張鑑秋水

明錦衣千戶謝庭循畫杏園雅集圖記

杏園雅集圖者明楊東里等所作於時爲正統二年乙丑當明世極盛之會而諸君子事業多有可觀盈廷眾正德如羔羊讀書者尙可想見也嘉慶乙丑七月中丞師旣以梅林平倭圖命攷客有以卷求售者並舉以見示圖凡九人其曾里後序不甚詳因各撮大略至其事蹟載於明史者不著也按杏園不見於日下舊聞則當

日不以園者可知明史宰輔表自宣德六年金幼孜卒閣中惟有三楊稍國者幾十年此其所以爲盛也今以圖中所列之詩次第攷之三楊者文貞以居第目日東楊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泰和人初薦入翰林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以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晉少傅圖中烏帽青袍面方下微鋭須不多亦不白中坐凝思者是也是年七十四歲年最高而爵最尊故以爲首文敏名士奇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九年進士授翰林宣德元年進侍讀學士職官志侍讀學士從五品今圖中青袍據几執筆構思者是也是年六十四歲次陳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譔宣德中進侍講學士正統元年兼經筵官圖中後至者紗帽青衣長面少須者是也其年紀不可攷次文毅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授翰林宣德五年遷侍讀學士圖中後至與陳德遵左顧而談骨立鬢植藍袍服繡稱其剛鯁之容是年六十四歲次王文安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德中以右春坊大學士遷少詹賜麒麟帶圖中青袍持畫斜睨者是也是年六十二歲王文端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宗時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圖中藍袍側坐方面修鬚史稱其儀觀甚偉有以也是年五十九歲二王亦以地居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薈諸君子同在一時其歸沐相於者有素也其

末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宗時由諭德進左庶子圖中後至獨行而先青袍少髯者是也其年亦不可攷史但稱正統初年卒不知其在二年後也九人者其七皆江西又多同年而三楊者二楊又以同年爲同官雅集誠非汎然者他如畫手謝庭循史不載其名姓惟畫苑載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戴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卻穿此去其人惟廷與庭爲傳寫小異而當日待詔仁智殿者率皆授錦衣百戶等官見於稗史則款署錦衣千戶亦卻待詔之流也時七夕後八日曉起記於武林節院

若雨先生畫象記

此有明遺老若雨董先生聽雨小象先生爲吾鄉故家子弟丁明之季世卽棄舉業爲緇流以老州郡屢就聘之不獲見其志節可憫矣鑑曾祖母出董姓爲先生長子裘夏公女與吾張氏世有潘楊之睦憶童時值上元節至高暉堂卽見先生此象未嘗不肅焉加敬今董氏復作孝婦晨夕奉湯藥維謹雖浣滌帚褕靡不身任匝月姑疾益進醫以爲死不治孝婦悲哀失措念世有以出先生後者家勢日頹而先世舊物益爲灰燼是固爲

釣魚甚失大體宜朝頒之遂揮去其餘幅不復視疑卽其人惟廷與庭爲傳寫小異而當日待詔仁智殿者率皆授錦衣百戶等官見於稗史則款署錦衣千戶亦卻待詔之流也時七夕後八日曉起記於武林節院

若雨先生畫象記

此有明遺老若雨董先生聽雨小象先生爲吾鄉故家子弟丁明之季世卽棄舉業爲緇流以老州郡屢就聘之不獲見其志節可憫矣鑑曾祖母出董姓爲先生長子裘夏公女與吾張氏世有潘楊之睦憶童時值上元節至高暉堂卽見先生此象未嘗不肅焉加敬今董氏復作孝婦晨夕奉湯藥維謹雖浣滌帚褕靡不身任匝月姑疾益進醫以爲死不治孝婦悲哀失措念世有以出先生後者家勢日頹而先世舊物益爲灰燼是固爲

制股療親將遂碍戶牖手利刃割臂肉扶服瀹而進之姑口噤則鬱佚之當是時婢女侍側者但聞異香滿室相顧以爲神佑不敢叩所進爲何劑也自是疾漸愈孝婦乃益束其臂即潰燭不使人知事後踰三十年其子婦見瘢痕從容問之乃始言世於此知婦之賢孝有不可及也他若持家修整動以禮法姻黨莫不知昔仲由之孝以貧白傷若葛君之遠游而卒以虧體累伉儷非西山土瘠民稠亦曷由至此哉今其子香士不勝銜恤欲請之於朝終格成例夫聖人中庸之教以毀不滅性者爲守身事親之本君親初無二致沈河揃蚤古之人何獨不然許止不守嘗藥之文春秋比之逆惡然則

爲息碎首弘濱納肝君子宜有取焉誌士俗所以告後之采風者

木瀆葛節母陸宜人綽楔記

西山葛氏有孝婦嘗割脾以療姑疾余既文以傳之矣其宗有遷於木瀆者則婦之庶姑也道光元年過其嗣樂琴書屋將伐石爲坊遂以禮請誌其事母姓陸氏蘇城人其歸葛爲月波贈君之繼也纔十五歲時贈君年且逾六十元配韓宜人前歿母事贈君加謹五載生子煥棨命名之日親明來賀者贈君指母及子曰吾衰且病恐未及見其成立他日以養以教能以一身兼之者非母是賴與盍贈君有嫡出子二皆遠游於楚未嘗一

敕封太安人明年請於　朝給帑旌表若葛氏者閭門之內仰事俯育皆可謂盡善者矣在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解者曰以雅分老則枯者榮鼎初六鼎顛趾解者曰處鼎之初將在納新至於坤之六三其文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終解者曰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婦得終夫業然則舜倫攸敘其通變宜有道焉三善備而母處貞字弱之義益以昭著詩謂易象幽深不可以測常理哉既作兆墨食爰以某年月日綽楔於某某之原用撮大略刻於兩楹亦古人橋旁表柱之遺意也

蔡孝婦陳氏封殷記

孝婦姓陳爲浙江撫標中軍丹徒蔡廷樑之子長清婦

廷樑以武進士改侍衛爲參將遂得今官嘉慶九年冬廷樑病孝婦視湯藥惟謹既而廷樑卒孝婦亦病人以爲勞瘁所致然終無所言迨疾益篤女侍疑牀第間多腥惡之氣乘其怠薄而覩之始知其割股以療其舅幷匿不使人知以至於斯也未幾孝婦竟於嘉慶十年某月日卒噫異矣夫割股療親例不旌卹此王者體先聖人不難以死事其親而士大夫立身行義至臨大節不能自主豈翹遲熟而忠孝衰歟抑亮明白之節固不若匹夫匹婦之發憤有如斯歟昔弘演納肝見稱呂覽子推割股不絕韓詩豈於孝婦而獨有靳焉爰綜而述之

孝婦年二十歲江南江寧府上元縣人父魯瞻士族也亦使後之人不至歎世典之咸漏焉

重修南澗東藏寺記

環鎭五六里竈煙數萬家其中香林梵刹不下四五十區求其規模宏遠讀唄精嚴率以東藏禪寺爲稱首寺在烏程縣東七十二里不知所昉相傳明嘉靖閒里大家董氏爲之徐暖以不替殿前樓珠一本猶蓮池手植自文字散亡碑碣漸滅莫能是正也

國朝康熙中眾紳士敦善樂誠興作之餘兼行施樸則吾先伯祖悔修先生實司厥舉至今佛座勒名可攷余年十五六時值薪公自遠卓錫暨徒禹公竭力支梧俾毘盧後閣煅而更新尙憶歲首瞻禮薪公必設果餌雪頂龐眉儼然尊宿其後遞相遵守不增不減僅遺香鐙田九畝及薪公之徒東公續置田一畝零充淨供而已洎乎嘉慶改元今竹峰達公拂衣雙樹仔肩大法祖禹公僧臘既高西首之際嘗詔之曰薪禪師一生功德而貞珉不曜此未了之業爾其誌之則應曰唯既而達公戒行苦嚴日益精進遠近向風慕道雲行水至舍粟布金委輸恐後由是改山門於舊阯南數十步廡東新屋十餘楹徑術矩立繚牆完固肇作於嘉慶某年月日落成於道光某年月日崇像設敞法筵絜齋湢通井圊斫木塗金百廢具舉計用人若干工用貲若干兩爾乃龍象琳宮化現涌出緇素之侶鑒其精誠既立方丈遂與道場每歲棲流挂單禮足者以萬計達公心懲往闕追念前塵介溫君稼生鑾門乞言以書諸碣余以不文辭兩年於茲復申前請夫周禮遺人盧有飲食路室候館準是以求則吾儒經濟淪在叢林豈可數典而忘其祖譬諸泰西天算華嚴字母聖門六藝散於四裔苟緣達公之用心推而放諸贊序將烏程義學有五其一在潯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昭往蹟以厲方來殊塗同歸不爲無補允宜濡豪牽連舊事以傳久遠十年正月

重修梅堰興忠寺記

梅堰與雙陽接壤前後澤縣頤塘之衝首受浮玉山水

壹伍捌册96版 16A

迴汀複渚處處皆琳宮紺宇昔柳待制貫爲雙楊永樂寺記歎葭莢閒水鳥樹林各具勝概有以也顯忠寺在梅堰十九都蕭字圩地閒矚相傳宋初爲王樞密祠基先是祠基西北不三里有唐清涼寺僧徒眾宇陊隘元大德中道勝禪師遷於此立今名已而顯忠戒行益修明洪武時更幷其旁戒定禪院自此院落崇深雖經修建碑碣不存嘉靖丙午吳孟剛等重修參議史公臣爲之記亦僅誌歲月所可證者寺北院舊有歸雲樓樓前柏樹一大數抱高廣五六丈蒼皮黛色拔地參天父老言元兩中僧智仁初種巨石盆歲月滋深一夕大風雨根條悉溢盆外面北倘露盆一角不知其爲祠基之舊

歟抑自清涼遷來歟清涼故有塔而圮此柏從元至今題者比諸鄧尉之柏因祉其有呵護作顯忠之喬木歟寺既閱數朝康熙壬辰僧定卓修後百卅年棖角崩窳風雨不蔽佛象露處過者嗟歎里人王君之佐偕檀越倡修羣情歡洽出橐布金鳩工恐後法王兩殿山門甬道既悉從修舉更於寮房後闢藏經精舍以貯明僧文集一水舌血背楞嚴經多名人題識余亦曾書其後焉當版築之初遷陽馬發塗蚓洗視正梁之脊則系天順辛巳重建是雖不必信此而喆彼然亦不必信兩志而棄日驗矣始道光己亥冬訖辛丑秋落成糜白金二千餘兩丹堊不侈水木加茂法輪慧炬庶永永勿

替云且古來精藍記前傳在人間以有文字爲之壽也待制所云今猶昔者於是眾介王君乞墨於石用采舊聞俾後之誌煙水百城者得有所稽證其慮事及出錢者姓氏亦備書焉

湖濱崇善堂仰止祠記

吳越之藪有具區書以爲震澤禮以爲五湖李唐乃合而名之曰震湖今則入江南者爲震澤縣入浙江者爲湖州府益去古彌遠也崇善堂之設當漊港之中迤東屬震澤得其九迤西屬湖州得七十有二淩波昌隄回滿雪轉風水一逆舟楫爲虞行旅苦之長老相勗救生之要罷有六梳經費不貲猝難措手雖有忠信之行湮

鬱而不宣也久矣嘉慶道光以還海宇昇平沐浴釀化土著諸聞族聯袂以升或屏藩大省或飛步瀛洲以暨兩省富室之彥追念前言咸來薦力競出金錢以襄厥事既詳書於崇善條規夫始之無貲今有其時將昔人一言之留千里之聞均詒愷澤不亦禕歟於是就崇善之旁雇草開林首營宮祖殿以昭鑾駕殿前爲棲雲堂殿後爲枕湖漱堂之右度地三楹湖以文廬限以環堵鳩工庀材無侈無陋門序庖湢隨地而足堊牖完集職司者而識之曰古之存遺愛者思其人至其鄉敬其樹故曰生有益於人沒可祭於社茲今之舉非前哲之詣弱克臻此飲曰然俠水思源烏可忘也遂相率

首奉諸栗主安於其中續俠之家咸依次祔焉顏曰仰止禮也昔在有宋敷文閣學士蕭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乃造大舟傭工以濟人咸其德名爲蕭家渡此前事之資也不第於此又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開古五塘及徙泉又梁萬安渡昭昭史冊者如此然則諸家子姓能持之以誠輔之以信區區一隅不足限其所到夫儒者事業蘊之則爲道德發之則爲經濟苟沿而不知止異日者馳驅國事施及四方不基此歟彼誦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乃古今通義曾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論衡曰祭祀之義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比物此志也若夫良辰吉日羞其鉶毛腥俎莘莘禮儀秩秩顯瞻楹桷升眺清遠有則蒼弁干仞高霞翼峰左則澂湖一碧萍牀如簟秋風起而北渚驅鴈路正長春事作而南陌冰融雜花生樹非皆祠之勝概也故由是四序推遷晦明遞變入窗洞啟涵青澂練若醆香鑪閒中迭鷹殆圖牒所不遺亦棲游所不厭足垂久遠矣矧在曾楊泉賦有青頭者無錫足躋松江負鳥程於背上懷太湖於當睨苑橘柚之在躬舉羅而登諸衽席故曰可以樂成雖以庶始先哲有爲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後之人可無勉哉落成之日當刊樂石謂余桑梓故里鷰婿謁域乃來徵文義不得辭已且松掀在彼夢寐勿諼

青來草堂記

去鷰脰湖之西水與頓塘相接有小聚曰梅堰桑麻鋪棻水木明瑟蓋地近太湖望洞庭兩山不廿里而遥有隱君子曰虹橋王君者同年瑩齋孝廉之兄自幼遠榮利愛山水與名流結黃花社日夕觴詠其閒嘗至支硎識先世所交寒石上人與之游余識吳門黃主政薨圖錢塘倪茂才米樓數數稱之中年於所居東偏斫地數弓樹花帖石築一堂以爲子姓讀書之所顏之曰青來其東南有小石坡上植松一本時登其椒以戒後人曰此處置一閣以眺遠亦未爲不得也然竟未果已而其

長嗣硯農徵士與余交告余曰此先君子之所偃息自謂頗幽勝而無有記之者誠得一書其事則幸甚然非身至其境恐不能得也因邀余過游至於再至於三余以風痺率謝之今年秋復申前約肘生柳又不獲命駕然其請益堅無已卽吾鄉吳穀人祭酒所述君之行事以反復推明之夫君子之澤延及後裔此常理也而於詩教尤深是堂之名非第兩山排闥之謂蓋有微旨焉今羣從子弟如硯農叔詣痲瘝僚悌皆有能詩聲以鵲起於時宜堂宇構假振其墜緒增治升眺之閣陸布衣鐵簫名之以清遠繪爲圖以徵詩於名宿非陶淑於與親羣忽之間卽承歡膳烈者誠然則卽不涉其地其

敎可知也詩桑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此來之說也鳧鷖之首章曰來燕來寧則福祿來成其次章曰來燕來宜則福祿來爲其三曰來燕來處則福祿來下其四曰來燕來宗則福祿來崇其卒章曰來止熏熏則無有後艱福祿至此殆無所不來矣是故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在泰小往大來吉亨來之時用大矣哉若夫陰雲解駁遠岫列窗往者如彼來者如此譬之去騎泰則莊敬來去澆漓則醇樸來去燕僻則直諒來盈天地皆比物此志兒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舉目前之景色無非興起其咨嗟詠歎之思蹈斯堂也其亦可知教之所存矣君諱盛烈字大猷以例謁選官有日矣舍之

栽雲仙館記

湖邊有隱君子曰王杏園翁年八秩自少敎遊四方已去嘗過東林山樂其亙壑有詩刻入山志識之心他日攬止足之分歸家於峯埠築室一區顏曰栽雲仙館地不百弓屋後有平仲一本輪囷奇古旁植杏樹春風乍至一色如雲翁挈嗣君遵婆於綠陰花影之閒入固有不能不擬以爲仙者道光癸巳秋介其客屬爲之圖而記之余延客而叩之曰如翁者殆卽以栽雲寓其教育之思歟翁兩文度皆英彥克自樹立長雪巢方承榘矱

堂上之意者嘗讀方書左慈訣有杏金丹卽杏樹下取實炙而爲霜服之壽二千二百歲古奚仲呂望彭祖皆煉之彭祖曰寧可用此藥不用封侯寧可見此方不用封王今兩嗣君得無以此爲介雅之資歟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當春秋佳日時行花底而左右撰杖有人稱意之枝千金之藥相映於難老泉邊延年菊畔卽指以爲洪厓浮丘無足怪也客曰是皆然也遂書以爲記

見山樓記

瀕具區三十六漊港其九在蘇之吳江其二十七在湖之烏程程大昌修湖漊記言之詳矣自西迤東以吳漊爲入蘇之首震澤王子雲紡從雪步來居於此先是嘉

慶八九年閒其尊甫醒庵君築樓其滸曰見山其時離落稀簡規模近狹久之茨室鱗接樓爲鄰屋垣墉虧蔽山色轉匿雲舫承前志恐樓不與名稱伐石鳩工經營三載始拓而大之於舊阯後增高若干尺由是前所見者見前所不見者亦見實道光之十有三年也欄檻軒爽檐構崇煥以謂是不可無記將識其歲月就余謁文碉而樹其下余惟生人之學貴能因其基而居室之善尤宜延其緒斯宵堂宵構之見徵於書也吳濛余舊經行地顧習熟焉初搜之廣度不過十笏其高稱之湖中與樓相望者包山亙其西莫釐繞其東三山萍浮黛合葉數屋遂日往取肆書歲久殆徧僧懷素貧無紙可書遠不越大小雷而止今則不然吾聞東南名巒之著於

古籍者天目實跨有數郡山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茗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說者以酈道元之說證之謂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山陰谿水入焉山陰西四十里有二谿益所謂茗水也匯雪水自西而東故太湖南岸之流皆浮玉谿水之所演漾也是則攬全湖之勝挹萬頃之高千里奔赴若在几席非斯樓不足以賅其要矣雲舫籍成業凡圖書之富金石之多琴鶴香鑪之美日夕染翰則啟明鑾之格啟文杏之窗煙水際天雲帆上下四時變幻莫可端倪名流過從談藝不已學徒輻輳益博非咸斯樓之助歟吾聞孝子之爲親度也亦有力不贍智不知然後已者

二者世莫不知也王子雲舫幼喜臨池既壯用力不懈月異而歲不同乃葺所居之室顏曰蕉盦而屬爲之記或問於余曰以前所言則柿與蕉皆可樹也王子席豐裕何慕於草木之細又必取易敗之物則豈得無一說以處於此以解世之惑乎余應之曰有今夫用智不紛乃凝於神人之取償於世者多則才或不固物之待用於俗者眾則質必加疏子獨不見夫柿乎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所資頗則取貨愈繁必有與吾爭給者而吾之學由是而不耶昌黎之論旭以去外慕而樂終身者此也今夫蕉葉之如掃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

八尺廣餘二尺許花如杯不爲人所常食根似芋魁閒入藥而已而紡績之用不甚著不能與苧葛爭價則見棄於俗可知唯於世無用乃藉以爲于筆札之資其於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而後於道大適彼外慕徙業者非旣之心亦非吾雲舫之志也雲舫居湖濱去城市遠而奩又在所居之側花藥紛羅琴書閒靜時步湖上遥山如膽禽魚沙鳥俯仰皆足不特書法日益進上人品之爾適將自此而進四方游道之士有不爭趨而迓企哉或人之意旣釋余亦樂爲之記而附以傳焉

錢氏敬儀堂記

五代吳越世家其表忠世裔之繁散居大江南北者殆不可以千億計自宋迄今科名勳業甲於寰區就吾鄉論亦代有聞人也怡齋司馬與其弟省齋理問以篤厚啟家儉勤不怠子若孫恂恂誦讀世其知其德澤矣茲仲子鄦若別駕復以宗庶出嗣理問勤肯堂構克承先緒因舊居褊陋推友愛之道抱沖約之風於宅旁得地甚閒敞闢而治之去其朽蠹加葺材焉凡若干楹丹艧煇奐不侈不陋經始於道光癸巳至辛丑秋落成前抗通衢後阻流水門臯紛列花竹駢羅爰顏其堂曰敬詩云敬愼威儀又云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衛武於耄耋之年勤修自儆故後昌棲熾延齡滋大今別駕取此以爲監則其縣基衍緒其實可量昔子贈銘三槐而知福之未艾不以此與別駕曰是固然也敢不敬承之以答良規我將鐫諸壁俾後世母忘詮是歲冬至後

夢好樓記

周公太卜掌三夢而列子六候與經不異三曰思五曰
喜其爲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者一也里中
有沈默之士曰董子鏞范讀書志古不慕榮祿於書靡
不窺而猶病其藏家之少閱市之淺顏其所居之樓曰
夢好裴几竹榻百城南面以寄其深愛篤嗜之思俾同
志者爲之歌詠馬而屬余記之鑑因而告之曰如此者
非所謂有餘於內不足於外者耶吾觀世之樂狗馬聲
色者非僅儕夫狗馬聲色已也必將有取於韓盧宋誰
追風躡影羞花沈魚雖不得亦形諸夢以爲快則子於
書亦豈鄙塾兔園冊之所能錮又豈七錄四部之所能
饜其求則吾將由子之夢以窺子心矣今失經至贖矣

自宋歐陽氏信爾然曰本古文之說而後之託安國孝
經以賢毛漸三墳豐坊僞詩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撥
灰縮粕神游域外必將有遠駕乎皇侃論語義疏七經
孟子攷文之足貴不大快歟史至淸矣自曾鞏劉恕校
祕閣諸史之閒而後之補逸漢書廣搜十八家晉史以
暨重編季漢更修西魏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推幽鑿
險心越恆蹊必將有親獲乎謝承後漢書路振九國志
之完美不大快歟于興集又至紛矣自庾仲容子史鈔
沈約袖中記之書失傳而後之破佛黜掘晉井以暨補
綴北堂書鈔摭拾晏元獻類要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
搴翠集腋察盡豪末必將有徧及乎文思博要韻海鏡

源修文殿御覽之閒見側出不大快歟昔鄭人之言夢
一以爲眞一以爲假今吾且以子之夢未必假而余昔
之遇未必非夢也曩在琅嬛仙館曾夢見失鹿矣校
文瀾閣未收之書得百有數十種中如魏了翁禮記要
義張洽春秋集傳楊仲良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史炤
通鑑釋文蕭吉五行大義王象之輿地紀勝錢溉回谿
史韻楊鉤增補鍾鼎篆韻皆非世所經見爲
皇淸五閣所未掌錄心欲鈔其副而苦無力然則余之
校不過一夢而子今之夢又烏知不爲得鄭人之鹿者
邪長水朱氏之譔經義攷也仿閻元釋教錄之例分存
闕佚未見四目而近日之溢未見而散出者已不可枚
數又烏知後之不足饜子之夢特恐專心致志忘寢與
食至乃夢與鬼爭義如崔伯深者余且爲鼓掌而笑於
其旁矣鑄范名鑫舟烏程人爲余同年雲帆先生子世
家舊姓近見其藏書目所得益不少矣遂書之以爲記

金山錢氏守山閣藏書記

去金山縣十八里曰秦山山石柔脆道光丁酉官以築
海塘議後石別爲錢雪枝尊甫持論爲無益開則民廬
墓干計徙被毀掘命雪枝倍其價以告當事得已由是
閭里相與慶於路乃構宗祠於墟復爲閣以貯藏書顏
曰守山益自其祖羽章先生來居此垂二百載冀與此
相守於無窮也吁美矣夫古今藏書能讀與爲子孫計

者都有藏者不傳而能讀者傳藏而能讀不盡傳而身爲善者傳自然之理也能讀而傳者二家江右晁氏得井度憲孟五十篋合舊藏二萬餘卷成郡齋讀書志吳興陳氏因仕莆田傳錄鄭夾漈及方林吳三家五萬餘卷成直齋書錄是二者以有錄也近則棻竹堂傳是樓澹生堂千頃堂絳雲樓但有目不過爲夾漈之續惟虞山事稍著然蹈不盡絳雲之燬殘帙皆歸同族因有述古堂敏求記人笑其指遺纍紿世曰是謝承後漢書故藏書不可不好善也漢河閒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而留其眞此必先有爲善最樂如東平者此所謂被服儒術也不然六朝沈隱侯藏卷及十二萬且多祕本張

昶龍山史記注世所未見史言其聞一善輒如萬箭攢心他可知矣宜其爲子孫計短也藏而身爲善者其惟新喻墨莊平宋工部郎劉式之卒家無餘貲惟圖書數千卷或勸置產陳夫人指以語諸子曰此汝父所謂墨莊也藏此足矣安事龍畝因教五子成名鄉里稱爲五君毋爲墨莊夫人載國史及胡安定賢惠錄益其所以爲善之實不勝書而其因以得爲善之報歷宋元明如一日至今豔之子孫之官四方者皆節衣縮食必還墨莊之舊在揚則豐國監滁請徐兢吳說各作篆楷書羅鄂州作豐國行錄滁子清之與朱子交作墨莊記在豫章則公是倣公非倣尤著元吳草廬承朱子爲後記虞

悉付棃棗約有幾誠得如別駕者百人則古書之流傳

於世當何如而蒙

九重之簡貲又當何如然則今之爲陽城求集賢院吏以讀書者焉知異日不如皇甫謐何無忌之各給賜書就前事言之亦當不在鮑氏知不足齋二汪氏開萬樓振綺堂諸儒紳之下德既發揚於外澤足被於後世遠企墨莊近同天一閣有以卜之矣辛丑八月

二田齋記

聞谿計氏曦伯既以詩鳴於時而又多積書籍以培其基閒好畫以陶鑄其性靈舊藏多沈石田惲南田眞跡因以二田自號并名其所居之齋記之者眾矣庚子秋

介硯農氣諸記而文以識之余因思沈以高世之資辭榮處默雖當塗者役之不悔世亦熟閫之矣若惲子習知其家遜荘道生緒論嘗周旋於寧都魏叔子昆弟之間丁改革託畫終老兩人蹟不同志無不同也畫雖清微抑其次矣然則曦伯亦弟取其品而已不然近善畫者不勝述山水如石谷花鳥如忘菴豈盡出兩宋畫院非儒者所宜措手客問之而笑曰甚矣子之迂也夫畫盤礴暢意不拘繩墨興趣所到無適而非妙子獨不見夫古之好畫者蹴趙彝齋周公謹固所稱愛畫者也一日同游西湖各囊書畫以相評賞酒酣耳熱彝齋脫帽以酒晞髮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

舟茂樹下指林麓最幽處瞪目叫絕曰此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又東坡喜作竹石愛畫甚至其出守錢唐日適晁以道爲宿州教授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鍾隱雪雁欲爲題字而挂特高不能及因累二卓以上忽失腳墜地大笑三人亦古所謂好事者夫荆浩董源畫境非孤山一曲所能肖而子瞻至失腳於鍾隱終雲在吾卷舒自得子乃欲以常情測之耶余既無以奪其說僑白鎮之蓬花竹之繁既未隋其堂不能懸爲之說姑俟他日可也

秋分後八日

曇谿俞氏皐園記

皐園者同里俞氏雲慶承先志之所築也俞之先自諸暨三遷至曇谿之北小兜近二百載雍乾中翰飛可堂兩先生以名諸生用儒學起家與吾張氏有潘楊之睦憶幼時數至其書種堂迨倦游歸則問渠君與余皆垂白暇復過從堂之東有樓與先壟近曰佳望旁蒔花竹以爲娛至則必登樓遠眺相與道桑麻故舊之樂移晷不倦因池上世曾推舊宅與族遂來此營祖墓今併卜生壙焉志欲拓此圃廬不貲也已而捐館舍哲嗣雲樓乃次第修舉既藥暇延余過之仍從東偏取逕過藕花仙館其北爲舊佳望樓樓前曰聽香閣循廊而北轉東有堂焉南向前俯清池荷藻紛植曰誦裁詩廬者誌罔

極也池之西南有亭東向由詩廬而過醉月亭曰承志堂南與山相直以受栗主迤東而南爲盥廊廊與山即近山有臺面西曰白雲在望取狄公語啟戶則趨壟甚邇山之北嘉木修列栽花帖石極爲幽迴山有洞二拾級而上有亭翼然曰陟望取詩人屺岵之意也引領東向則前兩世之塋與新阡歷歷在目不過一牛鳴地環植槭櫻中老梅二高數丈花時望之如雪蓋承祖父之志而成之者此也嘗讀韓詩外傳皐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曾子曰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何其言之如一轍也夫曾子孝高聖門而孟子但稱曰養志由是知祭義思其居處思其

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賓志卽羊棗飲食及請與諸事古人實事求是初無有小大雖此肯堂肯構將立德立功能外是歟至於林泉之勝十百於此者有之可勿深論或曰三世風木昕夕展覲非其賢歟是又不然漢重廬墓至晉不衰及北史爲孝行列傳幾於無墓不廬亦奚足爲雲樓重以余所聞問渠君晚歲尤樂於爲善見窘人稚子靡不得其意以去然則充其志有進於是者在園之名初但以姓曰俞由韓詩之言事與之類謂之皐也亦可遂書以爲記壬寅五月

北湖畫冊記

甲子秋歙汪秀才萊訪江都焦里堂孝廉於半九書塾

因爲北湖之游陶弘景性眈山水非澗谷不居謝康樂力造幽峻豈紱簪能累濟勝有劉敞之具臥遊作宗炳之觀固亦有焉若乃尹班綢繆於永夕裴王款曲於幽棲迅風凌雨而晨禽不謬中林空谷則芳蘭自永攜勝引以盟心指艮辰而旌性友朋之際宏義有歸維時北風向晨湖水欲落螭螭蜻蜓在堂桐引露而先凋商搉均次妙解高卑論九執之會通酌三統之流衍顧應祥未足通其郵簡鳳雛雖無以合其軌此又兩家之絕學非復世人之所覩矣休寧汪棨既爲之圖孝廉復屬其友烏程張鑑記之嘉慶丙寅三月

苕川歸耕圖記

粵在旃蒙赤奮若之歲太僕寺卿菉塘戴先生以年近

七十深鑒苦縣止足之義循誦疏傅不辱之言稽乎典禮則老而懸車攷之史冊非習爲蜚遯吹笙樓上陶弘景以藥裹隨身織簾山中沈麟士之著書適志樂餘閒也遂初服也於是脂輪言歸拙謀告別放廬溝一葉之舫券傅士三紙之驢江東季鷹先蓴鱸而心痗吳中魯望思杞菊以神棲高風逸軌遐哉渺矣若乃松竹未荒煙霞無恙少周瑜道南之宅有管寧郡北之廬蠲艾席樂在其中止水無波商陰峻餐朮日焉不足哉臕芝之氣介圭不飾穎陽振飲河之談有可述焉爾乃启苔逕拂芝塵拓三弓量十笏花號長卿藤名簡子杏實六出柿兼八棱摘長頸之寒匏采連珠之細菌譜農桑武林值蘭泉司寇主講數文走謁之得識姜怡亭陶鳧香錢同人諸君皆司寇引以修葺編者其後交同人得家之緒踵事而增華爾若青浦王氏則總干古而列之於汜勝壽種藝於秦餘傲岸泉石咀嚼文義不亦遠歟而況雪谿作館嬰蘭名堂家種水田戶收秔稻午趁包荷之飯朝停焙篭之茶魏喬卿則耕耨交營李孟元乃紡績自給益古之賢達事有同於今者先生於是戴夫須之笠曳常春之裾跨獨角之牛乘兩頭之鹿攜鶴頸鴨脰之鐏挈鉄臂折腳之罌王褒之僮可種薑陳壽之婢或丸藥或賦藍而遜比蜜卿亦沒蒿而尚疑仲蔚雖託興於老農猶怡情於石隱豈直羅舍宅外自有幽蘭數叢陶潛屋邊兼植垂楊五樹斯先生若川歸耨圖之徵善病以紓其好古之懷辭不獲命則又起而喟曰如程子者亦庶幾免於二者之弊歟夫訪碑而親履其地所爲作也若乃少步詞場長雄文苑顏高之弓六鈞養則疏於何有且能手摹其文則雖亦無自以入昔明之由之矣七徹漏比部則題梧秉哲顏御史乃慷慨鳴騶

纂修崖略則非一手所成故中有牴牾處莫可掩也已而分纂鹽法志與同年邵子華同局子華係二雲學士子能世其家學爲余言學士在四庫館時曾續修三通禮部檄取天下金石文搨以繼夾漈十略之後其檔案具在當日文苑不能盡讀也因鈔其錄目以歸即今淵如觀察訪碑錄之藍本余每麗以歷所游之地其罣漏多矣然則後之成書者宜有以自處矣道光庚子楓涇程子蘭川造介持書幣丐畫槃艇訪碑圖并索爲記王微善病以紓其好古之懷辭不獲命則又起而喟曰如程子者亦庶幾免於二者之弊歟夫訪碑而親履其地所爲作也若乃少步詞場長雄文苑顏高之弓六鈞養則疏於何有且能手摹其文則雖亦無自以入昔明之

季狄有郭嗣伯者著金石史其標致精矣又有盌屋趙子面尤善搜剔著石墨鐫華其訪古游記載親入中南九嶷及城南諸勝皆贏糧束馬披榛芳蹟荒僻不憚椎鑿而得之故能駕弇州南濠而上卽嗣伯醴泉銘涼國公主碑率引以爲證知其言之不妄也今南方旣興關中殊趣彼便於輪蹏者以陸也若秀州環境無一山則假舟楫必侈或曰用舟楫其視陸宜易乎予曰是又不然西北土燥故碑材不沙昭陵石馬陪葬衣冠雹布星羅一企卽獲稽趙氏所記不踰月而徧中古刻十得八九如東南列郡土潤民稠破冢神林藏匿甚固非鉤深致遠往往放失難以網羅此則舟楫之爲用實利濟焉

或孤蹤獨往或結艘徐行野廟花郵江城水郭氈槌易狎紙墨可商露纂雪鈔煙簽波宿過時不害嘗讀王復齋鍾鼎款識其摹拓洵不失銖黍然不若劉原甫之記先秦古器并其形象而圖之也洪氏隸續貌漢碣之穿額畫武梁之物像美矣又何如牛運震金石圖每得一碑截歸尺幅必具小石如鐙影蘭亭縮入玉枕是故沙蝕苔斑龜趺螭首靡不曲肖此又石墨之別例竹素之新規余書不足存惜屓老不克襆被都籃作浮家汎宅相從於百城煙水以圖寫其萬一閒褚峻之風不禁神詩其時送大將軍王詡還長安不過三十人後世史家至豔之爲傾國出餞非詩文之極致歟雖有南皮河朔金谷園集甚爲喜色由是引而伸之文黃門之

白唐人倡何以消煩暑後之相沿襲者至不可枚數其實執柯伐柯非詩不足銷夏也閒窓計子二田因朋友雅集就居近古刹結小滄浪詩社繪圖徵四方文翰冀張其說余方賦蘆溼雜事得識小滄浪之名兩見之於畫大約僧寮幽迴水木清華無甚靈區奧宅足資憑眺雖然有詩焉卽古人無以加矣夫宇宙何地不可銷夏今古何人不宜雅集宋西園以王晉卿豪華李伯時煙墨一時如蘇黃秦米皆魁碩偉人而無詩宜見稱之屈也上而蘭亭有詩矣又得墨皇法書照耀千古然蕭選弗及後人索斑吹垢不知世說言右軍得人以覘序方金谷園集甚爲喜色由是引而伸之文黃門之

之詩出爲文苑添一嘉話跋余望之庚子九月

竹深讀書圖記

爛谿之濱有能讀祖父書者曰俞子桐伯辛丑秋介其師張君容甫以竹深讀書圖求畫與記因思古蔣詡陶潛皆有三逕而篤志好修又若藉求仲羊仲周續之劉遺民爲之助書言當不誣也爰模範山水以肖其靜適之趣翌日復以其先執所作書舍兩記來一卽容甫尊甫鱸江先生一則張解元鐵甫皆舊館其家者也畫不必盡同竹樹榮悴有定有不足處也畫所不能到師友周旋無定也實有定有可逃也余家去瀾谿裁卅里然未嘗經其地臆其堂也曩聞谿有周氏好客康

熙初戴耘野寓其家王曉閶鈕玉樵潘稼堂過之酒次戴舉令以席間物爲問不及者飲因拈蠶豆問鈕名以形邪名以時邪又指雞卵問王雞先卵乎卵先雞乎對各洽理趣已問潘去年今日是何物潘系力田弟嘵閶高足應曰已酉廿一日乃惜也相與大笑然則師固賢得民直諒多聞非友助與俞之先能聚曉閶遺書鄉閭必熟矣今容甫不爲記俾不佞繼之余滋媿焉雖然異日者饗從諸友詣容甫謀閒謂言得附他山未可知也桐伯歸坐水石間展烏皮几拓蠶殼窗鸞尾交前空翠可得矣如曰汝姑妄言吾姑妄聽則余言當亦不誣也

秋宵跨鶴圖記

前身之說記載多矣唯春渚紀聞東坡與山谷見清老清謫山谷前身是一女子自後親刻石書其事因記晉興寧中羣仙降金壇楊羲家如青娥萼綠華何不問一人淪謫明人指眞誥卽今扶鸞是說也嘗信而疑之吾邑蔡氏從德清分派者雙林其著也公子康伯年少秀眉豐頰朗朗如玉山照人一日游棲靈之館恍與仙遇仙曰予前身蕊珠宮一香案史也頗憶之否康伯愕然自是當長松白石鮮于潛風輒思控胎禽作沖舉想王寅秋以事寓潯偕余友王濬霞過冬青館述其事余曰遠者不必徵無已就君家言之昔至東華見生甫閣學

頹然老嫗也前身爲同里某姥其舊居門闥梯桃皆可辨索夜則服職冥府或言其初入官諸同年會一廣坐有相狎且相謗者歸謂人曰某墓碣他日尙須某作何爭爲已而果然後余館吳門閻學過吳輒謁其同年今相國潘公相國退告余生甫來必問子余因欲以身世詢之然不果也此非君家已事歟翌日介濬霞以圖來索文夫以康伯之才山谷生甫不敢意擬憶唐曹堯賓句不知今夕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欲不爲心醉不可得矣如曰汝姑妄言吾姑妄聽則亦不必強同也遂書爲記以詒之

澤存樓藏書後記

余作秀水訂氏藏書記踰十年曦伯奉其母沈太孺人諱郵行略及所賻誌銘石刻來乞文固辭不獲命伏讀再四按略惟訓以屏浮華愼交游購書籍延師儒爲督課諸孫計則固有與吾前墨莊之言相印合焉夫今之操彤琯以紀內則者不過曰治家能相夫子操內政能逮下卽失所天繼述前人輔幼弱能不怠事以紓其積如是止爾有進於是者未之聞也今曦伯自十餘齡失怙家事一稟承於太孺人而太孺人持躬處物其操作則有若鮑母桓之勤也其資生則有若陶母湛之能也其秉正則有若蘇母程之清也卽知誼折獄亦不過如古所稱豈更能度越前載而爲庸中之佼佼鐵中之錚

錚者吾益自茲而益憬然於其庭誥矣今夫賢淑之資仁智之術世或不乏唯狃於米鹽凌雜則雖傾筐倒篋以濟鄉黨之窮截髮剉藥以佐井臼之缺人爭頌之至於慈被後昆澤昭來裔不必明有所不逮而局於耳目所濡則亦就耳目所習而已此不可以古誼繩之也太孺人則異是自余前十年所記閱時既久其部表之精且富宜過於舊茲且不論嘗稽古昔姆教有能以詩書勖子孫者如云自吾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修勤不替未爲不篤也然未有如新喻磨勘司劉式之妻陳之節衣縮食俾治墨莊以流徽千載者也墨莊之傳予嘗作攷以詳其事今撮大略於此式之

棟固無足異卽往來羈旅一二朋舊傭經講學多有若斯者迨其後風鐙石火撇焉灰燼其故何也必先有不能爲之主持定識定力如計氏於是益欽太孺人之坦坦施施排擯眾論直超出尋常萬萬斯克成此偉觀今於其終也尤願曦伯懋益加懋以綏緒故不敢蹈常襲故徒侈閨門之談而獨以藏書爲遠到且諸孫六人蜚聲庠序者已見其二自此聯步以升爲劉氏不遠矣用竊附朱子諸賢之末爲後記以補前文所未備云爾

徐俟齋先生畫像記

道光乙巳冬吳郡諸君子修潤上祠堂吾友王硯農與

之記因念祠創自潘氏徐山民趙靜鄰重修皆有授受淵源今視農於趙爲舅氏而潘徐亦世交是則諸君子奔走恐後直皆先生異世之交友也天下之達道五君父外友居其一先生清操亮節追逢群而侶夷齊嘯嘯乎尚矣唯先生友後世者無窮而生前之友或未盡知也茲配食祠中者一吳佩遠爲文靖女夫出奇計脫徐閭公於海上一戴南枝則戴山弟子賣分書營馬鬣封於青芝全謝山嘗言之不知不僅此也尊而師門則葉聖野朱節孝鄭桐庵而方外退翁輩不與焉親而交游則鄭三山葛瑞五楊震伯張蒼眉萬年少姜如須張大圖李灌谿而

昭代潛庵輩不與焉見余史補悉數之不能終也夫下交者道廣如此則上交者友天下爲未足而尚論古人諸君子之自待亦不薄矣炙言論於硯山與仰音暉着頡字林搜羅尤備視近孫任兩家不啻有積薪之歎焉性純篤以孝友聞頗尚節概六親以事告者必盡委曲任勞怨無所辭道光十五年正月辛丑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六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加二級配王宜人邁賀孺人方安人子五長文柏邑庠生出嗣次文樂次文棟布政司理問今文樂文棟亦卒卯舉人次文樂次文棟布政司理問今文樂文棟亦卒季卽文榮候選府通判余曰君達於禮者也高曾祖兩世葬事皆一身獨任之復以兩從曾祖叔祖妣祔則追

治命也且以存日嘗語之曰祖塋地臨吾兩妾不克容

午二月

楓谿程君祔葬墓記

楓谿擁巖程君卒十載季子文榮將於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壬辰合祔其考妣於嘉興縣之南城浜祖塋遵

遠之道講之素矣妾不合葬小斂以爲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同例故雜記妾附於妾祖姑無則從其昭穆之妾喪服小記申之曰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曰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今墓大夫族葬不可攷大小宗法失則昭穆亦非古妾祔以昭穆古禮有明證則別葬何疑君又嘗築丙舍合族人以祀其春秋故處身井井如此呼遠矣茲特記其可書者而文榮之學所自來亦可見矣丙午三月

禮經於六籍尤繁難治朱子在經筵曾有乞修三禮之劄未果行晚年乃親定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大旨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禮記及羣經子史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於其下草創雖定未遑刪改故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氏爲之勉齋續編一準朱子遺說然尚有未定復以其書授信齋楊氏而後釐有端緒三禮之難成也如此

七緯輯序

緯之興始於哀平終於大業沿乎宋鄭兩家爲之作注而緯與經乃相雜而不越然異學爭鳴七緯之外復有候有圖最下而及於讖而經訓愈漓不知緯自爲緯讖自爲讖不得以讖病緯也自賈公彥周官疏造爲漢時禁緯之說後儒遂幷爲一談以爲古人緯讖同諱此繆論也今以隋書經籍志證之志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及者遂事之詞也觀下文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則讖稱特緯之流弊也緯讖之別此一證也志云七緯三十六篇並孔子所作幷前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學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歷合神霧孝經鉤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鄭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鄭玄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元注爲之注然其文詞淺俗頗倒舛繆

不類聖人之旨其重言漢代者見前書之非出於漢也則後人所疑者或僞注之讖爾未嘗疑及於緯也此又一證也志云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則當日所謂古學者亦弟不及圖讖爾未嘗詆訐及於緯也此又一證也志云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始者言乎其前之未有也然則隋以前圖讖且不禁何自而及於緯乎此又一證也唯志云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曰涉曰皆者病及於緯也賈氏不察

因謂漢時禁緯眞無稽之言矣否則朱氏彝尊所引謝書及漢人碑碣稱姚浚則尤明圖緯祕奧姜肱則兼明星緯郭泰則探綜圖緯李休則又精羣緯袁良則親執經緯楊震則明河洛緯度祝睦則七典並立該洞七典唐扶則綜緯河雒劉熊則敦五經之緯楊著則窮七道之奧曹全則甄極群緯蔡湛則少耽七典武梁則兼通河雒張表則該覽羣緯丁鮪則兼究祕緯李翊則通經綜緯不曰讖而曰緯則緯之醇固異於讖之駁也使其有禁奚習者之多乎此又不待智者而決矣候官趙君在翰以長沙財策之年兼江夏無雙之目慨大道之就湮悼流俗之失據於是因

武英殿易緯八書之外復博綜羣書輯成秩而六緯之遺文賴以不墜書成其兄在田太史郵寄屬敘余讀而嘉其裁斷之卓排纂之勤也因歎明孫氏古微書采其詞而佚其書不可謂典

國朝余氏古經解鉤沈詳其書而昧其斷不可謂敏殆不可以同日語也趙君又以書告儀徵師謂閻無開元占經故所采多未備儀徵師因命鑑采錄寄之并新得日本隋五行大義亦與焉太史見之當亦有以樂乎此也

儀禮集編序

儀禮一書於諸經中通習者固少而流傳者尤不多自

漢書志之外隋書經籍志著錄得三十餘家今存者唯鄭氏一注而已新舊唐書藝文志著錄得二十餘家今存者唯賈氏一疏而已宋史藝文志著錄得二十餘家今存者唯陸氏釋文李如圭釋宮朱子經傳通解張淳識誤黃幹續經傳通解楊復儀禮圖魏了翁要義而已其他如七錄中興館閣書目崇文總目通典通攷玉海之所歧出者更無有也元史不列志今所存者亦止有敖繼公集說吳澂逸經及傳注克寬禮經補逸三者明人於經訓尤鹵莽故今傳者無一人則甚已讀者難而傳者之不易也我

朝經學昌明從事於此者頂踵相望然開榛薙草之功

寶以張氏穆若爲首秀水盛君庸三繼張氏發難之後鉤要鬯元耽思旁訊聚古今說禮之人一百九十家而折其衷積秩且千餘翻其意將欲與李氏周易集解衞氏小戴記集說爭爲雄長而不自憚其艱也然未及梓行而卒辛酉春其子婦之弟馮君鷺庭哀其志取藁本於其家謀諸同志以付剞劂越一年甲子夏落成以印本來乞敘余嘗究心此經知其難而不敢輕掉之也不敢以不知辭乃受而讀之然後知其斷制之精決擇之愼如士昏禮摯不用死則辨敖氏議記者之疏鄉射禮射於州序則辨郝氏據孟子之過士冠禮筮於廟門則辨賈氏不筮月之謬大射禮笙磬西面則辨陳氏應

笙磬之妄特牲饋食禮乃食食舉則辨姜氏分屬上下文之非蓋其不敢輕以從同者正其不敢輕以立異也昔朱子嘗病賈疏不甚分明後之儒者又欲取其原本而刪削之今余之言雖不足以張大此書得其說而存之卽以爲賈疏之諍臣非過也讀是書其亦知通習之難與

泉布錄序

世傳金幣之書以宋洪景嚴泉志爲最古然遵之先於唐有封演錢譜張台錢錄俱載於史志可攷顧封張兩家之說世傳述不過寥寥數語而洪氏泉志獨采顧烜之論爲多則烜書疑宋時尙在不惟是也唐司馬貞爲史記索隱亦頗引顧書而有可疑者平準書曰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索隱曰顧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十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爲漢興也平準書又曰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爲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氣之象謂以八兩差爲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橢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爲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橢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

龜甲文夫曰錢譜曰顧氏案錢譜則顧氏之先當更有譜之者其來亦久遠矣且貨布爲一代度支所出自太公行九府圜法如單穆公之斷斷於子母之權則其輕重大小肉好輪廓均詮者所宜考鏡不徒與宋明金石諸編謂足以佐耳目之資已也吾朝

純皇帝萬幾之暇頗收錄其文以入西清古鑑於是朝野之士亦多所撰著如北平翁東粵潘俱收羅繁富不遺餘力此書爲廬陵江侍御秋水尊甫蔗畦先生手拓并得童君二樹所藏而成之者其攷證簡覈埽去支蔓取三代以上之幣尤精且夥不妄下雌黃亦甚譁嚴矣夫以黃帝少昊之金斑氏食貨志所稱其詳靡記者羅

列若此之富後苟有能志洪荒以來之史其取以補蘇轍古史羅泌路史金履祥通鑑前編之闕者又奚難駕封張顧三家之舊而上之乎書此以俾江氏之子姓善守之侍御別有所錄不在此數而過庭之淵源亦可得其大略矣

小學餘論序

古今音韻之詣有二齊梁以前从說文偏旁字原五百四十部入者以目治者也隋唐以後从切韻華嚴三十六字母入者以耳治者也曰治之學有子毋子之用極於吳氏陳氏之古音攷顧氏江氏之十部十三部而止耳治之學有經緯緯之用極於邵子之皇極經世鄭氏

之七音略韓氏之五音集韻熊氏之古今韻會劉氏之切韻指南李氏之直橫圖呂氏之日月鐙而止而其尋條引枝先河後海以斬至於古之元音則一也江左韻學初興學者茫昧上既失攷於叔重下亦無驗於佛書史稱王元謨問謝莊曰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元護爲雙聲徼嘄爲疊韻而文心雕龍亦有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之語則其濫觴之初也解者曰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即字毋而韻則有輕重清濁之別然北海劉熙撰釋名其時字毋未入中國全書以聲義相取其釋天字有舌腹言舌頭言之異釋風字有合脣呼閉口呼之別拔其義例與廣韻正紐到紐之旨

一轂統輻由是引而上之至於經爾雅一書矣曰即得而易之咨齋涕洟詩之感發烈栗皆是則不特詩賦家有積韻之病矣玉篇載五首九弄之圖於是以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始覺耳目一新其實翻音始於孫炎而炎爲康成弟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鄭說有鄉同言異字同音異及或失在浮清或滯於重濁則已啟正雙聲傍疊韻之鑰特未確鑿言之耳海寧周君松靄纂音略一書余既敘之復自摘其說爲小學餘論三卷大旨宗字母而採原於六書之諧聲轉注假借通之奚而不可或難之曰梵人別音華人別字梵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故梵人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必不可強合余謂不然字母雖晚出要不過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古音雖微茫而先聖因旋宮七均以通神明之故者會謂舞獸儀鳳而顧不若通音小悟之精有是理乎區區婆羅門之書云乎哉

杜詩叢評序

昔蔡夢弼集宋以前評杜者號千家注其鉤玄纂要挾剔略盡故敖器之亦謂杜詩如周公制作不可復議至

矣盡矣靡得而加矣無已姑亦舍其鉅而一言其細者
可乎余嘗謂讀杜之旨有二其一存乎律六朝聲病之
學最盛婁羅門竊之以爲三十六字毋所謂雙聲隔字
而每舛與韻雜句而必睽殆謂此也而杜之切律也殫
精如已上人茅齋云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則枕簟
爲雙聲茶瓜爲疊韻也正月三日歸谿上有作簡院內
諸公云藥許鄰人鄰書從椎子擎則鄰人爲疊韻稚子
爲疊韻兼雙聲也得不謂之吹律胸肌調鍾脣吻乎其
一存乎韻漢魏用韻已異詩易迫唐官韻出而許敬宗
重改二百六部之舊所謂吳楚則時傷輕清燕趙則多
傷重濁亦謂此也而杜之用韻也必嚴如義鶻行以巔

簪酸存煙宣天拳蜒穿年前然賢傳冠閒爲韻則知今
時守才老古韻而以二十四鹽二十五添通用者爲妄
矣如新安吏以兵丁行城俜聲橫情平營京輕明兄爲
韻則知今時守才老古韻以十六蒸十七登通用者爲
又妄矣得不謂之剖析毫釐分別黍累乎若此之類悉
數之不能終其物竹垞先生嘗述關中李天生之言少
陵晚年詩律益細凡律詩一三五七仄句末字上去入
三聲必隔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能也因相與互誦
鄭駙馬宅宴洞中及江部秋興諸作而歎天生爲獨見
吁若先生者豈欺余哉海鹽劉君湊篤嗜杜詩暇日取
國初諸老評杜者凡十五家彙而列之都爲十六卷名

曰蕞評其用心亦勤矣書成來問序余因取予之所得
者書以告之殆竹垞所謂無闕輕重者歟亦不賢者識
其小者云爾若其以日光玉潔之筆發周情孔思之旨
則諸先生之評盡之矣無待余之嘵嘵贅說也

洞庭游草序

余住林屋四載山水之樂不踰門閾東山則舟楫經過
而已然自謂於朝霏夕嵐亦靡領其要嘗病地志之疏
自震澤編外如具區志太湖備攷均不免舛漏因發澂
波皓月樓藏書四萬卷成洞書十六篇業將開雕以事
中輟豈山靈不欲以示天下耶今硯農徵君昆季偕淩
覽園坰經著爲遊草文約旨遠名句如林且先我行世
親黜竄蘇雲卿逸事以爲故實者相去奚啻千里人之
度量相越不又可見歟不能自已書數語歸之庚寅三
月

岳廟志略序

給事中元和馮君於崇文主講之暇纂西湖岳廟志成
屬某敘之余受書讀之既遂言曰修史之事昔賢所難
岳王忠節已昭如星日而史猶或失之按史王傳多取
正於章疑經遊之本今合兩書勘之有極紕繆者如穎
傳王攻虢州下之上罰之以語張浚日飛措畫正大今
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此可見高
廟知王之深正史乃刪上罰之以語五字直作魏公語

豈以上文有命飛丸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之言而誤會之與不知高宗六年手敕有練兵襄陽以窺中原乃卿素志則淺語實高宗語章穎所纂上下文已涉疑竇正史又從而實之其誣甚矣又朱仙鎮班師之前穎傳自七月一日至十八日六戰皆捷聞故高廟賜札一日賢卿奏八日之戰再日得卿奏君臣之際可謂密矣今史既略而不書徒委其獄於賊相後之人隨而摘抉之不知賜札所云得卿奏言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利處報則詞氣之間迺非疇昔不待一日奉金字牌十二始知其溺志矣其云上亦銳意恢復者特宋臣曲筆乃史官如虞道園馬石田輩亦不加詳察僅知刪繁就簡不亦僨乎至宋史取裁於章而章又取裁於王孫珂所纂金陀粹編兩編宋史既漏略進本復冗雜如杜充福胙之捷史班姬妾之傀皆非昭忠錄所載本意至李心傳建炎繫年錄載紹興九年九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某來朝而兩史無聞徐夢莘北盟會編載紹興十年五月上遣李若虛至軍中計事王已至德州穎傳則但云請入覲未嘗有進兩之言總之傳聞異詞莫可究詰始則因鄭時中丁斐朗之失誣繆則由熊克劉時舉之失實欲其明白頭訖品酌事例難矣茲志兩載其詞不獨有功忠武亦深得闕疑之旨不矜奇不爭博其得力於史例者甚深余故舉其一二以為讀史者告若夫王之英爽及侍御篤錄之勤則凡例備書之矣

曹江孝女廟志序

嘉慶十有三年儀徵阮大中丞承命重撫浙江是秋督兵海上約鑑同行渡曹江謁孝女祠仰見棟宇式煥稱神所居既而鄉之紳士沈某等以廟志久遠缺略請於中丞先是撫部清公安泰於十二年因會稽士民之言乞

封號於朝得

敕旨為福應夫人益神自東漢以來二千餘載累膺崇典震爽罔替誠不可以弗詳也中丞因命仁和優貢生

金玉棟重輯之得若干卷按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又曰生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蔚宗為後漢書特創列女一傳而神獨以奇孝著聞其閒不可謂非體大而思精也夫劉向作贊徒傳仁智之圖腐史編書僅載懷清之婦范氏所述不過三代直道之遺而今之巍然配食於廟中者一為上虞朱娥以救祖媼死載於宋史列女傳一為山陰諸娥以雪父冤死載於明史列女傳後之秉史筆者確守其例一成而不敢變可見此心此理之同非孝道之大昌克異世而同揆哉襄榮光大列祀春秋宜茲鄉之不敢忘神貺而長願有以褒啟之也中丞顧屬鑑序遂書此以弁其端

古者九能之士凡登高能賦山川能說者皆可以爲大夫則地理之書允有官守者所宜究心矣迨誌乘繁興於是形勢之沿革典故之淹貫利病之通滯皆有裨於國是則甚矣修志者之又不可無其人也余之來江南也太倉守汪君以州志刊成書來屬敘余讀而嘉之凡分類一十有八體例詳明首尾該洽誠有關於政體非僅與歐川歷城諸志爭長於筆墨者可比且余閱古人之義始於辨名故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則謂之罔知今之履其地者哉太倉之名宋宣和間已有則吳越東倉之說似非無因然海運肇自宋季至元時而大利明永樂因之始改州爲衛蓋東南之粟必輓輸至州然後入海起運其詳載於元史食貨志及巴延傳元史伯顏作者班班可考也如武宗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傾海船从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眞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幷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充運此全用本州劉家河入海之始自是以後至至元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運盡數赴海倉候運則太倉之名大致由海運而著而或者疑曰如此則海陵之爲吳太倉豈亦由後世邪不知海運之說自漢已興太倉以前或由

守是州復踵而成之於是稱善本焉余既嘉其詳贍而尤望後之君子讀之而有裨於民生國計者又不僅在於一州一邑之間也則斯言或不視爲河漢也夫

寶綸堂詩鈔序

作詩之旨謂有妙悟則可謂不關學問則不可司空圖流鶯比鄰之品嚴滄浪羚羊挂角之論其實不過妙悟而已如云詩有別腸則枵腹操觚鉸釘補鍋者皆可從事豈足以上擬雅頌之遺乎天台齊侍郎息園先生少日以拔萃科中副車因入天台山讀書十年遂膺博學鴻詞之薦出入著作之廷備

顧問數歷有年故其發而爲詩皆沈博絕麗宏偉秀彥

非山澤之臞可比蓋所積者厚故其流者光其取資於深造自得者不可謂不多矣夫侍郎之學其大者在經史迄今　武英殿儲藏版本如十三經廿四史侍郎均有攷證天下學者固是以細稽古之方又文集若干卷無錫秦侍郎燕已選擇其要者刻之他如水道提綱一書尤生平殫心之作亦既風行海內矣惟詩集人所罕覯非靳之也在侍郎固於詩爲餘技則人亦以其所後者後之爾然同時掉鞅詞壇若朗雲持之天才煥發屬太鴻之精神孤迥杭大宗之筆墨橫飛嚴嵰占之史籍淹貫皆足有以表見於時獨於侍郎之詩闕焉不傳誠非所以取眹讀者之心也今浙東某君取其全槧別爲

別則文教衰摘句圖而詩學蔽花閒淫縟爭價一字之奇草堂嫌殺矜惜片言之巧乖道繆典鮮能通圓是以青卿鶩翮於津門邦彥膺譽於照碧詞至北宋而一變石帚玉田理定而摘藻梅谿竹山精密而引辭詞至南宋而又一變若夫吹律風騷調鍾韶濩寫纏綿於香草寄哀豔於紅牙則又遙源濬波酌而不竭婁斤般墨高下在心吳江郭子綦倜少習倚聲長嫻詩教走馬破礁塞上沽酒烏丸城邊回腸盪氣搖曳情靈既而端憂多暇雜於變徵蓋蓄隱而意愉實懷愁而慕思也頻伽本吳產年來僑寓魏塘魏塘爲昔賢所歌觴之地醋坊橋畔腸斷東山水磨頭前情緣白石近乃取所爲浮眉薤

夢兩集詞刊而行之余讀之既作而歎之曰東澤綺語本諸學問侍郎之詩不必能盡發其底蘊而論學問者或可於侍郎之詩見之則徒恃妙悟者奚益焉即如其中若憐忠詞二首相傳侍郎入京時忠肅以易儲奏疏檔案見託所謂因感異夢者即指此昔大興朱文正公督學兩浙時爲作詩勒諸西湖廟壁自是以後若阮中丞元孫侍御志祖皆有題跋非作詩者學問精能之至焉能使鬼神來告耶此可以箋侍郎之詩而爲天下之善學問者告矣

靈芬館詞序

昔楓江漁父爲詞苑叢談一書余覽之而惑焉夫流品

鄉先正葉橫山黃野鴻張永夫之學生平尤服膺沈尚書歸愚謂得詩教正宗不嫌嬰而及漢魏斷斷於處已接物以端其本可不謂學者歟夫尚書稱詩近所豔說者莫若七子雖後造詣不同錢宮詹王光祿遠矣習菴竹嶼瑛函未免以辭藻勝視新齋不似也然此不過尚書提倡苦心尚書游橫山之門其始爲北郭七子則有若沈方舟陳雪簣其三十以前結城南之社則有若張永夫顧嗣宗徐龍友諸淹沈默之士其所與交則有若冷秋江先遷夫方望子李容山皆前朝遺逸樹骨選言不歟要之尊祖敬宗收族之誼自在也按譜自太學君以上凡歷十四世十三世椿十二世宏勛皆自靈石來居寘茹鎮十一世士鳳舉人康熙中常寧知縣十世汝枚

若因以溯唐魏起尚書質之使馳逐於李耘圃徐竹所之間未審其孰先後也海樵又言新齋習青烏不輕與人言中年學宋四子而悟禪有古文若干篇藏於家余未之見俟後之論定可也所游如顧劍屏鈕匪石皆方聞級學之士海樵又言新齋舊侶哀其失傳先刊此編亦無媿於師友者是年立秋前一日

上海唐氏支譜序

自余束髮知里有鴻厚長者曰太學君樸齋貌誠實而性和雅無搖言遽色自非內行醇備不克深造自得如此者迨余弄走四方時惜與其閒皆不永年其家孫夢松太學已成充分而夢松之守先不忘必克大其門閭將持此牒與四方共

衡州知府九世國宣入世懋義七世燮歸安縣丞六世錦浙江布政司都事五世琛以子貴贈刑部清吏司郎中四世昭以子貴封贊治尹衢州知府三世俊二世福始祖英以山西靈石籍舉賢良方正授上海烏泥涇稅課大使任滿歸而子福因婿於上海主簿李氏遂著籍上海此上海支譜所自出也今自太學君服賈來湖居烏程之南潯鎮又三世其前若中丞瑜五子督學錦三子中丞繼蕃一子其孫在襄匪者又焉得而悉數之哉宜夢松之舉孝不忘而遠企古人之設食繫姓欲盡復其水源木本也夫以余所聞太學君之植基甚厚又得

訂其郡望不唯明以來之條分縷析無不歸於統貫即五代以前之珠聯璧合亦可得其原委吾嘗謂王侯儒百家譜買希鏡十八州士族譜及氏族要狀必有留於今者不以此歟如徒矜氏望廣張門閥爲有識所齒冷不特余不敢書夢松亦無此心也因擴其略以著於篇

蕉雪菴詩鈔序

余自丙戌倦游歸而里門交友僅存十二踰年風痺大作異鄉來者復不任延接漠然無所向而已已而得震澤王君硯農相過從未嘗言其弟臺叔也有頃吳門蔣子延以詩畫游吾鄉始以臺叔悼亡卷屬題由是知硯農弟工詩而不自言不衒以冀其深造也夫古今昆弟

又踰月硯農乃克收拾其遺詩屬爲之詮次嗟乎余得此於君之昆弟不爲少顧忍卻而不爲之盡心可乎遂破旬日之工得蕉雪菴詩鈔八卷臺叔之詩略盡是矣其詩清眞簡妙寶而不滯無奮末廣慣之態祧三唐而禰二宋歐蘇梅陸兼而有之昔歐公交傾魁碩而獨於曼卿取其汎愛廓然有大志又惜其化而爲朽壤而長松靈芝有時而不足恃也今余集未能遽成而臺叔已若此其幾何不爲荒煙野蔓走燐飛螢而同盡也夫臺叔之友余不盡知知而識者子延外又嘗爲浮屠交則笑谿月樵其人笑谿遺詩甚少子延沒已二年其詩尚在若存若沒閒使月樵於臺叔之沒同於惟儼祕演則

必漠然無所向將以自謀其終者謀臺叔其爲長松靈芝雖九沈一浮亦姑且爲是想象焉不然則荒煙野蔓走燐飛螢亦聽之斯世而已矣既悲臺叔兼以自悼所謂閒幼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橫集矣臺叔名棠詠之其字不眉舉子業而力學於詩平生喜交友重氣誼年僅四十有四硯農行狀詳言之不復書壬寅九月

辟疆園杜詩序

東吳顧氏門村園園之盛至二十年不替夐乎尚矣嘗讀其家劉宋時譜知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乃園於吳則辟疆人名也非園名也人因名以名之也終唐之世入詠甚多李白云竹暗辟疆園陸羽云辟疆

舊園林不獨顧況辟疆東晉口一詩爲足攷其遺阯矣
王寅冬硯農自吳歸攜吳名賢小像贊集寓意錄來述
顧氏湘舟言丐爲辟疆園款冬會詩集序憶幼時於親
故赤珠殷氏得秀野堂會文姓氏錄幾千百十人居首
有文南雲再索其籍不可得自是讀元詩三選知書成
夢羣賢衣冠來謝孟子所謂友天下未足而尙論非其
證歟又讀璞棄玉山名勝集見暘詠之勝園館之美鼎
鼐圖書之富非金粟道人孰能與於此此又一證也中
年南北奔馳居揚居吳皆七八載而嬾拙率率不克編
交賢豪每有所觸未嘗不想見竹垞匠門之於秀野鐵
厓雲林丹丘伯雨之於玉山有以繼之則辟疆當自此

遠矣且吳倡和之盛莫如皮陸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
疆非襲美句歟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概敵非魯望句歟
雖然詠歌可廢也酬應亦可畏也主人且勿喧賓子爲
陳辟疆園可乎襄在臨頓里值拙政園將易姓同人議
所適或曰是不難異日卻當路借寓斯難爾因悟維揚
舊有鄭氏影園前世蹟稱黃牡丹吟社逮余過之則已
易徽衊氏改名休園問其取義正坐此也然則數典而
可忘祖耶辟疆當東晉盛時其煊赫莫若王子猷子敬
昆弟子猷既看竹失主人歡子敬又問辟疆之勝不相
識徑詣之值辟疆方集賓客酣燕子敬指麾好惡旁若
無人主人勃然令賓左右出門子敬獨在興上回轉顧

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非前轍歟湘舟賢
者宜有以處此第以嬾拙者思之不無瞻徇既以爲頌
且禱焉若夫題襟刻燭古今人何必不相及遂書以寓
之以爲韋弦之贊也可讀之而噴飯滿案亦可

飛英塲同人倡和詩圖序

吳興爲山水之區士大夫以燕游而發爲詠歌形諸繪
畫者無代無人宋慶厤而還南園六老胡安定爲之序
陳直齋爲之跋摹圖刻石夐乎尙矣有明湖南崇雅實
爲峴社權輿由嘉靖癸卯訖丁未爲峴山之終戊申爲
逸老之始厤萬歷甲寅尙時廢時舉余嘗就郡志所載

前十七人續四十人攷之而吳西園徐東濱暨有序之
錢德洪均不在此數知遺佚多矣因稽羣公詩文畫卷
則歲月爵位姓氏益不相讐序有清惠石川箸錄詩有
我齋西園南茗棟塘畫則一係嘯山蔣氏所藏十五人
皆立象蓋仿洛社普明僧舍之例一係鐵花溫氏所藏
亦十五人山水中有艇有酒核侍從象側各署名姓余
嘗兩假攷焉聞郡城魚計亭陳氏尙有一卷不及見蓋
當日集或有畫畫或家置一卷故文采風流三百年如
一日然參差不齊成之難失之易宜小谷口之斷斷不
置也夫士君子出則眾正盈廷德如羔羊不特周衞武
公樊仲山甫仍叔尹吉甫有詩即明世吾湖閔莊懿十
同年象余亦兩見之至於庭則茗南雙谿錢金谷之行

修閣亭之禊各以類從而已道光甲辰春濤上蔣君海
珊維城有事郡垣於花朝招同崔丹崖德琪凌耦山庚
奚榆僂疑張同莊珍臬李菊潭彬王少伯我駒吳半峰
汝雯莫晉齋鎏戴銅士銘金許星田林椿丁蕃園棠陳
嗜梅綱鈕介庭福景姚篤齋培之楊毅亭炳謙汪珊洲
春鏞江鶴汀颺凡三十有一人醵集於飛英僧舍之樓
雲望期而不至者十三人楊蕉雨炳堃舫西炳咸賚見
山南輝王又帆傑潘西郡啟賢鈕蘭汀升元趙怡庭光
祥西園光鏞許憲波澂陳風樵薰徐漱泉寶森潘菊田
襄閔小山受潢約情於人已之閒劼力於老壯之際海
珊洵斯集之一菴矣是日也促席飛觴流連永日酒後

舉登浮圖之巔視石川文回庾遞撫景凭高靡遠弗
矚卽無有朋壽臺清遠閣之勝風趣要自不遠於是用
趙文敏詩韻各賦長律一首箸錄詩紀所云類族辨物
與道偕行者非歟詩成適贊曉樓於六厓兩君在近卽
以繪事屬之當亦不在王應文黃庵下海珊既歸溥書
來徵序昔東坡偕同僚繞城三十里觀荷花晚入飛英
寺分韻君子所至草木嘉聲古今人何必不同余甚媿
元晏而自訟病痱不克附簡末得則作者有榮幸焉因
就所習聞事舊其慶薄後有作與志者得余言以紬繹
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越四月既望爲之序者同
郡張鑑秋水也

帶湖樓遺集序

詩貴多乎吳興自柳惲以亭皋木葉一聯馳譽千古天
下後世若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不過五七字
迄於今流播人口詩果不在多也喬漱之宋出學士後
由浦江來與吾張氏共里閈者越二百載今年春有介
余族孫繼槐來見者則子頤文學也攜其高祖梅菴先
生以下五世所業皆工書畫習篆刻彬彬一堂互相師
友而其詩纏綿悱惻不倚傍門徑貌爲大家此帶湖樓
遺集所爲擇其中至精者將以行世也世有書捌陳解
元其人必引爲同調矣夫詩至唐宋夥矣最後如誠齋
放翁非不多矣嫌其俚厭其煩轉不若江湖名賢小集
猶得使人興感而珍惜之又矣必充箱盈笥侈萬首以
爲賣菜求益也余瓠落無所成舊居文獻有茫乎不知
其自近閒瀕湖諸友將續爲漊上詩選因書以復子頤
且以爲勖無或似余之頹廢能自振刷以不墜前人典
型則善矣

鍾新甫詩鈔序

詩必本乎其人之學謂詩不關學罪與清談注易者等
夫子一生學周公周以前學者不敢知大約質子其一
漢儒以五行傳洪範詩人先習之小旻之五章其證也
皇極爲四言濫觴信矣周公作詩作詩訓詁夫子斷斷
教人學詩暴虎馮河不敢卽不與徒搏徒涉釋訓存焉

淇奧首六言一存其釋訓於大雅一存其釋訓於
自學修內外暨盛德至善其深切著明如此則司空圖
嚴羽罪卽不深於棨討當從王輔嗣末減矣近來詩家
承明屢變之餘舍竟陵公安前後七子學人踵頂相接
駸駸乎日上焉霞澤鍾君新甫以曠代之才早負神童
之譽閉戶購書肆志古學遂博通天官地志河渠兵農
皆有用之學一見之於詩可不謂知所本歟二十年前
子風塵歸家曾見過草堂往來於胸且稔知其游鐵夫
張解元之門交盛梅庵張淵甫昕夕議論均予舊識故
學有淵源唯性孤潔人憚而遠之於是未敢決然挹亦
未敢忽然忘也明年將五十輯其所爲精華凡若子篇

先付剞劂郵以徵弁言之兼句中如塞垣讀史
諸題宏偉巨麗從卷軸中戛鈺而成非空恃妙悟所能
望項背也惜老不及見其大成雖然撾埴索塗孤竹老
馬或不自忖唐人繼元暉變音之後駕六代攀屈宋以
躋於三百篇作者之林工部海涵地負實開一朝詩運
此外自韓柳以逮盧仝任華雖不排幽鑿險波詭雲譎
卽近情如樂天子不謂其不學最下及於許渾則去學
漸遠矣今新甫能以軼俗絕羣之識扶其墜緒將見詩
教日尊踵鄉近先正亭林稼堂竹垞西河有日可不謂
禪哉夫詩與春秋相表裏詩亡春秋作然大廷之議非
草澤宜言言足以與歟亦足以容昌黎文起八代身撰

文六

書

答阮相國師書

鑑頓首四月下旬接讀鈞誨幷奉到冬青館集書面岳
印卷引首當卽札催王徵上之佐來取同深感佩又荷
頒到續編孽經室全集一匣得更讀未見詩文仰見化
雨均沾行加無已以古今第一流人著古今第一流書
恐樂天君實未足擬其深湛也至蒙示現在日用浩繁
愚以爲儘可置之度外豈有如師之德業聞望而尙虞

不足乎節嗇同人愈久愈少誠如來諭鑑跧伏蓬茅至
近如嚴陳尙不能一晤嬾散可知且鑑身值昌黎眉山
在上不克與盧仝李賀同安自適之天卽自悔亦復
奚益憶自乙酉年自林屋還家遽嬰風痺兼以肝氣時
動已踰一紀已而中饋失人一切衣食均屬辛勑株守
寒氈卽省邵雨垣未嘗一過珠桂不給則繼以傭經傭
冤人不足則佐以青支藩書而子孫雖雨于一孫
黍入膠庠豪無足倚是以拮据罄甚賴朋友時相過從
筆墨尙不致落莫然跋前躓後一得十忘竊念吾師破
三朝特達之知敭歷中外鍾鼎旂常炳照天壤四海之
內已無陽言卽文章報國如補五閣未見之冊輯全唐

文以配詩集之單行煉石補天皆千秋絕業然尙有非
師莫能爲者明史修於雍乾之世於福唐桂三案僅附
懷宗之紀紀載寥寥在當日武功初定或艱於采訪故
季野萬氏亦嘗言必當續修迨
純皇帝四庫館開得紅本所見益多彌深遺缺後
御纂通鑑輯覽再三致意一時廷臣唯恐歲月滋久避
難就易必欲如張若靜之奏各地咨查誠爲紛擾然
賜諡賜卹聖心有在今幸際師恰志林泉豈非千載一
時矧近有濫託溫氏逸史者若不急爲刊正何以昭
高廟信史彰瘅之論昔高允期頤國記斯就溫公居洛
通鑑用成不特明年祝

跋

道德眞經解義跋

道德眞經解義十卷宋徽宗御注登仕郎章安撰義按
道藏有徽宗道德眞經解六卷書錄解題作二卷者因
此多解義故分卷不同也章安姓氏無可考此從范氏
天一閣借鈔每卷首行下記良字四號然於今道藏本
實無此書其書先列御注下乃以臣義別之本文分上

經五卷爲道下經五卷爲德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下篇
誤載德經頗合晁說之識以爲非古亦未能遽定也玫
玉海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奉詔編次徽宗實錄有道
德經解八卷政和八年八月十一日曾頒刻石則當日
藝林固奉爲圭臬今讀御注文義平正解義悉遵御說
故亦無甚偏駁趙希弁讀書附注以爲道者人之所共
由德者人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
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
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凡此之類其辭簡其旨遠學者
當默識而深造之似非益美至其經文字句閒與各家
出入如乘乘兮若無所歸或載或隳與河上公本同王

弼則乘乘作儽儽載作挫又夷道若類廉而不劌與王
弼本同河上公則類作類劌作割又故致數譽無譽譽
字與各本皆異河上公作車王弼作輿又惵惵爲天下
渾心惵惵與釋文本同今王弼本作歙歙河上公作怵
怵此經字之不同者也若可託天下天下莫柔於水與
王弼本同河上公作乃可以託於天下天下柔弱莫過
於水又堅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與河上公本
同王弼則缺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此經文之不同者也
其餘不同者尙多均足以補焦氏六十四家考異之未
備唯九卷末六十九章頗佚僅存故抗兵相加則哀者
勝矣十字又併入六十八章無從較補姑存其舊焉

通元眞經注跋

唐徐靈府號默希子錢唐人爲元宗時徵士隱修衡嶽
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元眞人名其書爲通元眞經
見杜道堅通元眞經讀義及全唐詩傳又西天目志載
靈府由天目趨天台憩雲二十餘年作言志詩辭武宗
之徵著元鑑五卷及三洞要略則靈府又嘗作天台道
士矣案唐書藝文志有注文子十二卷徐靈府著而崇
文總目又云文子十一卷徐靈府注闕則徐注在宋時
傳習已少茲從明道藏本過錄題曰默希子注者據晁
氏讀書志王氏玉海皆云墨希子卽徐靈府自號墨與
默通也今觀此注清靈婉約而文子正文亦尙屬舊本

其自序云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蹟衡峰之表考室華蓋
之前迨經八稔夙敦朴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則是書
當成於居衡嶽之時據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子彙云吳
中舊刻僅十餘葉近得默希子本始覩其全不知何故
不照原書翻刻又盡削靈府之注殊所不解此是太原
祝氏依宋版摹寫亦希有之本也是明時尙有仿宋刊
本今則捨此無從攷核矣

陳顯微注闕尹子跋

闕尹子言外經旨九卷宋陳顯微撰按顯微有周易參
同契解四庫書已著錄蓋道家者流抱一子其道號也
此本爲其弟子希微子王希所傳受有寶祐二年序攷

闕尹子九篇與玉海及直齋書錄所載合今崑山徐氏傳是樓書目載有闕尹子文始眞經三卷陳顯微注汪廷訥校當是此本唯改名爲文始眞經小異疑亦出校訂家之手据陳氏振孫言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序末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今五鑑篇第一章注曰爲鬼所攝者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是書矣觀此言則注者亦未嘗不知闕尹喜在周時不得預識佛教而故爲是解者所謂欲蓋之而彌彰也唯其注釋筆意清微序云因言悉旨轉語明經設喻彰元反詞顯奧句下隱義言外漏機指意言前顯微意外此數語可謂曲盡言外之旨故雖如慈谿黃氏所譏其言道皆歸於無者茲亦就道家之本詣恕而存之

蜀石經毛詩殘本跋

蜀石經毛詩殘本白鶴巢首章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起至邶風二子乘舟章止癸亥冬余還湖州見於王雪浦處未及假閱既而雪浦寄呉門裴漢爲友人持去以影摹本還之雪浦乃以影摹本見寄余因取監本校之經序傳箋頗多異文經如摽有梅迨其今兮其作及江有汜三章之子于歸皆作之子于歸何彼襛矣序肅雝之德也經曷不肅雝皆作雍駉虞壹發五豝壹發五豵壹皆作一柏舟序仁人不遇人作而以救以遊放作遨日月序以至困窮之詩也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擊鼓踊躍用兵踴作踴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作軓又雝雝鳴雁作雍雍鳴鴈谷風宴爾新昏宴皆作燕毖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毋皆作無不我能慉作不以我能慉昔育恐育鞫作昔育恐鞫簡兮序仕於伶官伶作泠丙日月序與晨公武郡齋志所言合而晨於餘文多不著豈晨當日所見之本盡如此與至傳箋異說尤眾采蘩箋早夜在公作早夜在於公事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作祁祁舒遲貌也言事有儀草蟲序下多箋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也十四字又傳趯趯躍也作趯趯躍躍也箋猶男女嘉時作猶男女嫁時采蘋首章傳多沈曰蘋浮曰藻潦流潦也十字箋蘋之言賓也賓作賓又主設奠者季女則非禮也作主婦設奠者季女則非禮也甘棠傳菱草舍也乃箋文不重煩勞百姓無不字行露夙早也作夙夜早暮也傳獄埆也作獄訟也又不以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作不以媒妁之言不知六禮之來彊委之也羔羊箋故可自得也作故可自得公食也傳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作言縫殺之大之與小得其殺也小星傳昴留也留作罶箋同江有

汜傳決復入爲汜作江水決而復入爲汜傳水岐成渚作水岐成曰渚箋江水流而渚留作江水流而渚水留野有死麕傳舒遲也作舒貌也箋奔走失節動其佩飾作奔走節則動其佩飾也又此下誤入帨音稅也四字何彼襛矣傳襛猶戎戎也猶皆作由此古通下多作由騶虞箋豕生三曰豵作豕生三歲曰豵柏舟箋舟載渡物者作舟濟渡物又傳悄悄憂貌乃箋文作悄悄憂也又箋君道常明如月而月有盈虧作君道常明如月盈虧作君道常明如月而月有虧盈燕燕箋多于往也三字又箋頡頏與戴嫣將歸出入前卻作頡之與戴嫣將歸出入前卻也又竇勞我心下有傳云寔是也三字終風箋風笑侮之也作笑侮慢也

箋既竟曰風矣竟作競下皆同又箋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去不能得而止之六字又惠然肯來下多箋惠順也三字箋軍士棄其約作軍士弃其伍約傳信極也作亟也凱風傳棘薪其成就者作棘薪言其盛就雄雉箋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作而君子或有所留或有所遺女怨之故問此匏有苦葉傳謂由帶以上也作由帶以上爲膺由膝以下爲揭又揭褰衣也作揭者揭衣也又旭日始出作旭日白始出又舟子舟人主濟渡者作舟人之子主濟渡者又我獨待之作我猶待之谷風序箋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禮作新昏禮作新爲昏禮又箋然而其悅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兩根字下皆多荎字又箋而君子於已之苦毒作而君子遇於已薄之苦毒又遑恤我後箋皇暇也與遑異又何暇憂我後後字下有廿字唐人以避諱故定本缺之又箋欲困窮我作欲用窮我也式微傳泥中衞邑也作衞下邑也旄丘箋女非有戎車乎作女非無戎車乎北門箋詩人事君無二志詩作謂又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作則減彼而一以益我二子乘舟傳迅疾而不礙也礙下有危字又傳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然作愁皆與今監本異其謁繆亦不少而語助之損益字體之假借不與爲至於世字作廿淵字作淵民字作氏則避唐諱也昔人謂蜀石經毛詩爲廣政七年將仕郎試祕書省鈔書郎張紹文書而蜀相毋昭裔取唐大和本是正者則其與今本多不同無足爲怪聞錢唐趙氏小山堂舊有蜀石經毛詩自周南至衞風疑卽此冊而又佚其半余故仿陸氏釋文之例備著之俾治經訓者廣異聞且擇其所長如後漢書竇融傳注引谷風作不以我爲讐與此略同則其寶貴宜何如乎甲子立冬日書於冬青閣館

宋大詔令跋

書共二百四十卷無撰人名氏據王海此集由建隆至宣和紹興中出於宋綬之家而直齋書錄解題及趙希弁讀書後志皆云竇讀閣直學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

於建寧云紹興間宋宣獻家子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別類凡目至爲詳也今所存卷數悉與三書相合則爲原編無疑且檢四庫書所錄唐大詔令亦出宋綬家爲綬子敏求所編則此云出綬家者似爲可信孫公談圃言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得之益綬收藏甚富故敏求能纂唐朝一代詔令既而積儲益多則又出敏求之後故不能舉其何人要其同出宋氏無可疑也明葉盛菉竹堂書目經濟類有宋詔令二十四冊殆卽此本今其書內缺宰相類卷七十一至九十三武臣類卷一百五至一百十五典禮類卷一百六十七至

一百七十七凡缺四十五卷與唐大詔令同一殘佚至於一代典章所存實多如元祐三年呂公著制出蘇軾手見避暑錄話四年太皇太后元日不御殿詔出蘇頌手見石林燕語皇祐六年溫成皇后哀冊出胡宿手見青箱雜記慶曆四年晏殊罷相制出宋祁手見東軒筆錄此其尤彰彰者也其他典禮之繁可以參核本史者如神宗紀熙寧二年四月癸丑命曾公亮爲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禮儀使讀詔令則知皇太后太皇太后皆有冊文又紀十月丙申曾公亮陳升之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讀詔令則知公亮進昭文升之拜集賢又紀三年十二月丁卯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

讀詔令則知絳進昭文安石則僅曰相而無殿閣之名蓋史於是年十月書陳升之以毋憂去任而詔令於下四年正月載升之方有起復集賢之制則安石之不書集賢事固相統貫矣又眞宗紀咸平六年以呂蒙正爲太子太師莱國公讀詔令則知蒙正因罷相除太子太師故曰入既賴於嘉猷退亦全其素志若刪去罷相二節全與本事不符始知修宋史時通削詔令駢儷以爲溯於辭藻不知仍有曲折一經指斥自蹈覆轍矣

翠微北征錄跋

北征錄二冊宋華岳著岳貴池人其南征錄十卷旣跋而藏之笥此則其中武科後上寧宗時書也南征錄乃

詩集此全是經略中原之策故黃氏千頃堂亦入於兵家類按宋史岳字子西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將開邊釁岳上書詣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迓守李大異復縱獄侂胄誅放還後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柬市今觀書中所言雖指畫山川措置軍旅意度極爲開展至所云臣舊推演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於豳冀黑殺黃道正按於

燕趙攻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未免過信三式近於術數使其應驗恐亦未能盡當此不得以成敗論也大抵岳是志節之士喜功名惡異類是其所長而才具則似密而實疏以致身罹慘毒後世稱冤而宋之國脈亦因此不振惜哉

慶元條法事類跋

慶元條法事類八十卷卷首缺佚莫詳撰人姓氏據直齋書錄解題有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宰相天台謝深甫子肅等嘉泰二年表上則此爲謝深甫監修之書無可疑者直齋又云初吏部七司有條法總類灌熙新書二卷雖似不倫然攷葉盛菉竹堂書目政事類有開禧

既成孝宗詔倣七司體分門修纂別爲一書以事類爲名至是以慶元新書修定頒降使得便於檢閱蓋舉其奉詔之時則曰慶元而據其成書之日則曰嘉泰攷宋史寧宗本紀慶元四年九月丁未頒慶元重修敕令格式又嘉泰二年八月甲午謝深甫等上慶元條法事類三年七月辛未頒慶元條法事類據史文正當名爲慶元故玉海載慶元修敕令格式目附條法事類云嘉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慶元條法事類四百三十七卷書目云八十卷其所云書目者館閣書目也然則八十卷者亦非原修之書直齋改爲嘉泰其中似不能無故至其爲書則固無可疑矣其闕卷弟一至三及三

吏部七司法二十冊慶元條法事類三十冊則兩書原自統行故寧宗本紀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重修吏部七司法開禧元年六月己巳頒自強等上新修灌熙以後吏部七司法開禧二年三月甲午頒開禧重修七司法如紀所言則此二卷又爲陳自強所上吏部七司法直齋書錄亦名嘉定吏部條法總類兩書在當時本自並行未可知也國朝文淵閣書目乾道臨安志之例著以見其書之厓略云

遜菴姓氏譜集跋

新編古今姓氏遜菴譜集宋臨川布衣洪景修進可編自序言凡得姓千一百八十九姓無其人者無信不徵

因分十韻共九十九卷合姓目一卷通爲一百自來著錄家俱不見載唯千頃堂有之而卷數不符疑非足本此本從吾浙鄞縣范氏天一閣鈔出內缺乙集第五卷至丙集十一卷止後又得吳門黃氏士禮居所藏項墨林家舊寫本補足其行款已不能畫一且原書卷次本極淆亂兼之一寫再寫魯魚帝虎滿幅皆然幾於不可究詰茲略依首卷姓目所列爲之詮次俾不失洪氏之舊至其中所采宋時名臣事蹟既多而於死節之士尤斷斷不置如臨川先賢傳搢紳舊聞朱子名臣言行錄以暨名家墓銘行實之類不下數十百家卽所錄史傳本文亦具有起訖不特有裨於昭世姓之炯

戒允當與藏書家共寶之

書復社姓氏錄後三

余舊鈔酌中志餘一冊內有曰東林朋黨錄曰東林點將錄曰東林同志錄曰東林籍貫曰姦柄東林黜曰壞封疆錄曰天鑒錄凡七種皆紀啟禎兩朝君子小人籍貫與復社三錄遙遙相對迨思陵末造倘有諸家子弟姓氏闌入復社者如歸安茅氏是也然此乃小人蛾眉謠諑之爲若復社三錄則君子自誌之又非僉壬之所得與矣究其後因蘇州推官周之夔之操戈始爲吳江潘凱作復社或問繼則有四亂十哲之號既雖不成然南渡勦立卒釀爲大變阮大鋮謂人曰彼阻逆案我

立順案以復之順案者假閹賊國號順而以周鑣周鍾從賊故也由是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海內清流一網幾盡此非復社錄中之巨擘乎嘗讀夏氏幸存錄載門戶雜志頗略如徐石麟徐汧陳子龍祁彪佳楊廷樞夏允彝外槩無從攷識後檢諸野乘始知甲申九月因北來大悲和尙之案河南道張孫振主筆坐大悲妖言律乙酉三月論斬當大悲繫獄大鋮等造飛書赫蹏更立諸號十八羅漢爲內閣高宏圖大宗伯顧錫疇都憲易應昌司寇解學龍冢宰徐石麟中丞袁繼咸等五十三參爲翰林徐汧吳偉業科道姚思孝喬可聘等後又增五百應眞幷孝廉諸生之有文望氣節者悉

加羅織大鋮密遣人竇其冊入獄說大悲妄引大悲不肯案火燒之乃已則又不待蝗蝻錄之紛紛爲諸君子屏息重足矣然且流毒後裔及

聖朝龍興杭人陸鑾尙欲爲兩社告密於是始設爲厲禁有以也丙戌仲冬呵凍書

書復社姓氏錄後四

或曰復社姓氏彰矣然其中容有不盡不實且後世子孫有欲推崇其祖父而竄入其中能一一攷核其故歟余應之曰此亦難保其必無然以意度之亦可無虞也按此錄原本出於秋潭吳氏次尾葌其時大江以南主持社事者幾於人握靈珠家抱荊玉矣而江北寥寥唯

貴池劉伯宗城與次尾二人爲巨擘顧伯宗爲人豐頤廣顙頎然如玉飾髯若神仙畫羅載籍謙讓未遑故嘗飲人以和次尾則不然貌瀍黑鬚似蝟毛磔每當稠人之會則竟據高座議論風生旁若無人者故其所著述如兩朝剳復錄與此籍不過皆少年盛氣之所爲耳雖其後兩先生皆致命遂志錙則以參史忠正公軍事歸終於袁閎之土室而吳先生不死於南都之難起師江上卒效銜鬚此非千古之義烈也哉然盡此錄中觀之則尚有未盡同者今就耳目所熟大節之留於天壤者北都則有馬君常世奇練川則有黃蘊生澤耀龔智淵用圓松江則有李存我待問吳門則有楊維斗廷樞沙

山則有顧子芳泉江陰則有黃介子毓祺顧江則有錢尊生謙亨稽亭則有庶孟璇三衢青浦則有陳臥子子龍夏彝仲允彝錢彥林旃講好不屈則有左蘿石懋第江右則有楊伯祥廷麟晉卿同升楊節侯以任鉛山則有揭萬年重熙萬安則有梁欽光于涘溯澱則有吳思陵所知至癸未昌時已調文選司郎中矣御史薛拱日生易沈君晦自炳孫君昌兆奎徽州則有江文若天宸劾多賊款弟一爲通太監王裕民思陵於是親御中左門鞫之至論死決身猶斧鑕模屍西市不可謂非深點於錄矣究之錄中尚有周肖儒爲狀元包吉狀之介弟人但云周五周六古盡江南田宅地方激變至焚延儒豪奴而揚其灰此非錄中人乎又周之夔後雖起兵以爲復社中抱節之士而錄不著者又不知凡幾即如

純皇帝親訂爰書列諸貳臣甲編者萬世不刊之典又將何以處之乎又如吳昌時來之亦社之表率也任意披猖當延儒柄國時與禮部郎中周鑣兵部職方司員外周仲琭大理寺寺正錢位坤遊揚鼓煽出入傳語號爲周門四君子而昌時爲之冠昌時之招權納賄既爲思陵所知至癸未昌時已調文選司郎中矣御史薛拱宸劾多贓款弟一爲通太監王裕民思陵於是親御中左門鞫之至論死決身猶斧鑕模屍西市不可謂非深點於錄矣究之錄中尚有周肖儒爲狀元包吉狀之介弟人但云周五周六古盡江南田宅地方激變至焚延儒豪奴而揚其灰此非錄中人乎又周之夔後雖起兵以爲復社中抱節之士而錄不著者又不知凡幾即如

殉節而始與東林爲難於考選臺中中後具疏特糾婁東爲欲傾宗社者非錄中人乎又將何以處之乎總之斯錄人數既多薰蕕雜陳梟鷰互集死節者固多而僉以爲典要未免扣盤捫燭之譏矣而子疑之不亦過歟客曰唯因並書之以詒後之讀是錄者

白玉蟾集跋

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續集二卷內分武夷玉隆上清集八卷玉隆集六卷武夷集八卷俱與此卷數不同蓋嘗修刊非復初定之舊論其所得亦庶幾葛稚川陶貞白之流不可以異端盡沒之也若讀書敏求載尚有道德實章一卷此則恐是羽人之說矣

黃黎洲先生待訪錄跋

姚江黃先生以佐命之才丁明之季世逆案初定卽手揭名列黨魁張儉無家流離數載而卒無補於國祉之堪譬人之胸拔其簪以祭其父可不謂壯歟迨南都二朝康熙己未庚申之秋以史館事屢徵不屈自傷舊族卒就逢辟之風至於天命旣固亦遂回心內嚮使子入太學肄業而自託於明夷故同時雖有太公夢夷齊乞粟之諭然其蒙難居貞隱身著作良可嘗矣茲錄於甲寅年從友人借鈔得之其體大思精舉二千餘年治天下之成算如黃沙聚米待其人而行所謂百王之敝可以復起三代之盛可以徐還酋洵無媿也壬戌秋鑑自京師放還跧伏里門檢閱敗篋因輒校其魚魯而手錄之其中如理財治賦敦大事我國家承平已歷有年所或革或因不待更爲推衍而或有一二揣可少補苴罅漏者用貯諸篋將以陳之當世若時事之與否則在上

唐才子傳跋

元辛文房撰辛文房事實無可攷謹按　四庫全書已著錄入卷云原本凡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楊士奇東里集有是書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樂大典目錄子傳字韻內載其全書今傳字一韻通佚世間遂無傳本然幸其各韻之內尚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裒輯編次共得二百三十四人又附傳者四十四人其二百七十八人謹依次訂正蓋爲本卷今是本適得三百九十七人則爲原本無疑然其中如李季蘭下附注閨秀二十三人靈一下附注方外四十五人及其餘各人附注者又十餘人皆本無事實不過就本傳內及論中之名以附列之其實只缺賀蘭進明杜甫鄭虔李嘉祐鮑防于

良史盧綸苗發馬異令狐楚馬逢劉禹錫呂溫姚合章孝標袁不約朱慶餘李敬方伍喬陳上美喻鳧顧非熊劉滄于濆公乘億章碣林嵩喻坦之徐寅殷文圭等三十人茲就三十人中與史事比勘如杜甫則備著嚴武集吏於門冠挂於簾之事初不見於劉昫之史於鄭虔則沒其求攝市令之言直以爲託疾不奪與歐陽之書亦異至劉禹錫之改連州則直以爲裴度所請而不知其自出馮宗傳中且全沒其文學之功均與新舊兩書不合誠有如提要所稱鈔撮富或未暇檢詳者唯持論處尚有根據於白居易詩同云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於杜牧詩則云銅魚走阪駿馬注坡於李商

隱詩則云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全用教陶孫詩評非勝其肌說者可比所謂足以津逮藝林者此也此本敘事處亦較定本爲多蓋尚未經明初人刪削者或云此本近出日本未知所據恐近出舊本特以之作僞爾

蒲菴集跋

蒲菴集十卷法住幻住詩一卷見明史藝文志釋來復暨其徒所撰史稱洪武中與宗泐同被召爲右覺義而秀水朱彝尊爲明詩綜亦云來復字見心自號竺曇叟豐城人元季航海至鄞止定水寺洪武初召至京太祖覽其詩褒美賜金襕袈裟授僧錄司左覺義詔住鳳陽

圓通院又改洪武十四年六月開設僧錄司掌天下釋教事日善世日闡教日講經日覺義左右各一員府設僧綱司都綱有副州設僧正司僧正縣設僧會司僧會明年閏月以戒資爲左善世宗泐爲右善世智輝爲左闡教仲羲爲右闡教玘太朴爲左講經守仁爲右講經來復爲左覺義宗泐爲右覺義蓋即其時故詩中多與諸府周旋如西平王者獻王朱梅太祖弟十一子也楙潭王者朱梓太祖弟八子也楙湘王者獻王朱柏太祖弟十二子也此皆在被召以後應教之什至詩中復有簡顧玉山避兵從釋於白雲寺簡翰林歐陽圭齋圭齋先生諸題則當在洪武未得國以前故圭齋一序亦尚

在皇元之世且歐序盛推其學隱然以趙孟頫袁桷之許其師笑隱者許蒲菴則其學宜有淵原靜志居詩話以爲蒲菴與全室齊名而不及全室遠甚者似非公論至來復入滅一事傳聞各異今蒲室全室兩集已載入四庫而此書以沈滯見遺較其詩品亦石門鐔津之亞也

清涼傳跋

古清涼傳二卷唐沙門慧祥撰又廣清涼傳三卷宋沙門延一撰又續清涼傳二卷宋張商英朱弁撰五臺山清涼寺在今山西代州五臺縣釋家相傳以爲文殊師利所居之地其書雖名爲傳實則地志之體首記方域

增補鍾鼎篆韻跋

增補鍾鼎篆韻七卷宋臨江楊鉤信父集前有延祐甲寅馮子振海粟及同時豫章熊朋來兩序按郡齋讀書志曰辭尚功鍾鼎篆韻七卷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吁多矣此本乃吳中故家所藏殆從虞山錢遵王氏傳鈔而出丙子春余館金閶臨頓理潘大農師宅儀徵阮制府師以萬壽貢書見託友人何夢華特以示余其書前列辭呂王諸家所得每字有所增補則作一方格朱書以別之首卷則列所采金石名目末卷則別出古文象形自非史籀所遺三倉壁間莫備於是編因假歸苕上屬吾友計秋琴暨同人及余子曼壽分鈔存之攷讀書敏求

記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薛尚功重廣之臨江楊鉤信父博采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党氏韻補所未備係篆文於唐韻下而以象形奇字等篇終焉馮子振云漢有古文尚書唐明皇以隸楷易之儒者不識古文自開元始宋景文公筆記故人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驚喜自爾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當時咸不之識遂有怪人之目信父得無亦作怪人耶此書序後有洪熙侯書籍印章摹寫精妙蓋內府所傳本也錢氏之言如此惜乎索還方急失摹印文然遵王所云洪熙侯者侯字實是殿字而錢宮詹補元史藝文志作五卷者恐亦未見匡廬眞面目也

南江札記跋

余不識邵二雲先生而先生哲嗣秉華與余爲同年且修鹽法志時同局最久今先生所著南江札記刊成讀而善之遂言曰先生精訓詁長於經爾疋正義一書固沾句後學矣然世徒驚其殫洽不知其根柢深茂此記一二字皆可引而伸也如左氏傳王使伯服先生引鄭世家作傅按補古服字說文備字注賈氏易曰犕牛乘馬故後漢書皇甫嵩傳義眞補未乎注曰今河朔人有此言此其義也又左氏傳芾胙先生引潛夫論曰作茀祚閔元年天若祚太子先生蓋作胙按祚字說文所無唯徐氏新附本有之效成十二年傳無克胙國作胙則古字祚當作胙此其義也又孟子畜君者先生引呂覽適威篇曰民善之則畜也高誘注畜好也按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畜孝也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疏引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既注已行不復改之竊謂孝好一聲之轉正古人師說相承故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此其義也又此於孟子一書箋釋尤備余嘗讀僞孫疏病其弁陋如有求全之毀趙注求全之毀者陳不贍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按劉向九歎曰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王逸注曰陳不占齊臣有義而怯聞其君戰將赴之飯則失匕上車失軾既至聞鍾鼓之聲因怖而死此正其事而疏並不能詳且其他如壽若邵伯見王充論衡亦不引遹如酉子至吳市各輸錢一文大半無稽安得如先生者一舉而盡釋之耶此記爲先生未竟之緒故其說尚未艾韓子曰讀書須識字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舍先生其誰與歸昔閻潛丘病革時以劄記戒其子曰當刪而梓之後其子弗忍也故今所流傳者率冗雜先生此刻則遠勝矣其曰南江者取禹貢三江之旨以所居在姚江而然矣

冬青館乙集卷六

文七

跋

烏程張鑑秋水

通鑑補跋

通鑑補共四百五十一卷明嚴衍撰衍字永思嘉定人事跡無所表見唯同里黃忠烈澤耀爲永思壽序在崇禎甲申之歲是年永思卽下世其書前編以司馬光資治通鑑爲藍本亦兼採續資治通鑑爲藍本後稍以群應旂續通鑑爲藍本亦見稱于忠烈則其行義可知前編有補其事補其文補其所未載有附錄有儷攷有補注如禿髮僖檀爲乞伏

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歸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厤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厤二年八月而書之其寵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厤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又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死之而通鑑謂沖與梁門共守崔模降魏且爲攻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明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尹沖之死則宋魏有同辭奈何因模而僻詆沖爭其誠的注如晉孝武時酒流連內毀醒日既少通鑑謂醒爲治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知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稱守國天王通鑑謂守爲宋注卽云湝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當是齊國是不攷北齊書也其續編行補事有辨誤益辨書除道學一門以外皆疏戚無可觀故所補稍多如通鑑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並進鐸柊則以爲詳攷宋史無劉光義傳唯劉廷讓傳云廷讓字光義乾德二年冬興師伐蜀爲四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兵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則光義乃廷讓之字本一人也又通鑑程琳厲武后臨朝圖因黜爲汀州司馬則倫舉琳一身行事及履歷無貶汀州司馬事以

辨辨氏之妄又孔文仲之彈程頤則以文仲本傳及頤傳皆不載其事以爲未加通鑑所據又通鑑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則以地志青城屬永康軍青神屬眉州本紀云永康軍青城縣民因作亂遂改青城則知青神當爲青城之誤其餘如提要所糾開寶五年永安公主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爲藝祖所戒不應於開寶八年復謁爲永康公主之類亦俱已削正並能義據宏深徵引該洽洵爲明人中所僅見之書當日地狹繁重遂不及進呈良可喟息茲值右文之世得上備

宋板夷堅志跋

石室之藏豈非嚴氏之厚幸歟

夷堅志宋洪邁撰宋史藝文志載有甲乙丙志六十卷丁戊己庚志八十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趙與時賓退錄亦云夷堅志三十二編凡三千一序不相重復疑此書在宋時已無全書故與志不甚相應今　四庫書已著錄支甲至支戊五十卷而此八十卷乃其正集自甲至丁四種每集冠以自序楮墨完善尚是宋人原刻知賓退錄之言不謬且丙集正作景集序中自言其家諱所由而與時錄乃謂支丙作支景則與時豈亦未嘗見其正集歟史稱邁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眾體攻閱典故漁

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益亦指此書而言直齋又云世傳徐鉉喜言怪資客之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斥絕者皆詭言以求合今邁亦然晚成急於成書妄人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亦不復刪潤徑以入錄今觀自序其欲速之志良如陳氏所譏然文人愛奇古今通蔽正不必若勤有堂隨錄湧幢小品之故爲此書作訓詁而假喻自見其事或不足作而地里官爵姓氏均足以資考索昔于寶爲搜神記後世爲史者不嫌采寄況邁實則此八十卷之存亦庶幾爲讀史一助云

金匱祕典跋

有紅筆添注者似外間人筆乙非其原本攷明世諸帝實錄後必有實訓祕典鋟梓實錄外別是一種此則似內監劉若愚輩所爲中載成祖與李景隆戰書則稱燕王景帝與也先書稱太師虛輒空一字亦尚是摹本且史言景泰之立于忠蕭寶左右之而三書中其與英宗書則云大兄到京之日君位誠如所言另再繕書兄弟之閒無有不可何分彼此但恐降尊爲卑有違天道其與也先書云得指揮昌謙梁貴（今明史作李錦）回京口傳大兄皇帝聖旨命朕位以與宗廟之祀朕不得已勉遵大命敬慎天道人心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詔告天下即皇帝位尊大兄爲太上皇帝爲居朕上太師果能送兄回京朕

有大事必當稟而行若大兄仍居皇帝位則降尊就卑是罔天矣罔天之事朕豈敢爲詞義拙率事理幽隱疑出景泰親筆當日岳謙梁賁所傳口語今不可得攷然觀先後兩書則雖以此絕敵人之望而英宗復辟之念自其素定故將迎英宗時景帝不懌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其言可想景泰才地不及宋高宗而忠厚稍勝故不免流露如此可知當時忠肅回天之難後雖欲自免其可得乎其餘足以裨益史事處不可枚舉洵足寶貴乙丑三月在琅嬛仙館得閱是書因書其後

書東林同志錄後

茅止生掌記云逆璫榜朝堂姦黨劉健謝遷等五十三

人而其中功業理學有王守仁文章有李夢陽近日逆賢時同心錄所稱姦黨二百五十八人天鑒錄又八十人不知異日有如二公者否余曾忝附其中竊爲之懼矣按同心當即同志之異今同志錄共三百十八人而茅元儀之名正在賞即武弁山人之下然人數不合即天鑒錄亦多二十三人總之此等紀載後人互有損益亦非當下原本故點將錄或謂出於王紹徽或謂出於鄒衣白而志略乃附在酌中志之後則其經劉若愚所竄改必矣憶漁洋先生池北書庫中有單行本未知與此本異同若何當記之以俟更攷

書崇禎輔臣黃立極諸人傳後

天啟七年十一月國子監生胡煥猷之劾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樸其事似乎可駭其實亦一時風氣使然要不過如錢嘉徵之劾忠賢汪鏜之劾劉健李東陽一流不脫占風望氣之面目較之宋賢陳東歐陽徹則相去遠矣立極既免施張不旋踵削職惟國樸至次年五月始乞罷其時我鄉茅止生元儀在都移書於國樸曰元儀方謂蕩平之業有君有相而議論忽紛中外失望然用人之大已啟其端則進退之際綽然名世猶謂宜論再出而忽聞行色已戒決機之早更出人頭地矣深荷不世之知媿無涓滴之助竊有一事欲以面聞而爲閣人緊謝敢此具白狂生胡煥猷其言實躁

然當士氣久喪之餘而仕舉昔生敢齒及宰輔亦休明之徵也往者眾論丽於大僻而黃扉持論獨寬得以微罪去在此生豈復宅望然師相於舉措刑賞之閒俱布至公於天下而開罪左右者未蒙一言度仁人之所遺恨也頃平湖相公鄧鄖來瀕行及直言魏忠賢之錢生嘉徵而不及煥猷識者以爲缺事或亦師相至公格於天地欲留此以成師相休休之度耳且其言既行其人終不廢即微師相言亦豈永錮師相未後復了此一案似於盛德益光元儀往嘗以張文忠卹典冀鄒南皋先生力請兩言之而南皋先生即引爲己任其手札具在今豈不能無望於師相元儀背不求媚於先正之文忠今豈

市德於酸狹之煥猷卽上書宰輔沽名後世亦非元儀之意特以受不世之知應有格外之報而泰山無藉於助唯度此一事可補萬一而又爲閹人所謝不得面陳故敢奏記左右然度亦師相意中事矣愚不勝惓惓耳國榷於是請收復優敘得旨允行然則煥猷當日非惟不問罪更得優敘矣在止生於國榷或別有感恩而作史者以國榷之强顏併沒其跡用特拈出以供讀此之助

書萬厤十二年春官冊子後

官冊子三卷萬厤十二年春刊首冊載宰輔七卿各省總督巡撫巡按御史二三冊載各省布按經歷照磨府

州縣官而獨缺十三省布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太僕苑馬都轉及南京等官此未全冊也首輔爲建極殿大學士申時行次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文淵閣大學士許國按史葉時行傳時行奉命視大峪山陵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又居正卒四維時行相繼柄國四維尋以憂歸時行爲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蓋郎是年也又宰輔表是年時行九月晉少師太子太傅建極殿國十月晉少保武英殿故春月所載止用賢之爲右贊善李成梁以伯爵守遼東咸繼光以少保改廣東皆與史合於是歎當日史館中先命喬萊汪輯輩爲長編一書其功實不可泯也往於友人處見周

八年春進季馴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八年以後十七年以前事蹟不詳今表自是年以前季馴未嘗居七卿則工部尚書亦當在南京矣但是年冊有太子少保不應誤書殊不可解他如温純傳載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而冊注太常寺卿王家屏傳載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而冊注翰林院掌院事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則此冊總係春月之事不必以此致疑而吳中行之爲右中允趙用賢之爲右贊善李成梁以伯爵守遼東咸繼光以少保改廣東皆與史合於是歎當日史館中先命喬萊汪輯輩爲長編一書其功實不可泯也往於友人處見周家居冊自無緣及此又七卿表是年吏部尚書魏戶部

延儒榜題名錄又見吳江徐電發鞠莊書目中載弘光時官冊子前歲在京師諸城相國家又見紀曉嵐宗伯所藏順治十八年官冊子皆足與史事相攷覈則此雖斷爛朝報其足寶爲何如也冊今藏琅嬛仙館師舉以示鑑得記其後癸亥十二月朔

書史閣部秦藩左長史章君傳後

此傳出自章氏子姓按閣部遺集閣部於二十七歲成進士授西安推官與長史同事少年初仕其奉教於長史宜也既而長史殉秦難家屬南歸值閣部以漕運巡撫鳳陽駐節江浒丁國變五月戊子朔報王至留都閣部入晉樞輔又據甲乙彙紀長史猶子正宸亦於庚子

自謫籍起用科道遂有慰忠一疏其實閣部在朝不滿匝月於丁未庚子至丁未二十日卽爲士英所擠出鎭維揚則捉筆朝房卽在初至閣部於是年實四十二歲與傳言更十餘寒暑者正合然余攷金陵拾遺是年十月壬午有子陝西秦府長史章尙絅祭葬建祠之旨其時同被卹者共三十一人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通判李毓英長沙推官蔡道憲嘉魚知縣王良鑑鍾祥知縣蕭漢蒲圻知縣曾拭均州知州胡承庶衡陽知縣張鵬翼興都留守沈壽崇經歷任文熙商維道監軍副使喬遷高前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徐標給事中顧鉉彭琯御史俞志虞郎中徐有聲副使朱廷漢澧州知州蘇瓊妻舒氏吏

理丞下雖不明著其去位日月而遵史本傳則固有改官後見國事日非卽乞假歸則此部覆縅恐張捷阮大鋮輩有意塗人耳目而特於正宸放緐後作此狡獪總之濁亂之朝紀綱倒置此等疏朝上卽宜夕下何至一部覆泥至百餘日之久然則不得閣部捉筆朝房四字亦不足以發其覆也又憶北都殉難二十四人中御史王公章被害尤烈南都雖誼卹有加而其孤之械一官靳而不與徒以義旅指揮江上遷轉稍閱幾及兩載至金道隱言於隆武始授一職得殉節以沒先後如出一轍故一時有翻板弘光之號見道聽塗說然此猶事之纖微者也李清爲一時清望其所建白不過潤飾太平之具

史家尙以不急請之當日經國之務其洩洩沓沓有甚於是者可勝扼腕哉至殿閣之名據閣部初拜以禮部兼東閣繼以兵部兼武英殿然聖安紀及逸史均於是年七月壬子有改正閣銜以尙書兼大學士之命故稗官於初時祇稱東閣大學士今此傳題下結銜用太傅兼建極殿攷顧氏聖安紀太傅是是年十一月斬徐州土賊程繼孔所加建極殿是明年正月初次殿工成所進均與閣部初授時不合亦足證其爲後人之所添矣

壬辰展重陽後二日友人孫柳君寄示遂書其後其兩人大節已著余可以不言矣

書玉堂薈記後

玉堂薈記二卷明末濟寧州人楊仕聰譔仕聰字朝徵號鼇岫崇禎四年進士改翰林簡討按吳梅邨文集士聰官簡討後戊寅皇太子出閣講學充較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尙書田唯嘉及其鄉人太僕史葂所爲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葂逮問王午擢右春坊中允癸未升諭德甲申得旨宣慰襄藩齎手敕諭左鎭入援會大學士吳甡出治軍請以士聰收山東義勇未及行京師陷士聰投愛女於井促妻孔氏妾陽氏祝氏縊已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覺灌之大吐復活孔縣絕蘇二妾與女死焉家南奔督輔請爲監軍護諸鎭帥不果過江避兵武塘既而轉徙於丹陽金沙鬱鬱不得志避地於常州之方坐郵以死著有靜遠堂稿戊寅紀事甲申核眞略數十卷據此雖不能仗節赴義亦自異於輸誠送款之徒今鈔是記者約略言其歸命吾朝當在貳臣甲乙之列則駿公之言爲不實矣攷烈皇小識一時逼脇從賊卽陳子壯傅鼎銓吳爾壎均所不免於士聰乎何尤且飲酖沫血得閒南奔要非漫無稽攷閱嘗讀東邨老人甲乙彙紀而得其崖略爲甲申四月闖賊既西遯士聰因與張風翔家眷同舟出京城時士聰門生薊州監紀吾鄉方大猷已降大軍爲通州守送之過南京頒詔官卽同南行借臨清兵自衛會淩駟在東方暗通南北頒戒兵丁言有北朝兵無送人往南之理到濟寧卽返由是不疑得棄家以達金陵然則士聰在弘光時縱不見授職要仍守諭德無疑已而南中復陷過江至武塘轉徙於丹陽金沙閒亦事所必有使其時果出事天朝正與駿公同轍駿公爲士聰作文又何爲而諱匿以避地常州緒之耶梅邨紀事固有不足信如吳繼善之類然此傳當書以俟更訂

書逸史吳貞毓傳後

吾鄉溫孝廉作南逼邊史搜括繁富然疏漏處亦不少如永麻在安龍孫可望以恐唯殺十八人其名姓不應

叢脞至此憶丙寅在揚州同門有武威張壽穀大令澍來游雲臺先生屬余與陳雲伯同壽穀三人飲於平山堂下極水天論古之雅大令還寓卽以續黔書一冊見貽既而讀之如所載十八人事蹟姓氏甚洽益其令貴州時所輯也其言曰十八先生墓者當明之季永明王由粵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新改興義府無人臣禮從臣與內侍等咸憤甚飲泣計與李定國共圖可望謀泄可望遣人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與義府城南纍纍者是也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顧朱議震鄭允元趙廣禹蔡縝易士佳胡士

瑞朱東旦任斗墟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爲國也於此可謂覈矣益誌地志者得之日驗與所聞者異詞所傳聞者又異詞也若遵史所紀百紕謬者二無可攷者一不知溫氏何所據而云然者余嘗參之諸書如黎洲行朝錄不詳列其人但云十八人中有武臣一人內侍一人此不能審而混融之益其愼也至楊陸榮三藩紀事則不列林青陽而以楊鍾易楊忠此不過鍾忠聲音之異耳而李顧則仍作李顧無所謂林鍾也若遵史則直不知林青陽之泛海而遵鍾議新之初則監侯既而釋之不在死者之列而內侍二人一以陳麟瑞易之一以劉議新易之豈以其刑餘之人不足以辱國而乃假子虛烏有之鬼以實之歟此尤爲無稽者也大約此事以殉明紀事爲得其實永曆七年癸巳安西李定國既定桂林與可望離貳各信始計遣安西乃遣主事林青陽孔目周官由閒道達柳州致命後林周二人畏可望卽由連州泛海而去此林青陽之不得預於十八人之數也無何可望遣僞總兵朱養恩廉得其實隨命僞指揮鄭國至南寧押解馬吉翔同十八人質對於是諸臣俱不屈而是時有兵科劉議新者因跟去吉翔亦隨鄭國至南寧便同貞毓等指參吉翔此劉議新之所由於羼入也既而賊黨雖忌議新終以久離行在不知情暫責一百棍監候後得可望令乃放還則以劉議新之無預於十

八人之數也由是鄭國雜治之張鐫曰敕稿是我譔周允吉曰是我改正張福祿曰我管印綬兼尚寶卿璽是我盜用鄭國又問曰畢竟何人主使張鐫曰無他人是流賊孫可望耳於是眾口皆大譁鄭國亦怒尤加慘掠乃定讞越日得可望令除幅巾吳貞毓全軀處絞張福祿全爲國張鐫三人凌遲餘俱斬決眾臣臨刑顏色不變如吳貞毓李元開蔣乾昌胡士瑞朱議震皆有絕命詞時甲午三月二十日天氣微雨觀者爲之流涕今詳定十八人者內閣吳貞毓兩直人大理寺署寺事寺丞楊鍾湖廣人支科徐極江右人翰林院朗討蔣乾昌福建人李元開長沙人江西道御史周允吉浙江人遼史作江

西浙江道御史李頎南直人廣西道御史宗室朱議㮮
人江右人武安侯鄭允元徽州人太僕寺少卿趙賡禹袁
州人遼史作吉人職方司郎中張鏞南直人營膳司郎中蔡
繼軍駕司郎中朱東旦四川人中書易士佳江右人任
斗墟浙江人太常寺博士胡士瑞江右人印綬太監張
福祿北直人御前營事隨堂太監全爲國衡州人此十
八人者皆確然無可疑而何有於既去之林青陽已釋
之劉議新乎且逸史既云明年六月上以青陽久不還
命貞毓續遣使往矣此又何時得還而預於十八人之
厄且主事劉議新自行營還途遇吉翔謂必預謀而吉
翔得以啟可望則議新於此事本屬影響又焉得預其

列此事理之易測者也至於閒討貴陽陳麟瑞未知所
據總之誌地里者以目驗無已石刻次之若作書而任
意出入曾地誌之不如而欲免後人之訾議不可得矣
五月梅雨病後晨起書

書永明諸臣畫幅後

立軸高五尺闊尺餘綾本上題安籠夜雨四字下鈐小
印朱文四字曰有懷不暫年月姓氏客攜示挂壁
竟日喟然曰此非永明孤臣之道塲也故據地志貴州
安隆所之隆本作隆自明季永明於我
朝順治九年壬辰入黔時採可望盤踞川東西知帝播
遷至廣南乃遣總兵王友秀張勝迎帝至安隆將規董

等八人授庶吉士八年甲午在安隆二月開科拔四十
人以四川熊渭爲第一授庶吉士餘亦授職有差文教
始終不衰則幾山險水而斷墨零紙宜其至今有流傳
者矣迨其後平東內面安西再衄楚雄西去遂入嘔哇
以至咒水緬甸一網遂盡斯時之君臣尙可問乎讀鄭
凱也是錄未嘗不爲之太息也然則是畫也中有丹心
一片碧血千點庶幾天南殘史之證慎無以爲尋常繪
事忽之哉丙戌五月

書溫忠烈公手蹟後

明高傑之駐揚州也揚州郡進士元勳質蒙其難南都
既不爲請諡而明史又不次於爲虹傳後迨杭董浦先

生應其裔孫開基之請爲之立傳事始大白然效其本末當鄭公之赴傑軍也免死牌誄揚城之鴈固足以動聽至於露刃圖之則馬鳴騄不止下石直推刃矣閻部之劾猶未滅也今得忠烈此札知忠義之氣同聲相應不特鄭公可以無憾忠烈之節於是爲不孤矣揚州府志內載李清鄭職方傳尙未詳唯魯可藻在永曆末年於黔中曾一請議郤然牛角山河已無及矣又安得取其說以告近日之修地志者

書朱文恪公冊立儀注卷後

右冊立儀注一卷明太傅朱文恪公所刪定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冊立光宗爲皇太子事儀注史稱公爭國本至數十疏儲位卒定而竹垞老人書先太傅奏疏尺牘卷後亦云先公萬曆中以禮部左侍郎掌本部尙書事清德著聞是時朋黨紛爭先公中立不倚惟力持讜議抗疏建儲迫冊立旨下出儀注於袖信宿而大典行益此卷卽其所手訂之藁今以明史禮志證之大致不異唯志云皇帝御奉天殿而卷云文華殿則三殿旣災故也其於慈聖太后止云宣文明肅而無貞壽瑞獻則加徽號雖同在是年知尙在十月以後又儀注原本皇太子下有四王卽所云同日封貴妃子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惠王皇七子爲桂王是也恭妃者光宗生母也皇貴妃者鄭貴妃也端妃者皇五子之母李貴妃不與焉

記秀水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嘗見其眞蹟益與張雨倪瓚王蒙釋道衍高啟輩同時相去不遠其聽雨樓詩云江雨飛來夜氣涼小樓高處冷於冰聲留蕉葉頻敲枕影亂檐花獨對鐙遠客異鄉生白髮故人今夕擁青綾致君堯舜漸無術思入湖天睡未明其風致亦可想見也

名賢四六叢珠跋

宋名賢四六叢珠一百卷建安葉蕡按江西贛州府志載蕡字仲實建安人元祐中爲贛縣尉不能事上官罷去起爲宣城丞調奉新令不赴嘗著易傳推明大衍之數時稱其確且注云萬姓統譜采補嚴汝賢傳今凌

迪知萬姓統譜所言正同而不云出自嚴傳疑顗志別有所本且志與譜俱云字仲實而書云子實亦當以書爲正其書著錄家多不載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其名僅四十卷此本辨別部居大率爲四六酬應所需前有慶元丙辰錦谿吳奐然序言編輯之時曾開設書局廣引書籍非如後世葺鄙陋利之習故前列所采之書若謝承華嶠後漢書以泉兩晉十八家若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晉書何法盛中興書孫盛晉陽秋荀綽晉後略胡廣注漢官解詁應劭漢官儀蔡質漢官典儀衛敬仲漢舊儀均非近世所見而有宋一代名賢文集幾二百餘種亦可見其搜羅之富矣其分門一表牋二啟

三諸式四內簡五劄子六書一稟七長書八婚啟九青詞十釋疏十一祝文十二樂語十三勸農十四上梁十五輓詩十六祭文每卷子目尤多大段詳於官制如一資政殿也玉海載景德二年王欽若事而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適定員數之奏失書一龍圖閣也玉海載藏太宗御書及咸平景德祥符諸事而孔道輔論廢后拜學士之事復缺一天章閣也玉海載慶曆七年置學士直學士事而欽惟聖考瀋發宸文之詔又不傳至翰林所載錢若水草詔上親改數字陳彭年入閣上作歌一首玉堂嘉話自洪氏有羣書之輯一動一言皆足垂爲典則則此外若寶儀李昉王旦等事復不勝枚舉洵程俱

麟臺故事所不詳著之亦足見一時掌故也

西嶽華山碑書後

華山碑翻刻甚多其原拓宇宙閒祇三本余均見之洵眼福也其一爲陳望之家本陳爲宗人府丞時得千金貿於成邸成邸作詩紀之其二乃朱笥河所藏余在京笥河嗣方遠宦攜去其留者得翁學士覃谿手摹覃谿與朱氏有連因借雙鉤得之油素廓填墨光如黍不但隸妙即此已驚心動魄矣其三則雲臺先生撫浙時以二百金購於錢宮詹之子東塾者相傳是天一閣本謝山鮚埼亭集有跋可驗中丞戊午年祝嘏京師余實同行中丞旋以劉金門事坐謫伊犁碑攜在葦下

益不翦本視前兩拓尤完善眞罕世之寶因屬余爲攷余爲彙錄前人題跋已數十家知此碑爲王蘭泉司寇金石萃編所無可以補其缺也次年春阮師治酒揚州會館邀友人同看碑題款時同集者爲馬學士秋藥蔡閣學生甫張侍御船山屠吉士琴陽陳茂才受笙及鑑尙有人不能記也生甫閣學署款揑筆書之愚初意欲每字雙鉤爲之引證然後入攷如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之例而雲師急於成書即以余所鈔綴寄程中丞鶴巢於廣東板刻之今所行者題跋悉人錄而體例不同矣所可惜者其拓本既係全碑不經翦裂故碑額兩側尙有唐人李德裕題名字蹟了了可辨在額右者其書

自右左行在額左者其書自左右行取便以書丹也余以宋元鎮江兩志攷德裕以兩浙觀察使入覲年月厥不爽蓋唐時外官入朝皆例題名嶽廟得鐫名嶽碑者尊之最顯者也因余晉集時不曾連綴入卷故程公入刊既不見原拓全無腰領未經纂入此缺陷也至碑下截因提行多煩餘隙地雲師既命吳國寶摹勒一石置諸雷塘墓廬其時適貢書中有歐陽文忠集古錄手稿數卷內跋嶽碑一則具在郎所辨集靈臺名者亦附入石其實據梁舉士山舟言歐書亦未必眞也至德裕題名字畫瀰細國寶無從鉤取失之宜矣當是時陽湖孫觀察淵如官山左聞之特致書中丞乞彙借三碑譬

拓乃命吾鄉舊好嚴孝廉鐵橋入都親理董其事時余與雲師俱在太僕街衙聖公賜第遂相敘十餘日看渠手鉤三碑以歸今忽忽三十載矣秋宵無寐回憶前塵遇與事殆不可多得因倘識之俾讀是碑者得有稽焉

防風碑攷跋

風山靈德王廟碑不載於王象之輿地碑目記而輿地紀勝古跡下注云防風氏廟一在武康縣二里一在封禺二山之間錢氏封號有石刻存則今之碑乃在封禺之間而非去縣二里之廟也豈二廟各自有碑而陵谷變遷其一固不可問與吾友雪廬徐子晉手拓其文以贈同好且詳加箋釋句疏字論之不特備前谿之掌故深有裨於史事此碑不入墨妙亭使數百歲之下猶得辨跟肘而訂馬豕不可謂非幸矣嘉慶甲子十一月

太公呂望表跋

攷杜元凱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三月于自江陵還襄陽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則發冢當在太康以前全謝山跋此碑以爲時汲冢竹書方出無忌信而書之於策殊失攷訂按此碑立於太康十年而云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口得竹策之書藏之年當秦阬儒之年八十六歲正與束晳傳所云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之言相合其所引周志文則出一冢非魏安釐王冢中物隋唐藝文志以爲逸周書出太康中汲郡魏安釐冢者謬也故今碑所引周志亦不見於紀年及逸周書中益杜氏所見乃咸寧五年所得之竹簡此碑所引則束晳所見之竹簡也後人槩以竹簡爲出汲冢而不知其有二得此可以解王深寧之惑矣

閣帖殘本跋

官法帖僅大令書第九一卷向入井眉精舍爲余薰習頗久秋琴主人逝後散落四方購而得之其裂處有補以木條者係銀錠未擦以前之本若後此則木條上補刻字畫者矣故知爲當日進登二府所賜無疑不第諸

舍帖後三行十八字較泉肅兩本爲多也惜裝潢者案亂其次因以劉次莊釋文校正之陶九成云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黍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此卷無不相合昔竹垞爲夾雪本及江都王氏藏本跋言退谷孫氏祇存二卷則此十分之一又奚必白石之校保毋甕獨取此卷於予亦不爲少矣可寶也

岳忠武王玉印跋

讀金陀粹續編知王虢後江州申田產屋宇及前後手詔悉被拘沒然則今所摹勒高宗手敕其爲左藏南庫架閣給還者未可知物之顯晦能思議邪以王之忠勇據同話錄其獄案莆陽陳魯公家尚寶弄之烜茲手澤

所存視農徵士之珍逾球璧宜也嘗謂王兼工詞翰不獨登池州翠微亭詩爲清涼居士歎賞郎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十字不足千古歟苟有好事者網羅遺句彙爲一編鈐此印納諸西湖棲霞嶺下祠中視漢壽亭侯一鈕流傳當更遠矣

周恭肅畫田家二十四景跋

此名賢之筆不當以尺度繩之郎未到豳風無逸亦不魏南宋人耕織圖遺意大田楚茨之詩如在目前矣恭肅居官大節已炳若丹青觀物堂潘氏爲松陵文獻豈只尺鄉里而敢溢詞焉唯藝事世閒流轉殊少攷弇州四部稿網羅三吳文翰有明國朝名賢遺墨一百八分五

冊冊各二十八第四冊第十八人郎恭肅書一紙在翰林待詔文先生徵明之下王氏收藏之富鑒賞之精橫厲一世同時如姚洪謨許成名兩侍郎不得預選而獨取恭肅則恭肅之書必有過人處豈以畫掩哉視農善弃之近姜紹書爲無聲詩史至不能舉其姓氏書此以爲讀是冊者告

明陳涉江畫卷跋

上元陳涉江先生與友人追熱河洛因爲此相佯恣肆之筆前激衝波後盪洪流一人乘螺舟一人乘犀石一人乘葦一人乘羽扇吹洞簫一人乘糞爲舟而飲復一人乘鞍盛酒罌一人乘查一人乘蛤讀書畫既奇古讚語復飄忽無歲月不載七人姓氏攷涉江以諸生注名復社成崇禎十三年進士擢河南道御史南渡周鍾雷演祚之獄爲致書幣於馬阮邏者得之因出爲長沙守募苗兵於黔粵甫出境而國又變託黃冠以老所著有庶查集探源離騷亦取徑長吉善繪事此祖其招魂遠遊賦意而輔以崑崙流沙騶虞鸞鳳之旨不知與秋粊二百篇何郎有王叔師洪慶善豈能注其顛末也哉尾又署八月四日雲客攄去計當日同官同郡同志年九十三與涉江相伯仲者曰張怡鼎革後入攝山白雲觀自號白雲道者時來往於城南之松風閣以望宮闕疑即其人然不敢決也道光戊戌友人自吳門寄到索題恐

世人河漢其說爲卑靡略儁珍奇焉以爲遠游之文魚也可以爲山鬼之女雖無不可也大者驟熱展卷輒習習風生兩腋

書石崇金谷圖送別詩序後

世說言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甚有喜色此意唐時猶矜言之至今世但知以楷法爲墨皇重益在泰始七年由泰始七年下數至元康六年正得二十六歲若在元康七年則現當生泰始八年下數至大興之元祗得四十七非四十八矣得此一證可以決水經酈注之誤矣至兩人祖帳當在背秋徂冬之候故崇文敘茂林而雜眾果而潘詩又復舉沙棠烏稗若榴芳棃以實之卒歸之春榮誰不慕歲寒貞獨希終以白首同歸側重石友此又詩時之可述者也所憾者送別三十人無從是證其第一人卽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崇之姊夫且崇妻又紹之兄女也年五十最長故居首有詩在金谷集其次則滎陽潘岳有詩在文選又其一此二十四友之巨擘也二十四友則中山劉琨年二十六最少當居末又其一然則所云傾城出餞者如太原郭彰清河崔基渤海歐陽建蘭陵繆徵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安平牽秀潁川陳眕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吳國陸機陸雲汝南和郁周恢京兆杜斌摯虞若而人皆一時之秀又孰不當預此集也哉唯崇至

鎭曾不多時卽罹高誕爭酒之釁爲軍司所奏免然其屯下邳時東莞太守曹嘉嘗詒以詩云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崇復云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益指同官國子博士時也全詩見魏志楚王彪傳裴注未知其人得須斯列否恐亦當在祭酒之次也不出四載而綠珠實甌梓澤爲墟石火電光煙雲變幻人且得以觴詠之清談轉歎夫高粱之酖毒也噫

明釋文察一水血書楞經跋

聞之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眞非眞而立像因像以悟眞非實以施名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豁虛非像非眞達人元會墨固有之儒亦宜然當

思陵初造刺舌血上疏以訟父冤者則有長洲周子佩九重爲之震動對簿日尸崔許於朝教忠之典可謂極矣此冊爲明僧文察同一水以舌血和墨書楞嚴十卷笑公文峰得自他所其一時跋尾如落木菴之清修停雲館之世澤尙矣此外若伯舜倪氏之息影緇衣忠文楊公之捐軀故國以及章拙生姚文初皆卓爾有聞於世他若通門潛翁行如槃菴亦方外之表率樞機之發皆是物也矣獨蒼雪能以詩鳴戚然則紺髮紅爪顯功絕代靈茜瑞骨昭福殊方名賢眞像四端具矣其墨池之龍象歟道光庚子重修顯忠寺落成余誌樂石得窺斯裘因慫恿諸君貯之精舍永鎭祇園

張閒鶴畫蘭跋

湖志載閒鶴性簡曠嗜飲少進輒醉醉輒畫蘭勃勃出生氣友人陸子黃嘗得所畫懸之素壁忽發香滿室因額其居曰蘭室所記與墨香居畫識不殊惟瑣作黃蘭堂作蘭室異爾然志有閒鶴詩鈔不曰夕佳樓詩鈔余嘗爲同里吳氏作所藏法若眞等畫秋江圖跋一時遺老題詠如董若雨倪伯屛黃九煙呂石山張爾就閔雪蓑不能悉數至閒鶴則云辛亥三月七十三峰樵張道岸時年已四百二十甲子矣潯上夕佳樓奉贈秋江道兄楊子凌雲氣超然不可毓清風融物累眞宰入黃初木落山容見波平帆影徐坦懷歌爾汝靜對若憑虛夕

佳樓吾潯旣莫知其處而詩鈔世亦鮮見至辛亥爲康熙十年上推甲子閒鶴生萬厤三十年詩錄言其曾爲諸生蓋已七十歲矣詩似夏古丹魏雪竇畫亦神似宛山樵洵足寶也道光壬寅秋潯上張鑑識時年亦四百五十甲子矣

藝圃圖跋

古之習隱者入山深入林密其清常畏人知故漢韓康賣藥自悔爲女子所稱蓍隱有若是之難也潯有沈默之士桂君芝房少不慕榮祿居鷗郊鈐之南得隙地名曰藝圃不侈不陋琴書清潤暇則偕朋好觴詠其中名花珍蕖洗滌塵慮知其避俗也深矣已而慕柴桑之風

漏離落植菊子嘗於暮秋遊友人過之翛然移晷幾不知身之到雲林堂清閟閒翌日以是圖來屬題復自歎薰習之暫不過一長安賈豎人僅識其名而欲心知其意益亦難矣

文八

傳

擬南宋姜夔傳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饒州鄱陽人蚤孤露氣貌若不勝衣服家貧無立錐然好客未嘗一日倦少時即奔走四方一時如辛棄疾楊萬里樓鑰王炎周文璞皆愛其才爲之延譽既而客遊湘江以詩謁千巖蕭氏蕭以爲能因以其兄之子妻之初夔率意爲長短句既成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於是喜音律善吹簫多自製曲慶元三年

時議以享國長久而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因詔天下求知音之士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夔進大樂議於朝欲以正廟樂其略曰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鎛鍾量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壎有大小簫篪遂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溼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不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變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奏而聲或太蔟之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不諧協夔之言樂大致以權衡度量先正爲主其議詳樂志中又嘗作琴瑟攷古圖一卷及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曰上帝命曰河之表曰淮海清曰沅之上曰皇威暢曰蜀山邃曰時雨霈曰望鍾山曰大哉仁曰謳歌歸曰伐功繼曰帝臨墉曰維四葉曰炎精復上尚書省作表曰臣聞鐃歌者漢樂也殿前謂之鼓吹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有朱鷺等二十二篇由漢逮隋承用不替雖名數不同而樂紀罔墜各以詠歌祖宗功業唐亡鐃部有柳宗元作十二篇亦棄弗錄神宋受命帝績皇烈光耀震動而逸典未舉迺政和七年臣工以請上詔製用中更否摭聲文

罔傳中興文儒薦有擬述不麗於樂厥誼不昭臣今製曲辭十四首昧死以獻臣若稽前代鐃歌咸敘威武蚪人之軍屠人之國以得土疆乃矜厥能惟我太祖太宗眞仁高宗或取或守罔匪仁術討者弗戮執者弗劉仁融義安厥數彌永故臣斯文特倡盛德其詞舒和與前作異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墜逸鼓吹所錄惟存三篇未必能合度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墜逸鼓吹所錄惟存三篇譜文乖譌因事製詞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而登封告宗郊祀天地見廟拜帝后冊寶發引升祔五祀殊情樂不異曲義理未究乞詔有司取臣之詩協其清濁被之簫管仰聲暢辭達感藏人心永念宋德無有紀極海內承平書奏詔付奉常有司

收掌令太常寺與議當世姝其能不獲盡其所議僅免解而已同時惟待制朱淑真管歎夔以爲深於禮樂夔既不遇益自放於詩酒友人嫡良憐之欲輸貲爲之拜辭輒謝不許順陽范成大之請老也夔詣之范有青衣曰小紅色藝雙絕一日范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疏影兩曲以進范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迨夔歸吳與范以小紅贈焉其夕大雪過垂虹亭因賦詩使小紅歌而自吹洞簫以和之聞者莫不凄絕夔生平學尤粹於長短句說者以爲南宋詞家大宗其於自製諸曲皆注節拍於旁殆似西域旁行之字然終以無所遇而卒所著白石詩詞集及絳帖平續書譜禊帖偏旁攷行於世其後

宋人善學詞者如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之徒皆以姜夔爲宗

輯字宗瑞號東澤番陽人受詩詞法於夔有長短句二卷名東澤綺語債

祖皋字申之永嘉人樓鑰之甥登慶元中進士嘉定時爲軍器少監自號蒲江居士有蒲江詞一卷

達祖字邦卿汴人有梅溪詞三卷

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有夢窗甲乙丙丁稾四卷

捷字勝欲號竹山人德祐進士入元不仕學者稱竹山先生有竹山詞一卷

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

卷一名花外集

炎字叔夏循王俊之孫西秦人僑居臨安自號樂笑翁有樂府指迷及玉田詞山中白雲共十二卷

密字公謹濟南人僑居吳興號弁陽戴翁又號蕭齋四水潛夫嘗輯南渡以後諸名家樂府爲草窗詞選自著有草窗詞二卷一名蘋洲漁笛譜

允平字君衡號西麓明州人有日湖漁唱二卷

論曰自制氏去而古義亡四始衰而雅音溺樂勝則流詩降爲曲雖燥溼所感生民大情而政序相推品物恆性文辭繁詭則雖而非典才情異區斯麗而以則有唐中葉創始倚聲俎豆青蓮宗祧羅嘔溫飛卿助教之年代風流彌劭孟蜀花閒南唐蘭畹或指波於初造或尋條於後時小樓吹徹水殿風來君臣閒作互相嘈囋以至深宮劉鋹之詞祕監歌梳之作莫不流播旗亭傳歌酒肆然而綺縟爲多柔靡不少豐蔪克贍而風骨不飛振采失鮮則負聲無力斯言諒矣泊乎天水徽祥斯學不墜元祐慶厤代不乏人晏元獻之詞致婉約蘇長公之風情爽朗豫章淮海揖軼於詞壇子野美成聯鑣於藝苑幽渺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固已同祖風騷力求正始君子正其文瞽師調其器厥功所作良可嘉歎然而

畛域猶存涯度未遠爭價一句之奇儷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遺以來詰若夫學士微雲郎中三影尚書紅杏之篇處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曉風殘月文潔而體清李易安落日熔雲慮周而藻密綜述性靈數寫器象益駸駸乎大雅之林矣南宋以還元風益著雖周柳之纖麗辛劉之雄放風氣所競不可相強而求紅牙之哲匠問綺袖之專門幾於家習偷聲戶精協律有房中之妙奏非風雅之罪人賀方回陽斷於東山康伯可風柔於應制花菴既光價於東南東浦亦騰輝於河朔詞流之變於斯極焉既而白石歸吳格情絲竹經正者緯成理定者詞暢清眞濫觴於其前夢窗推波於其後學者宗尚

要非溢美其後竹垞玉田海鷗碧山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夫搓酥滴粉艷密居多洗碧鬬紅佻巧不少自三唐創雕瓊鏤玉之文而五季詣月露風雲之舊求其辭致蕭閒情采標舉則竹坡簫舌審齋掣肘何況志感絲篁韻諧笙板採玉化之本原昭歌永之符契也詎良由學慎始習功在初化頓八絃之遲濶搜千載之餘韻遊盛麗者用資企張之望師妖冶者必揖施嫱之祛愛依沈約宋書詩人謝靈運傳贊之例綜歐溧渭略具條貫俾言選聲者得以效焉至於莊門下猶斲清溪楚女閭中猶御淮海則倒詩者未嘗泥其籟而聞聲者自足

通乎情必謂妙達此旨妄加繩墨則又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知音之俟亦無取爾

循吏蒔塘張君別傳

君姓張氏名吉安字迪民蒔塘其號其在官號二十四洞天吏隱歸家後又號石牛居士蘇之吳縣人也五歲母范孺哀慟如成人自少承其祖楚門先生之學祖母朱太儒人督課甚嚴稍長耽吟詠其賦檄櫫詩云擣沈春茗綠喚賣夜鐙紅爲同時所瞻炙年十九舉乾隆四十二年順天鄉試六十年大挑知縣籤發浙江試用嘉慶改元署杭州通判二年署寧安秋改象山四年攝新城五年莅永康六年調麗水七年移浦江八年始補授

餘杭縣事凡七年十四年秋以親老引疾歸先後在浙共十五年所至多惠政道光九年以疾卒年七十有一又二年永康士民始條君治行言已故永康縣知縣張吉安吏治循廉仁風廣播準之遺愛無洙前徽名宦有祠允孚輿論撫部富公上其事於

朝明年冬十一月戊午奉

旨依議部咨檄金華府行縣欽遵入祠先是二月間餘杭縣士民以君向游洞霄宮一菴以南湖水利爲浙西列郡攸關議開立案康熙泥塘甃以剛於壅旋謝事去議雖不行時論韙之至是繪奉君像配祀蘇文忠公之像又九月麗水縣士民以君寄驗三十年去思如

壹伍拔冊96版

一日亦奉栗主入祠遺愛堂葢時際饑饉人懷舊德鍾應谷響無以喻諸由是興起之問咸知君官績之懋都有歌詠其盛者而前此落落諸大政在朝在野既已各爲論次夫尸祝虽漢西京立壞公之社建石相之祠苟非殊畧克臻此昔班史創循吏一傳緣飾經術遂開百世載筆之例然則君施之政事與兒於羣公之文者當著之　史成又何事更爲表襮而一時彈議若尚有未慊者則以零星佚事散在人口也君明於聽治於永康時值營官齎餉經縣遇山水驟至人銀漂失上官責令賠補君以事出天災力爭於大吏得上聞免償弁役遞

郵蓍爲成例又浦江郵民娶婦七月得子族訟之官引梁東晉宮吳嫩媛事君呵曰汝讀史亦知邑誌有宋文憲耶檢學士傳示之亦姙七月而生訟遂息此稽古之效也在餘杭郡有人乘舟過縣達岸失銀詣縣鞫之無有端倪檢僕身夫腰繫乃親至所失銀水滸遺善泅者出之羣以爲神維緝有稽甫刑亟誡可不慎與他如象山之設法彈匪也時壯烈伯李忠毅公西巖方總兵海上嗟歎久之曰使牧令盡張象山盜不足平也君因條不便如石浦增兵南田設卡質溺海之要務至其在餘杭頻歲薦饑今節相儀徵阮公於嘉慶乙丑大振之役通杭嘉湖三郡設三十二廠杭屬得其十君以監員首莅城隍廟廠廠既麗省最近大吏晨夕稽察策騎所先一有不慎白簡隨之君時勞勤爲諸廠表率者非砥節厲行未易及也鄉先正梁學士山舟素不輕以言許人其贈君楹帖有胸填冰雪面改風塵之句親詣其省邸致之至今爲美談焉其通於世務又如此者君所至必以古人爲程至癘安則首謁海忠介祠至永康則刻陳龍川像至麗水則葺泰淮海祠至餘杭九鎖山則葺陳歸楊三賢祠并繪東坡像於石祀之今建以君像配蘇公者即昔之君所繪者也一時上官如秦少寇小峴阮協撰雲臺潘相國芝軒諸先生靡不服膺其政至於平生吟詠所到必諸其詩人與之游如何徵君春渚洪太

史樨存張太守船山皆是而方外則小顛澈谷其尤也取士抑次矣既入祠名宦其嗣光熊等將梓其所著大滌山房稾介余友人仁和汪半巖郵示屬爲詮次伏讀再四其架矱先民神遠類韋蘇州則故園名宦也豪宕類眉山坦白類香山則所官浙之名宦也然與長公時既不侔遇亦縣絕唯勤民事言疾苦甚似樂天殆皆以其所不似學其所似也竊意樂天少日家居奉母貧薄不堪嘗從禁林乞兼京兆戶曹參軍以資甘旨及爵祿稍充不免爲聲色所累已不逮其養而賞花新井一篇始終爲母受惡一斥司馬再遷分司竦誚攢譏至掎摭以爲浮華無實君則捧輿撰杖委蛇官齋萊綵承歡溫

清無閒處室有吹笙之潔退食少封酢之羞雖畢眾敬之聽政不衰而荀惑明之行酒無懈迫雨親後先遑養即躬守蓬廬不降其志其與樂天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是則以詩格論之又當在姚武功晁具茨之間矣居暇恆與同籍諸耆舊如潘農部榕皋韓尚書桂舲石廉訪琢堂黃主政蓼圃倡和結消寒之會作問梅之社胸有所積一發之於詩晚耽禪悅徜同志之請出主景賢虞山諸書院士論翁然歸之子三光熊光照光疇皆能世其業余既徇吾友之請就崑山王典簿椒畦所訂存詩都爲八卷因著其遒事取東漢鄭康成邴根矩荀文若諸傳之例別爲一通其大事已見墓表家傳者不

雜廁也用俾其家附諸詩集之後余何能傳君亦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

論曰世之傳循吏者不過曰明曰平不知神者知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既明且平吏豈有餘事哉雖然已以此施者人亦以此償也公孫文子曰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今於君信之矣

溫也癡先生家傳

先生名一貞字文賢號也癡湖州烏程人七世祖玉洲翁明季由輯里遷南潯再移墨谿曾祖某庠生祖某太學生父某增生輯里爲郡大姓蟬連甲第而先生家守

鐫列古人名跡著綺石居猶藏志書讀管見錄臥癡樓詩
鑑家與温氏爲世講光緒癸酉府君嘗從游於先生從父
禮言太夫子而余從弟南華又出先生之門故鑑每游
歸輒造其廬視湯藥累月喪禮畢乃旋浙君客久始占籍烏程
已獨慨然以先塋在桐汭不獲春秋祭掃功復往迎父
母之匱至浙葬蜀山麓之康山千里長途不辭勞悴是
役也躬自引紼異以人徒陸行若干里水行若干里凌
高降深物力交絀君子以爲難繼又安其繼生兩世大
父母之葬於賡德君雖貧遇事必舉尤能濟物南潯師
善堂掩骼長生會施櫬及邨孤寡議捐振賙人之急靡
不曲至嘉慶二十三年宗祠圮與兄倡首得千金祠宇
復完道光九年輯家乘如修祠凡造莊置產立碣無不
身任桐水王氏之緒得復振者君力居多也十三年八

營生壙於本邑琅邨之鑒山極山水之趣友人方擬爲
徐元歎之游而先生逝矣
論曰人言善書畫者必壽石田衡山其選也然使先生
處有餘雖顧玉山項墨林未必逾此而能不廢我歟歌
是殆子輿氏所謂窮則獨善其身者非歟

國學生王君家傳

君諱國閶字際輝號醒夫先世自徽州遷廣德再遷湖
州爲今烏程人幼明敏父建初翁鍾愛之甫成童就試
遭父艱毀瘠逾禮貧不克卒學與兄松舟賈於浙之南
潯友愛甚摯有嚴餘輒寄家奉母以爲繼祖母曾甘乾
隆四十五年母沈太孺人亡君以寇多不可緩急擇地

月以疾卒君國學生善醫明青烏家言配濮陽孺人沈
孺人子四懋息國學生文增縣學生懋昭懋序皆國學
生孫十一人女夫廩生温文炳與鑑有通家之誼持行
實匄文不得辭摭大略爲之傳
贊曰古葬地不擇遠近季札適齊有嬴博之葬故父母
既虞祭而或在他國遷其已葬之匱以從所居古未之
聞禮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
禮不忘其本仁也賈疏曰既從周鄉齊今又從齊反歸
周君子善其反葬近吳江顧氏非之以齊去周二千餘
里使其已朽之骨肉與俎豆於死者爲不仁若是則古
人去國或無兄弟居守先塋必平居爲若敖之鬼而後可

也棄經傳以從其說其敢以爲信歟王君積善甚著吾獨表章此事非敢以禮許人存此以爲後之治禮者發其凡焉

太學正君家傳

君諱大圻字懷邦訥夫其號也先世自漢扶風正俊避吳江六都之大陽圩則信也又九世爲今震澤縣人父炳文祖枝茂曾祖光祖世有隱德而祖尤積善鄉里人信愛之君起太學性澹朴遇人無畦町藉祖父業始與妻黨同業離於郡城戳業多徽人皆得其貴以去君所處如故乃退居雜蒔花竹習書畫自娛家故枕具區前

後皆水漁歌沙鳥不廢歟傲會頻歲災祲出粟濟人甲子尤甚遠近全活無算家以益貧道光三年某月卒壽八十有九先是以

睿皇帝覃恩給粟帛授八品銜妻董孺人篤王孺人子三晉庠生以鎭以鑑女四伯仲季適張復雷施孫貞唐敦元皆太學生叔適董拳桂郡廩生孫四觀海觀瀾觀濤觀潮

贊曰宋書顧顗之言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悶者不達妄生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命弟子愿考定行論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夫士以孝友爲先而論列者適完其庸行言似

無甚奇特豈可不爲之表著此近儒戴庶常所爲深慨也古曰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中必有俊士吾蓋於太學君而益信

滕綺嚴君家傳

昔東原戴氏震爲武進毛養浩傳曰士之行以孝友先然爲之論列生平則又適完其庸德之行言之固無甚奇特於是往往罕見表著叮使聖門尚瑰異則四科不首德行矣吾邑驥邨有潛德而祖尤積善鄉里人工部西塞尚書十三世孫生而篤孝至老弗衰生養殁祭祭必盡誠如見嗜好待兩弟極友愛凡親黨中孤寡煢獨周卹甚至婚嫁弗克舉者亦助之不解此非所謂

孝友任卹者歟道光三年夏吳中大水冬復大饑有司勸分君承父積堂贈公志助振爲諸富室先應勸者麇集大吏將上其事固辭不得因讓其優敘於從兄及從子爲驥邨地當衝繁鹽私充斥鄰里延累者數十家君不爲動已而大吏詢得之以素公正從無一字入公府特出之君夷然曰以一身全數十口死不恨況公論有在事白而名益高嚴氏族滋大修譜三稔眾推爲主持兼司祠職君直任曰不欺心不欺祖可無事也則知仁忠和其庶幾焉君早歲著述自謂無大異不肯收拾夫不知其人視其友君少游費孝廉徇陔之門講爲過亭侍御從子學有本原

因以嘆率及門列嗣垣驥鹿鳴者比比弟兆元猶子昌福尤砥礪相繼登賢書以去其顯著也二十四年春患風疾右足失舉六月乙卯卒年六十有八君諱登字仍芑謄綺其號也祖穀似贈儒林郎父師善贈修職郎弱冠就縣試爲鄭大令裕國所知當

上十五年覃恩充貢需次教諭例授修職郎配張孺人子二章福晉福皆諸生章福以優行爲羅學使取入詁經精舍肄業孫二以當以芳嚴之族有畸士鐵橋廣文重惡以撫弱息詳余所撰節孝傳君幼孤露兩月父郎

君族子也博學能文於世少許可獨愛重章福俾課其子因更相與上下其議論鐵橋之歿遺書滿家如手校秦漢六朝全文七百卷影宋寫北堂書鈔秦漢金石文拓本皆世所罕有子幼不能收藏賴章福任勞鄆惜焉非庭訓奚以及此亦足覘其通藝矣

張鑑曰周禮大司徒以德行藝三物教萬民若君者可謂發於性情有如此者道光三年吳中大水薦饑大府諭勸分巨室君踊躍趨事居閭閻先由是邑之出粟者皆視君以興焉而親串之有爨火不繼者必周給之此君孝友任卹能實諸踐履者也十四年五月壬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越十載配張孺人於二十四年九月癸未卒張系出句容以士族來佐內治侍尊嫜未嘗見眵域少怒多怡至三十三年人無閒言吾見世之流隨以

見背洎長性淳篤肫肫以孝以家累不克俯首制業年十八母爲娶同邑張氏文賢淑奉姑教惟謹凡所以成君之善行亦內助多也嘉慶十七年大君節孝合例請於朝得給帑建坊又旬四方聞人詩文以表著之其摯發於性情有如此者道光三年吳中大水薦饑大府諭勸分巨室君踊躍趨事居閭閻先由是邑之出粟者皆視君以興焉而親串之有爨火不繼者必周給之此君孝友任卹能實諸踐履者也十四年五月壬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越十載配張孺人於二十四年九月癸未卒張系出句容以士族來佐內治侍尊嫜未嘗見眵域少怒多怡至三十三年人無閒言吾見世之流隨以

爲人所詬誶者比比也吁遠矣子二長桂芳殤次錫疇
國學生是皆合周官之法足以傳者也
贊曰余始爲節母傳詢諸鐵橋廣文知節母素整肅不
事媕婀深歎地道無成而得終夫業君之食舊德而詠
清芬非太君之明奚以致此夫詩言無非無儀不過中
饋之常昔倉聖造書契於威字訓姑許叔重引漢律威
姑今學者申之曰卽有威可畏以此見婦至夫家必視
君姑威儀以爲法守有作之先而君肯堂之聰刑于之
化孺人婉順之貞胥於此見之矣至子孫之久而不忘
亦非藉其親以爲身重也情所不能申有不能已諸其
懷者也口耳所及宗族閨黨可傳不能傳之邦國託之
文章列之郡邑之乘邦國可傳不能必其傳於天下後
世欲傳天下後世而無疑則不獨以文而已所傳者有
以信於傳之者之心傳之者有以信於天下後世則文
傳而人亦傳此歙王不庵煒之言惜鑑非其人也然鑑
得十數年後復傳君以補太君節孝之闕不可謂非造
物之有意以顯之也

宮烈婦傳

烈婦姓于江都人於乾隆五十年歸泰州宮承佑佑家
貧紡以佐讀無憂色至嘉慶十年夏佑得羸疾烈婦晝
夜侍湯藥不懈每飲流顧以身代冬十二月佑卒烈婦
擗踊謦哀既襲即再拜於尊姑訣曰婦失所天何生爲

幸孫輅稍長當爲父奉堂上徽婦將從亡者驅螻蟻於
地下姑持之泣曰婦在如吾兒在命婢環守之數幾殆
烈婦之黨憫之輿以歸諭止百端烈婦不爲答中夜忽
起繞牀疾呼若狂者眾撫之徐曰予歸矣乃還跽佑死
裁百日烈婦從容奠奠飯一盂於殯所復哭入房盥遂
雉經年四十有二子二輅輔
張鑑曰若氏者可以不死而終死者烈也昔歐陽文忠
爲馮道傳序備載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妻李氏引斧自
斷其臂嗟乎人能充夫自愛其身之心而先遠恥辱以
引訣者若烈婦亦可無媿矣

節孝翁孺人傳

翁孺人姓楊氏其始生青浦之井亭港年二十一父曰
曾基以字同縣朱家角翁定周已知定周有羸疾請期
父尼之孺人請於父曰是命也弗敢怨遂往入門將同
牢定周暈絕孺人驚惋亦如之良久始同蘇踰八十日
定周卒孺人痛不欲生防慰百端久之父迎以歸孺人
朝夕稽十指爲衣食事父母以孝聞積苦五十有五年
宗黨稱之曰賢有良澤族人以其大宗不可以無後也
乃議立族子世瑋爲之嗣迎孺人至震澤養焉又九載
道光十三年五月以疾卒
論曰余嘗習公羊家之學矣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
有變命存其間者政也政不齊則人有怨怒之志若將

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
亦有變其開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凡災異萌芽
天出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
驚駭之尙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
不欲害人也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
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
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然
則孺人卽濡滯不行未必卽勝於是而得壽考壽考奚
未必有令聞也旣有令聞復求壽考古人所難傳曰人
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
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君子大受命

徐節母蔡孺人傳

孺人姓蔡氏西洞庭山人也父處士在三爲著族孺人
年十九歸本山徐巷爲徐君采夔妻采夔賈於淮以家
事畀孺人孺人處之裕如也周旋親黨輯和內外靡有
閒言故采夔之遠游得無內顧憂者孺人之佐爲多未
幾采夔抱沈病狼狽歸堅孺人親湯藥忘朝暮唯語其
同室者曰疾革矣可奈何而卒不起孺人號痛絕粒
將引決族之尊者諭慰之至再乃食議立夫兄迪先第
三子爲采夔後久之孺人始復食然旦夕飲泣曰若此
子無成不克見前人於地下矣由是教其子習禮就傅
循至成立者二十年不稍懈於嘉慶某年月日卒距生
於乾隆某年月日享年幾十幾歲道光二年烏程凌君
水芷持其略以告其同邑張鑑曰文藻嘗課孺人之孫
矣獲與迪先交幾二十載孺人之苦節懿行耳爲之熟
焉迪先嘗乞作孺人傳久而未有以應今年山中諸君
子有重輯節烈祠志之舉孺人之子大復復申前說旣
以歎迪先墓草之宿又恐不文願得一言以遺之余重
違永芷之意綜其守節教子之章章人耳目者其他瑣
屑不與濫也若夫旌典之逾成格唯當路者能主之以
待異日也可子一大復國子生孫四城坤堂堅曾孫一

論曰昔沈尙書歸愚作西洞庭風土記深歎俗之澹朴

近古未嘗不爲之神往及來林屋見其閨門肅穆洵足
以昭我管彤若孺人者其一也漢王符有言十步之閒
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豈不益信余在山中值
山中人方有事於柏舟祠堂乃愚從司事者廣爲采訪
俾不致漏缺益以此也

節母陳孺人家傳

節母陳孺人其先自湖東林山來居郡城父丙國學生
尙書震直之裔遂字之年十八來歸待姑及祖姑以孝
稱詩雍正癸丑進士宮揚州府知府孺人生而端淑父
母絕愛之聞同郡驥邨嚴翁斗瞻有孫維鶴才且前明
居八載生一女一子維鶴以疾卒孺人不欲生父母交

諭以仰事俯育不得已乃復食初父病嘗割肱以進得
愈人弗能知也父母憐其貧而嫡欲分產與之堅卻不
納且曰吾父雖老無嗣然有庶母在異日有弟何以資
生吾自能織紝以贍養育也守節三十三年如一日宗
族請於
朝得旌例授孺人年七十有六乃卒子希涑孫錫疇皆
國學生能守其教云

張鑑曰昔劉向父子爲列女傳具載魯季敬姜此節母
之不可以無傳也韓嬰爲詩外傳亦一再稱孟子之母
曰宜爾子孫繩繩今曰采封采菲無以下體則節母尤
不可以無詩也今孺人以賢且明而彤珀無昭歌詠不

事宜子若孫之有不恕於心者因介我友沈柳橋來句
詩文柳橋幷吉明洪武時有陳慈聘倪氏女而成遠陽
至正統中歸倪四十餘載倪已年六十一與慈白首成
龍燭系正出東林然則陳氏貞節固世有母儀歟夫街
彈之言不足爲傳列其事略以入諸牒用諗世之能詩
文者慰子若孫之孝思可也

張烈婦傳

張烈婦震澤鎮之雙塔橋人姓江氏父庠生晉以同邑
國學生張耀爲其家孫福元之請繼室也福元始娶於
施死無所出笄之吉遂允焉爲結褵周歲深得重親之歡
出險篋以佐之凡叔美之所交多一時文士時相過從
酒食果餌靡不曲盡歡娛氏貧已嗇元客外病還烈婦侍湯藥惟謹

言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之漸其不爲烈婦之所
吐棄鮮矣晉之師友董竹坡王雲舫與鑑善函事略來
謂從容守節難慷慨捐軀易尚庶木不仁卽歐陽氏所
句文用采次其語爲之傳以俟夫有司者之旌焉

吳縣毛氏顧孺人畹芳傳

孺人姓顧氏名慧字畹芳又號墨莊蘇之吳縣人也父
湘筠縣丞以畫稱孺人性聰慧六歲讀書卽成誦受六
法能通知大意二十五歸同縣毛君叔美舅榕坪先生
年已七十嘉其婉順盡出所弃名人眞蹟以資之由是
書學益進撫嫡嗣以慈待嬸姒以禮舅捐養寔多之事
出險篋以佐之凡叔美之所交多一時文士時相過從
酒食果餌靡不曲盡歡娛氏貧已嗇元客外病還烈婦侍湯藥惟謹

泊久無子爲叔美置一妾既知其爲舊姓復集貲還其家母翟太孺人吳著族也外大父雲屏素善畫湘筠之卒孺人哀之迎來家中尤盡孝養病劇至刲臂肉以進於其喪過時而毀由是致病然畫之得翟氏家法亦以此故雲屏與子琴峰亦歎曰數百年無此矣毛氏所居在郡城相傳爲綠水園舊阯元陳惟寅高青丘嘗觴詠其中明末爲張孝節泌園蓋靈秀之區也叔美與孺人既同志得王忘菴所畫東禪寺紅豆折枝卷遂顏其屋曰紅豆書樓樓五楹貯書畫處曰讀畫軒孺人作畫處曰釀花龕明窗淨几生香活色日馳譽四方亦嘗以詩與名媛白門陳友菊同郡陳靈簫西泠汪小韞蒙城張雲

章相往復或願爲弟子則婉謝之有故人女請執贄亦得指授以去其通而介如此晚稍事佛持齋戒殺喜周貧乏一歸之於孝閒讀正續通鑑於唐宋兩朝尤貫串餘事乃誦唐人詩益讀書善畫有天性亦所助者眾也年五十有一以疾卒所著有釀花龕小草畫冊題詠勸孝編格言類纂若干卷子文炳孺人既卒叔美益無聊其姨之子屠伯洪湖籍也與余友介之丙爲之傳

贊曰昔蔚宗志列女云才行高秀不必專在一操是故扶風作史踵成大家右軍能隸兼傳道蘊人各有能誰能掩之至於春秋粉墨丹青琯彤吳郡三百載略數三人曰文俶有寒山草木昆蟲狀設色本草湘君擣素惜

碑

昭忠祠碑代

維嘉慶十有三年青龍在旃蒙杭州會城東北忠清之里鄉官湖南岳常澧道孫景曾暨從九品銜錢文瀚以唐右僕射褚公祠宇毀敗盡然心傷爰斷松柏以安几筵惟神光蹟唐世勳載旂常千有餘年靈爽罔替昔在前明成化中禴郡人周璟扶服道路請列於朝得伸祀典式煥榱桷亦越於茲風雨不除丹青攸斁因於裔孫江西候補按察司知事前薦舉孝廉方正世襲恩騎尉宗灝監生錦章同出金錢以完廟貌余時重撫斯土相率請文夫夷門在望過客傾心孫叔不祀見夢致歎良可嘉尚昭茲來者用銘樂石垂示無極其詞曰

緊公挺生漸水之陽恢宰輔猷堅剛維唐永徽宮
鄰昭否直詞邁德犯顏貞觀再寘愛州大節不墜摛其
光耀媲彼諧媚公之弼亮宜有後人九世其昌沒而爲
神昇平舊里祀事不忒
皇清報功奕世載德神之飲食既飭既齊春秋用享福
祿來爲

古雲濤觀碑

古者祭法禋于六宗升雲降雨各視功德是禳是禁春
秋崇奉所以經國序民輯寧上下也雲濤觀者始自紹
興蘊隆蟲蟲禱而輒應甘雨時至錫名順濟嘉定之閒
崇號屢申爰及永樂霪潮淙至迺徙於茲經營伊始成

化以來靈爽罔替
聖清龍興雷風通發歲在乾隆飛蝗爲害神畀炎火稼
穡不痒官司震動請列於朝乃開靈宮飭治壇場施攫
陽馬蘚草中庶赭山亙前漸江在望嘉慶建元增修致
祥燔炙普淖民不敢忘年穀時孰賴神之明惟神名號
歲久滋晦或言姓干以祈甘澤致此異瑞莫可致詰稽
古之士懼其若斯用率舊老詢遺舊物乃按經傳原本
所由銘茲貞珉昭於永久其詞曰

杭州北新關重修清惠金公祠碑

曒曒清惠來自涂陽算緡水衡人力用康孔咸佐賦劉
晏轉運損下益上是謂利藴藏富於人繄公是思如春
之仁度支無廚生財有道無取東溟朝夕求盈用轉不
給不壑有源堤塞而開行之明歲近悅遠來繄公之名
史既逸之繄公之政志又失之崇祠不毀遺澤在人春

山巉巉秋水鄰鄰江漲之橋武林之驛津吏儻來式此貞石

吳山呂祖師殿碑

吳山在武林會城之南左江右湖各極勝概嘉慶九年郡人於金龍舊阯築眞人殿殿之上層祀文昌神循廊而升爲清愼閣由閣而入爲呂祖師殿再上爲斗姥樓因折而西有屋東向其下爲濟仁堂其下爲大悲閣皆經營麤具既而金錢日施凡斷斷之未就者丹漆之朽墁之未治者塗墍之廟貌煥然而新明年適

朝命崇祀神號民益趨事數年之閒不戒而集規條周備期於可久而司事者方出餘力俾寒爲之衣暑爲之茶疾爲之藥冬爲之湯以壹諸事靡不畢舉誠盛心也既成乞書成月而誌其姓名於碑之陰以垂久遠乃爲銘曰

於昭明神於山之陽槃薖捍患佑我一方神之居處夔魖竄逐神之照臨扁虛效速昔也土茨丹青不施今也采椽風雨攸除石甃之皮神或有語丹竈藥鑪吹遂飲酺推神之功百度有倫愛人利物其仁如春瞻偈察創埋蔚掩骼綱之紀之是謂遍澤人既媚神神亦顧民勤茲貞石奕世常新

龍游縣通濟橋碑

龍游爲東南孔道其自京師而趨江關者水道則自嚴州而至陸行則自金華而至而皆以通濟橋爲之衝通濟橋者在永安門外長八十丈有奇當靈谿白遂昌入穀之會自宋紹興以迄前明凡重修者九自木而石而石墩而捲矼者三嘉慶五年郡中紳士余殿蘧葉禮承葉世璇及徐應宋等以其歲久傾圮倡爲捐修之舉集郡內若干人得貳萬餘金至九年某月某日落成比舊之廣增三之一焉就試用訓導余習來乞文因思周語夏令有之曰十月成梁說者以爲便民使不涉也然則輿梁之修三代之令典而邑之人士能及時修舉俾不至於廢墜不可謂非慕義者也遂書以爲記而系以銘銘曰

兼兩陸資方艤水齊車揖所筑伐石以砌靈山崔崔靈谿裔裔式彼通津利而弗滯烏榜銜艫星軺擊楫苦壺不歌負戴踵繼虹腰橫亙雁齒分級既固且平民安其惠

銘

隋文選樓銘

嘉慶十年歲在旃蒙赤奮若涂月吾師僕徵夫子既持喪服遄歸揚州以所居舊在文選樓巷側爰築室於家廟之右名曰隋文選樓者蓋成其先大夫相國太夫子之志也師自始學即藥家前熟習文選又奉過庭之言以揚州爲薈憲教授之地而運其堂構庀材鳩工不侈

而素風雨是蔽落成之日奉曹氏以下七衆主於樓上
攷隋唐之際學者競尚浮靡而曹氏獨述雨漢鴻文貫
通六代然後江都李善繼之聞有唐一代詞學之先不
可謂不盛也夫習其說而不知所始與有其美而弗爲
之彰皆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允宜經營恐後以答先
人之思以牖後學之志時鑑適來斯土居是樓之上遂
謹爲之銘銘曰

粤在有梁大文孕作延英博望藻思騰躍筆鮑六藝權
衡七略詞林既峯筆海是酌錫名文選咸用資度爰逮
大業曹氏繼之廣雅彈治珠叢奥奇紹述先軌訓迪來
茲宣講不倦爲世宗師施於唐代斯學益治維唐伊何

善邕居首父子殫思其注不苟聿開風力海涵山負諷
吹鍾律毀棄瓦缶遁洗淫哇歸於敦厚我儀徽世之
通儒少親庭訓寶逐鼈趨尊其所聞懷瑾握瑜長益通

才之半亦爛選爾至於子京掌錄日勤以筆代舌用志
不紛惟此三賢先典攸聞以治其學以昌其文彼豈欺
我駿烈清芬選學既衰詁訓中輟班馬字類虛造臧裂
杜林泰簡賈逵師說如火銷膏如湯沃雪孰謂詞章經
術區別斯樓之築此邦之榮入則有稽出則有聲魯廟
之頌王庭之賡發言必度有缶斯盈豈惟阮氏實賴成
名樓既靚止書亦隨正玄來簡忘紂紅審定五臣兼采
眾本互證綜繁鉤要孰思傍訊以對先人以詔後進惟
公暇日登樓載觀口講手畫考古問難弟子飫聞退而
郎安伸卷就誦環琅夜寒亦知先德心瘁力殫鑑本浙
產夙奉明德三年禮堂遷言是憶周覽廣輪肅瞻跂翼

有倫有要不僭不忒先民之程以爲典則陋儒屬辭實繁且蕪銘無足觀言則非誣敢告斯邦是究是圖非汙所好弗笑爲迂有其舉之式敬不渝

贊

伊林雲侍御像贊

爵顯於朝澤及乎物末老懸車心空譬被教子作官脩然虛室蒲團猗猗竹竿瑟瑟靈運講經樂天持律有託而逃取神遺質生不解禪語難佞佛滌筆三危心通詞窒

硯農王徵士小像贊

梅堰之上荻塘之東爰有徵士執志冏沖筆耕學稼品

潔詞雄文藻外贍德符內充聞義則徙擇善而從囿指魯肅客滿孔融溫乎其質晬然其容鴨闌甫里釣舫吳淞遺榮軒冕結契雲松江湖散人儷此高風

秋水小像自贊

昔嘗注左氏之經今復修西夏之史記亦曾過泰岱窺匡阜謁禹陵渡楊子恒既不成學又止此謂當求萬步之田以終餘齒而買山無貲一廛近市數米而炊臣飢欲死是猶得逋頃校錄華林答策金馬已而已而吾長與我相周旋而已矣

墓誌銘

儒學訓導汪君墓誌銘

環流阻宅與朋好觴詠其中詩成每不自惜蓄亦園草
李杜存眞若干卷通琴旨善攝生非立師道卽行實踐
奚能臻此然則及門之篤信師說與後嗣之慈遵家訓
皆宜見於余文昔昌黎傳太學生何蕃曰居下則施於
人者不流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余於君亦云君諱
逢堯字同吉號味經先世唐越國公自徽至浙三遷爲
金山縣張堰鎭人曾祖伏龍祖錫勑父志毅國子生君
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巳丑生於道光十年七月巳卯
卒娶王孺人歸君五十年事上慈下雍睦著於親黨前
君六月卒子一君無子父命以弟庠生雲上子爲嗣卽
亨江國子生女二一嫁柯鄉陳生金熙泰一嫁華亭庠

生徐承貞孫二長培庠生次增孫女二於十三年三月
某日暨孺人合葬於本邑三十五圖浦東之日字圩銘
曰

金山之原勃溪之裔爰生秀偉忠信愷悌園橋觀聽游
道日深藍染學館績美洋林惟君之存澡身浴德其利
後昆安茲蘭室刑于化洽風草同春言必可信永被貞
珉

包山蔡君改葬墓志銘

包山蔡徵士心葵偕其兄將改葬其曾祖樸齋君而命
於葺宗祠修譜系哀蘞募贍義田庸語不卑家築春草
堂花木駢羅圖書紛列晨則曰吾蔡氏與德清爲一族今
終日而又通方書辨藥性手量刀圭和丹劑以濟人之

厄鄉之人無不以慈祥善士目之於乾隆二十六年八月癸酉卒距生於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癸丑年七十有六配徐孺人前卒子璘國子生議敘州吏目孫鵬九國子生曾孫融昌國子生融和融昭融明融暄國子生薦舉孝廉方正將於道光某年月日由厝地以葬於湖州升陽檀山之麓徐孺人豐子璘祔禮也昔太公五世而返葬於周君子以爲得正首之仁余湖人也樂觀其成焉爰系以銘曰

浮玉之陰匯爲具區中峙靈墟亦曰仙都爰誕秀彥內行純備明發思仁踐修慕義惟蘇與湖一葦之間水源木本終始往還遺澤綿長佳城窅默利其後人名不可以今準古三人者事不同而心則一也然則若君亦行古之道焉耳君諱琦字佩青號勉旃太學生乾隆五十

沏

鄉飲賓蔡君墓表

君卒後三十有四年子融昌等營葬有日矣以余知其兩世事跡稍詳復來徵文誼不得辭君生而醇粹讀書強記多識前言往行既以家累棄舉子業就賈於長沙之湘潭凡鄉人之共處其地者稱爲長者置火備掩道遑卒先爲之倡其歸於家也築祠堂以尊祖置祭產以敬宗捐義田以收族而又爲之塾以率通族之子姓俾年捐振議敘州吏目襲舉鄉飲賓其先自南渡由臨安以遷吳與九世及明諱封武毅將軍諱良瑞其始遷洞庭祖也諱廷柱其曾祖諱之翰其祖鄉飲賓諱序讓其父也卒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庚寅壽八十有三配蔣葛蔣三孺人子孫名爵已詳璞齋君墓銘中於道光某年葬於湖州檀山觀音之旁三孺人祔夫有隱德者其後必大以君之處已接物於此雖欲不昌熾其來奚得乎表其事足以風矣

包山蔡君墓白墓表

道光四年余既爲蔡氏改葬記其闕融暄等復以其祖兄道之文未就乞爲之表辭不獲命乃按行略君諱鵬

九字子萬吳之洞庭山人也先自趙宋南渡始來消夏灣之東蔡里明初有名良瑞者爲太倉衛鎭撫司遂家焉曾祖之翰祖序讓鄉飲賓父璘太學生議敘州吏目皆潛德不曜君生而凝靜不屑屑外鶩貌古而神閒暇則端居一室出入必具冠帶有來謁者不修容不接也侍其父暨大父重親致歡居常念及生母必飲泣而事後母以孝聞於時又嘗以其餘貲假父命俾其子融昌繡捐崑山縣義田若干畝以贍族之貧乏性好文墨聚書至數萬卷而志氣不衰四方賓客來游林屋者造其廬靡不曲盡款治然素喜禪習熱香一鑪茶茗一甌長齋繡佛日以戒殺放生爲事故其終也彭進士紹升爲

之傳詳言其所學而備載一時所與游息者皆聞人名宿是不可誣也余不辭三乘內典而尺木氏之文亦不盡見然不見其人視其友進士非妄語者昔昌黎爲太學博士頓丘李子蟇銘既詳言其鍊丹服食之事而又歷敘當世名人共識者至六七公爲炯戒宜若後世操觚之士所必不取卽取亦爲人所吐棄不知自此義不明而世之爲金石文字者不可信然則余於君雖欲不書又安得而不書且傳又言君病革時異香滿室則西方氏之教亦非盡出無據而君事親孝與人忠贍族周是豈果於遺俗者余故取而表之君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八月癸丑享年五十歲於某年某月某日安葬於湖州埭谿龍池山之麓配鄭孺人贈孺人贊道陳孺人祔子五孫十一詳君祖墓銘中其伐石樹阡則爲道光某年某月某日也

例贈孺林郎太學生葛君墓表

包山葛君旣葬之明年其嗣祚增延鑑課其子於澂波顥月之樓時將除墓道因愀然來請曰先人沒三十有二年矣而幽壙之銘闕焉歲月不居恐就湮沒敢乞文其石以示來者鑑辭則固請曰祚增旣少孤先人客外甚久行略未具遺聞壁得十之一二今幸同處一室之間或尙可以質言之者於是爲之表君諱煥斗字南臨號息凡世居洞庭西山之銷夏灣其先出於抱朴曾祖

以藩祖汝鈞父樹屏兩世皆例贈奉直大夫君天資敏達入塾爲師所稱稍長從疏林張先生遊學大進會父奉直君咯血不能遠出家中落遂棄舉業遊於楚由是省其親率三四載一往返出則稱歷名勝登衡嶽渡武夷取道章水所至賢士大夫如羅學士典王永州宸張太史九鉞許明經兆佳皆交契而於蓬心太守尤篤焉族兄某亦賈於楚積逋踰二千金事將不測君傾貲償之乾隆五十三年奉直君年高期君於五月中還家至四月而疾作竟撤瑟君入室扶慟不食親串曲解不能止常取一苫伏匿側日夜號泣因是傷肺而痞至十一月戊辰遂以衰毀卒年四十有八訃至楚爲位而哭於

旅館者百餘人有失聲者至今値義舉人必曰葛君在事辦矣其見思如此以太學生例贈儒林郎配吳安人性端淑年十九來歸治家以勤率下以儉値姑痢疾醫咸曰不治安人潛割臂肉糝之以進竟愈之於是爲能佐其孝養也方君之未卒祚增才十一齡君以孤屬安人安人誨養之及三十年今祚增之賢善吟詠工八法藏書且數萬卷傳曰死者復生生者無媿安人有焉於嘉慶二十二年十一月辛未卒年七十有七越三年冬十一月乙丑合葬於葛家鴉之原副室戴安人祔子一祚增例選直隸州州同戴出也孫六經鉏慶鍾壽銘毓銓寶鍔敘欽曰周官師氏廢而士之飾行者多矣貞石之文於是乎不可信昔漢趙岐陸績自志其墓不過十餘言耳辭尚多乎哉茲就所可書者書之不能詳者不書懼失實也

祭文

祭沈柳橋文

維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二月某日友人張鑑等謹以蔬食清酌致祭於亡友柳橋大兄之靈嗚呼人固靡不有死何君壽之未中痾亦非盡不治何君患之僅以齒鬚周鬚之而皆是何至今而遽終悲浮生之若夢信天道之難窮嗚呼哀哉去歲後之三朝同人集於余室渺音徽之漸遙成詣而如失規殺禮於凶荒宛復皋之將及慨日月之甚遒可無辭以處默謂敢拒以蓑朽恐無當於眾心既欲已而不可乃噭然而矢音嗚呼哀哉君自幼而岐疑亦蜚聲於膠序奉義方以周旋固靡事而不舉會歲歉而發棠屬勸分於大府羌攘袂而指囷直比隆於往古無何名場不偶迄於秋賦告疲肯骫骳於帖括益奮厲於文辭謂載籍之極博必經史之先資證九流於東觀仿四庫於北池亦奇文之共賞輒誤字之獨思繄望古而惆殷知平居之篤信屬春秋之始和倡肇祀於先正采谿毛以肆筵邱琳宮而得徑仰景行於兩朝肅儀容於後進復感舊於先疇有經扉之可認緬石城於匪遙得桃源之高詠爰傾貲以飾崇撫殘碑而加慎式刻像於修廊儼春秋之展覲既倘論以取友更伐木以訂交謹簡擇於學侶恆結託於文豪自忘年之老輩洎青眼之時髦資韋弦於夙夜誓金石於久要或敦好於鉛槧或幽贊於雁羔子敦之親黃髮眉耄之孤垂髫常奔走以佐養亦乞貲以任勞指道南以推宅捐運麥以贈艘忘金山甫後之高性彌旌於松柏義已薄於雲霄追徇物以忘私時散財以種德恐三族之多虞差六行之不飭完摩笄之高操全推產之釋弱嘵飢則施獲飧號寒則分衣著舉凡親串之艱靡不綢繆於臆公庭補助之閥閱興廢之償方外募疏之俠遊旅委積之商失之君則集枯得之

君則集菀君有言則物伸君不言則物細當涉冬之疾作乍聞信而狐疑謂不仁而腳輭已扶笻而遄歸此江南所常有不足甚乎偏痱昔余病而幾殆年十六以至茲卒倚君於劑劑藉左右之扶持縱鉏鋙於鴆毒終蹈槩而應規念殘羹於沒齒更捨君而付誰何人事之難料竟荏苒而不支誠以余之拘攣兼氣逆而上指恐一息之不延將違君而逝耳何壯歿而老存任和緩之失旨儻蔆朮之不神服申醫亦可止念君心之鬱結長辟摽而不宣既委懷而任運今亦可以無言稽君身之作述勘韻語而多文詰古人之先實笑輿牒之亂眞故余每有疑義率就君而根源屬敬禮之共定得披覽於晨

昏今數君之執友尚多聚於里門均力足爲收拾宜有慰於精魂且衛聞夫前論能行道者昌後視豐下之多才必食報於永久門阻谿所託而源長堂面陽而疏牖回馬策於羊曇雖過時而疢首謝傳承舉而抒詞終腹痛而稱負魂恍惚以來思聊式罄於卮酒嗚呼哀哉尚饗

冬青館甲集六卷乙集八卷張鑑秋水撰秋水字春冶烏程人嘉慶甲子副貢官武義教諭爲阮文達公所識拔肄業詁經精舍預修經籍纂詁後入客文達公幕留塘盒主弟子記亦秋水所編少館劉氏眠琴山館偏讀所藏書學益博自經史暨地理水利樂律步算六書音韻篆隸金石莫不周悉詩文步伐精嚴引據典確亦與悔菴學文鐵橋漫藁秋室集相上下所著刻西夏紀事本末烏臺詩案始末墨妙亭碑目考證於蘇州書局餘書見南潯鎮志者尙多他日如有所得卽爲傳之先以此編爲嚆矢歲在旃蒙單閼四月吳興劉承幹跋

逕西書屋詩文稿

汪氏自休寧遷婁至少司空持齋先生始顯名於
時靜崖宮庶繼之父子並以第三人及第海內以
爲榮竺君部郎耐山司馬之子文軒太守之猶子
而宮庶之孫也累世鼎貴一門有集髫齔時卽出
其家授之學角逐詞壇刻燭擊鉢千言立就余交
心齋六七輩君年最少所爲文特沈博絶麗而尤
慨慕意氣嘗與余自京口駕小舟乘風破浪登
金山絶頂沽酒取醉而還蓋豪放如此後君舉乙
科官中書舍人橐筆樞垣益斂才養氣素豪於飲
至絶杯酌詩亦不多作集中如登岱及武昌寓舍
寄同直諸詩精深華妙心長語重超然拔俗於筆
墨之表矣旋由刑部郎得
京察保舉
命未下而君已歿孝章不永其年同甫未竟其志
爲可惜也已君詩若干余已刻入心齋合集中比
部黃右原因君嗣子幼稚恐全集之久而散佚卽
謀爲開梓問序於余昔劉貢父卒將葬司馬文正
作文集序卽付其家勒之碑陰以爲言盡於此余

於君無似而斗酒隻雞之語山陽聞笛之感展卷
凄然有不能自已者遂次其出處梗概與士之
學問之源質諸當代以爲序其詩也可卽以
其墓也可伯瑜錢寶琛

鎮洋汪元亨伯孚

濬凝精舍盆梅戊辰

玉妃笑閬岫逸態何輕盈纖纖約素腰列坐青黎屏松寮映寒色竹帳吹餘清東君賜顏色豈屑羣芳爭孤鍊冰雪骨幽契煙月情世人愛桃李走馬滿春城

春日游西湖和顧星橋先生韻

不買東風藥玉壺不吟夜月選詩圖隨身柳栗一枝健賀監白頭早乞湖

題石三生記夙因雪鏖肯負月黏黏較量不減神仙福眼底青山盡故人

燕子磯守風小憩永濟院作

萬里江山一攬誇髯翁詩句尚龍紗松杉太古飛晴色鐘磬無聲濬夕霞歌板客心秋斷續酒帘人影竹橫斜坐來聽覺蕭閑甚一任魚龍盡日譁

答陸子愉麟書

友聲愼和平士節慕清勇猶嫌叔夜憤肯希郗詵

同時霞采驚逐隊霓裳踊世乃般輸者所悅職應脁瑋瓌老巖窒未識械平拱君詩珍璘彬鬱抱濉寃壟上言務滋德省身日三悚廉隅樹坊型存養保梏拳中言交道偷風詩戒微嫗沖懷希薛仇雅望飭竇鞏下言著作家時論方曉詢元聲止淫哇細響屏寒蛩子言如蒲牢震我夢猶恂勉哉金石交儒冠洗瑜瑁

持螯得持字

鹽婆拜蛙村野老吟雄塒江鄉九十月豐美賡魚

龍今宵喜蛻骨稍留塵了遺登梓詫雙玉拍甕傾千庖紫貝富研唐黃甲震流滋團尖較肥瘦市價日倍蓴珍逾筍澤鱸肥勝富春鱸阿儂家煙水隱計從鴟夷笭箵三百箇一發滄浪思此日良宴會高堂間笑嬉共搗青田核倒著白接離人生亦樂耳百年懽豈訾獨余愁病瘧江鬼苦爭持熏灌利夕攻豬鞠充晨俄有口不同嗜有腹不合時譁然動食指曷以觀染願周官重衛生菹醢及蠯蚔戴禮謹庖職嘉羞惟右鮭郭雅箋細瑣誤食嘲蟛蜞好古吾飫饕笑問元亭師余以病瘧忌蟹座中楊叔湖師亦不食故云

讀史二首

元雲溯激築宦房百計疏盈樂下方庶長有階爭拜爵侍中何策領輸場虛傳龍骨徵期發尚稠魚頭禁曲防不信漢廷無貢讓要將萬福答明光砥柱從來爲輓劣司農仰屋計倉儲愁聞冬運分三限默祝春霖灌二渠海禁屢煩禹石策漕通應有孟威書喜誇飛雪都名將掃盡鯨波近晏如

春草和畢恬山 照公會

青絲帳觸一番新濃黛窺帘貼鏡勻紈扇多情迷蕩子綠袍瘦影惜勞人門臨楊柳城南道山好胭脂塞北春慘綠年華成百感鞭絲惆悵豔陽辰

綠陰偃鎖日靜簾鉤香印心心玉並頭贈我彩霞書雙頭牡丹爲劉詹林應釣賦已巳

一品珪拜它丸月證雙修春將梔子猶憐瘦雲作芙蓉識愁瑩樣深情繭樣笑鄂君出也欲讓風流

研長五寸許廣四寸温瑩作淺絳色腹如石卵以蔴藭爲池旁皆有流背鐫陰文方印篆祕書之寶四字下鐫元符三年孟秋日製八字故宋祕府中物也按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哲宗升遐徽宗繼立明年始改元建中靖國斯研製自七月猶仍哲宗年號也嘉慶甲子外舅劉金門侍郎得此研於濟南後以授余崑山劉子應鈞爲之作記余賦長歌誌厥顛末云

咸陽玉紐受天賜文昌七曜如瓜墜靈光翔鶴冊

鑑若獻者竄姓氏詔猶類厥哀章徙貂蟬秘書有研雪玩珍製成日
鶉尾次是時禦廚聽政初收下賜宸撰注記九
甲子新錄修六朝寶謨宏琬球家法遺史付祕
此朝步乃司校讐後來驄馬倉皇渡國寶中馳
天庫宋商宋有中一卷文石閱滄桑太清樓閣
興祕書研元秪有黎逢賦侍郎
繼燭雲石壽已無庚古鐫元秪有黎逢賦侍郎
鄭古曙奇書文字之祥游南野尺五雲頭東觀文
一千年後南溟氏會搨此研入麟臺潤色承明贊
輿夏另宣新裁日玉螭朱閣獨拜青絲馬嘉慶丁
說玉堂繼風雅瑤精奕奕配井文欲策龍賓歎才
募先大父所藏石函井文
研亦得自石肩外家
漢注水匝歌
匝背銘二十二字曰律斤衡蘭注水匝容
一升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鈍聲紫色新室誣假繫文字萌奸諛茂陵石書銅
贋出修功錄德夸唐虞是匝制自正月朔聿十嘉
瑞邀優殊二十二字銘厥郛年月悉合蘭臺書曙
古藤曳紫煙蔓苔破蒼曉浦窄貼海菱磯淺濺石
參雲益一鏡涼春翦雙鬢小風來何徐徐月出彌
皺刺多手妨觸花稀眸怯瞭上有連理枝下有
同心鳥
夏日集慧文書屋賦呈楊叔温師
谷風積行潦陰鴟鳴綠疇中田采瓜實離離薦嘉
客武陵行詩書結夏與德鄰借問與萃輩從廬藩徹
故鄉門前隔塵囂日沈供清游櫺檻間竹石扶疏
覆梧楸室人赴交謫童蒙雜唧嘍我來叩奇字執

經傚薛仇名山商副墨字句窮鏤鉼先生齒齦豁
佶屈苦未休平原喜同心謂子翽衿惠芸幬伏生
云老矣昜哉張與歐今日文酒讌几筵羅觥觴監
厨召婢媚腥羶痼全瘳主人若鯨吸賓魚喁點漚
醉言寘罰戮曲技喧送鬮涛歡艮足陶飽德安所
酬
贈彭廿亭丈兆蓀
鯫生未弱冠耳食謨觴詩阿翁最欽欽欣言得汝
師小兒自矜大文辭我饒爲諧作承明庭鼓袖列
七
丹墀駕馬躍十駕終爲騏驥嗤棄置勿復云三閭
酧與孳誓欲崇茂實準臬庶在茲如木固根柢不
愁花實遲
元節事劉撝謂金門外舅官舍盈貌執數閒公雅遊般
勤道周悉頗恨相見晚所畏葦脂尼不見西安君
煩憂未可失終毋遐金玉契分期愈密他日倒屣
迎僕請職典謁
昌黎嵎强人恨不從白甫子雲薄詞章馬賈亦心
拊下士通一經排拶樹門戶蚍蜉不自量志徒嚇
斯人

腐鼠昔賢豈不偉循牆若僂俯君名轔李郭君才
跨徐庾柰何視欿然邱園抱塊處僕本非奇士結
交慕儔侶勉君毋獨善來者勿可拒滄江風雅源
誦絃薄鄒魯
石門舟中
瓜漲初闌暑桑原密度風傍涼燈蠙閃暗月網魚
空菰菜秋詩棹荷根露酒筒玉溪鈞船思分半爲
江東
秣豐杭毋酒莢小沈郎錢密字緘珠絡繁愁促管
八

經芙蓉空采采菜莖梗自年年何事吟莊舄江湖總
旅館
壽劉金門外舅五十寄懷瀋陽
寥廓客終在憐才道固窮不辭君子過猶見大臣
風古柏諳霜性叢葵向日衷文章綰鴻洞椽筆益
清雄
薩節臨吳會文堂列丙茵手能制天馬眼欲識騏
驥謗薏情難測彈蕉事豈眞潮陽與黃海天意屬

盼我成名早何時夙願償自憐昭諫囿漫負少游
狂遠思將松嶺長生慰菊房元菟幾丸月
環賜卜瑤閬

北上別楊叔温師

蕭齋十笏水雲寬老卻征蒲臥考槃嘉慶丙辰當
玉徵辟先事以孝廉方
生亟辭之龕咽閒因叅玉版籌書親爲課金鑾衙
煙東海驚鷗散話雨西園憶鶴團閒說新芽報慈
竹春風歲歲祝平安
草元載酒舊書堂身列橫經弟子行幾輩入又捫

腹笥多年一瓣蒸心香曹騰人海才須戢縹緲仙
瀛願幾償語重情長結紳佩臨歧難制淚浪浪

辛未閏三月廿四日贈內

鬢絲二十攬年華秋葛春藍兩意賒詞賦士衡虛
入洛縞綦桓女累持家生涯蘆粥貧原慣隱計珠
蘿願太奢別後寄書無一事但言努力飯餐加

別時雨雪滿河梁揮手登塗送赴

帝鄉問絹未須勞織錦典釵只爲潤行囊正平鸚
鵡才名累太白鷓鴣醉態狂兩語丁寧頻制淚畏

人客子敢輕忘
春閨夢省小銀釭親課金鑾傍玫茵筆陣學嬴工
紫石詩梁費我覓紅紈已著驚宅書人鏡替儀癡
因繡佛幢丸月九圓腸九轉安排瓜果祝星雙

古詩答錢鶴山同年之歸

雒鄭雜登奏正聲漸亡商林與臺閣體裁豈相
妨青青幌盤士著作侈明光陳義務與詰摛詞薄
齊梁上者以載道光啟垂琳琅下者以載心浩歌
激楚商古人不可作勉矣持文章
文章通國政置身重卿相我年甫逾弱汝齒亦方
壯聞聲附羣彥抱璞叩哲匠春林有好禽關關引
新吭白雲蕩晴空綠水滋混淪處慮苟任天境窄
意彌廣行藏愼用舍安貞泯得喪作歌諗友生相
與敦所尚

朔冬凄以厲驅車邁京洛佳氣瞻鬱葱金碧煥城
郭伊人空谷姿性本結邱壑春風吹我襟明月薦
華酌狂歌燕市中酒酣氣磅礴秦淮六朝山勝遊
倏如昨與君相見時盤敦肆歌謔吳姬揚雙謳越

文獻六博楊柳春復青江南有餘樂
鴛鴦被九畹芳香不盈東海
珍重金抱孤耿還金貴賢豪
寶鶴東眺大漏水扶桑拂初旭美人何以贻方寸
崑山玉鼉聲則和卞溫其再三勗
沈春湖同年 巢生 獻賦五臺詩以送之
蓮嶽崔嵬曙色開山靈排笏
六飛來甘泉定賞揚雄賦宣室方求賈誼才辛苦
十年鑽蠹冊歡呼一日動麟witness美君侍輦瞻

天近攜得爐香袖裏同
輓大庾戴文端公
立朝方陪祀梵宮驀驚箕尾返珠穹榮褒一字追
綸誥 贈諡典遂 美報千秋念國功 子祀賢良祠志獨
先憂忘後樂才兼武達顯文通
至尊慟灑龍顏淚半為蒼生半為公
鏡雲當日奏仙閭一賦梅花鐵石腸姓氏韓琦稱
孺子文章蘇軾荷
先皇春風延攬噇如水陰雨綢繆賓有霜默默十年温室樹蓋棺人始識匡襄 上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渝
禮數哀榮冠列卿煌煌
天語表丹誠東南財賦培元氣西北鉦鼙贊太平
當軸無輔良宰相傳家好繼舊科名 公子 恩 賜舉人 無
滿大荒鳧鷖猶向泉臺受寵驚
棗堂蔬語漏沉沉吐握餘閒下士深垂寤寐求賢夢
赤拓細論文字蓋頻斟虛傳中禁備元戎至負華
年薦禰心風義不惟私飲泣孤寒八百益沾襟

送錢同人 侗 吳梅梁 燦 兩子廉南歸

吳越多奇士賓人才更雄世方雙璧譽身豈一經
窮客路頻攀禰吾生任轉蓬寄書五湖畔夢逐水
流東

李虎觀丈 郛 燮 招同黃公子 章 吳編 修 暨 昆仲 賜諡典遂 美報千秋念國功 子祀賢良祠志獨
山司城友虎 陸子鐵及令嗣曉潭 宗植 游
萬柳堂和韻
舊鷹人海襄挈盡此經過語靜風前鐸涼喧雨後
荷鳧游忘盡泉薄宦得秋多綠野成荒墅臨流感
先皇春風延攬噇如水陰雨綢繆賓有霜默默十
過波堂為馮 溥 靜涵 業

壬申長至後二日雨夕公讌望山亭

委雲佈滲漉嘉生被醲醇彤幡仁菹止霖澍隨轂輪我侯第上考治平邁等倫一麾表海甸五馬來江閩理劇頌神父政聞召嘉賓蘭博咨度舊桂蠹錯珍惟時元英節膺發方蕭辰密雨潤枯瀆黍谷同陽春以茲悟治理慘温眠轉鈞吾婁瀕澤國膴土兼疲氓雉膏戒屯澤鮒井勞甦湮循良在臥治政緩誠悅民和甘彰瑞應至馨格神人不才辱知愛追陪列華茵敢冒非禮謁所貴以道紃竊慮

郭林宗墊此一角巾

癸酉九日侍遊太微觀看菊

精藍十笏拓陰岑晝靜天寒竹色深冒雨花枝迎笑日撩煙茶夢證禪心九秋空杼悲中澤幾輩初衣返故林早晚僧房隨意宿相從枚履愜幽尋

聞道高歌抗穎箕當年遯跡採山芝陳確菴先生讀書處杜陵秋興傷天寶彭澤新詩署義熙雙眼追鴻懷古極一聲下雁送書遲得劉簷林都中書西風無限蒼茫意不覺鐘殘夕照移

荒寒榆社罷秋祈寂寞東籬送酒稀風葉一林鴉舅老雪花幾棱稻孫肥狂休落帽傲舞健卻扶節緩緩歸豈是蕭公太高簡茲游差擬謝烏衣

湧雪齋賞菊醉成長句寄劉簷林都門

釀香鱗鱗酒肺生寒芒高燒絳燭照瓊觥眸光翠粲者深黃淺紫百千叢比似春葩更嬌姹柴桑徑冷憐餓人茱萸酒熟娛嘉賓清名豪興兩寂寞對花不飲花應嗔主人狂飲若鯨吸儒雅風流一門集松間啼鳥引板與竹外彈棋對團笠君家有叔殊不癡十年交好情無違在山汲泉靜涵妙出岫看雲孤自怡一從寄食京華窟清光七見蟾盈缺竹林此日續舊招榆塞何年溯遙別人生出處固有數愼勿皇皇逐時譽兩鬢風霜客子嗟萬錢風月醉人恕酒闌意盡獨歸遲蹙蹙街鼓頻相催側聽鴻雁聲嘹嘵疑是關山人夢時

示陸寶書表弟長庆

平原號才藪詞賦美競爽彬也信老成竹江文藪

好俶儻謂子瞿子瑜三珠生海東沐浴景彰朗譬如雛
管鳴雌雄叶爻象譬如文昌垂一一耀羣仰汝時
簡白玉京羞我復雖雖昌黎乏仙骨欲度未之敢
甫垂髫昕夕資蒙養里中盛文會詞擅各掉鞅尊
鼙激款深葦絃佩誠讜星霜易幾稔忽忽遂成曩
我年行三十早衰益淒惘仕宦笑邱公談論愧樂
廣身與才俱拙時警實我廷覩汝卓犖姿宛如日
初上文禽振修翰雛鶴引清吭胸藏萬卷書下筆
恣排盪實大聲斯宏春霆發元響勿以獨角麟淨
雲雷生而睨羣英沒世風不夷小儒奄夜燈夸士
名狗尺柱弇山舊敦槃豈徒嗣吾黨終期肝膽豁
沈秋埃茲樓齊公名千載崔以巍江海有時盡公

遑惜齒牙奬

甲戌消夏第一集錢伯瑜寶琛徐秋士元潤
葛鐵生其仁周雨蕉廣盛趙小孟功煥同
集景陽恬憺觀分得檐字

巖壑愜素襟游心宅沖憺俯仰苟自如跬步得眞
覽城西古蘭若靜綠一扉掩晴發松幢明陰穿苔
壁閒聾僧默恒笑謂企上人兀對味醰醰慨然撫往躅
元造幾舒慘悠悠王子喬霞光若曜暱神仙寓詭
祕貞孝契精感焉知鸞鵠踦不量蚍蜉撼高名諒

雜居多口甚矣慴吾儕豫瞥盍大路愼祛嬰嗳
春新喬矻矻勤古槧動潛驗飛躍通塞信流坎遙
閶白玉京羞我復雖雖昌黎乏仙骨欲度未之敢
甫垂髫昕夕資蒙養里中盛文會詞擅各掉鞅尊
鼙激款深葦絃佩誠讜星霜易幾稔忽忽遂成曩
我年行三十早衰益淒惘仕宦笑邱公談論愧樂
廣身與才俱拙時警實我廷覩汝卓犖姿宛如日
初上文禽振修翰雛鶴引清吭胸藏萬卷書下筆
恣排盪實大聲斯宏春霆發元響勿以獨角麟淨
雲雷生而睨羣英沒世風不夷小儒奄夜燈夸士
名狗尺柱弇山舊敦槃豈徒嗣吾黨終期肝膽豁
沈秋埃茲樓齊公名千載崔以巍江海有時盡公

名無已時不才辱後死抗志振衰頹公靈默呵護
遑惜遭擠摧匡居樂絃歌遙目營坻垓萬間有廣
廈千金有高臺三復山樞篇戚戚徒增哀

答徐秋士

閶闔自西來吹我堂前枝榮枯不在境色養全怡
怡十二好讀書十五通文辭二十察孝廉知君非
常兒胸中有靈氣蟠蟠吐龍噫慝者為妖智者
識為釐儒冠抱經濟慨慕諫諍姿前年潢池兵長
纓願驅馳仰天忽太息親在敢履危幸逢

天子聖秋氛盪殭陲吾儕飽耕鑿拜手歌葑薇安知輿壤吟不爲封禪基身窮寤蓋軸道亭儀磐達貴賤交不倫綢常賴以維載歌瓊玖篇式好無差池

贈趙小孟

我年未逾弱四海願交遍如何同閒人相思不相見昔我遊京華今子旅鄉縣寤寐憬文采微君誰眷錢生吾兄事伯瑜文壇推弁冕汲汲徇古懽夷然鄙時彥時常道爾名拊掌各稱善蘭蕕不雜薺藻火豈辭絢冶姿嫫母讐至寶隋侯炫美才洵難覯矧復軼羣選譬彼壙中金披沙經百鍊十光獨通衢三品貢侯甸士也何不然幸勿掩貧賤身名雖蠖屈文章會虎變桐焦遇蔡郎璧刖邑楚卞慚無尺寸柯慰汝青雲薦惠風冷然來裁詩釋繻

綏

壽石竹堂丈 韞玉六十

今代齊文福三吳望斗然近公名手筆洛社舊耆賢後樂先憂志流行坎止緣如何雲北臥直作壯

南懸丹穴初鳴鷟儒林瑞紀鱣蕊宮魁榜冠朵殿御毫鮮帆近蓬萊島花明芍藥磚任揚登禁籞蕭沈接華璇 公由修撰充講官入直內廷兼撰文纂史 擁傳踰炎徼司巴陵又鼓舷壬子典試閩中七盤衡麓霧一幅洞庭煙炯炯方瞳洗愔愔鬢尾櫛枚鄒工躡步袁薛幸隨肩世羨和凝鉢時需祖逖鞭濟艱騏驥控送邊 公以京察外任重慶守 荊蠻塵兵日相如喻蜀年崤函森壁壘鄂渚震戈鋋虺蜮潛蠻濮猿題嘯左縣公能開武庫勳克贊戎旃鯨抉虹蜺劍雕搏靈霹絃幢牙熒錯落盾鼻血飛濺碑版追韓愈鐃歌邁子淵妖鋒銷白馬農器鑄蒼犧帝簡延英對卿才統馭權葵忱輸嘐嘐袞語寵輶軿籌節持齊魯棱威表屬連 公報最入潼商道治擢山左廉使 覲即任駟閶彰素蓄豸府肅孤寡衆日朝陽鳳臣心擊惡鵂無端猜薏苡豈分中蓀荃京秩優

鷹助

寄袁鑒李先丁卯入輸北闈鈞夢大俗少蓄士衡詩賦療貧難子鐵虛名早悔成徐庾艮羅天虎觀論資久鱸鄉北興偏鑑湖惜賢達檀水咏滿漣公乞假旋里想結沖霄鶴嘲辭美蔭蟬逍時作越游

遙新退谷耿潔古廉泉元亮閒情賦稽康選勝眠野柞菘韭翦老屋桂蘿牽訪逸支鋼笠懷人曲瀨船平生甘說七幾輩早歸田激賞龍門峻規模鹿洞延解頤匡妙釋奧旨鄭微研盧植摩科斗侯芭受太元槃槃宏著述汲汲廣陶甄薄植噬菅蒯凡

汪詩一 二十

材愧梓樫睞騰呼鶚翥儼伏奈蝸跧葛嶺斑筍撰胥濤綺袂褰九天飛咳唾未座奉周旋光霽風和月精神岳與川底須調彖鼎默爾契徽絃中外孚推敲升沈肯繫筌晚香珍重意歲歲滿霜顛

送錢伯玉北上即題風雪送行圖

湖海豪襟不可攀出門西笑隘塵寰裘裝雪虐風鬢路鄉夢青溪白社間後日題橋誇父老先聲擊楫卅江關梅花倘有勾留興不爲康山爲鶴山錢

山同年館維揚
丁氏約兄往晤

丙子元夕

梅花一笑鬢初皤春破詩人鐵石心佳節匆匆憎病態素交落落喜逢首余病癒累月叔温師繊書遠道情懷密得伯鄰中書條仍年感喟深昨夜青禽傳好語上元寧子有生還

一千年後對等論詩還驚江手障衆鍾嶺桂蘿窓
得主[illegible]輯[illegible]枫李笑迎公主揚州孝
下世[illegible]廉堂講席鶯花
三月吟身處珠斗中朝士望崇尚咨出酬下里
紫筍珍重白家筒
坎止流行各信天肯移緜緜力圖看瓊早愧眉
軒玠捫笥深慚腹負邊哀草微雲縈舊夢碾茶丸
藥味初暉杜陵雄句桓康畫快意今番合並傳

送吳石帆廣文 金濂之官五河

汪詩一 三

風流儒雅藉當時三絕才名鬢未絲塔影橋邊帆
[illegible]怨[illegible]連掖扶梁肉紛紛殊
不羨冷[illegible]
影[illegible]蝴蝶上堦遲

春[illegible]東墅[illegible]

[illegible]

天[illegible]落落論斗參昔兩今隔深復深男兒出處貴
自立豈與碧燭千年沉大江南北富才士意氣相
[illegible]水荒詩屋發[illegible]最憐
[illegible]度客消瘦向
[illegible]風
秋閨五[illegible]
逢論交始燕市哀歌對酒抒秣陵[illegible]曲翻羅綺自

十年湖海浪題襟漸覺霜華欲上簪！屠國僊
聚散豈期初劫悟作
秋宵忽苦詩意轉牙
冬夜贈內
一燈話苦倍淒然相依拙性甘
隔蔥暉廿五年一
後未了癡因懺佛前秋水爲神寒倚玉剪風吹
凍細褒棉貧中等級君知否畧勝黔婁遜樂天香
詩貧中有等級
猶勝嫁黔婁
歲暮感興

天寒風雪庋門居盡說逃名謝幼輿堂背新栽蠲
忽草山中長養不材楮更無雅癖耽醇酒尚有奇
懷寶異書齋粥也關憂樂意閒看雲岫意疇暇
祖庭受研憶髫齡壯不如人淚暗傾國士早羞投
繭刺盛時空慕請終纓千秋文字元妨命十載江
關始悔名贏得梨劉是仙眷玉臺譜出總雙聲
已分儒冠卽鴆媒耽書風漢任人咍江湖陳起新
收集幕府劉與競錄才自惜貞香盟晚菊獨存野
格傲寒梅哀絲豪竹尋常事迸入柔腸撥不開

五言錢起名逾噪伯倫三策劉賁恨欲燔林薈芳草總
波人送別瀟風晦雨我思存文章年少傾鄉國貧
賤天涯仗弟昆何日遠遊冠好卻比鄰饋歲飽雞
豚

嘉平十九日家君爲蘇文忠公作生日

公年二十九官鳳翔節推錢塘通判黃州謫惠州提舉
堂我生歲月已
空大息嘆十年侍成國余五齡先
慈見背
朋儔歎公四海有子由先兄慧而殤公
兩弟繼天

竭宮我輩自合文章窮賈生陸贄用已矣當時況
遇韓富歐陽公荒荒玉樽羹爛爛金蓮燭烏臺龍
閣一夢場嘉祐元豐幾朝局吁嗟後公七百年奎
瓦仰止崔嵬帽巔崔嵬帽高高不可上公之精靈等千
秋鬱蟠雲氣隨所之草堂臘盡開瓊屑
嘉今日是日立春編袖香寒證昔期東風泥
詞春將歸
客北上題高好繼下今客不記舊名百不如一
鬱悒猶堪說

江湖渾忘客爲家從事翩翩說孟嘉屢容東
青山迎馬首詩情濃比拒霜花
去臘得子愉江右四詩未有以報長夏苦熱
集杜八首代柬 戊寅
竟非吾土倦登樓想見歸懷尚百憂歲暮窮陰耿
未已長歌短詠迭相酬別裁僞體親風雅不惜奇
毛恣遠游欲向何門趿珠履一辭故國十經秋
香爐峯色隱晴湖傍此煙霞茅可誅數問舟航留
著作敢論松竹久荒蕪九江日落醒何處三伏炎
汪詩一 壬
公於袞登臺省劉向傳經心事違蒼林久病因
曉郵久客淮上畢曜仍傳舊小詩子筠近訂少作已分僊伶十年
事碧井樓老鳳凰枝
徐卿二子生絕奇謂秋士桓生借問苦心愛者誰人事
少年多不賤此身那得更無家
重九登陶然亭 來歲還舒滿眼花子鐵留京
詩傳誦都下 禮部試同學
臺連朔漠每依北斗望京華重陽獨酌杯中酒子鐵
陸機二十作文賦弟勸兄酬何怨嗟謂子一去紫

嵁居點瑟與顏瓢愛瑶公 宰甘度碧寮半畝舊廬勤
負郭百年清陰尚留喬雛共冒雨香堪摘野服臨
煙澹可論湖海勞薪殊草草連牀八音詩亦大一首
內宰所治 砥柱在縣境南公書作砥柱想榜諸廳事生嘗心仰止死乃
見子泉弟和楊茂才 廷棟
魂魄依
金紙迷離乍洗雲石交鄭重炁氤氳絲縈纖手知
九重軫死事煌煌飭典儀强公 克捷與李公 毓昌
工巧竹以虛心得氣熏貌繫憐余孤嘯嘯土甘祝
千載名同垂不愧罕進士匪曰建節奇 公與强李
爾力耕耘革言炳蔚文星聚木海枚濤待錄勳 皆壽慶年
己卯平陸令摯齋陸公輓詩 并序
士讀書重成人勉旃援命時
公諱檀濶之山陰人寄籍天津嘉慶壬戌 和張丹邨郡守 作衲釋菜紀事詩即次原韻
鼇相會拔葵漢尹但茹菜賢哲視殊途良循意同

進士授山西平陸知縣在官六載多惠政
饑穫自天畀寇猛必人代袁風美且仁趙日異
乙亥秋冬間蒲解等郡地震及平陸公撫
卹其民具牒城隍祠請以身禳地震如故
而愛矧當久疲涸尤恃亟拊徠境瘡偪海壖流溢
遂自經邑士民巷哭日數十百輩大吏入
納散霞霰焉得無縫衣逍遥躡雲偕强者去鄉隴
乏闔闔悴士顏發賴貧女眉辭黛遥得辟穀方吐
告 天子憫其勤事敕部議卹贈同知廕
吟盼苦攡配弱者塡溝壑嗷嗷失聲素側聞來募
一子祭葬如例吏部郎洪君 燾爲文紀其
歌庶綏一爲溉公曰寶惟穀顯者族玳瑁公曰貴
事余爲之詞曰
惟珍若拱璆琳治平是使獨訓辭亦無對宏綱
天怒不可葵民命不可欺我罪不可藩忍此靡子
握心旌餘事聯距鐵上德表絨純雄師靡旃施所
我爲百里宰神爲城隍司陰陽庶嘗民生任
學能持原並世覩難再直枉準尺尋隨逐馳行隊

幼惟勤槃鎔弱不好博衆嬰春與卜鄰雛寒助產
埭滴流狎齊盟師說守高誨鹿田猖嶙峋龍峯接
曖曖三佛拜辯誣五笑祠請廢詳北麓詩課小言雜恢
譎大賦儷佁儗諭俗名榮慘緣華年慨牆東竹療俗堂北草忘痗洞仙
謁虛無山鬼瞰曖曖暶縋鑿窮幽奇心精甚矣豫循
嫌叔夜憤肯効杜喬訪高劾孳孳鄙跔徒耿耿動穹綍
崢嶸擢肝膽騷屑滌腸肺悁言鍾山移力拒監河
貸十年不字貞一鼓作氣愾大名益觥觥疚憂已

自今載精禋格儒宿艮知保嬰晬遠紹韓李賢韓文
公孔子廟稱處州刺史鄴侯李繁名宦新作廟成
行糈菜禮嘉慶癸酉公爲都教授採屠君本仁釋
茶說加以論斷近數宋于澮婁東書院前知州宋公楚望
祀宋五子暨婁東書院創于公龜圖復建希賢堂
婁東四先生法寧貽後觀昌學息羣吠詹詹者蘭
脁脁弗騁強臺強惟師退之退處當關賢關出可
主窮塞梧州古永嘉色湛兮對梅篆身聊棲蘭
陔手自刈蓮花郭外山櫟木水邊碓蠻舍敦覩摩
妖蟾罷祈賽私淑丸先生含食兩楹內仍我芝桂
堂度閣待治歲汚彼東西溪障水亟謀栽詳梅篆隨筆
家法橫渠銘詩材鄭虔柿特達信圭璋大受異惆
絲役役真褫襼至理不尚煩實踐非耽慣金心鞠
鰥夥木舌奮聾聵繡壁豈塗飾煙雲漫痼廢鳴鶴
膺中孚割羊誚歸妹一息區僞誠千里測向背戕
戕貢禹冠汲汲呂公袋吁嗟六尺軀面目靦依囘
進銳誠壯角退存葆咸脢方寸戰惠逆水火愼淩
戰貌闊然內省甚投北譎言偶傾輸晚節重
慙共事勳華朝漸摩盪邪穢師資近切磋黨錮
夙懲忘姬簋三吐啜晏裘百褋碎君子厲固窮下
期大耐韋弦叶剛柔甘白受和采仰高賦景行
御屏崇階越郡倅實騰乃聲輩譽稷由道蔓兒

思昨結餘吭二晡歲不登萬目其睒泯雍義問
昭發棠仁粟賚蛾眉任謠咏赤手捍決潰鈿埋白
崗骼纊挾黃紕類恤緯庇紛髮指囷飢矜佩行廢
拾弃孩和藥甦病喙訐聞徐東荒俠圖日棲流裨占
夜移孛知微蜩與螾切切止慰懷新鷹爲鳩翩
翩化熙乂我歸自朔方餘喘
二曜速蟻磴一握荷欽欽忘讎不詆諆我才如織
縞君詩整嚴鎧譬之奕奕犀螢囊安足焠譬之蝘
蜓龍鯉梭矣當淬小技拳以曲豐嶺兌斯拔嘹嘹

汪詩一

綏館笙厭厭漢莖瀠妙明香益清廣長舌不疑左
右與橐鞬曩昔幾槃敦弇山風莽蒼吳祠雲鏤隸
紫瀾亡淪漪青山失蓊蔚褷褷獨垂翎星星行壓
顛浪遊湖海非不殖菑畬悔在舟願爲楫在衣願
爲縗雲龍逐上下醍醐沃磈礧布鼓不白量失笑
當門擺請收一一竽雷鼓鼙態淄澠一勺分旆
履衆材在公毋吝錫言賚若曰涵生出錢石橋丈貶繪
夏日過松筠禪院貢生出錢石橋丈貶繪賦長句
餞春巡別圖索題倉猝賦此灑香焙

贈盛子履廣文大士　鎮洋汪元爵伯孚

莫笑先生屋打頭春江水可拍糟邱一門風雅人
難企十上才名老不休蠏舍魚莊摩詰趣青蘼布
襪杜陵遊淮南舊有留人處金粟香中萬斛秋

贈錢伯瑜編修寶琛

飛騰少日偕吾友慷慨平生近古人廈有萬間能
庇士家徒四壁愛留賓高文豈止摩丹鵝迂願還

期活赤鱗瀛海儻遊儲素望天將緯器屬儒珍

顧子泉弟吟芙舊廬

大謝平生愛阿連新詩脫口萬人傳雕蟲少作儂
曾悔鄭重瓊瑤第一篇
授研猶思卯角時此才生憾廿年遲一門羣雅慚
壎唱十指而今已仳離

錫山道中寄懷子泉弟

春雨森森黯客程惠連芳草最關情常修清福毋
忘祖早得虛名漫假兄立腳共期無樣實養心亦

忌太聰明中年憐我飢驅甚至樂何如擁百城

重陽後十日柬子泉弟

雄師文陣氣無前霹靂聲空未應弦豐翮養將摩
碧海初桃難似上青天轉囷肘後驚瑣璧不信掄
終弃梓樓迺十頭巔怪一第還藥戀我尚依然

題錢選泉溥摹缽圖

靈光閃閃青烟裏一鬼倒懸萬鬼喜酸風吹魂到
轉輪宛轉嬌啼向缽底嬌啼者誰賓伽羅母兮殘
忍諸天魔恣虐血肉尸氣積腥紅流徧恒沙河我

佛慈悲運神力手覆雛兒置空缽鬼一到頭伎倆
窮上下九幽招不得頑雲如塊迷心魂須臾綴死
白世尊誓持殺戒願赦辜愛所愛兮洪慈恩錢郎
畫鬼眼如炬我亦拈毫效鬼語窮年道路多棄孩
啼泣呦呦知幾許願持此紙告士夫借作鄭俠流
民圖人鬼殊道不殊趣鬼則有母人豈無嗚呼釜
底赤子何爲乎

王雲門舅氏自秦中歸治葬陽山相見於楓

潘李氏陳姨宅聖日又將別去賦詩志感

壹佰捌册96版

即以送行

澗絕音容十五年滄衣執手淚如泉迸傾乾蓋鬱兒苦漫詡清才似舅賢行色一時帶雨好官三世不名錢歸來笑指家何在迹矣雪意遲然東下拏舟訪鶴梅江湖日短不堪回知交多半成中散情話惟餘對大雷時局細論棋厭覆鄉人旦訝曷重來春前小住如鴻印燕雀啁啾未許猜

盈盈南浦最傷神況復悠悠渭樹春惜別頻教燒燭謀生未易撒勞薪再逢鬢影疑蒼皓大道龍蛇有屈伸莫為風塵墜雄志杜陵中夜新

哭錢鶴山同年乙酉

一別已千古蒼蒼不可知河干猶獨立江水寄相思春樹徐君劍秋墳鮑照詩幽明如異語後死竟何之

蒼陸方山

南州孺子稱君早謂秋士瓊相謂子鐵當前舊雨聯篇誰敵手雲閣俊侶怡隨肩謂子愉新雨似頗詩禪亦畫禪以聽雨圖屬題踪迹近來吹易墮相逢一倍惜華顛

子鐵自晉歸將游粵東有詩見贈次韻奉酬

北轅復南舵一別軌經時少小能相窮愁豈為詩夢魂常覓汝肝膽定傾誰共有栖遲計寒山證素期

春日買舟申江謁陳蓮墅師敬題大集四首

棓棓如理玉琴徽雲牖星窗拓四圍老欲逃禪師賈島名眞高世仰靈威聽松笙閣賓何簡種草黃庭鶩亦肥記得元礿親授秘春風隅座未勝衣

余受業

晉堂深柳手遺編太夫子春柳堂詩集已刊行世敦厚和平識舊傳許掾一門濃道氣泉明三逕少塵緣人誇奇福瑯嬛地翁愛前因兜率天笑與荷花共生日先生誕在六月紅雲飛珠壽年年

每依斗北指長安為誦先芬憶古歡玉佛句曾招淨社游仙詩生主吟壇乾隆辛亥年謂先生主余與兄弟結社司馬唱和極夥並有和陶風掛錫心千里廬指一潭妙雲上人詩

東國靈光巋無恙喜深轉覺滌汰瀾
師門愧少東修羊卅載重游通德鄉絃外索音論
雅鄭牀頭置易叩行藏芝雲覆砌徵聯璧 先生晚而得子
三世兄
尤英慧 竹雨盈岑共薤香 謂同門莫霞塘茂才 韓筆千秋是
餘事已聞聲價振琳琅

錢伯瑜太史同游虎邱時伯瑜將北上

停撓把盞惜餘春多恐輕衫犯陌塵海內正資擎
杜手山中難老著書身全家賃廡無憐儂拙百計嫓
無慈勝情不盡意無窮也
喬木蒼然霧霈新 伯瑜購盆樹 愛聽滄江風月美 楔池留
數十本佐歡 誌流寓中歲識艱

消夏雜詠

惟不因人熱吾節梁伯鸞
難蟬沸妨晨睡蔬香足晚羹洞然好胸次只竹
千竿
老屋西涇上松風一榻於葛巖龍化杖爰室鼠銜
書蕪穢治非易逍遙適有餘烏烏兵愧若日繞丈
人廬
有弟年方卯 謂子泉 吾家千里駒耽書殊卓犖畏事
且糊塗詭勿隨流俗眞當作士夫風濶日淪漪滄
南州徐孺子 謂秋士 一月一相過不解騷人愁能爲
勞者歌友聲淸聞野佛性皺觀河爲語我濤聲淸
閒味已多

游憶園和錢伯瑜韻

大呼鄉友款當關小隱還居大隱間竹笑言歲
無慈勝情不盡意無窮也
喬木蒼然霧霈新 伯瑜購盆樹 愛聽滄江風月美 楔池留
數十本佐歡 誌流寓中歲識艱

長向江湖署散人

趙小孟以丙子桃花詩冊索補書拙作繫一

絕句歸之

花落花開一剎那十年春夢醒黎洲
流甚偏寫蘭亭記永和

題石竹堂丈七十小像

飄然一笠一輕衫大度潭潭故不凡林下水邊長
却杖潮平風正早拽帆閒情彭澤投三徑奇福娵
嬛對百函除是韋經盡長物平生頗異俗設觴

省事何如曾省心疎燈燄畫陰岑飄風過耳都
成籟舊雨關廬幾作霖百本蒔花春活潑一卷品
石骨奇嶔層層筌閣賓客入不礙哦松浩蕩襟
饗鑠知翁百不求胸中眼底足千秋軒眉幾輩歸
鑪鑄絕口元戎借箸籌眞率比聞高洛社孤寒長
願事荆州祝融觀日峨眉月猶記題詩最上頭
默數行藏儘告天新繪蔡香思過圖旁人錯訝欲逃禪蒼
生未必忘安石晚歲眞堪署樂全治譜口碑欣後
繼謂哲嗣惇丹臺手訣孰先傳阿蒙畫虎翁應笑
甫大令

孤蓼心香已廿年

七夕後三日妹婿徐丰珊對餞于虎阜之留

伽嗣次韻邵酬

不覺中年易損歡停辛佇苦百艱難偏違陽鳥投
沙磧畧似魚上竹竿踪迹搏沙多感喟文章譜
俗少芒寒書生尺寸誠何補自笑浮沉寄一官

五湖風月適清歡八口浮家久計難勝地訪秋留
爪印今宵聽水負魚竿桃花一度尋香杳星斗三
更中酒寒何事年來甘賃廡滄浪亭子愛鄰官寓
屋

送周子尊生還吳門

春暉羨汝暇承歡漫道吹壎伯氏難澱泖勝情宵
對榻岱嵩聯步日程竿南州自有高齋禮東里休
嗟葛帔寒金馬門開問家世未應屈宋作衙官君例
得丞尉尚未調選

殷勤杯酒接餘歡捧袂偏遲別大難老我識途疲
十駕君解羣趾千竿湖風祀雁書頻達烟水盟
鷗夢不寒歸老生未先說與只須菜把足園官
將至

寄劉蘅林

一慟眞成百念慵恨無奇術挽柳移癰君久病瀕危
以悲卒尊生空覓三年艾急景偏彫百尺松楹有遺
書齊晏子碑無愧色郭林宗心喪幾輩持私服豈
獨比鄰輟相舂

小寒前一夕方悔軒舍人鉉燮招同省諸玉
小飲寓齋圍爐聯句中消寒會之約詩八
堅之

蚤虐休嫌草草年一觴一詠足流連父證盡忘他
鄉客宦冷渾宜小雪欠不薄世情嘗酉涂豪吟
與壁吳箋蔬腸未慣葅藏味一箸毋勞萬錢
贏得詩人誚素餐春牛盍腹不荒蹊山蓑笑口添
叢蓁廚妾闢心問食單長憶蘆洲鱠短燒紅
燭莫留殘圃風朋酒昇平樂且喜吾儕禍尚完

媿清暉館第一集馮晉漁啟蓁屬題所藏張
君度太湖八景分得銷夏灣

銷寒會裏題銷夏儘與清涼
人盞鷺拳鷗語幾多時
荷花爲扇箬爲船愛把鄉風說四筵饒煞長年飢
曼倩藕絲氷椀不論錢
官符昨歲下江村肴鋪如雲萬萬屯舊繪新題指
醉眼錯疑一本鄭監門癸未吳中與後
忍柬鴉父手拓頻圖中歲月鏡中春扁舟果否偕

東下晉魚有卜居白
門意屢見於詩人玉千秋有替人圖故爲寫
花思白詠春 寶研齋第二集食冬筍分韻得
會字

鄉心一夕吳山外筍味南來富陽最四延歡噱老
饕餮幾東生涯寒措大修陵蒂藕適見譏踰淮化
橘殊無慚二年抱甕學灌園頓頗盤飧共麤糲如
何不覆走丐日費餐錢忘歲會設他玉版清虛
[illegible]入玉臺眞率會我欲變化咒筍方破凍篝龍
[illegible]紀材入手可釣竿莫待秋風老蒓鱸

渴司寇韓桂舲先生邸第出示蘭閣大集賦
呈四首

槃槃詞藻德彌冲雨露雷霆任化工誰與論心惟
正水蓄然過耳等讒風明珠薏苡千秋有大樹蚍
蜉一笑中金蘅蕪琳琅出餘事猶將隻手障瀾東
直抵烏臺筆一篇性原忠愛識坡仙勁如松栢經
霜後

恩許乃瓌近日邊公祓議遠成 特
旨薦士昌黎神
所警湛明鏡國策論[illegible]仍拜一
恩命

鷓夢峰爲溪山十萬叟詳蘭關集自註中
未妨對客日吟詩滿腹春何不合宜占磨更鐘撾
舊迹蘭略其武湖中舊物公有題詠蘭言竹笑獲新知梅綾每飯
恩難忘鼬武勿誕辭首獻私祝德祭年並勖蓄英
會裏拜嘏詞
馳門今不異龍門事業文章衆口稱許鑒制整
萬戶即論下等語一言奇策篇雖繁恐難讀構帙淒
風誰倍敦慚愧寸莛何以答之
王春綬庭蘭寄鴻軒第三集分詠仕女圖得
班婕妤
舊素新繒名何重容易幾誰跎微閨薄怨淒
風紿曾被讒辱羅秦女艷從機畔寂湘妃淚
向篋中多人枉費生花筆不抵閨庭玉樹柯
吳人蘇谷人集看花館同賦迎春詞爲第
四集
不識春歸渺何處霜頭綾指錫箔奉金換得唐
化色只少利祿甘罔譏
鵲鼓鼕鼕不肯停時催花火凍更催詩忙詩二

期未爲吾輩設是日太常齋期五品官始與閉招近局升君庭
燭輝有爛夜破暝短短籬竹疎疎儒玉梅爭妍七
九候金罍勸進三千齡天街燈火照連夕眉月亦
逞新嫣婷有口不吟且不酌華旛雙髻添星闌
言自古醉人恕爲樂苦短君其聽
淀園即事有作
素箏晨趨閣道前芳原麗景恣游探春融綠轉方
圓沼雪齊青迎遠近嵐此地去天眞尺五今年得
月是重三承平瞥事多清暇桑苧他時作勝談

上元夕朱穎艤舍人遠吉樊桐山館分賦冰
嬉爲第六集
雪意風饕裏喧呼有健兒宵聲亂鵝鴨寒色上旌
旗垂手交翻勢關心迨汴時書生眞膽落不信履
如若
同人小飲涇西書屋爲第七集分韻得事字
春寒苦未已兀兀戀晨睡聶愁若霰集清冷不成
寐折柬續舊歡退食簡曹事願效寒蛩呻勿爲聚
蚊醉作詩不求工飲酒有眞意浮生知幾何遇物
情與寄佛徑展重來海棠報鄰寺寓距法源寺數
之武同人申看花
約
陸春霆舍人以潤招飲靜禿咎齋爲第八集
合浦以移居未與同賦詩柬之
此會瑝爐少一人忙渠祠竈享比鄰望衡近擬東
西廨與余寓前後衙衙變色兼羅水陸珍改歲鬢毛看種
種生春肝肺覺鱗鱗搏沙蹤跡須牢記醉裏詩篇
筆有神
初夏口占

兼朝陽井觀劇白水矢雞廉勿視
與嚴
徐秋上作宰秦中詩以贈行
燈前訝見鬢毛蒼鄭重臨岐酒一觴諍友我如嘗
諫果才人天許憩甘棠亟從鄙井回枯槁早合龍
衙與頌禱待報政成商隱計十年江水夢差長
晉魚設公館招同人小飲分體得五古一首
置酒高堂上管管弄七人絃荊流奏綠猗唯急雪膚鼓未可離

江淚雙垂盈幾篋流星如瓜貫紫蹙成陽侯印不再傳纍纍者看倏刹盡不祥璽乃投琤然同時回首安成舍紈扇秋風知代謝若鐫女史並女圖觀此奚當什伯價二千年物入手驚十四等辨姬娥名龔生好古勝好色莫認才人惜玉情

題壺園詩鈔

官職聲名俱冠時天公特意要昌詩玉山風月黃山雪琢出生春筆一枝

龔定菴舍人招同吳蘭雪 嵩梁 湯茗孫 儲璠

兩舍人姚碩甫大令 瑩 徐辛菴 士芬 廉峰寶善 兩編修周雪橋檢討 仲墀 作消寒會

憶江鄉食品分得糟鰣魚

穿將幾尾柳條青脫網翻然入酒瓶七十二沽求未得江風江雨帶潮腥

小糝吳糟蔌蔌紅香眞柔膩肉眞豐年來歸夢忘漁父夜半春情泥社公

消寒第二集廉峰出其先世健菴司寇遠園著年修禊圖屬題敬賦長律四首

朝雲遍膏澤暮雲還溪山高情誼隨化美意斯延年鑑戚昔在梁窯涿今潛淵得乞鑑瀹水遑問陽羨茗遺彼外榮境爭此獨覺間九老歸其後二疏蓽庭前心猶戀棒日名早垂凌烟涉川恬駭浪登

山度危巒進退非詭激俯仰瀰寰閎何以喻公慤
寫菊對嚴然
清時奚補袞衰年富息鞅如何芙蓉蟬風露恝遐
想曹騰人海中憧憧日來往動履闇通塞靜觀悟
消長鯤鯨縱巨壑所居一何廣景行有夷途疇言
委榛莽
去年關嶺白雪涿和稀舊時小林屋青山空懷
歸
九重苔明詔一朝遂初衣涉鷗眼欲穿占夢庶弗
違見公所著詩集詩註

假檝越長川總轡辭廣陌馳暉不可攀公去我安
適仰羨雕陵鳥南飛共遙夕三世託崇情十年展
遇隙採懷徒懶懈力牛釿役役廣廈尚戴仁穹崖
永銘績仙蹤謝佺宴天壽媲皐益
登樓和顧翁兼柬槐卿
山意湖光向晚舒蓬茨咫尺倚欄餘殷雷聲送流
雲駛驟雨壁含返照虛百尺置身清景占八义賭
手閟懷攄底須逃暑尋方法岸夾垂楊水出藁

舊株嗜好本殊俗氣空意晏如高風對孟光晚境
師樂餘贈公旭卢先生晚號樂餘東老旨哉歌陽言足知榮寵虛
率眞有鄉法斯樂時恐無
結交青松枝招隱紫芝曲石竹堂吳玉松二三老登然
喜駒足秋蒔亦既肥谷酒聊相屬長健焉扶笻清
歡且秉燭草堂星未晞遙挂海東旭

鎮洋汪元爵伯孚

雨後散步慈佑寺同鄭春溪水部喬林許玉叔吏部球作丁亥

紅闌千曲傍精藍攬勝尋芳一一探細雨斜風過上巳小橋流水話江南友聲和似間關鳥詩境清于縹緲嵐白嶽黃山聽君說鄉心悵觸到三弄余家距王弇山園故趾數里

鄭春溪以移居詩見示次韻奉賀

買鄰喜賃郭西偏月俸新支少府泉紫燕定巢春後社綠陰移榻雨餘天才名谷口知誰敵韻事山薑視孰賢國初諸老和田山薑移居詩甚夥雙舍日攜尊榼上陶然人

張詩舲農部祥河以尊人遠春先生將旋都門迎至黃村賦詩志喜即次原韻奉贈

羨捧潘輿度洛濱沙隄緩轡穩于輪乞將漸法兼旬假留得清和一室春杖卻過眉誇老健孟銜焚筆話交親鯉庭陰待新桃李早晚郎星出鳳闈農部方與試差

座有氷壺澈底清儒林循吏事分明閉門未老松鱗色夾道應喧竹馬聲先生以無爲校官遷大令聞說家家爭畫扇願祈歲歲與稱觥餘能否賓魚及鄉味垂涎到筍櫻農部家厨極美故及之

疊前韻賀龍子嘉先生汝言移居

扶疏繞屋境非偏花護層欄竹引泉西苑近光欣得地東方辨色待朝天新居豐潤衙直暨赴淀園視城外近十數里門才豔說江東貴內助微聞絡秀賢懸榻南州有高誼寄音雁足有舊明春北上欲割宅居之

爲萱女題畫扇

不意黃埃裏蕭然似水鄉涼蟬吸風露深柳讀書堂才堪誇梅福高情慕孟光而翁癡不減隱趣在滄浪

雨中登樓望玉泉諸山遲春溪不至

忽忽當炎序幽懷不易舒萬花香正午一雨氣如秋涼簟攤書便疎簾罷客初溪濛西山勾釀沐

新爽已盈眸

靜宜園曉直

地抱榮迴勢人從犖确行疏星垂馬色深柳逗蠅聲樓閣雲中迴松篁澗底清簪毫曹事簡歌詠答昇平

再疊前韻賀玉叔移居

晨鵲榛榛老屋偏左攜鳳咮右龍泉樹萱耳慰循孩地尊人子壁先生時客楚南太夫人就養京邸連騎相誇下直天新居距菊言丈春溪架上安排圖史富橋中游戲婦姑兄寓僅數武

賢享鄉祠竈東坡倒食指連番動果然

再疊前韻自嘲

心遠由來地自偏何分朝市與巖門無剝啄清于水庭有蕭槮碧上天托足未妨平地隘打頭願學宛邱賢祇憐病榻多勞問欲倣襄陽孟浩然倣寓與同直諸君子邸第最遠時承命駕

題李湘芷壎詩稿

之子青雲士飄然思不羣卑官慕光逸下筆指劉蕡門第烏衣巷才名白練裙鍾同四十翦燭且

論文

黃友蓮景濂秋賦枉訪並貽新刊詩集卽用

集中抵都四詩原韻奉柬

元氣淋漓接混茫競春未滅少年狂鄒枚舊客毫曹事簡歌詠答波路君附清漿北上綵筆星辰動

帝鄉乍見故嫌書契濶深談相與袖低昂誤簽油去岑華死輸爾東南翰墨場

鳳翮翱陽鶴鬩天眼看騏驥着先鞭江毫五色花爭發剛弁三秋月正圓不信儒冠多謬誤要知神動地鐃歌激玉關時西陲底定承平彌覺宦情閒哀絲豪竹成中歲怨鶴驚猿戀故山八口桂珠生計左

劒必騰遷鬱輪袍已羞傳唱鄭重東萊采玉篇十年江水幾人還得君不惜傾肝膈香瓣同心蒸玉局詩家冒竊鄭都官交餘落落停雲想髣有歷馬班

名山異日可同刊且向青燈續古歡酒戶較量蘇星隔歲看不料菁騰人海裏喁喁鄉語到更闌

燕九節後一日楊侯誠村過七峰別墅夜話

並示所著詩文數種賦贈長歌一首

楊家二將眞英雄去年識髯謂時齋今識公公之鬚眉照麟閣紫光閣四十功臣畫像公列戚勇公之次直與鐵蓋摩高穹丁亥除夕公生擒張逆於鐵蓋山上著詩勒石公乎豈惟萬人敵武達文通經緯密班馬空垂筆一枝李郭徒憑劒三尺釋中兼釋形氣篇三教一貫儒釋元集中說說窣于名理融會道釋家言小儒閒口闢異說聊書竺典心花然萬馬無聲停畫角想見一編坐秉燭姓氏能教賊膽寒風儀爲賦人如玉春殿從容謁

至尊屏除傔從過西園倩懷似水班荆雅談笑生春挾纊温卽以詩人論餘事語險驚天奇斫地身經百戰句百鍊平淡彌多得眞意赤松何事纍煙霞集中大將行有赤松世外任遨遊之句每飯

君恩努力加願廣懿戒淇園竹更祝延年廿谷花

御製墨菊詩扇題曰甘谷延年以賜長公相今秋爲公六十覽揆賜壽竊用申祝

送玉硯農師之任伊犁將軍

長安秋炎苦未已投我園瓜雪沁齒殘年索米愁金價倍蓰厥包忽致寵及賓長鋏休歌知愛士乎豈惟愛士眞民康物阜家漆漆唐風嘒嘒禮化儉想見公堂觥介春春雷未動澤凝腹網無爭就天心鼎鼐調

帝仍虛席待時孰運籌超中外丹忱一龍堆路豈遥

百年計樹人久契

主知眞赫濯申師律從容秉國鈞九邊臻靜謐

一德自精純海內擎天柱天西作藩新

紫光瞻奕奕黃髮美皤皤簡士先敦說安邊淑嬈

苛漢屯儲粟計周雅采蘋歌脫常無警蒼生受

福多

蘭陔徵燕喜次咸公子新成婚禮恩命隨任蓮幕屬鴻才戊君侍節

西行小草憐根弱頻年荷手栽馳心依萬里翹首矚三台密飭裝知近

君恩早卜枚

徐晴圃中丞惠石華魚賦謝

長安秋炎苦未已投我園瓜雪沁齒殘年索米愁金價倍蓰厥包忽致寵及賓長鋏休歌知愛士公乎豈惟愛士眞民康物阜家漆漆唐風嘒嘒禮化儉想見公堂觥介春春雷未動澤凝腹網無爭就

河津曲黃河頃歲報安流飽食東南有富稱阿儂
家憶妻淞邊夢溉鬻釜饘流涎寒菹凍解爲增色
俊味眞壓鱸新鮮高情嘉貺逾瓊玨魚早成歲明
方嶽公移旌節鎭吳頭我拂珊瑚歸海岫
圖河行帳和蔡槐卿比部勳韻
欄鼓威棱控八荒蒐田暇日
慮深長期門七萃馳驅整苑戶千家汎掃供服
駕上閑追赤兔嗒爾巴哈臺大臣進馬賜温中使
捧黃麞 上親射二甚駭 賜名祥星座
牲宣賜樞臣承平肄武非誇武事詠葭蓬

扈詠桑
首夏五日槐卿前輩偕遊龍象山小憩雪峰
禪院茗話率成二律
僧房通逕曲遠岫納窗虛俗慮不能到澄懷得所
於櫻桃紅欲綻楊柳綠如梳風日倍淸美五生樂
有餘
與君諧意趣頗愛在山泉古井無波汲新茶有味
煎淸閒宜拙宦瀟灑得初禪鴻爪他年省雪鴈筆
一篇

翌日偕玉叔選君早直 淸狗監謁
文正墓墓在園右門旁乘
亭室乾隆十五年奉敕建
昨遊雪峰院驅馬貧山陰山中有好猿
翠華時駐臨從臣敬橐筆艮朋欣盡瞥眡廬椎結
內戶牖氣陰岑旁有耶律墓祠宇肅以嚴
純廟賜貞碣春秋俾薦歆匪獨禁樵牧風雨懷德
侵
暖恩及異代彰善垂意深功德有難泯術數奚所
任史稱晉卿旁通術數之學汪文端
所撰碑文引爲公自卜兆云云 晉卿乃盡者

寶角端喻天心旨哉治弓言庶幾承 旨箴安忘危
槽鐵傳家折紗琴覆視無長物嘻疑道摸金見碑文
高風五百年睪然願躡尋
春溪槐卿用杜集韻酬和喜而效之
春風何昌昌吹綠庭前柳池水亦盎然濃翠逼於
酒春氣日以新先爲詩人有萬慮不擾胸一編常
在手千秋三絕名此事君家久謂春 余上百韻詩
衰志業朽卑卑鷦雀處役役馬牛走謹事乘閒

或何舍亦何取未能齊榮辱且復寘可否不見蓁
北馬一朝絡在首不見海南禽萬古石銜口中壽
今所稀視日影移酉拙宦任邱公長生慕商叟安
得丹駐顏奚事印懸肘天心互消長人意各姘醜
中夜思耿耿起坐看星斗

壽周穉圭先生五十

先帝儒臣

帝重臣清風何處著纖塵到官但飲泠泠水與物
同登皞皞春用世共知經術貴愛才何止激揚頇

汪詩三　十

卿雲布澤周天下不僅龍門士氣伸
風儀嶽嶽與觥觥秉節彌看晚節榮清自畏人逾
曩哲甘於說士及鯫生文章無賦非由薦婦孺温
公盡識名樂事天倫尤豔事板輿處處健步行

曹太傅儷笙先生重題先宮庶遺集次韻呈

倍松雖老培護心勤竹有孫願頌作朋同上壽謂盧
南石曾寄
谷兩先生杏花重插豔慈恩

桂船先生寄示種梅書屋落成詩依韻懷荅

鴝鵒摩挲踐夙期平生梅癖鶴應知放翁爭向花
前畫白傅新傳會裏詩晚節高操身更健大名上
壽福兼奇用集句姜肱長被梁鴻案健插銀旛賭玉
巵

樂餘樂事樂相仍多少鵷鸞羨幾曾廣厦萬間眞
花杜名香一瓣早皈曾蒼霖忍恕雲霞想綠野問

看歲月增三世幸游通德里稚材明被匠門稱

張芥航河帥寄示開山紀事詩次韻奉呈

治河溯賈潘靳黎克追配體鼈哉砥柱功其利數世
賴海爲河所歸潮汐恣鼓汰宣洩胝尾閭迺爲沙
石濊河決今亟籌海壅昔頻誠水衡萬萬緡填尾
若虛債河身日以高東手千百輩汎濫議茭防重
細舍其大爲政道不因智愚盡讒齡愚者竭胼胝
智且逞昧喙誰能導自然柔中叶剛夫我公濟川
才卓犖負奇概祖鞭休著先植表求試外謳歌溢

廉穉談笑緩羊帶治行在河東疇與跂肩背磐磨
漸爲儀洨渤濟所屆商室版築嚴周京璜釣灘磻
生久望霖崇朝動砰湃賢臣遇
聖主千載慶嘉會節幕開東南不分疆與界公先節宴
汎隊前清江浦會勘全河形勢 飭有裒咨投大而遺艱用戾行詎悖
博諮劄莞餘暇度封境內陵谷變遷蓄聚化新
閻東清難敵黃轉漕輒阻閼前年潰堰堤淮城勢
倒挂塞流必疏源日月驚迅邁上下水盡量出入
皇每戴岸矮畚若雲波立舟如芥丁男苦哀呶王

婦愁墊隘微禹我其魚百堵放一決公乃慘靈犀
水族燭瑣碎公乃刑白馬河伯斂請猶憂先饑溺
懷樂無矜伐態田廬安衽席闢津通貨貝側聽淮
揚間額手喜三載如何惴惴心臨流發清鑑鯨浪
毋勿掀蟻穴戒毋潰白石淨渦沙黃塵閭野稗隻
手挽狂瀾敬慎箠不敗今春述職來
前席佇嘉話雪澤正優渥雲氣何滃霽人爭異寇
瑣
帝特付李晦眄彼宣房成感茲延英對自公仰委

蛇說士喜瓌怪不才辱後進追陪荷知愛餘事即
論詩膏馥願沾丐開山紀事篇浩瀚斯游最昌黎
與眉山妙境得三昧如披閶闔雲廓然洗塵靄微
吟要會心此心知有在河雖先四瀆海實滙萬派
淮黃久合流疏塞幾成壞秋風甄子歌皓旰毋已
太滄海納羣流水乃去災害
寄訐耔焦勞閟閻止顛狽人定自勝天天祐神哉
沛上陳康樂書嘽諧易嗟殺中紀麾畫功鐘鼓會
幢蓋下垂停折方漉滄息淜瘵論述河平碑五日

學陸子鐵囚琵詩以哭之

鄭老居貧日維摩示疾時感君聞道早措求欲結
遲未滅三年字空留萬首詩親衰諸弟弱家下尚
遲洏

爲室人題畫扇已卅

高蟬深柳助新涼入海聲騰辟暑方憩夜篝燈好
吟侶秋聲可斂讀書堂
秋芳更比春韶豔晚節貞香葆歲寒阿弟一枝珍

重筆揚州明月大於九時子召官
才謝江郎五色花雲金作屑任塗鴉輪君事業如
卿子借隱寒山願最奢

庚寅新正園直即事

銀旛綵燕入新年澹沱雲光雪後天三度上元官
裏過戊子迄今三於一時佳句
淀園過燈節
禁中聯去歲同直諸君
子和余早春詩嬌花出窖初馳午弱柳垂
陰永曳煙好鳥轉轉如和我

天公玉成一番新琪樹瑤花望裏眞已喜郊原添
宿莽全銷鋒鏑靖邊塵揚威將軍於封篆前抵
仁謂湯網成良俗當直第一日恭阿克蘇籌辦善後事宜
年年橐筆健吟身於滅胡諭旨歌溢
堯衢盡壽人朝鮮琉球暹羅遣使朝正祝嘏莫惜微官催老大

和徐韞齋水部 瑾早赴園直之作兼柬許玉
叔選君

曉漏東華聽幾回車聲又向大隄催興來排日添
吟卷病後經年卻酒盃同省文章慚沈宋他山氣

誼托陳雷黃蜂白嶽誅茅約懷抱因君一暫開
玉叔俱家歙西余祖
籍在焉有卜鄰之約

讀史有感

又看旄節出汾陽黃髮元戎犯雪霜參佐一時多
白辟小侯四姓儼成行側聞烏幕師先遁重勒蕘
然願始償不分書生太迂濶籌邊第一議耕桑

冰梯憶昨疾銜枚六校親從北道來曩日犬牙原
錯壤秋風馬骨已成堆賀蘭擁衆真無策趙括承
家倚將才麟閣差戕切雲上少年意氣亦雄哉

捷翩翩意若何舍沙鬼蜮射人多日暉事漢終
無負回紇歸唐詎有他座上微聞曾借箸室中誰
料竟操戈廟堂九鼎形能鑄狡鼯終妨觸網羅
燕頷何曾歎數奇身經百戰照旌旗徙薪久矣綢
繆計橫槊依然矍鑠姿豈獨威名鎮邊徼要將元
氣補瘡痍北門管鑰時增重躍馬天山有健兒

燕九後三日復雪用東坡聚星堂韻亦禁體兼齏齋兩水部

物語東鄰春溪徐舉盃都報雪西域烽清兵
鄧章急遞逾金葉臘尾韶初到玉關

汪詩三

氣銷東郊土潤螟根絕嬉春百計趁閒暇不惜衝
泥屐齒折買書買燈更買花念念貪癡迭生滅四
十已過心尚童太息年光如電掣連朝陰晦泮復
合急攬茸裘添細縕春寒砭骨甚於冬煨盡紅爐
吞木屑隨風上下勢不停舉似紙窩一飄瞥新詩
滿前字字銀屑亟語鴻爪來可尋休悵鶯花去如
舊我整旗鼓登壇要借生公說如何頑石

寒夜讀六一似六州聚鑄鐵玉叔堅持不作詩之戒戲詞之

春上過依綠園和杜集何將軍山林十首詩

南子湖堤曲沙平石壘橋新陰成一壑清景傍三
青大樹彰馮績遠遊續楚招似會聞燕語未覺歲
華遙
十年嘉樹計結蔭一何清和有鳴陰鶴聲都出谷
灼灼桃花紅煮粥梅實翠調羹行馬崢嶸向遊人畏
迟行
官職貴賤賓餐錢少府支謝公棋賭墅草聖墨臨
池二喬蓼三絶時能濼四知門庭忽羅雀肝膽惜
如此
萬古一兎兎月炎天照雪花笳聲空躍馬盃影尚驚
蛇丹竈柏心寂觚棱望眼賒南飛歌欲獻丁令已
無家
淚盡羌笛主池館晝重開煙色春歸柳晴香雪遜
梅蜂看堆淚盡酒是策勛來展齒須防折瑤階露
濕苔
致此非私沼疏渠引玉泉綠勻蘋蔟葉黃嫩柳堆
棉絳雪還尋訣清風不用錢頗聞營廣廈記室愛
樊川

人樹巷海棠二株盛開詩以賞之
春逾半春懷百倍饒薄游攜勝侶麗景訝初
也丹承絡漫天絳展綃當晨看始發坼露試
蒲婕谷容華閉傾城眼福驕問誰還逞媚相對
名爲挑遲眉通語輕勻頰暈潮比肩凝小睇避
面妒王消燕玉奚堪喻川紅本最妖一雙花戚里

急欲圖鈴護遲因猛燭燒萎蕤茵作
腰淨域何由植仙姿詎待招愍慙托
泮飄綺語應遭喝閑情且任撩東風
下棲條
霽春溪用蘇集清虛堂韻相示亦和
稱龍沙曹事喜簡南北衙連鑣下直日
各鬬意蕊矜心花黃埃十丈不可到夢迴縹
家曠觀要齊枯菀境誰者鸞鳳誰烏鴉冬

抱待春腳條葉一一揚蕤葩苦吟轉恐墮塵
泉但喫參寥茶催詩火速急軍令西鄰驚聽
過誓欲閉壘避三舍技癢那禁頻搔爬式歌
庶報瓊玖不平豈有嘅破淩晨霞

細芸出宰長甯詩以送之
漁斷推獎傾心慕昔賢十年論舊雨一第望登
天宦轍今睽迹勞薪各任緣聲名與官職努力事
雙全

祝融南極峙百里古提封俗儉才難時時清政易
從詩書開課子鋤耒務休農勸盡盂中酒搏沙話
再逢

送王石農修允作宰大庾
欲起涸中鱗萬樹梅花不厭貧循吏自來經
貴通衢差喜口碑眞欲移風俗宜寬猛默玩天
心悟宰伸范叔一時紆墨綬謂細芸南來鴻雁寄書

邸湯海秋儀部鵬浮邱閣詩稿
高行、以俗奇才貴遇時誰言接輿狂恒守老氏
羅我、句名我今誦爾詩聲名一何盛詩歌一
何悲、自黎氏文起八代衰上書千宰相曷拯
庶與、師魚字忠信身乃槩魅魑身窮道益昌光
燄千載垂君見當頭月昔盈今不虧聲名日以盛
詩歌日以悲不願名太盛但願詩勿悲上有白髮
親下有黃口兒更有椎髻賢風雅爲倡隨二十遂
蛮騰容臺議厥儀三十入清要温室愼厥辭卿相
勳德色何光下等夷胸有九陽炭鎔偃冰雪詞清

氣彌乾坤寒威逼膚肌世人不之察爲妖或爲妖言固誣爲釐語亦欺人徒震爾才生會其
時二十遂蜚騰議厥容臺儀三十入淸要愼厥溫
生白髮上有親黃口下有兒椎髻更有賢風雅
爲隨可以保爾盛可以止爾悲昌黎如可作妒
爾代胡幾君家楚江畔我家吳江湄江水日以下
障客舍爾誰

起蔡翁羣動圖

二句是兩日斯語聞坡仙浮生悲役役坐損太古

圖閱靈境曠然而悄然置身在何許黃山白
久疑蒲氏居怪木森牖前畫者云蔡侯天機
邊漏八十尙鬒鑠精心託豪箋羣動歸至靜從
默默天機守拙愚悠悠世事愛糢糊熊魚畢竟誰
尙狂奴花前覓句邀花笑此外閒情一事無
眼宁驊騮壯著鞭何當江水洗塵緣霏花快睹先
雪濕衣 仍占大稔年他日巢痕捫禁地同時旌
鎭學大 謂秋坪見
齋兩太守會昌有例酬元白合把新吟

題張詩船大春草堂圖四首

桃李當孫枝瀛嶠歸裝萬首詩持節黑頭堂

下拜堂前翁媪案齊眉
忍寒半臂燭如銀紅袖烏欄醉墨新勝似鷗波詩
眷屬妝臺但伴管夫人
掌上雙珠豔左嬌牽衣弟妹課深宵袖中新草天
山檄說與江東大小喬
滄嵐霧靄隼接橫雲百里樵風一鑑分江水鑒盟圖
主客莫教塵土漬羊裙

七夕園寓即事簡同直諸君子

素月弦將直明河夜未暝匆匆成七夕脈脈鑒雙
洞世岳咨
帝儆盛明時月糧餽口

星官裏酬佳節秋來愛野坰荷香紅在渚柳色綠
門新來歸湘簟澄暉入畫屏羣公清切任中歲
醒玉直黃金絡當筵碧玉瓶鄉音兼謔笑密
[illegible]嗟眞憐駈情親擬頌鴒惟應追八顧
[illegible]齡良會風前燭浮蹤海上萍懷人新舊
[illegible]哀嗷澤有鴻履畝亟籌移粟計三吳杼軸
[illegible]平沮未蘇河形坳坎若甌臾掀天白浪愁
[illegible]布地黃金願給孤

王菽原儀部典試滇南
傅秋坪水部出守瓊郡初待金門
江南四府一州尙稔惟癸未
大水後元氣未復殊少積儲
馬棚灣興築漫口佔計百
萬兩江藏留藩關課銀二
迅如霆送喜喧鐃吹彰勳

百餘萬以備賑濟　西北籌邊勞將帥揚威伊犁雨將軍於七月二十四日馳抵喀什噶爾籌定善後事宜東南通漕恃淮湖現屆軍船回空議先堵馬棚灣西岸則軍船不入海故其患尤巨萬派奔走湖　新詩無限憂時意豈獨流民鄭俠圖

濫觴太息自荆湘本年雨湖水患最先下騰若沸湯地勢東趨迴既倒

天心南顧隱如傷綢繆計在三年蓄疏導功資百谷王我愛公同冬日歡雷傾耳溢吳閶

鎮洋汪元爵伯孚

德州行館與張觀察詩舲前輩夜話並以秋閨新什見示次韻奉酬

往年仙槎喜同舟餞臘梅花唱八騶君於去臘由戶部郎督儲

山鴻鹿喻君思野草征鴻先我遡江秋河聲嶽色

資斧鎮玉粟珠襦慰小休今夏苦旱秋後甫得

當事座隆監牧任一時旌旆甘霤民田尚獲薄收

故人諸前輩

先後外擢

策此後魚書證曲衷姤煞平臺年最少未將四十

欲稱翁椒圖爲君同歲生戲及之

得宦成言采藥不教閨怨唱飛蓬當前澤雁紆長

纔欣會合別匆匆話到徵蘭夢竟同君方盼嗣余亦子然安

意別久難紓纏綣衷同學當時憐兩小鬢眉相對

漸成翁

李瑤圃大令萬倉惠貽藥餌前韻答謝

河聲嶽色去匆匆失喜燈前笑語同地下幾人悲

宿草謂陸竹江子鐵昆仲天涯與爾感飄蓬談深易露欽嵩

時會合證何年宦海蓬萍聚偶然握手歡逾同

舌已論心高比在山泉河渠偶溢勞司牧柘園民

艸木被沖

仲山趙工山斗當前見大賢時隨穆宮保星軺南下一笑清風

空袖宸衷容刪盡木瓜篇

紉花塢

秦荒杞菊紀三弇豈不懷歸一命驂幾點齊煙迴

首斜風細雨別江南

鍾吾驛楊子泉來晤感贈一律時客宿遷李

大行幕中

江南役竣北還和王騎尉斯年韻奉呈穆宮保鶴舫先生

五辭五聽僞須防明嫗燃犀愼讞章投大遺艱川用楫導源泝委海能航議後黃淤以暢海口得奉俞旨天將瓠子一鈞繫人似黃花九日香懸鏡虛堂澄萬類要秀卽安良

汪詩四

三

滄波萬比激淮南諏度周原吐握三直以溺飢爲宵將風月對人談望雲予舍心彌戀出都五旬遺紀長歌呈宮保兼簡史徐兩君

六日向晡抵泰安驛積雨甫霽徐樹人大令宗幹邀同史椒圃比部陪穆宮保登岱齊河隨節折同南下口占卻寄

一宿宿岱頂五鼓憩迎旭亭觀日出乃下紀長歌呈宮保兼簡史徐兩君

汪詩四

四

汎等歐陽公是時嚴冬月指亥生氣螫不東登岱上躋日觀峯河聲嶽色兩事早親更一片丹心答

入定得雪庚郵澤早覃私幸後車叨命載廉按部日嚴卻有司供張出廉緝授餐且及臺僕

口分甘

海尚思虛集益參天猶致曲能誠別裁僞幹元功作

輯四幹

琳琅出餘技正聲雅頌繪昇平以新刻澄懷書

讀

早傾陽自海陬不才冀向匠門收

一萬卷樓依親切杜卞同車得侶儔謂史椒圖孝佈二

五萬千狀一輪湧現扶桑紅人生百年屐幾兩醮
雜處甕禽棲籠鯈生策蹇屢經過仰止未覩心沖
沖公名與山峙夐絕公業與日升方中精誠帝座
默呼吸匪侈壯觀詭奇逢今年名王祈雨至京師夏旱
親王代禱隨車甘霔崇朝崇憶公轉漕禱河伯星
驅飛送靈旗風公嶽侯瀆效扶翊幽明治異班爵
同公之精誠呼吸通登陟甫畢遄乘驄是日下山仍按程馳
袤亟拯飢溺慰
宵旰天人訢合平成功磨崖之側儻鏤紀徐侯史

予汪生從
曉程再雪
一望天無際溟濛接混茫雲容全片白水氣二分
黃老樹槎枒失遙峯杳靄藏休嗟行役苦麥隴卜
豐穰

重抵清江漫成四首

往來如織路送迓豈不懷歸歲暮時長日儘銷髀
上肉新霜漸惹鬢邊絲村人遮轂爭投牒驛吏挑
燈解乞詩自笑淮西舊從事蒼生何術補瘡痍

題誤尋舊約圖

急難追成棣萼詩圖成成讖遇尤奇君家一種纏
綿性不信人間泣豆其

吾家二老連牀約江水蒼茫悵十年家君官畿輔
守青州有江水踐十年之句日送世父出
旋卽相繼棄養曷勝泣然 儂更荆花早摧謝余
一兄兩弟早感天逝披圖悵觸淚如泉有

舟行寒甚

聽水聽風浙瀝篷不知日影上三春山如擁髻人
頻倦眉嫵慵修過一冬

小憩桃花泉在揚州舊
衙使署中

時國手范西屏攻要鈎深劫不停古井無瀾花
自落心兵鏖盡著棋經

小醉翁亭在滁州城西
龍興寺旁

歐公守滁日築亭日讌觴此風今已無此意古亦
荒及公領揚郡不聞闢蜀岡邦人誦遺愛尸祝於
其鄉滁揚治非二前後乃弛張滁俗尚褊喬洗腆
偕心臧揚俗喜繁縟好樂毋太康一張而一弛治
滁猶治揚師古失眞意名在實斯亡徒令千載後

太息四井堂

贈顧簡塘同年 翰時攝宰定遠

下車揮訝故人逢語略寒暄話歉豐惆悵自殊能
吏績清貧猶是舊家風饑穰金木天行駿襟帶淮
徐地勢雄一路口碑誦來暮早年心力悔雕蟲

輿中偶占

淮徐一帶連凜泗萬壑千巒笑太頑我與閒雲隨
去住無心又度皖公山

桐城追悼龍子嘉前輩

凄然曠世伯牙琴生死空餘廿載心交憶綈袍身
未貴辛未春與 君訂交官同簪筆病初深一時雅倡追元
白五嶽奇遊負向禽月白風清如入夢招魂定在
碧山涛

斬水道中

暄和風日豁陰霾楚楚江山亦大佳眉黛風流傾
竹葉腰鎌雪亮剛松柴高低雉堞村環郭斜整罷
梁木束簿映水蘭花尋不見勞勞空復悵羈懷

武昌寓館攄懷奉寄許玉叔選君郎和其江

右秋闈郎事韻並簡同直諸君子

河節淮城又楚城船脣驢背曉霜清村陵讀律慚
無術王粲登樓浪得名節序暗驚梅柳渡江流不
斷雁鴻聲每依北斗勞中夜剔盡寒缸夢未成

尚書擁傳爲旬宣李郭隨行望若仙白日青天瞻
大度風簷雪虐逼殘年漫愁改歲銀添鬢得飽看
山翠壓肩遙憶東華雙隻直五更踏凍玉驄聯

驚塑曛處未相離燕雁遙飛會合遲不覺夢魂頻
夜覓要知肝膽向誰披藥籠辛苦菁華擷繡段殷

劫遠道遺寄示闔墨章巖澗高懸隻手八千攤卷吮毫時本科君一人主試搜閱八千餘卷得四遺珠仰荷天語褒嘉時稱名榜瀛洲揩眼轉光風朶殿宣綸筆札工

制草十行春浩蕩年內例當擬進新正恩旨飛花六出曉朦朧鼇京師豐直省歌騰鐃吹聞連捷湖南兩廣猺匪以次殲平近聞剪辦臺匪指日奏捷會訂蘧廬賦自公聽籌黃樓太孤寂當頭明月照應同

古香盆盎發新枝鐵石端歸大雅才宮保以盆梅二本分賜椒蘭特許山靈乞一聯隨風珠玉落毫巔捧來瀛海初升日灑作齊州九點煙泥檢何心尋泰時時中有漢唐封禪今何在句　琅璈傾耳奏鈞天平生仰止巖巖象喜說從遊忝末年

輶車人望歲星臨誰會優游泮渙心題向最高千秩筆誦眞肆好挹蘭襟空潭印月懸千尺修榦參天仰百尋蘇頌應儀何足詡蘇頌有東封頌應勑有封禪儀記　宋薇歸答五雲深

鶴舫先生賜題近草依韻奉呈

鼇閶山林體軼倫中涵元氣太和春卿雲糺縵重熙會河嶽英靈閟出人東觀西清模楷久風琴雅圃及門墨章巖澗高懸隻手八千攤卷吮毫時本科君一人主試搜閱八千餘卷得四遺珠仰荷天語褒嘉時稱名榜瀛洲揩眼轉光風朶殿宣綸筆札工

制草十行春浩蕩年內例當擬進新正恩旨飛花六出曉朦朧鼇京師豐直省歌騰鐃吹聞連捷湖南兩廣猺匪以次殲平近聞剪辦臺匪指日奏捷會訂蘧廬賦自公聽籌黃樓太孤寂當頭明月照應同

古香盆盎發新枝鐵石端歸大雅才宮保以盆梅二本分賜椒蘭特許山靈乞一聯隨風珠玉落毫巔捧來瀛海初升日灑作齊州九點煙泥檢何心尋泰時時中有漢唐封禪今何在句　琅璈傾耳奏鈞天平生仰止巖巖象喜說從遊忝末年

輶車人望歲星臨誰會優游泮渙心題向最高千秩筆誦眞肆好挹蘭襟空潭印月懸千尺修榦參天仰百尋蘇頌應儀何足詡蘇頌有東封頌應勑有封禪儀記　宋薇歸答五雲深

鶴舫先生賜題近草依韻奉呈

鼇閶山林體軼倫中涵元氣太和春卿雲糺縵重熙會河嶽英靈閟出人東觀西清模楷久風琴雅

營新茲新和平詩教由身教益信丹青化有神
郊寒島瘦擬非倫金薤琳琅照萬春風始力追緣
淑世雷同語避必驚人捧來百斛龍文貴引出雙
聲鳳翮新咳吐霏霏盡珠玉山輝川媚見精神
虎門月旦鑒羣倫光霽親依杖履春雌霓王筠驚
玉歲宮保髫齡即工吟詠哀然盈帙雄風宋玉薄詞人
璇題處處賡都徧玉筍年年茁又新六藝共欣聞
叩得誰窺精理妙通神
詩蓮七字寵汪倫噓朽眞迴黍谷春鬢髮疎疎憐
流汚水新頑鐵也含飛躍意洪爐本具化工神

汪詩四 十二

和穆宮保留別訥近堂制府韻即以誌別

棄物齒牙汲汲說逢人嶽藏衆壑觀山小漢納羣
良會葉莫自
帝鄉一堂佩敝拜言昌 九月初宮保奉使出都適制府入覲魯齊載
道聞輿誦制府撫東最久吳楚連江僦客裝星節自淮移楚離合
蹤奇原有定淵源道重最難忘制府出宮保之門陽春白
雪傾凡耳仰止山高汚水長
公眞澹泊意無營難別心交轉悵行鳴鶴在陰清

淑氣連江靄祥雲隔歲 晴春歸英簿節晴入蕙蘭
風梅報和羹早椒馨得酒 同是日癸酉銑歌閣送喜雲
現海天紅
橘盞
莫笑狂奴腹能將斗石容飲中仙最樂劫外叟初
逢江信霜前冷村香臘後濃 無蕉葉量欲頽與
偏慵
新正六日訥近堂制府吳瀹齋學使飲餞黃
鶴樓之留棗閣即事成詠

登虛四眺極差峩雉堞看如掌上螺雪與波光同
皎潔春隨人意得暄和北翔鴻雁催歸思南望旌
旗奏凱歌聞臺灣連獲勝俘所
調黔楚官兵已撤 清讌追陪愜幽思
良辰美景賞心多
元夕接京書知玉叔於除夕得子口占寄賀
盤門桃李苗芝蘭壬辰春闈分校榜發俱出門下
飲到屠蘇大喜歡一尺饒涎湯餅客當頭清景負
自古中原此戰爭英雄青史幾番名孫劉竟定三
分局齊楚曾成九合盟沃土詩書須有教城鄉多設義學
盛時鼙鼓絕無聲新年快覩豐盈象士女喧闐不
夜城
抵汴梁日作
鴻南雁北逐星槎潑眼新韶換物華風緊落燈燕
九節春烘出塞洛陽花塵緣漸澹思丹竈綺思都
銷愧碧紗百歲蹉跎行過半游梁詞賦更誰誇

侯方域論

鎮洋汪元爵伯孚

士有與世遇不遇而士之自謂與世之所以謂士者未嘗不幸其遇惜其不遇即後世尚論者當亦無不然而吾獨以爲遇未必非士之幸觀於明季之侯方域而益自堅其說爲不誣也夫君子之所以大有爲於天下者必其窮能獨善而後可以達隱居求志而後可以行易曰

履霜堅氷至謹其幾之始也又曰括囊无咎无譽成其節之終也當明崇禎宏光間中原喪亂南都士大夫猶日事結納狎燕游恬不爲怪而迄於亡方域好大言頗以經濟自詡天下亦翕然稱之而幸其一遇然迹方域所爲如晉之王謝一流則其中固隱然恃一江左偏安而初無宏毅之量大有爲於天下也方馬阮枋用興黨人獄必置方域於

方域果孰得乎其賄彭子序反覆於士之遇不遇而重以彭之不早達爲幸則方域之於生死大義未嘗不明且欲以不遇爲自文也方域之不遇方域之幸也客曰子之言誠然然則方域耳曷足以爲論余瞿然作色曰客何言之妄而未知方域之甚也方域蓋當世之直諒多聞而取友者庶幾旦暮一見之者也觀其與賈開宗書以爲古人所爲相知者非貴知其美貴知其病而其與它人論說及爲開宗立傳則又傾倒之者無弗至族而後快入

國朝後河南某撫軍又欲治其豪橫僅而得免方

亦異乎心輸背笑阿悅相容者焉其爲司徒致書南甯而左軍不敢窺江南依鎭帥高傑而獲免與陳貞慧同捕非平日有以獲信乎友而雄帥如左輿高者隱懾其氣而服其心曾能若是歟若夫屯田議於朝勦撫議於幕府雖其說未或行行之且未必盡效而先朝規制及一時利弊瞭如指掌然則如方域者謂爲直諒多聞之士庶幾無愧焉者夫豈世俗之著白袷衣以門第相矜耀所可同日語哉然則方域之不遇方域之幸也得如方域者爲人謀則忠忠社稷之利也是則吾不能不重爲方域惜矣

楊叔溫先生壽序

而友之斯又取友者之幸也傳曰其自爲謀也疏士之力學猶農之力田也農一歲不耕則八口饑士一日不學則百年之志廢農不耕謂之惰士不學謂之惰士然人之士與農之貴勤而賤惰也何有焉其壯者且利州農之有酒肉以相勞也有錢粟以相貸也舍己田而率爲之助老者贏者率其婦若孺蓬首垢面奔告官府聞呼籲之聲日不絕於道壯之黠者或攫食於州農而魚肉之然則天之不雨誠惡夫縣之農之惰歟胡州之農不以其勤而薄其罰也今之爲學者吾且知之矣以括帖爲正學以奔走津要爲勤惰以科第仕宦爲成敗利鈍其求速化也庸愈於攫食者而負奇嗜古之

士勤勤終身不一食報舉世或訕笑之天則憒憒農與士一而已人亦務所當爲論乎理之常遑恤乎他哉吾師明經楊先生以古人之學爲學婁之士所矜式也九試不一第晚而孜孜未嘗一日廢書其誨人也循循然有法今秋門弟子將爲舉六十觴先生固止之且以歲歉故蓋有悒悒乎中而弗能自釋也爵侍先生最先且辱知愛又最深竊引伸其說以質先生其哂而進一卮乎

李桂巖遺集序

嘹城距婁百里風土之所尚士夫之所習不殊焉其鄉先生錢竹汀詹事王西莊光祿倡導樸學後進之士類能修明其緒朝益莫習薄辭章重經術勤勤乎家鄭孔而戶賈服矣予所識者練江七生而外如錢君同人嚴君淦塘程君霞壇皆邑名宿忘年齒折節訂交最後識李君桂巖君詹事之高弟而吾師楊叔溫先生密友也憶辛未秋君攜子觀奧無戾作者予辱先生命不敢爲悠謬諛詞重思忠執贄楊先生門先生具酒食屬予侍飲酒半先生謂予曰古人三十年爲一世余與桂巖交二

君以高文生聞於鄉里而名不登賢書年不及中壽嗚呼天之厄君何若斯之酷耶雖然天靳其年必不能靳其文天錮其身必不能錮其子孫思忠將昌大其學以光前人令聞竟未竟之志君雖死猶生也楊先生之言不於是乎益信哉君所著有桂巖遺集若干卷雜著若干種皆守錢氏學升堂覩奧無戾作者予辱先生命不敢爲悠謬諛詞重誣亡友於九原質言之以勗思忠且以告嘹城諸君子之立言者嘉慶甲戌三月三日

盛丈蘭雪南歸送行序

嘉慶己卯閏四月盛丈蘭雪將南歸士大夫居京師賦詩祖行者半天下丈年五十工詩古文及篆金石之學旁涉六法爲流輩所推服猶俯首作舉子業屢試禮部輒被斥撤棘之日主者動色嗟嘆以爲獨失此人而丈固未嘗幾微見於色嗚呼難矣月之七日將由陸南下車在門行李在塗送者在道丈仰天而嘆若有不豫色不知者謂遇之迍邅也老之馹至也言之彌傷懷之愈鬱鬱也丈

曰否否劉君詹林病三年屢蹶無歸志余不歸日往視若今余歸矣語至是泣數行下行李之在塗者復反諸室也車在門者脫驂而遣其僕夫也送者咸愕然徑揖而謝之去逡巡入室視篋中資不足以所衣付質庫又不足然後謀吾邑之與劉交善者兼其糗糧備其藥餌倍其從人買舟潞河挾劉而行時丈例得校官或以部檄下恐後期丈笑而頷之丈行矣余交劉君十年畜余猶弟能不愧丈之高義哉丈之行余未有詩丈顧謂余必有言奚非工於文者丈之事實可傳傳不在其人不在言之工不工也丈行矣余言之以見欣慕且誌愧爾

送外舅劉金門先生還南昌序

昌黎氏以爲出處去就何常惟義之歸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唐之世已慨乎言之求其明進退之義以道自信而無私便其身者可不謂之賢達乎萍鄉劉公幼負盛名以能文受先朝特達知三十登上第

純廟擢爲學士

睿廟親政益倚重四十拜少宰晉太子少保視澍學日以事論戍邊放斥之餘

九重時惓惓詢左右不置尋復以翰召用而公年垂六十矣

今上御極公益奮思所以自効患目疾猶扈從詣昌陵公嘗謂門下士及所親曰某受

國厚恩精力未甚憊區區文字之役易云報稱然賢貴且病不獲已陳情乞歸

上俞其請蓋道光元年六月也公起家寒素性耿介祿精所入又不善家人生產九月始成行余爲公壻辱知愛嘉慶己卯庚辰應禮部試主公家親炙言論行事者凡三載公無他嗜燕居無惰容與人交胸不設城府亦不數數詣人客有作齷齪狀與淪謬態者輒生恚若有物橫於肝鬲間或以酒澆之故時之毀譽公者半臧否人物不以私意亦未嘗發人陰私故毀公者卒不至衙次骨公子爲江南宰上廉錢爲養麾之日陶母封鮓千古美談

吾其在婦人下哉其歸也聞將教授鄉里而東南士之仰望公者咸願公之至公誨人視其材質高下多所成就

朝廷掌故先輩嘉言懿行不習聞見者尤亹亹稱道人都樂聞時目公爲層霤光夫人生俯仰間無所愧怍又得英才教育三樂之中公具二焉謂非古賢達者流而能之歟都人士獻詩文祖行余述耳目所悉著之篇不敢作悠謬溢美之詞重違公意他日相見益乎損乎公亦有以教之

吾友胡君孟香有愛子曰席珍名廷松字植卿誕夕母氏夢肆筵中廷珍錯惟備遂名之孟香家固宴佐東諸侯幕席珍生八年始識父孟香再遊燕趙挈與俱授四子書及經傳能成誦尤嗜歐陽醴泉帖書朝夕臨摹得其意性醇慤隨父从客未嘗與人忤有贈遺輒緘寄母孟香爲入資需次當得縣尉今年歸授室顧氏遘時疾二日而卒屬纊時異香滿室年僅十有九孟香哭之哀乞余爲傳余不忍重違其意俾抒其哀懣焉

汪子曰余弱冠貢成均北上過山東遇孟香於泰安翩然年少知爲鄉人及官京師先府君以公至都數交游之善及孟香焉謂其氣誼肫篤窮心志之道光癸未冬復遇孟香於吳江鬚髮蒼白執手道故蓋余奉諱甫還南而孟香之哭愛子亦才匝月兩人不知涕之縱橫也中孚之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意孟香之爲人天既予以令子乃夭折其子之年不獲孚在陰之和豈數之或然而理有

臺位拓 册96版
24B

不可盡憑歟然去來之際彼氏所謂得解脫成正覺亦庶乎吾儒聞道之早者孟香毋戚戚於西河之過矣

西郊詩存序

錢塘族叔虛中先生輯西郊詩存以授予未卒業作而歎曰虛中其傳矣哉夫人固有爲其事而善焉而以是爲必傳繼且以爲或未必傳其有稍稍爲之與夫爲之而未盡乎善則爲之始念固不及乎傳不傳也有人焉乃欲傳之傳之而推欲其

廣垂欲其久則以一人而傳數人且數十人則數人數十人之傳於廣且久者而一人之傳必矣西郊詩凡若干家首載吾六世祖芝田先生及布衣二王先生世所稱隱君子而後之抱才失志者流亦於是見焉其音沖澹而幽邈蒼涼而激越類非庸耳俗目之所能好虛中宦遊於吾婁東西郊者殆百年其先世習鹽筴饒於財顧好賓客樂與文士遊家以中落虛中有雋才困於諸生而好學深思常偃仰一室俗士罕接其面比來尤能振起絕業

徐秋士詩序

虛中自此傳矣

人當死生聚散升沉顯晦之際必有以道故爲樂者非其時不知也其於詩亦然吾自童稚習聞大父與府君兄弟論詩家庭以爲詩貴能變變而卒軌於正不失源流乃其至者比長與畢(喬)陸(元文)劉(應)二麟書之徒唱和里中少年盛氣與會颺發輒盡數百言若不必求合古人而無不可與古人角勝

合其時鄉老輩如彭丈甘亭畢丈靜山吾師楊叔
温先生與吾家二老起而相謂曰婁東詩自宋元
明及今其間不無盛衰而未之或盡今其盡矣余
方侍側愕然府君歎曰天下事必無泛然苟然而
爲之爲之而且欲盡之者非徒文辭也今諸君詩
格欲其雄調欲其高體裁欲其博大而古人含蓄
不盡之致若猶有憾焉者小子乎它日與諸君之
必憶吾言也十年來劉子死余與畢子二陸子或
宦或客於燕越粤楚之間徐子居都下四年歸獨

早前年余奉府君諱南還繼遘世父喪彭與楊後
先奄化鼇然者一靜山翁而已頹廢謝客風流雲
散無復曩時余與數子者并少作而悔之漫然不
復收拾嗚呼今人之卒未有以勝乎古者死生聚
散升沉顯晦爲之耶抑少年盛氣有不足恃以久
其議論而永其興會耶一日徐子過余論詩且以
近著相質格調體裁一不失古人尺寸而能以含
蓄出之乃知其非復鼇之泛然苟然爲者矣徐子
之才不可及而余尤善其能變窮流泝源其至末

可量然則婁東詩之幾幾乎盡而未盡者徐子之
力歟子輿氏言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詩
主性情苟求古作者之故而坐致焉是又在徐子
之自命爲何如而吾亟樂與畢與二陸相見一道
之者也

陸子鐵詩序

道光甲申小除夕陸子自晉陽返將復遊粤東以
所著詩若干首示汪子而謂之曰吾與子平生之
友劉蕘林死矣吾以飢走四方恐相見日少吾憶

若我其以不似爲似而實有過人之賢者乎余外舅劉金門先生與君外舅石琢堂先生爲海內宿望又交善一日論增才謂陸子負奇好大言似劉而許余之放曠庶幾乎石焉癸酉戊寅先後舉於鄉而君與余性不喜爲舉子業酒酣耳熱慷慨論當世交游卒卒鮮當君之意者劉蒼林在座恒默不語則又未嘗不心折而下之也相別五年吾家二老及劉蒼林已皆歸道山石劉二先生且老病謝客而吾二人者亦不復如曩之朝夕聚論以爲

今遠尺寸方法或稍稍異其用意處非率然可以尋索積數年或數十年由漸生悟悟而愈悔之不已翻然以古爲程速化爲不足恃彭甘亭丈貽予詩曰迷途屢迴五軌迹今稍悉以彭之質之敏而五十後乃爲是言耶予齠時習見大父與吾父世父爲詩一門之內唱和無虛日稍長知吾家詩源六世祖芝田先生肇之至大父而始著從叔祖祇園先生子泉大父也吾師楊叔温先生數稱其工制義粹然儒者予恨未及見昨從吾叔處讀祇園

遺藁暨簡園從叔祖詩武之所布無一不合古人益恍然本之說本之實者其枝葉鬯茂而條達固有是也子泉未弱冠所錄已裒然顧好與時流徵逐予喜其質之敏而復懼其或狃乎今人速化之習因舉本之說告之子泉所至未可量亦思夫陸子亦甚不得已於境而以詩鳴者哉

子泉弟詩序

詩必有本昔人論詩謂當以古人爲祖父而世之恃質敏以求速化者若子孫而與祖父背古人去

樹蔭居文藁序

予幼時見先大父案上有馮孝廉古文讀而善之散塾必胝沫再周稍長習帖括復沈溺於詩心雖

好是而未嘗併力以爲之嗟乎予於古文且茫如也何敢評隲人之文而與抗論哉雖然舉世不爲之際得一二同志友各出才力高下朝夕切劘庶幾卓然竝立於古人往歲見劉君蕆林散體文槭其有齊梁氣蕆林然予言而數稱王君西文工謂出自馮孝廉能得其傳蕆林死予亦走四方予心重西文而每失之交臂今秋予將北行予弟元浩以西文所著樹蔾居文稾相示且曰西文知兄欲得兄一言挑燈盡讀大驚服而又感蕆林之死不

得相與揚搉其勝蕆林謂西文於骨月生死之間言之悱惻最擅勝場誠知言哉予向欲爲蕆林作傳下筆盡然傷卒未竟今觀西文其能爲文以傳蕆林決然無疑予它日死亦當命弟元浩以碑碣求西文西文家甚貧事親孝又虛懷善下人類古篤行君子故所爲文一抒其眞性情而無拘牽摹擬之病予信其可與馮氏之學竝傳於世也吾鄉蕭君風衣隱於吳門三十年予近見其一詩始知治古文裒然有集匆匆行亦恨未一見以告西文

為道乎之頓倒嗟乎世之以此事稱述相推重者蓋多乎哉道光乙酉中秋

誥封中憲大夫許子璧先生暨德配項恭人

五十壽序

古之君子善必歸親而世於並世賢人君子見其文章德業炳然燦然亦必推其所自以明積善之由來夫所謂善者無他忘己利人而已非徒有其事也又貴有其心心之所設謂之誠誠所至則延嘉祥致純嘏揖於影響而其誠之尤至則發之益

光天之厚其報非僅酬厥勞也偉庥凝於無疆而先生系出太岳爲歙鼎門幼穎嶷博問强識慨然有利濟心游庠序文譽翕然省試再報罷自恐身之蹇而虛所願也適執友有宦陝右者邀與之官凡政之有裨於民生利病風俗醇漓思之無弗周言之無弗盡先生留而其人著循聲者二十年項慕人克體先生之心食貧茹苦安之若素戚黨奉以爲教道光壬午癸未哲嗣玉叔選君連捷成進

士官京師乃迎養二老於邸第先生所以教其子者一如佐治陜右時玉叔與余同直樞禁供職之勤治事之敏非獨余所弗及先後輩咸推之無異言而欿然自視絕不少矜伐實有大過人者分校禮闈典試江右盡心求眞才其分校也有薦而限於額者至手錄其文誦於人不啻口出其典試也卷八千有奇手胝口沫去取悉當一歲中得鼎甲三人藝林爭羨而不知其浸淫於庭訓之積誠者固有然也今歲玉叔三十初度同人將有撰述玉

叔固讓而以二老五十雙壽俏鶲之言爲索余惟古者四十強仕五十始爲大夫唐宋以來科第進士不爲年限然入班筆出持節而尤能愜於時望宿齒且或未遑今玉叔之年甫如此其文章德業乃如彼先生與茶人優游祿養黑頭舉案采服承歡人謂前此佐治之勞已足當他人數十年敭歷之勤勤故天特休之以祿養而厚其報余謂此特其端倪也夫以先生之誠心爲善苟利於人至自忘其科名於不顧方是時嘗有祿養之榮在其意

H哉微特祿養之榮不足當意也又嘗徒以其子之目前文章德業謂足以滿先生志哉余休澣日數數侍杖履親顏笑先生聞余一言一事偶善輒拊掌稱許而有不善者又未嘗不矜而教之出於至誠俾余知感知愧以是推之先生之以善貽玉叔而玉叔之能善承先生者其量甚宏而其澤無有艾玉叔他日登台輔佐

天子治人理物醞釀太和宇內跂動喙息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先生與茶人期頤矍鑠目覩其成以

大快其善與人同之心也區區目前云乎哉玉叔曰吾不敢當也顧言吾父之志則信因書之而登堂以獻

鎮洋汪元爵伯孚

祭汪師母唐夫人文

嗚呼通德門峻四十年克相鴻莊兜率天高六七
日遽昇鶴馭煒管溯宜家之範懿槩猶存摳衣修
拜母之儀芳徽竟杳夫人生秉令姿幼彰禮法習
母氏之教佩女史之箴內則具嫻高門作配琴瑟
在御雞黍遽存嫓嫓季女之齋愉愉威姑之志嬪
珥卻耀蠶粥共甘吾師既領仙班夫人獨操家政

奉輿北上長答春暉索米東方勉儲冬薪拜歸遺
之肉上佐餕餐庋問字之樽待御賓友澣勤葛帔
熨戀綈袍補綴看紫鳳之紋稠疊聽寒雞之唱貧
常作苦貴而能勤用成素絨之清廉不視翟褕爲
煊赫吳楚暨夫於越簉節頻移子女及乎童孫魚
軒偕荏初心相勗壺助爲多思儒生借古之榮守
內言不出之義持躬愈約宅心惟寬溉潤睍夫姻
親撫鄙推諸媳婢爲藟引庇穆木流仁固宜和以
延年儉能養福乃末疾偶攖當暑詎慈雲遂覆長

空草短含辛花彫週甲嗚呼猶憶紅纏遠涉無愆
少女歸期正逢
黃詔恩宣得見郎君官貴孫枝繞膝家慶開顏何
小極之遘凶失長離之儷采某等忝列師門叨隨
賓舍追緬大家之訓曷慰長者之悲總帳空懸椒
酹虛設歎一夕峰傾天姥難駐七襄玉篦之方願
百齡蔭健仙椿請展四卷楞嚴之偈

馮母李太宜人六十壽序

道光丙戌陽月馮舍人晉魚先生省秩報滿入

對勤政殿得
旨擢外任踰月爲其生慈年伯母李太宜人六十
誕辰德宜不爽爲賦龍光之章祉錫既多爰薦燕
喜之什舍人推原聖善遂致顯揚張樂肆筵祝延
介壽葢距尊甫年伯炳堂先生暨尊慈年伯母宋
太宜人齊年偕慶八稔閱時美矣哉益彰家室之
賢可進岡陵之頌矣太宜人謙尊彌下豐盈弗居
謂地道无成天彝有秩雖幸克家之箋敢冒並嫡
之嫌元爵與舍人忝同歲生執後進禮竊惟春秋

母以子貴故繼室君氏可稱禮經善則歸親故諸
母嫡子亦拜孺亹而進揚觶而言曰太宜人榮被
翟珈儀垂閫壺仙李溯蟠根之系女蘿應大樹之
祥三心五噣上協乎星躔左帨右箴夙循乎姆教
炯堂先生世承名德時號通儒盛絲竹於後堂育
藻芹於泮水賓客三千珠履田園八百桑株太宜
人躬相良人肩隨大婦警聞旦枕蕭賦宵禂既兆
與蘭之奇猶守織蒲之素授寒衣於風節巧試裁
縫展雪穀於炎辰勞親澣濯焦麥兩甕旨酒一盛

助君子之由敖瞰室人之交謫又且讓能不妒居
寵弗驕楊柳舞筵之席桃根接渡之春其心塞淵
其身淑慎雖際齊眉並侍不使半臂生寒德容言
功四者備矣宜乎進安東之饌生周子伯仁慕泉
邱之帷誕南宮敬叔尤可異者蘭芽特秀玉樹倍
馨不自炫夫石麟能均愛乎銀鹿舍人早登郄策
時重衮書馳南粵英聲推西掖俊望太宜人始爲
顏霽猶切耳提長蘇公之志業大汝南之門戶有
文在手允符女子之祥集福厥躬斯爲仁人之壽
善心曰窈在福則冲其太宜人之謂與茲逢周占
花甲懸紀帨辰子舍歡多孫枝瑞繞簪裾咸集拜
母登堂藻詠迭興召賓開閤爲太宜人壽卽爲二
老壽序當北陸報五紋添線之長唱出南飛叶三
壽作朋之慶嘉祥必至福應自然太宜人不得而
辭也

代揚威將軍大學士公長齡 凱旋筵宴

賞賜緞疋銀兩謝摺

仰秉

宸謨永綏邊徼荷

殊榮之屢逮叨

曠典之均膺茲復與宴

園廷

特頒銀幣捧玉卮之

親賜酺合歡騰依

丹禁以齊趨筐承

寵渥笙簧酒醴獲聆鈞樂於

九天黼璨絺華兼耀精鏐之三品何幸拜前拜後

賞延世而並沐
鴻慈俾偕如虎如彪
錫近光而同賡燕譽
舜陛覩兩階之舞從茲薄海銷兵
羌衢臚萬國之歡共效華封祝
聖

傅映宸先生暨德配朱太恭人七十壽序

粤維重光單閼之歲
壽寓延禧泰符衍筴沛

珠綸而錫羨
握金鏡以陟明工部郎秋屏傅君曹司課最
御屏注名行
擢外臺
宣對便殿退而具綵服張華筵藻詠迭徵簪裾咸
集推原盛美備致顯揚爲尊甫映宸先生尊慈朱
太恭人舉七十觴德宜不爽爲賦龍光之章祉錫
既多載賡燕喜之什元爵與工部君僕直樞垣追
陪後進耆德內行耳熟心儀迺酌巹以祈濡毫而
頌曰事莫光於迪前業莫隆於裕後清河望族山
左世家
龍飛溯夫首科鳳闕彰茲翼聽潭潭相府奕奕鼎
門信名德之必昌卜公侯之復始先生誕徵夙慧
踦躓嶷姿經孔抱釋送而來鳧舃玉渾金之美辨
玉鎒之雌霓譽溢神童披宋玉之雄風才傾碩彥
載隨宦轍永言循陔娛興只東閣梅花論交盡南
州竹箭採奇禹穴攬勝天台意氣薄夫雲霄聰明
淨於氷雪固宜視青紫如拾芥應黜赤而作霖渥

洼汗血聲蜚早軼其羣翠柏蒼松才大偏難爲用
感傾乾蔭誼篤孔懷哺亟慈烏供惟孝鯉爲貧而
仕不辭捧檄馳驅見義必爲肯負傳家清白蒲鞭
罕試市無晨飲之羊塵甑不炊庭有朝饑之鶴洽
襄赤縣力障黃流覩茱色而如傷矢氷心以彌潔
左饘右粥立馬傳餐西舍東村聞雞履畝鄭監門
之圖畫情狀顛連元道州之詩歌文詞悱惻口碑
一至路頂禮萬家斯時也人謂提足登先自覺折腰
已倦望雲遄返聽雨追懽奉輿愛潘令之篇對榻

踐謝塘之夢指先人之嘉樹毋忘角弓稀舊侶之
晨星慣招近局門題通德尊鄭公之鄉會景耆英
倣香山之社龐德公自濃道氣修德萃於一門孔
父嘉親製鼎銘傳恭著於三命工部君誨懷式穀
型秉觀喬策射巍科唱臚上第翔華冰署衆中誇
最少之英分職冬曹
禁內兼隻雙之值十年橐筆大展升猷五夜馳書
尤驚速藻艷新陰幾番桃李秀比孫枝願
恩暉長蔭椿萱祥承

慵帖綵襣雙雙香緘疊疊迴薄怒兮佯嗔羌無言
兮拄頰香君小字碧玉兒家蟠根仙植同畹靈芽
憎明霞之易散愛璧月之何瑕長生千年之杵浩
瀚八月之槎遂乃秋士長愁秋風倚樓抱秋心而
未化度秋影以凝眸妾居汜上君滯幽燕加餐努
力封淚潺湲叩叩微通雞聲夢裏珊珊故卻鶯語
花前聽鏡則燈花夜夜對鏡則綵勝年年祝芙蓉
之上第喜人鏡之同圓

國慶更喜壎吹簫和推製錦於廉能且看桂馥蘭
馨添充閭之色笑太恭人淑嫻內則嘉儷名楣和
叶瑟琴劬操井臼孝諳姑性調洗手之羹湯貴習
女紅屏入時之妝飾陶士行廉成封鮓應識閨賢
蘇長公榮紀撤蓮早通史傳愛均銀鹿樂晚境之
安恬
寵拜
丹螭彰坤儀之聖善儷高風於梁孟齊麋對笑眼
一雙積遐筭於偕佺稱兒開平頭七十大富貴亦

碧香秋影賦湘芷仙史繪鏡光小幀屬題因成是賦
梧桐滴瀝銀簫長梯身玉宇衣多霜鴻雁關山明
瑟瑟悟將圓缺證菱光六曲衆愚流陰暗移螿啼
蛩訴樂子無知約宓妃之皓腕束樊素之腰支鎮
有靈犀但怯陰岑之館傳無青鳥空呈澈灩之陂
暮暮朝朝花花葉葉珠傾斛以量身鬢賦釵而齊
靨寒非晛雪之消艷若晨華之曄纓弱勝拈翠新

古稱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信哉然吾謂得一知己
而憾轉深矣全童時以文字受知於外舅汪竺君
先生比長遊京師甥館追隨飲食教誨獲聆先生
之緒論者凡七年先生入直樞垣自中翰歷官郎
署退食之暇吟詠不輟爲詩援筆立就若不假思
索者然蓋其秉質過人少承家學而於徐庾鮑謝
李杜韓蘇與夫唐宋元明諸詩家靡不擷其精英
窮其奧窔當世士大夫稱風雅者類皆推焉先生
嘗謂全曰詩本性情該物理伊古以來不獨勞人
思婦孤臣孽子有所不得者胥託之於詩彼三百
篇中其自宴享會朝以及郊廟之祀所以褒揚盛
德潤色鴻業者莫不由之故夫子嘗曰溫柔敦厚
詩之教也士當雍容揄揚抒下情宣上德可不講
歟而全方孜孜於帖括未暇肆力焉將以俟諸異
日孰意天不假年先生遽赴修文之召自茲以往
欲聞先生之訓不可得矣雖悔其何及哉先生少
作皆彪炳陸離洋洋灑灑輒數千言婁東爲騷雅
壇坫諸名宿皆爲咋舌迨後閱歷益深歸於平淡

棄去其少作大半而興至拈毫適意而止亦不自
收拾故存者無幾先生歿後全裒集其遺藁得若
干首黃右原姻丈受而梓之亦足以慰先生於九
京之下矣全辱承先生物色而學業無成氣質未
化未由副先生溫柔敦厚之教同憶口講面命時
徒深梁木哲人之喟也悲夫道光丁酉四月上澣
受業壻夏寶全跋

-

定四柱

宜興吳氏師第論著

慈水楊家驥署檢

桐城方望溪以古文法授劉才甫才甫授姚姬傳姬傳
傳授四大弟子益盛且遠獨張皋文與吾吳仲倫師
於姚在師友間師名位不顯然同時如惲子居陸祁
孫呂月滄周芸泉龔莫不拱手推重蓋方以精潔勝
劉以奇宕勝姚以渾雅勝而師以幽窅宕泌之思造
淵曠空濛之境平者使曲垂者使縮誠不知其視子
長退之奚若要之爲桐城正宗無疑也湘鄉曾文正
公墨守桐城一再稱之於是天下莫不知有宜興吳
氏矣師著有初月樓文鈔十卷續鈔八卷原刻兵後

絕少丁丑客京師吳縣潘藏廷丈屬爲別購不可得
因以舊本繕寫逾年始竣又繕聞見錄續錄各十卷
將郵寄潘丈取眡多譌奪遂庋櫃中去秋老友張菊
齡孝廉見而愛之許爲重鋟予畀以原本今冬自武
林歸菊齡以訖工告且原本譌奪麤正十九是則嘉
惠後學之功甚溥不特慰吾師於泉下也若夫聞見
錄之重鋟姑待諸異日云光緒壬午冬十有二月祀
竈日鄞郭傳璞謹序

初月樓四種弁言

桐城家古文惜抱而後不概見宜興吳氏亦姚氏一大弟子予適得其初月樓正續文鈔合以詩鈔並古文緒論與其門下程子香文凡四種都爲二十五卷授諸劂剞庶言桐城家古文者有取資焉夫文莫醜於桐城亦莫正於桐城學者誠於此爲初徑之導進而求諸唐宋史漢以冀至於古作者復何難哉復何難哉光緒壬午涂月廿有七日立春節鎭海張壽榮識

初月樓四種

目錄
初月樓文鈔十卷
初月樓文續鈔八卷
初月樓詩鈔四卷
初月樓古文緒論一卷
程子香文鈔二卷

初月樓目錄終

初月樓文鈔目錄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卷第一

雜著二十一首

卷第二

書二十三首

卷第三

序十七首

卷第四

序二十六首

卷第五

序十六首　題辭八首

卷第六

記十三首

卷第七

傳二十六首

卷第八

述二首　行狀二首

卷第九

墓誌銘九首　墓表四首

哀詞三首　祭文四首

卷第十

經義十四首

卷第九　墓版文一首

雜著

學校貢舉論

古者國有學鄉有校州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民八歲
入小學教之以明父子之倫長幼之序灑掃應對進
退之節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可教
者屏之農工商賈之子弟亦各隨其才之所近而教
之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
恤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其所以養而成之者詳且備矣於是間有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書其孝友
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考而勘之三年大比鄉大夫以賓興之禮舉之而升之司徒曰選
士升之學曰俊士司馬辨論其材然後授之以官而
詔之以祿其教之也備故才易成其核之也精故舉
不濫其時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司百執事之人莫
不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而鄉遂州黨之宜既
以治民而爲之長及其教民也而又爲之師故能民
氣和樂獄訟衰息禮樂興而刑罰措也嗚呼何其盛
哉至於後世鄉校州序黨庠閭塾廢而不設民多出
於游惰其號爲士者相與爲記誦章句之末學幾以
干天子之爵祿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蔑而不講郡
縣中乃始建學立師置弟子員數百人而爲之師者
又非必有德行道藝可爲師法故弟子或終歲未嘗
一見其師而師亦未嘗一教其弟子即有考課之法
定其優劣又不過以繪繪雕琢之詞章由是而舉於
鄉而貢於禮部而策名於吏部率未嘗一考其德行
道藝之何如而遂委之以臨民之任夫上之所期於
士大夫者莫不欲其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也
而上之所以第而舉之者徒以繪繪雕琢之詞章則
士之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者固無由以進之
於上而上之所舉其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者
蓋亦鮮矣夫士以其記誦章句之末學修之於家而
以其繪繪雕琢之詞章獻之於天子之庭不知於治
天下之道何所補也然則鄉校州序黨庠閭塾之設

興六德六行六藝之教興鄉舉里選之法蓋可以不復乎哉

讀荀子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曰人之性善者從其上者而言之也曰人之性惡者從其下者而言之也其所從言之雖異其所以救世之心一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意主乎勸勸故人樂於從荀子曰堯舜僞也桀紂性也學則爲堯舜不學則爲桀紂矣其意主乎戒戒故人知所懼周之末異端竝興而不得遑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言身非史官乃取其職而任之也後儒以爲假南面之權者既失其旨而復有爲黜周王魯之說其刑名法術縱橫家言盈天下荀子明王道述孔氏與孟子同而後之儒者竟以其性惡之一言擯之使不得爲荀子之言過也君子原其情故得爲聖人之徒亦不諒其心矣然則性惡之說將不益未達於理歟

對文王問

或問曰文王受命稱王信乎曰信文王僭乎曰非僭也何以明之曰吾於堯與孳之事明之昔者帝嚳崩子摯嗣立封弟堯爲唐侯其後諸侯尊堯爲天子堯遂即天子位泰然不以自疑未聞後之人有議堯爲僭者也當文王與紂之時天下歸文王者六州其貢之國也而曰以天子之權與之是與其僭也子曰魯

固不服者五十國皆與紂同惡者也六州之人民尊
文王爲天子文王於是即天子位遂稱受命夫孰得
而議其僭哉問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
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夫子之言也使文王而
受命稱王者夫子何爲有是言乎曰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此文王未稱王時事也文王未稱王則
紂君也文王臣也及文王受命稱王斯不以紂爲君
矣文王地大於紂猶以紂爲君而事之此聖人之盛
德也其不以紂爲君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夫子之言
不亦宜乎孟子勸齊梁之君以行王政而意常主於
師文王命世大儒之見豈不偉哉
詰袁子

先學士公諱中行當明神宗朝劾輔臣張居正父死
奪情事具明史而
本朝錢塘袁枚著論以非之予因孔叢子有詰墨篇
放之而作詰袁子袁子之論曰公居正門下士也居
正奪情非禮公之劾居正尤非禮德旋曰甚矣袁子
之言害道之大者也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此天下
之公義也公雖居正門下士安得以一人之私情廢
天下之公義哉昔宋王陶因韓絳薦舉得臺官及絳
爲中丞陶與之諍議絳終得罪歐陽永叔稱爲狗公
滅私之臣誠如袁子之論則人臣皆當牽顧私恩而
朝廷之上不復有直言之士矣袁子曰史稱居正相
神宗二十餘年海內充實四夷賓服有霍子孟李文
饒之風公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居正爲賢者諱
過而劾之是好名也德旋曰然然則趙用賢艾穆沈

思孝鄒元標此四君子皆好名者耶當時廷臣之交
章乞留者皆愛國者耶喪士氣而開諂諛之門必自
此言矣且爲賢者諱此爲後世史官紀事者言之也
賢者功十而過一諱其過所以勸善而當其時則不
宜爲之諱也傳曰古之君子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故仲由喜聞過令聞無窮焉若當其時而
爲之諱是使賢者不得聞其過也其可耶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其奚可哉袁子曰公以副封白居正居正
驚問疏上否是有悔過掩覆之思也使公私執門生

之誼造滕婉陳未必不動其天良而自求去位德旋
曰不然居正之視相位必不可一日而去百世下如
見其心使居正見疏後疾避位引咎以去豈不身名
俱泰而師弟並榮哉乃計不出此而以剛愎之性倒
行而逆施之則其視相位固不可一日而去也卽造
滕婉陳庸有愈乎袁子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公之官編修也非御史
也無言責是亦不可以已乎德旋曰古之時未嘗專
設言官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

獻書師箴瞍賦矇誦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凡有位於
朝者奚而不言也況翰林職居禁近爲天子侍從之
臣位不可謂卑如曰我無言職也而不言設不官御
史將終其身立於人之本朝而一無所建白與噫何
其謬也袁子名能文章其文集頗行於世恐耳食者
從而附和之亦人心之憂也予故詳載其說辭而闕
之俾後之君子有所據以爲質焉

文喻

文惡乎成曰成於法法有定乎曰神於法者變其有
至變也而未嘗變也今夫天吾不知其始於何時也
由今而溯之五帝之前結繩之代其生人也不可爲
量數其相似者則少矣然而耳目口鼻手足全而具
焉謂之成人無古今一也今夫水之大者河海風濤
之相擊也怒而奔一日千里其小者爲浦澤乃演漾
而淳蓄焉其勢極不可爲縣衡矣然其折而流也必
東無小大一也天與水其神於法者與今使有二人
者弈其一能者其一不能者不能者雖盡思極慮無
以隘夫能者也其能者則不慮而隘之矣此無他法

備而神巧生焉無法者誰於知也夫君子之於文亦
若是則已矣
交難
予之從甥曰邵汝琮其爲人也廉潔而有守與之語
則曰古之人如何予之友曰于竹初其爲人也質直
而好義與之語則曰古之人如何二子者非有祿位
於朝非有顯名於當世然吾目之所接語天下之善
士必歸之今夫直道之行於古也是而非非士之
爲善於家者上之人得知而舉之也今之稱人者吾
惑之曰某也賢某也賢皆世之達人顯者也無位之
士不聞焉斯其所謂賢者而果足信也耶子嘗道汝
琮於竹初竹初不予疑也道竹初於汝琮汝琮不余
疑也已而二子者日相見也淡兮其相遭漠乎其不
相親也蓋遲之一載而後爲友焉二子者交相愛也
相勸也相規也然則余之言其果足信耶其抑有異

醫說
醫術也術莫大於醫而世之爲醫者少之則未明乎
醫之道也醫之爲道順陰陽而達五行辨五味察五
色別五聲決人生死十不失一若是者誠難也而世
之爲醫者易之此其所以小也昔者黃帝之治天下
也順天之道因民之生而無容私焉故天下不勞而
治夫神於醫者亦猶是矣且夫陰陽之氣不和在天
則生災異在人則生疾病醫者之治病也必先審其
害之所起不審其害之所起則無以施其用也又必
窮其害之所至不窮其害之所至則無以收其效也
是故博而習之所以致其知也變而通之所以盡其
利也道如是足矣邵汝琮學爲醫能明其理作醫說
以貽之
原食
天地之生人也必有以給之唐虞三代之時民各安
其居樂其業生養休息于有餘年而人無饑寒之患
今之論者咸以爲承平久而生齒日繁天之所生地
之所出不足以給人之用是不考其實而失天地所
難

以生斯人之心也夫三代井田之制略見於載籍而其詳已不可得聞至如晉太康時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半之唐武德中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田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史册具在班班可考然猶以爲承三國亡隨之後土廣而人稀非累世相承民生不見兵革之比乃若漢平帝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七千定墾田八百二

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則自高帝誅秦滅項與民休息重之以文景之蒸儉愛人雖更武帝聚斂征伐之耗而昭宣元成世竝稱小康故元始民戶數爲漢之極盛而考其田穀所出未嘗不足以供人之食然則民之嗷嗷若救死而不贍者毋亦山林藪澤之地之猶有遺利也逐末者多而游惰之民不盡歸農也俗競於奢而嫁娶喪祭服食之度漫無品節也崇本而抑末獎其勤而警其惰示之以儉而革其靡則食無患於不足矣是良有司之責也

讀中說

予前在京師與張皋文同習爲文凡皋文論文之旨無不與予合者皋文不喜中說而予獨好之惟此爲異昔歐陽永叔謂子雲仲淹勉焉以模言語此乃道不足而強言予以謂子雲艱深其詞蘇子瞻以雕蟲貶之亦未爲大過仲淹之言雖若淺易而詞旨端粹其氣藹然若春風之被物使人游焉而不知何以鼓之舞之不能自已也皋文好古而篤於詞者顧其持

論往往與子雲而不取仲淹其猶不免文士之見歟然予之好中說乃兼好其文文各肖其中之所有仲淹之爲聖人之徒也無疑焉嘉慶丁丑三月十日書書抱朴子後一

葛洪生於衰晉之世閔時俗之流蕩疾貪邪之競進故所著書辭賤祿利尚高節匡世謬貴繩檢其說美矣顧乃列之外篇而內篇專論黃白變化之術內其所當外外其所當內何若斯之舛也夫神仙之事周秦西漢閒海上燕齊怪迂方士遞相祖述以爲神奇

而其後山林全隱之徒清虛好道者亦往往假其術以自藏則如魏伯陽參同契之說猶有可頗采者今曰大藥成而白日沖舉壽與天地長久則曷若朝聞道而夕死之爲愈哉

書抱朴子後二

聞之桐城姚刑部云抱朴子外篇依於儒家言多足取其內篇絕鄙誕可笑以洪之爲人核之言不宜有是殆後世黃冠師僞爲之託名洪耶世傳洪家藏劉歆書與班固漢書合刺其遺爲西京雜記江左人謂

是吳均依託爲之信觀此足知洪書之多僞託矣夫士憤志求先聖道思著書以傳於後然泯無聞焉甚眾而誕者之爲反得不廢何耶

書柳子厚文集

靈皋方氏論退之永叔諸家之文當矣而深致貶於宋文至慶歷元祐間極盛矣然進而儕之秦漢猶有餘若無難爲者今觀其文殊未爲盡善而歐陽永叔亦嘗推之永叔文於仲塗絕出奚啻倍蓰推之宜非實豈以當五季文敝後如仲塗固已彪然出其類耶

書二典皋陶謨益稷禹貢洪範於詩正大雅商周頌

有偏嗜後之人可以思其故也詎得謂子厚非韓敵也而遽少之哉

書柳仲塗文集

宋柳開仲塗慕唐韓柳氏爲文尤高自許其所敬於子瞻之於文事可謂能盡其才矣而晚歲於子厚集往有合者而詞特妍妙足以使人愛玩樂之忘疲蘇子厚文士之傑其所論著雖不概於儒者道然亦往

固父子所不能及記柳永諸山水及他雜文時出入屈原莊周崔蔡固不足多譏道元之徒又寧足道耶

書大雲山房文稾一

吾觀竺乾氏之書恣睢豪悍無所顧畏直而不撓前也辯列子以下諸篇雖使子長爲之殆無以過班彪

而不卻文之傑然者也惲子居得之以言儒言而佐之以秦人之精刻故雄悍舉無與比然欲進而儕於詩書作者之列則闕乎優柔澹邈温純之美其高者乃幾及於鼂家令之爲鼂家令之爲鼂之學非必專意爲文也子居專意爲文而適焉鼂家令之似則固其性之所近而非盡由於學非其性之所近而强學之鮮有不敗矣余謂漢人之文可師法者無過劉子政子政文端慤淵懿足以徵君子之所養學之雖不成不失爲謹厚士無險厲佻薄之習

其成者在宋爲曾子固在明爲歸熙甫在我朝爲姚姬傳皆絶異乎子居之爲之者也其與于居爲敦勝乎非蒙之所能定也世有推高子居謂其文直與韓退之竝之人也固異乎榮古虐今者之識瞶而其於退之亦游其藩而已其窈奥則未之覩也

書大雲山房文稿二

子居與湯編修書文甚工論皋文語甚當夫皋文世所推奉而信其說之不謬者也然皋文其始以漢人之學爲賢於宋猶不免於隨時俗之好以就名後既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則爲時無幾而其說之存於著述者不少概見嗚呼天不欲使斯道大章顯於世耶胡奪斯人之酷也然而世之溺於功利辭章之習久矣皋文即幸而獲永其年大聲疾呼以震發一時之聾瞶人之羣焉推奉而信其說之不謬者未必如其始之爲漢學時子居之論皋文當矣而子居好己勝而自多其能其才愈高而言乎質之近道則皋文爲愈於子居皋文之稱子居也曰亦狂亦狷亦臨亦不恭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子居信皆有之其狷而至於矜也似隘其狂而入於肆也似不恭夫臨與不恭非夷惠之病學夷惠者之病也子居兩似之而自喜益甚故卒遠於中行雖然以子居之才而循循乎先聖賢之規矩繩墨則橫渠康節之儔也豈直爲文士已哉

讀呂氏春秋

先王之世士之處於庠序者無異學其有智能才藝無不舉而揚之周之季也士不出於庠序而各以其所樂爲學挾所有以待世而困於無資藉以施其用

則咸思著書以自見於是百家之言紛紛藉藉而起夫呂不韋非端人也然身爲秦相能招致賓客好文詞一時才智之士利其精養固勸趨之矣卽略法先王頌言儒效者憤於已之不得遇有人焉能材吾之所長而且爲籍之且爲布之亦何爲不以爲主而歸之耶呂氏之書固多出於道家言而中有精語格論雖儒之懋者不能過吾意七十子後散處諸侯之國者其畢集於呂氏乎使以其言施於治秦其有不長世哉而不韋固非其人也

書果堂集

予往於陸中丞朗夫切問齋文鈔讀吳江沈徵士冠雲保甲論而善之爲書而藏之篋衍後觀青浦王侍郎述菴文集言少時嘗從冠雲問古文法因思盡得其遺書讀之道光二年春假館無錫薛畫水司馬臨湖之衙齋見案上有冠雲所著果堂集及羣經小疏意洒然如新獲良友焉冠雲少時以長洲何學士義門爲本師年二十五從儀封張尚書伯行講求洛閩之學歷應博學鴻詞徵至京師復與桐城方侍郎靈皋相淬厲摩切故其文格端謹無譁囂浮侈之習長洲沈尚書確士謂可與歸熙甫代興元和惠徵士定宇稱其爲文神似昌黎皆不免譬之或過然如禮記問喪篇後記能使爲人子者讀之愀然而悲瞿然而思卽不必詞之極於工而自足以不朽惟其當乎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而況其爲言之有文者與冠雲於時之言古文者推方靈皋沈師閔靈皋論文以左氏司馬氏之義法爲標準師閔則舉韓退之之文以明示著作之軌範謂左史法微退之法顯有志乎古者負重名故至今家有其書而師閔則無人焉道之者豈其老死深巖窮谷中惟求有以自盡而不欲人知之耶抑當時固有文名士大夫間而未及百年姓氏已若將泯沒不知其所講明退之之法果有異於人耶否耶而世之滅裂古法肆意以爲文者往往使人歎詫以爲不可幾及其故何也

書蕘菴集

濟陽張稷若先生遂於三禮之學爲顧亭林所推而

篤志力行守朱子家法信乎以經師而兼人師者也
中庸論上篇謂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中庸一書禮
之統論約說其言至精至當無以易矣下篇謂孟子
之於齊梁一如孔子之於魯欲因以興文武之道於
周則不敢信以爲然七國兵爭民生之困已極而周
室之弱勢不可以復振當此之時有能拯民水火之
中行仁義而爲政於天下者斯則文武在天之靈固
欲舉天下而授之矣而豈必以改步爲嫌耶明乎此
而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與夫傳賢傳子之說無

不可以觀其會通而聖人公天下之心誠無所用其
委曲遷就硜硜守經之士恐未足以語此至其所爲
釋迦院記作佛語世儒頗病其未純吾觀稷若此文
在彼教中誠爲最得上乘義學佛之徒果能以是爲
修持之則不猶愈於服習聖賢之書而惟以計功謀
利爲心者耶

書曹嶢亭詩卷

右古近體詩一卷長洲布衣曹嶢亭之作也嶢亭家
故貧而少失學年二十餘尚混跡傭保間後迺自知

讀書遂以經教授鄉里學不爲舉子業惟詩歌是耽
至爲同輩所訾謷而治之益力嶢亭性樸野足跡不
接乎貴人之門故世無有知之者惟仁和宋助教左
彝見而奇之頗爲延譽吳人乃稍稍知嶢亭能詩左
彝之推嶢亭也謂其詩得晉宋之遺以予觀之信左
彝非妄歎者矣方嶢亭之從事於詩也獨唱而無和
妻孥皆竊笑之然嶢亭不因以自沮而終克底於有
成可不謂志士乎哉夫左彝交遊滿天下乃能於寂
寞中求眞士焉嗚呼其識過人遠矣

書王惕甫文集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
相率爲詩送之韓退之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
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
不富之效舊唐書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
入不足求爲鎭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
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宋洪景盧謂權乃貪邪之人
而退之以爲仁者何耶子以爲退之與權同朝必能
窺其隱而故爲此言以諷之耳退之稱樊紹述文爲

文從字順今紹述之文傳於世者極艱澀不可讀或疑紹述文從字順之作皆已亡逸是大不然當時文士固有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之說則知退之之故爲反言以譏之者決也近姚刑部惜抱軒文集中有與王惕甫書云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眞爲得其傳矣或者疑其言之過當予謂惕甫文未嘗無佳者而與熙甫無一毫似刑部之言用意與退之稱樊紹述者略相類後人觀惕甫文則自知之矣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鈔卷一終

書

與張介軒書

介軒足下自來京師窮困益甚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此大賢君子之事非德旋所能及然亦不敢不勉聞之君子之學以爲己也富貴貧賤則天而已天欲富貴之人雖欲貧賤之而有不能也天欲貧賤之人雖欲富貴之而有不能也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恐未足以知之也昌黎有云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也然予既以知之而好之而樂之用不用豈所計哉足下治經之暇當兼讀史用世之學吾於足下焉是望願益勉之

與張皋文論文質第一書

昨過足下讀所著文質論一首議論筆力與明允相往年所作壽序一篇勉應足下之請本不足以言文來書過承推許不敢當不敢當若云得有力者振之當聲價十倍則與子私心甚不相合余生平願學昌黎而於三上宰相書微有不足之之意在昌黎汲汲以行道濟時爲務或不嫌於自進若自審無昌黎之學而徒役役於貴人之門曰我將以行道也豈不慤而詐矣哉故余自入都以來公卿大夫之門未嘗敢以文謁也即有二三端人正士其識足以知之則其力又不足以振之者也如彼有力足以振之者其識

上下矯矯乎振時之傑也雖然僕竊有疑焉忠信之謂質而簡略非質禮樂之謂文而度靡非文文與質必相爲用然後可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商尚質周尚

答從甥邵汝珩書

宣德旋頓首

文尙之云者猶言意之所貴焉耳非謂文質有偏重
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使商之質勝於其文周之文勝於其質何以見聖
人治天下之大用哉故夫文質有偏重者皆其叔季
之世之爲之也周末文勝時人求禮樂於玉帛鐘鼓
而不知探其本故夫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以
先進視後進則後進爲文質矣而其實夫子
所稱先進乃文質彬彬之君子也此可以明尙質尙
文之說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焉足下之論大旨以爲禮樂者道之器文質者禮樂

三代之後禮樂不興教化不行其病在於未始有文
逮至老佛之徒出去其君臣棄其父子以求所謂清
淨寂滅者天下之人樂其說之誕而從之則并不知
有質矣足下徒知老佛之以其術愚民而民之樂爲
從也曰此足以見民之惡文而欲反之質也其信然
與其不然與足下之言雖未盡軌于理而文自卓卓
可傳如曰吾之文將以明道也有一言焉不衷於道
則文雖不傳則非僕之所敢知也足下之才與學僕
所望而不及者抑心所謂疑不敢不告也書此以問

一於道一於道是胥天下而爲文質彬彬之君子矣
謂非聖人之所大願乎哉曷爲乎又將有變焉也在
足下之意固以爲視其將入者而防之也然試思商
周得天下之初其時文質果已至於平而聖人從而
變之與抑不免於偏重之爲之患者與僕云忠信之
謂質禮樂之謂文而足下非之在僕則固自有說子
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傳曰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
而言禮樂則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僕之爲此言

未嘗整於孔孟之旨也先進之於禮樂以忠信爲主
而禮樂輔之以行故文質得其中後進之於禮樂則
徒襲其虛文而無有忠信以爲之主故不可從也足
下又何疑於先進後進之於文質哉且尚文尚質云
者聖王當日不過流示之意焉耳豈嘗囂然自號於
人曰我尚文乎尚質乎夏商之政其詳不可得而考
矣至於周則周禮儀禮其書具在也子曰周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夫以夫子之聖而曰從周則非從其勝質之文可
知也吾以是知非周之偏於文也周非偏於文吾又
以知商之非偏於質也蓋質者百世不可變若夫文
則因其時以斟酌損益之而使之稱於質斯已矣足
下無泥於一質一文之說也君子之立論也定一意
焉以爲之主雖百變而不離其宗而要之在使人可
信足下之意大要以周之衰民敝於文自周以來天
下之勢未嘗一日不欲反於質特無聖人以善其後
故使異端得以乘其隙夫老佛之道矯於文而喪其
質者也矯於文而喪其質者之足以爲天下害也如

是而足下猶云矯枉者必過其直毋乃強焉以口給
禦人而自忘其說之頗乎足下云吾之所謂反質者
固將從興禮樂始由足下之論言之如此則甚似而
幾矣然反質云者對民之敝於文而言也後世之民
既相與自去其文尚何反之足云乎且夫君臣父子
固不可卽以爲質而舍君臣父子則又別無所以爲
質質之不存文將焉附也質先而文後此自古聖人
不易之定說也佛老去君臣棄父子尚得謂存其質
者耶吾之以民之從佛老爲不知有質者其說如此

壹伍捌冊96版
26 A

而昌黎與禮樂爲文賢耶僕於道茫乎未有得者足下望僕講求其非以趨所是僕故不敢自退伏願詳察而審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不宣德旋頓首

與惲子居書

子居先生足下伏維比日政履綏和侍奉堂上安吉欣慰欣慰德旋自臯文南還後益落寞無所向近與族子子方同主西華門外李員外家惟朝夕以誦讀爲事時之人未有能知德旋者德旋亦不願人知也

竊嘗以古之賢人雖交滿天下其號爲知已者不過數人然得此數人者知之愈於羣天下之人知之也今使羣天下之人知有德旋而足下及臯文者乃反鄙夷而不屑道則雖羣天下之人知之如未嘗有知之者也今德旋幸爲足下及臯文所知矣雖時之人未有能知德旋者德旋固以爲愈於羣天下之人知之也足下前在京時以孟韓之學爲已任及今從政亦詳察之不宣德旋頓首

上百菊溪先生書

某月日吳德旋謹奉書再拜言奉天府大丞菊溪先生閣下往年德旋假館坦園侍御家側聞閣下好善而忘己樂推引後進之士因竊自念生平所得不後於人宜可以辱閣下之知者然不介而見古人恥之是用不敢執贄以求進見於左右其後閣下來侍御家適相值因得望閣下之光輝聆閣下之言論身處降階之道雖德旋固以爲閣下今之古君子也古之君子其與人也不妄與必見其所可與者其棄人也不輕棄必見其所可棄者德旋自幸爲閣下之所與而竊喜其學之果將有成也李翺感知已賦序有云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而不能深則如不譽深而不能久則如不深久而不能終則如不久閣下始見德旋所爲詩以爲不違

吳德旋今之韓愈孟郊也是不惟譽之而已抑可謂深之極至者也德旋之詩實下古文遠甚而閣下猶譽之之深如是豈於其所爲古文而見之而不知而不譽譽而不深耶然而不久抑不終者何耶毋乃見其外而未見其內也德旋之從事於古文而篤好之也不惟其詞之異於今之謂亦將因以有得於道焉耳守其道不肯自貶以求合於世此德旋之所以志也閣下自始識德旋以來至於今亦嘗見德旋有求於閣下否耶未有也而今者閣下之於德旋若惟

恐其有求於閣下也德旋如欲有求於閣下必且朝登閣下之堂莫入閣下之室請之勤而不已也而德旋豈其人耶人各有能有不能習軟熟工語言以媚夫人之耳目者則非德旋之所能也且閣下既以知德旋而譽之而深矣其思所以拔而起之也固不應侯德旋之求者果求焉又非道也德旋辱閣下厚知故不敢不以古君子之道待閣下故略陳鄙意并以解閣下之疑計不以爲犯伏惟俯賜照察幸甚幸甚

不宣德旋頓首

答惲級之書

級之足下頃讀來書知足下愛我之深也幸甚感甚德旋生二十有八年矣中間更歷憂患遂至廢學即偶有知識不過獵取浮詞已耳入都來交惲子居張皋文始知所以讀書爲文之道深思而力取之乃稍稍有得焉思之既深如有古人立於吾前也而及其

注之於手也如不知有古人也若此者其亦足以自樂焉耳矣昔韓子因文以見道德旋竊有志焉而非果遽以爲能至也果至矣則貧而富也賤而貴也人之者至來教云云則敬聞命矣不宣德旋頓首

答張皋文書

皋文足下前往近著雜文四首來書過誤有以奇之且欲以此事相推讓甚非所宜德旋嘗謂文章在天地間自有定論千萬人譽之不爲有餘千萬人沮之不爲不足今得足下稱許則又以自幸非自以爲有餘正貴知我者希也足下之文與明允子固相上下其去昌黎一間耳若德旋所爲文去歸熙甫尚遠何

壹伍捌冊96版 26 B

敢望入昌黎奧但生平志鄉實在於此故聞足下之待德旋厚矣德旋之言不能不幸而自喜也德旋應科目爲時文疾世人之滅裂古法而以剽竊塗澤爲工思欲少存先正體格於今日其見擯棄所謂求而得之也然使昌黎復生於今之世其肯爲彼之所爲者哉德旋居京師二載窮窘迫蹙無以自存不知者至以相訾謷伏自思念性不喜諂佞惟好孟子韓子之文欲得彷彿其萬一故其開口議論多與今世人不相合而足下顧亟亟稱道之如此所以道愈高而困愈甚也在此

鬱鬱甚無聊迫欲南歸然歸亦無所得食近楊子靖相延教其幼弟且暫留行俟開歲後徐圖之耳今以往陸以溫哀詞一首文甚草略不足觀但欲令足下知斯人之不幸也歲暮苦寒惟爲道自愛不宣德旋頓首

與于竹初書

竹初足下德旋始聞足下在京師十餘年刻意讀書爲文以求道心甚慕之其後與足下相見益信足下非庸衆人足下亦不以德旋爲不肖引與爲友欲相期切磋以造乎中庸之庭足下之待德旋厚矣德旋之與足下交深矣宋始見足下之有大失也但覺足下於不相知人似乎尊己過甚者夫君子之尊己也尊其內而已其於外固未嘗尊己而卑人也君子以仁義忠信爲主而文之以禮樂禮主乎敬樂主乎和能敬且和無適而不可足下有端慤之資而不能隆禮和樂甚爲足下不取也且足下果已至於古之賢人與則賢者不傲其猶未至於古之賢人與則當思其所不足而勉焉以赴之循循焉而履之烏得以慢易爲哉于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四海之內大矣疎與親其不可混而同矣而曰皆兄弟也此子夏之言過也其曰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此則夫子之緒言宜日誦而思之者也朋友之道善則相勸過則相規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則失人足下有過而德旋不能規即足下無樂乎與德旋爲友而德旋亦將有失人之累是以不敢不盡言於足下足下誠能聽其言而加省察焉因克治焉德旋且以足下爲師非直友之而已幸甚幸甚

不宣德旋頓首

答張翰風書

承惠書若文知足下毅然以興復古道爲己事幸甚幸甚來書詞旨甚高而其問之下而恭則非僕所敢任也僕少攻應舉之文本非所好而窮居僻陋又無師友道之於前徒以已意爲之成鄙棄去亦不復措意年已二十始知讀古人之文心竊好之以爲學者當學爲如是之文也學之未幾出以示於人人或謂之能矣然取古人之文讀之終覺其不相類則又益一辭焉不得也繁其所當繁人以爲太繁吾勿之病也敦信乎古而已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韓子曰其觀於人不知非笑之爲非笑也夫而後可以有所立意爲主以修辭爲輔辭所以達吾意也是故意未盡也則長言以申之又未也則詠歎以足之意盡矣辭盡也則長言以申之又未也則詠歎以足之意盡矣

幾欲廢然而自返年二十六游於京師與皋文惲生之徒切磋砥礪日有進益凡所爲文於古人立言之序似能十得五六而所謂明體達用之旨則概乎未有聞也自京師歸後家居荒涼謀食無暇六經三史芒然不復記憶應舉之文雖心益厭之然又未能絕意不爲間亦有所撰述而牽率應酬之作又從而彼此見時更論之不宜

與林仲鶱書

仲鶱足下僕自辛酉之春獲與貴郡諸君子相接諸君子不鄙夷其譾陋收而納之交遊之中此僕之幸及也足下負瑰瑋絕特之資而又嘗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胸中之所蓄日以閎大故其言切實而峭通

也僕往時見少卿文極心折之竊以爲今之號能爲文者自桐城姚刑部吾郡張編修外此最其卓卓可傳者矣足下之文淵源於宋南渡諸家而上追廬陵南豐之遺軌持是以往將無以測足下之所至也足下論文不尙摹擬是也然而摹擬之說亦未可厚非也永叔之學子長介甫之學退之彼固未嘗句模而字放之而其行文之軌轍各有所從出焉豈漫然任意而爲之哉愼齋記謹撰就今錄以往未知於足下之意有合焉否也少卿屬爲其文集序僕愧不足當乎炳炳烺烺以爲誇耀也書不能盡意惟爲道自愛不宣

答李心莜書

得手書審比日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僕前簡專與足下論書而足下以此末事不足道意欲務其遠者大者焉識議卓然甚偉然抑有說焉夫苟立德如顏曾固無所藉於區區之藝事下此則必思擇一藝以執之以移吾好其於養心之道未始無小小裨益也然僕所見亦淺矣非所以待足下也鄉試事雅不欲復與吾方求爲可知者而不得倘安能望人之知哉承問不敢諱也鹿埜到淸源必能詳述近狀故不多及履茲春和惟倍萬自愛不宣

與孫庶翼書

得書知不以予言爲過當而欲終身從事焉此以見吾賢好學之心甚盛甚盛但恐前所言專爲矯枉救弊而設未必遂爲至當之歸也賢輩見稟承庭訓而

予輒進其迂愚之說蓋自恃其一日之長而不知已陷於非禮之罪惟略其迹而取其心或者可以見諒於知己耳窮居僻壤不與四方賢士大夫相接惟九月初一入城中與次陸季方魯野諸人相聚數日而已中秋節前三日周保緒自山東歸時運河尙乾涸舟楫不通在鷁園一宿而去晚間接其議論躉躉逼人以彼之才固宜不肯俯就繩尺若予之無所可用決不敢與海內英賢較短長也程子香篤信程朱趨向甚正然守之太拘亦疑於隘而不廣當知同乎我

者之未必皆是異乎我者之未必皆非烏置薰猶冰炭於吾意中哉信道宜篤執德宜宏堂堂乎張固亦聖門之高第弟子也和順積中則英華之發皆道德之輝是所望於來者耳不宣

與程子香論大雲山房文稾書

前往惲子居大雲山房文稾頗悉心究其利病否子居文有得於遷固之雄剛然頗似法家言少儒者氣象上秦小峴按察書乃絕似戰國策唐以後如此等文甚少也其言云仲倫之於道也儉此語誠中吾病

其言仲倫達心而懦此非知子者子性實剛介持不喜與人競是非耳豈遂懦哉其論王惕甫謂惕甫強有力而自恃又云惕甫之於道也越此二語恐子居亦所不免惕甫或較甚耳古之學者厚於責己而恕以待人故其氣和其詞婉自明以來文士不知此義而好貶人以自高故其矜情勝氣時時流露於楮墨間去孟韓溫醇之境遠矣或謂子居文似毛西河子以爲西河冗雜子居高簡有法相懸不可以階級計觀之人而猶未必得殊可浩歎十數年來更好書學小技識趣愈卑方甚有愧於足下而宜爲足下之所自命爲文士便不足觀殫一生之心力以求爲不足

閔今足不復藻飾之是重益其愧也乍暑珍重千萬不具

與王守靜論大雲山房文稾書

子香歸得手書二藉悉近狀甚慰遠懷與子香論大雲山房文稾書因子香之問而及之耳不欲傳聞於人也子香與足下觀之過矣足下欲書此文而藏之抑又過矣無已則請得與足下申論之僕於文所見與子居異子居爲文氣必雄厲力必鼓努思必精刻而僕所深好者柔澹之思蕭疎之氣清婉之韻高山流水之音此數者皆子居所少然子居文固遠出雪

死勺庭諸公上其字句皆經鎔鍊淘洗誠爲得力於有文字來當以虞夏之書爲文祖虞夏之書簡而易周秦諸子之書非苟作者然亦但可謂之文而已若明殷盤周誥何其爲之難也言之又何其嘵嘵也殷道術分裂諸子百家之紛紜雜出者乎而又況乎唐宋元明諸人之各名一家者乎欲以一律繩之難矣論文之語則僕往往求其解而不可得子居以爲古子居之論震川也謂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詞必近以文其體至正此語恐非是經史子皆文也安得別有是爲震川之失夫謹莫謹於春秋春秋將有失耶置所謂古文體乎唐宋人文集中亦有言古文者對當時場屋中取士之文言之非別立一體以爲古文之詞之近莫近於論語論語將有失耶以震川之文較之聖人之爲言其淺深大小高下誠不可以同日語式也其言不可盡不可餘吾不知其所謂盡以何人

然其所以不可同日語者當別自有在而非謹之失與置詞之近之失也故僕又以爲下六經之文一等者司馬子長之史記是也史記文無美不具自茲已降卽不能無少欠缺以此人之所有傲彼人之所無無不可者子居以其雄厲之氣鼓努之力精刻之思傲廬陵震川諸君子必俯首而願爲之屈而諸君子以其柔澹之思蕭疎之氣清婉之韻高山流水之音傲子居之所短子居能無避席乎僕於古人之文好而學之二十餘年矣近以饘粥不繼方汲汲

治生此事蓋已廢棄非欲與子居競名者然僕於文自有見處不能於子居之所是者而卽是之所非者而卽非之也子居高才盛志幾欲掩迹韓柳僕之荒言固知必爲有識者所訶足下其藏之篋中勿以宣示於人幸甚幸甚德旋頓首

與程子香書

不相見近三月矣所業更有新得否夫文雖小技然君子不敢以苟爲之且不朽有三立言居其一言無文則行不遠故必愼其所從入之途所從入之途不

不可專學專學則氣矜寡而近於倍若柯集有爲作
然淵雅近西京擬之議之乃成變化子雲子厚證亦
於斯不廢焉閒見錄比續成一卷到家後更商榷也
少蓴近讀何書觀熙甫文有入處否書到可並觀之
不具

與張翰風書一

德旋再拜翰風足下比者聞諸道路之言謂足下頗
留意聲色之好德旋於足不未能聞流言而不信若
果有之甚非德旋之所望於足下也足下少年時未

嘗有此今年近六十宜益以道德爲後學楷模不應
更蹈少年子弟之過飲酖酒多近婦女爲樂彼慣而
爲之者吾無責焉今問足下倘不忘用世之志尤不
應有此德旋賦性疎簡於素所交遊平時不苟通書
問以爲道寒暄敘契闊世俗固以此爲重然非所施
於吾友故不爲也想足下亦同之自以少喜爲文學
之幾三十年今大江南北亦頗有知德旋能爲文者
然所遇當世知名士率未足與深言文故嘗與微門
人程于香言同時人能深知德旋之文者張編修兄
弟耳編修既歿之後德旋必以足下爲文章知己第
一故於足下之過雖得之傳聞而不敢不規彼此不
作循常通問書而今德旋之所期於足下者甚切深
足下其必有以報我幸甚不宣

與張翰風書二

正月中於儲吟鈐許得手書讀之知足下果寓意於
物非留意者德旋慮足下放不知止而遺書相規淺
之乎視足下矣然德旋終願足下益慎所發也德旋
比成聞見錄十卷快意處彌近子長德旋非妄自舉

者惟足下能信之耳劉海峯云爲古人之文已爲一
世所不好爲古人之人將爲一世所不容今以一世
所不好之文而爲之者幾爲一世所不容之人而尚
冀傳之通邑大都有相與披吟而贊誦者乎亦祇藉
以泄其窮老鬱勃無聊不平之氣閒與一二友生抵
掌談說以爲快而已德旋願足下益慎所發乃以爲
知我者之報足下果能屈已遜志聽受其言繹自今
眞可以聞流言而不信矣叔獻見受經路質軒之門
質軒文學行誼皆過人可師法也黃君修存詩文力

追古作者與晉卿彥閒諸君交舊足下亦宜聞之今者因其入都應試屬問起居惟爲道自愛不宣德旋頓首

與張翰風書三

修存歸得手書竝詢悉起居無恙意亦良慰然此非爲足下賀貧之時不能不爲足下生憂貧之念如何如何伏承肆力書法務自撝謙而拙書乃蒙見寵絕可悸矣德旋少年時篤好韓退之詩文見退之有性不喜書之言卽亦絕不措意三十歲後有所激發於

爲書亦甚嗜之而在儕輩中質最劣然以質之劣也而思之較深於古人之所以離合得失實能心知其故但運之於手不能如吾意之所欲出耳至其爲之之道則有說焉大凡物罕則見珍多則生厭羣天下庸耳俗目以爲佳則高識者望而卻走矣何也以其多而生厭也然方其始爲營不見珍哉蓋見珍於一二有氣力之眞知者而千百輩信耳不信目之人從而附和之耳及其久而趨之者益衆則似合而愈離有失而無得於是豪傑自命之士務思有以矯之而矯枉者必至過正則得在此失亦在此故入主出奴之論日出而不窮固皆高識者之爲也今惟用吾果敢之力寄吾澹泊之思發吾高遠之趣以與古人相遇於神交寐寤之中而其誰之似誰之不似皆姑置焉世有知我者吾則與之相娛世無知我者吾則以之自娛幸而天假吾年則成吾學而不虛所願永可知也不幸天不假吾年卽虛此願亦未可知也足下所爲分書已足跨越當世降而爲行楷行草卽不能遽到古人豈至有愧於今人耶愼伯書信能自樹立而不免求之太過於自然之境猶有間焉德旋謂其截長補短可竝諸城而未到華亭者爲此也時中幸不惜貶損手教并詳述近狀以慰遠人之思天寒

惟珍重不宣

與陸祁孫書一

祁孫足下德旋與王守靜論大雲山房文稟書所言未必盡當而子居之論震川實亦未當也論震川之文者以方望溪爲至當望溪謂震川文號爲雅潔然而附和之耳及其久而趨之者益衆則似合而愈離猶有近俚而傷於煩者傷於煩乃其不謹之病而豈

其謹之病與置詞之近或即指其近俚處則子居之言爲無漏矣而說之不明且其弊非生於謹祁孫過信子居而援孟子論夷惠之語以爲子居論震川文之謹與近猶之論其人之稍隘稍不恭而德旋折之以莫謹於春秋莫近於論語猶之乎言莫隘於伯夷所必有之病謹與近豈學春秋論語者所有之病乎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孟子之言無可議者假而曰春秋之文謹論語之文近謹與近莫不恭於柳下惠則益非篤論隘與不恭學夷惠者而要不得以謹於文爲文之病夫文言也傳曰庸言之謹又曰有餘不敢盡言易有餘而不敢盡是之謂謹今曰以謹失之則其說決不可以示教而德旋之所必不敢附和者祁孫乃謂德旋之文有意與子居相難而作豈其然乎證淇然乎德旋性不喜與人競是非而祁孫識解異於恆人德旋素所愛重者也若但以不喜競是非置之非心之朋安也祁孫得書後幸不惜往復以盡所懷講去其非以求是德旋非祁孫之謹震川之謹非春秋之謹震川之近非論語之近德旋與守靜書中固已言之謂其誠不可以同日語然其所以不可同日語者當別自有在而非謹之失與置詞之近之失固未嘗謂震川之謹即春秋之謹震川之近即論語之近也且文固有言之似乎近而旨實高遠者矣論語之後周子

通書是也通書謹於文者也程子易傳是也易傳謹於文者也亦有言之似深刻而旨實淺陋者矣鬼谷子是也其他戰國諸子益多奇肆之作而合道者鮮然其文未嘗不佳宋元明儒者語錄往往依附於道而不足以言文文之佳惡有時不盡係乎道之離合

宣

與陸祁孫書二

得手書曠若復而承示七家文鈔敘二首皆佳適文自南豐新安而後必以震川爲最雖其集中率率應

酬之作存者過多不能無失然就其佳者論之氣韻實近子長又東坡晚年與諸故人書無意於爲文乃眞天下之至文震川敘記文時得其意然而知之者鮮矣德旋少年時學爲文但知愛退之介甫二家於此等文不甚留意直以爲平淡無奇而置之耳遵巖步趨南豐已覺板重不及新安之自在荆川又其次矣然吾鄉先輩之文有出荆川之右者耶故疑于居皋文竝是開闢以來吾郡文人中所未有之品但遂以爲能掩跡子長退之則尚未可耳夫謂荆川遵巖之文之不足與震川竝乃德旋所見如此而非欲強人之我同也學者之病莫患於強人同我王荆舒所以禍宋亦只受此四字之病吾輩今日正宜時自檢點拔此病根義理無窮文詞亦義理所寓敢輒自許爲定論哉彭秋士敘事文簡潔似陳承祚而妙處猶當勝之然自吳門數子而外竟無有能知其姓氏者今得祁孫及畫水先生表章之幸矣德旋嘗謂士之學貧不求出此德旋之所企而羨也德旋比來衰颯殊甚右臂鎮日作痛雖欲日暮炳燭勢將不及惟過近人詩文集則繙閱一過有可入吾聞見錄者錄而藏之如是而已向亦頗以季次原憲之節自勵然有饑寒切身之憂亦恐不能無求於當世雖陶公乞食不失爲廉然已覺與初心相刺謬矣祁孫將何以幸教之程子香從德旋學爲文似亦已得塗轍但其所處之境亦潦倒不堪未知能竟其業否也清風戒寒惟慎自愛不宣

與陸祁孫書三

得十一日手書知七家文鈔有改爲劉姚張惲四家之說鄙意頗不以爲然梅崖故有文名士大夫間德旋舊嘗以梅崖文質之姬傳先生疑其可竝皇甫持正而賢於孫可之姬傳先生亦以德旋之言爲非謬也士爲文足稱韓門高弟斯亦可矣今其文集雖未能盛行而名尚不爲甚晦惟秋士名絶不顯故宜表章之耳然梅崖秋士或可去而望溪必不可去去望溪之名若夫仁人君子之用心則閔其爲之之勞而欲

溪卽不成書且甚有似於續二十四家文鈔後者此尤必不可之故也夫彼二十四家之文惟望溪爲能得古人之正傳自望溪而外固亦有於法較近者矣而蔑棄規矩蕩無繩檢者亦得濫名於其間乃世所豔羨或反在於蔑棄規矩蕩無繩檢之爲而其於法較近者又未能上追唐宋諸賢爲深心嗜古之士之所祈嚮若非於二十四家中特表望溪以自異於庸耳俗目之見則何以解於不爲二十四家文鈔之續哉爲二十四家文鈔之續則於劉姚張惲諸君子非

曰榮之適以辱之耳足下幸以此意達之畫水先生可不再計決也梅葛君四月中北上道出揚州德旋於友人家會一見之不知其所爲文何如既云與足下相伯仲則固難其年而甚可畏矣德旋於古人之學志焉而未逮遇少年才俊士輒自生退沮之色亦由實不副名益增忸怩耳然幸嘗獲侍賢士君子之側聞其緒論而深求力索於子長退之之義法竊自以爲能知古作者之意故於二三知已之前不肯自掩其愚必盡吐其中之所欲言者而後快足下文條

初月樓文鈔卷二終

序

贈汪仓山序

世之號爲士者生六七年則就師學師授之四子書讀未竟則授之經經凡五曰易曰書曰詩曰禮記曰春秋讀或三經或二經尊者或讀一經則雜取左氏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唐宋文百數十篇授之求其能通一經者未嘗汲汲於求人之知也有司不詔舉則思所以修其身而齊其家者矣若其有知之者則舉而措之於國於天下而無疑夫是之謂士充仓山之志其不可以進于是與如不及此而徒曰吾正吾文則與世之詭其文以求遇者其爲賢也幾何

贈于竹初序

予始入都交汪仓山仓山爲予言吾邑人之客于京師者有于震竹初好學志古之士也其後因仓山以交於竹初接其人温然其容之粹也讀其文油然其光之豁也竹初爲時文以徐思曠羅文止爲宗几爲時文以取科第矣弟子亦曰我熟此則可以取科第矣果也上以此求下以此應得之者皆此術也吾友汪子仓山續學幾二十年四子書自朱子集註外諸說無不講也五經內外傳皆了然於心與曰及其爲文一以先輩之其人焉余雅不喜爲時文即爲之亦不足觀竹初苟悅於時人之目也將盡吾力之所至而爲之以傳

見予文則甚好之以爲大有類于徐羅也余於時文無所好故無所學竹初以爲徐羅之似予不敢信也余之所好固有異乎竹初之好也古之人有韓愈氏者其爲文也原本乎六經斟酌于太史公劉向學西漢文卽西漢文若也余讀之而好之好之而不已故學之也力學之而不能及故好之也益堅雖然將謂吾力之所至而爲之力之所能余不敢懈也力所不能余亦無如何也竹初之意以爲何如

贈戴生序

戴生從予學毛鄭詩既受讀進生而告之曰蓋聞君子之于學也非徒習其詞而已必求其解瑪得其解而已不得其解必通其意焉不通其意如不得其解而已不得其解如不習其詞而已昔孔子之教人也莫先于詩詩之爲用始自男女居室之間推而極之至于美教化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而其本在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故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豈虛也哉學者讀孔子之書以探孔子之

道習其詞矣進而求其解得其解矣進而求其意苟至于遍其意則性情得其正事物得其理本身以教家而由家以達於國由國以達於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矣今生之學於詩也將徒習其詞而已邪抑將求得其解而遍其意邪求得其解而遍其意也則無欲速無作止優而游之饜而飫之吾未見有久而不獲者也生曰弟子不敏乃今日聞命請事斯語矣遂書以贈之

送陸以謐南歸序

乾隆六十年大挑天下貢士陸以謐得棱官將南歸以候選以謐習邑之名能詩者余始未識以謐固已知有以謐之詩及與定交都下復爲序其詩以傳以謐又甚矜予詩予未之敢任雖然以謐之待余也厚於其歸也不可以無言請仍與之論詩周詩三百篇關雎爲首明夫婦之道也和而敬摯而有別其至矣乎傳曰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男帥女女從男故古之君子未有不以身教也其在易家人之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教在初法在始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刑于寡妻而著於外也其義歸於反身所以反身

送楊子掞序

余之獲交于子掞也以其師張君皋文皋文與予同志于文者而子掞從而學焉故其視予也如其師歲

之十一月子掞奉其太夫人命就昏湖北宜昌將行而求余文予不可以默子掞文甚高行甚稱文其於古聖人垂教之言慮無不深思而得其意者余姑述之而子掞聽焉可也禮始於謹夫婦孔子刪詩而以關雎爲首明夫婦之道也和而敬摯而有別其至矣乎傳曰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男帥女女從男故古之君子未有不以身教也其在易家人之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教在初法在始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刑于寡妻而著於外也其義歸於反身所以反身

者無他焉敬之謂也予挨學古者出故余之言云然

贈徐魯培別序

仁義生而有者也爵祿非生而有者也天生人而與之以仁義之道其能保而不失者寡矣至於爵祿則骫骳焉以求之求之而不得則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薄嗚呼仁義厚邪爵祿厚邪與之以仁義不能保而惟爵祿之是求亦見其惑矣吾友徐君魯培居京師十餘年未嘗戚戚於貧賤也未嘗汲汲於富貴也其于仁義雖不能盡合然而盡其力以求合者也嘗見

擯於有司而無怨言魯培于是乎賢遠于人余留都下三年矣與魯培相得歡然無厭也嘉慶元年四月余將歸洮湖之濱魯培謂余曰自吾來京師離父母年久無所成也而猶不得歸養于吾心有不悅焉子歸何以告我矣子曰爲人子者心乎親遠遊非得已而入而讀古人之書出則借吾友以相講學論道欣然以天下之樂爲盡在己此豈可爲不知者道哉

贈別王悔生陳子穆子敬詩序

傳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者多聞之資進德之助也韓子云其人而賢者也雖不吾與吾將强而附大哉言乎可以爲法矣余之在京師友陳子穆子敬也以惲子居張皋文爲介友王悔生也因皋文之言而託於文以爲介之三子者雖不吾與吾固將强而附也然吾嘗爲子居皋文所與矣子居皋文不妄與人三子之所知也吾以是知三子者之必吾與也今世重科舉之學而三子者獨好古人之文而期

與之齊世之人有不笑以爲迂者乎以余之困于世而入而讀古人之書出則借吾友以相講學論道欣然以天下之樂爲盡在己此豈可爲不知者道哉

贈別王悔生陳子穆子敬詩序

傳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者多聞之資進德之助也韓子云其人而賢者也雖不吾與吾將强而附大哉言乎可以爲法矣余之在京師友陳子穆子敬也以惲子居張皋文爲介友王悔生也因皋文之言而託於文以爲介之三子者雖不吾與吾固將强而附也然吾嘗爲子居皋文所與矣子居皋文不妄與人三子之所知也吾以是知三子者之必吾與也今世重科舉之學而三子者獨好古人之文而期與之齊世之人有不笑以爲迂者乎以余之困于世道而信之者其誰與先是子居出宰富陽皋文居喪武進今茲悔生歸桐城子穆子敬歸海鹽又以感賢者之相聚不可常得而予將終於孤陋而無所成也乃作五言詩一章以詒子懷以貽之三子其詩曰

古人去已遠夢寐期見之相從天下士汲汲追前蹤不恨相識晚但恨今乖離揚芬豈逐嗜此意無人知

孤馨苛羣林抱質終不移願充君子佩采采莫相遺

贈湯點山序

嘉慶己未余客遊杭州得友一人焉曰宋左彝左彝以才氣自負于人少所許可獨獨其友湯點山者爲能有古人之風既而點山介左彝與余相見遊觀余所爲文退而搜詩贈余其意以爲古經世之儒往往有伏巖穴中者用以慰余之沈抑而堅其學古之心予愧無經世才而嘗有伏巖穴之志鄉以告于吾友張皋文則寫書貽予言

古之遯世之士類皆有經世大才而經世才非由天授皆出於學經記所誡無一非爲經世說今子讀之而患無其才毋乃中于偷惰息苟安之書而不克自振耶余讀皋文書自悔出言之不愼而今者點山之言如是意豈與皋文異歟然余與點山非有平日之雅而點山一見予文即以經世儒相期待吾點其以言取人而失之也予竊不自量志乎古者有年矣而衣食于奔走無暇時懼終無以自樹立將愈增點山失

送陸紹聞序

予與紹聞交有年矣紹聞才高乎當世而藏之甚深若無意於人之知者然公卿大夫多聞其才而薦譽之詩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不其信歟夫古之振奇之士發憤修先聖之業抱遺經捃元始其攻之也難而專故其中也充然而其於外也消然雖舉世無有過而問焉者而終無悔於厥心予雲寂寞君平沈冥彼豈有意希當世之名譽哉近世士不求道徇乎祿者卑矣高者尚其辭忘思奔走有力以成其名也予

是流俗人之賤譽皆足以判憂喜于其心焉嗚呼古學之不明其敝可勝嘆邪紹聞余執友也每見必相勉以古人之道今茲紹聞將游於楚而余適有越中之行遂書此以爲別

贈錢魯斯序

余之始識魯斯也在乾隆己酉之歲迄今嘉慶壬戌歷十四年矣中間緣人事乘隔踪跡頗疎而相知愛之心固結而不可解方余初見魯斯時所作詩文甚淺陋不足觀魯斯顧有以奇之謂異日必當爲作者

十餘年來予所得差不後人魯斯益自喜其言之將驗淺識之士或從而怪之魯斯不顧也魯斯少負逸才嘗慨然思欲有用於世今雖老不得志而奇氣不可抑塞予年未四十而頹然常有遺世之想益余兩人所志不必盡同而不肯阿曲狥人以與世之仳仳藐藐者爲伍是則余兩人之所以同也噫古人不可作矣得如魯斯者而與之朝夕上下其議論焉亦可以無憾于今之世矣夫魯斯以工詩善書法名天下天下士無不知有魯斯然予所以推高魯斯而重之者豈以區區文墨之末概其生平耶今年春魯斯

偕余客居吳門靈鷲寺中七十餘日晝夜縱論極歡其爲人者爲其近乎聖門之狂而可與進取乎至人之道豈以區區文墨之末概其生平耶今年春魯斯能無有感於余言也哉

贈周保緒教授淮安序

夫所貴乎士者爲其能明天地事物之理古今得失之迹聖賢修己治人之道才足以利濟天下澤及當世非謂其能誦說之多辭章之贍博取富貴爲身家之計也夫才生於識識生於學學之境無窮也才之量無盡也學如游夏後世鮮能及焉而不足以望周公何則子才如管仲後世鮮能及焉而不足以並顏路相懸量相絕也世之人少有所得則曰吾已能矣已足矣何其自待者薄歟抑彼固未知才之所以爲才與學之所以爲學歟荊溪周保緒以進士改官淮安府學教授人皆惜保緒之枉其才而吾獨以爲不然何也人患不才耳才患不大耳才大而世不我用則世有任其責者矣吾何患焉保緒年未及壯而才氣赫然驚人使及今見用其所措施必已能出千萬人上又況韜其光而不耀斂其鋒而不試益之以學而日充其識若山之不厭其高海之不厭其深學愈知其不足則才之量益廣矣保緒之自待也厚故嘗以吾意質之而保緒不吾非也貪常嗜瑣之徒豈足與窺其所志也哉若夫國家建學立師將以樂育人才而使之有所成以待用於上則見於保緒所自爲者詳矣予故不復言之也

送李心陔序

古之求友者將以輔而爲仁也故有貴善之義焉今之人非無友也然而責善之義不聞也若是雖謂之無友可矣古之取友者惟其道道之所在故以賤交於貴而不爲諂也以貴交於賤而不爲瀆也後世之交則利焉而已矣故以賤交於貴而鮮不至於諂也以貴交於賤而鮮不至於瀆也卽有豪傑自命之士思矯其弊而挽之於正而世之人習見夫卑汚者之成俗也至於貴賤相形之際則竊竊然疑其爲諂而意其爲瀆嗚呼言求友之道於今之世蓋其難哉雖

然君子之於世惟求以自盡其道焉而已耳我可以就彼而求益者吾與之爲友矣貴與賤吾何知焉若是則雖有竊竊然而議我者吾不之慮矣如其非道之爲而不免有利心焉雖世之人不吾議也吾能自歉其志乎李生願先生康彊壽考長爲鄉里諸儒矜式焉

送程生序

程生德資從余學爲文於玆有年矣余自顧其中枵然無所有不足以爲人師而生顧不惟不棄予且篤信予嘗謂余曰古文自韓退之而後能學退之而後能學退之爲

贈蔣蓴堂序

昔班孟堅作漢書以四皓嚴鄭與王貢兩龔諸人同

文者未數數然也時文自歸熙甫而後能學熙甫之爲文者未數數然也得其宗者惟夫子故德資願從而受業焉余感其誠凡所從事於古人而僅有之者悉以相授而無所隱已而生將應舉於京師余送其行而告之曰京師冠盖所集公卿大夫及始進之賢士其文學知識出余遠甚者多矣生其往而游焉聞見日廣聰明日益何慮古人之不能至耶雖然生應進士舉則宜治進士業今之進士之業與古異矣而生向所志者古人之學也學於古而求爲今之文其可得耶學於古而求合乎今之人其可得耶如曰不以爭勝于詞章之學則退而從事于治生纖悉之務以食其力而安其土而不復措意于賢大之業雖其能有合于敬敏任恤孝弟睦婣之道未必皆有合也而樸訥之士自度無

有所隱故卽所見而誠告之耳而奚諷之有

贈俞象元序

考之周禮司徒掌邦教而屬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諸職比長教和親而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而勸之以入于鄉大夫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故其時士之有行誼者無不聞達漢置三老孝弟力田猶存古意而後漢光武詔南陽搤作風俗于是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其後遂有三輔決錄汝南月旦之評故東京風俗最爲近古而處士之聞獨多于後世魏晉南北朝之間風教頹失而九品中正之置懲勸存焉自隋唐廢中正立科舉之制由是詞章之學見重于世而行誼細矣夫人之能爲詞章者其于敬敏任恤

孝弟睦婣之道未必皆有合也而樸訥之士自度無能有合于敬敏任恤孝弟睦婣之道未必皆有合也而樸訥之士自度無于當世固其勢然也吾邑俞君象元性和厚醇謹善治生隆于施與遇歉歲出藏粟賑饑居恆則睦其宗親使無有憾者此蓋古者閭胥族師之所宜書而無愧于三老孝弟力田之稱者也君今年八十有五矣會其族人纂修家乘君之子某某等屬予爲序予不能辭而因述周漢以來取士論人之法以質于君使

人知力本之足尚而後世處士之間所以不若漢東京之盛者非果無其人也某年月日同邑吳德旋序

贈孫于丕序

嘉慶十八年吾友陽湖孫讓于丕以進士選授安徽懷遠縣知縣奉母楊太宜人之官凡太宜人之所以教于丕服官勤政愛民之道于丕祗奉不敢違已而于丕以事被議太宜人安之戒于丕毋以得失累心于丕事尊白復爲縣合安徽則太宜人年八十矣往時德旋嘗致書于丕謂治民獲上信友順親雖今古事勢不同而理無或異于丕復書以爲治民獲上信友以事勢揆之不能無今古之隔惟不順乎親斯不信乎友無古今一也夫順親本乎誠身誠身在於明善然而善之難明也久矣同一事也施之昨日而善施之今日而未爲善矣施之彼一人而善施之此一人而未爲善矣輕重之倫何以能不失乎緩急先後之序何以能不淆乎非察之極其精而可遽言斷之致其果乎無窮者義理也固非一人之知見所能盡

舜大知人也好問而好察邇言舜之所以成爲舜也

序

陸以甯詩序

吾邑名多佳山水其清和淑靈之氣盤礴委積足以使好游能文之士流連愛慕吟咏而不置自唐杜牧之宋蘇子瞻皆樂居其地歷見之詩至今邑中往往多二公流寓遺迹顧當其時不聞邑人士有與二公唱酬者豈爲之而不克以傳邪抑果無其人耶逮勝國時杭中丞淮邵太守珪扶輪大雅稍彬彬矣

國朝陳檢討維崧好爲沈博絕麗之詞洸洸乎大風也後八十年而有儲國鈞出焉國鈞之詩精深華妙莫與倫比雖才力不逮子瞻其于牧之蓋幾可以無愧予心向往之而嘆其難至也乾隆癸丑始識國鈞于京師居甚近得朝夕繼見相與論詩甚洽因出其所爲詩累百餘首見示讀之知能守其師說者吾邑之詩至維崧而始大至國鈞而始精君斟酌于三子之間其詩固已卓然可傳況及今爲之不已其進于牧之子瞻吾無以量也予生既晚不獲親炙儲君猶幸得與其弟子相師友故予序以甯之詩以致向往之意庶幾知所進而不自止也

邵汝琮詩序

予年未二十即與汝琮相切礪爲詩歌古文編簡往來無虛日然年少氣盛各矜爲能嘗不自知其學之未至也癸丑年春汝琮別子北游予亦教授山左客居無聊暇輒吟詩以寫其志室廬寢食爲之學之既久恍然若有所得恨不得即時見汝琮與極論利病故予旅牖中憶汝琮詩爲多其年十一月與汝琮相

晨于京師急出近詩以示之察其意甚喜謂予眞有所得不虛也而汝琮亦愈益發憤肆力于詩則取其曩時所作草菱而木削之殆盡汝琮于詩爲之幾二十年所爲詩不下七八百首今收存一百七十首將以就正于時之能其事者夫學然後知不足而之自以爲足也迺其無有所得也今之自以爲不足也所以能有所得也力之勞好之之篤如是而不克以及

于古者求之有也予嘉汝琭之志故爲之序以俟夫
能其事者擇焉

儲先生詩集後序

余少時讀儲長源先生詩而好之以爲吾邑詩人當
斷自先生始往年來京師與其弟子陸以謙相友善
每見必論詩竟日語未嘗不及先生然後知先生蓋
古逸民之徒也先生博聞强識于書無所不讀然祇
用以資爲詩詩出有聲于時兩淮鹽運使德州盧雅
雨聞其名以禮招致之雅雨好將士類賓客游士盡

英俊諸儒翕然皆推讓先生爲余道其
居無幾雅雨以事去官先生歸而杜門屏迹絕不與
豪貴人通家貧無以爲資至并日而爲詩益勤
其于世俗之好泊如也以寧親師事先生爲余道其
事頗詳悉余嘗以不及見先生爲恨然讀其詩未嘗
不想見其爲人鳴虖三代迄後學術不明士爭以浮
名相尚溷于嗜欲牽于勢利能自樂其所得者鮮矣
若先生則可謂有志之士也違俗適己遯世遐顧其
賢于人也不既多乎以寧歸謀梓先生遺集余固知

好先生之詩者遂爲之序云
畢華農詠史詩序

古者立采詩之官雖民間里巷謳吟之什皆得上貢
于天子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朝廟祭饗
公卿大夫作爲雅頌以宣上德王澤下衰賢人君子
閔時病俗亦得抒其悲憤之情以通諷諭後之覽者
因以知其政治之得失則王者之迹存焉故詩亦史
也周室東遷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漢興立樂府采詩
夜誦則有趙代之聲秦楚之風魏氏以後朝廷不開

采風之典雖篇什繁興而于時之治亂俗之美惡固
無述矣在唐之中葉杜子美述時事爲詩歌其言與
雅頌爲近古今作者蓋莫得而並也吾友畢子華農
爲咏詩史三百餘首遠自上古近迄于明稽其成敗
興壞之理韻而協之以供吟諷便游矚洪荒之世志
其崖略唐虞以後始加詳焉是是非非勸善懲惡其
創意也本之春秋其造言也卽乎雅頌其志將以掩
迹子美陵轢百家進而配之乎史也噫世人賤近而
貴遠故方今知華農之詩者尚少華農幸葆而藏之

待其人而傳之更數百年後必且有告諸惇史采而
錄之以備矇瞍之誦者矣
吳果菴詩序
聞之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風雅頌詩之體也各以其類從焉不可
混也賦也比也興也一詩之中有兼備者焉然亦各
有宜也頌之體于賦宜大雅之體近乎頌風之體子
比興宜小雅之體近乎風人之學詩也視其性之所
近其爲人也博而壯則其爲詩也大而莊其爲詩也

大而莊則深于頌者也其爲人也異而婉則其爲詩
也靜而柔其爲詩也靜而柔則深于風者也雖然又
視其遇之所直言語侍從之臣則浸淫乎雅頌布衣
之士寓物興感則游泳乎國風是其宜也予嘗論之
云爾吳君果菴與余相遇于京師同歸乎漏濱予故
知其爲人誠巽而婉者也而加之憔悴專一以激發
其志氣故其詩多風人之義而雜出于小雅怨誹之
爲益其人性情之所發與其遇之所直皆可因詩以
得其眞焉其詩曰谷香草者二卷曰旅貞集者三卷
予集其可傳者錄之凡得如干首云
族叔晉望時文集序
古之學者且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今之學者不耕
而食然終其身不能通一藝者何哉科舉之學爲之
害也古之人明于經術六藝無不通而于其中又有
所甚長者焉孟子長于詩書者也荀子長于禮樂者
也董仲舒長于春秋者也楊雄長于易者也其爲文
各以自道其所得而已故其言出而天下後世以爲
則自科舉之學盛士皆以通經學古爲迂故其爲文

剽剝穿鑿日趨日下至類于俳優者之所爲而蓁然
栝之不以爲怪間其名曰我言聖人之言也考其實
乃類于俳優者之所爲也噫其弊也甚矣今欲挽其
頹靡而歸之雅正使人知通今學古之爲貴則亦擇
其爲之善者以示之趨向焉而可哉其在勝國時王
鏊唐順之歸有光胡友信徐方廣金聲陳際泰艾南
英最其善者也
國朝之以時文名家者衆矣自予所見則李光地方
舟劉大櫆竇光鼐最其善者也而今乃得吾族叔晉

望先生先生之子爲文既勤且久原本經術而又出入于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以披其文而相其質誠足以繼夫李方劉竇之爲之者而上追王唐歸胡諸大家無愧色焉是急宜梓而行之以爲復古者勸也或曰先生之文則善矣然非所以迫趨而遂嗜也予曰君子之學盡其在己者而已窮達聽之天毀譽聽之人豈可以用吾力哉有志復古者尚其擇所從事矣

贈一彬上人序

西域有至人焉其名曰佛其爲教也始于戒而成于慧其心也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故言治心之法者多勸歸之雖然今之爲佛之學者吾見之矣苟慕其名而已矣非有得于其實也甚者資以爲利而不知其悖于師說也吾心閔之嘗與吾友汪原杜言而慨之原杜則爲余言一彬上人者始居天台山學道二十年近主蘇州之靈鷲寺今之爲佛之學而能行其師說者一彬其人也夫原杜之取人也不苟吾知之今乃推服一彬如是卽一彬之爲人可知矣嘉慶己未余適以事往來吳越間則因原杜以交于一彬

小峴山人文集序

六經聖人之文其言至精至大萬物畢具聖人旣沒迄乎戰國之時諸子百家紛紜淆亂惟孟子荀卿采

六經之文以著書發明仁義禮樂之旨粹如也廓如也自是厥後作者代興而司馬子長韓退之傑然相望于千百年中如山之有泰華焉卽其辭考之違于道者亦鮮矣蓋古之能爲文者理莫暢于孟子荀卿法莫備于子長退之此四君子者其文皆本于六經由其道可以上達于孔氏後之學爲文而求合于聖人之道者舍四君子其奚適哉雖然四君子之文具在學之而能至焉者寡也疾趨焉愚其蹶也故必擇其能合者而假塗焉以循之則如宋之歐陽永叔蘇

明充子曙脅子固王介甫明之歸熙甫國朝之方遯翁皆其選也岐而之他有合焉者不也無錫秦小峴先生以所爲文示德旋德旋受而讀之考其師友淵源所漸漬固已及乎熙甫震川而永叔子固之遺風猶有存者蓋不相襲也而神與爲合惟其本同也于以上追孟荀之徒而從之則既得其塗矣若德旋者以無本之學治古文妄意希合退之乃徒得其形似讀先生文益使余悚惕慚恧而不自知所以裁之也

宋左彝詩集序

仁和宋君左彝自編其詩都爲二集以示其友吳德旋曰詩之興肇于上古陶唐氏前書闕不可信虞歌夏諺乃時時見于紀傳中其爲古而甚于周詩漢氏以後莫之或爲今欲追而復之難矣予顧爲其難者可獨稱余爲善余時猶未及冠而晨暉年已四十餘然晨暉折輩行與余交甚相得也晨暉久困于舉場其胸中不平之氣無所發則時時混跡于酒徒然識九首蘇李之贈荅遼乎夐哉自是瀰漫于東京逶迤及于魏晉宋齊梁陳隋雖作者所涉之淺深不同然皆有風人之遺意存焉法漢魏六朝作五言古詩一卷自三百篇變而爲楚詞又變而爲漢人之樂府變而未失其正也又變而爲唐人之七言古詩益其靡

旋曰詩之興肇于上古陶唐氏前書闕不可信虞歌夏諺乃時時見于紀傳中其爲古而甚于周詩漢氏以後莫之或爲今欲追而復之難矣予顧爲其難者法古歌謠作雜言一卷五言出于漢時無名氏之十九首蘇李之贈荅遼乎夐哉自是瀰漫于東京逶迤及于魏晉宋齊梁陳隋雖作者所涉之淺深不同然皆有風人之遺意存焉法漢魏六朝作五言古詩一卷自三百篇變而爲楚詞又變而爲漢人之樂府變而爲唐人之七言古詩益其靡

矣然樂府遺音惟太白爲能近之法太白作七言古詩一卷齊梁五言體雜儷偶唐人諧聲而以律名而摩詰襄陽太白猶時以古法行之沈宋諸人瞠乎後矣法王孟李三家作五言今體詩一卷凡余之所得如是子盍爲我序之予惟近世能言之士其識力大都不及唐以上君獨閎意眇旨由唐人而上溯之極于古歌謠而止其識固不可及而才力之雄獨又自足以相儷其傳于後也無疑矣君嘗爲太學儒官久之如有所不樂棄官來歸以復古道爲己事近更徧

遊天台雁宕黃山諸名勝地若將軼出埃壒之外而接夫顥氣之清英者吾又安能量其所至也哉宜與吳德旋序

汪問樵詩序

予友李鹿耕數爲予言錢塘汪問樵詩詞溫麗得風人之遺予顧未之識也己未八月予遊杭州交仁和詩人宋左彝左彝論詩主漢魏六朝而于唐人獨推太白言太白之詩出于齊梁者爲多後人但知尊盛唐而薄齊梁爲不足法者過也其持論頗與予合左

彝既以詩鳴浙中其游知交多風雅之士然未嘗有言及問樵者豈問樵不求知于人故人之知之者希邪十月初予自杭州來上洋則問樵在焉索其詩觀之思清而詞麗益出入于温飛卿韋端己之間而又時其初唐四家風格信乎其爲才之美者也問樵年甚少家中藏書甚富異日讀古書益多所爲詩將變而益上南朝鮑謝諸人若可跂而及矣問樵倘歸遇左彝尚以吾言訊之其必有合也

秦蒙初詩序

自古能文之士其竝世而生者無不相知愛非必皆一鄉之人也雖然其生也各異處若未嘗有人焉先爲之容則亦安能無因而至前耶邵汝琮歸自錢清出所爲冶山詩草示予其中多與慈谿秦蒙初唱和之什汝琮砐砐說蒙初不去口曰蒙初甚知言嘗與之論古文能別其源流之正僞其詩則學中唐而爲者也爲之言吾仲倫其必有深慕焉而以不得即見爲恨盍爲序其詩以慰其願見之心可乎乃并出其詩十餘首見示讀之信汝琮之言非妄也因念子與

蒙初雖未得相見已相信不疑他日既見之後其不要約而相親也明矣卽爲之序其詩固非無因而至前者而特愧予之弛弓言恐無足以當蒙初之知也

四書文選序

制義之興始于宋盛于明至

國朝而大備明宏治以前文不勝質意在發明經義而已然是制義之正體也茲錄其文之尤者爲一集

而宏治以後之文之深美宏約者入焉正德嘉靖之間文體益變而之古其時能者半數而唐應德歸熙

甫之作往往與先秦西漢同風夐乎莫可尚矣茲錄其文之尤者爲一集而嘉靖以後之文之淵古鬱茂者入焉其爲之以魏晉人之爲者自隆慶萬歷間人始其敝也文而巧靡而無骨若夫侔色揣稱則湯義仍爲之冠矣茲錄其文之尤者爲一集而萬歷以後

國朝諸名家文則別自爲卷而其體仍以類相從蓋

我

朝自李厚菴創爲復古之學其言固與漢人說經之文相表裏而劉海峯竇東皐得古文遺風其言之美亦不減李氏後進安于所蔽反目爲怪迂而不足道有識之士能無發憤而興歎歟雖然此非僅學者之過也時之所以求之者不存焉則以爲無用而棄之宜也予之乖于時久矣敢謂有人焉能信而從之者乎又豈敢謂予之能有樂于是乎知其難則可貴矣

攝山采藥圖序

有廊廟之士有山林之士易而置之不終日而思返致通顯立功名其廊廟之士乎外聲利逃空虛其山林之士乎而非也廊廟山林皆迹也迹于廊廟未可以廊廟之士目之也迹于山林未可以山林之士目之也迹者其遇也惟易置焉而其志不樂乃得于其所樂者而定之名君子之于世也置之廊廟間而宜置之山林間而亦宜無適無莫隨其所遇而安之莊達甫徵君學博而才贍量優而氣充置之廊廟間而宜者也而其志恬于澹其神棲于漠置之山林間而亦宜者也吾無以定之也徵君爲攝山采藥圖間出示予屬爲之序夫序者序其意也采藥非徵君意也

諸有所樂于山林也耶迹耶遇耶徵君殆寄焉以聽不知己者之定其名耶宜與吳德旋序

林仲鷟詩序

嘉慶辛酉之春余客游吳門獲交林子仲鷟接其人而温然以和聽其言而怡然以順讀其文而充然若有得也已乃出其所爲詩示予且屬爲敘曰竊見吾子之篤于友也非苟爲稱譽而已必期相勸勉以至于古人此僕之所以徵序于吾子者也願吾子之有以進之也余惟古之詩人如陶潛李白杜甫之倫其志尚高遠非欲僅以詩人自名者也惟不欲僅以詩人自名故其詩非凡爲詩人者之所能及宋陸子靜先生謂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豈虚也哉仲鷟之學出于南宋諸儒故其根本深厚而又妙能爲詞章雖不欲僅以詩人自名吾知世之名能詩者未有能遺仲鷟者也予少喜爲詩長而學爲古文皆無所成就方深有媿于仲鷟而仲鷟猶有取焉抑可謂欲善無厭者矣夫詩之于道未爲尊也而爲之必要其成使求進而不已陶杜之去人也豈遠哉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仲鷟其念之已

永定邵氏重修宗譜序

周時天子使小史奠繫世紀之世本而詩之以諷于矇矇則世家系彰彰可攷周衰而列國名卿大夫士類能究心辨悉于族姓之傳秦漢之間其學寖廢太史公述世本譜列國系家言而或世次闕而難考若年數不可推者亦間有之豈非以世遠文軼不具故耶又況從千數百年後欲遠求前古時事而傅會成之其尚足信乎哉吾邑永定邵氏傳以爲徙自河南

然莫詳其初徙時故今邵氏世譜斷自南宋前爲逸譜迄元明之際而始著焉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古之道也按逸譜邵氏之興當宋祥符治平之世而蘇文忠公雅游吾邑與邵民瞻相善也大凡邵氏自北宋時居此可信第文字闕軼不能詳也要之明以來爲吾邑世家成化宏治之間嚴州太守文敬雲南兵備副使節夫並以政事文學顯于世名人碩士繼跡邑乘美哉其發聞遠矣夫黃土西南有巨族邵氏江南北無不知以蘇文忠及民瞻故而中更兵燹譜牒散

亡世次失攷然至今稱吾邑望族者亦賴有文敬諸賢世載厥德用俾後之人仰前哲之遺風而舊然興起焉爾邵氏世譜修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迄今嘉慶八年癸亥歷二十有二年矣邵君某某慮其久而渙散不屬也續修之因以藝文內外集屬予論定予既不辭而刪次之遂爲之序以弁其端云

惲紉之學詩錄序

聖人之道大矣博矣非一人之學所能盡識也況遭秦火之後學者不見全經七十子之書十不能存一之說詩詳矣平心以察之則是非可見也學者愼取之而已矣雖然吾所錄其皆當于理乎吾所見爲是安知非人所見爲非乎子姑爲我擇焉德旋退而卒讀曰美哉非信道不惑何以能擇之精如此耶抑予有所欲效其愚者鄭氏漢之大儒其于道雖未能盡合而其爲名物象數之學則從漢迄今未有能過之者也朱子可謂知道者矣而其爲詩集傳也務欲異于序說此特儒者意見之偶偏而未可執是以相訾謷也故凡後儒之說有勝于古人者錄之可也其有詆毀鄭朱之言刪之可也先生之取道也廣其或不以愚者之言爲不足聽乎先生以書來徵序遂書以

應之

左傳名言序

左傳非出于一人之手蓋自邱明作傳而後傳其學者遞有增益然以其文旣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格言爲不可廢予聞之桐城姚姬傳先生之言如此夫古之立言之士如史佚臧孫辰之倫未嘗自爲一書以詔後學則其言之幸而永久不泯甚賴傳述者之有其人矣且言亦靡有益于世耳言而無益于世雖累千百言如未嘗言甚且不如不言言苟有益于世者自四子書而外聖人之道其與人以可循而守者莫詳于禮而易春秋其蘊也易垂其象而義則隱春秋著其事而義則雖片言單詞有終身用之而不盡者焉并不必問其出于何人之口也言之有益于世者自四子書而之之樂不若與千百人其爲之之樂也然而與千百人其爲之之樂不若與一二人其爲之之樂也然而與一二人其爲之之樂不若與人其爲之之樂也與一二人其爲之之樂不若與一二有志之士其爲之之樂也一二人爲之千百人從而和之此亦可以快然自足矣而氣或慮其浮而志亦憂其隘一二人爲之千百人從而沮之若是而不疑且怠而決爲之及其成也彼千百人者亦且從而稱道之而其氣彌靜而彌若有所不足于其志則如吾友楊子隨安之于制舉業是矣隨安自少以能文名然其文靡能大有異于人人之爲之者也已而見余族父晉望之文之道焉而益以文詞之贍博繁富爲後世誇多鬥靡者之所得藉口乎哉吾友閔肇虞元愷剌取左氏傳中名言裒爲二卷以資循習便觀覽使持其言以考鑒古今是非成敗得失之迹可以旁燭而無遺照焉學者讀左傳名言一書不啻舉二十二史中名臣奏議之書而盡讀之矣予嘉閔君之用心謂可廣其傳也故爲之序云

楊隨安時文集序

凡有所爲必有以自樂也而爲之乃不厭雖然一人

壹伍捌册96版
28A

以爲大有異于人人之爲者也而折而從之論者或可之或否之而兩人者之志愈堅而力愈果而終以有成而論者亦翕然以定世之人言舉業往往竝稱晉望若也此隨安之所以過人絕遠歟隨安嘗與余論文以余之能知其有所樂乎此也而屬爲序之余美隨安之能有合于古人取善之道而非專己自足者之所可同日語也故不辭而爲之序若其文之工則固天下共見之矣

顧少卿文集序

予嘗受古文法于執友張皋文所退而讀古人之文以意逆志與之委蛇俯仰間有所述不敢以易而爲之將以自淑其身心庶幾不悖于古之作者雖使舉世莫之好而冀有所得以俟夫千載以後之人之知而已已而得顧子少卿于吳門少卿之論曰士必有古人之情性而後能爲古人之文古人之文其可以以己久之而積成卷帙因名之曰初禊草云慨自曹魏正始中諸名士以清言相尚晉承其後天下士波蕩而從之莫不放浪遁脫遺棄世事以任達爲高其所稱述大率莊列虛無之譚耳右軍有憂之故其序蘭亭集也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託諷諸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予原道諸篇多不過數十首耳謂不如是而卽不足以與于文章之數則幾無文矣惟驗之于性情之際以考其所得之淺深高下則其人之才與其學與其所志皆有不能掩者少卿之持論如此宜其文之進于古也往年予從甥邵汝琮錄予文受梓少卿見之喜予文之不戾乎古也因悉出其文示予且屬爲序予謂少卿之文之工固宜爲有識者所歎美乃其得力之故則予之知少卿爲深惜皋文已逝不及見少卿相與上下其議論也然千百載後必有能知其所志之相合者予復何憾哉予復何憾哉是爲序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張介軒初禊草序

嘉慶丙辰梁谿畫史放玉右軍蘭亭敘意爲介軒作脩禊圖介軒忽有感也而自題之而其于詩遂不能以已久之而積成卷帙因名之曰初禊草云慨自曹魏正始中諸名士以清言相尚晉承其後天下士波蕩而從之莫不放浪遁脫遺棄世事以任達爲高其所稱述大率莊列虛無之譚耳右軍有憂之故其序蘭亭集也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託諷諸

賢意深遠矣豈徒寄興于清湍修竹間哉吾邑稱山水奥區巖壑幽深不減會稽山陰之勝而介軒家瀕湳湖與漁樵混迹豈其中亦有不自釋而悉于詩焉發之耶夫使貧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宜介軒之于詩也既深知而篤好之而又有得于湖山之助宜其詩之日進而未有已也若乃興感蘭亭寄情託始合契之旨有非予所能詳者焉

譚辰山臨江閣詩稿序

吳江譚君辰山于學無所不窺而尤長于易著書數萬言甚具而又以其餘力爲詩歌以自娛其比興敷陳蓋得宗于白太傅雖時有感激怨懟之作而不失乎溫柔敦厚之遺覽者即其詞以通其意可以信其爲閔時病俗之賢人而變風變雅之苗裔也初君年甫壯而舉于鄉屢不得志于禮部試乃謁選爲崇明縣學教諭凡十二年意忽忽不樂棄官歸歸又十年年六十餘老且病矣然以貧不能自存復起爲原官竟以病卒于官時嘉慶甲子十月也君極喜誦予文

然初未相識其卒之前月予來崇明始識之于孫于丕席上及將卒予與于丕往問之諄諄以稿序見屬而恨識予之晚其意絕可感因爲之敘而存之

北渠吳氏重修族譜序

瀉湖之東有渠水焉最小水之名者匪直以佃漁之贍爲勝也蓋亦因乎其人在昔明之初識雲坡吳公自邑西成任鄉始遷于此厥後齊河訓導宗和以能治毛詩有名文甫博學多聞始輯譜系子孫世以耕讀爲業亦越我始祖處公自新安來爰宅茲至贈少

傅寓菴府君由進士起家一再傳後面熏名紀太常列于江左衣冠舊族在今後嗣子孫雖或散處他郡縣而環渠水而居者衡宇相接故兩家子弟通往來歲時臍腦祭饗器相共有古者同井之風邑人並稱北渠吳氏者也夫昔者先王之世量地以制井度地以居民聯之以比閭族黨之制使之相保相愛相賙相恤合之以大宗小宗之法使人皆知尊祖敬宗收族之道而孝友睦婣之俗以成自田不井授而民皆輕去其鄉自大小宗之法廢而民忘其本衣冠之族

壹佰捌册98版

所恃以相維繫者益莫重于譜故昔吾先正恆兢兢
致慎于斯而今茲某某吳君亦所以續修其世譜而
屬序于余也予惟累世先人同里之好幸其能以敦
睦爲先而族之諸父兄弟至今相與依而爲鄰者甚
衆則風俗之成亦吾宗之與有幸焉者已遂不辭而
爲之序

湯點山詩集序

憶嘉慶己未之秋予與點山相遇于明聖湖上點山
以詩贈予而予亦爲文以贈蓋相期于占人之道之

交而非有勢利之誘者點山夙擅詩名名甚不自足
嘗謂予曰吾詩宜得子序然須俟之十年後耳予時
心韙其言夫以吾今日之所爲欲推而進之古作者
之列則愈爲而愈覺其難如曰吾斬不讓于今之人
而已則點山之詩固已兼衆體而成一家而又何歉
然若是耶此點山之所以不可及也點山爲祿養計
宦游于吳今年春予來吳門點山復與予遇出詩一
編示予曰吾所得將止于是耶抑尚可以有進也子
發而讀之則其去古人也不遠矣由是而之焉將不
至于建安黃初間不止也既爲之定其可存者而因
題其端以歸之時嘉慶戊辰四月也

詩經酌註序

予友于震竹初治毛詩十年其意以爲漢初言詩者
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所存惟毛氏故訓傳二十卷而
已詩序不知何人之作然其說往往與左氏春秋國
語合其傳之必有據依今欲廢序以言詩而詩之義
荒矣于是乃因序說以求詩人言外之旨而博稽漢
唐以來諸儒之言之涉于詩者參互考證擇其長說

爲詩經酌註三十卷既成屬予爲論定予惟感人之
道聲音爲至而詩三百篇孔子皆嘗弦歌之以求合
于韶武之節學者諷其辭而通其義則可以理其性
情而施之家國天下之用非空言比也竹初之于詩
也果能由序說以達于孔氏矣乎我不敢知抑且于
漢唐宋諸儒孰相後先也我亦不敢知而爲之專且
久至于十年而後成書義理訓詁之兼明而不偏七
一家之說必也其能自得之矣而于古人也奚愧焉
而于詩也又奚憾焉

州府推官永歷朝以大學士吳貞毓薦擢兵部侍郎
巡撫肇高廉雷瓊羅五府一州未順並以丙戌貢生
仕永明王來爲監軍道順官監察御史用楫來先後
以抗
大兵死節順以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
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合瘞安隆北關之馬場
世稱十八先生者順其一也安隆之難傳者異詞故
勝朝殉節諸臣全錄十八人中有林青陽而無李順
而永歷詔書則有順無青陽當是時青陽以出使李

定國逮至被殺其死在十八人後無疑及定國護永
明王入雲南追卹遇害諸臣建廟於馬場勅碑大書
十八先生姓氏乃去順而列青陽殉節諸臣竄盡以
碑文爲據而順之名遂獨鐫鴞呼彼既殺身以成仁
矣而豈有冀於後世之名耶然猶幸有永歷詔書可
考而其見於三藩紀事本末見聞隨筆劫灰錄諸書
者並彰彰不泯焉若未之死在李定國攻擊廣兵敗
時尤他書紀載所不及爲可慨也方婧菴王耿繼茂
之統

任維周文集後序

右任維周先生文集若干卷其子煃編輯先生頗
而氣温涵之愈光一鶱一翔故其爲文不與俗類或笑或疑
坦舒舒不棘不馳余始學爲文亦如此也夫知言之難
先生獨矜異之謂古之作者正如此也夫知言之難
自古歎之矣先生之論文也既與余合而先生之文
余顧未之多見豈道固宜晦耶先生沒而煃以先生
遺集來請序曰先君子易簀時命煃曰吾之生不獲
展吾志歿無以自見恐遂泯滅念交游中可託其言

以傳者無如吳君仲倫子不吾忘其必往求爲煃是
以竊有請也余于先生既嘗有知己之感況又重之
以垂歿之遺言雖欲默安得而默耶

初月樓文鈔卷四終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序
三吳舊聞錄序
粵自泰伯開吳諸樊始逼上國時則有若延陵季子
合禮知樂言游北學洙泗身通六藝洎漢氏以來聲
明軼於齊魯名公巨卿繼跡史書者不可勝數也然
而閭巷好修之儒或學成而遇窶道尊而身隱亦有
奇蹟偉行磊磊明明與夫偏長曲藝之士一志潛神
亦能遺外聲利蕭然自遠而名不甚顯於大都通邑
是用有慨於余心爰乃參考遺文諮詢故老傅述舊
事整齊而差次之始自漢代迄於明季爲三吳舊聞
錄十卷用以輔聖賢之名教陪史氏之外乘後之君
子或亦有取焉爾
續太平廣記序
太史公有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云禹本紀
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蓋自周秦之間齊威
宣燕昭好神仙術而海上燕齊之方士挾術以干世
主者不可勝數也鄒衍以陰陽主運顯諸侯而齊稷
下談者數千人大率祖述鄒子之說故疑山海經稽
天子傳之屬皆周末諸子依託爲之太史公述史記
意在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然亦
兼採雜說而成故其文瑰奇俶詭不可方物小說家
言固亦史之支流餘裔而秦漢古書多不傳傳者或
僞唐人之書備矣而集其成者惟宋之太平廣記爲
鉅觀荊溪陳景辰好著書尤留意撰述之事所著荊

南小志荊南碑刻錄皆詳實典雅足以徵文獻而備
掌故而又以其暇日蒐採遺文爲續廣記百四十卷
既成以示余且屬爲序夫小說之與史果且有辨乎
果且無辨乎得其辨而愼擇之小說與史無異也否
則昔人且以好奇爲子長之病矣充景辰之才可以
進於史故書此以質之
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序
李氏三忠者曰用楫曰耒曰頫頫於用楫爲大父行
耒用楫同產弟也用楫以崇禎癸未進士授廣東瓊

州府推官永歷朝以大學士吳貞毓薦擢兵部侍郎
巡撫肇高廉雷瓊羅五府一州未頎並以丙戌貢生
仕永明王未爲監軍道頎官監察御史用楫未先後
以抗
大兵死節頎以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
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合痙安隆北關之馬場
世稱十八先生者頎其一也安隆之難傳者異詞故
勝朝殉節諸臣全錄十八人中有林青陽而無李頎
而永歷詔書則有頎無青陽當是時青陽以出使李
貞毓盧象觀同舉進士又與壻尤錫相友善而其成

定國逮至被殺其死在十八人後無疑及定國護永
明王入雲南追卹遇害諸臣建廟於馬場勒碑大書
十八先生姓氏乃去頎而列青陽殉節諸臣錄益以
碑文爲據而頎之名遂獨軼賜呼彼既殺身以成仁
矣而豈有冀於後世之名耶然猶幸有永歷詔書可
考而其見於三藩紀事本末見聞隨筆劫灰錄諸書
者並彰彰不泯焉若未之死在李定國攻肇慶兵敗
時尤他書紀載所不及爲可慨也方靖南王耿繼茂
之統

大兵入欽州也用楫禦戰於合浦師潰走靈山自沈
勞氏園池事在順治九年未合李定國攻肇慶在順
治十年而頎之遇害則順治十一年事也嗚呼天之
棄明久矣而三年之中李氏三人相繼殉節君臣之
義無間盛衰蓋炯如矣用楫先爲御史時劾給事中
金堡丁時魁等與瞿式耜不相能卒之致命遂志兩
人如一轍焉然堡時魁等皆小人也用楫惡之而式
耜庇之式耜雖賢者而其是非固不可掩用楫與吳

貞毓盧象觀同舉進士又與壻尤錫相友善而其成
哉用楫元孫慶來懼其先世忠蹟久而就湮也乃網
羅明季遺聞爲李氏三忠事蹟考證一卷武進趙君
懷玉既摭其事合傳之而余因爲之序

蘭譜略序

吾邑張子廷華生而愛蘭家傳種植之法爲蘭譜略
一卷以示予予讀之而有慨於中也其一之產云宜
興香蘭山東人震澤志稱地產香蘭今崔氏聚族居
之不復產蘭蓋蘭之生必於窮巖深阻人跡不經之

所則今之香蘭山其不復產蘭也固宜此非地之性
有今昔之異而實物性之不移也其四之養云蘭性
逸故植之必舒蘭心孤故培之必潔蘭氣靜故守之
必正惟無灰其性拂其心鬱其氣則善矣如賢人君
子優游山林硎谷之間一旦羅之廟廊仍當適其幽
潔靜正之懷完其蕭遠闊放之趣此爲三代兩漢之
士言之誠有然者後世士大率自炫以求售其有如
蘭之性之心之氣者往往潛藏山澤間不可得而迹
則張子之論不其贅歟雖然君子之言亦言其所志
比比皆然而澧堂不然也澧堂之欲得余文信余文
而已推張子之用心豈才欲士之植品者以三代兩
漢之士自待而無汲汲於譁世取寵之爲也又其七
之話云宜興蘭似君子閩蘭似士大夫舊譜所用肥
腯水多施於閩蘭若宜興蘭則癯瘠其本性也士夫
尙有近墨者君子介廉膏粱若浼余三復其言而悲
之

任澧堂悼亡詞序

嘗讀韓退之弔武侍御所畫佛文竊疑退之於文非
苟作者武侍御以斐之亡故而事佛以求冥福而何

律之說之所由昉也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既曰詩言志矣又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聲調之說之所由昉也若乃賢人君子閔時病俗男女詠歌各言其傷則性靈之說固卽所謂言志者而引伸之耳兼而有之具美也專而精之曲能也能事獨精非不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而顧欲執已之所長繩人之所短則彼我易觀均爲未足詎得謂之至論哉漢人之詩與三百篇爲近人不數首莫可瑕疵建安以降作者益衆遞相祖述各名其家而當塗之代冠以陳思晉宋之間首推靖節紹姬劉之絕軌該六朝之清綺戛乎不可尚矣唐之詩人初盛爲美莫不體源騷雅宗法魏晉而善學陳思靖節者杜少陵也中晚諸家遠章初盛而善學少陵者自香山李義山也不規規於求似而有其所以似者存焉下逮宋元眉山劍南遺山道園諸公各擅厥能不相沿襲勝國時李獻吉倡爲復古之論必漢魏必少陵摹擬肖似尺寸不失於是言格律聲調者宗之言性靈者排之人各是其所見而卒未有以相勝也余從兄鷹庵從陽湖左仲甫先生學爲詩大率以少陵爲祖以香山義山爲宗不求似於形模字句之間而求其所以似於形模字句之外所爲善學古人者歟鷹庵自編其詩爲一集然尚非定本鷹庵歿後仲甫先生爲刪存之得如干首後之覽者可以考論其師友淵源之所自焉

陳景辰遺書目錄序

古之君子不得已而有言故言立而功德見後之君子得已而不已則以是悅耳目娛心志而爲游藝者之所矜尚此所以雜家之言前史錄藝文者不能廢也荊溪陳景辰學博而好著書嘗以所輯續廣記百四十卷示余而余爲之序矣景辰既歿其弟子楊君鼐等梓其遺書曰荊南小志曰荊南碑刻錄曰百四十齋記曰九子山行記曰經史子集跋曰墨莊古文凡若干卷而介景辰之友董君珊徵序於余景辰之書品量今古或未必盡當而諸弟子以師之遺書不敢輕有所去取懼失眞也景辰固好學之士而楊君等篤於師友之誼謀所以不朽景辰皆爲詳且愼其風義有足多者余誠悲而樂之嘉慶庚辰春

正月宜興吳德旋序

一彬上人語錄序

儒之與禪其爭辨乎論者謂儒之學主於經世禪禪果不可以經世乎邵康節陳白沙儒之秀者而息心觀化蟬蛻塵滓讀其遺書令人有天際眞人之想儒果不可以出世乎淨層一彬學於禪而有見大道體之大心體之妙自度度人廣爲說法融會儒釋精純洞徹後流亞歟抑語聞黃山多古仙眞遺蹟故得道延年者孳孳然大抵皆遯世長往之士所託非必眞有形解銷化之術慕雲儻遇其人弗靳告我也

許叔龍文集序

文之爲用博而其來遠矣記事纂言之文原於書繼之者左氏春秋內外傳也司馬遷班固陳壽其委也言理之文原於易論語繼之者孟子荀卿也董仲舒楊雄韓愈其委也言情之文原於詩繼之者屈原宋玉也枚乘司馬相如張衡曹植其委也今於後世綴文之士將責之以書詩易論語之爲乎則自晚周以來其疇克當之不盬惟是卽責之以左氏孟荀屈宋而買於吾邑然性嗜讀書暇輒手一編不輟又好窮山水之勝歸而遊黃山者再矣吳君菊畦爲作黃山聽泉圖而慕雲徧徵知名士題詠之多至數百十首國初時黃山孫無言好遊多賢士大夫之交一時海內諸名士詩文集中咸有送孫無言歸黃山之作無言生平他亦無甚表見而能愛尙文雅使人人樂爲稱道不可謂非奇士今慕雲與俗殊好其亦無言之流亞歟抑語聞黃山多古仙眞遺蹟故得道延年者孳孳然大抵皆遯世長往之士所託非必眞有形解

銷化之術慕雲儻遇其人弗靳告我也

許叔龍文集序

文之爲用博而其來遠矣記事纂言之文原於書繼之者左氏春秋內外傳也司馬遷班固陳壽其委也言理之文原於易論語繼之者孟子荀卿也董仲舒楊雄韓愈其委也言情之文原於詩繼之者屈原宋玉也枚乘司馬相如張衡曹植其委也今於後世綴文之士將責之以書詩易論語之爲乎則自晚周以來其疇克當之不盬惟是卽責之以左氏孟荀屈宋

程慕雲黃山聽泉圖詩詞序

余少時聞諸長老言江以南多名山而黃山最爲奇特後讀桐城劉海峯先生遊黃山記武進張皋文編修黃山賦愛其文詞之壯麗盡險怪幽絕之境固有以發之意欲一往遊焉而未果也程君慕雲家新安

之爲以爲必如是而後爲滿吾意之所欲云者斯亦
昔矣昔之失爲拘而其流且激而爲矯誕爲桀鼻則
非所以爲宗經述史之本也要有能彷彿乎司馬遷
董仲舒枚乘相如諸人之爲者則固以傑然於千百
年間可以命爲作者而無慙矣善夫柳宗元之論文
也其言以爲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
爲日月之蝕大圭之瑕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宗元
文學春秋外傳爲之可謂惟妙惟肖矣而其言若是
此可以知論文而錄錄寸寸較量於一言句之間者

之非故吾讀懷遠許君叔翹之文而不禁慨然慕之
欣然欲從之而不可得也余始聞叔翹之名於姚刑
部姬傳先生後以訪孫大令于丕至懷遠因獲交於
叔翹而盡讀其所爲文焉叔翹文自兵家言入蓋嘗
已見之施行而非空言無實者之可比故屢爲當代
巨公所賞今年秋叔翹與余相遇於揚州將以其文
付梓而謂余曰吾於近人之文篤嗜姚刑部而刑部
亟稱吾子爲可與言文者今刑部之文已不復可得
得吾子爲敘吾文可矣夫叔翹之文固余所慨然慕

之欣然欲從之而不可得者也若乃錄錄寸寸較量於
一言句之間則既非余疇昔論文之旨而尤非所以
論叔翹之文也已

荊南人物考序

不虛美不隱惡良史敘事之體也府州縣志之作義
同于史而史則善惡兼書志惟書善不書惡此其所
以異焉爾吾友劉鏗弦齋病邑志之蕪爲荊南人物
考一編凡四易其稿而後成予得而讀之其分門也
當其去取也嚴其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夫古之
多折衷于聖人而固傳酷吏不入張湯杜周猶不能
無遺議愈文號爲謹嚴而志墓之作不免有諛詞焉
今吾弦齋之書則異是蓋雖名聲彰顯如漢許武者
猶以其近于矯情也而削之予謂武矯情以成弟之
名武之過也然不可謂武之不友于其弟觀過可以
知仁亦聖人觀人之法也而弦齋之書削武不錄以
爲立異近名者之戒此其與善之不濫可知矣其有
左史之得而無固愈之失者蹴至其行文之簡而有

法益庶幾乎陳壽李延壽之爲非夫沈約魏收諸人所得並論也

潘魯泉天一論序

丙子春予友徐魯野爲予言罔山有潘魯泉先生者遂於經學善著書其所撰述嘗見賞於當世宏達君子矣然欲得吾子敘之予聞而心喜甚欲一覩魯泉之書而多事卒卒未暇訪求也秋八月舟過罔山訪先生之居得讀所著天一論十一篇旨奧詞奇洞心駭目其見賞於當世宏達君子也固宜然尚有疑焉

者論中極言死生之故謂生爲如是之人即死爲如是之鬼此固知生即知死之義但不知人之死而爲鬼其終有乎其暫有而卒無乎聖賢豪傑之與庶人固亦同此生且死于天地間而既死之後其有知其無知可比而同之乎抑有異焉者乎先生蓋引其端而未竟其說也又云水有清有濁清濁渾則爲混沌而清上升濁下降則爲開闢若是則天地者水之所爲而水非受生成于天地也傳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聖人之所能知者既有天地之後之事之理也若遡而溯之未有天地之先雖聖人烏從而測之哉蓋嘗思之太極之初陰陽未分渾然一氣而已一者道之源其爲體也先天地而立　生二三生萬物一者數之始其爲用也後天地而行先生天一之論其兼舉之乎兼舉之也者義繫乎一非專繫乎水是言數也而與道爲體先生之學根柢程朱而出入莊列故其言可望而怖也抑余有感焉德旋自以讀書不至囚滯而

少更憂患中歲奔走衣食窮于世而無所偶不獲治聖人之經以自充就此恨無極先生之窮與德旋等乃能于先聖微言深探幽隱抉剔爬羅至老不自暇逸此德旋之有愧于先生一矣又況前此者先生知有德旋而德旋不知有先生此德旋之有愧于先生二矣既承命爲敘其書惟諱以所疑者還質于先生而不敢隱是即所以報先生之知也已先生以同邑某者如是于此可以見先生爲人之大凡云

汪鈎莊先生時文序

吾邑汪鈎莊先生博極羣書以名進士出宰閩中晚而因事告歸未嘗一日廢書不讀後進之士從而問業者先生隨其質之高下而資益之莫不各有所成就先生所爲詩所爲古文德旋皆嘗讀之知先生淵源所自蓋在唐宋諸大家時文特其緒餘耳然且經之以董韓程朱之理緯之以屈宋賈馬之詞彬彬乎質有其文焉先生喜與德旋論文德旋於　本朝諸家推李安溪爲第一先生意不然之謂安溪說理固而茗山素不治博士業人以故易之而予與貽芸特敬愛之惜其才之不克見于世也其後貽芸客死豫飲酒閒琅琅誦新詩相激賞時貽芸聲藉甚邑里中然兩人皆匱就予予每入城兩人則邀予過酒家輒予年始弱冠于同邑得友二人焉一爲吳貽芸其一則閔君茗山也貽芸茗山皆高才嗜酒予性不能飲而茗山素不治博士業人以故易之而予與貽芸特敬愛之惜其才之不克見于世也其後貽芸客死豫州而茗山出遊南粵所交皆一時賢豪然歸而與予敘述平生親舊以爲知我者莫貽芸仲倫若也茗山晚益儻蕩酒後輒大言無所讓然其所爲詩歌古文雖一字之未安必與予商榷予才不及貽芸宜爲茗山之所簡棄而顧篤信之如此此以見茗山非好加人者特負其奇不肯碌碌則時以自鳴其不平焉耳雖然老氏不云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茗山胡不聞焉茗山比輯所著詩一卷示予其意乃以人之不已知而過爲無窮之慮予謂茗山詩不假修飾而神韻

以爲序先生之文者莫如德旋宜德旋不敢辭遂爲之序

閔茗山詩序

取世資誠可謂豐年之珠玉儉歲之膏粱也先生文集刻既成及門諸子以先生嘗喜與德旋論文也咸

自足出以問世必有知而好之者因爲之序以開之

七家文鈔後序

錫山薛晉水與陽湖陸祁孫選定七家文鈔成既各敘其鈔之之意矣而德旋復爲其後序曰余年二十餘至京師與武進張皋文同學爲文得桐城姚惜抱先生古文詞類纂讀之而知爲文之不可不講於法也如工之有規矩焉如射之有彀率焉雖曰神明而變化之存乎其人然欲舍規矩彀率而別求所以神明變化之方其究恐歸于迷謬而無所得蓋嘗持是說以語皋文而皋文不予非也年幾四十始獲親謁惜抱先生而請益焉先生論之曰子之論文主於法是矣然此學者之始事也其終也幾且不知有法而未始戾乎法子其歸而求之周秦諸子及司馬子長之書乎德旋曰唯唯然固且疑之疑夫惜抱先生之文之謹於法也然先生固嘗言之曰文之至者通於

造化之自然人力不得而施也則言夫人力之所可爲者亦惟學者之始事而已我

朝之文能無戾於古人之法者斷自方望溪始劉海峯則望溪之弟子而惜抱所從受法者也皋文始亦得宗於海峯而變其清宕爲淵雅故文格與惜抱相近惲子居兼綜百家而其鎔鍊淘洗之功非貌爲秦漢者所能企我

朝之以能文名者數十家然無有能踰此五君子之上者矣雄盛朱梅厓爲文專宗韓退之氏可伯仲于皇甫持正李南紀之間長洲彭秋士長於紀述簡質似陳承祚錄之附于五君子之後臭味亦未始不同也夫古人之文豈嘗有定法哉言其意之所欲言而已耳言其意之所欲言者而氣足以充之詞足以達之則文成而法自存乎其中矣豈必懸幟而市於人曰此乎法宜如是耶洎乎漢氏之東文氣漸卽衰薄魏晉以降才士雕琢曼詞以爲適俗應用之具則固宜其氣之不足以充詞之不足以達矣及其久而相沿成習若士之爲文固應若此者斯爲蔽益甚而其于古也不亦遠乎六經簡嚴易直之體不旣澌滅而無遺矣乎唐韓退之以天挺豪傑起而振其衰弊經以立義因事以造言而其氣足以充其體其詞足以

達其意悉與古之所以爲文者合於是後之學者不得不求爲文之法於古人之文謂非是將不得其門以入也若乃神明而變化之則固非法之所能拘而法亦非所以盡意然豈可驟而語之承學之士乎哉而世猶有欲舍法以言文者則非吾之所敢知矣

陸祁孫冷宦閒情圖序

自祁孫爲合肥校官後予不見祁孫者三年矣然屢郵書以文字相商榷則如時見祁孫也今年春予赴畫水司馬之約來無爲而書問之往還益狎予每一引之之道焉若乃發焉而中節則自其一曲之善推而致之使無所不善而中和性情之德在我矣此則

書往祁孫之書輒四三至比以其所爲冷宦閒情圖寄示曰子盍爲我序之予嘗謂學者之事必以治其性情爲急自非上聖之資則其性情必有所偏知其性情之所偏者而矯之無不可以適於道自非下愚之質而陷溺之深者其性情亦未始盡漓因其善者之機而達之無不可以進於誠自夫人之不能制其情而因以累其性也遂乃以善歸之性以不善歸之情夫豈知性情之本一哉夫人而不善用其情則情之累也而務欲滅之人且與木石等而性非其性矣彼其黠者亦知其言之不足以自立也則又爲無所不愛之說以濟其窮而推之於混瀆不可知之境且其雜施而無等雖若類于過情者之爲而要其歸則仍可謂之不近人情而已君子之言情也則不然吾未能免於過情也思其何以過即思其所以抑之之道焉吾未能免於不及也思其何以不及即思其所以引之之道焉若乃發焉而中節則自其一曲之善推而致之使無所不善而中和性情之德在我矣此則

治情復性之爲也而何情之足爲性累哉昔者陳鴻之稱白樂天也以爲深於詩而多於情吾嘗欲移其語以評吾祁孫而不知祁孫之以爲當否也夫樂天之誠多於情者然誦其言而考其行雖於子思子所謂中和性情之德未能悉合然其篤於倫理非雜施而無等者也祁孫非有樂天之名位而可以信其大節之相似則亦於其性情焉信之而不僅在乎一詠一觴之際也已道光二年某月日序

題辭

錢雲峯畫幅題辭

宣和畫譜云張僧繇畫龍不點睛點卽騰躍而去噫技乃至此乎吾疑是言之未必果可信也然吾聞之桐城姚惜抱先生之言曰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夫文亦一技耳技之精者力與造化侔則安知夫僧繇之事之果不足信耶吾友錢雲峯善畫龍少卽好之至老猶不厭往往絕人事爲之昔明道程子謂文非學之專則不能工工于文猶玩物喪志也況于他技能乎然予于文字之好性焉而不能割舍故嘗與李心陔論學書謂苟立德如顏曾固無所藉于區區之藝事下此則必思擇一藝以執之樂之終身不厭雖外物至不以移吾好其于養心之道未始無小補益也曩雲峯司訓江寧時惜抱先生主鍾山書院教席暇日恆相過從未知曾語及此否而予亦嘗接教于惜抱恨未及以此意質之抑莊周氏有云將使同乎我者正之旣同乎我矣安能正之惜抱也雲峯也皆同乎我者也夫安能正之

王學愚畫像册題辭

昧其所自出乃考之家乘自晉忠佑公以來凡五十
八世次其行事爲程氏世系錄一卷屬其執友徐君
星煌書而藏之家塾以示後人使無忘先澤其用意
良厚而行文能守孟堅遺法異時良史之才吾于子
眘有望矣

朱橘亭詞稿題辭

蓋聞意內而言外謂之詞雖萌芽於唐爛漫於宋而
其源在國風離騷及漢人之樂府故予雖不能爲詞
而於古人之詞之善者未嘗不樂取而諷誦之然吾
不敏之詞以自解說夢生則專務力行于凡分所當
是不復有求進之志然予猶妄意希後世名思託於
兄夢生自少壯時卽練達世務儕輩推爲經濟才嘗
偕子入京師應京兆試再進再不遇而歸子兄弟自
進非以爲榮行其義也退非以爲佚安其分也予從
士君子之生於世當隨其遇之所直而皆有以自見
長松箕坐圖題辭

聞亡友張皋文之論詞也謂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
之末而規矩隳詞學之壞較之詩古文而尤甚焉數
年前見溧陽史補堂詞而好之以爲能通古作者之
意非明以來諸家所能及時補堂已卒恨未識其人
然聞補堂稱吾邑朱橘亭詞不容口橘亭遂屏棄一
切而專肆力於詞今年夏余寓居蔣瀆橋西與橘亭
居相近因索其詞觀之蓋寢食於南宋諸大家而挹
其勝者信補堂之非妄歎也吾邑詞人在宋時推蔣
竹山先生今得橘亭而竹山有嗣音矣故喜而爲之
序云

徐節婦圖像題辭

昔明歸熙甫作陶節婦傳自高其文以爲風雪中讀
之一似嚼冰雪蓋其事固有以發之陶節婦以身殉
夫謂獨小嬸其叔主祭念歲月遙遙不可知遂孤行
其意而不顧不可謂非行之至高者今吾友潘君葉
帆次女徐述曾之妻夫亡無子留其身持徐氏門戶

俟叔娶姻生子而予之義各有當而所處爲倍難矣
其族弟某爲圖小像葉帙乃屬予題之予之文雖不
及熙甫而邑中節義之事往往見於予文遂爲題數
語於帧端

周忠毅公玉印詩册題辭

吳江周石菩明府以其先忠毅公玉印詩册見示且
徵言烏呼忠毅大節炳載史書豈藉此以爲重然後
之人獲睹前賢之遺物相與詠歌而嗟慕之自有所
不容已焉當日甘心爲逆璫私人者非無文字流傳
之使人肅然生敬慕之心此足以驗浩然之氣之長
存於天壤間也德旋既書應石菩後讀公奏議稿有
請謚公揭自顧東曰先生而下九七人而先學士與
後世徒足以其人之詆諆而已而忠毅諸公姓字聞
爲不任感激之私並謹書以志

慶葬和尚名山行腳圖題辭

辛巳十一月吾友湮包愼伯自吳門來維揚余與相
見於平山堂下語移時別去已而愼伯遣隸持一卷
子至余篤嗜屬題則故慶葬長老名山行腳圖也予

未識慶葬識其徒心勗曾爲題雙樹圖卷中有句云
實無一法與塵世夫實無一法者無之而非法也慶
葬始則閉關習靜後乃行萬里路今心勗學慶葬自
閉關始其終行萬里路與不終行萬里路皆非法之
所係則吾謂閉關可不閉關亦可不知心勗意中云
何并質之愼伯以爲何如也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記

鶴園記

滆湖東三里許地名歸美橋橋之北有宅一區曰館來墅墅中所謂鶴園者縱廣不及二畝園之主人安其小也故名園中壘土疊石爲邱登邱而望隱隱見滆湖水如縈帶同官鵝出諸峯其秀皆可攬挹邱之下爲池三分其園之廣而池居一池中有蒲有蓮有菱葦之屬鱒魚數十尾濈濈乎其間池之北爲飲虹之亭折而西爲課花之館庭中花藥紛郁修篁惹蒨掩映闌楯之前主人暇則讀書於此客至汲泉煮茗或呼僮具盃酌擷園蔬爲饌有古隱士風余讀後漢書逸民傳如梁鴻高恢之徒激亢高蹈其踪踪若滅若沒使人不可得而見蓋士之瑰意琦行者既自以其身不能隨時俗俯仰而耳目所接卑瀆齷齪足以發其牢騷憤懣無聊不平之感宜其潛隱伏奧而不肯與當世之人相見也今鶴園地不出闔閭而邱壑自具山水之勝一憑眺而得之以是爲隱者之居其亦可以徜徉自恣而無違世遠去之思矣主人姓吳氏名觀於余爲再從兄云

吳氏名觀於余爲再從兄云

青雲橋記

無錫縣富安鄉之沙灘津其始設筏以爲渡則舟人專以罔利而蚤暮不時涉者病焉釋圓覺者其里之人也自爲齊民時即心閔之遂棄家習浮屠法揀其師說丐於鄉之人士創建木梁旋易以石是爲青雲之橋圓覺又結茅於橋之旁而其徒慧隆又新而大之則今所謂青雲寺也夫川之有梁所以利民也故善爲政者及時而成之然自儒者言之則人見以爲迂濶而浮屠氏之說乃反中於人心此吾之所歎也或呼僮具盃酌擷園蔬爲饌有古隱士風余讀後漢書逸民傳如梁鴻高恢之徒激亢高蹈其踪踪若滅然吾觀圓師之所爲雖於行爲過中而於人爲有濟其賢於世之專利而私己者豈不遠哉橋之建於乾隆某年某月寺之建於乾隆某年某月嘉慶四年七月某日宜興吳德旋記

蘇州靈鷲寺藏經閣記

佛法自後漢時入中國而其遺言皆在西域中國之人續取而譯之其多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其言與中國聖人之經有離有合而學佛之徒相與尊而守之亦謂之經蘇州之靈鷲寺蓋始建於梁天監中其後屢廢屢興而未嘗有藏經之閣浮屠一彬以嘉慶三年主寺之講席衍其師說宗風大暢州之人士翕然宗信願輸其貲迺於寺之隙地建傑閣爲藏經之所經始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告成於是州之人復翕然稱之曰惟一彬之能而一彬讓而不居曰惟賢故謹而記之時癸亥四月初一日也

文昌神祠記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司中文昌第五星司命第四星秦以後代從祀南郊壇而先是七國時沅湘間俗信鬼多淫祀屈子取其合祀典者爲九歌中有大司命少司命云說者謂三台文昌皆有司命屈歌詞蓋兼之也文昌第六星曰司祿故世又以爲事過茶山極望荊榛遺跡盡矣悽愴者久之已而至眾度菴壁凝塵如畫腐桷危簷恆有落勢庭無樹木草藁生被階頹垣荒蘚中見石塔可丈許傾焉上有細書斑駁隱約可辨則南翁先生手書前後甃路記

將軍關侯並縟按依古以來若祀五帝及祭社稷及
靈星之祭又若祭天駟爲先蠶交有厥配食蓋外祀
無主不止文昌神祠梓潼猶時耳然是何所依緣也
非遍幽明之故其孰能知之哉近世乃更有託神所
自爲化書其說益放予不敢言之郡西南某鄉故有
文昌神祠一所屋凡若干楹歲久廢壞嘉慶某年某
某等斥而新之並爲置祠田若干畝給道士供灑掃
費而爲惜字院於其中規畫盡善可久已竣事來徵
文予因爲之記

愼齋記

元和林仲鶱名其讀書之居曰愼齋而屬予爲之記
記曰昔孔氏之門學者莫不求道然卒傳夫子之道
者惟曾子而曾子復傳之子思曾子之傳大學也曰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子思之作中庸也曰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其言若合符節
楊子雲生西漢之末亦頗有所窺見於道而其言曰
由於愼獨入自聖門子雲之行頗不滿於宋之儒者

貞壽堂記

貞壽堂者吾友陸君祁孫奉其生母林太孺人之所
居也祁孫蚤歲失怙賴母孺人以養以教俾得成業
發聞於時故海內知名之士與祁孫爲兄弟交者競

致詩若文爲太孺人壽祁孫不知子之拙於言也而
復徵子文子不能辭而爲之記曰君子之欲壽其親
也必先謀所以自壽者焉爲自壽之道立言不如立功
立功不如立德德何以立守身而德可立矣身何以
守貞遇而身可守矣夫君子之學非以求合於衆也
靳於自盡而已矣一身之遇可以屢遷而所以自盡
者無之而可苟行一事也揆之於理而不順反之於
心而不安由是則雖可以邀譽而有不爲也行一事
也揆之於理而順反之於心而安由是則雖可以召
謗而有必爲也見之於用而爲功功可壽於天壤矣
垂之於文而爲言言可壽於百世矣祁孫方以文學
爲當代大人先生所器重異日之建牙而舊績吾不
能量之爲何如而古君子之進德修業及時而有成
者不可以不爲祁孫勗也祁孫在勉之而已如是以
爲太孺人壽則亦異乎人人之所以壽其親者矣

重建陳渡橋碑記

郡西南十里有橋於運河之上者曰陳渡初故以石
爲之石毀而易之以木也不能考其爲何時而其復
易之以石也則始於明嘉靖丁酉而倡議於浮屠人
德山唐襄文公嘗爲文以紀其事歷歲茲久石乃劍
而善崩也鄉之耆老縉紳咸曰我其圖承前人功不
可以怠不可以吝則相與鳩貲聚木石撤舊而新之
經始於嘉慶某年月日告成於嘉慶某年月日其高
廣延袤之數視昔有加焉已乃復相與言曰我成前
人功於不怠事乃不可不記惟今之能言之士孰爲
追企於古人我其徂求乃不可不謹於是吾友李君
章有以書幣來請曰願有記也使來者可述焉者有

爲陳渡橋人也

我寓樓記

新河邵汝琮於其故居之南三百許武僦樓屋四楹
先世故宜與人自其曾祖月篷先生始僦居武進今
居之而名之曰我寓其樓前直高阜隱隱隆隆有岡
巒迤伏之勢於隱者之居爲宜乙丑冬日子問過訪
之因宿於其所謂我寓樓上談竟夕樂甚汝琮請予
爲記予觀古之賢者不得志於時則卜居澗阿之間
求志養高以自適其適讀衛風考槃之詩彼所謂獨

寐寤言永矢弗諼者樂乎在已他人不能與焉然吾
閩莊周氏之言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則
夫獨喻之樂又不若喻諸人之爲樂耶汝琮以駔儈
補邑諸生中歲偕予肄業成均應京兆試連不得志
而歸也今予既絕意進取志存山水之樂而汝琮亦
將屏跡邱園爲終隱計吾知汝琮之有所樂乎此矣
汝琮之樂于知之子之樂亦惟汝琮能知之言之而
必應唱之而必和考槃詩人蓋未嘗有此樂也夫人
中無所得斯見異而遷焉苟中有所得將安往而不
之言行未能皆合乎道而有議我者之隨其後吾得
行臧否何如耳其果臧耶則謗我者受其咎矣若吾
若子之甚也而奚假予言然此不足以爲病視吾言
誠美矣抑子以性不諧俗故與世多齟齬則恐猶未
知憂患之在吾身也願子爲我記之以解於衆多之
口而因以自警而且以示吾後人子應之曰子之意

獲吾樂者陶靖節有云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
任去留達哉斯人幾於無我者與抑君子之所以無
入不自得者又非是之謂而別有其可據者與汝琮
曰先生之言有足以警予者請遂書之因書以爲我
寓樓記

江村書塾記

如皋黃學博青溪與予相遇於淮陰索予文觀之而
好之因屬予爲其江村書塾記而并述所以請記之
意曰自吾高高祖君來公創建斯室吾高曾祖祖父

承之而時葺治焉某少時讀書其中甚樂也長而經
涉世故以性不能適俗動遭譏誘然入吾室而嘯歌
偃仰如與古人相進退揖讓而面稽其可否迺然不
知憂患之在吾身也願子爲我記之以解於衆多之
口而因以自警而且以示吾後人子應之曰子之意
誠美矣抑子以性不諧俗故與世多齟齬則恐猶未
若子之甚也而奚假予言然此不足以爲病視吾言
行臧否何如耳其果臧耶則謗我者受其咎矣若吾
之言行未能皆合乎道而有議我者之隨其後吾得
從而改焉是吾之師也而又何慍焉子之學以靳至於古人而無復繫心於時俗之毀譽則所以爲承先志而啟後人者端有在於是且安知無獨行好修之儒聞風興起而相與唱和於荒江寂寞之濱也

歸美橋吳氏祠堂記

而上推之五世而爲明贈少傅寓菴府君寓菴府君自宜興北渠遷郡城洗馬橋有少傅公祠在洗馬橋

東北寓巷府君生復巷府君明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右侍郎有先賢吳學士祠在洗馬橋復巷府君生詹所府君明明通進士詹所府君生乃父府君明武進縣學生乃父府君生勑我府君

皇清國子監生勑我府君椒圃府君之考也椒圃府君之兄曰松溪府君居郡城南十里之古茶山路故詹所府君別業今松溪府君之後猶居茶山椒圃府君由郡城遷宜興歸美橋今六世矣子孫咸聚居無他徙者於甲令得別立祠祀重始祖嘉慶庚午從兄

文燿倡建祠之議德旋與諸兄弟及諸從子輩皆曰願盡力乃卜地於橋南之若干步築室四楹中祀椒圃府君及椒聞府君以上凡四世旁有夾室爲藏主之所則自椒聞府君以下數世之主亦得祔入焉既成室矣而門墍之制猶未備非敢緩也用不足也是役也積木之費若干積瓦石之費若干積工之費若干凡廒錢若干千文竣事之後僉以爲宜有記也故謹記之

族兄笠軒畫像記

笠軒長余六歲自余爲童子時笠軒削來書塾中謁先君子談竟見余能屬文則甚愛余余年十九肄業龍城書院中時笠軒讀書郡西郭之石佛菴而溧陽王泰園來游吾郡寓南河泠關莊繆廟笠軒與泰園有舊一日泰園在笠軒許見余所作七夕詩譖之笠軒因導予謁泰園自是三人者暇輒相往來泰園故負詩名笠軒與余學爲詩每一首成泰園輒爲評論其可否泰園笠軒皆善飲余雖不能飲亦時時從過酒家與酒人涸跡如此者蓋數月焉其明年各散去數歲一見不能相合并如曩時矣歟歲孟春之月余過笠軒笠軒出示余一圖竹樹蒙密有少年憩息其中余諦視不識爲誰何之人笠軒曰此余三十年前舊圖也而竟忘之耶余追思昔年與笠軒游從事歷歷可數而今者笠軒鬚鬢皓然圖中狀貌反不復能記憶則余亦將老而衰矣豈不重可慨也哉笠軒曰是不可以不記因述往事記之道光辛巳某月日

記周節母湯孺人事

夫婦人倫之始詩首關雎以其得性情之正也若乃
遘變而能不失其正則聖人亦有取焉以爲法於天
下後世邶之柏舟婦人不得於夫而作而其卒章曰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無他志也如是而可以恕卿之
柏舟衛其姜守義自誓之詩也而其言曰之死矢靡
他之死矢靡慝何其言之摯而決耶如是而可以興
此性之貞情之則也嘉慶戊寅之夏余友涇包世臣
慎伯以事至吾邑未幾去遺吾書曰日來陽羨山水
佳絕處一未游歷惟多得良友耳因畧舉所往還者

數人而周子珍黃其一也且云珍黃之母孺人苦節
世臣既爲之傳矣然吾子邑人也不可無言以表章
之已而珍黃謁余以請乃徵其事記之孺人姓湯氏
年二十四歸周君起雲未期而寡遺腹生子應華即
珍黃周世業儒家貧甚孺人上事舅姑下撫教遺孤
子衣食百需皆出自十指焉珍黃奉其母孺人教以
文行知名所致詩書文皆一時賢士大夫之作足以
爲母孺人樂矣而猶以未得余言爲憾其不遺一士
之意可謂勤矣豈不亦有合於詩人明發不寐之懷

傳

談節婦傳

談節婦陳氏荆溪人談宏遠之妻婦年十七歸談氏九年而宏遠死子二人長七歲次五歲姑吳氏亦寡居久憐婦特甚而婦之事姑日益謹先是宏遠家故貧又以業儒故不善治生田十餘畝賣畧盡而逋負

責家又已百金及宏遠死既葬索逋者塡門婦提兩兒徧告諸負產者家盡其直歸而召諸責家悉償之日市錫鑞紙手製楮幣賣以給食食恆乏無一日儲日買小麥礪之自食麪供姑食夏月卧無帳候伺姑熟寢卽不復寢持扇驅蠶竟終夜共行孝於姑皆此類也乾隆甲寅節婦疾病姑問之向姑泣曰婦不孝不能終事吾姑命也距其夫宏遠之死二十有八年矣節婦死姑哭之慟曰勤苦孝順吾悔吾時往來城中而其高節未有聞者婦行不出門其信然與予來京師周君葆元爲予述其事如此予因爲之傳云

徐烈婦傳

徐烈婦吳氏嘉興縣學生徐宸煥之妻烈婦少讀書通大義宸煥家貧甚朝夕恆苦食不繼烈婦處之怡然乾隆五十一年宸煥死烈婦爲書與其母訣曰兒上不逮事舅姑下而子女子無一人夫死於徐氏已矣若歸而從母以居恐違婦人從夫之義兒慙且從

夫於地下毋無以兒爲念也遂自經而死

吳德旋曰烈婦之死偉矣然同時有某將軍妾者將罪死妾從死嘉興士大夫爭爲詩以章之至於烈婦寂如也吾友戴經亦嘉興人爲予述其事槩然者久之且曰子必爲之傳嗚呼烈婦豈藉余言以傳耶

徐孝子傳

徐孝子爾正者江陰縣人也其伯兄爾大當明季殉國難有弟曰玉方幼爲人所略賣其母痛幼子之亡也日夜泣斐其明爾正則請於母曰大人幸少安兒婦也吳德旋曰節婦居荆溪縣城之南倉里予自少

必得弟以報母母許焉遂行徧求之至金陵直其弟刈薪樵城下弟望見爾正號曰若非吾仲兄耶爾正聞之曰玉之聲也察之果是因持之泣趣告所主而以金贖之歸其母固之日復明也

吳德旋曰予聞爾正家貧傭賃以養母然好讀書畫作苦夜窅窅誦經史不少休後遂補學官弟子蓋其行事皆人之所難能者

許伯清傳

許伯清名學夷江陰縣人也幼有高識好讀書不屑

爲舉子業同輩咸笑之伯清乃爲論以自見其略曰三代立賢尚矣漢舉賢良猶爲近古後世以經義取士而其流益做葩詞蔓語童習而長試之家以爲賢子國以爲良士是豈所謂經濟之學耶伯清爲人負氣而多傲遇貴介或少嚴必陵出其右故其言曰寧爲跖毋以貧而諂寧爲馬毋以貧而騎寧爲丐毋以貧而驕寧爲鬼毋以貧而仕物色求之則削廉隅歡然相得也晚葴屏絕人事楊其居曰維摩室設維摩詰像焚香晏坐其中曰吾借此以消世慮而已非敢與世之佞佛者伍也嘗謂傭者以格物致知爲本釋氏莊列並多喻言而莊列產於中土人知其言爲喻釋氏起於西域人以其喻爲眞世士莫不甘心焉則不能格物致知之故也少學爲詩至老而不倦其稱詩毛漢魏所著有詩源辨體及許伯清詩行於世

吳德旋曰予讀惲應翼先生所爲許伯清傳見其著論多與余合是以刪取其要庶而存之

張氏二節婦傳

張節婦白氏武進縣人張政誠妻婦年二十二歸政

誠生子三人女二人政誠儻好學家貧屢困童子試父文復命北遊占天津商籍鄉試順天俄得疾卒京師是歲雍正十一年也訃至節婦哀慟絕復甦時舅文復年老諸孤幼度不可即死乃稍稍節哀明年舅文復病及革顧節婦泣曰吾死矣諸孫與新婦爲命然貧甚無可倚者奈何節婦泣對曰新婦生死與諸孤俱文復遂卒是時節婦三子長思楷年十一歲次蟾賓九歲次瑞斗六歲兩女少長年十二三歲節婦則率二女紡績以爲食而課三子讀書口授四子毛

壹伍捌冊96版
29B

詩爲之講解文復有弟曰民三老矣教授於家節婦
命其三子從學其後皆以文行有聲乾隆二十四年
節婦疾卒年六十有四距其夫政誠之卒二十有七
年初節婦之在室也母病割股肉和藥以進病輒愈
及文復疾革節婦復割股以進焉及其卒也子瑞斗
亦爲之割股其葬也知縣黃瑞鵬表之曰純孝苦節
節婦姜氏者常州府學廩膳生張蟠賓之妻也婦年
十九歸張氏十年而夫卒生女甫八歲子惠言四歲
夫亡後四月遺腹生子翊張氏世居南郊德安里蟠

賓兄弟三人少孤而賓資教授以養母母卒各異財
其伯兄別賃屋居城中蟠賓既卒家無一夕儲節婦
與其女作女工以給食及所生四歲兒少長依世父
就城中學逾時月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飧
各不食而寢遲明兒餓甚不能起節婦曰兒不慣餓
德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兒泣節婦亦泣比
日昳乃貰貸得米爲粥而食其蚤如是然節婦勤紡績卒能撫其二子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節婦
逮事其姑白夫人五年常得白夫人歡其於先後委

邵貞女傳

貞女邵氏宜興永定里人邵宇商之女也字同邑陳

友遷来行而友遷死時貞女年十三歲聞訃哀泣辭其父母欲奔友遷襄父母曰若能終而志乎貞女頓首曰兒死無所恨遂從之歸貞女陳氏貞女事其舅姑如事父母舅姑憐之甚欲嫁之因以言感之冀貞女肯從也貞女徐言曰吾所以来云何哉如是吾不可以生矣舅姑慙而寢其議貞女乃得安後數年舅姑相繼卒貞女哀毀盡禮其誠孝蓋出於天性乾隆丙午貞女無疾而卒年六十有四夫弟友良以其子培原後貞女貞女卒之夕空中聞鼓樂聲異香經宿不散或曰貞女殆死而爲神矣

談母陳孺人傳

尋門人談禹聞手其祖母陳孺人事狀乞文於尋曰禹聞少逮事先祖妣以先祖妣之孝慈惠順加之大節過人固宜有聞於後世禹聞雖愚陋無似而幸及夫子之門則先祖妣不朽之寄惟夫子是賴願夫子賜之傳以爲談氏榮尋既不獲辭乃爲次其事而傳之

孺人姓陳氏宜興人歸同邑談君爾容有子一人女四人爾容之事親能盡孝孺人實佐助之爾容破產葬其親家貧矣賴孺人勤儉終以不致困乏乾隆四十三年二月爾容疾且革孺人籲天悲泣願以身代復禱於竈前手利刃割股肉和藥以進爾容卒不起時孺人年四十餘後若干年子某疾卒孺人哭之慟兩目皆瞽又閱若干年而卒年七十有三初孺人有姊適王氏貧而寡孺人善待之曰姊與我皆未亡人我幸有餘資可使姊衣食不足耶周給之終其身也

黃節婦傳

黃節婦孫氏陽湖戚堰里人贈奉政大夫國子監生孫環女宜興東黃塘里人黃光遠妻二十一而嫁嫁三年而光遠死節婦誓以身殉夫投繯者再舅姑勸諭之乃止其後舅姑相繼卒叔甫娶姒家政悉節婦主之節婦治家有法閫內外井井然節婦後善病卧不能起其叔姒爲之櫛沐進湯藥必躬親之不使婢節婦意不自安輒止叔姒而叔姒以爲宜也節婦性喜節儉夫亡後愈自約不食肉衣不綵帛終其身節婦無子女撫王氏女爲女從子紹宗爲子女已嫁而

紹宗猶未娶也嘉慶二十二年正月病將卒謂其家
人曰吾死無他慮惟以未及見紹宗成立爲恨耳卒
時年四十有七

吳德旋曰余居距東黃塘二十里而近又與光遠家
有連故夙聞節婦之賢也節婦之兄讓與余友善令
爲安徽懷遠令聞節婦死哀之甚以書來屬予爲傳
乃徵其行狀刪次而存之

路慕堂先生家傳

先生姓路氏諱學宏字宏勛別自號慕堂荆溪籍宜

興人父諱衡康熙乙未進士爲閩之順昌令甫七月
卒官時先生年六歲哭踊如成人稍長勤學好古補
邑諸生事嫡母湯生母徐能盡孝家貧教授以爲
養比居二母喪幾不勝喪見者皆爲心惻伯兄季弟
並早世無子先生以兩子自幼分嗣之待寡嫂及弟
無恐逆竟不敢犯巡撫官鳳翔丞陳某裨將喬某邏
回平民馬二指爲賊諜審報上官械馬亖送縣希得
功先生謂馬二非賊微服至馬亖所居村密訪之果
非賊也竟釋之而上官業受蕊等報謂逆且入陝境
趣重兵成麟遊檄興漢兵備副使長白豐公按馬二

先生速其牛酒慰成者戒無驚騷而自迎見豐公豐公初聞馬已釋頗疑怪已而知其事之誣也乃大服謂先生有定變才即撤兵去逆亦尋滅授知宜川縣縣北境於縣治最邈遠羣不逞據爲藪穴名丐而實盜千百輩躁躪鄉落所至索供張闌入內寢脅婦女縫紉行酒無忌大爲民患先生購捕盜魁數人立斃之餘黨悉屏跡去巨猾康彥宗陳亞子恣橫邑中莫敢詰問先生甫下車即召捕之置之法邑稱快先生以宋儒胡安定張橫渠正先生嘗宦宜川建正賢禮撫庶弟及亡兄之子如子其於施與益厚人以緩急就君謀無不爲盡力於人常若有所歉者然友天下賢士與之砥礪學行嘗貌己爲愛石圖徧徵詩若文以求啄歌其所志蓋君之爲人與其所撰著皆不假雕琢而近自然云性嗜古書畫家藏唐宋人名蹟甚夥暇輒簾閣據几摩娑不去手於近人之書尤好惲正叔搜其遺墨刻愛石山房帖曰吾以是尚友其人也所著書有天籟集若干卷

吳德旋曰初予亡友張編修皋文數爲予言君之爲人立名義重然諾有古人之風而僕射山人錢魯斯巡撫侍郎督學使者核實崇祀孝弟祠

祠躬率士民謁祠下講東西銘及教授湖州條約長幼環聽俗爲丕變在縣六載引年歸去縣時士民泣送者數百里不絕先生之歸年七十餘矍然猶簾閣據几讀書不輟後進之以詩文相質問者隨其才之高下而資益之莫不各有所成就嘉慶六年十二月得疾卒春秋八十有二十一年邑之耆老薦紳文學之士具先生行已歷官事蹟由學博士牒縣申請行省布政使行臺都御史總督尚書行臺副都御史

吳德旋曰先生於學無不窺尤深畫理余所見先生畫冊品格在陳白陽惲南田之間此在先生爲餘事而世或以是重先生也雖然若先生者畫固以人重耳人豈以畫重哉

學愚王君傳

君姓王氏諱曰旦字學愚候選布政使理問諱震之次子君幼隨理問君僑居常州武進縣即能先意承志以樂善好施父子顯名郡邑理問君卒君哀毀盡禮撫庶弟及亡兄之子如子其於施與益厚人以緩

者亦予友也尤稱道君不置後予邂逅君於郡中一見如故交君既歿而君之長子國棟以狀來乞予作傳於是益知君內行純備誠當世之所希也國棟好學能文君祉所施將在此矣

江貞女傳

貞女江氏歙芳坑里人江天聲之女年十三字同邑王昌子國彥昌父穆堂故業禺筴挈家屬僑居常州武進縣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國彥年十七女年十九既請期婚有日矣而國彥之父以疾卒國彥居喪哀

毀嘔血數升病甚劇穆堂寓書女父天聲備告以故天聲秘之數月勿令貞女知而貞女微聞之於拇也一日天聲呼女謂曰壻病急奈何女以父向秘之而今忽告之疑壻已死急請曰大人以兒字王氏婚禮五六已行因再拜曰兒願從父母乞此身矣天聲愕然曰壻固病尋當愈何出是言也女愈疑堅徹歸王氏天聲知壻固未死而女意百方喻之終不釋恐有他變不得已具舟親送之常州而國彥以就醫與門

君侍父疾時父自知不起執君手言曰吾首創尚書公祠功未竣於心終不忘汝能續吾志而成之吾死不恨矣君泣應曰諾卒成之如其父志君以入貲爲福建福州府通判坐與知漳州府金某爭不法事罷竟卒計國彥父以六月十日卒國彥距父卒十日而

職時乾隆五十七年也嘉慶四年九月赴京師遵例
呈請引
見奉
旨授鐵嶺縣典史爲典史四年以病歸僑居吳門雖
老猶樂善不倦建明道伊川二夫子祠於虎邱祀之
又嘗於竹墅興義學新韓溪世忠祠後寢所至雖浮
屠老子之宮有所興作求於君無不應性嗜植花木
又善磊石爲山倣倪元鎭獅子林圖構舒深園於吳
之婁門以寄其尚友之志好觀古人法書名畫遇奢

唐石刻之佳者輒購之暇則簾閣據几摹放之盡其
可見者如此而其中之所存者莫能測也君卒以嘉
慶十四年某月日年六十有九
吳德旋曰吾嘗一識君於吳門之靈鷲佛寺後以吾
友汪原杜館君家因造訪之得觀於其所謂舒深園
者則君已卒矣已而君之孫德奢從余學爲文出所
著君年譜示余余乃論次其事爲傳以授之
莊母藏宜人傳
宜人姓藏氏諱小鳳字碧梧先世河南人祖爲雲南

參將卒於官父貧不能歸槪遂家雲南宜人年若干
歸秀水莊胥園公時胥園公方爲永北府同知乾隆
四十年也宜人性恬淡靜壹衣布衣不事修飾略涉
筆墨勤女紅事女君石夫人執禮甚謹石夫人雅愛
重之四十五年胥園公坐總督李公事牽連謫戍伊
犁伊犁將軍伊公厚遇之踰年保授撫民同知先是
宜人欲隨之戍所以方有娠石夫人止之已而生子
石夫人撫之而謂宜人曰今幸有男爾行爾志可矣
宜人乃慷慨請行就道道出豫省值歲饑流民千百

已相向哭宜人乃不敢言死然自是多疾疾時止時
作以嘉慶四年四月初二日卒年四十歲子一
吳德旋曰吾友莊徵君達甫胥園方伯之族子也嘗
謂余言宜人子仲方好學嗜古以父任當爲縣令不
肯就從諸生後應京兆試得舉矣其志未可量也於
此益知宜人之賢云

詒穀程君家傳

君姓程氏諱成標字顯明一字詒穀徽州府婺源縣
人遠祖歙洗諡忠壯以勳業顯梁陳間君之支祖曰

泃宋吉州錄事參軍師事朱子爲名儒君之考曰士
富母黃氏生子四人君其第三子也君生而家貧甚
六歲鬻於某縣爲某氏養子稍長遇從兄成漢詢知
母固無恙感泣欲歸私以衣食遺母年十八辭其義
父母歸婺源復姓程氏與兄若弟力田奉母母意有
所欲力可致必致之季弟爲母所鍾愛析產日弟所
欲得者悉推與之宗族鄉黨翕然稱孝友焉於朋友
重然諾寡言言必相勗以道義卒時年七十一配詹
孺人善事姑姑嘗患背癰大如盎痛苦甚貧不能求

醫孺人禱於神願以身代癰潰肉如泥爲洗滌之吮
去毒肉而愈鄰嘗不戒於火孺人獨負姑行餘悉不
問孺人以勤儉治家晚歲家漸豐則呼其諸孫而訓
之曰吾昔與汝母於庭樹下掃落葉爲薪炒麥飯食
時腹饑甚目不能視汝母獲敗梨一枚奉吾食嚥而
後耳目能見聞今若等有食可食衣可衣無忘吾與
汝母食梨食麥飯時也鄰有貧而欲去其婦者聞之
急與之金令相保蓋其約己好施有以知程君之教
之行於家矣子一人昌例貢生孫若干人長均次某

某
吳德旋曰君諸孫中均最好學亟遊吳門多賢士大
夫之交近以所撰大父母行狀介其族孫德資屬予
爲傳予問婺源學教諭陸公嘗以孝友傳家旌君之
閭矣考其行事洵克無忝也哉

族母陳孺人傳

孺人姓陳氏例封儒林郎湖南長沙府通判諱某女
子族父晉望先生之配孺人在母家習勤苦及歸善
事姑毛太孺人毛太孺人病孺人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既殁庶地柩側哭泣踰年性慈愛喜施與親戚有困乏者周之寒者或給以衣然孺人自食粗糲衣布衣破裂則補綴而服之善望先生之論學以鈐山高忠憲公爲宗孺人從受大義由忠憲而上溯洛閩暇輒取程朱集及高子遺書諷誦之居恆戒諸子曰汝曹讀書當知有古人爲己之學功名富貴非吾志之所存也又常舉高忠憲語曰心如太虛有何生死蓋孺人之所自得者如此嘉慶某年月日得疾卒年六十

論曰古之學者求所以盡爲人之道而已故窮達出處無異焉後世學術不明而謀利計功之心雖命爲豪傑者不免觀孺人之所以戒諸子者而其賢於人也遠矣

孫子丕妻吳宜人傳

宜人姓吳氏諱某陽湖縣人年十八歸同邑孫讓于丕爲贈大夫虹如先生家婦事祖姑屠太宜人舅虹如贈公姑楊太宜人皆能委曲承順得其歡心性勤敏有幹略家事無巨細悉身任之不以委諸叔姒諸

讓溪程君家傳

君諱昌字潤蕃別自號讓溪姓程氏婺源縣例貢生陳忠壯公靈洗之後父諱成標字詒穀邑志列孝友傳母詹氏君生而天性孝友一如其父年十八佐其宗叔贈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尚珍貿吳中後尚珍子鐵樓以知州攝湘陰縣事復延君佐治並以忠信見倚任婺源令趙公與邑士議修志先是邑志採

小說家言誣程氏爲劉後程之後屢以書牒辨論未得白君昌言於諸薦紳曰公等用無稽之談登之邑

志以誣人祖是書也成尙得取信於後世乎志近於史紀事一有不實則所載前人事蹟舉無可信者矣公等盍詳思之諸薦紳然其言於令本朱子大全集削其誣於是族黨中益推君有才辦能任事鄰村董姓與許姓忿爭不已各千人持金刃鬥於野觀者幾倍其數君至出一言解散之宋時遠祖墓地已屬董氏君理修之買山立碑碣置祀田守之君支祖宋吉州錄事參軍洵師事朱子名其齋曰尊德性朱子嘗爲作銘君志在表章先德復創建尊德性齋刻世德錄朱程問答尊德性齋集諸書行世又倡修韓溪程氏世譜曉湖支譜若干卷所自著有讓溪家訓記先世遺言行及身所經見聞凡二卷藏於家

吳德旋曰余嘗爲君考詒穀傳而君之長子均復狀君行實寓書於余乞傳君君世孝友而均尤欲闡揚祖父懿媺之行可謂能繼志者矣

襲母白孺人傳

孺人姓白氏康敏公元孫女年十九歸襲君正儀適襲甫四月而姑歿正儀家故貧所有資已罄之婚禮

孺人乃悉出衣服舊珥之屬質錢治喪具其後正儀事父以孝聞亦賴孺人助養也乾隆某年正儀卒孺人年四十二子三人長直詒年十四歲次某五歲次某遺腹生孺人性慈愛然自夫亡後督諸子嚴甚曰汝父遂於理學博涉經史嘗欲有所著述未遂令若等能讀父書不墜厥先人緒則吾願畢矣孺人喜釋氏學晚歲日誦金剛經數過曰此亦安心一法初正儀元聘妻吳氏未嫁而卒孺人爲請於吳歸其喪而葬之歲時祀之古者婦未廟見而死爲未成婦歸葬

于女氏之黨禮也若女已字人未嫁而死歸喪於夫家此於禮爲非古然情則厚矣且在孺人若不難以繼室自居者尤爲人所難能也德旋少與孺人之子直詒同肄業龍城書院中又同補博士弟子後三十年而直詒以孺人傳來請曰吾子與直詒爲舊交直詒謀所以不朽先孺人者惟吾子是賴吾子其不可辭德旋既不獲讓乃次其事而傳之

烈婦楊三姑傳

烈婦楊三姑者斷水人故倡家女也三姑有二姊父

使爲倡皆不嫁亦使三姑三姑不肯從强之百方誓以死不得已嫁之居無何父以好語誘三姑歸而招致諸少年調之三姑詈客客閧然而散父怒殺而密瘞之靳水城下已而壻至問三姑其父陽驚曰吾女以某日還壻家何問我耶壻揣知三姑已被害然無左驗未敢訟言之焚紙錢於塗而默告焉隨紙灰跡之至其瘞處委焉掘地得棺啟視則三姑屍也面如生遂鳴於官當其父罪以禮葬三姑而表之

程子香妻莊孺人傳

孺人姓莊氏諱婉英武進人商州直隸州知州暎之孫永北直隸同知文和之女幼聰慧愛於其父母年二十三歸婺源程德賚子香子香時僑居宜興從余學古文詞不喜治進士業孺人進言曰士人讀書固非爲取科第故然獨不思顯親之義乎悉質簪珥諸物助子香入貲戶部爲國子監生應鄉試孺人好讀書論史有深識事姑孝謹其治家事無巨細咸有法則蓋程氏得賢婦而子香以爲得良友焉其女弟歸同邑吳純以產卒聞之慟哭不食飲者數日由是憂傷成疾間時小發嘉慶巳卯子香游鳳陽其明年六月孺人病卒方其病時戚黨勸以書招子香歸弗聽曰以吾病而勸夫子歸夫子歸見吾病而相守於家是徒困而兩無所益也初孺人歸踰年而生子夢星後連生二女長梅初次夢邨孺人卒後子香自壽州歸則夢星夢邨皆病劇未幾同日殤子香挈梅初拜孺人畫像梅初指謂父曰吾母何至是耶子香聞其語尤悲也孺人之卒也子香既次其事略復爲文祭之爲詩若賦哀之於葬也志而銘之然猶以爲未足酬孺人之德而請余爲傳余哀子香之請不能辭也

朱鶴濮仲謙傳

朱鶴字松齡吳縣人工行草圖繪尤深於篆學印章文刻畫精甚竟及雕鏤小玩罔不稱絕今鐘有朱松齡者益即以其字稱之也

聞之公安袁宏道之言曰古來薄技小器皆可成名鑄銅如王吉姜嬝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磁器如哥窯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士大夫賓翫欣賞與

書畫並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湮沒不知凡幾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

濮仲謙金陵人言貌樸野粥粥若無能者而技藝之巧奪天工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數刀便與凡異然其所自喜者必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爲奇經其手略刮摩之遂得重價居三山街里黨資其潤澤者恆數十人而仲謙貧自若也於友人坐間見有佳竹佳犀輒自爲之意倘不屬雖勢劫之利

動之終不可得故有一技之長者其人必不同於流俗也至如吳中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若錫器朱碧山之治金銀胡四之治銅鑪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絃子並以絕技擅稱而宜興供春時大彬之治磁壺論者謂躋之商彝周鼎間無慙色其名之不朽也宜哉

瞽樂斯小傳

樂斯姓管氏名學湛武進人生十二歲而瞽少長謹

言飭行無子弟之過其舅氏無錫薛君玉堂善其爲人妻之以女薛君爲廬州府同知樂斯依薛君於無爲署中道光二年三月薛君權知鳳陽府樂斯亦隨往八月望後十日樂斯由鳳陽陸行抵無爲屬有小疾未愈又塗次失食飲節疾益劇於九月二十七日竟卒樂斯善小楷書得文徵仲法尤精篆刻近時以篆刻名者推完白山人鄧石如爲最尋見樂斯所刻印章奇賞之樂斯因爲予鐫初月樓朱書一方宛然完白山人之作也今不可復得矣惜哉樂斯卒時年

僅三十有七

凝夏王君傳

君姓王氏諱勳字凝夏號勉齋宜興人國子監生父士榮母許氏生母周氏君幼善讀書年十八奉父命服賈久而漸致饒裕及父母卒將葬君以爲此大事也不可以倉卒啟後悔因研究形家言與善相地者游度形勢論吉凶凡三十餘年卒得善地以葬君弟駭遠適卒有遺孤二人撫教之如己子君於諸善事無不爲與人交尤能盡始終之誼君故與潘某善嘗

爲潘某貸張某錢百四十千自乾隆五十年至嘉慶六年歲代償了錢其後潘卒不能盡償也君復以已市樓一間市屋一間歸於張人以是推君長者君居鄰蜀山書院吳門韓封公見升來主講席游於君甚歡既去而書問饋遺不絕余門人婺源程生德賚僑居邑西蔣瀆橋距君居不過數十武余每至邑中假寓程生家與君晤夕過從相得也道光二年正月君飲余酒時余將有揚州之行爲五言詩一章別君其年七月君遽以疾卒年七十八君長子禮既乞程生爲君狀矣余乃次其傳云

舍章殷君傳

君姓殷氏諱發字舍章陽湖人父曰建如太學生生君兄弟四人而君其季也君事親孝嘗侍父疾衣不解帶者數月矣而疾益甚君割臂肉以療焉疾乍減已而復增卒不起君哀毀幾不勝喪君與諸兄相友愛無間諸兄每爲人言之曰吾愧吾季君以孝弟稱於宗族鄉黨人皆敬之邑盡吏舞法害民君顧於大府使不得逞人於是又知君之才足有爲也咸倚賴

母所鍾愛父母意有不懌孺人解之輒喜同堂兄嫂十餘人皆長孺人數十歲兒孺人幼而端重言動有度如成人也咸敬禮之性不喜談人短或有言及者過之若勿聞也長適同邑李述來紹仔生子女凡六人紹仔恒出游居家之日少孺人上事姑曹太孺人下撫教諸子女辛勤操作自晨至暮不得休嘉慶癸酉曹太孺人無疾而逝時孺人病未愈強起襄大事由此恒病瘁然家事猶身任之蓋其病時止時作者十年而口未嘗言疾也道光壬午某月日卒年四十

有七孺人卒後紹仔思其賢而重傷之以事述請余爲傳若非是無以慰其思者其亦可悲也已

初月樓文鈔卷七終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述

先考吳府君述

府君諱某字學載一字蓮汀太吳氏陽湖縣學生先世居宜興北渠里明嘉靖中尚寶司司丞贈柱國少傅諱性始徙家郡城是爲氏郡始祖二世祖諱中行郎以直諫顯三世明翰林苑侍讀學士贈憲

公仕勤於著述高祖諱守典 明典

祖諱宪明萬歷庚子舉於

老課桑麻問晴雨爲樂暇

大旨歸於忠孝教子弟以敦本崇實行爲先曰讀書不能守約博覽亦奚益哉此足以見府君之志矣府君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卒於嘉慶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年八十有三配吾母惲孺人繼配吾母劉孺人先府君卒子二人德星常州府學生蚤卒德旋陽湖縣廩貢生女三人長適國子監生惲廷煒次適廩膳生惲蘭枝次適蔣琅檻孫男一人孫女三人重惟府君不獲信其志以歿而德旋之不肖不欲生哀聲感動行路

能顯揚于萬一將乞文于有道君子以圖其不朽焉
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張皋文先生述
先生姓張氏名惠言字皋文世爲武進縣人父諱蟾
賓常州府學生母錢氏先生四歲而孤及長爲學
自成博聞强識精思絕人乾隆五十二年丙午舉於
鄉以嘉慶四年己未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
授部曹大臣以先生經學淹通才任著作聞於
上授編修論者謂自宋時

叔師友間頗得與聞先生之道于先生之歿也思所
以永其傳者因爲之述以
極盛乃今復遇之先生云
敬見而歎曰自相如枚乘歿後二千年無此作矣先
生以爲古作者既遠士聞見日卑陋將復古道非我
而誰乃益治先秦太史公書漱滌磨礱而融之以道
德仁義故其文瑟若圭瓚使觀者望而生敬可謂獨
出冠時勇紹絕軌者矣又自元明以來學者剿襲宋
儒之書空談性命而近時宗漢之士專取漢人穿鑿
附會之說矜博炫異以與程朱爲難先生起而爲前
說能悉會漢宋諸儒傳註而兼采其長故一時言六

行狀
陸節母林太孺人狀
太孺人姓林氏諱桂閩縣人生於雍正十三年乙卯
正月三十二日太父母及父母皆早世依族姑之寡
者以居稍長求祖父諱姑年老不復省憶又所處僻
無羣從往來遂不能詳其家世年十五歸蒸城令陽
湖陸君諱某初太孺人嘗從鄰婦學編婦編有聲購
者甚衆不能給輒倩太孺人代爲之趙編修晉者林
所自出其母夫人市鄰婦繡而工之婦以太孺人對

趙太夫人以同姓故迎至其家是時恭城君方爲彰化令以海疆俸滿旋省寓於趙聞太孺人賢而納之時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也是年恭城君補順昌任凡六年凡簍篋細碎無遺漏緊太孺人之力蓋恭城君再娶皆早卒故太孺人遂專閫內事云十九年甲戌恭城君題陞臺灣府鹿耳門同知明年乙亥正月將上事而以順昌任內命案遲延被劾奉旨引見以三月入都太孺人亦以是月旋里恭城君旋奉

旨仍以知縣用在部乞假回籍事其母鄒太夫人孝謹與兄南陵君弟彝君相友愛是時南陵君所居曰東第平彝君所居曰東第平彝君亦引疾家居居縣學旁恭城君所居曰東第平彝君居曰雲溪上鄒太夫人往來其間每至一家留十許日兩家者饋問相望於路太孺人先意承指尤得鄒太夫人歡平彝君娶於吳無所出恭城君以太孺人所生子繼襄嗣焉其後恭城君謁選入都挑發廣西署滕縣事復署慶遠府德勝同知而太孺人待鄒太夫人居里第比鄒太夫人卒凡五年恭城君既免鄒太夫人之喪太孺人隨侍恭城君赴廣西候補始至化令以海疆俸滿旋省寓於趙聞太孺人賢而納之時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也是年恭城君補順昌任凡六年凡簍篋細碎無遺漏緊太孺人之力蓋恭城君再娶皆早卒故太孺人遂專閫內事云十九年甲戌恭城君題陞臺灣府鹿耳門同知明年乙亥正月將上事而以順昌任內命案遲延被劾奉旨引見以三月入都太孺人亦以是月旋里恭城君旋奉

隔省債項被劾有

旨命總督卽赴廣西訊明具奏百色距省遠訛言駭聞太孺人日夜焚香禱天願身死紓恭城君禍額膝盡腫已而命下止革職先是恭城君第三子某來省卒於官舍至是太孺人奉恭城君手書攜喪至桂林爲同歸計土田州饋贐卻不受未抵省所乘舟爲石所觸水大至太孺人急命[illegible]支帳房岸側諭先移

柩次行李家人相顧有難[illegible]虎太僕水沒及膝不得已盡力效命柩以獲全行李亦無所失比太孺人登陸舟始沈凡太孺人高識雅量遇變不驚類如此恭城君性好獎勵後進士既歸里里中名諸生咸以所業來質或乘月敞門恭城君輒留飲太孺人進饌豐潔常如豫蓄凡待恭城君家居十有六年而恭城君以疾卒太孺人欲以身殉者數四然念大事爲重且以子繼轄方幼度不可卽死乃銜哀經紀喪事恭城君斂時物皆一一手自檢之諸親屬

以恭城君前受知桂林陳文恭公保舉堪勝知府蒙
恩記名知府欲以四品敘或又以恭城君長子某方
擢寧州知州雖未引
見可五品太孺人皆以爲僭持不可會宜興儲梅夫
先生至謂恭城君友壻蔣蓉菴先生曰此論語無違
之義也宜聽之遂定議用七品服儲梅夫先生恭城
君同榜進士也自恭城君卒後太孺人乃專意教子
欲以趾美先人嘗親授繼輅戰國策史記諸書繼輅
一日曝書檢得元人曲數種
初月樓文
孺人所覺大怒與杖至數
久太孺人命繼輅起戒之曰傳奇妄語不足觀架上
有漢魏六朝唐人詩兒苟耽之不汝禁也繼輅奉太
孺人教爲詩文日益有名浙江學使阮芸臺侍郎招
往助校試文太孺人寄繼輅書有云寡婦之子非有
聞焉勿與交何者過庭之訓無聞而姑息之愛多誤
也汝讀此當不瞿然自念耶吾以汝名譽未立冀益
親師取友以成其學非僅爲眞賢米計也汝宜勉之吾
生平立心感恩而忘怨汝持此入世浮薄之行庶其

軸長跪謝謹不敢負
四年己巳太孺人年七十矣五月某日太孺人謂
繼輅等曰術者謂吾年不越三十吾時不之信然亦
不自意至於今日也汝父之終春秋七十有五吾寧
敢過耶吾夜夢汝父遣亡僕三人者來云肩輿且至
吾來汝家六十年於茲雖無功亦無太過今得與汝
父相見地下吾心欣然無所留戀今與汝曹約吾去
時當令室中寂靜毋得號呼以亂吾意汝曹誌之汝
父廉惠寬平子孫必有食其報者吾聞爲善非以求
福然爲善求福不猶愈於爲惡耶施乎不當望報然

施予望報不猶愈於吝嗇耶吾早失怙特未嘗讀書以汝父教始識字稍稍通曉文義無深識高論以遺子孫然汝曹守此數言亦庶乎不爲浮薄之行矣六月十四日得小疾尋愈惟不欲穀食日飲玫瑰清露十數棧二十二日夜將半沐浴更衣履正卧瞑目而逝太孺人凡生男子子二人卽繼輅繼輦人女子子三人其長者後早卒繼輅嘉慶庚申科舉人女子子三人其長者未行而卒女之壻曰儲二嵓黃楚蘭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　孺人卒後三月繼輅

爲書與其友吳德旋曰前代人尹公會一曾爲其母夫人作年譜以繼輅之不文不能爲行狀謹援其例述年譜一卷竊見吾友好治古文尤長於敘事以繼輅之獲交於吾友是天哀先太孺人而使之不朽也爲先太孺人狀莫如吾友宜德旋不敢辭則愛太孺人年譜讀之而掇其言行之大者爲狀如右謹狀

惲子居先生狀

先生姓惲氏諱敬字子居一字簡堂世居武進縣之石橋灣祖諱士璜考諱輪兩世並以先生貴贈封文林郎母鄭孺人先生幼學於父少長從舅氏鄭環夢楊遊然持論好獨出已見長老皆驚異焉中式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本省舉人五十二年充咸安宮官學教習時同州莊述祖珍藝莊獻可大久張惠言泉文海臨陳石麟子穆桐城王灼悔生先後集京師先生與之爲友商榷經義古文而尤所愛重者皋文也五十五年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五十九年選授浙江富陽縣知縣皋文爲序以送其行其畧曰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言述皆子居向時之所爲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

道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　　吾不爲彼之所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子居勉之矣先生曰善敬敢不求從良友之規既至富陽鏡欲以能自効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憚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黔餉先生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自黔中調知江山縣父喪去官時嘉慶元年十一月也四年服闋入都謁選明年四月選授山東平陰縣知縣引

見收授江西新喻新喻吏士素橫藐視官長輕
朝廷法先生至痛懲剏之人疑先生之爲治過猛也
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之講論文藝斷事不收聲
必既其實士民懷德畏威翕然大變於其舊七年張
泉文歿於京師先生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
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泉文在也今
泉文死吾當并力爲之先是泉文與令禮部侍郎蕭
山湯公金劍講宋儒之學是時先生方究心於黃宗
羲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及與泉文辯論往
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至門今乃有此豈吾有遺

復也及泉文卒先生爲書與侍郎其略曰濂洛關閩
之說至明而變至
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岐其復也多仍多岐之
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
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
于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慫置之慫
置之者非也揭竿于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詈
前後之相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耶其
非耶蓋先生嘗
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故其說經之文能發
前人所未發而世之論先生之文謂經非所長焉十年調知瑞金縣瑞金在萬山
中俗好訟鬬素稱難治先生張弛合宜吏民感就約
束有所論決問法何如不可千以非義瑞金諸生楊
儀招倚富姦逼佃戶女事發到官願進千金求脫罪
先生峻拒之後屢遣人關說至以萬金相啗先生曰
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至門今乃有此豈吾有遺

行耶卒論如律先生廉名素著至是人益信之十五
年大吏以先生治行第一保舉卓異十一月至京師
明年三月引
見回任候陞是歲刻大雲山房文稿成又明年守南
昌府吳城同知十九年以姦民誣告家人得贓失察
被劾黜官先生爲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
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或銜之次骨及
誣告事起當是時前撫刑部尚書金公光悌薨於位
今兩廣總督阮公元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

方護理巡撫印務嗜曰惲子居大賢乃令以賄敗先生既擯不見用士大夫之賢者咸爲先生惜且宪之而先生不以介意益務爲文自壯初先生之再謁選也石橋濤故居已奉其先府君遺命讓兩從父居之自挈兩弟奉鄭孺人之宫至是假館所親無寧居屬有門下士官安慶知府試往謀之道遇疾歸歸寢十日而卒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正月初六日卒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三日春秋六十有一配孺人陳氏繼配孺人高氏子一人弟之子穀

也嘗從予遊女七人長適歸安姚晏餘皆未行孫二人尚幼先生既卒之三月余始從穀求遺書得大雲山房文稿都若干卷外集及詩詞各若干卷歷代冠服圖說未成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先生之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稱其文自司馬子長而下無北面先生所欲有爲於天下者具見文集中以在下位不獲有所施設然後之人讀其書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也先生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

初月樓文鈔卷八終

墓誌銘

周先生墓誌銘

乾隆初宜興有能文之士八人江南人謂之八俊其一周先生星章宜興自康熙雍正間儲欣任啟運以時文顯名家大家相望八人者雖後出而名與之並云先生諱瑾別字蛟川先世吳江人自曾祖始遷宜

興後遂占籍爲宜興人家饒于貲父耀如君以好施故業中落至先生耽詩書益不問家人生產事而貧亦益甚性夷淡沖和與人交不立崖岸嗜飲酒好事者或載酒往昜其文嘗其空無時客至不設肴具則相與飲酒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以介意惟日與其友六七人者相切礲爲古文辭以爲歸熙甫唐應德之徒儻可至也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舉于鄉再試禮部不遇遂絕意仕進歸而教授里中日孜孜以導掖後進爲務有以在官事煩先生者先生屏不預曰吾知

已亥　恩科舉人女子三人長適國子監生黃繼昀次適吳佩組幼適附貢生汪坤裳孫男四人栽植本根孫女二人先生既卒之四年乾隆五十一年九月葬于宜興縣高城鄉之原夫人朱氏祔既葬之九年而其子葆元始乞銘于吳德旋曰先人之葬也孤無狀不獲乞銘于當世之能言者今吾子名能文章而辱與孤厚惟碣石而表焉庶先人之所賴以不朽者于是焉在子其毋辭德旋再讓不獲則爲之銘銘曰棄其貲而玩于詞彼庸者之所嗤由今觀之孰爲愚

哉孰爲愚哉

棲梧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諱晉昌字鳳堂一字棲梧太學生世居吳縣大湖之東洞庭山祖士位考國琦太學生考職州同贈修職郎生君兄弟凡人而君爲最幼君娶邱氏子四人長某某官次某某官次某次某孫若干人君少愛閒靜無世俗之好伯兄恆故儒者君承其指授動止進退皆有禮法謹愼恭順人無間言洞庭擅山水勝君居其間日以吟嘯爲樂彷彿桃源輞川隱

者之徒晚好釋氏書清齋奉佛泊如也嘉慶五年正月有疾不起及將卒命家人無怛化沐蘭焚香端坐而逝人咸異之余嘗以爲周之季世聖人之道分裂而爲八九釋氏之書最後出其說窮極幽渺而不致于用乃若所言性命之旨雖儒者不能易也君其學爲而有得矣夫君卒年六十其葬也以嘉慶某年月日葬在某鄉之原銘曰

生有涯也而有無涯者存焉君其與之銘永不湮

夫人姓莊氏陽湖縣人曾祖絳考職州同贈禮部右侍郎祖大椿射洪縣知縣贈順天府南路同知父炳國子監生姚陳氏夫人幼敏慧通書史愛于其父母擇所宜歸以年十九適同邑陸君諱某有文學德行乾隆某年陸君以瘵疾卒而夫人年二十有三家甚貧遺孤方幼曰不可以貧故廢學也而教其子以被服儒者治經術而身行之中更舅姑之喪曰不可以貧故廢禮也而自小斂以至祥禫宜稱之節皆與古爲準其子哀也必盡焉莊氏故有董太夫人家訓一

卷夫人幼而習之思廣其意分十有二目曰戒容止慎言語展功緒潔中饋相夫子和室人事舅姑奉喪祭謹昏嫻教子女禮賓客御僕妾以經爲綱附以列女傳及子史之可采者纂錄未成以嘉慶七年某月日卒年五十有二子二人耀適常州府學生耀遠先夫人一年卒孫三人某某女孫二人嘉慶某年耀適將葬夫人于某所而乞銘于友吳德旋德旋乃爲之銘曰

于舅姑爲孝于子爲慈惟其守義達禮明詩班昭女

誠詞樸意美有煒其章庶幾在此行則偹矣其辛其
勤不酬于年而永于聞

溪北謝君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炎字曰上宜興縣學生世居邑之貝墅
里君之考曰次山先生諱文得以善屬文名于時君
幼資名父之教長而益自刻厲不苟同流俗以取寵
譁衆故卒困于諸生以終規言矩行翔步合禮遇人
無少長貴賤抑然常自謙降善行楷書宗法歐陽率
更時觀而摹之以揣其離合之分數雖老至不倦云

配陶氏繼配李氏男子三人女子二人君卒于
乾隆某年月日春秋若干以嘉慶某年月日葬于某
鄉之原君初號蒙溪晚而更號溪北日北于時爲冬
萬物之所斂藏也余不能競榮于時寧守寂以終老
焉銘曰

維遇之艱噫其如何而貞其藏考予銘耶

太孺人姓曹氏陽湖東橫林里人年十九歸山陽縣
李母曹太孺人墓志銘

訓導李君生三子慶來附監生述來縣學生爲仲父後孫男二人孫女五人
其卒以嘉慶十八年五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七明年
十二月四日葬于江陰觀山鎮之野山嘴方太孺人
之始歸也事女君謝太孺人謹聽視其言色凡意之
所欲爲無稽時者謝太孺人賢之曰吾從此可不問
家人事矣訓導君卒遺產不過中人之家然太孺人
延師教其三子供具精腆如素封其後三子皆爲聞
人致賓客至者如歸以是賢母之名聞四方約已厚
施自親者始訓導君有女兄適于管攜孤相依訓導
紀其三世之喪買田葬之歲時祭祀之訓導君三從
兄子某貧不能婚太孺人爲娶婦養而教之凡五年
而後遣之偕歸太孺人性剛直然其接人一以卑讓
爲宗姻戚家遺婢問起居對之必起鄰女至執手通
款曲無不盡情待子婦嚴而有恩即下逮臧獲有不
善則教誨之雖夏楚不輕施也故內諧外附咸服其
德而從其教焉旋與慶來兄弟爲友于太孺人之
葬而請銘也誼不可辭乃爲銘曰

猗嗟孺人其德孔優仁以爲質摧剛而柔穀也貽後
于酬斯豐我銘昭之刻示無窮

李鹿耔墓誌銘

嘉慶二十二年九月朔日王守靜使來告曰李鹿耔
卒于清河矣余聞而哭諸寢門之外已而葬有日其
弟復來心陔以狀來徵銘余與鹿耔交舊矣不可以
不文辭乃爲敘而銘之鹿耔諱慶來字章有鹿耔其
自號也宋丞相忠定公裔忠定之孫有曰元祐者始
居宜興故世爲宜興人高祖諱用楫明崇禎癸未進

士廣東瓊州府推官永明王時仕至兵部侍郎肇高
廉雷羅瓊巡撫曾祖諱焜
皇贈翰林院檢討始遷武進祖諱維坤
皇贈翰林院檢討考諱英乾隆乙丑進士翰林院檢
討本生考諱夢歲貢生山陽縣訓導檢討兄弟皆籍
宜興至鹿耔始占籍陽湖爲附貢生檢討兄弟故善
書鹿耔承家學幼而能之先是同州錢魯斯以書名
天下三十年矣鹿耔年二十許最後出而名與之齊
時稱錢李嘗以應順天鄉試至京師見推于大興翁

覃溪學士而長洲韓桂舲尚書歸安王勿菴侍郎尤
重其書寶之與劉文清公書竝云鹿耔以先世侍郎
公暨侍御公顧觀察公來指仕永明王殉節死而節
未彰灼乃搜訪軼聞爲李氏三忠事蹟考證一卷此
其尤著稱于士大夫者而他所著有肯堂古文稿一
卷北山吟草二卷六止菴隨筆二卷藏于家配謝氏
廣東雷瓊兵備道諱樾之孫江西饒州府知府諱寶
樹之女妾王氏子一人弟之子頊也女三人長適王
國任次三尚幼鹿耔生于乾隆戊子十月二十六日
卒于嘉慶丁丑八月十九日年五十以某年月日葬
某所銘曰

其來也孰始之其逝也孰終之忽乎芒乎而不可知
也噫

協荼余君墓誌銘

君姓余氏諱國模字協荼國子監生世居宜興中巷
里父純母方氏生君兄弟四人而君其季也配陸氏
縣學生沆之女子三人某某女二君少治進士業然
非其好好宋元明儒者之學小學近思錄高子遺書

尤所服膺誦習君既抗志希古獨行已意不屑苟同于人人咸非笑之而君之友張光璨王家位稱君篤信好學脩謹罕見其比然亦惜其志之盛而學未成不獲中壽以竟其業身死而抱無窮之恨也豈非其命也邪君生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于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年三十有六以卒之年某月日祔舍北先塋王家位請余銘君之墓余辭不獲而爲之銘曰

苟無其志孰爲長年亦既轗坎而何以不延闡幽表微賴有良友礱石求銘庶幾不朽

宿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君諱國棠字樹思號召亭姓楊氏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曾祖諱榮祖庠生考諱澎贈文林郎妣某氏贈孺人乾隆戊申君以縣學生中式雲南鄉試第一名舉人明年會試入都又明年丁父憂歸某孺人亦尋卒君喪葬循禮終制不遠適以經義教授于鄉後進士從問業者用君說應舉多獲雋嘉慶辛酉大挑一等分發安徽以知縣用歷權知太平懷遠定遠縣事補授全椒縣知縣以廉能舉卓異遷宿州知州以修河隄勞得疾卒君所至不求表異爲赫赫名然民安其政去而思之不能忘每過歉歲盡心于賑救其在懷遠有飛蝗入境不損傷禾苗咸以爲德政之所致也其在全椒創置育嬰堂規畫精當可使後人隨而守之性喜獎掖人善部民中有孝子順孫及能文而勤行者稱揚之或進而與之講論得失無倦兩爲同考官所得多佳士君生乾隆某年月日卒于嘉慶某年月日春秋若干配陽氏繼配楊氏贈封皆孺人子一時熙國子監生女一適太和縣學增生錢維泰孫一嵩齡君善無錫薛君玉堂薛君今爲廬州府同知于君之卒而將歸葬也以狀來徵銘于

德旋德旋不獲辭則爲之銘曰

聿有吏能其才可登卒痒于勞而不究其升銘是幽宅俟後之徵

贈朝議大夫鳳陽府知府王君墓誌銘

君諱世秀字競巖世爲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曾祖諱泰寰國子監生例授州同知祖諱嘉楨國子監生

考諱之琮贈朝議大夫鳳陽府知府妣俞太恭人生子若干人君其第三子也爲人孝弟恭恕少勤學善屬文父兄賢其所爲委之于學不以家事間之君亦益發憤攻進士業年五十三補縣學附生屢應鄉試不獲解以入貲貢太學而卒施教于家植善于鄉里嘗手輯前載言行之足備懲勸者爲青箱戒勉錄又著古今體詩一帙不求工言句閒而惟以慎思慮爲理性情之本蓋君之意不欲以詞人自命而專致力于儒者之學以淑其身心故一時之虛問無足以概是以竊有請也德旋再議不獲辭乃爲之敘而授之

文章者爲文以表諸墓閒之人則皆曰其與君乎此之卒于今二十年矣吾祖生不得顯于時歿宜求能

原銘曰

棄華掇實于道能力于古是澤于後爲式有配儷德

耐茲幽宅琢銘樂石其永無沕

墓表

國子監生荆君墓表

丹陽荆岵手其祖東原君行狀來乞予文曰自吾祖君諱揚東原其字鎮江府丹陽縣人以入貲爲國子監生君生而敏異年十三能暗誦論語孝經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左氏春秋比長益通諸子及史爲古文宗歐陽永叔氏磨礱浸漬卒名其家焉君質行孝謹父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盡哀及葬及祭盡禮其居母喪也亦如之荆氏故丹陽巨族子姓繁衍以千數君睦其宗親使無有慽者親族自同高祖以下時節饋遺不絕即疎屬貧乏者周之惟恐不至宗人子弟即賢游其名而益勸之即不肖以善言教之

三月初六日年八十以某年月日合葬某縣某鄉之
十一月十七日年五十二太恭人卒于道光三年閏
適某官某孫七人某某孫女四人君卒于嘉慶三年
耀辰嘉慶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鳳陽府知府次耀
奎次耀逵次耀昇皆國子監生女二長適某官某次

故曰君之歿也哭之皆悲其可尚矣嗚呼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若君者豈非其人與

論次功德表而章之豈獨以美荆氏而勸其子孫將使閭其風者或因以有感而興也與君之祖曰某父曰某配史氏雲南新平縣知縣某之女子男二人女二人孫三人曾孫四人其卒以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春秋若干其葬在邑之新莊里

中憲太夫廬州府知府薛君墓表

道光元年無錫薛玉堂以廬州府同知再權知府事氏子五人景瑩景拉景珏景瑭景奎女二人孫若干

人玉堂景珏孫也君于明儒中愛陳白沙先生之論學至其晚歲痛窮中若或見之與相酬答嘗命畫史爲教子圖而自爲五言詩一章題其上語皆切實昔韓退之爲符城南讀書詩歆艷利達議者謂其但可作村塾訓言而君詩稱引爲山掘井一依于孔孟勸學之旨可謂知言之要者矣玉堂與德旋爲友以狀徵文于德旋德旋讓不獲迺次其事表于墓

贈文林郎路君墓表

贈文林郎路君諱承啟字溯岑別字方涸國子監生齋其自號也世居四川保寧府蒼溪縣考諱宗智贈

先世自山東汶上遷宜興君之支祖曰雲龍明萬歷庚辰進士仕至江西參政祀邑鄉賢祠參政之孫有曰某者明郡學生君之曾祖也某生登庸性高逸善治圃別自號圃癡任釣臺先生爲作圃癡翁傳君之祖也登庸生能世有經濟才不見用而施于族族人至今賴之是爲君考妣王氏生君兄弟四人而君其季云君少治儒家言未成而遭父喪伯仲叔三兄皆早世不得已輟業學治生家產僅及中人以勤故得不匱乏事寡嫂能盡禮撫諸兄子恩意隆洽樂振施

晚歲以名德見重邑里邑中諸耆老薦紳欲行利濟人事必推君爲主辦君未嘗以力不逮爲辭而繼美先人以治于族從尤能殫慮爲君既以治儒家言未成爲憾故其教督諸子嚴甚爲子延師必擇邑中名宿居恆戒諸子以謹言愼行動止準繩一以小學爲則夫所貴乎儒者之學爲其能明先聖賢之道措之躬而無玷缺也世固有記問該博詞章贍麗而于道多背馳者矣考君之行事不可謂非儒之懋者而又何恧于不文也哉元配徐孺人與君齊德凡君所欲爲諸善事孺人必力贊成之君故善弈或有時以弈廢事孺人婉言規之卽終身不復弈于此可見孺人性慈惠習勤苦至老猶操作不懈自奉儉約布衣十年不易諸子賓友至則治具豐潔如素封君有丈夫子五人長應寀郡學生次應良出後伯父次應昌女三人長適郡學廩膳生潘庠次適潘觀華次適徐棣原孫男九人曾孫男九人君卒以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某月

日春秋五十有八以某年月日與元配徐孺人合葬大磡山應廷與德旋爲友以書來屬文君墓上之石不獲辭乃掇其行之大者書之

例授承德郎候選布政司理問王君墓表

君姓王氏諱震字敝功一字穆堂歙人例授承德郎候選布政司理問然非其好故不仕中歲挈家屬僑居常州武進縣君之在歙以好義著聲倡修宗祠敦睦九族之煢獨無告者惟君之歸君悉衣食之遇歉歲出藏粟以賑饑其樹德乎常與其在歙也無異

倡建紫陽書院以祀朱子導其鄉人之秀而貧者資之學君兄弟五人食指以百數而君待之如一雖千里外無異財其擇友最愼度可宗者而與之交故終身不變君施德不望報爲善不近名然人皆歸其長者沒而思之不能忘君卒後若干年君孫國棟乞余爲文以表其墓而君之家世及生卒之年月若日已詳于唐君爲坤鄭君環所作墓誌家傳中故不書而特書君爲人之大略如此以授國棟俾鐫諸墓石云

墓版文

陛宣汪君墓版文

君諱震字陛宣先世自新安徙居宜興今爲宜興人考諱正采以剛方見推鄉里君少孤貧能以忠信勤儉自成立年三十八喪偶欽氏不再娶有弟二人仲曰煥季曰純樸君與季刻苦治生業漸裕才仲而委之于學禁毋以家事相關白衣食百須悉自君出故仲得以肆力墳典成進士爲聞人後仲官縣令閩中君以敦樸率先諸子姪諸子姪皆化之至今邑中言家法者稱汪氏君卒于嘉慶元年某月日春秋若干

子男二人坤載坤毓坤毓爲季父後皆前卒孫男五人君卒後六年嘉慶六年某月日從子坤裳葬君于邑之同官山北麓以坤載祔既葬以狀來乞子文曰坤裳少受教于先世父先世父生平無他嗜好獨喜延納文士惜不及見子見子必好子甚子宜爲文德旋不獲辭乃按狀次君行事如右

哀詞

吳貽芸哀詞

吳景元字貽芸荆溪縣人也少有能文名予年十四

五時往往聞貽芸名邑里中籍甚乾隆五十年與俱舉龍城書院中始相識後二年同補學官弟子相知益深貽芸好爲古文余得交貽芸始學爲之每一首成貽芸輒自以爲不及日吾往時愛侯朝宗文今觀子不既過之乎予嘗愧其言五十八年余游濟上十一月來京師則聞貽芸已客河南行且入都余來京師逾年無所得獨所爲古文較之前時優劣數倍日夜望貽芸至與一細論之烏虖貽芸則既死矣貽芸爲詩似溫飛卿韓致光尤工小詞其最佳者雖秦少

游柳者卿不能過也使假之以年而少進于道當能爲古大家之文以泊必傳于後而孰謂其已死耶嗚呼以貽芸之才之美如此卽不知貽芸者聞其死尙將哀而惜之況如余者與貽芸相知爲深耶故爲之詞以舒予哀且無使其無傳也

噫乎貽芸凡子之爲成不可期卽邪而夭其年而止乎斯邪噫乎貽芸人之有生孰所持邪何才者之命天使奇邪其可知邪其不可知邪吾惟爲子悲而已矣吾安所歸其議邪

陸以窟哀詞

以窟姓陸氏名致遠荆溪縣人也幼時聰敏過人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從里人儲長源學爲詩長源亟稱之曰吾學有所授矣居數年學旣成聞楚粤多佳山水欲往觀焉迺窺九疑浮沅湘溯漓水踰桂嶺而南恣爲詩以昌其氣年幾四十始挾其詩遊京師見知名于時以入貲爲選而病發病間遂行行至靜海縣之唐官屯而卒時八月十一日也予自入都以來與以窟交最早以窟亦知余特深故于其歸也爲序以送之極道所以相勸勉之意以窟忻然喜若忘其身之老且病而欲益厲志于聖賢之學也不謂方送其行而遽哭其死嗚呼可哀也已其詞曰

求仕無成兮昌其詩歲不而與兮而竟何爲斯固有命兮疇則知之嗚呼哀哉往不可追兮來者其誰已乎已乎孰與陳吾哀乎

邵柳隄先生哀詞

柳隄先生姓邵氏名湘世居宜興之永定里性簡淡高曠好山水夙擅工畫以之自娛不邀名當世然其宗師造化獨到自然識者珍之先生避俗如仇然終歲未嘗一入城市余時至其室卽與余論先輩軼事娓娓不倦余與先生爲內外兄弟故過從尤數而先生之知余亦特深也今年春先生有疾余往問之慨然謂予曰吾人不能刻意勵行以古人自期偶有尺寸之長爲時輩所見推許便爾侈然自足恐數十寒

壹伍捌册96版

暑後身與名俱歸泯滅殊可浩歎吾子勉之嗚呼先生之所以待予者厚矣其卽先生之所以自待者歟今先生雖死而有不死者存焉後之人必有能知先生者也然先生晦迹逃名故聲稱不及于遐遠味其言可以哀其志矣其詞曰

信吾生之有涯兮歲駸駸其如馳富與貴其庸可保兮若湛露之晨晞惟抗懷于在昔兮聲無翼而能翔嗟高人之不偶俗兮獨掩抑而莫爲之揚抱厥志以終老兮痛牙絃之絕張聆別音而感槩兮緊何日其

能忘

祭文

祭外舅黃允通先生文

當乾隆之庚戌炙清光于始覩聽鳴雁之雝雝開賓館以宿留値桂樹之初榮命壺觴以相侑得句法之律梁芑討論于清晝出漢書以佐飲不輟談于殘漏竟射策于上都切禱祈于速售雖見擯于舉場謂予文其何詬嗚呼彼飛蓬之虛問兮非君子之所宜也不隨俗之步趨兮乃與德而爲鄰也愛清靜以自守

祭周慕堂文

君年倍予予所嚴事君曰奚然汝寔吾弟昔我族多名能文章君酷似舅涉籓升堂茂實英聲騰于太學滌蕩浮華歸之檢約京師冠蓋公游其間高氣雄視

遁乎常倫南浮沅湘憶賈弔屈浦怨山哀含思悱悒
晚歲屏跡于我獨親矜我述造後必有聞仲冬之初
嬰茲沈疾投我以誓言詞愴惻子窮于世辱君見知
君之命我我其敢辭尚饗

祭汪原杜文

嗚呼我初求友聞子有聲考友忠信令德允成曰如
斯人始可相取不寔而華乃非吾友與子游從察子
之爲克副所聞益彌不虧名爻之子無慙弓冶博稽

往籍文亦爾雅兼綜二氏糾紛畢解務自撝謙若無
能者惡衣菲食獨隆于施殫其心力義色仁思嗟我
之馳與子多背子不我遺我言子佩相期寡過養性
延年中道棄我其誰使然嗚呼如子成德世之所希
吾爲子慟非哭吾私嗚呼哀哉尚饗

初月樓文鈔卷九終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經義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嘗思道不可見以其載夫道者而名之爲物以其治
夫道者而名之爲事物也事也道之所見端也然即
物與事以言道而不得其次第之所存則道終不可
得而見曷不即明德新民知止能得觀之既以載夫

道者而名之爲物則未有名爲物而不殊本末者也
本惟一本末乃萬殊本末者物之所自有而非人之
所意而謂之者也既以治夫道者而名之爲事則未
有名爲事而不判終始者也原始要終終則有始終
始者事之所自有而非人之所強而分之者也物有
本末雖非人之所意而謂之而人不可以不知之事
有終始雖非人之所強而分之而人不可以不知之
操乎本以及乎末而功有專營由其始以貫其終而
念有專注本也始也道之所先也人願於其所先者

而後之道密有冀乎惟知所先而道不失序矣見爲末而姑緩之而未嘗爲物之所遺見爲終而姑徐之而未始非事之所及末也終也道之所後也人顧於其所後者而先之道庸可幾乎惟知所後而道不躐等矣則近道矣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好惡同民絜矩之道也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合千萬人之好惡而爲一人之好惡斯能盡絜矩之道者乎且夫平天下在絜矩所謂矩者吾心之好惡假乎外慕夫子恐人之以學爲爲人之事也故論爲學之全功以正告天下之學者其言曰天以五常之理命之人而人得之以爲性而又非能生而知其性也則有先我而覺者焉不可不學以明之也學則所以知未知者由是而知所未能者由是而能亦可以有得於其故矣然或作止不常而表裏扞格終無以自愜於心故時習之爲貴也誠於所已知者而習之使知之不能老老長長恤孤我所好可知爲民所同好也而好之好惡即視乎民之所好所惡以爲準蓋秉彝之良

而已所謂絜矩之道者推吾心之好惡於天下以平天下之學者其言曰天以五常之理命之人而人得之以爲性而又非能生而知其性也則有先我而覺者焉不可不學以明之也學則所以知未知者由是而知所未能者由是而能亦可以有得於其故矣然或作止不常而表裏扞格終無以自愜於心故時習之爲貴也誠於所已知者而習之使知之不能老老長長恤孤我所好可知爲民所同好也而好之好惡即視乎民之所好所惡以爲準蓋秉彝之良

得私也人之不能生而知其性猶之我也而其必由學以明之也猶之我也吾之學益進習益熟說益深則凡與我同類者必有相應而至者焉由是而吾之所知者可以及於人而使之共知吾之所能者可以及於人而使之共能亦可以相適於其志矣而況有自遠方來乎學吾之學者皆三代之英也說吾之說者盡天下之士也傳道得其人行道得吾與有不覺其暢然而爲樂者矣天以五常之理命之人而人得之以爲性此固天下之人之所同也其學吾學說吾

說者則既有以明其性矣而天下之人非皆能學吾學說吾說吾說者也吾之學益進習益熟說益深而人不知焉亦其常也夫我自有其可說可樂者而於人乎何與我自爲其可知者而人不知於我乎何損是故人而我知也吾無怍焉耳人卽不我知也吾亦無怍焉耳慍於何有然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蓋至是而爲學之功全矣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賢者原禮之所以行而復爲之窮其弊焉夫禮嚴而和者也嚴而不和則拘和而不嚴則蕩其失維均有子故爲之原其初復窮其弊以示人也謂失禮非強人而設之也因乎人情以見天則固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蓋三千三百之數雖若繁重拘迂而非人之所樂而天秩天敘之經實則斯須不可去以卽乎心之所安是其用固以和爲貴者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推而行之而先王之妙道存焉大而經禮小而曲禮行而宜之而後人之率由準焉然則禮豈有不行者哉而而和而和者自謂任以天矣而不知禮之本於天故無以節之而其弊遂至於褻天自謂循乎性矣而不知禮之由於性故無以節之而其弊且至於拂性其不可行也宜哉吾願世之行禮者反而求之先王制作之原得其所爲森然而不可踰與油然而不容已者而禮其無不行矣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與生俱生者惟性而已矣吾性中本無所謂貧本無所謂富故能忘境者能見性者也無見於性而曰我能無諂矣是猶有貧之見者存也無見於性而曰我能無驕矣是猶有富之見者存也有見於性而無見於富於貧而樂無諂不足言矣有見於性而無見於貧富而好禮無驕不足言矣雖然人非聖人孰能生而知其性不能生而知其性而又未嘗於自守焉加之力則貧必諂富必驕故學處貧富者必自無諂無驕始而遽以此自足則彼樂與好禮者亦人耳何讓彼也雖不敢謂言滿天下而無口過亦庶幾乎可以寡尤矣誠如是其慎行也雖不敢謂行滿天下而無怨悔亦庶幾乎可以寡悔矣誠如是其寡尤也而言之有可擇也師果知從事於斯矣而猶暇干祿乎哉

以獨能也哉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雖學干祿之心聖人告之以得祿之理夫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聖賢正學相傳之要旨也言行交修則祿不待求而自至聖人亦言其理而已豈眞以得祿啟動學者哉昔子張之學干祿也蓋將以同其所得於人而非世之希榮慕勢以求俾進之可比然爲干祿而學則已心馳於外矣夫子乃箴其失而

告之曰君子之學以爲己也夫言行其大端矣學之欲其博擇之欲其精守之欲其約必多聞闕疑而又愼言其餘焉多見闕殆而又愼行其餘焉夫聞不多則疑者或因而自信矣見不多則殆者或因而自安矣多聞多見所以爲闕疑殆之地也夫疑不闕安所得其餘者而愼言之殆不闕安所得其餘者而愼行之闕疑闕殆所以爲愼言行之地也誠如是其愼言也雖不敢謂言滿天下而無口過亦庶幾乎可以寡尤矣誠如是其愼行也雖不敢謂行滿天下而無怨悔亦庶幾乎可以寡悔矣誠如是其寡尤也而言之有可擇也師果知從事於斯矣而猶暇干祿乎哉

子曰闕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樂不違乎則可以識性情之正焉夫哀樂情也不以得祿啟動學者哉昔子張之學干祿也蓋將以同人有情而自制之斬以返乎其始也而往往以不及制而流焉此所以貴乎能安也其惟闕雎乎闕雎以

淑女之旣得也而樂樂者人情之所同而關雎何以異焉夫不宜樂而樂者無論矣卽宜樂而樂不知樂之何以失其正也則不淫難也樂之與淫也有辨而樂之與淫也又若幾幾乎難辨身之者以爲樂固宜爾也而任天下後世之人卽其情而思之亦以爲樂固宜爾也斯不淫矣此惟關雎獨矣關雎以淑女之未得也而哀哀者人情之所共而關雎何以異焉夫不當哀而哀者無論矣卽當哀而哀而不知哀之何以害乎和也則不傷難也哀之與傷也有別而哀之與傷也又若幾幾乎無別身之者以爲哀固宜爾也且無論開異日之所就而第觀開今日之所志量焉且無論開異日之所就而第觀開今日之所志而任天下後世之人因其情而求之亦以爲哀固宜爾也斯不傷矣此惟關雎獨矣夫中和者性情之德學者蓋終身焉而致此卒鮮顧令閨中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此其所以基王化而爲萬福之原也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賢者不安於小成聖人喜其能進取焉蓋聖賢無有體無用之學明體所以達用也學者誠有見於體用合一之原而求以至乎其極則其心卽聖人之心矣

其蘊積也豈無具焉夫子聞之而說可知也非說其不仕而說於其所以仕也學者於此可以得聖賢爲學之本矣

老者安之

聖人言志而首及於安老焉夫曰老者則固有宜安之理矣而彼非能自安也夫不有待於安之者耶且吾聞養老引年聖王所尙而吾夫子之志也其因物付物之妙則固有首及於是者意謂天下之人莫不於我有相關之誼而誼之最切者尤在父事兄事之

儔亦莫不於我有相待之情而情之最殷者乃在日艾曰耆之齒夫不有老者乎而能不思所以安之也乎以彼之待安於我也而與之以安夫固順其理之所宜受則雖有所加隆焉而不爲過以我之致安於彼也而無或不安夫亦循吾職之所當爲故必有所獨厚焉而不容不及也其在王者之世制民田里教之樹畜使人各親其親而惟茲老者得以遂養而厚終優游於無事之日日不獨親其親而凡茲老者得以去勞而就逸相安於大順之休自尚齒之風微而此吾所以有志於大道之行而不能自已者也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觀賢者自守之嚴而得人之問不虛矣葢枉己以徇人士品之所以不端也植黨而徇私鑒士之所以不眞也風俗之弊人才之衰鮮有不由此者想子游對夫子之意若曰行不由徑滅明之爲人偃之得於所聞者如此意其人殆落落難合名可得而間而身不可得而親者歟而孰知不盡然也其於偃之室也蓋

嘗數數至焉何其易也既而察之其至之日則武城人以公事畢至之日也而非然者長吏之庭固未嘗有若人之迹矣偃是以思其人而不能忘也慨自世風之降也士之欲以能自奮者往往置其身於苟賤不廉之地而不知所恥見有一三潔清自好之士則以爲非人情不可近而羣聚而議之此獨爲君子之所以難也誰復有意於其爲人而思之不置也哉夫然而守身若滋明者可法矣夫然而取士若子游者亦可以風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觀聖人之所罕言者慮深而指微矣葢言利則悖於義而命與仁之精微宏大又人所不易知者子之罕言之也其爲慮深哉昔聖人之以言立教也不導人於情之所易溺不強人以理之所難悟故有所罕言者焉罕言維何其一曰利夫利與義相背有見於利則無見於義而貪得忘失適足以滋害而已顧可諄諄日舉而言之乎雖利物足以和義而和義之利亦非可用吾意以謀之者使正其誼而復謀其利焉

勢必至假公以濟其私而終亦歸於悖義矣宜夫子之罕言之也其一曰命夫命非利也而亦與利同罕言者誠以命爲天之所令語其理則聲臭俱無語其氣則雜揉難辨學者但當修身以俟之而已使識未足而告之反足以生其惑而憑虛懸億弊必至於廢人事而不修夫是以罕言之也其一曰仁夫仁非利也而亦與利同罕言者誠以仁爲性之全體專言之則兼統四德偏言之則主乎愛人學者但當強恕以求之而已使德未至而語之反足以起其妄而窮高何如乃進徵於萬物之載而又以見廣厚之用之全海固與華嶽分體於地者振而不洩則地之廣厚爲更郎河海以言地而可進徵其載物之全量焉夫河

也中庸意謂吾言地之廣厚而以華嶽徵之固已然特其廣厚之體之一端而未足以明廣厚之體之全量也而尤未足以見廣厚之用之全功也則吾且由華嶽而進徵之河海河爲四瀆之首其自龍門而下而所渠并千七百也海爲百谷之王其環九州而外而所帀盈五萬里也可謂包乾奧而括坤區者矣乃流焉而不息而不見其竭注焉而不辭而不見其盈藉非地之廣厚何以能兼容而并包之若此哉夫河海固地之氣之所流行者而惟地足以振之亦猶華

勢必至假公以濟其私而終亦歸於悖義矣宜夫子之罕言之也其一曰命夫命非利也而亦與利同罕言者誠以命爲天之所令語其理則聲臭俱無語其氣則雜揉難辨學者但當修身以俟之而已使識未足而告之反足以生其惑而憑虛懸億弊必至於廢人事而不修夫是以罕言之也其一曰仁夫仁非利也而亦與利同罕言者誠以仁爲性之全體專言之則兼統四德偏言之則主乎愛人學者但當強恕以求之而已使德未至而語之反足以起其妄而窮高何如乃進徵於萬物之載而又以見廣厚之用之全海固與華嶽分體於地者振而不洩則地之廣厚爲更郎河海以言地而可進徵其載物之全量焉夫河

也中庸意謂吾言地之廣厚而以華嶽徵之固已然特其廣厚之體之一端而未足以明廣厚之體之全量也而尤未足以見廣厚之用之全功也則吾且由華嶽而進徵之河海河爲四瀆之首其自龍門而下而所渠并千七百也海爲百谷之王其環九州而外而所帀盈五萬里也可謂包乾奧而括坤區者矣乃流焉而不息而不見其竭注焉而不辭而不見其盈藉非地之廣厚何以能兼容而并包之若此哉夫河海固地之氣之所流行者而惟地足以振之亦猶華

文賴其相與修而明之而不朽之盛業欲其相與傳

文學子游子夏

文以明道也學以經世也文不足以明道雖華勿貴學不足以經世雖博奚益也是故文不兼學則無實而所渠并千七百也海爲百谷之王其環九州而外學不兼文則窮要然而能兼之者鮮矣其惟子游子夏乎所志者大道之行而高其見於三代之上所榮者先王之義而精其識於六藝之中此固未喪之斯文賴其相與修而明之而不朽之盛業欲其相與傳

嶽爲地之氣之所融結者而惟地足以載之也河海之與華嶽固地之分其體以各成爲廣厚而振而不洩與夫載而不重又地之合其量以共成爲廣厚也而地之全體舉於是矣乃若言其功用之盛而豈但已哉吾又得徵之於萬物矣萬物皆生於天而成於地地以翕受宏其量此品物之所以咸亨也地以凝固敦其體此厚德之所以載物也成之功雖後於生而載之用足配乎覆惟得一以寧有以代終而兼濟故衆萬之物莫不尊天而親地焉蓋雖華嶽河海猶抵皆然矣且亦思吾之以身許人者豈徒冒於其名而不求既乎其實耶徒冒於其名也則固可以安之而無愧矣如求既乎其實也而何以自安也夫業已諾之爲己責而猶藉口於分之難爲亦既自度其能勝而乃致慨於籌之莫展則是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而可不爲之求牧與芻也而寧有以代終而兼濟能自主者勢也而有可自靳者理也吾誠殫思竭慮以求爲之所然且不克如吾志焉是亦勢之無如何矣然得謂非吾之所能自主而遂可以幸告無罪於斯人也耶

初月樓文鈔卷十終

文和月樓正譜

彭少雲樵氏題

壹佰捌版96版 32開

仲倫先生近著八卷敬承讀之而有思于易之道也夫盈天地之間皆易易非聖人不能作然人苟無得乎易其所爲文縱殫心畢智以營之舉不克造於至極之境先生是編變化出沒不可以一端儗其陰陽不測神而明之之謂乎然其歸率本庸言庸行不越夫常法非又效法成象易知易從者乎自古通變之文莫神于莊列體道之文莫醇于董子然二者之長恒不能備兼兼三子之長者孟韓而外毋乃得也故承于先生亦豈敢遽推之莊列董子之上然得其神獨至與而世之以迹象相求者或且以爲過于隘焉而不襲其形體孟韓而得其微意者謂非先生之所或且以爲近于凡焉夫隘者窒而不通凡者無當于道先生之文篇幅似隘而實變化無窮也言論似凡而要皆倫常之體用也彼以冗長爲大以險怪爲奇者視此不皆膚末哉而尚何凡與隘之足言哉若乃文不盡言言不盡意如深山鼓琴聞其聲而未由逐其迹則又在讀者之自得之矣族弟敬承謹序

初月樓文續鈔目錄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卷第一 雜著十首
卷第二 書十九首
卷第三 序二十一首
卷第四 序十七首 題跋十一首
卷第五 記十三首 書事三首
卷第六 傳三十五首 述一首
卷第七 碑文二首 墓誌銘十七首
卷第八 墓表五首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雜著

考槃說

考槃衛之賢人不欲仕於莊公之世而作也故序以爲刺莊公蓋國未有不以任賢而興棄賢而敗者今觀其詩無一刺譏語而刺在其中焉衛自康叔受封而後至頃公而有仁人不遇之詩衛政衰矣及武公修德行仁復康叔之舊今由淇澳之詩考之其所美與之義衰故朱子治詩於國風恒不得其解此固不

者武公也然非躬行君子己亦實有是美者不能言之親切如此此足以知其在位之多賢矣一傳至莊公而使賢者不願仕於其朝卒至寵嬖人而召禍易曰履霜堅冰至此其徵也有國者可不愼歟

野有蔓草說

此詩集傳說決不可從序以爲思遇時蓋謂思得君子爲國而被其膏澤然既云邂逅相遇則亦不必屬之於思其諸朋友相贈答之辭歟曰適我願曰偕臧或相勵以勤問學或相勉以卒功業皆須得時如野

將亡而舉朝之人莫之知也蓋楚漢之亡形未著而其兆則已萌矣夫自古亡國亂朝未嘗無人也棄之疏遠之地而厄之使不得展其用則固無如之何也已矣

衛門說

此詩序以爲誘僖公而朱子集傳則云此隱居自得而無求於世之辭兼此二說其義始備首章卽其所居之地言之而固窮之節自見下二章則推廣言之而士之爲學君大夫之爲國其理皆可相通謂士不宜自諉曰弱而不強於政治古詩人之言包孕宏遠有如此然則此詩殆賢人在下而不忘君國者之爲歟陶淵明處晉宋之際三旬九食繫心故國其爲詩清遠奮厲庶幾近之

讀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無餓死首陽事宋王介甫始言之至我朝劉才甫而益暢其說然唐韓退之之頌伯夷也曰

余謂王劉之言於當日情事爲得而叩馬之諫采薇之歌有其傳之則存之足以立教故太史公采軼詩而爲之傳曰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又曰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夫太史公豈果致疑于夷齊之有怨乎太史公怨者徒也若夷齊之無怨軼詩之不足據則太史公固知之矣

書柳子厚辨晏子春秋後

晏子春秋非晏子所作柳子之辨審矣而其說猶有未盡吾疑是書蓋晚出非太史公劉向所見本太史公劉向所見之晏子春秋不知何時亡失之而六朝人好作僞者依放爲之耳凡先秦古書於義理或多駁悖而詞氣奧勁必非東漢以來文士所能擬作如晉乘楚檮杌孔叢子諸書皆斷然可決其非出周秦間矣柳子言爲是書者墨之道吾以爲此特因晏子以節儉名當世非假是不足以成書故刺取墨子意衍其說未必果爲墨者爲之也

讀魯仲連鄒陽傳

太史公以鄒陽附魯仲連傳後人每不得其附傳之

故惲子居推其義謂士挾技游諸侯間能如仲連之飄然遠舉不受羈紲爲可耳不然能不如鄒陽之愛禍哉太史公蓋傷之也此其義非不深然非太史公本義太史公本義則太史公固自言之曰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仲連天下士鄒陽固非其比而仲連義不帝秦責梁客新垣衍皆危言陽之得附于列傳以其在梁獄中上書自明辭多不遜故美之曰抗直不撓非直以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而附之也凡此蔽則信乎辨古書之眞僞者難其人也

眞靈位業圖辨

世傳陶宏景撰眞靈位業圖取中土君臣名蹟與叢祠淫鬼雜見錯出可謂誕妄之尤者矣姚刑部姬傳以抱朴子內篇鄙誕可笑決其非葛洪作余郎刑部之意推之而有以知眞靈位業圖之決非宏景作也蓋里巫之無識者所爲耳黃冠師少有知見便不肯爲而謂以宏景之賢而爲之耶士君子生當衰亂之世託於神仙浮屠之術以怡神養性全生盡年蓋亦其不幸而妄人造作妖祥誑誘愚俗輒附之前人之假其術而有盛名者以冀幸流傳不廢後之人信以爲非僞而至僧陶葛諸賢于張道陵寇謙之杜光庭

辨列子

列子書非列子所自作殆後人剽剝老莊之旨而兼采雜家言傅合成之中惟周穆王篇旨奧詞奇筆勢迥出固是能者爲之但未知果出列子否耳柳子厚可考而知耶不然向何至疏謬若此柳子又以莊周朱力命等篇乃不逮莊生書遠甚而其詞與莊生相出入者又未知孰爲後先矣夫以柳子之識而猶有此蔽則信乎辨古書之眞僞者難其人也

之間其毋乃察之不詳歟明季黃石齋先生嘗謂其門人徐節之曰神仙我道之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其言正大明切如此而先生授命之日說者謂其兵解仙去何其視石齋先生之淺耶夫仙者其氣終有時而銷燦而自古忠臣義士具百折不回之性其精神與天地無終極此則以理斷之而可信其必然者也窮理君子愼無爲異說所惑焉眞靈位業圖不足辨也以謂是陶隱居作乃不可不爲之訟寃故辨之

對佛老問

或問佛曰能自覺矣至其覺人必其人之能自覺也儒者之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心欲其存此治心之準也今而曰無心之心量是卽爲心量將使人何所循而持焉故曰必其人之能自覺而後可也問老曰能自治矣至其治人必其人之能自治也儒者之言曰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推已及物此治人之方也今而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淸靜而民自正政刑不立何以威民故曰必其人之能自治而後世之言用者每借資於二氏何也曰聖人之權未易窺測而後之儒者知守經而不知達權則又往往動而多窒二氏以權立敎取其足以破執而已然則擇善固執何以爲誠之者之道歟曰昔者孟子言之矣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是故賢人君子知一之不可執也而所貴在乎能擇擇則辨其執爲善執爲不善善既得矣執之何咎焉善無已也善無方也執善非執一也然則佛氏之云實無一法可得者果有合於聖賢之道乎曰學者必先知經而後可以行權經以正其本權以通其變也鶡冠子曰表術裏原雖淺不窮其言固有所受之若未能知經而惟權之爲尙終不免於意行而已矣其賢於華士之僞者幾何是故儒者之於二氏可節取而不可備信也備信之則求之愈博入之愈深而其離道也將愈遠矣此之不可不知也

書

復王守靜書一

守靜足下接來札具悉諸君子雅意僕雖窮居僻地鮮師友之助而與諸君子鄉書往來一昔可達亦差足自慰足下論書進張司寇而退劉相國在足下固別自有見然張司寇書但有筆力耳論其氣息去二王已遠劉相國正書能藏精瞻西漠諸公猶遠無論香光已劉相國正書能藏精

到于古拙中殊不易及蒙書守古法未化雖退之可也吳府君墓表近始錄出此文亦但能守法而已澤古齋遺文序用史記纂言法足與前所爲傳文表裏相輔耶溪經義序既不得不作而僕性不喜作泛常高論嬉笑之語以莊雅出之此古文與小說家言之辨也今以往可分致錄之而仍以底稿寄存子香許不淺而知之爲深至于自爲之文殆不敵所能知之爲幸昨又作得讀詹仲連鄒陽傳文一首自謂能推讀經最鹵莽惟于古今人文章高下則所以求之者謂僕能以古六藝之旨導後進此非僕之所敢承僕述之而相與撫掌稱快亦如潤安鈞足下前至荊溪與庶翼子香縱論于僕之狂言想備

復王守靜書二

足下前至荊溪與庶翼子香縱論于僕之狂言想備

已耳李習之而已耳終唐之世未見更有子厚習之其人也僕嘗謂古文極盛于北宋衰于南宋明七子修言復古而畀不可理其弊尤甚我朝自方望溪以古六藝之旨論文而海峯惜抱大雲茗柯相繼而起足以追配宋慶歷元祐間作者無愧色焉潤安鈞墅耶溪諸君能力爲之不懈包贏越劉之美儻得于吾身親見之歟吾日望之矣足下樂道人之善故僕于足下之前道古揚今辭煩不殺足下其必能諒察之不宣

今之所爲哉歲月既逝精力就衰退則以已之所未
能者轉而望之後起之彦故有如前書所云云非恕
己而刻求于人也諸子方年少氣盛時立志宜如是
耳志立矣然後可以徐而俟志苟不立則又將奚俟
焉其必其喻此意不宣

復王守靜書三

守靜足下德旋前與耶溪書謂數月以來獲免飢餓
之厄屬有天幸而耶溪欲發固窮之論故來書中有
窮困益甚之語與德旋書意似不甚闕合然耶溪勖
勉之意殊足感也德旋自信于詞章之學略有知解
而見世之謗毀程朱者意中不以爲然故發言制行
不敢顯與程朱相背不知者遂以德旋爲理學家甚
或以大賢之名歸之取供戲侮故德旋比來頗以得
謗爲喜誠恐蹈入鄉愿行徑卻與私心大相刺謬也
足下來書述潤安輩之于德旋每有求道若渴之意
在諸君子固實有是美而施之于德旋則甚非所宜
盡如德旋者但當以畸士相待率吾性之所近謂可
希陶靖節之十一乃所樂受昔陸象山先生謂李白

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故以德旋爲求道之士
德旋不敢固辭若謂道積于躬而足以供人之求則
斯世之大自有其人而德旋去之尚遠故曰甚非所
宜也德旋比成五言律詩二百寄鈞墅弟並與諸君
于觀之又德旋居歸美橋須俟有人至河橋方能寄
書不比在宜興北門可以時遞書疏也前委書册葉
俟入郡時面繳不宣

復王守靜書四

德旋嘗聞書水述祁孫言謂姚惜抱續集不如前集
以其復王惕甫等書有過譽之言也德旋以謂惜抱
續集中志墓諸作大勝前集不宜因是加貶故有書
王惕甫文集之篇原爲祁孫而發祁孫極不喜惕甫
文謂惜抱過譽惕甫自是惜抱之失而德旋爲之回
護爲非且以爲君子立言務求其正無反言以譏之
之理遂并謂樊紹述文必是文從字順今所傳紹述
文艱澀不可讀者特其偶然耳祁孫之文用意大畧
如此其實當時人固有學澀于樊宗師之說可知紹
述文之爲澀體無疑祁孫之言未必果是也特其篇

末謂皋文以德旋與毛洋濱相提並論而抑揚之旨自見子居以德旋與王惕甫相提並論不見抑揚之旨卽是子居之失其用意亦可謂善矣德旋又何必更與致啟啟之辨哉如謂揚惕甫而抑惜抱祁孫之識豈至如此悖謬也率復不具

復王守靜書五

守靜足下往歲十二月至錫山訪薛晝水太守與之論文事極暢粵西呂月滄郡丞謂德旋之文置之姚刑部集中殆無以辨而晝水不甚然其說意欲以予乃殊有精妙語今取其尤善者裒錄之足以見賢者同則固無嫌于相類至于張編修虞氏易言二卷中亦多可采非欲故襲之以爲吾美也于理有不得不爾耶編修而爲其學者尊之過盛遂若仲翔親受易于孔氏之門而得其傳者失之千七百年至編修始復得之若是其難能而可貴也噫亦過矣吾所見近時治易成書者汪君企山王君瑤舟皆實有所得其說

文駕刑部上者固是晝水偏見也自來明州日惟讀易本義參疑爲之已有端緒歲暮當可成書足下揣吾治易宜有可觀來書遂以程子易傳相勖勉甚荷厚貺程傳以人事說易博大閎實自可離易專行若德旋雖老尙不肯虛擲歲月但精力實已不足赴所志體中覺衰乏耳率復並候近好不具

復吳耶溪書一

耶溪吾宗足下德旋前與耶溪書以子香謂耶溪不宜務博爲非耶溪實兼人之才異日可望追蹤漱子瞻朱晦庵兩先生者惟耶溪一人耶溪來書務自撝見之也如使編修見之將毀其所治虞氏易而更爲

謙而轉以相屬則過矣德旋非能以言榮辱人者德旋譽耶溪謂今時已足抗衡子瞻晦庵于耶溪無毫髮補況期之異日耶特以見善而不知則已知而不揚是蔽賢也是孟子所謂不祥之實也德旋之譽耶溪慚當不祥之實耳豈敢以一人之口爲足敵千百輩之呶呶者乎德旋幼未識學年踰三十始少知自好讀書爲文家無藏書所居窮僻無從借得性又善忘從他人架上案頭讀之旋卽與未嘗寓目者等所守兔園冊子妄意進退古今人高下豈有當哉嘗念之可得十餘人其末相接而相知者蓋又不僅一二數也且如吾郡知文之士自張宛鄰而外宜無過王瑤舟而瑤舟則既知之矣若乃悠悠世俗之口曾何足與于多寡之數而顧以入吾思慮中之計較哉況天下之人衆矣吾爲文之時先有求知於人之念此境若墜坑谷無有垂之綆而出之而引之平夷之路者以是默默而居踽踽而行間入邑城中則其所相與游從往還不厭者皆窮巷抑塞無聊之徒然且追逐雲月舒悲娛憂强作任達以自附于陶元亮王無功諸人之後一日不飢死卽爲天地間一日之幸民如是而已他何望哉他何望哉耶溪年未及壯所造已欲上追古人而從之固當以遠者大者自期而切切然惟以文章爲不朽之事業亦非德旋之所望于耶溪也德旋衰老廢學已久耶溪慎毋曰效德旋之所爲則耶溪進矣耶溪其勉圖之不宣

復耶溪書二

耶溪足下來書文甚佳而與鄙見有不盡合者文章之事千萬人中有一二人知之卽不爲寡特視知之人何如耳方今知德旋之文者在德旋朋舊中數之可得十餘人其末相接而相知者蓋又不僅一二數也且如吾郡知文之士自張宛鄰而外宜無過王瑤舟而瑤舟則既知之矣若乃悠悠世俗之口曾何足與于多寡之數而顧以入吾思慮中之計較哉況天下之人衆矣吾爲文之時先有求知於人之念此一人知之彼一人未必知也又將移吾求知之念於彼一人輾轉而求之豈有既乎方德旋年二十許時見吾郡諸前輩言及古文無不嘖嘖稱羨侯魏汪姜及董文友邵青門諸子而于望溪海峯曾不置之齒頰間自皋文交王悔生而後知古文之學在桐城數十年來學者稍稍說望溪海峯惜抱三先生爲能

學古人而得其正然世人好三先生之文者終不敵好侯魏諸家之文之衆卽惲子居喜爲驚世駭俗之譚居之不疑固宜好之者之較多于三先生而世人好子居之文者亦終不敵好侯魏諸家之文之衆則亦聽其出彼入此之紛挐於天壤之間而不以入吾思慮中之計較焉今足下於德旋之文但當論其果能有得於古人與否而知之者之衆與寡與夫傳之其人而傳或傳之其人而卒不傳皆可置之勿論至于愛古薄今則世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

人遂輕其書在漢時已然何況今日然數百年後吾亦爲古人安知後世揚子雲之必不及待也率復不揣其德旋白

與族弟筠墅書

筠墅弟足下德旋前與吾弟及守靜耶溪書狂言滿紙諒諸君子必有以是正之守靜寄到邱邦士文集見有痼疾吾又安能舍吾所聞于師友之訓而徒就之謂吾向者之言實過乎昔人謂太史公記酒肉簿亦如其爲德旋四三紬繹之而心折焉其修詞之潔非同時諸家可比又能斂鬱其氣於混灝中較之以風馳霆擊爲駭人之狀者誠不可以同日語德旋鄉者干

然太史公之所以爲不可及者在神明於法而變化無方如第曰質而不俚而已豈惟太史公能之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李習之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明允子瞻子由諸人具能之矣其或文勝而質不足或質而不免於俚則皆不足與于斯事者也自北宋而後爲文者之能合於古人與否吾先以是斷之至于理之醜駁則視乎植根之深淺而於脩詞之得失無與焉德旋聞吾弟與潤安耶溪諸君於大雲著柯兩家文有抑揚之論德旋以爲兩家各有相勝處未易定其優劣謂著柯有擬古之迹此固其所不免然即以大雲論其文有全似晁家令言兵事書趙營平屯田奏者而行文軌徹出于管荀諸子不可掩也著柯擬古亦子雲子厚之匹耳曷嘗句摹字放如明七子之取憎耶且著柯亦不幸中道而逝耳使假之以年而至于五十六十安知不盡變古人之形貌而泯其模寫之迹哉且夫爲文之士各有所得于天之分不可以強而能其可強而能者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因其規而爲圓而周旋也中之因其矩而爲方而折旋也中之如是而已雖其所得及者在神明於法而變化甚優者亦必徐以俟其自化焉雖然士不求爲古之文則已士而求爲古之文而曰吾惟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而已神明變化之境非吾之所敢幾也夫誰則肯爲是言者故或且於古人之法度貿貿然未之知而徒徵引故實發爲頗僻之論橫騖旁逸不可控御而曰吾聖於文吾神於文世之人固亦有見之而適適然驚津津然羨之者矣而其稍知古人之法者則已見之而猶然笑之故夫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乃所以爲聖於文神於文者之資冀異日之忽不自知其何以能遂忘古人之迹也德旋之於爲文所得于天之分未優也而於古人之法度不可謂非心知其意者故願與吾弟及潤安耶溪諸君共守之而勉俟之不宣

答洪子齡書

子齡足下來書詞意兼美而其中褒獎過盛之語決非淺陋所宜承也德旋年二十餘從事讀書爲文之道自二三同志而外未敢輕有依附以冀揚聲于當

世而見世之才智之士往往是已所習互有稱毀大都不越足下四蔽之論竊以學問之途非一端之能竟也然而傳之自古片義之存有不能廢述之于今一節之長豈無足採況天之所賦才分各有優劣人之所趨好尚不可强同何必執已繩人更相非笑强分畛域務自貢高哉至聖賢義理之學其精純博大微妙深遠有終身求之而不能測其津涯者矣而或且矜其蒐獵之功騁其黨伐之說侈然自以爲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此德旋之所以甘心晦匿而不敢與

聞也足下心企古初志存介潔情殷乎著述之林思裕夫經綸之業廓其有容明而不耀此德旋之所期于世之君子庶幾一見乃今于足下之爲人與夫爲學之所趨向而差欲慰生平之願望焉幸何如耶幸何如耶守靜潤安子香鎮墅耶溪諸君就其所存志皆可尚並吾取益之資至于各引所長以益所短則又在乎諸君之能自得矣足下以爲何如屬有疾未愈不能構思謹度爲文足下略其詞而察其意可也不具

與沈閒亭書

閒亭足下德旋年三十許時與吾郡張編脩皋文同學爲文編脩甚見稱許且欲以此事相推避編脩之言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其時譽德旋之文者十八九編脩既歿之後惲大令于居大肆力于文章其論文也自歐陽永叔而下均有貶詞以德旋爲若可登文章之籙者而亦得幸與所貶之列曰才弱大令之言又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比時毀德旋之文者亦十六七俗耳庸目移其聽視于人以爲譽毀于德旋之文無所益損也韓退之不云乎要以俟知者知耳而乃者足下見推以直接退之云云此又世人之所深疑而怪駭者也漢以後爲文者莫高于退之退之其可至耶世人之深疑而怪駭之固其所也雖然退之之誠不可至而求其法而效爲之則奚不可者抑豈惟退之而已今且由退之而上溯之司馬子長又上溯之至于屈原莊周又上溯之至于易繫辭論語左氏檀弓亦孰得禁吾之求其法而效爲之者豈曰效爲之而遂能至之耶孟子之書謂人皆可以爲堯舜

夫堯舜豈人之所能至哉然其言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爲文者之宜取法乎古亦若是焉已矣至其所可至而其所不可至者相違豈遠耶得其傳而已矣湯武得堯舜之傳者也歐蘇曾王得退之之傳者也世人自不爲之而遂疑爲之者爲僞得之者爲妄是詎可以執途人而喻之者哉足下方少年于爲文非由師授而塗轍甚正持是以往如德旋者越之倍蓰奚難焉偶有所見伸紙疾書不覺累幅非欲爲文也暑熱幸自愛不宣德旋頓首

復呂月滄書一

月滄先生執事接奉手書一再雒誦覺文境洮洮清絶雖使古之善爲文者如柳子厚歐陽永叔歸熙甫諸公執筆爲之豈能復有相踰越哉德旋學術淺陋不敢與海內賢士大夫較量所得故常屏居鄉里墨守前望古人既仰企焉而莫之逮後顧無窮之來者則又自揣無可以待之之具惟以爲生平獲受教于師友之益差異於流俗人則可耳韓昌黎謂時作俗下應酬文字下筆令人慙今昌黎集中不見所謂可慙之文當時固隨作而隨棄之不待李南紀編集時始汰之可知也德旋嘗聞姚惜抱先生云西漢人文傳者大抵官文書耳而何其雄駿高古之甚昌黎官中文字止用當時文體而卽得漢人雄古之意則是判改吏牘猶堪近古勝作俗下應酬文字矣夫治古文者固昔人所云寂寞之道然誠得一二奇傑有志之士相與棄俗尙而誦說講論豈不愈于獨守太元以待千載後之復有揚子雲耶自今以往德旋雖中無所積不足以仰副采納之盛心而卽一涓一埃竊願悉輸之左右以爲快維執事恕其狂肆誘之使言不勝幸甚德旋輯有瑣屑雜志十數卷敘事議論相間錯出他人之言與愚鄙所見亦相間錯出是小說家子類異日當齎以就正今瞻近之期尙未可卜謹先錄近所得論文數則于別紙乞賜覽觀或可還以一字示褒貶乎率復並候近祉不宣德旋頓首

復呂月滄書二

月滄先生執事前者德旋一時激于知己之感而頓
忘其僭越之罪于大著輕有刪易句字可謂愚妄不
知量之甚者矣雖冀邀執事之終恕之而未敢必執
事之果能終恕之也雖然德旋辱執事之知厚矣誠
欲效其涓埃之報而無由一旦寵之以朋友切磋之
任敢不勉竭區區以獻于左右然使執事不察其心
而第論其迹而被之以荒誕之名安所逃之抑昌黎
所云農馬之智專度未必不見許于執事而德旋之
感執事之知之者誓心不忘終身焉耳矣至于執事
之能終恕之與不能終恕之則究未敢必也竊以謂
執事即不能終恕之德旋固亦無改于其敦勸之本
志而必將期執事于華嶽之顛渤碣之委焉昨奉到
手書不意執事寬之至此且盛有所稱譽乃益歎大
君子虛懷集益有迥出尋常萬萬者而小人之妄意
猜度爲絕可鄙笑也德旋才趙季由太守
所取士也年少才美爲文塗轍甚正異日成就當大
有可觀執事留意人才或可引與談議辨析異同乎
德旋論文之語尙夥匆匆不及錄呈大作二十二首

須細讀統俟續寄耳春深惟爲道自愛不宣

復呂月滄書三

月滄先生執事德旋爲世所簡棄久矣自以學殖不
深行能無足比數二三同志信而稱之實爲逾分而
世之簡棄之者適當其所宜今執事之信而稱之乃
不啻雅故相識者之所未有用是俯而憑伏枕而愚
不自知何以能得此于執事也德旋與執事未嘗相
見而評議執事之文畧無所隱飾願忌此其愚直爲
何如者哉雖然不敢以不如此也德旋嘗欲自附于
古之狂者而不直則爲聖人之所深棄而敢不懼乎
桂海間往往平地孤巖拔起削立于仞造物者之爲
至是而夐無以尙其氣鬱積數千年必有所屬以發
之者今安知非執事耶幸自愛無失時不宜

復呂月滄書四

月滄先生執事得書知道履安和快慰不可言喻伏

承謙光下逮云欲相師言之至再在執事誠爲高世越俗之舉而德旋斷非其人夫是乃子厚習之諸君子所不敢居之任也德旋自顧何所有而敢侈然爲賢者師乎又竊以爲論詩文者不宜立師弟子之名傳道解惑文人中惟韓退之足當之耳漢儒重經學因有經師宋儒嗣統孔孟可爲人師元明講學家雖眞僞錯出而所托之名固尊我

朝如湯睢州爲監司後始受業于孫夏峯徵君睢州亦未爲似何以謂之文哉姚惜抱先生所云舍其粗則精者胡以寓焉者謂此也德旋之于斯事志甚高法古人以得其神爲貴神合矣能泯其迹固善即曰迹未忘焉亦不害其爲文之美也于鱗元美之學先秦徒以剽剝句字爲工無論其神之不屬也而形骸之外已離矣況其下者乎

文易辨而近吾世者其文辨之較難歟且文士之效古人以得其神爲貴神合矣能泯其迹固善即曰迹未忘焉亦不害其爲文之美也于鱗元美之學先秦徒以剽剝句字爲工無論其神之不屬也而形骸之外已離矣況其下者乎

日乃人人皆曰韓退之果勝揚子雲矣豈非古人之文易辨而近吾世者其文辨之較難歟且文士之效法古人以得其神爲貴神合矣能泯其迹固善即曰迹未忘焉亦不害其爲文之美也于鱗元美之學先秦徒以剽剝句字爲工無論其神之不屬也而形骸之外已離矣況其下者乎

賢者師乎又竊以爲論詩文者不宜立師弟子之名傳道解惑文人中惟韓退之足當之耳漢儒重經學因有經師宋儒嗣統孔孟可爲人師元明講學家雖眞僞錯出而所托之名固尊我

子所不敢居之任也德旋自顧何所有而敢侈然爲賢者師乎又竊以爲論詩文者不宜立師弟子之名傳道解惑文人中惟韓退之足當之耳漢儒重經學因有經師宋儒嗣統孔孟可爲人師元明講學家雖眞僞錯出而所托之名固尊我

越俗之舉而德旋斷非其人夫是乃子厚習之諸君子所不敢居之任也德旋自顧何所有而敢侈然爲賢者師乎又竊以爲論詩文者不宜立師弟子之名傳道解惑文人中惟韓退之足當之耳漢儒重經學因有經師宋儒嗣統孔孟可爲人師元明講學家雖眞僞錯出而所托之名固尊我

承謙光下逮云欲相師言之至再在執事誠爲高世越俗之舉而德旋斷非其人夫是乃子厚習之諸君子所不敢居之任也德旋自顧何所有而敢侈然爲賢者師乎又竊以爲論詩文者不宜立師弟子之名傳道解惑文人中惟韓退之足當之耳漢儒重經學因有經師宋儒嗣統孔孟可爲人師元明講學家雖眞僞錯出而所托之名固尊我

朝如湯睢州爲監司後始受業于孫夏峯徵君睢州亦未爲似何以謂之文哉姚惜抱先生所云舍其粗則精者胡以寓焉者謂此也德旋之于斯事志甚高法古人以得其神爲貴神合矣能泯其迹固善即曰迹未忘焉亦不害其爲文之美也于鱗元美之學先秦徒以剽剝句字爲工無論其神之不屬也而形骸之外已離矣況其下者乎

不爲矯徵君不爲僧道在則然非是者弗許也執事之于德旋蓋知其文之僅可而未知其人之不可耳

之于德旋蓋知其文之僅可而未知其人之不可耳至爲文之道乃不敢不據所見以相質焉古人之文易辨也近吾世者有時俗之毀譽足以淆亂是非眩惑視聽故其文辨之較難夫文家之美非一人之所能盡擅也詩之有風雅頌書之有典謨誓誥且各專其美而不相兼後之人乃欲執己之所習以爲是而求之甚深而才與學誠皆不足以副所志故樂得才智之士而與之言庶幾因所見之親而轉而播之廣爲傳之以相繼于無窮而已德旋固無嫌盡言于執事者亦望執事匡所不逮而無或少存隱飾之意德旋雖不若執事之虛心好善然亦非以詘詘之聲音顏色距人者也履茲長夏維祈厚自珍愛不宜

復呂月滄書五

得書知道履安和爲慰歸震川文有不能謹細之失誠如耶溪所論而足下疑之疑之是也震川出宋後

文家大宗似非後學所宜輕議然當仁不讓于師亦
聖人之訓也震川之文其以大氣涵負之者名公卿
詩文集序爲盛以其有關于明中葉後國家隆替興
衰之故故其言感喟深至慨宏鬱茂得漢氏之遺風
然以較之歐陽永叔之外制集序曾子固之列女傳
目錄序先大夫集後序等篇末知其孰爲先後而遂
以爲能追蹤司馬子長則是尊之過盛者之詞殆猶
未足爲據姚惜抱先生云震川能于不緊要題說不
緊要語而風韻疏淡出自子長斯爲得之耳然其牽

率應酬之作集中存者過多故近俚之病時或不免
我
朝汪堯峯施愚山諸公皆于此不辨也能辨于此者
不得不推方望溪爲古文失其傳者
七百年蓋謂此耳不然如震川者乃謂其失古人之
傳亦已苛矣至于震川經義眞軼出歐曾古文之上
足以肩隨史公抗衡韓子豈守溪思泉所得與之並
論哉德旋于文章之事求之數十年自唐宋諸大家
而後所心慕者惟震川惜抱兩先生而自爲之文果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三十 花雨樓校本

耶德旋與足下之交已定萬萬不敢因此事起陵谷
膏中然謂受茲非禮之加遂自甘焉而絕無幾微之
不豫則猶未之能故以畧陳于左右其必有以鑒而
諒之即承動定不宣
復呂月滄書六
得書知偶示微恙旋即平復甚慰德旋非故欲高自
許也然於古時文與詩與書皆能知之而與並世之
人無所讓以好之甚篤故求之甚深也而世之眞能
信之者無幾人其故亦有可言者焉世人好之不篤

則求之不深而又鮮肯以不知自仞則其所見謂是者未必是見謂非者未必非大都適與吾見相左德旋之所以窮於世而無所遇者坐此也然使捐吾夙所得于古人之眞解隨聲附和於捕風繫影者之談不惟性所不能也又且年已過者何多求于斯世顧肯效此逢世之資爲哉足下之前眞可以發吾之狂言者故不覺淋漓快意一道耳至來書所引易爻詞義乃非敢承也卽以足下所擬之卦言之在彼爲豐屋者之天際翔而在德旋爲折右肱而無咎則庶乎旋之解以爲人處豐大之時親故之就而與謀者必多漢樂府云來日大難口燥脣乾實有其事也若獨旅無嶽則所親惟童僕而已至乃譽命上逮非有文明之德者其孰能之蒙之九二所以立師道在周程以前惟江都河汾足當之而鄭北海不與焉德旋今雖以授經自給實非擬議所敢到也少卿芝階近獲晤談否竹嶼觀察春木生甫諸君皆曾通簡札未耶漸涼千萬珍重不宣

答任階平書

階平先生閣下接誦手教知慨然以學道爲己任欽佩無已德旋竊聞强恕之事固盡人可行然大學傳齊家治國章云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宋儒所以有無忠并無恕之說也夫已未盡則無可推無可推則不恕矣如曰吾未能盡孝也而姑恕人之不孝吾未能盡忠也而姑恕人之不忠此豈聖人之所以概望于人者耶蓋離忠而言恕卽離恕而言忠衛洗馬之能事也其源出于老莊合忠以言恕卽聖人之道一以貫之不能外矣道不離于日用不外于五倫皆情之所持也無情之人上者如木石其下則爲殘忍凶暴之徒而已然而情有正有不正情之正者性之發也此古聖賢之所保亦宋儒之所日夜講求而發揮于文辭者也情之不正者欲之熾也此古聖賢之所禁亦宋儒之所諄諄告誡而大爲之防者也宋儒謂人欲當處卽是天理其言至精故宋儒但教人過欲循理耳曷嘗教人滅情復性哉閣下以言

恕言情謂異于朱儒而德旋以爲言恕言情方不異于朱儒則未知于閣下之意何如也然德旋固非能爲朱儒之學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此朱儒論學之宗旨也非德旋之所敢冀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是則德旋之所自勉者矣發乎情者不能皆正時時以禮義檢束之不使蕩而踰焉以求無大悖于孔孟程朱之訓而猶常恐其未能也閣下倘賜之以言而教正之則幸甚幸甚此復即承動靜不宣德旋頓首

答筠墅書一

筠墅三弟足下德旋病瘧後務自嗇養今體中亦無他但精力終減于舊讀書不能深加玩索之功以是媿吾筠墅也來書謂方今守先待後之任在德旋一身此何說耶抑于古之所以爲文之法不可謝爲非識途之馬耳筠墅果北行乎筠墅苟可以無北行德旋終以北行爲非筠墅所宜何則體過弱道塗勞頓非所堪也筠墅北行若果德旋願筠墅捐去一切異同之見自爲所當爲而已近作劇佳論見于評語者不復贅又以往讀左史文敘一首辭雖甚簡然意亦盡矣意有未盡筠墅當于言外得之德旋白

答筠墅書二

筠墅吾弟足下前得手書匆匆作答未盡所懷今幸獲少暇有急欲爲吾弟告者願勿視爲迂談而置之大抵世士所爭者不越名利二端吾輩既無生產可治勢不能不謀衣食雖終歲爲利所役而實無與人爭利之心此固可以自信人亦未嘗不信之也若名心則不敢自謂盡無之然謂與人競名而生媢嫉之念則自有知識以來從未敢稍有萌動于隱微之間所自具非由務學而得而吾弟乃視爲甚高之境歎羨若以爲不可及恐吾弟于人已相形之際或未免有勝心之動于不及覺者安可不求其根株之所在急思有以鋤而去之哉至德旋答任階平庶常書中所云道不離乎日用日用不外于五倫者此又人人所能言絕無奇特不願吾弟之張而飾之也不宣

初月樓文續鈔卷二終

序

贈族弟筠墅序

昔戰國時人騖於功利而孟子之書述唐虞三代之德託始於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因言利之所以爲害仁義之所以爲利此七篇中之大指也孟子雖命世亞聖之才而時君終莫任以國政故孟子亦無所藉以施其用獨其書存而萬世賴之太史公傳孟荀均平之道使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行至不得已而著書立言以自表見則雖不有得於今安知後吾之世無收效于吾言者也筠墅之志誠卓矣其益求所以充之者而後可歟

周易繹傳序

發明孟子首章之義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豈有異哉子長蓋有鑒於時之言功利者競進至使海內騷然民不安其生必固愁焉傷之而託辭於讀孟子書以爲後戒可謂拔本塞源其言有補于世矣余族弟筠墅學爲古文於太史公書治之加勤往往能得其言外之意而於時之尚功利者疾之尤甚人皆迂而怪之吾聞先世儒者之論謂人心之陷溺害甚于洪水猛獸是故古之君子畢生汲汲皇皇焉凡以救之以行窮而在下救之以言其志同其道同也然吾又聞孟荀蓋皆晚而有作今筠墅之齒未也思葆夫天之所與我者而欲同之於斯世宜務講明齊治均平之道使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行至不得已而著書立言以自表見則雖不有得於今安知後吾之世無收效于吾言者也筠墅之志誠卓矣其益求所以充之者而後可歟

周易繹傳序

盈天地間無非道也是故盈天地間無非易也而聖人所以作易教人之旨則在乎隨時變易以從道夫道其深矣乎夫易其幾矣乎易之爲書也言天道而人事該焉言人事而天道備焉後之言易者或主象數或主義理豈遂能覩易之全而不可謂其于易無所見卦畫伏犧之易也象辭文王之易也爻辭周公之易也而爻本于彖彖本于畫不有夫子之傳孰知夫三聖之易之博而通哉然且主象數者黜義理主義理者輕象數夫何異同之論之紛紛也予友汪景望企山治易幾三十年著周易繹傳若干卷其自云

釋傳釋經非敢越傳以釋經可謂篤信好學精思極元者矣夔孚與企山同客京師見企山治易勤甚歎其志之卓而力之果而又能虛其心以集益不憚與人商榷焉誠豪傑自命之士也書既成屬予爲之序予之于易乃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夫何足以序企山之書然竊以爲學者誦法聖人期于不悖聖人之教而聖人所以作易教人之旨莫詳于傳傳明而卦畫象爻辭皆明矣然則企山之于易也其庶乎

鄒潤安觀化圖序

昔莊周列禦寇著書言物化其說窮幽極遐汗漫恍忽莫可究詰而佛法自後漢時入中國中國之爲其學者悉取莊列之旨傅之益渺茫不根而使人易於失守儒者之觀化則不然雖推而極之至于上際下蟠充塞無間所言似與釋氏莊列相出入矣而其道造端乎夫婦其事不越子臣弟友之職於是焉盡而豐于實效而嘗與游者皆稱之觀于其詩則又絶去雕飾靡曼之習而達于情之所不容已非欲與世之詩人較得失者卽其志之所存可知也抑吾聞學無非眞實无妄者之爲之此所以異于釋氏莊列之言也潤安鄒君爲儒者之學而兼通禪理然其于儒

以詩人自命者耶惟不欲以詩人自命故凡刻意求工於詩者皆遜焉學愚之學蒭節其有意耶其無意耶意不在於詩而又不能以無詩耶蔡中郎有云諸生競利作者鼎沸蓋名之所在利亦輳焉學愚不求工于詩則與競利者異矣世有深知學愚者試以吾言質之

劉海峯先生經義鈔目錄序

桐城劉海峯先生以詩古文負重名雍正乾隆間然其平生著述之尤善者經義也海峯經義妙得莊周史記之遺而知之者鮮知之而能好之者尤鮮而余族弟敬承獨能知而好之夫經義之與古文未嘗有異也世之人岐而視之吾不解其何故也然而持是說以語于人人莫不嗤笑之擯斥之矣此海峯之文所以知之者鮮知之而能好之者尤鮮也其有文不必似海峯而足與之媲美者近得四人焉余族父晉望先生其一也其三人者曰寶東皋曰姚惜抱曰白禮裁此數家之文具在也而世率以爲無用而棄之可慨也已敬承晉望先生之季子余曩者與晉望先生相見論說古今人文章高下于經義自荆川震川後斷以海峯爲絕倫時敬承年尚幼未能悉聞聞之亦未能悉解乃自晉望先生之歿余每與敬承論文而喜前型之猶未墜也敬承手鈔海峯經義若干首大抵皆時之治進士業者所不欲觀而余與敬承幾日誦習焉而不厭也由此觀之志古修業之士其終不憂屬和之無人也哉

遇明詩綜序

道光甲申冬余留宿友人路質軒學博京江署齋質軒出朱竹垞先生明詩綜本屬爲擇其尤者將使子弟別鈔之既卒業而爲之言曰詩之體至唐人而始備故論詩宜以唐爲宗宋人病其太離太離故法踈明人病其太合太合故形似而性情反爲所掩論者每以復古之功歸之李何七子而病即隨之然自七子而後明詩益不逮而日衰蓋七子學唐人而得失參焉後乃惟七子之學夫烏乎不日衰然公安嘗矯七子矣竟陵嘗矯公安矣而明詩且屢變而益敝夫矯枉者鑒前人之過而將以求中也矯而過焉則是

以過矯過也以過矯過夫烏乎不益敝論者以爲雲
間諸子出而明詩復興然亦復于其故耳明之故不
可遂以爲唐之故也唐人之詩莫盛于開元天寶之
世蓋有建安之風焉而其時能者數十人各能以性
情自見于篇什故曰正之變變而不失其正也嗚呼
豈不難哉

路質軒六十蒙求詩草序

背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賓之初筵之詩此殆其少
年時事及爲抑詩以自儆則年既老矣今攷其詞有
軒之詩大抵皆余所點定者因爲之敘而發其所以
名詩之意如此云

陸湘帆小石山房詩稾序

予曩在京師與同邑陸學博以寧論詩契合最相友
善故于其南歸也爲序以送之其卒也爲辭以哀之
以寧之令子念祖湘帆年長于余二歲而以父執視
予予固不敢當也然湘帆執禮甚恭曰某敢忘先君
子之舊好予以是知湘帆之爲人必無子弟之過也
湘帆以名父之子嗣爲詩日益有聲公卿間藎其足
跡幾半天下多得江山之助矣而詩格雅飭修整應

矩合度如其人如其人焉湘帆比出其所著小石山房詩屬余爲論定予既幸故人有子能不墜其家聲而追思往事忽忽已三十餘年所遇幾無故物又安能以無感也讀湘帆詩蓋不禁悲喜之交集而因以書其簡端

澤古齋遺文序

德旋嘗讀族父晉望先生所爲鸛圖詩序而有感也其言以爲人當先有所得使物皆至于心而心不爲之囿則神鬼之奧作息之常其趣一也富哉斯言旨哉斯言夫使物皆至于心則于天下之理無所遺而心不爲物囿即先儒所云堯舜事業亦如浮雲之過太虛而況于區區文藝之事乎然先生每以德旋爲可與言古之爲文之道也蓋其論說之相合者十而八九間有十之一二未合德旋亦不强以求合于先生而窺先生之意若以爲無嫌于偶有未合而已又甚焉嘗以爲耶溪之文說理則李厚庵也布格則唐應德歸熙甫諸理齋劉才甫也耶溪年甫踰冠而所造已能若此吾無以測其異日之所至矣然人之抱軒文集德旋固敬愛而心儀之乃今讀先生澤古齋遺文而德旋嘗讀族父晉望先生所爲鸛圖詩序而有感也其言以爲人當先有所得使物皆至于心而心不爲之囿則神鬼之奧作息之常其趣一也富哉斯言旨哉斯言夫使物皆至于心則于天下之理無所遺而心不爲物囿即先儒所云堯舜事業亦如浮雲之過太虛而況于區區文藝之事乎然先生每以德旋爲可與言古之爲文之道也蓋其論說之相合者十而八九間有十之一二未合德旋亦不强以求合于先生而窺先生之意若以爲無嫌于偶有未合而已又甚焉嘗以爲耶溪之文說理則李厚庵也布格則唐應德歸熙甫諸理齋劉才甫也耶溪年甫踰冠而所造已能若此吾無以測其異日之所至矣然人之抱軒文集德旋固敬愛而心儀之乃今讀先生澤古

齋遺文序

德旋之敬愛而心儀之也一如惜抱焉先生故以經義名當世其所爲古文恆不自收拾歿後先生季子敬承始搜錄之屬德旋爲論定德旋盡讀先生所爲春覺軒詩序而復重有感焉其言以爲古人取形聲點畫制爲文字合二三字而强以號于人謂之名姓特取以便人之記識而已而人强執之以爲我我固然乎然則古人之所以爲我者又何如也嗚乎此先生之文所以不蘄知于人人而先生之志之所以爲先生之學之所以遂皆可于此乎思而得之而文固其餘事焉耳矣道光四年八月日族子德

吳耶溪經義序

曩者余族父晉望先生以經義名當世從之者多一時俊士也而耶溪尤爲先生所稱賞先生歿後耶溪之文日益進持以示余余之愛之也殆較之先生而又甚焉以爲耶溪之文說理則李厚庵也布格則唐應德歸熙甫諸理齋劉才甫也耶溪年甫踰冠而所造已能若此吾無以測其異日之所至矣然人之

見之者每嘆以爲僞體也耶溪以余賞愛其文而屬爲之序夫耶溪之文之體則唐應德歸熙甫諸理齋劉才甫諸先生之文之體也何以爲僞何以爲不僞盡言之中無物卽僞言之中有物卽不僞矣雖然吾又安能家置一喙以與之以爲有物人以爲無物吾又安能家置一喙以與之相論辨哉余嘗求經義法于宋人始爲經義之文求古文法于司馬子長韓退之之書求古詩法于曹子建阮嗣宗陶淵明求今體詩法于杜子美杜牧之李義山求書法于歐陽信本顏淸臣楊景度蘇子瞻窮

老盡氣不遺餘力以冀幸一當而自世人觀之無慮皆僞體也則以余今日序耶溪之文恐反足爲耶溪累于耶溪奚益哉然使唐應德歸熙甫諸理齋劉才甫諸先生生于今之世爲其所爲之文而見之而不嗤之爲僞體者殆無幾人耳今耶溪志于復古亦自爲耶溪之文而可矣於人言乎奚恤然使耶谿遂成進士則耶溪文不脛走千里決非僞體矣夫是乃所謂命也命非人之所得而制耶溪其姑俟之

詩經申義序

孚族父晉望先生著詩經申義若干卷其意以爲聖人之經義蘊無窮前人之說詩者詳矣而義有未盡乃引而申之故不偏泥序說亦不盡廢序說序說之可信者存之其不可信者則自爲說以達詩人之意若乃昔賢之說之當于心而不可易者與並世之人之說之可采者列之于篇並著其姓字蓋先生志在發明經義而已而豈斷勝于人以爲已名哉先生嘗語德旋曰吾欲爲是書年已六十餘矣曩時先生爲詩經申義一書而猝未得暇故其書尙未成也已而德旋授經揚州與先生不數數見先生之書雖成而德旋未嘗受而讀焉先生既歿而其季子敬承始出此見示屬爲序之德旋之於詩舊嘗學焉而未能得其要領然所見古今人詩說十數家求其理之純而不雜氣之和而不激則無逾于此矣是書也傳其必有涵濡諷詠得古人之意于數千載之上而斷以自淑其身心者乎是則先生之志之所存也已

陸子卿抱琴圖序

世傳司馬長卿琴歌詞意膚淺疑爲後人擬作然長

卿飲卓氏酒弄琴事載本傳子長與長卿同時宜得
其實夫琴者先王以禁止人之邪心而長卿當日所
爲托于琴以將意者顧若是蓋自古音之亡弦歌不
求合于韶武之節而哀樂之失其正而流焉者往往
而然長卿慢世之士無足深責至如犢牧子七十無
妻感于雉朝飛而作操此固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而
君子亦以爲過何則後而失其時矣陸生子卿蚤歲
喪偶幽憤抑鬱乃不自得爲抱琴圖以見其志不可
謂非情之正者子卿從許學爲詩有年矣詩之爲教
于部爲卷若干凡集之類若干部爲卷若干凡史之
類若干部爲卷若干凡子之類若干部爲卷若干凡
經之類若干部爲卷若干凡集畢備其目凡經之類若
矣芝階家多藏書經史子集畢備其目凡經之類若
世才自命者不能過如芝階乃眞可謂之善讀書者
蓋在南宋諸儒而諗之以宰物成務之方雖夙以經
階于僑居之里第晨夕相與縱論知其淵源所自出
余應同里程朗岑大令之招適四明道經錢塘訪芝

發乎情止乎禮義情有正有不正禮義者性之德無
不正也子卿其果有得于斯也夫
莊芝階藏書目錄序
昔蘇子瞻以宋書不觀遊談無根致慨于後生小子
蹈此者之爲病由是言之欲議論之援古證今而有
依據非多讀書識義理不能犁然有當于人之心顧
世往往有讀書愈多而于理甚昧者又或于古人名
物象數之學辨之甚精而詳及與之言當世之務瞿
迂遠不近情而無以適于用是豈書之無益于人哉

鄭樵仲爲寺言康節邵子之學卓絕千古紹而明之者
若干萬卷藏于家悉著于錄宜與吳德旋序
樵仲爲寺言康節邵子之學卓絕千古紹而明之者
幾無人焉吾欲窮其源竟其委而求之于易讀易久
之乃憬然有悟也而後筆之于書曰乾坤易簡錄夫
邵子之書人皆得而讀之莫之知也樵仲獨能知之
而推而闡之其言愈約其指愈明而其理則備于易
斯亦所謂得不傳之秘於遺經者與世之爲陰陽五
行之說者人各是其所見可謂雜矣得樵仲爲之統

宗而諸家之書無患乎雜而不貫昔者帝錫禹洪範九疇闕千有餘年而後箕子傳之乃大彰顯于世蓋道之明晦自有其時非人力之所得而強今樵仲發明邵子之易于七百餘年之後不可謂非天意之攸屬也抑聞樵仲所著有曰河議墾守吳江吳山子惜當時之人不能用其言余以樵仲非一世之士則言非一世之言雖不有得于今安知無收其言之效于異日者謂宜並公之天下後世毋徒閉之篋中而已也

花雨樓校本

東槎紀畧序

造物之生才也必有所以用之用之大則功被六合教垂百世用之小即功在一隅而其言之立亦自足以不朽如吾友姚石甫大令所著東槎紀畧一書其庶矣乎石甫夙留意經世之學不爲詹詹小言及爲縣令臺灣兼攝南路同知又權判噶瑪蘭習知其地勢民俗遇事激昂奮發銳欲有以自樹立其爲是書也始乎定許楊二逆事而以陳周全案紀事終焉凡五卷其中言兵事諸篇切實詳備鑿鑿可見之施行既不滅虜家令矣而記飏異篇議論尤卓絶未之言也人人意中所未嘗有而及其既言之也又若人人意中所有也韓子曰其皆醅也然即此而觀後之從事臺灣者必取其言以爲鑒豈非不朽之盛業也哉石甫嘗謂余有志立言之士遇所聞見美惡皆宜據事直書以寓勸懲之指乃克扶樹教道而有補于人心讀石甫之書足以知其識之宏而忘之所以大用之非僅于此書爲足自表見也然即此書雖三公不願有欲招致之者謝不往人謂先生稍委蛇必得館職先生曰家有老母幸得歸養我愛我日雖三公不易也已而需次選人爰命畫史爲愛日思歸圖以見志焉後十年謁選得惠州永安令本躬行以爲治民德之然亦未竟厥施也先生之歿久矣而愛日思歸圖其家至今葆藏之道光壬辰夏予客四明先生之

花雨樓校本

存者遠矣

愛日思歸圖詩序

鎮海王凌衢先生乾隆中成進士時先生文名籍甚有欲招致之者謝不往人謂先生稍委蛇必得館職先生曰家有老母幸得歸養我愛我日雖三公不易也已而需次選人爰命畫史爲愛日思歸圖以見志焉後十年謁選得惠州永安令本躬行以爲治民德之然亦未竟厥施也先生之歿久矣而愛日思歸圖其家至今葆藏之道光壬辰夏予客四明先生之

孫曰升以此圖見視屬題予乃爲之詩曰

我幾德名諸勢奚貴顧瞻京國身羈心逝芳草芳草
生于南陔願言采之曷不遄歸言旋我車言乘我舟
我行不速歲月其遒閱世孔長哲人往矣貽厥孝思
後其毋美

斷釵圖詩文序

湯節母楊太夫人少卽工詩長適與竹湯君相唱和
爲詩甚夥自與竹殉父死難海外則悉焚棄舊稿不
復爲詩其後長君都尉贻汾奉太夫人居揚州瓊花
由不受而逃之許之得姓久矣或曰非也堯以天下
讓四岳四岳辭焉而後與在廷之臣其舉舜四岳其
氏與名不傳後之好事者卽以許由當之其逃隱事
不見于經不足據也然史記齊世家言太公望呂尙
者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
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而又于陳杞世家之終歷
敘唐虞之間有功德者十一人謂伯夷之後至周武
王復封于齊豈伯夷在堯時嘗爲四岳辭不受堯之
天下及舜命官而復爲秩宗以典禮歟太史公多見
古書宜別有據第其言周武王復封伯夷之後于齊

而不及許豈以許國微不足與齊比而遂畧之歟然許氏自漢以來爲海內名族今吾郡滙上許氏以明永樂間無錫教諭始居武進之洛陽曰楚渠者爲祖由楚渠推而上之以南唐李氏時參德化軍事諱稠者爲遷歙北昉溪之祖又推而上之以唐睢陽太守諱遠者爲有功德之祖又推而上之至唐宰相敬宗以唐書宰相世系表推之至漢侍中毘自毘而上則世益遠不足據而推矣滙上許氏之爲譜也由楚渠已上第追述先世之源流而不致其詳焉由楚渠而是爲則焉耳矣夫壹與之齊終身不改禮也義也禮義之作也錄之于經以爲夫死而稱未亡人者宜以正者聖人尤亟取焉其在于詩鄘之栢舟衛其姜守倫立世教也夫婦爲人倫之始有遭變而能不失其旌爲附錄又凡若干人昔者聖人之作經所以正彝其餘錄一卷則爲存疑爲待

旌而舊見于邑志者凡若干人爲節孝祠譜錄五卷

旨得建總坊並入祀節孝祠復合之已被

以範士大夫先王之制不苛責之庶人之家而義則盡人宜守靈臬方氏所云程子一言震動乎宇宙也

老不嫁以養父母此所謂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又有已字未行壻死而矢不再字者與夫亡而以身殉者其志行均足以維風勵俗烏可任其湮沒無傳也

哉彙而錄之播其芳馨終古無極閩幽發潛功亦懋矣先是常州府之武進陽湖縣諸紳士業有是舉丹徒其踵而行之者也鎮江府學教授路君訓導陳君

旌典而力未能自遂者告于學博士牒縣申請行臺

序

丹徒縣節孝祠譜錄序

道光十年歲在庚寅鎮江府丹徒縣紳士茅元輅鄒衍慶等採其邑中之孝貞烈節婦女應

皆余友也壬辰三月過訪看為蒐覩斯錄三君並屬予為序予不敢辭也而為序之如此云

陸子卿匣琴樓詩稿序

詩莫盛于唐唐人中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諸家篇什固繁富矣至如劉賓虛者存詩不過十數首然後世言唐人之詩之善者莫能遺焉自宋以來有存詩多至千百篇而實無一篇足以供人之吟諷采擇以是知詩之不貴多而貴精也余嘗持是說以語路質軒學博質軒信之又以語陸生子卿子卿亦深信之鄉

者子卿命畫史貌已為抱琴圖而余序之既嘗告之以為詩之道及是又以其所著匣琴樓詩稿請序曰願夫子之有以策之也子卿于詩不多作而能引其芬芳悱惻之致以達幽憤抑鬱之情誠有足以感余者矣夫謂知音者之難遇也固也然苟能為伯牙則不患世無鍾子期子卿其盈致力于是以求為伯牙之弦而可已異日者吾且將遇子卿于高山流水之間與友人吳德旋序

李紹仔詩序

余少喜為詩然不恆與人論詩嘗過仁和湯貽汾于明聖湖上語合意相善也已而貽汾善紹仔甚稱紹仔之詩紹仔詩不輕與人觀度貽汾能知其詩故視之而貽汾果能知之而稱之且曰子詩甚不易知也然曾與仲倫觀之否乎紹仔曰未也貽汾曰吾所見世之知詩者莫仲倫若是必能知紹仔詩其後予訪紹仔于陳渡里紹仔悉出其詩視予予得而觀之紹仔詩以五言為尤善蓋出自唐之王右丞韋左司諸家而于我

家而于我朝諸賢則與桐城劉海峯先生最相近海峯之詩有學太白為之者未善也學右丞左司為之時至焉紹仔之詩格高詞雅而又能時出新意非專以摹擬為工者其于海峯且駸駸乎欲過之宜貽汾之歎為不易知也今紹仔屬予序其詩惜貽汾已逝不獲更相與論定而歎賞之則亦待其人而傳之可矣

初月樓文續鈔卷三終

序

遵路鄒翁七十壽詩文序

道光三年余留居郡城最久于是始識鄒生澍而余族弟敬承族子鋌皆澍之友也三人者並喜從余游問爲文之法時敬承鋌始從事于古而澍以能爲詩歌古文詞有聲郡中名士如陸祁孫周伯恬昆季吳山子汪逸雲諸君皆稱美之矣然澍家故空乏以鬻

養親而親安之余乃深有意乎其爲人也其後余每入郡澍輒偕敬承鋌就余談藝余亦時時過澍居城北之沙溪草堂直澍他往則暗其葺甫遵路翁恂恂退讓君子也澍雖以技述鳴而學日以益充行日以益謹一時賢士大夫咸慕與之交是誠所謂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者固宜其有得于義方之訓而澍乃間爲余述翁之所以教澍與澍之所以承翁之志者曰澍每日外出至暮則吾父詔澍侯澍歸而問一日所爲之事凡事涉退讓及以苦思愈人不能治之疾者輒喜爲滿引一觴否則必加譴責澍以是兢兢然愈不敢有所苟也余聞其言而有槩于中焉夫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正以其不求異人而人自覺其倜然達耳如有求異於人之念即心已越而不存矣澍之待余也厚恒以遯世無悔之學相勸勉余固不敢承也觀于翁之能教澍以成其名余自顧亦爲人父者而彌足愧矣歲之某月日爲翁七十誕辰凡郡中與澍交者皆有壽言以彰其潛德而澍顧彙成一編視余欲得余文爲序誼不可以辭也于是乎言

徐都督六十壽詩文序

壽者德之徵德者壽之所由致考之於詩豳風七月之篇爲稱壽之始羣雅之才百有五言壽者不一而足然皆歸本于德美之尚而非徒泛爲頌禱之詞如小雅南山有臺之詩之美君子也既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矣而其究也勉之曰德音不已又申之曰德音是茂此其無窮之願望言雖詳而不可厭也

龍飛道光之十一年歲在辛卯徐都督星溪與德配

某夫人並壽躋六十一時同官于浙及寓公之能文辭者及浙士之才名者咸有頌禱之章以將意其體則或爲文或爲詩又或爲詩餘都督之詰嗣某棄而編之而予友呂子月滄屬德旋爲之敘夫都督之爲人德旋于燕閒之見而知之矣好賢禮士有古者于旄大夫之風焉僚執之友既相得于朝夕之温恭而浙東西千里中臺兼杞李之喬莫不欲涵而煦之固宜發于是編者盡無媿乎羣雅之才焉矣

呂月滄藏書目錄序

學詩之宜以唐人爲宗也此言可以俟之百世後之能詩者而不惑然規規焉務求合於唐人則慮其形似而神不相屬博而習之則又慮其雜焉無統終不能自成一家言予昔在維揚嘗與四明黄文山論及之相與歎學者之多能自立家之鮮而能滿吾意之所欲云者爲尤鮮也予蓋已孜孜于其中數十載未有所得即亦不敢向人侈言斯事惟遇有不自滿如支山其人者則私其商榷而已予既與文山別久不相聞及予來客四明支山方宦游粤東得其書述故念舊其言愈不自滿也予思支山之友陳君漁珊詩讀之其才力足以抗衡宋元諸大家

粤西呂月滄郡丞爲寓公于杭州四方賢士大夫至杭者聞月滄多才藝咸願與之游月滄亦樂以所得賢而友之使予謹從受學焉月滄喜購書積多至三萬餘卷命謹爲編其藏書之目錄既成予猥以文辭之學得當于月滄爲之序曰昔宋劉原父謂歐陽子不讀書夫以原父之彈見洽聞固勝歐陽子然歐陽子之文出原父上遒等吾以是知學不徒尚博也歐陽子自言藏書一萬卷今月滄所藏倍屣之不啻可

而入律之細謹寄託之遙深運思之清婉無一不合于唐賢絶不蹈宋元人流弊誠所謂博而習之而無畦徑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予與支患乎雜焉無統能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者大率以唐之大歷爲詩者大率以唐之大歷爲宗大歷詩山不相見已十餘年未知其近所得何如而幸獲誦漁珊之詩幾且滿吾意之所欲云矣顧漁珊猶不自滿而屬予點定其詩予不敢當斯任也而爲序之如此異日以質于支山當亦喜所見之不甚相違耶

石淙山房詩草序

溧陽史霽寰先生少負異才有志經世之學詩其餘事也先生自通籍後不甚爲詩間爲之亦隨手散棄今其仲子麟所編石淙山房詩草皆先生少作然先生之志之所存于此亦可見矣溧陽與吾邑壤地相接風俗大抵相似然予讀先生詩異乎吾邑諸詩人之爲之者麟述先生言詩之旨亦異乎吾邑諸詩人之言之也昔之說詩者謂唐魏同俗故其詩亦相近予以爲葛屨也汾沮洳也蟋蟀也山樞也其諷刺之意固畧同矣魏風自園有桃以下唐風自揚之水以下其用意之相近者亦無幾耳人各有性情各有遭

際則其形之歌詠也不求異而自不能不異夫豈可執一格以相强而抑之使盡如吾之所爲耶數十年來吾邑人之爲詩者大率以唐之大歷爲宗大歷詩非不善也然謂前乎大歷後乎大歷者其詩俱不宜效法毋乃失之過拘乎先生之詩兼綜唐宋不尚摹擬而自與古人相合此其詩之所以工也若乃先生言詩之旨則麟之述之也已詳予聞先生之外舅吳企劉吾邑人也爲詩文並工年未三十而夭今讀麟所輯吳宜人詩附編先生集後者風格固自不凡宜

人蓋不及受法于父其大都有得于先生論詩之旨

儲硯峯先生文稾序

予年二十餘求友于邑中得一人焉曰儲溶凝雲聞其尊甫硯峯先生工爲古文辭有名因求得其遺稿讀之吾邑治古文者自任王谷鳴鶴堂集後衆所推惟儲氏而先生文與在陸草堂及存研樓不相似也然余方從事制舉業于古文家不敢輕有軒輊之論其後受法于武進張編修皋文請益于桐城姚刑部

姬傳則于古今人文章高下昭昭然辨之甚明矣吾邑之文如史南澗許少來諸先輩多南宋理學家窠臼語惟任釣臺宗丞清芬樓稿文境特清而先生文則尤以力勝往時凝雲請予爲先生文稿序予未暇以爲凝雲卒後予猝猝多事益無暇更求先生遺稾讀之而序之道光辛卯與凝雲之子材同客四明材以先生遺稿視余而申其先子之請予欲以先生文第在陸草堂存研樓上蓋閒之同邑劉彭甫之言亦如是彭甫之論文未必悉當也而此論則與予見甚

相合爰取其意以序先生遺稾歸之材使葆而藏之且因以慰凝雲之志于地下云

石經閣文集序

予比年遊浙中恒得直諒多聞之友相從講說古之爲文之道而嘉與馮柳東尤獲亟見云先是柳東由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福建將樂縣知縣已而有所不樂復改授校官之職今爲寧波府學教授直予方客鄞縣署中而錫山汪寫園工部來爲月湖書院山長三人者未越月踰時即相見則各出其所得於古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八 花雨樓校本

鄭仰高文稾序

余客四明之二年冬吾友陸紹聞自粵東遣予書謂甫東有問道者否紹聞之所謂道者文焉而已予於文雖有所受之而不自知其果能合乎古人否也然

苟有問于予者必謹告之以所聞于師友之訓而不敢匿乃此邦之賢士君子未或過而問焉夫欲捐絕世俗之好相從于蕭寥寂歷之中求所謂淡泊之眞味而咀之此其人固非可以驟遇也蓋邂逅之又二年之久而後得慈谿鄭子仰高肆力于古人之學已數十年予觀其文氣疎而詞暢蓋幾可以自信者仰高顧欿然不自足而就予求益焉意殷殷至一再請而未已予固告之以所受于姚刑部姬傳張編修皋文之說謂假令吾生周秦兩漢時豈有後世屑俗之累哉然則仰高之文其進而日上也何疑乃若其才則固予所畏避者矣

族弟筠墅讀左史文序

族弟筠墅從予問爲文之道予授以司馬子長韓退之之論習于耳聞耶此告之人人鮮不駭且疑怪且笑者而仰高獨深然吾言然則仰高之文其進而日上也何疑乃若其才則固予所畏避者矣

老運思不能深入若筠墅讀左史諸篇實非予所能爲矣然謂筠墅之爲非予所能知也可乎筠墅將北行而請予爲其序以求益焉予謂筠墅于左史之文亦既心知其意矣如又能兼通其法則雖以差肩于退之也何有

精華錄選序

山右郭君得何義門查初白兩太史評選王文簡精華錄本則取其有二家評語者別錄校刊之原本於二家之評用朱墨書相別與朱者何氏筆墨者查氏筆也今則但以何評查評注識而一之於副墨云文簡于詩少即好之至老猶爲嗜不厭尊之過則曰在古無上卑之過則曰優孟唐賢均之於文簡之詩無當也嘗聞文簡之論詩也曰典以達曰諧曰則回者備而詩之能事畢矣以文簡之論核文簡之詩其亦庶幾無愧矣乎查氏之于文簡嘗著籍稱弟子頗其爲詩與文簡絕不相似故其譽文簡也非黨同若何氏疑其不能與文簡無異同矣乃亦未嘗有心于伐異學者既讀二家之評復取精華錄全本並觀之文

簡之眞自不可掩而奚尊之過卑之過者紛紛爲其
在易同人之彖曰同人于野則亨六二爻辭曰同人
于宗則吝凡事皆然于詩何獨不然哉

徐季雅延年齋文稾序

余始識季雅時季雅年甫二十許爲詩古文辭才甚
美言動循謹余固心畏愛之其後隔不見者餘三十
年則聞季雅馳驅南北交遊寖廣名聞益著又其後
與相遇于維揚旅館中叙叙數語而別迄今已十二
年矣而復得見之于武林季雅出其文一編屬余爲
之刪定而序之余聞姚惜抱先生之言曰人之集之
攻欲其少不欲其多譬之花木之英雜于衆草蕪穢
申則其光不耀夫文亦猶是耳惜抱先生之言季雅
所深信也余乃本此意以定季雅之文刪其牽率酬
應之爲之不足存者得文若干首而爲之序曰夫文
藝也而昔之學者因以見道故比之他雜藝爲尊然
古之君子言行必相顧度其事非吾之所能勝即不
敢以形之于言故其言之出人視之若淡然無足賞
也又若蕭然無所有也然終不肯飾吾之所未至者

而強以求悅于人夫是之謂爲己之學今季雅之爲
既幾足上希古立言之士吾願季雅自今以往益治
其文而務砥厲行使後之讀書論世者信爲愷悌誠
篤之君子則季雅之所以不朽其名者足恃矣而豈
徒藉于文乎哉而文亦奚必多乎哉

南枝偶吟草序

道光癸巳春予與金陵袁鶴潭偕客浙江學使陳石
士先生幕府中其秋茂苑陸方山繼至朝夕談讌甚
相得鶴潭方山並好爲詩以予之舊嘗從事于斯也
爲古詩希風晉宋間及梁陳方山則出入元白歐蘇
詩成輒就予商榷予遂不亟讓而與爲點定焉鶴潭

詩成輒就予商榷予遂不亟讓而與爲點定焉鶴潭
學少陵不求其肖然自少陵之後今體詩之足以代
興者斷推玉溪生今二子之于玉溪生也時與之合
焉亦時與之離焉不以揣摹爲能事故于離合之際
得其眞矣二子將與予言別各出其自入幕府已來
之作合而名之曰南枝偶吟授之剞劂而屬予序之

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二子求友之聲和且平矣予前既爲之點定今詎可以無言耶爰題數語于其簡端以質之當世知言之君子甲午六月望日

句東三家詩合刻序

聞之桐城姚刑部姬傳之言曰文章之事貴能闢新徑偏於正者其境易窮而佳處易爲昔人所掩予謂刑部之言固然而正變之源流則不容以無辨卽以詩論漢氏尚矣自魏黃初以洎唐之天寶作者代興李景隆之罪而請誄之爲能發奸謀於先事惜其言

雖其性情遭際之見於篇什者非盡歸於一致而譬之若水然波瀾曲折不越於厓則均可謂之正杜子美韓退之爲變之始至宋之蘇子瞻黃魯直而爲變之終惟其自正而之變故變而有其正者存焉若自變而益之變則正始之風蕩然矣予向者曾與鄧陳大令漁珊論及之漁珊詩才力足以抗衡宋元諸大家而絕不蹈宋元人流弊予既讀之而敍之矣已而漁珊之友定海厲君駿谷慈谿翁葉君心水並以詩視予則才力皆且伯仲漁珊而風格亦略相似然皆各

本其性情以出之而絕不相襲信乎其自正而之變者也不窮於境而佳處不爲昔人所掩者也姚君野橋選三家詩合刻之屬予爲序予論詩與世殊嗜好而惟於四明諸君有深契亦未可謂之偶然也遂欣然而爲之序云

重刻練中丞金川集序

明成祖靖難兵起至其卽位在廷諸臣不義其事而以身殉故君者亦衆矣然惟新淦練中丞公嘗廷數李景隆之罪而請誄之爲能發奸謀於先事惜其言

之未見用也是故公之受禍與方黃諸公埒而尚論其世者獨不能加以訾警之辭自公殉節後未及百年已有輯其詩文而編之成集者建書院以祠之者又其後則更有謁其祠而贊題之過其故里墟墓而憑弔之爲詩若文以祭之因其後嗣之匿久而後出也爲卽其事考之又旁摭其遺事錄之凡若此者皆哀敬之誠發於心之所不容已也昔屈子靈均本忠君愛國之意作爲離騷卒自沈以死數千載之下讀其書尚欲爲之垂涕而謂後之讀公遺集者能

漠然無動於中不興起其慕義無窮之志爲之掩卷流涕太息也哉公集自明宏治間瓊海王君佐始輯而編之曰金川玉屑至正德中提學李公夢陽始梓行之迄今已五鋟板則後人之詩文雜述凡爲公而作者悉登於編以備觀覽今公之十七世孫廷璜將重刻之以廣其傳焉廷璜廣東惠州人知江蘇常熟縣事與予善道光十六年二月宜與後學吳德旋謹序

薛畫水文鈔序

初用樸文續鈔 卷四 十五 花雨樓校本

道光元年予客授揚州時畫水以廬州江防同知權廬州府知府與友人陸祁孫本朝七家文鈔屢致書於予商榷選事然予與畫水前此未及相識但彼此聞名相憶嘗通書問而已其年冬予歸舟迂道過訪畫水匆匆信宿而別明年春畫水延予至江防署中命子仲德從受業焉予因與畫水暢論古時文利病相得甚恨相知之晚也已而謹以卓異引見入都自是隔不相見者三年而畫水遷甘肅巖陽

初用樸文續鈔 卷四 十六 花雨樓校本

梓請予敘之予以畫水於文謹守古法不踰尺寸爲初學人導之先路可無岐塗惑梓以公諸世固宜而予與畫水文字之知爲最深則仲德之請亦宜矣遂不辭而爲之序云

葉心水詩序

予向序句東三家合刻詩述姚惜抱先生論文語衍其意爲之既而葉君心水復以其專集屬爲序請得更述惜抱先生論詩之旨申言之惜抱以爲明李何王李諸公其摹擬古人也誠不免過似然猶未失昌

黎韓子所云詩正而葩之義予聞惜抱之於詩從李何七子入然今惜抱軒詩集絕非有模寫之迹者存焉夫擬之議之乃成變化未有不經擬議而遽可以言變化者亦未有不變化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者揚子雲曰奚斯嘗睎正考父矣正考父嘗睎尹吉甫矣奚斯之睎正考父無論吾特不知今所傳之商頌其商人之舊歟抑正考父之爲之歟正考父之爲之固可云正考父睎尹吉甫矣若其爲商人之舊則是尹吉甫之睎商人也要之以商頌元鳥長發諸篇較之孰窘焉而或者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義山學杜原本風騷則溯其原之爲尤貴也若乃鎔鑄曩哲不薄今人神而明之權度在我斯可以變化無方矣駭谷之詩亦既體大思精絕出輩流蓋自元遺山而後鮮有能過之者而且如海若之方存乎見少則其異日之所至吾又安從而測之

題跋

程子香尺牘題辭

西漢之末陳孟公善爲尺牘而惜其不傳建武以來班崔諸公奏記獻誠之作可以想其概焉建安黃初所著全詩視予屬爲之序曰吾子之論詩則善矣而予自視缺然願吾子之有以進之也予曰詩藝耳而可進於道其境無窮而學之進而日上也與學道者無以異是故言非可以一端竟也學詩者之宜以唐人爲宗也固也然而有原有委學之至者神合焉學之不至者貌存焉神合矣形貌安足論哉盛唐諸公學建安黃初而神合者也韋蘇州柳柳州學陶謝諸家而神合者也宋人中如黃魯直陸務觀學唐杜子美七言今體而神合者也窮其原而竟其委其進也孰禦焉而或者謂齊梁晉義山學杜原本風騷則溯其原之爲尤貴也若乃鎔鑄曩哲不薄今人神而明之權度在我斯可以變化無方矣駭谷之詩亦既體大思精絕出輩流蓋自元遺山而後鮮有能過之者而且如海若之方存乎見少則其異日之所至吾又安從而測之

題跋

程子香尺牘題辭

西漢之末陳孟公善爲尺牘而惜其不傳建武以來班崔諸公奏記獻誠之作可以想其概焉建安黃初

間文采斐然足資吟諷洵乎晉室東遷王逸少父子以筆札見重于世其言最爲簡篤南朝士大夫轉相慕效別成風尙唐韓柳氏文追周漢書狀牋啟之類悉以莊雅出之不雜魏晉間輕雋適俗語北宋歐蘇諸家則于書狀外兼存尺牘一體藻綏于曹魏質重于典午道情達愫之辭斯爲正則已程生子香學古爲文希風韓柳而又善于尺牘王守靜尤愛之子香乃自裒其稿爲二卷而予因爲之書數語于簡端使後世復有王守靜其珍視之也將不啻若逸少父子之書蹟而廣爲搜之惟恐其不備也已

張春水鴻案聯吟圖題辭

吳江張君春水以所著風雨茅堂詩寄視余且屬題其鴻案聯吟圖余舊聞春水名於粵西呂月滄郡丞知其能詩善畫而已今讀其詩不覺欽佩之無已焉春水食貧而能葬其先世曾祖以下凡八喪結廬墓側非貧舂無下徒成激亢之舉者可比且梁孟雖云偕隱而德曜當日不聞賡五噫之歌也予嘗謂古詩古之善讀書者非以資爲文然而善爲文者必其善

戒有如此然則春水之尙賢好德亦其琴瑟靜好之風有相成者歟

袁香亭太守山水畫幅題辭

江寧袁廷璜鶴潭與余同各浙江學使陳公幕府中以論詩相契合余于詩求之三十餘年始稍稍窺見阮步兵陶靖節諸家用意深處然可學而不可至則姑即唐之陳正字常盱眙者而息肩焉出以視人或然或否乃鶴潭見余詩則其知之而信之也勝于余之自知而自信以爲去阮陶諸公不遠余自稱詩以來得此于人未數數然也鶴潭香亭太守之孫太守故詩人而尤以畫名當世顧其家舊所藏悉遭燬今鶴潭來杭州購得山水畫幅屬余題之余謂鶴潭異日誦古人之詩而展讀斯畫返必獨縱恍若置身高山流水間其猶當遇我于空濛寂歷之鄉而與爲欣賞也已太守自歸田後爲寓公于金陵今其子孫遂占籍爲江寧人云

張鱸江秋林讀書圖題辭

古之善讀書者非以資爲文然而善爲文者必其善

讀書者也讀書而徒以資爲文爲之雖善亦技而已而或者因以自多不知此其爲善讀書之餘事而無足矜詡也然且不能自抑其矜詡之情則讀書益多爲文益工適足以長其恃才傲物之習而與古之善讀書者之道日以遠吾嘗讀震澤張鑑江孝廉文而恨未識其人蓋讀其文而可信爲善讀書也讀書非徒以資爲文故善爲文而絕非有自多之見者存焉孝廉之幼子涵以孝廉遺圖曰秋林讀書者見視屬題乃卽以余所見于讀書爲文之指書之而與世之

善讀書善爲文之君子共論之

跋吳康甫所藏吳越王龍簡拓本後

右吳越錢武肅王告龍文銀簡拓本簡投洞庭太湖水府後因歲旱爲水濱居人所得復毀于火故拓本在人間者日減按吳越國境鄰南唐太湖與南唐共之并吳越所專有然洞庭鄉隸蘇州吳縣則固在其境內云又其書年稱寶正是時在中國爲後唐天成可見吳越錢氏其在本國中亦自用帝制考古者有資焉康甫嗜古成癖得此拓本甚寶愛之固其宜矣

跋呂月滄所藏爭坐位帖後

余平生所見爭坐帖佳本若此者未數數然也董香光云草書以十七帖爲宗行草以爭坐帖爲宗余謂欲學十七帖必先學爭坐位學十七帖易成僞體學爭坐位不能不以果毅之力爲之天下事無驟幾自然之理月滄精于言學請卽通其說於論書

跋管印軒蘋雨山房詩草後

予聞管君印軒之工詩舊矣壬辰初夏始得其蘋雨山房詩二卷于李心陔而讀之五言近體沈鬱出自

子美而五古時近何仲言近日詩人中所不易覯也心陔爲予言印軒于詩用意頗深用力頗勤然甚不自足不欲出以問世吾借之故爲擇其尤者梓之非印軒意也噫是乃印軒之詩之所以工歟

昆明戴壽伯笙華館吟稿題辭

予嘗爲壽伯作寶雲樓記又爲題其碧嶠耕讀圖皆期之以千古之學蓋壽伯自幼至壯隨尊甫都督公宦游四方所至故多風雅交及來明州與同志數輩結社聯吟爲詩益富美予於近人之詩愛桐城姚姬

傳先生故常取惜抱軒詩集評點贈之壽伯欣然喜若將由此以上追唐宋諸賢而不謂其年方壯盛遽齎志以歿也然其詩已足自存其人後有蒐輯滇南文獻者知必不能遺吾壽伯也已道光十五年十二月日宜興吳德旋題于四明客館

白華山人詩說題辭

予於詩求之三十餘年始稍稍窺見古人用意深處今讀白華山人詩說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是故山邑中前此所未有後亦未見能繼之者誠卽是而求之足以信今傳後無疑也而麗江意以爲未足謂宜人之言予亦似能言之然第能言之而已山人殆至

丙申四月日

儲麗江詩草題辭

麗江嘗就予問詩法予告以君家長源先生詩爲吾之而後言之者也然亦幸予晚歲所見合於山人故能知其說之精當則又差足自慰云耳

跋錢文端公直廬問寢圖

道光甲午秋予在浙江學使陳石士侍郎幕府中讀侍郎所爲錢文端公母陳太夫人畫冊序知淸芬懿澤之所留貽者永矣已而侍郎偕公曾孫泰吉輔宜與予相見語合意輔宜官海寧州學博予許以歸時迂道過訪之然匆匆遄返未果也歲之初夏予返自明州始克踐前約而相與縱論文事甚暢輔宜出家藏文端公直廬問寢圖屬爲跋公當時文學丰采冠東南足令人企慕無已而今乃得綴名圖後抑何幸歟若乃公之善承太夫人之教以爲貽謀之本而俾後之人世守之而無沫者他日當更從輔宜而詳問之

初月樓文續鈔卷四終

記

楚頌亭記

蜀山故有東坡書院祀宋蘇文忠公公嘗欲買田種橘於此以爲當築一亭名曰楚頌然其願卒未果也公之孤忠勁節與屈靈均先後同揆而遭讒被放亦復相似昔靈均之頌橘也謂行比伯夷置以爲像此固其自喻之辭而公之寄意於楚頌亦豈漫焉而已哉公雖未果所願而遺風餘思之被於此邦人士者愈久而不能忘乃於書院講堂之偏爲之種橘之堂焉而復築楚頌之亭以成公志其額則諸同人屬余彷公意書之余所見公署榜書天逵堂在永定邵氏屢摹而失其眞矣惟郡東門護國寺尚完好若新書者余每過之輒諦觀焉而不忍去余自初學書時即

能及者焉而余今且執筆爲公役也豈不媿且幸歟

公之蹤跡徧天下凡公所至之境後之人莫不相與尸而祝之祉而稷之然以公之嘗欲買田終老於茲而願未果也則知斯亭之成公之魂魄必棲戀于此矣道光乙酉七月某月記

歲寒堂記

歲寒堂者洪君子齡之慈母邵孺人課子齡夜讀書之所也子齡生四年而生母見背後二年其尊甫稚存先生亦捐館舍賴慈母邵孺人養而教之俾得成立今子齡年甫二十餘所爲詩文已足繼其家學嗣

嘗屬工畫者繪爲歲寒堂夜課讀圖將徧徵詩若文以彰孺人之潛德而屬記于予夫慈母如母固恩之不可解于心者也況節之苦教讀之勤且慎又非凡爲慈母者之可比乎子齡誠葆斯意而益廣之則傳者余每過之輒諦觀焉而不忍去余自初學書時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者蓋無間于出處之殊途而直可奉以終身焉矣余舊游于子齡之兄孟慈而今子齡復不鄙棄余且稔之乃有以得其意之彷彿而浩然之氣有非學之所

知己之樂以闡揚潛隱爲事而有是屬也予又安能已于言耶

河橋化城寺記

西域至人之道以爲有而非有也以爲無亦非無也有無不立而後一切治生語言與實相不相違背是故善學佛者應而不窮爲而不功是謂眞空河橋化城寺者當國初時由在水禪院浮屠慧生誅茅結屋於此招徒衆安禪習靜守古德共住規約其堅苦之志卓絶之行長老至今猶稱道之然其詳不可得聞

矣中更兵燹僅僅不絶乾隆間有浮屠覺明住持茲寺於殿後增建大士殿禪堂藏經樓凡若干楹率其徒講說經論學佛者稱之已而覺明示寂講論希濶衆以爲道非其人不行則復延在水禪院浮屠晨初來主講席晨初始至晦不自曜數年之後道俗景附而因者之法眞意美若之何棄之且吾先伯父遺愛宗風大振晨初謂可恢宏前人之規以示應迹而非侈也爰與其徒某某等運致木石瓦甓之材甚且倣大殿及前殿而新之高廣悉加于其舊又增諸天尊阿羅漢像設成妙莊嚴地又增建廊屋十餘楹經始于道光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告成其靡白金萬有餘兩其致之也不覺其煩其成之也不見其勞西域至人之道晨初信學焉而有得矣夫然晨初不欲自有其功也謂前之人其勤至矣而名幾晦焉章之庶可乎而衆亦以爲事固不可不記也則相率來請余記之如此云

重修延陵書院記

定海延陵書院創建于都督吳公吳望延陵故爲之名以誌所由始也其後幾廢而修復于鎮將趙公繼之者爲鎮將林公咸兼贊襄之心以造就人才爲先務趙公者雲南人仝戴氏以出繼冒趙姓實今都督戴公之伯父也道光戊子公以巡海至定邑見書院舊址頗爲旁近居民所侵削慨然興歎以謂前此創而因者之法良意美若之何棄之且吾先伯父遺愛之蹟存焉我其可委爲異人任耶乃捐奉重修復之既成矣成之之歲值德旋客游明州命爲之記夫書院之設昔賢以爲講學論道之所而今之舉焉朝誦而夕惟者經生之學學之一端耳然義理之精微制

度名物之該博未聞可以舍經籍而他求也樂其羣相與敬其業誦說先王而被服造次依于儒者之範及其習而安也將使異日進而用世則施于政而足以道民退而修業則淑諸躬而足以型後期仰答

聖天子作人之至意者胥于是乎在焉昔言游氏以弦歌之化試于區區之武城謂無人不當學道不其然乎不其然乎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其詩云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此則定海之士所宜爲公敬誦之者與辛卯十二月朔日宜興吳德旋記

述祖德齋記

桂林陳君延祺名其讀書之齋曰述祖德以其先相國文恭公年譜視予屬爲之記德旋謹案公年譜其初出監察御史出守揚州

憲皇帝令仍帶御史銜具摺言事凡所奏請

上悉嘉納

純皇帝登極遂大用膺封疆重任二十年公爲天津分巡河道時每擇駐防年久之河兵訪求河工利害及水勢起落何處宜疏因地制宜輒有成效常曰老河兵即吾師也故公凡所臨流之地必詳訊各屬民情士俗興除所宜次第施行之大要以正人心厚風俗爲本民之善良者旌其廬元凶巨姦必置之法而擒治蘇州治平寺淫僧一事吳民尤快之謠諑徧閭巷故至今吳中雖婦女童稚皆能畧知公之爲人也公之晚歲爲東閣大學士從容論議

上前有古皋陶拜手稽首颺言之美嗚呼可謂盛矣陳君以名家子負俊才奔走下吏非其意之所樂寧嘗告以漆園傲吏無用爲用而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鄉以之型家垂訓今陳君能恪守先世之遺矩則隨所遇而皆可以自盡又何顯晦升沈之足感乎宜與

吳德旋記

勺園八詠圖記

嘉興馮柳東以所爲勺園八詠圖視予屬爲之記柳東之爲是圖其初未有園也圖之以寄意焉耳柳東由庶吉士改官縣令閩中以太夫人不樂就養復改授校官于四明歲時歸省乃以祿入之餘稍稍治其

居宅後隙地爲園園之勝其可名者曰奉輿軒曰古靈源曰拜竹詩龕曰小橋李亭曰一朵山曰柳界曰酌史岩曰一把香茅屋柳東一一係之以詩是謂勺園八詠詠皆五言絶句也予未嘗一至園中第于園畫閒神游焉則未知園之勝果若是否乎抑予嘗游方之外而畧知其大指矣天壤間蓋無實之非幻也方柳東官京朝時并未有園也而園未嘗不在也憑心而已矣是故卽閩嶠而在閩嶠卽四明而在四明無適而不與其園者相遇也雖然柳東今爲校官游東曰是吾志也盍遂書之因書以爲勺園八詠圖記

藏密廬圖記

道光壬辰夏予客鄞江慈谿鄭仰高欲邀予過其所方之內者也以是爲娛親之所則實矣而奚幻焉柳東曰是吾志也盍遂書之因書以爲勺園八詠圖記

謂藏密廬者而爲文記之予未暇也而仰高之意益勤其請至再三不厭予雖未造仰高之廬亦旣見其圖矣蓋林木交蔭稱其爲隱者之居也仰高性喜治古文不樂與俗伍然亦間至郡邑城中未嘗屏跡人外矣取乎藏之密哉且吾聞大隱隱于市朝陸沈者無所往而不自得而曰入林惟恐不密焉是滯于境矣或曰仰高其非境之謂惟心之謂夫卷之而可藏于密者未有放之而不可彌于六合者也仰高之其果在于是乎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寶雲樓記

戴君壽伯隨侍尊甫都督公于四明署中得李北海雲麾將軍碑舊拓本簾閣據几習之因名其所居之樓曰寶雲而屬予爲記昔之論書者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北海書源出于敬而能自成一家之體固宜

爲學書者所師法矣曩時徐星溪都督以洗硯圖屬予序因以論書相契合星溪書學顏平原以謂兼慕平原之爲人今壽伯之于北海其亦有尚友之思與北海平原二公皆以剛正之性爲李唐一代偉人其書格不必同也而自有其合者存焉與二公並時擅名者曰徐會稽後之人徒以點畫之工謂其書不可廢耳未聞有稱其人而愛慕之如李顏二公之名之盛也是故知書之以人重也而後可與言書昔蘇子瞻氏以知書深自許而曰苟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

如子瞻氏者眞其人矣壽伯得無意乎哉

朝陽禪院重建大殿記

朝陽禪院在歸美橋東北里許不知創建于何代乾隆十六年浮屠慧禪自陽湖姚亭橋普善庵飛錫於此其始殿宇頹毀一廢院耳慧禪悉募新之有圍圃竹木之勝遂成名利慧禪之徒曰勝凡勝凡之徒曰淨修淨賢淨修之徒曰耀德淨賢之徒曰繩德自勝凡以下予皆識之而耀德尤善予其初以文字禪相契後乃舉祖師心印語互相證而無不合也故予家

爲宜則又取謝元暉詩句意名之曰停琴又其北室耀德之徒曰西林繩德之徒曰東林皆與予善然自耀德西林相繼圓寂後予亦不恆至朝陽院矣東林之主海慧寺文廡也予故送之山中及退院恆招予居之冒於朝陽禪院月恆一至焉甚或再至三至焉過其靜室談說經論意甚勤東林之徒曰洪書西林之徒曰洪舟嗣東林住持海會寺歸而偕洪書築樓三楹藏書十餘萬卷及唐宋以來諸名人書畫鼎尊彝之屬皆古法物其南有橋有廊植桂百餘本竹間四儀亭最高登之則邑中諸名勝皆可見園之主人工詩善鼓琴每當靜夜月明萬籟寂寂朱紱高張心手相應發之以清商止之以中聲容情嚴整抗懷古昔雖陶元亮之自謂羲皇上人不是過也主人與定海詩人厲駭谷相善駭谷爲予言之如此而併

戕其糜錢若干千文已而洪舟洪書奉東師之命來

道生人之意屬予爲之記云

屏山堂後記

屏山堂在今鎭海縣治之東北梓蔭山上始建於宋嘉定中帥臣馮柄郡人應煇記之其記今府縣志皆失載而僅見於延祐四明志邑人王學博師竹懼其久而失傳也請於錢塘梁學士山舟書而勒諸石其後山右郭侯來令茲邑以爲昔人之蹟必藉後人而傳倡議修拓邑之人願襄事焉有亭曰迎秀南有軒兩爲一閣其上奉文昌神閣後有亭曰迎秀南有軒兩掣長子上事而時時常書言家政然語合典則不屑

鎭海王凌衢先生乾隆中以進士選授縣令粵東獨

清芬館記

此若其地之襟帶江海波濤洶湧羣山拱抱朝暉夕陰俄頃變幻烟雲杳靄出沒於空濛蕩漾之際覽者當自得之而予固未涉其境不能效謝康樂廓道元柳子厚之徒橫而范之句鏤而宇琢之以供後之文士騷人悅於目而諷於口也

誠發於懷舊思古之情而能然歟予故樂爲記之如

然則今記師竹之清芬館豈必身履其地耶特未知
尋之文足步劉編修李觀察二君之後塵否耳抑師
竹既以詩書澤厥躬而教二子皆成學有聲於時是
眞能詘先人之清芬而揚其芳烈將使久而彌馨焉
斯則尋之所深致慨於師竹者矣道光十六年三月
日宜興吳德旋記

重濬福山塘記代

常熟故稱水鄉陂塘淪澤往往給佃漁之贍而福山
塘爲尤巨道光十四年某自丹陽移知常熟縣事其

明年某月邑紳士言朝標沈崇福等言福山北枕大
江東聯耿涇西接尤瀾夾塘而田者不下數百萬畝
南受震澤之委而輸之江攸關蘇常兩郡縣水利又
通泰兩屬商販往來要路向設兩關口納稅上關
國課非僅爲一邑之要害而已自乾隆壬申開濬後
迄今八十餘年閱歲既久其淤淺固宜比雖小有疏
濬率不過按田捐貲責成經造分界施手疏濬未幾
仍復淤淺今欲竟其原委而疏通之則工鉅費繁請
自按田捐貲外分別樂輸之多寡以

書事

書陸貞女事

貞女陸氏宜興人幼許字無錫孫某貞女生有至性

父疾篤嘗割股療焉父卒哀慟幾絕母病亦割股療之而愈嘉慶二十五年孫某以失明抑鬱死訃聞貞女欲往因謂母曰兒宜死然今不即死者以母在也母知女志不可奪遂歸之孫氏然貞女恆依戀母返而從母以居其于孫氏歲一至再至而已道光五年冬貞女請于母曰舅姑年且老願歸事之當歲一再

靈母也將行則又謂其兄嫂與喬曰吾兄受業吳仲倫先生之門妹既知有先生一言而終身奉之與喬以告于尋尋曰既貞且孝女德備矣尋復何以益之哉因爲書其事而章之

書顧孝子事

荆溪顧孝子名恆丰兄弟四人孝子次居二自幼善事父母父殁事母尤篤孝道光十年七月母患痢孝子刲股肉療之凡數四終不愈既葬廬墓側將終身焉既終三年喪其兄爲娶婦有期矣孝子不得已而後歸孝子初不知書族大父與宗教之誡字授以論語孝經爲之講解輒能了其大義邑大夫陳君聞之獎之以額曰孺慕可風孝子雅不願人知之然其族

人榮孝子之行孝子雖欲逃名安可得哉

書鄭孺人事

鄭孺人諱方字習庵姓左氏陽湖縣人中丞公名輔之女適武進國子監生鄭貞弼之大父曰環字清如揚州府甘泉縣學訓導父曰旦興舉人中丞公故受業于清如先生師弟子尤相得因以孺人字貞弼云孺人生而淑婉性至孝爲大母季太夫人所鍾愛中丞公暨母陸夫人亦絕愛憐之甚于諸子歲乙卯中丞公方爲南陵縣知縣陸夫人忽遘異疾起居言動如常人而不能寢食醫治罔效孺人淚簷沾袂私以黃紙自書焚香拜天祈以身代已而再刲臂肉以進陸夫人食而甘之疾遂瘳後二年中丞公調繁霍邱贅良弼于署無何孺人隨壻至甘泉學署中事祖舅祖姑一切煩辱之事悉躬親之逾年得疾甚歸里就醫卒年二十有三姑哭之慟孺人猶時見夢省慰姑焉良弼字樵仲與余友善以中丞公所爲女方傳視余屬書其事余乃掇取其要次而書之

初月樓文續鈔卷五終

傳

族父晉望先生傳

族父晉望先生諱士模武進縣學生先生以能文名天下其文原本經術而出入于先秦兩漢諸子之書以自成一家言與唐應德歸熙甫相上下論學主高忠憲實踐深造期於自得接人以和而遇有不可未嘗不議形于色先生處稠人中不自表異恆守靜默于巡撫者聞人言令當得罪乃驚索牒而還曰幾失

及與之論前載理亂得失之故嘗世民生之利病時事所宜施行言之鑿鑿然雖夙以經世才自命者不能難也乾隆嘉慶之際學者治經率宗漢之馬鄭氏先生不爲故異亦不爲苟同惟虛其心以與古聖賢相委蛇故於濂洛諸儒之說尤盡意焉所著詩經申義若干卷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及門人所記愧人錢不得歸民相率以金代償乃得歸君于詩古文經謹心二錄並藏于家惟制義若干篇已梓行于世

論曰嘗聞先生言高忠憲之學出於姚江亦兼宗乘而能防其末流之失故其道可遵而守也自姚江之

徒有背其師說者爲世儒所詬病而訾議乃兼及忠憲不亦過乎由是觀之先生之所自得有非可喻之人人者矣

邵陽縣知縣吳君家傳

君諱琦字景韓一字敬庵姓吳氏先世自荆溪遷陽湖之薛墅爲陽湖縣人君年二十七舉順天鄉試後以四庫館謄錄勞授江西宜黃縣知縣調鄱陽縣知縣謝病歸而卒年七十有六在鄱陽時民有以事訟于巡撫者聞人言令當得罪乃驚索牒而還曰幾失

論曰士之負奇志者恆患不遇于世若君則試爲吏
矣然未獲竟其用猶之乎不遇也君壯歲時嘗攜酒
登泰山曰觀峯痛飲此其意氣爲何如者哉及自江
西歸客揚州康山江氏扁舟往來江上輒登金焦二
山造其顚望窮千里以寄其意焉晚歲家居不出每
謂人曰吾于康山至今思不忘也

璞山居君傳

璞山居君諱商璨字銘菽一字士璋璞山其自號也
生四歲而孤賴母萬太孺人撫教之得成立既長自

以能文名兼通天官歷數星禴之說嘗以算學考取
天文生補未及期而歸一以修業著書爲事已而游
楚復游豫或踰年歸或未踰年即歸意忽忽如有所
不樂云君與其內弟韋綪澍最相善綪澍亦好爲秝
算之學然自以不君若也每有所得必就正于君君
嘗與綪澍分撰五經算術補及疏證書未成而卒年
四十有一君所著有穀梁春秋例一卷句股算指一
卷太初術長編二卷漢書分野星度斠誤一卷梁書
藝文志一卷又補陳書藝文志一卷山海經道里考
一卷北魏張淵觀象賦補注一卷賦稿一卷維文稿

一卷詩稾六卷藏于家

吳德旋曰吾郡多好學深思之士蓋有名不出里巷而著述足傳于後者矣夫學期自得遑暇計及于人之知不知耶述君游歷所至未嘗與人競一日之名故卒所成就如此然竟不獲一展其蘊也惜哉

古愚張君傳

古愚張君名侗字邦彥一字之屏古愚其自號也武進縣人父曰紫照君性頴異少治舉子業勤甚然暇輒好觀古史書講求經世之學已而父命棄舉子業習爲賈君曰是亦足以見吾用也乃因時察變審其

財之贏縮之數而出納之致殷阜焉君有高識曠度常以爲事之關于大利害者不可以不爭不爭則人且將魚肉我矣而堪受之乎若小利害則固宜忍之吾方遐思而深念歎以有補于世而暇與人日相競耶蓋君之爲人其大較如此嘉慶丁卯歲邑大夫議賑委君董其事君引爲已任請鄉捐而鄉自散之圖之不足者分有餘以濟之規畫盡善鄉之富人皆取以爲法君于鄉鄰戚友之貧者體之尤加意每歲終輒問卒歲費所欵尚有幾所而傾其貲助給之人

洪孟慈傳

洪孟慈名飴孫孟慈其字也又字祐甫陽湖人考諱亮吉翰林院編修以博物洽聞爲海內學者所宗仰孟慈承家學沈敏嗜古留意纂述之事其精力又足

以赴之嘉慶戊午舉于鄉四試禮部不售以薦卷挑取國史館謄錄以謄錄期滿選授湖北東湖縣知縣上事甫八閱月而卒年四十有四孟慈既卒友人李兆洛申耆求其遺書得所撰世本輯補十卷三國職官表三卷史目表三卷毘陵藝文志四卷青埜山人詩十卷皆成書其他創爲之而未及成者倍焉既而申耆取三國職官表史目表刻之其世本輯補則已刻于揚州秦氏矣先是趙懷玉收庵嘗爲孟慈世本輯

補序而申者乃復爲之書其後曰吾黨之士自孟慈
歿而壹然有志篤述者瞠乎如失所依據意銷沮而
力不前矣孟慈志學既篤博聞多識加以强力兼人
夙夜不息其所欲爲者甚夥如隋書經籍考証漢書
地理志考証之類凡十餘種皆創手未就其就者世
本輯補三國職官表史目表三種而已世本輯補之
成嘗以其稿請質子孫伯淵先生遂留其齋中孫後
以其稿付江都秦氏刻之遂冒秦名于原書前後不
易一字但分卷不依原目而爲三大卷又于序中竄

入數語以附其名耳近世爲世本之學者頗夥然多
採摭殘碎約畧編次襍而不貫獨孟慈此書鉤稽義
類釐訛補闕能使世本復還舊觀用力甚至有裨于
承學之士甚大秦氏既梓而行之則好學者得家置
一編于孟慈之意當甚慰蓋著書者期有益于世而
已豈必爭此名哉予既爲刻職官表史目表故并世
本原序及收庵先生序刻之以繫于後亦使來者有
考焉嗚呼安得有志之士取孟慈未竟之業一一成
之也余與孟慈有舊而其季弟畸孫尤善余以孟慈

行狀屬爲傳乃刪次而傳之

芝澤孫君傳

孫君諱某字芝澤宜興嚴莊里人家故素封少讀書
即慕古義俠行長而好結客然必擇其人可與而後
訂交焉故無始相慕願後棄之者至君晚歲家中落
矣而好結客如故至或流連竟月終無厭斁心君爲
人和厚然秉正嫉邪人莫敢以非禮干之里黨中有
忿爭者訴于君君出片言斷其曲直輒解君既歿而
里之人思之不忘曰自今以往不復見有斯人比矣

子凡四人其第三子曰麟字道南余從妹之夫也邑
諸生嘗從予季父畫薦先生游與予尤契合道南家
既貧而廉介不苟取余以狂狷自命咸友中亦惟道
南之知余爲深故余于道南之卒也哭之甚悲已而
余從妹誌爲其君舅氏作傳因并次道南于後云·

厚齋陸君傳

陸君名隆字用昇以字行別字厚齋宜興人父學正
國子監生生君兄弟六人而君其第五子也性沈寂
寡言笑足跡罕踰戶外幼治進士業尋以多病改棄

去好讀漢魏六朝唐人詩時時吟諷不置燃終身未嘗爲一詩曰昔人賦詩見志非必人自爲詩也自唐以後幾千人自爲詩而詩之可存者寡矣善行楷書兼法趙子昂董思白然取足自娛而已亦未嘗應人書也君至性過人待兄弟尤友愛家故素封貲半耗于兄弟之多故然無幾徵怨望心以是宗族鄉黨翕然稱之以爲不可及君嘗命其長子與喬從余學與喬能詩善書名日有聞矣君既卒與喬狀君行乞余文余乃爲之傳如此云

穀軒談君傳

談君名履中字習傳別自號穀軒荊溪人父景瑗教督君嚴甚自君總角時一言動必繩以禮治進士業出應有司試輒不售然以文行見推邑里中君事親謹有所行必先以告許之而後行有所言必遜聲也君性慈仁待宗族尤厚一日天大寒夜深矣欲寢忽起謂其妻曰族弟某刈薪樵爲業衣單薄霜寒風刺骨奈何君之妻素善體君意因應曰簏中有舊襦補之尚可以禦寒即篝燈爲補竟天始欲明君即持往

衣之其他以升斗應人之需往往稱貸爲之忘其力之不足君家既貧乏所親或謂君宜令諸子分業農賈治生君不聽卒使其三子皆習儒業延名師教之而君長子汝爲補邑諸生有名余聞君之名舊矣然未相識也晚交汝爲而君已前卒汝爲狀君行示余乃次其傳

樑塘王君傳

王君名煒字廣仁別字樑塘世爲徽州歙縣人國子監生君好讀書博覽大義爲文直抒己見不務采色音聲以取寵於俗君最爲從父穆堂所知穆堂寄居武進悉以家事委君穆堂卒而穆堂子曰旦亦于羣從中與君爲最相得兩人分理外內事合力行義數十年君居恆務省約然每當春秋佳日輒具酒肴招集親故及族子弟之秀者相與登臨山水縱飲嘯歌爲樂與人言惘惘款款竭誠無隱接僕隸亦無慢容君族弟文翰柳君易直慈諒氣藹然如春晤對久之使人不覺矜之平躁之釋也

吳德旋曰余未嘗知君也然與君從子國棟交尤善

國棟最爲君所稱賢君既歿而國棟以君狀請余爲傳且曰非是無以報吾從父之知余重國棟之請而傳之甚畧蓋無取乎虛美之溢辭云

孫虹如先生家傳

孫虹如先生諱壕字榮組一字虹如國子監生

陽湖縣人先生好讀書以早孤棄進士業心常病之然暇輒手一編不輟故于書無所不窺而尤以明理爲務自父歿後事母屠太宜人凡三十九年孝謹備

至樂振施困乏尤急鄰里之喪生平以爭訟爲戒有來告者盡力排解之即不可已則曰此非某之所敢知也爲人謀一斷之以理而後以利害權之其自爲謀也力求心之所安而不惑乎他說性喜結客客至歸而謁先生于家先生折輩行與相接甚歡嘉慶辛未德旋授經宜興鄧外之唐家莊先生嘗過訪之談論竟日欣欣焉其年七月初八日先生卒之年月日也先生之友嚴莊孫芝澤與先生並以好賓客篤厚正直聞于時往歲嚴莊孫氏纂修家乘德旋既爲芝澤作傳矣今讓以先生家傳請愈不可辭乃次其傳

張孝子傳

胡孝子名鍥字聲旗一字警生上虞縣附貢生少治

進士業勤苦勵志中歲奉父命幕游秦中一夕忽心痛因自念曰我他日未嘗如是也此必有故殆吾父病耶其明日急束裝歸抵家其父果病且殆詢父病始生日果卽孝子心痛之夕也孝子嘗以冬月爲繼母求醫郡中邑去郡百二十里途遇叔身所衣悉被掠裸體行二十餘里達醫所醫者怪之告以故醫者歎爲神助貸之衣而授藥焉母病由是得愈裸行時雖寒甚然後竟無他恙初孝子方九歲隨母汲井母誤墮井中孝子卽從入井俄而遇救俱得出人咸異

之孝子以乾隆四十五年卒年六十有一
吳德旋曰予舊嘗聞見錄二十卷亦屢書孝友事矣
然如胡孝子者不數數見也孝庸行耳而胡孝子事
顧多奇夫孝子豈欲以奇見哉然天故暴其異而彰
之矣

姚孝子傳

姚孝子名熙字滄橋浙江慈谿人父必明
贈儒林郎母贈安人張氏贈儒林君卒後二月孝子
生孝子方五六歲飲食必先奉母而後敢自飲食遇

事之力可任者即爲之一舉足一出言必稟承母教
合于禮法稍長就塾師受讀穎敏過人然以貧故不
能竟學年十四遵母命習賈于吳孝子行自念人顧
立身何如耳士與賈奚別焉益刻苦自勵交友必信
然思念其母不能一日忘也人或饋之衣藏之郵書
告母母命之服然後服饋之食品有可儲之久而無
敗者必歸遺母後微有所蓄即治行爲歸養計知交
咸勸留之孝子曰吾所以遠游者效昔賢負米之意
也如可以歸而不歸是忘親而謀利矣遂歸孝子之
歸事母也其視聽在微忽凡母意有所欲必先爲之
母晚歲善病孝子侍奉湯藥扶持抑搔頃刻不相離
病益甚則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如是者久之及母卒
孝子哀痛不欲生至死而復甦者再所親或以滅性

非孝規之孝子瞿然曰敬承教矣乃稍稍節哀治喪
事自小斂及大斂及葬凡附身附棺之物稱其財之
有無無幾微可留異日之悔者母之將卒也謂孝子
曰吾族之嫠而無依者不少使其稍可資生孰不欲
以節見汝異日力能周恤之當體吾此意母吝孝子
泣受命而謹誌之孝子終三年喪復賈于吳越十餘
年乃得以母節請
旌于朝又十餘年乃得以所蓄置義田贍近宗之孤
寡復于居宅之東建祠屋一區以奉考妣之栗主且
設塾其中教諸遺孤之無力就學者其善成母志如
此孝子寡兄弟同母惟適鄞王氏姊一人其家始小
裕而後貧孝子迎至家飲食居處其之與已無異考
子于施與厚而尤篤貧時故交之詣雖饋至千金無
德色生平寡嗜好暇輒博覽典籍數十年不倦曰古

聖賢嘉言懿行具載于書書之益人無窮也孝子以
入貲候選布政使理問卒于某年某月年若干道光
十年有司以其孝行上之朝奉
旨建坊旌表
吳德旋曰道光庚寅予客游鄞邑上虞萬進士蓉塘
告予以其鄉胡孝子事而予爲傳之後二年壬辰鎮
海王學博師竹以慈谿姚孝子行實視予予敬慕之
次其傳孝子德載鄉里于施衣施藥施棺及造橋梁
修道路諸善事無不舉夫孝百行之先也能孝于親
則其他義行皆後矣然其里之人或以是多之故予

不得而沒之也
元義烈汪君傳
君諱益謙字受之姓汪氏唐越國公三十世孫世居
歙西之大里大父垚當元皇慶延祐間屢徵不起自
號碧山世稱碧山先生父貞保師友鄭玉鄭潛唐桂
芳諸公以德望推于鄉國君年少有勇畧仗氣節里
名家靡不研究至其晚歲以所受于師者傳之其徒
稱小宣議君至正初江南寇賊蜂起羣不逞爲害閭
孜孜然不倦也邑中自湯默齋傳高忠憲王靜之學
爲後進所宗史南澗許少來毅然以儒者之道自任
里貞保白當事懲治之賊畏宣議君不敢加害于其

而儲在陸用文章顯名從其說者甚衆門戶若不相入先生兼體之故不自表暴而人皆信尙焉嘉慶元年邑人欲以先生應孝廉方正徵先生堅辭不就以嘉慶某年月日得疾卒年若干

吳德旋曰予自少時聞先生名邑里中然未得見及與先生長子棻定交都下歸而謁先生于家接其容藹然也肅然也聆其言粹然也揚子雲之稱李仲元曰長人也先生近之矣

孫庶翼傳

孫庶翼名勵陽湖戚堰里人前安徽懷遠縣知縣今侯補山西臨縣知縣讓之次子嘉慶壬申癸酉間予授經宜興北郭外庶翼與婺源程子香俱來問業時從予游者恒得八九人趨向不同而庶翼子香獨相得歡甚後兩人皆僑居宜興晨夕以學行相砥礪子香家貧幾不足以自給然子香不甚憂而庶翼代之憂若已負諾責者然荆溪徐曾野工書法爲人廉謹庶翼善之曾野患背疽以貧故缺醫藥費幾殆庶翼多方丐貸以資之曾野由是獲痊乃楷書朱柏廬治

酒每得錢輒治具邀客其飲其客大率皆寒素士尤與同里張北野善北野性介不苟合而季耀于人無所忤然亦守狷潔兩人皆貧困不能相急自引咎而已季耀後爲所親招入粵北野走燕趙間比北野得小官歸則季耀已自粵中還死矣北野哭之極哀然亦未能恤其後嗣也方季耀在市肆中傭書時余嘗是遂不復相見季耀卒後數年守靜以北野所撰季耀哀辭視余曰如此人者不可使無傳也余乃稍括

其語次爲傳云

秦震宇先生傳

先生姓秦氏諱鳴雷字震宇金匱縣學生宋淮海先生裔明兵部尚書金八世孫父曰之本母王氏繼母楊氏先生幼孤事繼母以孝聞家故饒裕族某鬻其田產殆盡安之無怨言性好學不倦其治經於漢宋諸儒傳註無所偏主精研奧義察之以平心而和其氣出之以達已見期於發明聖人作經垂教之指而非欲以自爲名嘗游南越及浙東西所至人皆信向

之然落落不苟合也晚歸敎授鄉里出其門者爲名編爲貢吏皆有以發其所傳先生論學之言與高子遺書相出入似禪而實非禪也嘗曰靜中慾忿窒慾最易得力又曰自姚江之學興矯其弊者或至不敢言靜亦因噎廢食耳又曰以心持心則不可以心持志則可以心管心則不可以心攝心則可以心攝心以能詩名君幼從大母錢孺人受孝經章句及就外傅讀諸經史悉能通解年十六從其兩舅氏張皋文以文學伏一世君承其指授爲古文賦

宛鄰遊皋文以文學伏一世君承其指授爲古文賦

讀易質疑書質疑詩淵詩存春秋抱遺禮淺周官粹

詩詞皆精妙而所受虞仲翔易義尤精君家貧非客
游無以爲養歷主張太守古餘阮尚書芸臺方太守
茶山唐通守柘田洪觀察石農鄒觀察錫涪皆名公
卿也又歷主講通州紫琅書院揚州廣陵書院泰州
書院所至士皆慕而親之嘗客安徽爲六安晁梅生
盧義山修其族譜時同里孫于丕知懷遠縣李申耆
爲修縣志未成而以事去延君續修焉道光辛巳君
房師霑化蘇君觀察淮揚招君于幕蘇君猝染時疫
病甚君侍疾謹或告君鄉試期迫盍舍去君作色曰
遽舍之而行非特無以酬吾師且重負吾師也卒不
應試留侍疾閱數月蘇君乃愈遷福建按察使旋丁
父憂歸而南河總督黎襄勤公素知君才及是賢君
之爲聘請修續行水金鑑行水金鑑作于雍正間傅
澤洪歷考河道古今沿革興廢成敗之由爲河務揅
萃之書而于黃淮運三河爲獨備歲久未輯君以爲
前作詳于考古畧于徵今續之者宜詳于徵今而畧
於考古如永定河之工程今增于古幾十倍矣而前

吾受吾師知遇之恩未能一日報今吾師疾病而吾
遽舍之而行非特無以酬吾師且重負吾師也卒不
應試留侍疾閱數月蘇君乃愈遷福建按察使旋丁
父憂歸而南河總督黎襄勤公素知君才及是賢君
之爲聘請修續行水金鑑作于雍正間傅
澤洪歷考河道古今沿革興廢成敗之由爲河務揅
萃之書而于黃淮運三河爲獨備歲久未輯君以爲
前作詳于考古畧于徵今續之者宜詳于徵今而畧
於考古如永定河之工程今增于古幾十倍矣而前
書未詳尤宜備載因草例十數條以上襄勤公歎服
君輯是書三載書未成而襄勤公卒事中輟矣其後
河督張公副河督潘公至仍延君纂修而卒成之君
自中歲左肘生瘤治之罔效其後瘤敗而卒君好泊
陰陽五行家言嘗心者數十載嘗曰世之言奇門六
壬相墓者皆各自爲學吾獨求其原于易以貫之然
求之愈深聞者且駭恐世之卒莫予知也所著有齊
物論齋集賦二卷文六卷家譜一卷詩八卷詞三卷
外編三卷遁甲因是錄二卷未成者遁甲通變錄形
氣正宗賦家譜詞已刊餘未刊藏于家
吳德旋曰予始識君時君年甫及冠所爲文已駸駸
入古人之室其志豈以小成自甘哉而竟止于是徒
令天下後世人惜奇才之不遇也呼足慨矣

程節母汪孺人傳

孺人姓汪氏諱某宜興人福建崇安縣知縣汪煥之
女年若干歸婺源程存樸踰年生子德貽而存樸遂
卒又踰年德貽殤孺人奉舅姑命子夫之從子德賚
慈愛之而勤教督之德賚幼時每從外塾歸然燈令

誦晝所授書能暗誦乃令就睡雞初鳴令背誦昨所讀書能無差訛則喜否則速之起令復熟讀能成誦矣然後令就塾如是者以爲常其後孺人命德賚從

學孺人年十九適同邑姚必明善事姑姑甚宜之必明體羸弱善病飾婦侍湯藥惟謹及必明卒飾婦誓不欲生姑以大義曉之乃衔哀強

起治事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也後二月子熙生飾婦上事姑下撫育子女勞苦無片時之暇子熙稍長就塾師讀飾婦雖慈其子甚然教督之未嘗不嚴家故貧藉紡績佐給食然飾婦不以家事累姑朝夕恆嘗甘旨奉姑姑歿喪葬盡禮然自是益因饘粥或不繼矣熙年十四命之習賈于吳熙賢能蚤自立歸而孝事敬養母飾婦由此得少安然以積勞故恆多疾疾數年而卒飾婦將卒時謂熙曰吾族之婺而無依者不少使其稍可資生孰不欲以飾自見汝異日力能周恤人當體吾此意毋吝熙泣受命謹誌之後果以

所裔貲置義田贍近宗之孤寡如飾婦志飾婦卒于乾隆五十年六月年五十有一距其夫卒之歲凡二十九年嘉慶五年奉

旨建坊旌表飾婦後以子熙候選布政使理問得贈安人矣然以飾重故余次其傳仍以飾婦稱焉

姚節婦傳

節婦姓張氏浙江慈谿人年十九適同邑姚必明善事姑姑甚宜之必明體羸弱善病飾婦侍湯藥惟謹及必明卒節婦誓不欲生姑以大義曉之乃衔哀強起治事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也後二月子熙生節婦其大父贈儒林郎君暨大母張安人合葬墓誌介吾友王師竹視予屬爲文以彰其大母之節予爲傳之如右節有兄曰某節婦家孫蚤卒某妻童氏守志三十

年與其祖姑先後以節孝著稱鄉邑予聞之師竹云
洪母鄭孺人傳
孺人姓鄭氏諱某貴州某縣人年十五歸陽湖洪北
江先生時北江先生方以編修視學貴州云孺人事
北江先生及女君蔣宜人甚謹佐蔣宜人理家政措
置得宜及蔣宜人卒後家政悉孺人攝理之凡若干
年年二十九得疾卒子二長貽孫陽湖縣學生次齡
孫副貢生生四年而孺人卒賴慈母邵孺人養而教
之齡孫長而德邵孺人甚爲歲寒堂夜課讀圖徧徵

至欲追述鄭孺人生平行事則茫然矣嗟乎此昔人
所以致痛于蓼莪之篇也
節孝蔣氏姊傳
節孝蔣氏姊諱雁姓吳氏宜與歸美橋人先考蓮溪
府君之第三女也母孺人惲氏劉氏先劉孺人見背
時姊年甫十四耳然夙嫻先孺人訓言動悉遵禮範
年十七歸同里蔣君良檻逾年生子繩祖又逾年生
子繼祖又逾年蔣君得瘵疾卒蔣君有高才少以能
文名邑里中其卒也士林皆惜之時君舅與生姑
氏皆在堂吾姊事之甚謹及君舅卒而事生姑氏尤
篤孝先世有所遺田僅足供饘粥吾姊辛勤拮据爲
二子娶婦其後二子亦相繼死有孤孫三人長孫今
已成立餘尚幼自吾姊歸蔣氏爲婦爲母人皆取則
焉道光八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四守節凡四
十二年
莊蘭珮小傳
莊蘭珮者名盤珠陽湖人莊有鈞之女同邑舉人吳

某之妻幼穎慧好讀書既長習女紅精巧然暇輒手
一編不輟嘗從其兄芬珮受漢魏六朝唐人詩讀而
好之因效爲之輒工其詩多幽怨淒麗之作大抵似
昌谷集云嘉慶某年得瘵疾以某月某日垂絕復甦
謂其家人曰余頃見神女數輩抗手相迎云須往侍
天后無所苦也言訖遂卒年二十有五余讀唐事義
山所爲李長吉小傳載長吉死時事甚奇而明工部
郎中葉紹袁女小鸞夜爲月府侍女世傳其與乩仙
天台泐師相問答遊戲精敏泐師驚曰汝但有綺語

罪耳天上人間智慧第一吾不敢以神仙待汝也爰命名絶際攝入無葉堂中密修四儀無葉者無枝葉而純眞質之義上根之人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入焉噫異矣夫神仙之事儒者所不道然人之有慧業者其干去來死生之際必有異乎人人觀蘭珮臨歿時對家人語宜可信宇與蘭珮母家有連故悉其事而傳之也

偉瞻張君傳

偉瞻張君諱遠覽河南陳州府西華縣人幼孤能自

力于學性敏慧讀書日記誦數千言事母盡孝家雖貧竭力營甘旨無缺毋卒哀毀甚及葬廬墓三年君博學工爲文乾隆癸酉充拔貢生已卯本省鄉試中式舉人選授正陽縣學教諭其教人先器識而後文藝遠近爭來就學庠舍至不能容其弟子經指授爲文用君說成進士膺鄉舉者甚衆巡撫畢公嘉其能以卓異薦選授貴州鎮遠縣知縣青浦王述菴侍郎爲敘以送之謂君用博雅之學播循良之治必能覓古夜郎地苗民雜處獷悍難治君結以恩信皆帖服遵約束舊俗子女多者其父母往往忍不舉君出教諭諄諄然諭以義理苗民感動甫七月而舊俗爲之一變大吏以爲能令署黎平府下江清軍理苗通判下江環治皆山以山爲城缺處補之以磚價十倍于石君以爲勞民傷財無益也以石易之每歲省工價無算下江山中故有虎患君至則出多貲製火器率武弁鄧元第等往山中日習之下江由此遂無虎迹苗民賴之以安君之在下江甫四月因疾致仕歸歸日

苗民扶老攜幼涕泣相送君既歸西華而西華民東玉林者潛謀不軌跡且露君與邑大夫密謀擒治之又恐其黨之潛入城中也力疾躬率門人子弟輩晝夜巡察君雖以老疾家居然遇事猶奮發有爲如此若其他爲善于鄉而鄉里載其德者皆常事故不書所著有詩小箋春秋義畧詩集文集凡若干卷藏于家

吳德旋曰君與優師武虛谷大令並以經學著聲中州後並爲循吏然皆未竟其用而儒者之效不獲大

彰顯于世惜哉惜哉予之聞君名也由新城陳碩士侍郎凡君所著述侍郎悉以覩余余得而讀之因次其傳

祝人齋先生傳

海寧祝人齋先生名洊初名游龍字貽孫生未周晬而孤年四歲母吳孺人教之識字首舉人字詔之曰人與天地並列謂之三才汝當知所以盡爲人之道

先生聞而默識之既長自號人齋以志不忘母訓云

先詰楊園張考夫邃於朱子之學先生未及與之相

接讀其遺書而私淑焉先生愼於擇交交既定終身弗諼大理守汪謝谷延先生於署事每諮而後行先生言無不盡無何大守卒無歸資先生多方經紀致其喪歸亡友周孝廉鍒梅子庸王貧無依先生養而教之俾得成立先生嘗往來燕齊豫章閩粵間所至必交其名賢長者陳相國蓮宇宙副憲翠庭傅少尹謹齋陳布衣頻恭李山人鍒君皆與先生爲同志之友而所尤善者陳進士凝齋也凝齋以禮記說無善本屬先生刪節注疏兼博考諸家擇其長說爲書七

李心陔傳

李心陔名復來陽湖縣學生父諱夢山陽縣儒學訓導心陔幼孤從其伯兄慶來鹿籽受學庶鹿籽善書以蔡君謨爲宗而心陔書由天授畧涉歷初唐諸家已過人遠甚長從同邑王鼒瑤舟治經義瑤舟亟稱之心陔于義理考證詞章之學議論無所偏主見人有善慕而與之游如恐不及人皆樂就而親之初鹿籽及後心陔以三忠事蹟徧徵海內知名士爲詩若文以顯之

悉梓行世余與心陔故世交而心陔年少于余故兄事余然各以衣食故不獲時過從每見輒依依不忍別也道光甲午九月于自越歸里聞心陔病亟往視心陔猶娓娓向于談說詩文事如平時後聞其疾時愈時不愈心憂之甚無何凶問至哭之而悲因次其傳

孫訪山傳

孫訪山名讓字子丕一字訪山陽湖威墅堰人考諱璟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訪山性開敏好學弱冠游

京師肄業國子監乾隆丙午科應順天鄉試中式至嘉慶壬戌始成進士歸班候選選期至而丁贈公憂服闋選授山西臨縣知縣以母老告請近省選安徽懷遠縣知縣其爲治以通民隱爲務而實力行之尤盡心於水利文廟卑隘倡捐拓之邑志久不修延邑士之賢者考文獻採節義以示風動又招友人李兆洛申耆鉤稽載籍相與訂正而成稱佳志焉聖吏議去官已而事得白仍候補安徽署鳳陽府同知丁母

艱當明正德中遇凶歲輸米七百石賑飢郡太守請於大吏以尚義之門四字爲額旌之君年甫十二而

楊太宜人憂服闋發山西候補歷署繁畤太平縣知

父衡章卒遺田僅五畝有弟曰利榮母范氏君稍長力耕養母畜弟及年二十餘習爲賈所居積物利輒數倍至其晚歲田連阡陌比素封焉先是君之族人才君之爲以祠田三百餘畝舉君主其出納君司事十餘載所買田亦倍於舊君既富卽好行其德嘉慶十九年大旱出藏粟賑飢復出貲濬湖瀆以通水利道光三年大水爲災益出藏粟以賑恩授九品銜八年聖人識建設義倉儲穀以備凶歲振施之用君捐田五十畝錢五百緡督造四載倉甫成而君遂卒卒時命諸子續捐田五十畝入義倉而倉西偏復捐瓦屋五楹諸子奉遺命不敢違邑大夫以其事達大吏奏

聞奉

旨給帑建坊以表其閭君自壯歲與弟異居既以先世遺田授弟矣然弟有子女婚嫁事君任治之如已子女每飲食必召弟弟未至不先獨飲食如是者數十年人尤以爲難也

吳德旋曰予與顧氏有連嘗爲點定其家乘乃知湖洋浦顧氏先世固所稱倘義之門也而君克繼起可謂賢矣又其族之長者率羣于弟以祭産之贏入千餘金義倉亦奉

旨建坊旌奬豈不盛哉

吳少蓼傳

吳少蓼名謂少蓼其字一字籍庭國子監生世居宜興之泊村里曾祖綏翰林院編修以文學顯名于世少蓼家貧以經教授邑中束脩自好愼交游陽湖孫觀察星衍與以學問文章相砥礪觀察婁源程子香並寓家宜興以學問古狂狷自命而少蓼持論稍中焉少蓼初治經義有先輩諸名家之風及與程子香友則從余問古文法予以所聞于姚刑部姬傳者告之謂從歸熙甫入可以上溯司馬子長少蓼慕而友之庶翼子香以古文輒彷彿其波瀾意度將遂日取熙甫文讀之每爲文輒數變而不入其窾奧不止也詩學晚唐書畫亦入能品邑人皆信而推之道光丁亥秋庶翼子香相繼卒少蓼素通方書自以不能獲奇效于良友憤而出游訪孫大令于太原後數年歸訪予于歸美里余適以事

入邑城未之見也其後一見于孫庶翼之故居相對欷歔數息而已又後數年道光十三年某月日得疾卒

薛畫水傳

畫水諱玉堂字又洲一字畫水姓薛氏先世居四川保寧府蒼溪縣曾祖之佐順治八年辛卯鄉試中式舉人仕至安徽廬州府知府罷官後家金陵爲金陵始遷祖祖景珏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川鄉試中式舉人仕終河南光山縣知縣罷官南旋居無錫寺頭

鎮爲無錫始遷祖父稻孫占籍金陵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恩科江寧鄉試中式舉人著鈞雲軒詩集行世畫水生十歲而孤母徐太恭人延師教之甫弱冠即以工詩善屬文名於時占籍無錫補縣學生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江寧鄉試中式舉人六十年乙卯

恩科會試中式進士殿試後引見以內閣中書用嘉慶元年補中書鈔兼管誥勅房事務尋丁內艱服闋補原官奏充會典館管纂修官兼文淵閣檢閱方畧館分校八年權內閣侍讀十二年論俸推陞內閣典籍奉

旨外用選授安徽廬州府同知歷權知太平廬州安慶池州鳳陽府事其爲治以實心行實政而尤留意於敎化以造就人才爲先務所至必擇其士之尤茂異者與講論文藝謂即末可探其本也道光五年部銓摧陞甘肅慶陽府知府會肝疾作乞病假歸歸而杜門養疴坐臥一室中然故人及後進子弟以詩文相質者接之無倦性故好讀書及是好讀書益甚所疑亦籤記之以俟考有質疑者知則答之偶忘即檢書示之無可考則又籤記俟考既得遇前詢者必告之居恆每自言日少不論讀長不論議老不敎誨昔賢之所非也又曰老而不敎歿無人思敢不勉乎精力雖衰盡吾心焉可矣畫水處朋儕間談諧鬨作然有理致似魏晉間人人皆樂就而親之畫水之歸也年六十九矣歸又十年卒年七十有九畫水晚而好古文嘗選定

國朝七家文鈔行世自著詩古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畫水既家居後務自晦迹然邑之士大夫爭推高之謂不獨文字逾人其篤行孝謹實非人所能及咸欲矜之以爲表式不得已一應鄉飲大賓之舉外此足跡未嘗出里門也

吳德旋曰予與畫水相識晚然相知特深自畫水歸田後予每歲必買舟一造訪之至則相與論文往往竟日道光十五年予因多事猝猝未及過訪而八月中畫水凶問至矣嗚呼自今以往予安得更遇有如畫水其人者而與之友哉

劉君妻蔣孺人傳

蔣孺人者吳縣人武進劉儀五山之配五山以嘉慶癸酉舉順天鄉試候補知縣道光十二年五山方游閩之上杭主講琴岡書院而孺人以疾卒於家年四十有九初孺人隨侍君舅君姑於浙江金華縣署又隨侍於廣東海豐縣署檢理囊篋細碎無遺及君舅罷官歸里家空乏而食指益繁五山兄弟恒出遊家事悉倚辦孺人甚勞瘁矣然合宅上下絕未聞孺人有咨歎聲而舅姑及諸叔姒咸若不知家之空乏也孺人有子曰曉華曉華承父訓以能文名然五山家居之日少而曉華自幼至長無子弟之過蓋本之孺人之教爲多云

吳德旋曰予識劉君時孺人已卒道光十四年也其明年始識曉華曉華以孺人事畧請予爲傳述孺人持家勤苦狀弟出不能止有子如此益可知孺人之賢矣

曾烈婦傳

曾烈婦葉氏名露秋廣東連平州分司里人年十七適同里曾通通亦年十七時道光八年也居無何通得瘵疾危甚烈婦之母屢遣人佯勸慰烈婦諷使歸寧烈婦曰此豈女歸寧時耶夫病若此當事之不能旦夕離也母無如之何已而通自度疾終不起每謂烈婦曰若年甚少而吾病若此若將奈何烈婦無言垂涕泣而已九年六月通死死之日烈婦持錢二百文紿其鄰之九歲稚子曰吾家當用灰漆治棺須得鴉片少許和之汝能爲我買來我當報汝鄰之稚子

信之爲買得持至烈婦卽時生服鴉片死焉母聞驰
赴哭之曰兒何愚至此耶後數日兩喪並舉觀者或
愚之或悲之終莫有列其事聞于有司而表之者予
友練立人大令亦連平州人與烈婦居相近烈婦幼
時曾見之凜然冰雪姿也及是聞烈婦事始末甚詳
爲予言之如此曰不可使無傳也予乃次其事傳之
云

芭臣王君傳

芭臣王君諱咸亨字允元一字芭臣浙江鎭海縣人

恒節示若無甚疾者然至其卒之前一日猶然懽傷
慈母心也君之卒年僅二十五遺孤子二僉以謂爲
善無不報其在君之後嗣乎

吳德旋曰道光十五年冬予游明州客友人鎭海王

學博師竹許君介師竹請予爲屏山堂後記屏山堂
故宋嘉定中帥臣馮柄建於鎭海梓蔭山上而郡人
廳焉記之者也堂之頹廢久矣而君捐千金倡修拓
之然師竹遞君之意願毋書名記中予甚異之謂如
斯人者誠世所不易得異日將因師竹以納交焉至

十六年春予復來明州則君已卒矣君弟咸章請予
爲君傳予旣慕君之志而悲之遂次其事傳之

張楊園先生傳

張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世居浙江桐鄉縣清風
鄉之楊園里學者稱張楊園先生父曰明俊明萬歷
中副貢生先生九歲喪父母沈夫人教之天啟五年
先生年十五補縣學附生崇禎七年館同邑顏士鳳
家時東南社事方興各立門戶遠近紛如士鳳與先
生嚴相約毋濫赴但與里中數子邱衡輩相砥文行
既得疾日强起循

日存知社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二見黃子石齋於武林石齋以近名爲戒先生謹誌之十七年渡江見劉子念臺於蕺山師事之歸而自謂有得也他日於念臺著述中採其尤者曰劉子粹言吳江張嘉玲佩蔥甲申後棄諸生從游請執贄師事先生先生不內門人或請其故先生曰某生平授經之外未嘗納拜正師弟之誼近見時流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也豈至暮年而躬蹈之況佩蔥敢而好學闇善力行素稱畏友乎初崇禎十六年門人歸安沈人齋於先生之書采輯精要爲淑艾編稱先生蓋以子朱子爲宗而尤嚴於陽儒陰釋之辨與先生同時學相似者爲太倉陸桴亭先生後先生而興起者平湖陸清獻公也清獻公見先生備忘錄一冊以爲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失甚欽歎之又其後海寧祝洮人齋於先生之書采輯精要爲淑艾編稱先生蓋以子朱子爲宗而尤嚴於陽儒陰釋之辨與先生同時學相似者爲太倉陸桴亭先生後先生而興起者平湖陸清獻公也清獻公見先生備忘錄一冊以爲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失甚欽歎之又其後海寧祝

吳子琦請於先生欲遊復社名公之門以延譽先生止之子琦意甚堅先生曰如必不可已子往拜楊維斗一人可也先生曰人不可無直諒之友予年二十後得交顏士鳳方知流俗之卑污其不至失足於張溥周鍾之門者皆士鳳力也其言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若往見彼則予絕君交矣予以是懼而止故先生於士鳳之喪徒步往哭收其遺文以歸焉先生嘗云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云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愿也盡其當然

德所至迴狂瀾砥中流身困道亨確乎不拔實兼孔而未嘗見其著述道光十六年予與桐城蘇惇元厚子相遇於鄞江厚子篋中有先生全書及門人所訂年譜一卷予幸獲借觀因次爲傳述

張宛鄰先生述

先生姓張氏名琦初名翊字翰風一字宛鄰武進縣人生而孤貧稍長親師取友盡一時之名宿其伯兄惠言以學行顯名當世先生穎悟亞于兄爲詩古文詞播于海內士大夫之日學者並稱二張先生也自年二十餘補縣學生以教授爲業恆客游嘉慶十九年癸酉舉順天鄉試年已五十矣道光三年壬午以館班分發山東候補知縣初署知鄒平縣事甫踰四月然去之日耆老垂涕餞送者屬于道繼署章邱十有三月繼署館陶二歲卽眞按瑪其爲治視民如

子農事仿古區田法教民種植使凶歲有備治獄刑故宥過一以經術斷之在館陶凡八年以道光十三年三月得疾卒年七十先生蘊深而志遠以遇之艱宦之不遂其所欲施之世者十未獲展一二然處則爲佳士出則爲循吏亦既過人遠矣先生喜治兵權謀著覃精地理其于山川險要道路出入之勢如指諸掌治古文自曾子固歐陽永叔而歸於班孟堅氏詩工五言宗法魏晉高者欲駕潘陸而上之詞則由趙宋諸名家以上溯溫飛卿韋端己書長於分隸蓋懷寧鄧石如之亞而眞行書與涇包愼伯齊名愼伯推之以爲舉世無與比逼方書始受法于歙金輔之後得黃氏坤載書歎爲絕詣師其意爲人治疾輒奏奇效云先生旣卒子曜孫收拾遺書謹謹無失都所著述曰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卷古詩錄十二卷李詩錄四卷杜詩錄四卷詞選二卷木蘭述錄六卷宛鄰雜著一卷兵家雜著二卷文二卷詩二卷詞一卷鴛鴦劍曲二卷其未成者唐詩錄若干卷勸農約言若干卷戰國策釋地素問釋義古詩錄詞選已梓行世餘並藏于家宜興吳德旋述

初月樓文續鈔卷六終

碑文

重建會稽禹廟碑　代

會稽故葬山也亦名苗山禹崩而葬焉史記越世家云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或曰啟封庶子無餘于堇其地爲古堇子國即今鄞縣世遠莫知其然否而越絕記云無餘都會蕺山南故越城是也古書之言越故多異要當以世家言爲正當七國時越既屬楚矣而越之公族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沿漢興而猶有閩越東甌皆奉其先祀禹之廟在越中者固宜不專一所抑當日四載之乘周行天下觀山川之勢以知其便利相視土地所宜以貢至于衣皮草服葛越之鄉莫不郎敘廟食宜徧瀛海然惟塗山及會稽爲朝萬國致羣神施戮計功地廟視他處加重而會稽陵寢在焉則尤重今塗山廟在其巔而會稽山旁之廟自古有之世傳其下羣鳥耘田夏后氏之裔今猶有依山而居者某奉

天子命分巡是邦恭謁陵廟愕其頹圮過甚棟宇有崩落勢惕然于心喟然歎息爰與知紹興府某君謀所以撤舊而新之因以請于都督某公鎮將某公告諸屬吏僉曰都哉其奚可忘度工鳩貲競勸趨納其廟之高廣之度像設之儀悉遵于舊不敢加侈落成之後雨暘時若民人怵舞某既樂其事之有終也謹撰辭而鐫諸石其辭曰

揚州之域據淮極海龍蛇所都漫漫瀰瀰神聖施功萬靈既從貢賦斯備計其攸終陟遐奄迹悠哉遺烈于周杞徼嗣守在越明德之馨無斁于承儉則易富橘柚充庭肅將祀事以敢而宴元圭哀冕福我黎獻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隊公神道碑銘

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姓陳氏世居江西新城縣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贈資政大夫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贈光祿大夫常以宋儒之學啟迪後進學者所稱凝叅先生也父守詒河南陳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陳州五子公次三幼有至性九歲喪母嗇夫人家人每言及輒流涕庶母姚撫之恩甚

喪其卒如所生少補邑弟子員翁學士方綱李侍郎
璜爲學政皆器異之至京師尤爲朱文正彭文勤兩
公所優許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六年成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
部議回原衙門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遷司業歷中
允侍講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右侍郎終禮部
左侍郎常充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纂修總纂文頌館纂修明鑑總纂兩爲會試
同考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
官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提督福建學政浙江學政
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公性和易
不與人競亦不喜顯立同異達官有期之喪公固無
意往也人問之乃曰吾大誤竟忘往弔由侍講學士
驟遷至內閣學士
上面諭曰朕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人
也乾隆嘉慶之際天下言文章者推桐城而江西新

城亦最盛桐城姚郎中鼐公本師也然公初學于舅
氏同里魯進士仕驥故爲文兼取兩家法而澤之于
詩書仁義則一而已詩初學鉛山蔣編修士銓後亦
以姚郎中爲法故氣稍斂抑云公奉祿所入悉費于
施與同年查詞勤夫婦相繼卒無子以其三女爲子
婦而子其幼女擇顧侍郎皋之子嫁之爲外舅舅氏
及師姚郎中置祭田費或千金或數百金無靳惜故
無一日不貧然未嘗或見其有憂貧之色公之先自
凝叅先生以宋儒之學爲教陳州恪遵其說公幼時

習聞之言動必循禮法然治經未嘗墨守宋儒門戶
於禮記有刪改陳澔集說於四書有通義未定本于
春秋則仿呂東萊讀詩記取諸儒先之說合于己例
者順而撫之緣而成之名春秋屬辭會義斷手于襄
公至臨歿時猶以此書未成爲憾嘗取近時人之嘉
言懿行及關于掌故國聞者集爲祠被錄若干卷自
爲詩文集若干卷公于爲文善上元管同宣城梅曾
亮同曾亮皆嘗受古文法子姚郎中而同爲公典試
江南所得士曾亮故年家子然公接之恆自降抑郎

以德旋之淺陋顧嘗與公妄論詩古文利病公輒欣然聽之其能不自矜如此公爲浙江學政時奏罷宋孫覿之專祠奉祀以黜邪佞而海寧祝貢士洚故凝叁先生友也其爲學由楊園張考夫以達于子朱子公訪得其詩文遺集刻之此足以見公之志在正人心厚風俗而非徒以文章爲報國之具矣婁魯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蘭滋廣西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甘肅高台縣縣丞女七人適魯應祐涂慕邵王輔舜王汝誠邵寯藻禪蘭祐曹祓

義山言懷之作亦無題類也特託興錦瑟以之命篇耳義山情殷伉儷以再娶故不能無痛悼處太和會昌之際目擊掖庭多故而于令狐父子始恩終怨中年易感故成此詩首二句標明思華年三言夫婦四言君臣五六通言夫婦君臣而朋友意寓其中末二句復申言追憶一篇之中哀樂之變備焉其以冠玉溪全集宜矣可見義山忠厚悱惻篤于人倫一飯不忘當不獨使少陵專美陽湖錢詹事見之歎其識議之卓絕余嘗謂讀國風小序不徹無從論詩國風言情之書也其言似男女而實非男女者尤宜加意尋繹義山詩所以爲超然獨得其解未可以輕佻浮薄

昭示無極

墓誌銘

亡友張介軒墓誌銘

疑之至如韓致堯香奩集王次回疑雨集揣摩牀笫
又決非國風之旨矣今試取義山詩與香奩疑雨集
比而觀之其用意奚啻霄壤之隔耶介軒深知義山
故其爲詩哀樂之感異乎恆情也介軒爲人故誠謹
及與之論詩則無所避讓余與介軒議論多合偶不
合則爭介軒初不肯相下然往往終從余言介軒善
飲酒予性不能飲飲少輒醉然每至介軒許介軒飲
余酒余飲輒倍常酒後相與論詩至竟夕不倦介軒
于詩未嘗一日廢不治卒之前夕猶自取所爲詩改

易數字焉余詩初學韓退之孟東野介軒以爲善後
悉棄之更學南朝宮體及晚唐人詩介軒益以爲善
然自介軒之亡余詩又一變矣乃竟不獲與介軒酌
酒共論之也悲夫介軒名起字采五介軒其自號也
世宜興人少補縣學生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配
龔氏子四長光璨縣學生次某次某次某皆能讀書
傷行鄉里稱之女三皆適名族介軒以嘉慶某年月
日卒春秋六十有六其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墓在某
某之原銘曰

文人愛憎結癡瘕作詩之說尤紛挐出彼入此家其
家聿有能者篤嗜之朝砥夕礪攻疵瑕葩麗正則百
世垂我銘其藏辭匪誇

雨亭畢君墓誌銘

君姓畢氏諱應箕字耀寰雨亭其自號也武進人本
系邢里吳氏父諱某與戚畢某同巷居相得也畢無
子愛君而撫之既兩父皆早世而嗣母以乾隆壬寅
年亦卒君事本生母以孝聞家貧資教授爲養然竭
力營甘旨無缺畢又涵者君嗣父之從子也常爲人

言君之事親者而歎曰人家親生子詎有爾耶蓋所
稱一如其事本生母者然君于濂洛關閩諸大儒之
訓身體而力行之而尤所深嗜者許文正遺書薛文
清讀書錄也嘗以爲文正之學篤實而輝光文清之
學高明而純粹論繼朱子統者必以二公爲得正矣
閒亦喜繙大乘經謂其誕處固不足信然于心體實
有所見不知者遂以君爲溺于佛氏之說君置勿與
辯時人莫能測焉君常論學于同郡蘇譚人屠銘我
諸子而與予族父晉望先生尤相契合晉望先生嘗

語人曰自予所識知未見有如雨亭者君聞之大愧
戒不得復有所道然則君之所以自待者何如耶君
志欲少置田宅爲畢氏立後而身自復姓歸本宗然
竟不克遂臨歿戒其子善承畢氏後而葬已于本生
父之墓旁配某氏子一良翰女二適劉某君卒于道
光某年月日年七十有八墓在某鄉之原余舊聞君
名而未嘗修士相見之禮及讀晉望先生澤古齋遺
文有贈言于君乃知君固晉望先生之執友晉望先
生歿而君與其季子敬承爲再世交敬承每爲余言
積善之家宜有斯慶君自此可少休矣而君亦以刻

君秉德寖固可爲人師而詢之學校學校中不知有
君詢之鄉大夫鄉大夫不知有君知君者維相與論
學之數子而已此尋所以舊聞君名于寂寞之中而
疑君之故峻其節歟敬承性耿介不妄詆人其推君
非以父執故也藏之于心不能忘思有以闡其元行
而屬爲之銘其墓云銘曰
如疚于心若疢于身孰鈞其沈而鑒其眞後有知者
曰此古君子之墳

東帆費君墓誌銘

道光三年某月日武進費君東帆卒于京師是年某
月其孤孫善慶奉君之喪歸武進以某月某日葬某
所持狀來徵銘按狀君諱湘號磐堂東帆其字考諱
懷禮贈奉政大夫君年二十餘補縣學生後以入貲
爲國子監生舉嘉慶戊辰
恩科順天鄉試年已五十餘矣先是奉政君以脩德
行仁見推邑里君志欲恢先人之緒而光大之不憚
艱苦勞瘁及君從子庚吉成進士觀政禮部人咸謂
積善之家宜有斯慶君自此可少休矣而君亦以刻

厲不少懈然志垂就而終齎焉卒不獲一展其蘊而
遂以歿也其亦可悲矣夫君配袁氏贈文林郎福建
上杭縣縣丞諱勝基季女繼配錢氏太學生諱鼎長
女子二人本修本立皆前卒女二人長適袁啟華次
適國子監生王國棟孫五人長卽善慶次某某銘曰
嗟志之勤而鬱未伸而考其行而刻于珉而庶其不
湮

程子香墓誌銘

子香姓程氏諱德賚徽州婺源縣人大父諱某某官

父諱某早卒子香少時從其大父僑居吳門其母夫人汪氏宜興人也故子香後遂奉母居宜興云子香不喜治進士業從予學爲古文時人多非笑之子香勿顧也嘗以國子監生一再應江南鄉試意不樂之後竟不復應試子香與陽湖孫庶翼宜與吳少蕚歙王守靜交最善四人者志意畧相似而子香後少以能文有聲無錫薛書水太守尤稱賢之予窮于世久矣而獨得子香相從論學不厭將資以待老今歲五月予訪友河南十月歸里中乃知子香已卒甚悼惜

之聞子香卒時歛其生平所著文語家人曰善藏之待王守靜至而與之子香卒後守靜至其家果索子香遺文以歸將爲求有力者刊行之子香初篤嗜韓退之書以退之爲賢于司馬子長每作文必必儀之然終不能似也曩者桐城姚刑部姬傳教予爲文之法宜力求古人疎淡處太史公書無美不具歸熙甫亦然既爲之謀即始終以爲已事度其力之所不能及則不謀也君與弟兆洛最相友愛兆洛自爲諸生時及成進士得一切不問家人生產事而畢心力于問學繄君是賴兆洛以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安徽鳳

有五娶莊氏某官某之孫某官某之女先子香卒生一子而殤女二人皆幼銘曰

志古力學不在我耶有不我者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五初李君墓誌銘

君諱康齡五初其字先世本無錫夾山王氏明萬厤中有曰愼吾者以嫡親育于武進輞川李氏冒李姓至君七世矣祖諱衍曾貤贈奉直大夫考諱徵蘭封奉直大夫妣奚太宜人君善爲文屬思艱苦所得必異于人以國子監生屢應順天及江南鄉試皆不售

益自修業然其後以奉直春秋高兼理家政纖悉必躬親之遂不能專意誦讀矣君之事奉直也謹凡奉直意有所欲爲輒先治之故竟奉直之世于志無幾微留憾者君爲人沈毅思慮詳審一事發端必要其始中終而逆定之後卒如所慮無意外憂其爲人謀亦然既爲之謀即始終以爲已事度其力之所不能

臺縣知縣君往視之見兆洛能于其職則喜然猶以
遇事輕率爲戒兆洛後以丁奉直憂歸遂不復出家
居與君相樂也君以歲之三月得疾兆洛侍疾坐，
久輒促之起夜輒促之臥而顧微語侍者曰吾疾殆
不起無所顧戀惟恐以此傷吾弟心奈何嗚呼君不
自悼其死而徒以損其弟之樂爲慮故兆洛于君之
卒也哀盡焉而猶若不能致其情矣君卒於道光癸
年三月某日春秋六十有二卽以其年十月某日祔
葬無錫龍山祖阡配趙氏江陰國子監生諱貴權女

子一毓華嘉慶己卯科舉人大挑一等分發廣東候
補知縣孫一岳生銘曰
和孺之樂樂不可踰孰明其然孰究孰圖克知允蹈
乃維于茲考行飭終銘以昭之

謹齋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義存後更義爲壽曰壽存字與權號謹
齋先世吳木瀆里人至君曾祖諱啟文始遷廣西桂
林府臨桂縣祖諱夢齡占籍臨桂爲縣學生父諱道
柱候補縣丞母吳氏生君兄弟三人而君其次也配

陶氏先君卒子二長會嘉以入貲候補縣丞次載周
蚤卒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一人熊光君卒於道光元
年四月日春秋若干其葬在靈川縣東村坪之原君
少有能文名以國子監生屢應鄉試不售遂棄去進
士業往來粵東西爲諸侯上客君事親孝交友信其
所善貧乏者生則周之旣死猶恤其家平生未嘗言
人短長然于弟有過必痛責之俟其改而後已君以
剛直見推鄉里遇事侃侃持正論不可屈僉曰陳君
君子人也君晚歲時時念及江南祖塋欲令一子返

候選知州吳君墓誌銘

君姓吳氏諱文忠字浩然別自號集齋浙江慈谿縣人祖諱承祥考諱世榮兩世皆以君貴贈奉直大夫妣太宜人鄭氏生君兄弟五人其仲早卒而君最幼君少以孤童自奮讀書日數百行年十三備平湖胡氏藥肆中日製藥夜取方書讀之至雞鳴時不倦如是者八年既而賣藥嘉興市中以自給爲人治病輒效久之名聲彰徹諸公間自行臺省都督鎮將監司郡伯題額相贈者以十數而君謝務自抑慎視聽精詳能因應得宜如百心手而至密無間莫能窺其蘊也精施手奏效全有徵已立立人植不傾益敦內行和且平福慶綏善無虧盈琢石綴辭垂令名名曰

胡封君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邦綏字子合一字雨庵慈谿東鄉田湖村人以子紹閔貴封奉直大夫祖諱某考諱某娶爲諸生尋棄去殖財于甬上繼客乍川君少讀書爲文勵志勤學然以親年益高乍川業不可棄則寧輟進復以嘉興衡益堂藥肆與伯兄之子運和曰吾曩者與伯兄析產不敢違母命故也君之先自鄞徙居慈谿至君五世矣君以入貲候選知州復爲其第四兄入貲候選布政使理問晚而杖履相隨怡怡然樂且孺也此非誠有見于仁義之實者耶若乃施濟利物諸善行在他人當特書不一書而于君爲不足述矣君卒於道光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一其葬在某鄉之原配宜人鄒氏子三長運鴻候選知州次某次某女三長適同邑郡庠生徐明良次適某次適某孫三

之若同父者然君與從弟汝寧合力爲善汝寧能任事勝勞然里中每有善舉君皆爲之倡而所捐貲必最贏焉羣從子弟以君故爲善益力其幼者循循知自飭遵君之教也君晚而課孫手一編不輟曰吾故業也曩時廢學出于不得已耳初君之大父母年皆八十餘而終父卒年八十一母童太宜人卒年九十一及君之卒也年亦八十餘人以爲孝友之家宜孚世壽考如此云配費氏側室某氏並封宜人子二長紹曾廩貢生歷權湖州府訓導宣平縣教諭次紹閔

州同知銜加二級孫九人曾孫七人君卒于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某鄉之原銘曰

善繼述勤治生篤于義行可稱世載德宜遐齡慶延嗣縣厥聲安體魄翠佳城伐石藏昭茲銘

國子監生鄭君墓誌銘

君諱浩字芝室姓鄭氏國子監生世爲浙江慈谿縣鶴浦里人高祖諱梁廣東高州府知府曾祖諱性歲貢生祖諱大節以附監生授州判銜考諱仰舉縣學生娶董氏繼娶張氏君生四歲而孤以循飭爲大父所鍾愛若先世故以孝謹聞郡邑中而君之事母尤篤孝母晚節善病君親侍醫藥衣不解帶以爲恆乾隆壬子冬家人不戒于火火且及母所居樓君急負母下樓突火出獲免其後母以節終君哀毀盡禮逢禮者稱之君性好古遇有古書名畫輒購之一日往城中人家見囊下作薪者悉書板視之則明烏斯道春草集也急購歸爲補刊其缺者行世教子喬遷嚴甚委之于學而策以古人行已之方言動或稍軼繩尺即與杖不少貸比君卒時喬遷學已成文質皆有

以自見于世也配董氏子男四人長即喬遷縣學生次枚次樹次復振枚樹皆早卒女三人長適鄞諸生周世緒次適同邑諸生虞廷寅次適鄞張某孫七人君卒于嘉慶十六年二月日春秋五十有四即以其年七月權厝柩于鸛汇之濱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喬遷以君行狀來請銘讓不獲乃爲之銘曰

孝先百行鬼神祉之孝子有子卒前之爲既得吉卜宅安子茲以利後嗣其永無虧

磨堂胡君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紹曾字省之曾堂其自號也浙江慈谿
人祖諱文祥諸生贈奉直大夫妣童氏贈宜人考諱
邦綏國子監生封奉直大夫妣費氏封宜人君幼頴
悟九歲能屬文大父以其才也鍾愛之自督課焉君
于經史之學如夙成署涉即能記誦長而有聲鄉邑
間由廩貢生入貲候選訓導歷署處州府宣平縣學
教諭湖州府學訓導性坦易與人無所忤于物無所
競生平慕衛洗馬之爲人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
意相干可以理遣學者能日誦斯言則意氣自平矣
年三十而挾所業文入京師諸公貴人頗有能知其

故其所至凡著弟子員籍者皆愛而親之好爲詩研
而精之然其婆娑嬉游涵濡諷詠之意取自怡而已
不苟欲求知于人也著有六行軒稿藏于家配姚氏
子五人女若干人孫七人君卒于嘉慶二十五年十
月初三日年四十有四其葬在某鄉之原銘曰

強恃智究乃以心鬬靜言持之曰遠譽咎既和而平
以睎穆清來者覺慕尚徵斯銘

吳耶谿墓誌銘

唐李元賓獨孤申叔宋王逢原皆以高才盛志盛世
殞命然托於韓退之柳子厚王介甫之文遂藉以不
朽後之人未嘗不追思而慕道之今于吾耶谿之亡
乃不禁流涕太息深悲而重有感也耶谿幼時質甚
魯年十一性忽開悟讀書過目輒成誦下筆有老成
之風年十八補縣學生道光癸未耶谿年二十四從
余問古文法予以所受于師友之說告之蓋疑信半
也已而深信不疑數年之間所爲文出予遠甚然耶
谿信予甚篤其論余文每不自覺爲言之過也耶谿
年三十而挾所業文入京師諸公貴人頗有能知其

文而爲之延譽者然一應順天耶試不售未幾得疾
卒京師旅館中年僅三十三耳予謂極耶谿之才與
其所志必能遠追漢唐作者于數千載之上以自成
一家之言而不意其竟止于是也然今即其所就而
論之以視李元賓王逢原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嗚
呼以如是之才如是之志而竟止于是甚可惜哉甚
可惜哉耶谿姓吳氏諱鋌陽湖縣人大父琦江西鄱
陽縣知縣父應庚國子監生娶某氏無子耶溪之喪
以某年月日歸自京師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其友

人王國棟先期以書來速銘嗚呼吾忍銘吾耶溪也夫雖然耶谿之葬非吾孰宜爲銘者銘曰

已矣乎與之以才而靳厥年乎斯則然矣而孰能厄其千百世之傳乎已乎已乎知予悲者後將有其人乎

仲姊惲孺人墓誌銘

姊姓吳氏諱勝宜與歸美橋人先考蓮溪府君第二女妣惲孺人生子女其三人長卽仲姊次三姊適西鋤蔣氏以節孝稱次德旋仲姊歸陽湖

盡禮一如君姑卒時姊于內外諸從子女無不慈愛教授給養而吾姊之事君舅益孝謹比君舅卒持服

姊年十九在室持門戶動合禮法年二十四而嫁嫁三日而君姑氏卒時六月暑甚既大斂喪服不暫釋曰吾不及事姑惟以持服盡吾職耳居無何惲君家難作擊吾姊依所親遁宅高梅自是惲君恆出游吾姊率婢操作日纑高昌棉八兩織布日二疋辛苦倍常然以君舅居隔城鄉不及朝夕供奉爲歉既歲上膳錢若干而衣履復以時上後惲君仍入居城中以

恩貢生候選州判惲君蘭枝以道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卒年七十時德旋客四明赴至哭於旅舍其年十二月自四明歸至郡中既哭拜于姊靈几前復與惲君相向哭別已而惲君以書徵銘曰蘭枝嘗遭家難能使蘭枝獲稍供子職者惟足下賢姊氏是賴今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蘭枝思所以不朽足下賢姊氏足下其可無銘諸嗚呼吾忍銘吾姊也夫姊性明達貞亮精力過人孝友天植年十歲卽能佐先孺人治家事及先孺人見背而德旋隨先府君游徐沛間

而愛弟妹尤篤摯推所以愛弟者愛弟之子若孫如己子若孫推所以愛妹者愛妹之子若孫如己子若孫姊生一子而殤嗣子二長煥次文淵女一適國子監生王鳳階孫一人孫女二人銘曰

以吾姊之慈孝仁恕而顧使之畢世艱苦以瘁其生天殆欲示人以爲女爲婦爲母之則耶噫

例授承德郎六品銜孝廉方正惲君墓誌銘

君姓惲氏諱秉怡字潔士一字梧岡陽湖縣人曾祖綿生國學生祖鍾茂父毓秀直隸肥鄉縣典史以外

孫麟慶貴貽贈奉直大夫母莊宜人生君兄弟二人而君其仲也君年十六讀陸清獻公三魚堂文集慕其爲人因以清操勤苦自勵而務講求經世之學及以國子監生應鄉試久不遇以周易筮之得蠱之上九遂淡于求進而惟以詩文自娛焉道光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備

召用邑之薦紳先生咸欲以君應君辭之至再三然卒以君應

詔而君年已六十終以不任

召用辭娶莊安人子三長受章嘉慶戊寅

恩科舉人浙江候補知縣次棠昌邑增生次某女一適山西靈石候選同知何林孫五人女孫四人卒于道光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年七十二君年二十餘即以授經給養後遂以業授經終其身君之甥今南河總督麟公常從受業而君所教授諸弟子取科第成名者甚衆然則君雖未獲展所蘊而所以傳諸其徒者未嘗不見之行事矣君本師同里楊滴園太守爲人廉潔守正君平生依以爲則師弟子相得甚及君疾病時太守年八十猶三至楊前視疾焉君于交游執友中尤善同里孫太令于丕烈溪周教授保緒于丕爲令山西罷官後卒于山左君悼傷之甚每言及輒嗟歎無已性好施而取諸人則甚介常貸周保緒百金未能償及將卒戒諸子必償之卒後九日保緒至諸子遵遺命以百金償之保緒歎息涕下以五十金爲賻焉而去君書畫皆入能品而書尤善常受法于同里莊然一然一師歐陽率更父子而君以徐季海爲宗論者以爲各有勝處所著有靜存堂詩文集若干卷道光某年某月日諸子葬君某所而乞銘于

德旋德旋遂爲之銘曰

介然自守志之專也不事爲事義之安也無名爲名藏之潛也銘以彰之亦弗諼也

誥授奉政大夫刑部安徽清吏司主事葉君墓誌銘

君諱煒字允光號意亭姓葉氏世居浙江慈谿縣鳴鶴鄉祖諱芳盛國子監生贈中憲大夫考諱本侯選州同知贈中憲大夫妣沈氏封太恭人中憲生六子君其季也生有至性幼時中憲患心疾君焚香籲

天願以身代病轉劇皇急奔里中神廟叩頭流血禱焉諸兄或紿以病愈掖之歸已果霍然人咸以爲孝感所致嘉慶元年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備

召用當事者以君應君力辭不就乃止其後中憲命由國子監生循例報捐主事尋丁外艱服闋沈太恭八命入都謁選籤掣刑部安徽清吏司行走佐其長平反寃獄以廉明稱而君念太恭八春秋高欲歸侍養因乞假歸遂不復出而行其德於鄉里者垂二十年君以小宗支譜百餘年不修系牒荒缺引爲己責考自小宗十一世祖以下世次名字官爵行業嫁娶生卒葬排纂先後具有條理越十年而成又倡議捐建九世祖祠置祠田若干畝合祀九世以下支祖鳴鶴鄉五都地方四十里不通江潮鄉有二湖焉曰白湖曰杜湖溉田數千頃湖制大隄橫截而用閘堰蓄淺湖水備旱潦中憲嘗獨捐千餘金建兩閘兩堰君志欲恢先人之緒以爲土岸善崩欲爲久遠計必建石隄以固之集鄉人會議議成君家獨任白湖隄及

杜湖全隄則合五都之衆計畝出泉以治之十年而功未就也君則并治其道路甃以平石凡八百餘丈以爲五都勸而五都之人終不果君慨然曰是難以人力齊也吾將獨任其成事未舉而疾作臨歿時誡諸子曰此吾未成之志也慎勿忘君歿後諸子繼君志卒成之鄉人咸享其利若乃遇歉歲賑飢設義渡以濟衆皆在君爲常事不足詳書也性喜聚圖籍每入肆見古書秘本不惜重價購之或從友人借鈔藏及自京師歸後益治詩以自娛自湖譜山稱詩郡邑中所至揮斥出之而君詩清眞瀟灑似自樂天著有鶴麓詩稿六卷行世配陳宜人繼配姚宜人子三人長生卒於道光元年十月十一日春秋五十有九以二元墀道光壬辰科舉人候補刑部主事次元堦縣學生次元堅女四人宓煇葦涵書阮瀚方慶槐其壻也君卒於道光元年十月十八日葬於雙廟村之原銘曰

惟德之崇其建有功名載而終銘其幽宮以彰厥庸

貽之鄉里來者所宗

午生葉君墓誌銘

慈谿葉君諱元墀字紹蘭一字午生因母之感夢鳳仙而生也故又別自號海葯生方君母氏之感夢也覺而自診之意謂是生女祥耳及生而男也喜甚愛之逾常君生有慧業四歲就塾師受小學章句若成誦者然七歲即能爲詩文九歲應童子試太守鄧公奇之謂異日必以文章名世十三歲補弟子員十七補廩膳生三十五舉於鄉以入貲候補刑部主事卒京師閒數日必寄書問母平安否盡身雖羈而心逝未嘗一日不念母也自刑部君之亡而君專家政於諸善事靡不爲不勝書也而特書其繼先志之爲功

于鄉邑者邑中杜白二湖溉田十萬餘畝一鄉之人利賴之湖之有閘故君祖所建也旁築泥塘以蓄水而歲久泥敗刑部君倡議建石隄固之白湖隄方竣功而刑部君歿君承刑部志復築杜湖石隄未成而君又歿歿時遺言囑弟元墀曰此先人未竟之志也吾死若必竟之元墀遵遺言竟厥事然鄉里推功於君載其德焉君所著有周易史證周易正義證凡若干卷午生隨筆若干卷海葯生詩草若干卷詞草若干卷並藏於家其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其葬在某鄉

之原銘曰
勗志勵學厥基則崇矢探幽賾以開顓蒙胡命之不
延而遽阨其躬既莫測其所由始又孰知其何以終
我爲斯銘昭之無窮

初月樓文續鈔卷七終

花雨樓校本

墓表

吳府君墓表

府君姓吳氏諱葆業字雛若一字求邇先世自元末避亂由荆溪遷武進薛墅十一傳至諱某者舉于鄉爲揚州府教授生某某生府君薛墅吳氏自某以上皆務農力穡至某始以儒業顯世居薛墅非薛墅者不共譜家祠故有簿籍多煩雜不可考校府君自幼

卽有志釐訂及長遂引爲己責日夜稽考至忘飲食寒暑府君性嚴明爲族人所信憚族有忿爭者就府君平之輒悅服人有不善切責之既改則待之如常終府君之世族人皆斂抑就範非公事不見官長府祇節嫗行受沈寃晦鬱以歿而葬未有銘思得能文君性慷慨重義有楊輪左者父歿無以爲生君與輪左有故資之衣食婚娶輪左所有惟居宅欲售之以償府君曰故人知汝汝不知故人何也且汝不有老母在耶輪左自是不復言胡公保琳爲御史巡察山東聞府君名以千金爲壽府君受之不報也無何胡

歿府君卽以所遺授其家府君好飲酒學擊劍喜觀古史書所居樓側有古松蒼幹虬枝寒濤謖謖因顏其樓曰聽松日吟哦其間時或引觴獨酌忻然而笑居恆爲人說忠孝大節娓娓不倦遇事有可悲憤者輒拔劍而起人莫能測其意也初娶繆孺人早卒繼娶汪孺人子二人長琦某科舉人江西鄱陽縣知縣贈府君如其官次某孫七人某某府君卒于乾隆某年月日年五十有八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府君于德旋之族爲大父行其曾孫鏞從德旋學爲文以所撰

贈文林郎呂君墓表

永福呂璜以其先府君狀視德旋泣而言曰先府君府君事述屬爲墓表乃次其大畧如此俾揚之于阡之上水村故今爲永福人考諱祖昌有隱德君自幼砥節礪行受沈冤晦鬱以歿而葬未有銘思得能文君諱茂綸字繼夏先世自山東益都遷廣西永福縣之士爲文以表諸墓三十年不忘於心今幸遇吾子其必哀而許之德旋諾受狀爲質言次其事云按狀善屬文年二十四爲縣學弟子旋以試高等補廩膳

生乾隆三十八年當貢入太學矣而適有子婦毛氏之獄毛氏者同邑監生毛學臣妹歸君長子明玠毛故富家而明玠性不慧年十六七許尙不識方名甲乙明玠至外家諸僚壻輒笑侮之以故婦意不能無少懟一夕偶與明玠詬誶室中家人以爲恆事不足怪也遲明失婦所在徧跡之不得越二日屍浮村前溪水上乃知其死學臣率男婦至盡擄室中物以歸君度勢不可以私斂鳴之官驗屍無他事良已時乾隆三十七年六月也其明年毛氏有宴會學臣折簡

招君君謝其人辭不往學臣由是大恚恨家有傭耕人曰秦宏信盜竊物覺逐之宏信將更傭他氏而主者疑於可否君爲力言其不可狀宏信亦大恨走告學臣曰若妹爲夫家殺我負之棄于河若懇官我當爲左證學臣信之取證宏信言控縣時令吉公已前卒新令彭曰龍受學臣金務明玠誣稱以絮被寒婦日死而學臣又必欲甘心于君益以多金賄曰龍則又脅教明玠誣君主令故殺械成獄明年君與明玠皆當故殺律流二千里縣以獄詞上之府府上之按

察使按察使周公升恆以爲此固疑獄也殺必有故今乃無故不近情及見君恂恂儒者則愈疑因問曰若新婦富家女也富家人雜若父子得毋陰覺其有私而故殺之乎君叩頭謝曰新婦雖少年然素端謹何忍以此污之按察使愠曰愚哉吾不能爲若雪冤矣罪定如府縣所上乾隆四十年父子俱論成君赴江西之萬安以家從而明玠赴弋陽明年得病死君性剛直果斷遇有不可則義形于色署不能自貶損故及於難然在易大過之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是時彭曰龍以贓敗去官死桂林泰宏信得學臣金買宅舍娶婦俄而火焚其室宏信及妻相繼死而學臣亦家漸替不及中人產矣君居萬安之十六年乾隆五十五年。

純皇帝八旬萬壽大赦天下君蒙恩得釋旋里又七年而卒卒時璜已補學官弟子以侍疾在側君語璜曰汝能讀書爲善士於吾足矣然讀書望成進士亦士之常也仕宦惟縣令不易爲倘

爲之何以不忘我乎璜泣對曰倘爲縣令見買而書
如見父譬見被冤者如見大人矣君曰固也然不受
賕臨民者之分縣令須才以濟德能有利澤及人乃
爲不負讀聖賢書耳君故好讀宋人儒書璜年十六
七歲時卽授以性理及小學近思錄曰必如此方是
世間第一流人君子學無所遺經史而外醫卜星命
及形家言皆旁涉之雖處患難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也君後以璜貴贈文林郎配王氏繼氏雷次氏何皆
贈太孺人子四長卽明玠前死弋陽次珀武庠生次

揚政捐職從六品銜次璜嘉慶辛未進士浙江慶元
奉化鎮海山陰錢塘等縣知縣杭州府西海防同知
孫四曾孫二君卒以嘉慶二年二月十六日春秋七
十有二墓在蘭麻山之水雲拱璜守君之教以學行
有聲公卿問庶足慰君於地下矣初璜至弋陽求明
玠骨不得乃招魂而返道光九年某月日宜與吳德
旋表

姚薑塢先生墓表

雍正乾隆間桐城方靈皋侍郎貢盛名海內顧於同

邑畏二人焉其一劉才甫其一則姚薑塢先生也才
甫以其文而先生兼以學重稱爲通儒先生諱範字
南青薑塢其號世桐城人曾祖諱文然刑部尚書祖
諱士基羅田縣知縣考諱孔鉄邑增生以先生貴贈
翰林院編修康熙五十七年先生年十七補桐城縣
學附生雍正十三年充拔貢生乾隆元年丙辰
恩科順天鄉試中式舉人七年壬戌會試中式進士
改庶吉士九年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年乙丑
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官丁

母夫人憂歸服闋補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十
五年庚午京察一等引
見後以病免歸遂不復仕嘗應直隸總督方恪敏公
之聘主問津書院前後凡八年正月初八年正月初八
日卒年七十道光十二年十月崇祀鄉賢祠配某氏
某官某女封安人子五人某某孫六人曾孫四人以
乾隆某年月日葬長嶺山先生九歲喪父哀毀如成
人事祖母及母能盡孝父歿時弟淑甫四歲甚友愛
之性坦易接人以和然遇所不可介如也在翰林時

同館錢塘袁子才方年少有才名諸公貴人爭爲延譽子才欲先生贈之以詩竟不可得居家之日有同年生爲桐城縣令先生屏跡自遠有以洲地訟者懷千金求一言力卻之富家子欲其一過門爲重卒不往先生博物洽聞如漢之劉向揚雄班彪固治詩古文皆以唐人爲宗而立身行已一準則乎程朱鄉里後進咸師尊之然卒傳其學者從子鼐也先生之讀經史百氏有所見輒以蠅頭細書識其簡端詞繁者用別紙鐵書之或勸之著述笑而不應鼐著九經說

采先生緒論間入焉其後曾孫瑩悉裒集之爲經史子集筆記四十六卷又援鶉堂詩七卷文六卷並刊行于世瑩以先生遺書及崇祀鄉賢錄視其友人吳德旋屬爲文表先生之墓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宜興後學吳德旋撰

姚惜抱先生墓表

德旋年二十餘慕古人爲文而不知所以爲之之法側聞今天下爲古文者惟桐城姚惜抱先生學有原本而得其正然無由一置身其側親承指授以爲恨後得先生古文辭類纂讀之而憬然悟謂今而後治古文者可以不迷于向往矣陽湖惲子居好持高論于辭賦古文必曰周秦兩漢至其論學未嘗不推先生爲海內一人也先生諱鼐字姬傳號夢穀一號惜抱世桐城人曾祖諱士基羅田縣知縣祖諱孔鏞以子範貴贈翰林院編修考諱淑以先生貴贈刑部廣東司郎中姚某氏封宜人先生少學文於同邑劉才甫才甫爲序贈之期以王文成公之學由是知名于

時乾隆十五年庚午本省鄉試中式舉人二十八年癸未會試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一年丙戌散館以主事用分兵部壽祖禮部儀制司三十三年戊子充山東鄉試副考官遷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三十五年庚寅充湖南鄉試副考官三十六年辛卯充會試同考官遷刑部廣東司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

記名御史年餘乞病歸自是歷主講梅花敬敷紫陽鍾山各書院凡四十餘年嘉慶十五年庚午重赴鹿鳴宴欽加四品頂戴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春秋八

十有五羣弟子祀之鍾山書院道光十二年十月崇祀鄉賢祠配張氏某官某之女繼配張氏某官某之女並封宜人子三人景衡師古雉孫四人曾孫二人

先生外和而內介義所不可確然不易其所守官刑部時廣東巡撫謀擬一重辟案不實堂官與同列無異議先生核其情獨爭執平反之乾隆嘉慶之際天下爭尚漢學詆程朱爲空疎無用先生毅然起而正之欲與程朱立異者縱于學有得焉猶不免爲賢知所非嘗以爲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程朱士有爲之銘者今先生之從孫瑩以先生行狀及崇祀鄉賢錄視德旋勿擇其尤要者次爲文刻之外碑先生既歿而言立足以垂世行遠無所藉于德旋之文哉若先生者謂非獨立不懼之君子也哉先生于學無所遺而尤工爲文其文高潔深古出自司馬子長韓退之而才敛於法氣蘊于味斷然自成一家之文也詩從明七子入卒之兼體唐宋模寫之迹不存焉書逼董元宰蒼逸時欲過之所著有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註三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筆記四卷法帖題跋二卷尺牘十卷並刊行于世德旋既讀先生古文辭類纂稍知爲文之法其後獲見先生於鍾山而請益焉先生以禪喻文謂須得法外意德旋爲可與言文然未有盛于先生也雖然吾能言之疇克聽之先生將有待也耶抑無待也耶固無待也而若仍不能無待也耶是又可慨也已先生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時未之而若有證也而先生亦深許德旋爲今德旋年且老矣業不加進熙咨先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嘗竊以謂立言之士自元明以來才學兼擅

夫亦用是以詩仰止之忱而已矣道光十二年十一月門下後學宜興吳德旋撰

國子監生王君墓表

耕心王君富于耕既而力行善鄉里載其德焉又自以讀書少時過而學則不及然心益慕之延名師教督諸子諸子鄉學皆力道光辛卯君卒已逾十年矣君之子寶珊等請予表君之墓予讓不獲乃次其事而授之君諱浩字惟賢耕心其號國子監生宜興人

考諱某妣某氏生君兄弟五人而君最幼君始受田不及古餘夫數然君治田有法歲收恆倍常而用之有節逮其晚歲業田倍初以十數君所居鮑莊里有溪焉向設舟渡乾隆甲寅里之人梁其上以木其後屢修屢壞而木值倍曩時衆方慮其難繼君倡議以石易之費千餘金獨任其半時嘉慶甲戌冬也族孫長春負債百金過饑歲債家以券入在城賑局勒追迫無以應君憮然曰賑飢善事也況并可解吾族人之阨乎卽代償之如其券之數然是歲君于里中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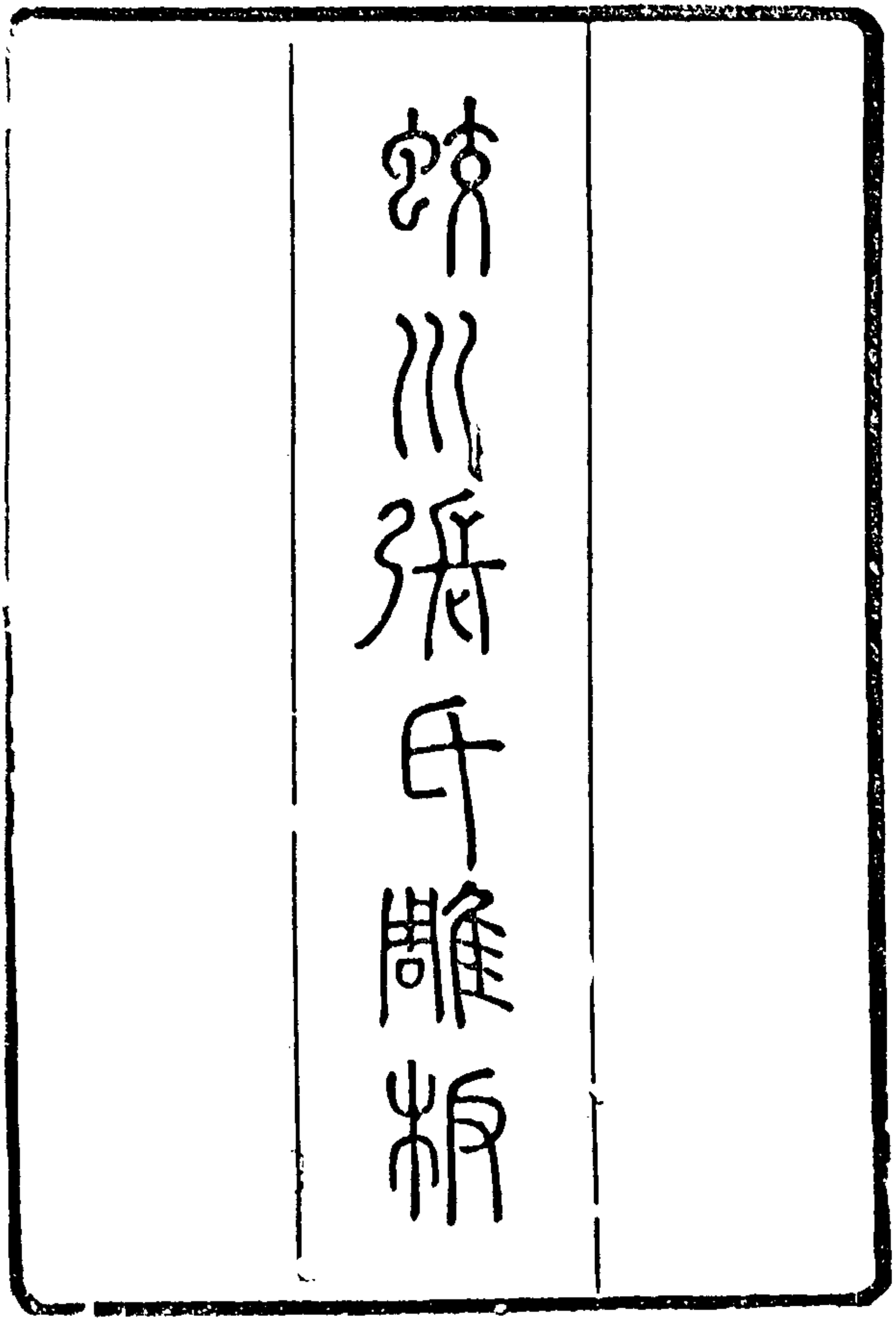
出藏粟以賑凡戚黨閭以匱乏告者無不恢也配蔣氏與君齊德子三人長卽寶珊縣學生次茂棓國子監生次棓好學工文歲之正月凡三及余門焉女一適蔣靜遠孫三人君卒于道光元年某月日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葬某鄉之原同邑吳德旋表

初月樓文續鈔卷八終

宜興吳仲倫初與張皋文惲子居切磋論難學爲古文後於鍾山見姚惜抱而受業自謂惜抱先生亦許爲可喻文謂須得法外意聞之而若有證先生以禪與言文故其生平所極推崇者惜抱次皋文次子居之文論斷亦允蓋其由陽湖而桐城其中甘苦喻之深亦能道之切也所著初月樓正續文鈔惜抱而後言桐城家者尙焉亂後板燬無存會其門下郭晚香孝廉出舊藏本屬爲重鋟予諾之而其本爲康氏原編刻甚陋劣閱之覺差譌衍脫及俗字破體不一而遽因爲悉心釐正務歸盡善始較舊刻改觀焉事竣用誌數語於後云光緒壬午三月上巳日鎭海張壽榮識

元元元年

詩庵署



體源風騷跋瀛性靈而出之一切虛響浮藻屏絕都盡可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五言近體清華秀逸上追太白平揜文房與吾邑一磬風煙集亦先後競響矣筠莊汪煥

余年十七始學爲詩無所師受徒自以其意求之古人絕不敢自信二十六歲游於京師陸以宸學博見余詩而善之以爲妙兼衆體必傳於後無疑然余則甚自疑也自京師歸後悉焚棄之後間有所作質之鄉先達汪筠莊先生獲此評語後數年既爲所稱許即邑之人無不以余爲能詩矣然余終不能自信偶有酬應之作隨手散去惟與門人金鄉周廷鴻同學南朝宮體及晚唐人詩數十首僅存篋中即澤畔微吟草也近年來讀古人之詩覺所見與前有異因復寫之而存之且積而成帙焉及門諸子請授梓人余自念今距初學詩時已四十年雖性所不能而好之甚篤然以終不自信之故今所存者數年後未必不更焚棄以其曾費日力於此不能絕無憐惜意姑徇諸子之請付之剞劂蓋舊作十無一二存者而汪陸二先生知已之感不能去懷故仍將筠莊先生評語存之卷首因自述其甘苦之所感以示子弟門人非敢謂余詩遂足問世也宜興吳德旋

拘領艸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蓥旋伯晉康侯原編

維揚郡事

垂楊千樹碧拂岸復縈檀微雨濕江路好風吹杏花

巷口見飛燕城頭聞暮鴉繁華空逝水歌舞又誰家

贈陸以湉吾邑詩人當以儲長源爲最以湉其弟子也

長源詩冠古今見一燈傳而我後來者聞風亦慨然

何期到京國遇子已華顛多愧逢人說清才計獨偏

寄陳子穆

我昔棹江水乘閒訪太邱別來經十載相望各千秋

好友幾人在名山何處求行將雙鯽雙屐期一赴燕清遊

題儲紀堂畫溪春曉圖時紀堂有上海之行即以送別

一夜梅花發催香過畫樓春風綠楊柳芳意滿汀洲

草色引離思煙波生遠愁瀟瀟暮雨裏去水蘭舟

懶向

數畝荒園西漪濱陶潛酒熟願長貧惟將文字酬知己便算瓊瑤報美人楊柳板橋斜日景桃花流水古時春低徊無限平生感嫻向前途更問津

朝陽菴看桂作菴故有桂樹二株其一已枯死

此因示洪舟上人

然餘柄猶能作花每至花時游者羣集感而賦

於何參妙解直欲究行藏用顏子如性論法吾無隱馨一山意

觀空坐可忘天心存古質老樹得朝陽誰是敬花手

能來作道場

雜感

求聞在中歲寸為恨未殫少知欣自得研慮苦其難

開帙似了了輟卷仍茫然歲月不我待衰頹竟何言

撫已發深慨放懷復高瞻古之睎顏人窮思徹天淵

松喬孰不羨在昔聞其語我無升天翼何以奢遐舉

百年亦須臾爲歡復幾許鄙事每欣然眞樂任吾取

童冠如可偕點也聖所與

吾非逢世資志願頗不局人我貴其通云何自狹促

窮達固異施所存不宜薄營已亦有方饑寒免斯足

乞食非喪廉陶公有前躅

吾州有賢喆執節推湯君諱賓鷺舉世競苟得斯人
先生終守貧諸士避嚴冷獨行無與羣惜吾不遇之相期
矢貞堅願言告惇史作傳存其人庶令千載後古直
留遺聞

人爲萬物靈所貴識文字讀書能繕性修士每勤企
蕩情不自持遂乃縱淫麗質喪迷道原還淳體眞契
飾聲爲詩篇其本在言志有時取斷章亦足見斯義
商賜可言詩曾不傳茂制

經綸丈夫業量欲齊海嶽顯顯謀一身康濟亦已局

鳳尚慕散金平生重踐諾時或欣執鞭磬折徇微祿
身存志不泯身歿名隨覆念此懷百憂何能自貞淑
瓢飲苟療饑簞然謝榮辱

秦士多避世抱玉終潛藏豈惟黃綺徒不肯屈漢皇
浮邱古名儒受授何堂堂本師孫卿子高足楚元王
彼哉非與斯同始而異終道喪身亦燼逢世竟何庸
古人重潛德光耀千春垂豈不思雲蒸會度須俟時

力爭第一流凡情宜自持如何夸誕士沾沾漸小知
勝心日以競永爲達者嗤盈志與溫氣固其才爲之

吾愛無用用莊周眞可師
陽和照萬物雨露寧偏滋古之立命者強植志不欺
夷叔惟求仁登山歌采薇嗟或元魯縣我乃何人斯
一日飽黍蕎亦何皇天慈詎能免艱阻來日吾安知
大癡悅忘醜全人脫肩偏好惡固無定是非孰爲眞
人皆主先入亦有吾所然紛紛競同異口舌相侵欺
吾欲伸正論齊之以不齊

東坡磊落人作詩多刺譏論才吾甚愧好直或庶幾
茹嘻終不快不如一吐之大哉禹稷功萬世仰設施

未能拯饑溺安用高官爲陋巷有貧士嵩目籌八區
卷藏謝憂責捽茹亦山雌偉矣河汾賢獻策非干時
微尚不同俗求人亦已拘溫寒無異情獨指臞貞廬
經涉啟悔途責已無後虞日中市恒滿暮歸遂成墟
古來其如此何足增歎吁吾意賢汲鄭誓心保其初
晚節悟変態翟公亦區區

老氏稱大辯義與坤四比括囊吾詎能寡之或可矣
嘉肴不在多一臠有餘旨列鼎羅珍羞知味者誰子
簡切理所貴求益良可鄙子陵報光武勳戚兩言耳

子陵書答君房意報光武故曰狂奴故態復作矣

大道有夷徑賢知矜秘密命豈不在天乃欲以巧奪委形而神存薪盡火不滅有來孰不去者何所惜一我雖區區亦煩大化力笑問靖節翁喜懼果何益富豈不如貧盈滿道所尤日月有虧晨四時運必周氣至萌者達榮英豈長留安得高明家而無厥室憂謙謙降階美循理非有求足知爲善樂卽此升華邸都市豪華子細馬驕春風貧士執書册咿唔環堵中感激方自茲慨歎將焉窮濟物軫素抱一世關窮通所謀僅衣食道與貴賤同心計自不如豈足爭庳崇

余懷良莫遂視蔭儕庸庸

吾聞收遠名探汲須深功虛聲償淺植非我心所崇寄意欲有待悠悠固無窮終古何遼哉旦暮儻一逢後無知余者甘與草木同容華桃與李此日爲誰穠

重遊西湖憶亡友宋左彝

一棹扁舟遠時稱兩逸人所欽今不見往事向誰陳柳絮紛如雪桃花空復春滄桑成小劫回首幾揚塵

左彝好言長生故有是句

曹生青雌舊學詩於萬香南香南亡後吾友汪季方導之來從余問詩法余愧無以益之也暇日成五言一首貽之

聞見博爲美守之固可約吾意欲云云詞必使其達有時不盡言言表意非略說詩我豈能共事欣有託人人須自爲韓豪啟秘鑰倔強忌太生和婉忌太弱難易非所論柔剛貴相錯幽奇任探歷枯淡足咀嚼摹擬迹不存古法皆我法冥契千載上抽毫儼酬答知者其誰歟有酒吾自酌

清明日招同張介軒作等春之遊走筆代簡

寒食匆匆過等春去未遲依樓楊柳樹照水杏花枝風物歸吾黨襟懷愜素期流光不相待勉子趁芳時

同張介軒游善權寺後碧蘚岩相傳祝英臺讀書處也介軒有詩予亦口占二絕

孤花寂寂表巖阿慾界天香占幾多艷質也同齊女化姓名羸得入樵歌善權洞前摩崖有慾界仙都四字

高樹蹊陰石壇靡秋挂夕陽寒仙雲飄緲空岩曲莫作巫山行雨看

客中看海棠作憶癸亥春日與邵汝珩汝琮宿
天遠堂談藝時海棠盛開道酒歡讌今二邵並
亡此樂不可再矣
簾捲東風花映樓海棠一樹艷無儔聞名結友起遐
想海棠爲秉燭照妝醒暮愁好鳥弄音時下上妍枝
名友
閱世幾春秋憶從天遠堂前見蕭索情懷易白頭
秋日過旅園作旅園主人性迂僻而與予厚善
自主人之亡余不到旅園者三年矣
黃蝶飄翠徑涼蟬咽暮枝九原不可作三載未曾窺
初月樓詩鈔 卷一 七 花雨樓校本
訪家景樞菊畦兄弟曰占一絕
憶昨逢佳節攜尊傍小池那知好風景又到感秋時
竹中高士今張鵬令弟丹青擅國能與我同尋逸民
傳試將襟抱置寒冰
庭梅開後即景
新月窺香久重簾開較遲浮雲乍相掩不許見高枝
春日送友人還山
溪水溶溶浸晚霞綠楊風起送行槎此去正逢寒食
雨桃花開徧野人家
陪蔣雲亭司馬汪原杜明經消夏灣觀荷作
輕舟催畫槳初日詠新荷清露曉猶滴香風時一過
我家滴湖曲慣聽采蓮歌淺酌不成醉思鄉意轉多
秋夜宿靈鷲寺聽雨不寐起坐讀佛經
豈是客無寐由來夜漸長雨聲和漏滴蟲語遍秋涼
物有情難禁人須意自防楞嚴存案上展讀對鑪香
山塘見買花者戲占一絕
大市見西子傾囊輸一錢何如范少伯載上五湖船
從姪汝瑛以執卷圖請爲題句因成五言一首
初月樓詩鈔 卷一 八 花雨樓校本
勗之
讀書不在多貴識忠孝字開卷詎無益求益須辨志
世儒勤記誦矜博徒炫異才多信足患見僻更滋弊
勉哉守樸學崇德庶其企
示內子江夏君
與君爲兄弟及今三十年辛苦立家室綢繆陰雨前
劬勞長兒女恆切凍餒患躬耕力不任求食吾媿焉
幸無戍謫聲差免憂腸煎我誦白傅詩愛其贈內篇
達人無不可況有閨中賢偕隱久貞志時聆同心言

安貧固常德任運終無慾

思亡友錢魯斯汪原杜

我友之良者無過錢與汪游從每無數議論交相當
行已互商榷位置不肯輕所不如漢士惜未能躬耕
皇皇避言色介極反似狂曼倩師柱下仍獲全令名
如何清濁間可以安吾生茫茫四瀛內疇與同深情
二子今永逝思之涕盈眶

讀詩

窮年守幽獨何用開吾懷寄情翰墨藪卷帙無停披

歷選前喆語流觀八代詩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五言接風雅具體惟陳思不忘報一飯陶杜幾賢哉摩詰佛語耳太白誠仙才

示程生子香

程生程生誰使汝腰不能如磨之折口不能如河之懸天乎人耶適不可以逢世而其誰汝賢汝將以筆爲耕硯爲田違時之好而矻矻於遺編何以能餅有粟廚有煙不如田舍翁多收十斛米朝出看西山晚

勤生

漢家三葉全盛日邊塵不驚烽火息丁男耕耘女蠶織何者於我爲帝力利來利往皆勤生衣食須紀非交征賈生莫論事鼂錯休言兵但令無營無競可以平進爲公卿

懷湯點山

交遊滿吳會良友豈多得之子越中英希風古遺直哦詩善五言往往似元結器我儔人中賜言最親切親老爲祿養屈身就卑秩偶世不獨高貧仕安所擇

孫公祀籠心千載幾人識

送程子香之揚州

維揚佳麗地子志非所存顯默豈一端謀生道彌敦俗好固難諧和介亦可珍因依將十載古誼時相陳悠悠世上談棄置不足論高言愼所發密意誰當傳此行隔江介遠送心恨然

己卯九月與四明黃支山同客揚州支山與余有文字契九日相攜訪菊因成一詩

殷勤一遇慰華顛情性從知愜所便別後定吟青玉

案丁來莫負黃花天此生能得幾九日傳世動稱五百年且欲隨君酒家去持杯相屬意獻然

客維揚偶作

自我來茲土子身謝儔侶人生貴適情結束何太苦胡不飲美酒日醉歌且舞我我周旋久心口自相許雖居一室中放志在三古心期作者徒一一皆可數塵寰遂幽屏奚必事高舉左圖而右書足可慰羈旅

寄少蓴子香

嵩華意中見鄙事乃若卑已有厚責理也知難違嗜欲寄言同聲客欣賞不可獨

寫意

漁父歌滄浪靈均抱深悲詎云到聖處且與相推移特贈縱其可云胡不自怡何時謝羈鞅長吟歸去來放浪山澤間命儔娛清暉

悲玉川

人生出處兩大端遇之無定分有定達士任所遭安常絕覬幸哀樂不能入其心況乃無端肆營競可怪玉川子不肯在家讀春秋一朝去謁時相門觸禍身死將誰尤將誰尤吁悲哉

讀惜抱軒集感而有作因寄許叔翹

吾思唐宋賢高遐跡難薄上者李杜韓其次乃坡谷去之千百歲汲汲求其躅同志錢魯斯與張皋文翰墨時問作詩文小技耳好固賢弈傳志猛加後鞭力微孤前塗晚識惜抱翁許與益顏怍斯人既云逝宇宙覺寥廓依歸一失所顧影傷寂寞時英紛議論於我心不屬冥行慮多岐修途悵回轂賴有遺書存吟諷意自足循誘得夷徑異說可無愕雅奏裁淫哇玩如嗜欲寄言同聲客欣賞不可獨

寫意

蘇子於物多寓意妄言妄聽詎留情廬陵不信神仙事何處卻有芙蓉城

口占寄內

學道先須斷妄想三間茆屋未能忘他年紙閣蘆簾裡定有新詩及孟光 聞劉芙初編修云三間茆屋即是妄想故有起二句

浮生歎

江鄉十月禾登場隨陽之鴈謀稻粱飽汝腹仍盈我倉讀書者誰子抽思乙乙為文章求仕無成慕田父及把鋤犁歎辛苦世間萬事無不然浮生苦被物欲

牽大地何生何因緣紛紛誰復知其端任以無心乃心量極目滄江波浩蕩

寄彭柳西

我愛彭夫子安恬世所稀早能通畫理兼已息塵機水逆鯨魚上霜寒獨鴈飛浮生每多感念爾始知非

冬日思家酌酒自勸

關心旅鴈落寒沙欲問江邊載客槎宋玉有詞多隱約江淹無筆擅才華那禁孤館聽愁滴可許高枝見早花得酒便能銷積恨勸君何用苦思家

會得

函關妙旨誰能解東海高蹤豈易攀擬易揚雄終近正論詩李白未宜删嚴間不改松桂邑天際遥看鵷鷺班會得前賢經世意愧無著述可名山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刊晚唐人論詩語也

飲路質軒齋中留別

曉日江帆落閑雲到處隨祇因爲客久來謁故人遲高詠思前哲深談復此時寒梅着花矣且勿訴離卮自維揚到家後示妻子

江上抽帆歸願遂花前莫放酒尊空誰知元亮望三徑盍卻笑昌黎送五窮貧富那分南北阮桮軸不計大小東人生隨分且爲樂得失無心如塞翁

初春有懷

窗饒新月映砌有舊苔封寒意入春減疎花如我慵詎爲宿鳥戀倘作行雲從寶劍酬恩具知憐得幾逢

得湯點山凶問雨夜悽然有作

聞子疾無苦何期命已殫窮愁吾有作他日與誰看得句共蕭寺追思成古歡小樓春漸入聽雨又生寒

點山前寄余詩有文到窮愁應更好之句

友人有問余詩法者走筆答之

君莫問我詩我詩多變格知音最盛惟陸君以許我清才世無敵自爻仁和宋左彝風人之意時一窺南朝鮑謝不可到側豔往往如温岐吾州數子才不羈論議絕出高難躋南宋不數陸務觀中州姑置元裕之嶙峋坡谷猶下乘更誰比數詩人詩我今偏得采詩法不論濃淡與平奇但須妙合與觀羣怨之大旨導源三百其無迷

朝陽菴耀德上人與余最相契合每服輒過訪之論茗清談往往竟日示寂後其徒西林稱師命以遺杖贈余西林亦尋歿庚辰春日至菴中覩其遺像慨然感之而今洪書洪舟兩開士能振其宗風又足慰也因題五律一首於壁間

耀公圓寂後遺贈一枝藤事往迹仍在心期得未曾談經繙貝葉問法續元燈誰道入初地今看接上乘

京口遇沈小宛同渡江

輕帆遥指古揚州浩蕩波間泛白鷗暮色蒼然從遠至先生老矣又何求了知明月同千里但隔鄉關有四愁差喜中途逢沈約爲謝柏崖少府題船入荆溪圖柏崖楚人攝荆溪縣典史

今我無端思昔人昔人可思不可親昔人到處有遺跡後來覩今猶覩昔滄浪之曲意何深刻船況是瀟湘客一片輕帆趁好風瀟瀟楓葉打疎篷文章誰嗣蘇和仲如此溪山屬寓公

寄邵犖甫

何來我亦山間水與世同波又一時至竟能成長往計淮南枉費小山詞

庚辰春暮在維揚連日有看花之遊花已爲積雨所敗同人藉以遣興念予友李心陔獨旅無歡折簡招之心陔欣然偕往因犖賦七律一首奉呈

又逢櫻筍殘春節故侶相攜且命觴花落江頭隨逝水鳥飛天末趁斜陽百年事業歎衰髮幾日消磨在蜀岡還我煙波舊漁釣棹歌聲答入滄浪

歸鴻

長空雲澹逝歸鴻社燕相逢夕照中最是江南風景地秋來春去太匆匆

老去一首寄汪季方余初識季方時各有適往不啻之韻二十年來英華銷沮盡矣撫今追昔慨然感之

少年亦有湖海氣往往悲歌佐酒卮老去卻爲田舍計陳登牀下卧難辭

初夏得于香書于香客孫大令于丕懷遠衙齋與林念航先生以古文之學相印可書中述念

航有傾倒於德旋之意且以不得一見爲恨感賦一律因寄念航

吾與程生舊書來達遠思不才甘守拙夫子獨深知漉洛尊遺訓韓歐跋正辭同心澈天末相見定何時擬貞烈王淑姑絕命詞淑姑事余已載入閨見錄矣悲其遇烈其志擬作此詞以俟夫觀民風者采焉

成言安可悔矢志豈有他母兮胡不諒使我不得歸夫家吾父吾翁兩無失二女同居志亦得如何一旦未妨誰解清閒滋味好吾家原住藕絲鄉

雨過

雨過殘暑盡涼蟬鳴高樹勞者易見愚非定愜所遇心賞豈在多狗物遂成誤析理辨秋毫精微孰能喻自愧德二三詎爲狙喜怒鄙吝差欲萌吾思黃叔度此心內外中不在斯語聞之古維摩更就導師參妙諦只今宴坐當如何實無一法與塵世但有雙樹垂烟雜三百六旬擾擾者應憨虛逐利名多

題心上人雙樹圖卷

春日偕李心陔徐艮鄉榮芸遊平山堂作

杖策探幽發興新滿山桃李各爭春繁花照眼絕堪愛小雨沾衣且莫嗔但使心如流水遠終令迹共野鷗親昔賢勝地留清賞況是招攜屬故人

夏月汎舟平山堂下因憶姑蘇舊遊

斜日明湖上輕風蕩小舟花間恣泂溯柳外足淹留露下沾衣袂籬鳴發棹謳橫塘一夕路彷彿記清遊

初秋重泛舟平山堂下卽事有感

小舟蕩槳疾於鳥載酒重過平山堂映水花枝齊颺鹽滷空秋影欲生涼西風催雨莫太驟夕露溼衣猶未妨誰解清閒滋味好吾家原住藕絲鄉

雨過

雨過殘暑盡涼蟬鳴高樹勞者易見愚非定愜所遇心賞豈在多狗物遂成誤析理辨秋毫精微孰能喻自愧德二三詎爲狙喜怒鄙吝差欲萌吾思黃叔度

飲酒

我於古人中絕愛元次山次山若遇我毋乃心不歡我雖不善飲三爵猶勉旃斬免惡客呼酒政終須刪酒禁古所重述之悉陳言達人難可拘有託方逃焉

緬昔嵇阮儔尙友吾何嫌士各審遭際詎必皆忘天陶陶樂斯永中有羲皇年

拊紙艸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偶成

士不擇居無猜任相耦去留暨係情衰益那施手
此心既泊然何者爲好醜子雲草太元曜曜恆自守
畏壘無事實其人固可有孰喻而非眞幸勿誚莊叟
宿好邈難遂惜此一日光豈無意氣感臣精已銷亡
觀化悟生理翫古寧易方委心但任運蹔慮仍安常
高樹響不停空齋坐方宴余心故寂然何用滅聞見
先正有遺言珍並球圖重風俗美東京學術尊南宋
人羣何必疎塵慮自可逝責己驗盈虛時流安足競
日躋道無窮前哲有景行

頹陽照衰柳秋花尙餘絢夕露竹間零淫螢時一見
秉節貴自我不我者未妨形迹詎爲累失得終相償
彼昏鶩奇詭傑士安可望遲疾非所計曷不行康莊
涉世何常途乘危須力控空山無古今遐心有獨縱
鏡靜觀纍動眞室本無事望古生遐思一感紛百慮
竹實久不登名成恐飢用爭餐雞鶩間嗟嗟爾奚鳳
近名豈所安履迹欲何適徂年已若斯急景況難駐
舉世所不然淵情孰余共但謀步兵醉莫效長沙慟
萬境各所際一人異初終自非上聖資心賞安能同
念我陸沈者空居人間世涓涓舉目然頹波孰能制
志士每沖懷博求思變通躭躭防闕遺來會幾天工
大鈞鼓一氣聚散紛無垠而人於其間偶然得此身
守陽爲致一曲論無全功放意恣高談驚俗稱豪雄
何用私自瞞百計求榮觀豈如捐外奬隨分獲所安
魔推或非佛莫儔多從風
倚伏況難定人胡狃目前況若舟不繫乘空故超然
爲善問施報焉能思黃虞史公意有在孰知原其初
百家多雜說聖賢亦遭誣何況末世士乃欲計毀譽
人事有遷易感激恒因之蘭芳與菊秀年年長若斯

一念爭千齡眷之爲大愚養性貴無欲仁義猶邊廬
所以古達人有時還自汙
瀟瀟幾風雨木落淮南秋涼蟬聲漸咽蟋蟀吟未休
寒暑迭相乘日月無停輈天運自有常忽者將何求
百川盡東逝河漢西方流
風雲入奇懷高寄形骸外但能無何飲餘義悉從汝
綺語摹梁陳荒淫豈足怪一謬墮愛境終爲愛境所
俛仰塵勞中欲去那可謝涸俗亦良圖隨分守吾介
再拜雲間人學仙尚未暇

君時甫齠齔可念如玉雪爾來四十載情好久逾密
君家世忠孝往往見余筆辱知君乃最褒重不遺力
萬里赴岷峨求言意彌切因削贈行篇場之友三益
我始幼學年登堂拜父執賢昆亦總角楚楚出相揖
感舊一首示李心陔兼寄紹仔

應跡苟不拘默爾窺心傳萬法了無取意行歸自然
逐影虛得似尋聲恆失眞相士須達識沈淨安足論
寒暑迭相乘日月無停輈天運自有常忽者將何求
百川盡東逝河漢西方流
風雲入奇懷高寄形骸外但能無何飲餘義悉從汝
綺語摹梁陳荒淫豈足怪一謬墮愛境終爲愛境所
俛仰塵勞中欲去那可謝涸俗亦良圖隨分守吾介
再拜雲間人學仙尚未暇
萬里赴岷峨求言意彌切因削贈行篇場之友三益

我歌伐木章蒙古誓車笠良朋得二三絕勝貨千億
舊游幾凋喪皋文指先屈魯斯繼菱謝大雅委榛棘
君誠篤友誼於我尤固結書箋常在笥序草恒挂壁
是皆師友兼考行無玷缺賢昆張錢亞亦化爲異物
古人非盡妍後人亦多賢平心去黨伐好惡何所偏
銘幽竟不讓吾詞能簡質徒含宿草辛笑緒總陳迹
虛今固未可虛古奚取焉誰爲傳意者吾已懲吾言
我哀君亦艾強勉事著述敢希千載人但懼多暇日
慕慎信嘉德吾思萬石君西京俗畏美坰乃開其源
志士惜分陰無妨後名實感舊遂成詩未辜傷偏激
家法重躬行在彼豈非賢汝黯治黃老而以鯁直聞
因風寄令弟朗振摩霄翮
婺源程子香儀居陽羨從余學爲文吳少尊善
修幹本天質非由揉矯然下士承末流頗波遂相沿

而友之以女字其子庚辰六月子香有悼亡之悲而其子尚幼少夢撫教之如已子焉余嘉其篤於友誼爲詩以美之

投報各有取要爲心所賢世士翻覆絕可駭乃在死生貴賤貧富區區間古之傷心人所以等於遂臣棄婦悲來流涕感激而成篇今我二三子大能砥行意殊俗不重千黃金而重在一諾朋友之交第五倫誰其知者吳少鸞

詠懷簡黃修存

知人良不易慮試須事事誰能料沈淨未敢妄軒輊近已議無高爲大抑何侈觀生固難慊考義欲求是居世乏苦心云何稱尚志詎因山林逸遂貶廊廟器古來青雲士蓬篳願終在時哉管葛興秉正莫能刺不聞天下才但解關機智何當返眞淳竟作成蹊樹

終日行

終日仰屋梁勞心憂思多慨慷終日問田舍持簿握算無閒眼著書望後英積金傳耳孫同是遺所不知誰何之人畢竟何者爲愚何者賢試讀莊生齊物論

乃知然與不然兩難正各從所好莫相嗤執鞭之士吾無識

九日登維揚城樓及暮而反意欲訪菊未果地涼吹滿江關江城夕照間從來愛重九此地少名山

強賦登高去因看倦鳥還誰家最多菊陶令始能閒

九月望日傍花村訪菊絕句用周少蓮韻

未尋歌吹竹西路且到傍花栽菊村此日揚州誰杜牧更將明月試教論

讀唐詩有感

屈宋衙官眞戲語才人自詡每無雙可怪汾州薛太拙解詩惟許賈長江

丹陽道中

驛樹盡寒色江天銷暮霞停舟待月出凝眺數歸鴉漸與鄉園近猶嫌道里賒閨中應計日蚤晚啓還家

到家後輓張介軒

江鄉舊侶多零落詩酒過從獨有君小別那知成永訣他年誰與定吾文難忘共步橋邊月未忍回看渡

口雲一卷芳華初襍草幾迴吟諷對鑪薰

飲汪季方宅

獨旅久無歡歸來那肯長閉關銷愁且盡一樽酒身
後名於我何有人生衣食急所需治產便欲求贏餘
使子有園可種竹有池可養魚不須發憤傳貨殖請
檢架上致富之奇書年來長策只如此吾老將休可
知矣

雪夜檢舊作思亡友宋左彝湯默山

已苦霜寒暮景催況聞孤鴈數聲哀江南此日初飛
雪驛路何人遠寄梅每憶平生塵外賞難忘二子越
中才于今孰訂千秋志自慰衰遲酒一杯

雜著示及門諸子

言志爲詩定不疑新聲日競正聲微詩兼六義應須
記莫謾隨人說是非

我從記室參微旨誰道論詩不論人屈使征西居下
品陳思終是漢純臣司馬孚自謂魏之純臣權之於漢猶孚之於魏也
武德之前正始還中間誰最占吟壇好攜謝守驚人
句來敵桑軍行路難

手事比平昊要論功
異體何嫌各擅場那將蟬噪等齊梁高談競拾韓公
唾欲與黃初較短長
謝家詩派亦堂堂陶令風流百世芳寂寞朱絃期一
拂訾謷全不解何郎
何李馳名彪等儔詩壇百尺起岑樓高吟只作詩人
了昌穀還推第一流
名高從古易招尤歷下曾傳白雪樓寄語多才絳雲
叟保無後起費吹求

飲酒歸田自一途祇堪擬議到王儲淵明別有延年
訣更訪農閒鳥跡書
十五從軍能用矛陛家兒弟笑無謀終童才調汪童
烈直教黃門輸一籌華亭夏完淳十五從軍十七授命詩工五言雖老宿不能過也
濃脂膩粉莫輕塗姑射仙人冰雪膚翦綵爲花好裝
飾也須刀尺有工夫
詞條意蕊誰相稱恐被詩書掩性眞讀到綠楊城郭
句也如春草謝家春
風懷詩載曝書亭可是才多壞典刑鄭衛言情非紀

欲一生枉自抱遺經
滿園嘉樹長新柯玉砌名花種幾多若其戎葵校顏
色此時眞奈牡丹何
一唱還聞和者千誰知白雪有眞傳巴人自愛巴人
曲試聽歌成亦斐然
漁洋逝矣更誰憐轉益多師後勝前我自心欽姚惜
抱拜袁揖趙讓時賢

示張聽詹

樊遲通六藝志乃存稼圃君子不素餐詎敢辭作苦
田家盡食力豈伊慕隆古置身士農間吾意夙所許
橫經匪求聞讓畔莫余侮用可澤斯民舍即老環堵
莘野及隆中遙遙無幾數淵明沮溺心亦足次選舉
吾徒且依放高論時一吐

與陸子卿論詩

學本明人倫詩須通諭諫風雅體異宜溫厚意無變
志苦語或近思淡色彌絢平險俱足家岐途有迷眩
如參祖師禪未易辨眞幻苟能端性情定許繼騷選
弗以春華敷而忘秋實薦華實同根株培之不宜倦

欲淨理始還欲當理亦見

別王凝夏

名場亦駐足至竟幾人同疎脫便吾性游從得此翁

閒梅門數款邀月酒頻中揖別何深恨前塗任轉蓬

春日寄少夢

高館獨愁坐牖前春鳥鳴吾衰猶旅食所得是何名

苦欲離塵累能無念友生相期鹿門隱幽討事宜成

懷顧少卿邨等兼訊林仲鷟

孤懷疇可訴馳思閩閭城抗志期眞隱論文謝近名

子誰能浪跡不依人

初月樓詩鈔卷二 十三 花雨樓校本

樹生來不愛折枝花

春暮感懷二首

綺陌垂楊都拂地遥隄碧草似黏空桃花定要矜顏

色看汝枝頭幾日紅

且憑燕子訴斜暉華屋興衰有是非落盡海棠飛盡

絮更將何物餞春歸

浮萍

一分流水蚤和春弱絮風中證夙因莫枉浮萍比游

子誰能浪跡不依人

梅花行

梅花如高人迥立塵世表形容雖甚癯神完不枯槁

又如仙者非有求而人自求之愛我須遠俗我實無

他奇寫中作花直以品格勝論香論色非眞知東風

吹開復吹落肯逐桃李爭芳菲

寄內

便教矜捷足總是蹩時人世肯憐螢照天應恕蠧臣

百年何蚤計一飽亦前因詹尹無勞卜吾歸理釣綸

讀古徽堂詩集題後

紛紛紅紫競芳華春色都歸蘇少家滿意看花須論

山薑半格似遺山一體能工便不刊更有差强人意
語論詩難比作詩難

瓜州曉渡

滄波浩無際煙景望中收帆影入雲盡天光接水流
遙山極蒼靄孤棹悵淹留何日捐塵慮憑虛訪十洲

辛巳六月何功甫之官粵西謂余曰何以贈我
因口占五律一首以送其行

古直吾猶忝時榮子所遵從來賢達士不厭抱關卑
江水日千里桂林天一涯花前倘相憶蚤寄問南枝

初秋偕內子泛舟西湖即事有感三首

荷花成世界百里水雲寬但覺此間好焉知來日難
縱情須一往緘恨有千端遙意虹橋畔笙歌定未闌
夙有浮家願今成泛宅圖近花莫打鴨待月好提壺
望遠情難恕論心道未孤何當入塵海還似對虛無
前路渺何許輕帆任所之一方秋水隔半嶺夕陽遲
漸可收菰米徐嘗理釣絲煙波足生計吾唱汝能隨

代簡寄子香兼示少蘅庶常

論世毎嘗高獨行當仁那肯讓前賢一分長短憑人
鞍十畝寬閑與子旋各有平生未了事須加努力耆
先鞭元知勁骨難諧俗自保靈臺莫問天

吾鄉潛履常與余論詩文合者可十之七八秋
日偶成五律一首寄之

昔賢多妙製故里足名山微我其欣慨何人最往還
每聞吐高論時欲開愁顏那須學良賈少作待君删

維揚中秋月夜示康康侯吉士兄弟

淮南叢桂發邦愛小山枝今夕二分月清光知爲誰
竹陰涼吹滿闌徑露華滋欣賞須吾友離愁銷酒巵

得周綺庭延鴻兒弟書郤寄

故我依然感故知燕雲吳樹有離思曾偕淮上三年
住每惜簾前寸晷移志不干秋休論學長雖一月詎
堪師久甘迂鈍從人笑垂白無成亦自嗤

秋夜

燈暗仍孤夜開簾月一鉤蛩聲催落葉鄉思入涼秋
榮辱豈關慮贏餘非所求生涯有銖兩歸計在漁舟

檢得亡友汪次陸手蹟感賦一律

平昔幾同志如君何處尋高風希魏晉妙契只山林

匿跡避時論誰人知著心遺文多散落感動一悲吟

感盡

愛僻須防溺情深轉自疑乍將愁引緒忽已亂如絲
爛漫非無酒妍華敢駐詞險危俱感盡猶恐猝難持

九日登高

不淺登臨興淹留豈有成人皆循故事吾亦愛其名
孤鴈殘霜迥殘霞隔水明隋隄萬楊柳搖落若爲情

前題

不爲簫聲也淹留若論蹤跡愧閒鷗一年又到重陽

雲暗野風勁寒深旅鴈驚渡江逢至日回首感離情

江館苦寒夜因爲一醉謀那知曲欄畔已有暗香浮
乍見眞堪喜尋思只欲愁須防風雨夕零落教誰收

留別黃修存時篋中有修存近詩將攜歸示陽

羨諸子

江城何意片雲留江水無心日夜流三載維揚交一
士多生結習訂千秋龍泉劍已看新巖明月珠宜愼
暗投狂簡天容吾黨在把君行卷共銷憂

自維揚至無爲訪薛畫水司馬至日舟中遇雪

宿悃酒中書新愁笛裏生迷津正飛雪未敢計歸程

與畫水夜飲賦呈

聞名久相憶覿面始今時惘惘爲良吏風流亦素期
放懷論往事把酒勸深巵心許兩無歎非徒文字知

臘月廿四日到家作時刻聞見錄十卷成

書成十卷歸裝重名可百年生事優指與盟心惟白
水還餘舊識有沙鷗家無長物從來慣語不驚人也
使休一樹家梅情取憶到門先問著花不

雪後看梅示女史汪梅芬梅芬余汪氏姑曾孫

女也善寫生適余友何功甫功甫之官粵西久
不得消息憶嘉慶庚辰正月余飲功甫齋中留
宿今忽忽已及三年矣
春風吹送玉簫聲每對名花有故情雪滿階前消不
盡能教香氣入簾清
攜琴邀笛年年事來往風流不厭煩花下又持新歲
酒天涯應憶故園春

草堂

西漪湖濱舊草堂論文詎敢擬班揚幾人載酒尋花
徑獨樹啼鶯喚野航今雨能來足相賞名山有約定

難忘辜蘿倘未酬心事莫怪營巢燕子忙

壬午仲春卽事有感

故鄉風景最相親回首征塵歷苦辛彭澤可稱百世
士相如也是一心人殷勤遠道通芳誼爛漫花枝占
好春寶社村村簫鼓沸請看羅綺逐時新

二月

二月晴光好河橋冰泮時殘梅未忍折新柳又將絲
徑小輕陰合檐低晚照宜翩翩雙燕至愁思每相隨

別內

花前置酒勞相送愁見離亭柳色新何日能如陸東
美與卿長作比肩人

春望

一溪春漲水平隄春色無邊望欲迷大有生紅映修
竹那無佳夢贈黃鸝

蕪湖道中寄友人作

壯志何曾變依人莫浪疑金家須口實吾道在弈馳
又畫成名本探花得好枝江山供眺望浩落赴前期

寄謝栢崖

老去見奇特素心今不違言詩孰可與如子定知希
遠愧佳人意空論吾道非高吟望岱作已覺衆山微

初月樓詩鈔卷二終

雪泥草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感懷十二首　徐元歎云未嘗吟詩而發言寂寥之慨今昔同之

苦孝五千言襲括諸怪奇竺乾書後出出入皆於機
溢爲千百倍數語可了之達摩棄文字卓哉人天師
一花亦有候一果亦有期言如無言者果熟花開時
華軒世爭談榮聲世競趨遊之竟若仇無乃太區區
良非性所諧強勉難久居狂猶存其眞酸鹹與俗殊
緬惟援手情端拜藉倆俛

讀書求甚解穿鑿恐難免淵明析疑義託志古狂簡
詩篇何必多蓄意中繩檢窈曲而昭章憑人見深淺
述夫抱奇志所貴能知幾弋者將汝纂耿介其誰施
不見冥冥鴻奮翼方高飛

山濤終事晉叔夜窺其微不然絕交書難免君子譏
常談亦勿棄稱貸亦勿恃如何轉法華法華轉吾是
古風日以遠學自狗名始立言因其時激勸良有以
逍遙與天問荒怪夫何尤

感懷十二首　徐元歎云未嘗吟詩而發言寂寥之慨今昔同之

經世固有術儒者急治生蟲鳥鳴春秋耕織時須乘
勞心豈殊力食祿皆代耕庸志一以怠有物敗汝名
鼎鼎百年內錄錄將何成願勿告既往自今宜重懲
日月逝不返閱人成古今浩浩總情劾造物元無心
學仙學佛者用知相規尋豈無堅忍力奈此年命役
天地會有謯奪生誰見憐擺身萬劫外亦復無可厌
鄉曾守樸學楚人妙詞章莊屈冠古才比興義兼長
發憤所爲作騷騷於末流斯爲狂狷徒肯與溺世謀

感時迫淒序念遠望遨甸雲外厥來鴻梁間悵別燕
庭綠委芳初無成意猶緬豈惟鵾鳴霜風欲飄颺
奔輪挽不留往者孰可諫
明月臨虛隅流光遂盈帷默想清淨理獨觀昭曠懷
彼豈有私照狗愛揚其輝哀樂詎易遣慍宜自治
刁調眾籟發安能無是非
秋氣一何蕭蕭風滿林豈無松與桷不愛霜雪侵
彌望皆蒲柳何以慰我心徑草不復芳木葉下岡岑
搖落固如此悲哉非自今

一書未開天便應有歌詩失音隨所觸于喁和天倪
事必有增美言必尚精微質家貴明肅文家遂遷迤
質文遞相變文字有輪迴詩人代相益斯言不吾欺
詩以道性情婦女所其治如何明七子據之爲已私
肆口大復古非我莫能爲致啟彈射端來者論愈岐
著書雖滿家棼亂難爬梳物論不可齊欲還結繩初

春暮書示子姪謹

花花草草各生新寂靜虛齋苟此身家計艱難吾竟
老天心慰藉物猶春他時望汝能成立又世何人不
苦辛要識詩書該至道未妨耕鑿是堯民

自嘲

鄭聲未放王平甫長笛誰家吹遠春一個酒樓無句
着算來詎可號詩人詩中不可無酒樓王平甫語也

病起

楊柳和煙解倚欄沈郎消瘦怯風寒煩憂對雨不能
整孤豔留春未肯殘小飲且刪名士習好花須得美
人看用心苦到陰何何任與時流作笑端

新荷

柔絲萬縷結垂楊芳帶牽風翠蔓長更放新荷齊出
水田田不礙小池塘

榴花

綠陰如幄起生煙一樹榴花帶雨鮮好語紅裙莫相
妒分無笑靨博人憐

嘲燕

芳草萋萋滿大堤雙飛燕羽翦初齊花間暫可容君
到終傍誰家簷下棲

海棠

豔影驚看第一枝東風搖蕩晚春期朝來幾見睡能
醒除却眞妃更比誰

主客歌

歌主客請莫喧張明燈列華筵召衆伎都且妍主人
所樂者客客稱主人賢今夕樂斯樂明日各自東西
水流路難悠悠還能相憶否

悼杏

風雨無端送好春惜花情緒欲沾巾斜橋楊柳深深
處曾見風流新寡人

楊花

正好樓前聽曉鶯飛花點點亂春情因風若道無才思謝女滑詩咏不成

芍藥

舊事須徵洧水邊閒愁觸忤到花前佳人折贈殷勤意一別春風一惘然

南山

南山一何高蓬蓬白雲起乘雲非我能陟嶺跬步始登登若無盡中道慮蹶跋方欲窮其顛勢豈遽止

不知最高處離天復幾里曠爾霄漢期遂已絕塵軌

春風行

謂春風媚俗偏他吹入深谷幽蘭叢謂春風避俗桃紅李白各各呈姿容春風兮春風曷不使我三百六十日日日坐乎其中

湘簾

花氣熏人日漸長湘簾波影動春江不須更訪羅浮夢蝴蝶捉團飛近牖

杏花

所思衰病可能除藥物一杯強進故相宜

又付詞人好時節郎增惆悵對江天枝頭杏子落無數牆外榴花開欲然意到偶緘書一帙倦來兼學柳三眠故園風景邀堪憶綠樹村邊聽蚤蟬

五月十八十九日連得家信

作客何年已濱湖憶舊廬經時常臥病連日得家書憂旱情偏切謀生計總疎不須頻看鏡白髮更盈梳

立秋前一日作時方撰瑣牖應雜志

迎秋洒微雨瑟瑟生涼風炎威應時滅造物洵至公
疎林滴清露閒階吟暗蛩歲月自遒易翰墨嗟何功
思緒紛不治述作焉能工來者知爲誰視昔時伊同
流傳且勿計聊以娛吾窮夙志在山水言將理絲桐

七夕

碧梧庭院景清幽隱隱簫聲何處樓弦月乍涼孤館
夢明河又值一年秋人間底事堪藏拙天上如何肯
寄愁翦燭正防驚宿燕好風偏解蕩簾鉤

前題

無聊

川路去迢迢長空雁影遙秋花太矜豔孤客鎮無聊

皎皎當牖見玉鉤穿針人在水明樓如何一則齊諧
記賺得清宵爾許愁

秋夜

漏殘孤館酒初醒盥手焚香讀道經階下暗蟲通夕
響庭中奇樹應秋零涼颸驟送蕭蕭雨溼翠都棲黙
黙螢寂寞單思草元者竹牖幽映一燈青

輟涼

露下前池月轉廊水軒風送芰荷香雕簷燕子亦雙
宿只是鴛鴦夢輟涼

獨夜

相思愁阻絕獨夜鎭無眠疎滴高梧雨涼生翠竹煙
芙蓉隔秋水河漢在遙天團扇恩情重忍教輕葉捐

蓬鬢

蓬鬢蕭蕭百感生感時懷抱向誰傾簪飄一雨秋全
到經誦多心夜更清墜葉豈無傷別恨亂蛩那作不
平鳴空齋寂寂聽殘漏月挂疎桐已四更

無聊

川路去迢迢長空雁影遙秋花太矜豔孤客鎮無聊

又夜涼風起吹來明月簫何當攜酒榼一蕩木蘭橈

燈花

江城秋到冷書帷漏轉將殘月影微怪底銀釭雙穗
重涼省佳夢近來稀

秋思

小山招隱荒途遠水閣生涼秋思饒見說枝頭綻金
粟誰于月下撥蘭橈偶因讀曲添新句好與焚香譜
玉簫感事亦知成往迹懷人且永今宵

小病

壹伍捌册96版

小病今初減簾疎望月宜空齋人獨坐繁燼爾奚爲
祇覺蟲吟苦難禁秋氣悲相思竟遙夜何許有佳期

中秋對月有懷在臨湖作

留人有桂樹酌酒對金波未省三分月臨湖得幾多
上年中秋客揚州詩有今夕清輝遍庭宇涼意逼星
二分月清光知爲誰之句
河持此欲爲贈懸誰寄短歌

秋日偶被酒出遊問人說蘇常諸郡秋成可望因成一律寄內

何以暢幽抱栖遲酒一杯鬻愁隨病減好語自東來
句似陰何欲參初祖西來意便到無言費揣摩

晚秋對雨二首

名利不須問日者人生由命非由他用昌黎句一觴一詠
從吾好三沐三薰詎足多漫許爲文希屈馬儘難得
治圃功宜早裴棉信已催清秋足佳日吟望興悠哉

閒牕一首寄子香

閒牕日日理殘編發憤難將舊業捐敢說幼安教透
土須防靈運讓生天長貧杜自看朝槿相警還宜聽
暮蟬一片秋雲裁豔影待攜明月到樓前

中秋已過重陽漸近獨旅無聊悵然有作

霜前籬菊看初斑桂樹淮南尚可攀砧杵萬家秋滿
郭星河千里月臨關愁來無緒都成結句有深情肯
浪delete但送將歸已堪涕何須臨水更登山

索居

牀頭金盡待何如敢向秋風歎索居堂下從遮五株
樹池中難覓雙鯉魚人依孤影雨寂寞月與積水同
清虛已見網絲結牕牖更看苔色上階除

遣意

名利不須問日者人生由命非由他用昌黎句一觴一詠
從吾好三沐三薰詎足多漫許爲文希屈馬儘難得
句似陰何欲參初祖西來意便到無言費揣摩

晚秋對雨二首

且看秋欲去爲爾對沈吟獨對蕭晨雨誰知倦客心
寒沙羣雁落空水一江深別自有愁思非關年鬢侵
衰顏遽如許媿我鬻時心牀雨飛殘葉江城急暮砧
來遊及春早此日又秋深漸覺吳棉薄離憂也不禁

盧德水夕旦吟自謂不阡不陌似詩非詩余愛
而效之意到便書凡得十首

惟有性情人所靳竟於何處得其眞不須痛飲稱名
士解讀離騷是可人
竹雨松風滿徑涼閉門修業足相羊莫輕仲子爭蝸

李高士須求辟穀方

赤松廣成今已矣緱山浪傳鵝管聲服氣故應能益壽見誰白日羽翰生

相逢意氣漫相許白首焉知無變操從古憐才讓巾幗男兒大抵重錢刀

子房欲棄人間世只許長源可比肩醞酒婦人嫌太浪英雄退步是神仙

嗣宗高步邁常倫耽酒狂吟冥見間誰識沈幾中至慎保全終仗大將軍

柴桑高語少人知感憤和平兼有之不論形模論情性白蘇都是一家詩

言是心聲莫漫論閒居那獨笑安仁失眞無過陳伯玉高蹈偏工媚婦人唐初詩文並工者斷推陳伯玉而獻媚則天至爲可鄙

文采章身未可輕偏詞枉替昔人爭蘇門學士皆風節那道不如呂惠卿朱晦菴貶蘇門諸子謂反不如呂吉甫肯讀經晦菴大賢乃有此偏論雖自伊川護法中來然亦過矣以是知論斷古今人最難得平允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也有晴劉夢得竹枝詞句

絕塵劉夢得爭教老鐵擅才名

寄贈家景樞

我見今人不如古幾以所聞疑古人此心無乃近鄙薄妄意詆可猜眞賢古人今人等人耳但問胥身何等是如君學行無可疵滿園修竹含清颸布衣高名著天漢蜀莊不媿揚雲知

自題摸應雜志

聖作理無滿賢述加周詳重之可無須背之爲不祥不如纂舊聞取足盈緗細自顧啞然笑日夕何皇皇汝非史遷峻汝博非蒙莊學此曼衍筆言語徒荒唐途遠不自力暮氣兼迷方嗟哉今已矣來者吾所望

酒家梅花

爲傳芳訊到山村村女當鑪勸酒頻一樹橫斜風雪裏與誰妝點作去聲新春

紅梅

幾日東風初霽雪牕前春到恰如期斷無人處分明見三八瑤姬倚醉時

書答管異之書後異之金陵人姚惜抱先生弟子也

壹伍捌册96版

自失子姚子黃金鑄不成遺書紛在篋展對若平生
斯世幾同志相期勉繼聲盈盈一江水雙鯉寄遙情

春日同孫庶襲程子香黃君仲遊西溪作

何當便乘鬻塵境直就煙波作釣家傍水村墟多秀
氣沿堤梅杏有佳花經行盡是曾遊地來去渾如不
繫槎其憶十年前故事曉看雲起暮看霞

偕君仲至河橋書所見

東風着意釀花期新柳垂垂漾碧絲最是春來惆悵
事一株香雪欲殘時

水仙

解佩何須怨交甫陳思也恐棄言多亭亭試看凌波
步可有纖塵上襪羅

新柳

盈盈恰似十五女臨水風流見一枝記得河橋纜船
處小樓空自貯相思

置酒行

置酒邀客烹肥擊鮮今日曷不相爲歡窈窕誰家姝
被服羅與紈今日曷不相爲歡砌花欄藥郁郁芬芬
左笋右瑟紛然前陳君胡爲乎目若無覩耳若無聞
我自有所憶我自有所憐白髮不元何用爲情人

喜晤儲麗江

楊柳矜新翠梧桐茁美枝不聞下士笑獨與老人期
好鳥來何暮孤雲去每遲文章酬世具底用苦心爲

爲汪梅芬題吟詩圖兼寄何功甫

謝庭咏絮播芳音花下宜調綠綺琴南國詩才高水
部也應點筆共清吟

郎事口占

秦樓初日照梁時絕代銷魂那得知比似少陵詩最
無多夕照悵離筵衰柳殘花不任攀一片行雲珠閣
外遠山如畫見彎環

有感戲成

往事知難悔此生行已休不圖全美識且莫賦離憂
芳草前堤路芙蓉滿鏡秋傍花宜淺酌載月有扁舟
好亂頭粗服也相宜

遣懷

澤畔微吟艸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李義山無題詩原本風騷抑揚盡致當是其感遇之作余賦性疎簡久不作用世想聊假柔翰以消永日偶成七律五章感歲月之如流歎逢年之無術曾無關於大雅惟託興於風人有道君子幸勿泗其輕薄也

霧閣雲牕暗幾重玉顏窈窕宋家東湘娥鼓瑟流清哽咽忽無語悵然獨登車車遙遙路迢迢迢迢之路使我心勞

怨秦女吹簫向碧空華燭燒殘猶有淚好花須落不因風娟娟郎恨初三月偏照情人複帳中

東南日出照城隅誰信羅敷自有夫小樹生香還結子疎簾拂露不成珠玉簫聲裡飛蝴蝶苦竹叢中唱鷓鴣富貴那如行樂好人生底要執金吾

誰遣明河天上流星娥月姊迥含愁此時相對還成憶昔別無端豈自由重戶更教珠網綴小山應有桂香浮芳華曾否通宵夢碧杜紅蘭易感秋

巫山高高十二峰陽臺遺恨古今同千點萬點竹枝雨一絲兩絲楊柳風神女廟前芳艸綠楚王宮畔小桃紅分明記得湘裙樣六幅行雲誰最工

任教銀漢限紅牆冷郎金釵十二行那有心情窺宋玉畧無消息報王昌鴛鴦戲水迴煙鳥燕子銜泥繞畫梁多謝春風莫相識羅帷曾度九秋霜

錄別

言當與子別欲行又遲遲遲復何為執手前致詞哽咽忽無語悵然獨登車車遙遙路迢迢迢迢之路使我心勞

三月

三月百草芳蝴蝶飛南園桃花好顏色灼灼明陽春我有一樽酒願飲桃花前花開能幾日花落忽如煙

日夕

日夕雞欲棲月明烏欲啼靜言懷所歡相期竟不來門前折楊柳寄妾纏綿思纏綿復纏綿綿妾心徒自憐

我所思二首

雨瀟瀟風吹之我所思隔前溪前溪深復深欲渡不渡空沈吟

遙相望不得語我所思隔南浦南浦朝朝風浪生我
今持楣來迎汝

青青楊柳枝

青青楊柳枝風吹亂如絲昨來攀折處葉葉有離思

芙蓉

芙蓉冒綠水照影關華姿幽蘭植深叢妍好誰知之
秋風一以至歲華逝駸駸質終難保哀思安可任

蟋蟀

蟋蟀將在堂君子尚行役行役無歸期愁思向誰說

明月上簾來光流玉鏡臺含情屬明月莫更入羅帷

明明之月

明明之月不可以掇取如花之人不可以久留博山
鑪中香氣浮眞珠簾卷珊瑚鉤起視河漢臨高樓徘
徊轉側心煩憂非君之故何爲使我不能休

有所思

如何有所思忽見梅花謝寂寂兩無言含悽玉牕下
對景撫瑤琴聲聲怨遙夜遙遙夜夜不成眠空抱愁
心誰我憐

彈琴

洽洽澗水聲答我花間琴忽已暮雲合能令秋氣深
明月澹涵白景在青松林愛此無人境惟聞鳥嘯音

懷人

懷人春夜坐坐久微風生遠遠聞清吹誰家玉笛聲
開簾納歸燕倚檻聽啼鶯苔砌露偏重花檐月倍明
顦悴方就枕惆悵曙雞鳴

河橋見袁桃一樹有感而作

細雨輕雲夢未成前池照影自分明嚴妝倩笑幾相
見已減登牆一片情

花之春

花之春月之秋美人何時復來遊待來終不來使我
心如饑階前新種相思樹蝴蝶一雙繞樹飛

早春

小閣輕寒春未融流蘇帳曉冷芙蓉一番風至調金
管數點梅開見玉容淺水映花鴛夢短朝霞和雪屧
情濃誰知斷鴈哀箏思空外愁雲結萬重

春詞

閒吹玉笛譜春詞春在溪頭楊柳枝天桃穠李爭獻
媚黃鳥白鷗各相思山如含笑看自好酒可解憂醉
不辭無奈風光太飄蕩慣引遊人感別離

鶯啼

鶯啼春滿院花影又簾重美人倚闌坐巧笑如芙蓉

七夕

獨上西南樓穿針對玉鉤佳人思遠道七夕詠牽牛
湘竹萬古怨芙蓉一夜愁珠簾縈昨夢冰簟怯清秋

春別

踟躕青絲騎殷勤碧玉簫山長水更遠花殷鶯復嬌
君行莫更頻回首此後相思非一朝

憶昨

憶昨別君時杏花初滿枝別來能幾日楊柳長新絲

照鏡

念君託嬌愛容華非昔時明鏡何無情照我長相思

朝日

朝日照綺牕繁花何暄妍花容斷妾貌妾貌比花顏
折花憶故歲花開又新年新年非故年新花猶故枝
故人儻垂念故心終不移

客中春日花前酌酒

東風日日催芳信誰道江城樂事賒燕語鶯啼春滿
國山長水遠客思家即看屋角明斜照相映枝頭盡
好花正有聽歌情不淺銜杯忘却鬢都華

臨有

簾外茶蘼風似翦闌前紅豆雨如絲浮花浪蕊都拋
擲有青青葉滿枝

臨江

水色空明映綺羅臨江樓閣倚湘娥簾疎不隔花枝
影團扇家家畫九歌

仲夏

斜景臨北牖朱樹藹南榮鑪香雜花氣松風和琴聲
仲夏草正綠高枝蟬始鳴王孫歸未晚何用詠浮名

團扇

合歡團扇翦裁工頓著涼生羅帳中傍枕好懸明月
影含情無限待秋風

不解

笑靨花爭豔暗眉柳誰妍不解良人意如何得可憐

秋期

庭前下白露池面浮圓荷草色別情滿竹枝哀怨多

綠隱聞蟋蟀玉鏡愁青蛾消息秋期近天孫欲渡河

怨情

芙蓉嬌出水紅淚鏡中湖欲寄長相思關山路迢迢

湘弦二十五悽切不能調牖竹鳴秋籟疑吹秦女簫

秦女附彩翼凌煙升紫霄天孫渡河漢乃用鵲爲橋

鵲入劇多感清淚數行垂

吹笙

吹笙鶴駕杳難蹤碧落銀河悵望同十二樓中明月

綺語

夜東南誰寄小心風

綺語未除文字戒柔情偏繫柳絲長薔薇乃藥皆春

色風致無嫌近女郎

流螢

流螢點點出芳叢和露飄來翠徑中不爲前身是香

蝶

怯雨穿香檻隨風度畫樓與花俱命薄含夢不知愁

蟬

露重風高便覺秋疎疎一樹綠含愁斷雲心事誰料

理吟譟斜陽苦不休

微雨

微雨止還作流螢去復來落葉初別樹涼風漸盈幃

已見上新月猶聞響輕雷啾啾歸鳥倦切切吟蛩哀

獨人劇多感清淚數行垂

桂樹

畫闌桂樹生金粟少女風前玉露涼傳語嫦娥好消

息人間花有月中香

陽春

陽春二三月蘭蕙齊作花幽蘭香氣多隨風入君懷

解君佩繫妾襦妾有願君知之悅君慕君感君愛無

論君心知不知

絲蘿

絲蘿附喬木浮萍居水中等是無根物生涯迥不同

浮萍隨風飄免絲不可移妾心抱區區君子何時歸

柳

含怨含愁態並工和煙和雨媚春風青青莫管人離別有小桃花映紅

春色無端上翠樓東風吹綠滿春洲灞陵望斷長條在不繫流年只繫愁

瑤池

滿酌流霞酒一杯瑤池春宴記曾來桑田滄海詞常在事阿母桃花幾度開

春雨

紅樓悵望隔清塵夢雨如煙罷去津一帶春山銷濃黛不知西子爲誰顰

雨牕聞鶯

濃陰滿院溼煙和百囀嬌鶯暢好歌紅藥軒中清夢蕙苣芳已歇暗蟲吟失碧微霜凄簟色涼氣侵羅袷轉綠楊枝上曉風過輕花片片飛無影細雨絲絲織網絲滿牕悲沈憂但爲君幾多老邨詩人淚不管玉笙吹徹奈愁何

武陵

春水當門長桃花夾岸開武陵自人境誰肯問津來

密妃

自從西館阻佳期秋菊春松總後時可怪陳王無一事宓妃留枕到今疑

簟

飛飛雙燕阻華堂一桁簟垂透露涼月漾輕絲樂碧浪風搖疎影散紅芳深深未許通眉語脈脈偏能鎖夕香綠琴彈琴看春雨虛無何異對瀟湘

詠早梅有贈

一枝春色早開向綺牕前語曰無人至教君恣意憐

春深

幾日杏花風春深綺閣中平生夢遊處雙燕話簾櫳

秋情

的的玉牕夢依依碧岫雲池塘落秋豔庭林含夕曛蕙苣芳已歇暗蟲吟失碧微霜凄簟色涼氣侵羅袷綢絲滿牕悲沈憂但爲君

瀚海

瀚海霜飛八月天黃沙白草自年年可堪思婦樓前月流照征人塞上眠

雜擬二首

獻笑殊難禁含羞亦強持款語未曾接兩情祇自知
相思一何苦不及未嫁時明知兩決絕相見徒爾爲

秋日偶成即自題詩卷後

經雨秋河淡欲消廣寒宮闕影迢迢雕簷去燕涼初
逗曲沼辭荷暑乍銷乘霧仙人歸洛浦分箋詞客重
南朝便教花鳥長相伴未抵詩篇慰寂寥

白玉堦前樹色繁開階綠淨上苔痕並飛蛺蝶朱闌
曲雙宿鴛鴦碧水溫鏡亦有光難照影花因無情易
魅就裏無端撩坐來

初月樓詩鈔　卷四　十三　花雨樓校本

銷魂楚天雲雨荒臺夢千載詞人細意論

讀查查浦記夢詩意有所感情見乎詞戲擬十
首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李義山曰楚雨
相見應難一一陳孤懷猶未忘前塵等閒若遇元才
子那不思量記會眞

含情皆有託是余詩旨也

夢裡聞香覺後驚寒花疎影隔牕橫尋思得不添惆
悵歷歷巫雲湘雨情

誕謾元如賦感甄便教留枕亦徒然陳思雅意靈均
怨任與詞人一例編

後擬十首

鴛鴦捉對水雲居鎮日貪眠蔭玉蕖不管他家好花
問可是煙波張志和

少陵豔句最堪思清簟疎簾看弈棋新月如眉肯相
照玉簫旋隔雨絲吹

自愛湘裙工繡水肯拈柳帶結同心不妨巾幗存知
己通國皆能保展禽

綺歲何知色是空涉江那不採芙蓉憐才惜貌非無
謂我欲先誅阮嗣宗

新詠篇篇近玉臺分箋疊稿費清才那教敗意人如
魅就裏無端撩坐來

月在雲中不可招仙人樓閣迴迢迢靈檀消息灑誰
問清淺銀河隔幾橋

相見應難一一陳孤懷猶未忘前塵等閒若遇元才
子那不思量記會眞

誕謾元如賦感甄便教留枕亦徒然陳思雅意靈均
怨任與詞人一例編

後擬十首

鴛鴦捉對水雲居鎮日貪眠蔭玉蕖不管他家好花
柳已沈三十六鱗書

性底游絲斷復牽輕風吹到夕陽天小牖入夜添愁
思夢裏閒花却放妍
傷別傷春覓兒初相如消渴病何如微波不敢傳心
曲心立牖前也怯虛
斬新花蕊原無價生損朱顏亦可憐只恨羲娥不相
借惟教暗裏換流年
靜聽弓弓點屐聲就中消息最關情如何獨閉長宵
月分作姮娥斷此生
漢女從今不可求絲楊隄畔幾停舟翩翩燕子春風
裏羨爾能棲第一樓
小園曾覩亂紅飄只隔重門路豈遙離恨天邊甘久
住省教暫見益無聊
怡顏只好盼庭柯錦瑟年華暫眼過畢竟難忘轉緜
邈秋來夜夜賦明河
愛讀言情鄭衛詩采唐贈芍寄相思花前雙笑終無
分未忍吟成決絕詞
宋玉微詞託意殊書生枉自笑登徒淵明老作閒情
賦千載知音有大蘇

枝頭啼鳥怨春殘欲去應憐欲住難生小便親桃李
色向來只作等閒看
陌頭楊柳正依依不爲封侯也不歸那有絲蘿附喬
木惟看明月入羅幃
無復新詞倚玉簫可堪瓊樹憶朝朝美人高士姻緣
薄只準羅浮一夢銷
十二峯前一片雲峯峯娟妙總難分畫圖曾見巫山
本巫峽流泉不可聞
滋蘭樹蕙充佩曾許風流近楚騷才子掃眉虛宿
願詞場屈宋自名高
世外幽姿絕點塵只應花下有漁人落英芳草仙源
路多恐重來不是春
青溪舊宅小姑祠却怪靈風不滿旗漠漠生煙繞花
底個中情緒有人知
只盼前期未有期無情原草自離離游絲一縷懸蛛
網搖漾終無委地時
花糕舊俗憐重九竹栢新圖紀歲朝苦茗一甌香一

壹伍捌 册96 版

寸清談也要福能消
堪賡雪片一冬深流水空山自古今說與梅花渾不
信青松未改歲寒心
右澤畔微吟一卷吾師吳仲倫先生著先生足不
接歌舞綺羅之場顧好爲南朝輕豔之製用意良
不可測豈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之爲教固然
耶觀者弗以韓偓香奩視之則得矣受業陸與喬
謹識

初月樓詩鈔跋

文程

子尚

墨耕題

筑前博多
袖川張氏
開雕板
仲冬

婺源程子香與兆晉同師宜興吳仲倫先生子香不
壽治進士業專攻古文辭爲儕輩所共推許兆晉愧
未能傳先生之學而傳先生之學者幸有子香兆晉
既鈔得先生文十卷授梓因并鈔子香文爲二卷附
焉世之知先生之文者其必於子香有合也夫道光
三年四月世愚弟康兆晉序

花雨樓校本

讀曲禮

予讀曲禮而知古人教衛之隆也又見子而詔以是兄弟而詔以是朋友之所與講論質正者亦不越乎是故家可齊而國可治也夫古之所以教民者皆以誠心行之非徒頒懸詔告之已也天子之所以綱理四方者公卿大夫士之佐助以輔世長民者胥率于是而無愧焉故其民信而習之順而從之可以矯剛戾者而化爲和順可以矯柔弱者而立其廉隅可以矯邪僻者而歸于正直其粗安于洒掃應對起居出入動靜之節而其精達于性命之原此其所以能致刑措歟嗚呼刑之不措而至于濫且冤也豈非禮不明之故哉

讀曾子問

聖門諸弟子顏子之學高明廣大而子貢似之曾子之學精微純寔而子夏似之然子貢有過高之漸子夏有過執之病故二子之學不如顏曾也大學一書足以見曾子之學之純粹曾子問一書足以見曾子之學之正孝經一書足以見曾子之學之至

讀雜記

嗚呼居喪者不可一日不讀雜記也而凡爲人子者皆宜致思焉雜記記衣服之制麻絲免髽之節大略與他篇同然其言人子不容不哀其父母之情不能不思其父母之意雖歷千百世更千百人而不變可謂善形容者矣讀雜記之文而有不興起其孝弟之心者乎夫親在而不能順親之獻心逮親沒而始悔焉其亦晚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妻子備而孝衰焉欲還其固有之良而生其心之所不容已讀禮之功曷可少哉

讀喪服小記

喪服之制不明于天下久矣古之聖人制禮以治天

下決其輕重權其親疎衡其經變明其尊卑使情不越乎理恩不揜于義人能行之人人能安之而後已是故古人之行喪禮也循乎理而致其情後世之行喪禮者則以飾耳目之觀聽矣葢惟喪服之制不明于心而後有滅理縱欲之爲然則制禮所以導人之善制刑所以遏人之惡爲人者一日不思立于禮則一日入于刑矣一日不思遠于刑則已一日背于禮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讀喪大記

吾讀喪服小記而知親疎有異情尊卑有定制讀雜記而知人子之厚于父母而不容已者出于天性之自然而非矯飾之爲及讀喪大記而益知居喪之不可不慎也于小斂大斂之時哭踊之節言之甚詳益自是而父母之面終不可見已烏能無傷痛于心乎而又詳論食肉飲酒之文益居喪則皆有哀死之情而可以酒肉爲旨耶夫居喪而食肉飲酒者乃其變也古人居喪而無疾病無他事皆不食肉飲酒也嗚呼後世之人之居喪而滅理越制者多矣居喪而食肉飲酒其常也豈古今人有異性耶

讀奔喪

禮記四十七篇而喪禮之文十居二三焉曰檀弓曰曾子問曰喪服小記曰雜記曰喪大記曰奔喪曰問喪曰服問曰間傳曰三年問曰喪服四制總十一篇豈古人好爲重復其辭哉葢死生人之大事聖門如曾子仲子子臨死之時皆不敢苟曾子之易簀仲子之結纓從容中道氣象何如也夫不苟子死乃其不苟子生也死不可苟而哀死者之心其可苟耶嗚呼

三代而後禮義衰敗一切從于苟簡雖有先賢先儒講論表章而不得位以行之故民弗信從也吾讀奔喪之文而有感于心遂從而誌之

讀問喪

予讀問喪一篇而心惻焉夫爲人子者孰不有慕思其親之情然而人子鮮有能盡其情者故經不言人子之心而言孝子之志然則能如是者其惟孝子乎經之旨微矣

讀服問

服問之旨與喪服小記相表裏而其言緩其意遠較諸他篇似若無可悅者然辯析甚委折此等文後世鮮能爲之惟韓退之時有似者夫治經而較量于文字之間末矣然卽以文論其高出秦漢間人無疑崑山徐與喬氏評選經史句櫛章沐而于此等文輒置而不言何耶

讀間傳

諸喪記之文此篇最爲切近易曉學者弗可略而弗讀也其言哀之發于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

六條蓋明示人以處哀之法然恐人之混于施也則情反以禮而掩矣故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之間分別詳說之使好禮之人行禮之事有所依據而不爲世俗之禮所奪德資最喜讀禮經而于諸喪記文尤愛之以爲聖人制作精妙萃乎是故于諸喪記皆爲之說以質正于天下有道君子焉

讀三年問

荀子之書三年問一篇最爲端粹而其文章之妙亦無越此篇者唐韓愈氏以孟荀並稱而宋儒特以其性惡之說少之夫子夏子張皆聖門高第弟子也而其言已不能無流弊況在再傳弟子乎雖然一行之長一言之善君子有取焉而況荀子繼孟子而起篤守先王之教于戰國之際言雖不能無過激之病而抑遏世變亦無愧于孟子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荀子者亦子游子夏之流亞歟此篇之義與孝經相發安可以其言之過者而斥其全哉夫宋儒之不足于荀子者其析理之精寔能勝之故少之也而後世狂誕之士勦集宋儒之遺言以攻擊荀氏且有好爲異論而排詆程朱之學爲異于孔孟者何其不自量耶

讀喪服四制

喪服四制一篇似荀子疑亦荀子爲之而附之于禮經者其言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言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父之尊如君其親如母故事賢父則以繼志爲重事不賢父則以幹蠱爲先善繼志者孝也敬之發也能幹蠱者孝也敬之發也不忍父之志而泯不忍父之過自我而墮不忍父之行自我而泯

而彰愛也能敬其父母之謂孝能愛其父母之謂孝故復引殷高宗之居喪以明之葢當高宗時成湯之業幾墜高宗起而振之繼志幹蠱兼有焉此其所以爲賢王歟

荆南人物考序

荆溪劉彭甫先生著荆南人物考四卷爲類十二爲例五既自序其作述之意矣復命德賓序之昔司馬子長班孟堅皆以父子相承爲史故史記漢書之文冠絕古今而論者各以意左右二人此不知子長孟堅者也夫子長與孟堅固有分矣子長之文無所不可孟堅之文有所不敢無所不可者聖于意者也有所不敢者謹于法者也然子長孟堅本尚書之義法以定煩簡本春秋之義法以辨是非則一也故其敘一人或書其大而遺其小或取其小者而詳書之此豈漫然任意爲之哉後之讀史者不能深知其意而輕訾子長孟堅其亦昧于理矣陳承祚歐陽永叔準則子長孟堅而審其才力之所能爲而爲之故三國志五代史猶得史漢之義法餘葢無足論者然則史爲之雖非大學所言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急務然亦足以持情而養性而亦無背于孔子游于藝之旨

堅者也夫子長與孟堅固有分矣子長之文無所不可孟堅之文有所不敢無所不可者聖于意者也有所不敢者謹于法者也然子長孟堅本尚書之義法以定煩簡本春秋之義法以辨是非則一也故其敘一人或書其大而遺其小或取其小者而詳書之此則之能畫青崖喜作詩少蓴則好爲古文四人者中則之能畫青崖喜作詩少蓴則好爲古文四人者與余時相聚也聚則各持己所作出以相示離而異地則相思慕不置四人者之各執一藝窮日夜之力爲之雖非大學所言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急務然亦足以持情而養性而亦無背于孔子游于藝之旨

也以余之無所能固宜爲四人之所簡棄而四人者
以余爲有可取而折節交之豈四人者既各有以自
立而封菲之微有所必采以增其搖謙之益耶其使
予之愛慕宜何如也予既不能精一藝以與四人者
相角而操行復不能及之則四人者奚所慕于余耶
往年則之畫西溪圖青厓作七律詩三首贈予予以
序答之而又嘗以序贈少蘅欲因求少蘅之文以爲
榮也今魯野書小楷一卷贈予予不可無言以虛其
厚意也故類及則之青崖少蘅之爲而序以贈之以
于不忘何如哉幸賜裁答不宣德賚頓首

與趙季宣書

季宣足下往者吳君輯庭數數稱述足下好學能文
有古志士風拳拳思一相聚春初到常州造訪不果
見愛慕益不能已辱手書獎勵甚盛不敢當不敢當
德賚少時欲求友以自輔然知識淺短無知人之明
不敢與世俗人爲友恐入于浮侈邪溺年至二十徙
家宜興所游從者十數人而輯庭最爲特出見其孝
于母恭于兄謹于言端于行而又能外和順而內剛
毅故德賚思慕之附從之惟恐輯庭之不吾與也其
學識益卑拘不足言則其遭遇困苦如是摧挫如是

後歲月益久往還益勤勸諍益切而益知輯庭之爲
之不可及也葢朋友居倫之第五而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之理皆在朋友之講明而
闡發之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
之道皆在朋友之扶樹而準率之故曰信也夫取友
之道貴愼擇善之道貴博愼則無失于己博則無失
于人無失于己則自治也嚴無失于人則與物也恕
嚴過可以日去矣恕德可以日宏矣過不日去則人
欲熾德不日宏則道心滅夫人之爲惡如火然如水
而上無不達也引而下無不達也故爲惡易而爲善
難德賚秉志狷隘處事疎率承輯庭諸子嚴相督戒
不至入于小人之塗今足下之爲人其有以勝于輯
庭之爲歟抑無以勝之歟然以輯庭之所深許與者
而推之必豪傑可畏者也故敢達其所知以爲報亦
欲足下之深知之而不棄之也輯庭近狀何如念念
有書去以此附觀之可也幸賜裁教不宣德賚頓首

程子香文鈔卷一終

游西溪記

宜興有二溪東曰東沈西曰西沈沈方言也蓋二溪環宜興城治升城堞而矚可遠見數里然獨能見一面惟登文昌閣左右四望則二溪若在煙雲之間與天相接嘉慶十六年予執經吳仲倫先生之門先生愛西溪時率學者往游每往余必與焉或登迎秀閣遠望或步溪水之濱徘徊談笑必神怡而意適乃歸歸則或賦詩或飲酒以足其餘樂一日先生曰西溪目升固城縣知縣歷富平縣升直隸州知州補留瀕則既數往矣而東溪猶未之至也盍往游焉于是皆欣然偕往行十數里而至茅屋歷落數十家異乎城市而溪之險悍幾亟江湖迥非西溪之比是日歸皆力竭神疲嘆東溪之遠而難頻游也越二年予僦居宜興門臨河面郭舟往來晝夜不絕到西溪不過數十武時時獨往游之追思曩昔游從之衆而今之獨也每爲之歎息又一年先生偕孫君庶翼過予舍握手道情素懽如昔日昔日所同游者十人孫君偶明君伸周君溪濱予程德賚也十人者其志或同或不同雖先生不能強之使一也而十人者予順已卒而此八人者皆散處不能時聚此予之所以不能無感也故記昔時之游而并次同游之姓字以致予之思焉嘉慶二十年三月四日婺源程德賚記

任果亭家傳

君諱奎光姓任氏字星瑞果亭其號也宜興人父諱謙以進士知山西靈邱縣有廉聲君起家爲鄜州吏目升固城縣知縣歷富平縣升直隸州知州補留瀕撫民同知加知府銜卒當君在鄜州時教匪起楚蜀咽喉鳳嶺紫關棧路營紆而留瀕尤地瘠事繁加以城南逼近大河春秋水漲敗壞城郭教匪因此猶張非遷城不可以守詳覽形勢大枠之嶺西南平衍東北險峻實足以控制也每爲之歎息又一年先生偕孫君庶翼過予舍握手道情素懽如昔日昔日所同游者十人孫君偶明君伸周君溪濱予程德賚也十人者其志或同或不同雖先生不能強之使一也而十人者予順已卒而此八人者皆散處不能時聚此予之所以不能無感也故記昔時之游而并次同游之姓字以致予之思焉嘉慶二十年三月四日婺源程德賚記

任果亭家傳

君諱奎光姓任氏字星瑞果亭其號也宜興人父諱謙以進士知山西靈邱縣有廉聲君起家爲鄜州吏目升固城縣知縣歷富平縣升直隸州知州補留瀕撫民同知加知府銜卒當君在鄜州時教匪起楚蜀咽喉鳳嶺紫關棧路營紆而留瀕尤地瘠事繁加以城南逼近大河春秋水漲敗壞城郭教匪因此猶張非遷城不可以守詳覽形勢大枠之嶺西南平衍東北險峻實足以控制四方也巡撫據君所上圖狀揅定奏聞 制曰可凡五年而工始竣城郭營汛廨舍獄庫撫不完備君

日夜監督躬爲布置始終不少懈君卒百姓無不哀
慕遂建祠肖像以祀焉余友吳午生手所撰君行狀
示余屬爲傳余取其有關于政事者書之庶後之錄
循吏者有所考云

陸節母林太孺人家傳

太孺人姓林氏諱桂閩縣人蔡城令陽湖陸補山先
生側室也蔡城君以進士始官彰化其後令順昌又
題升臺灣府鹿耳門同知未至任坐順昌事被劾其
後歷署廣西滕縣慶遠府德勝同知思恩府百色同

花雨樓校本

知最後補令蔡城坐前署任事罷職云太孺人事蔡
城君母鄒太夫人甚謹鄒太夫人雅愛之方蔡城君
官百色時第三子繼皋來覲卒官舍及蔡城君坐事
在廣西以書命太孺人攜繼皋喪至桂林爲同歸計
未至舟爲石所觸將覆太孺人令先舁柩而後他物
比登陸舟遂沈蔡城君之卒也咸黨以蔡城君蒙恩
記名知府欲以四品服斂太孺人獨持不可卒以七
品服斂焉蔡城君凡再娶皆早卒而太孺人專持家
政然未嘗少踰于分也太孺人于二人繼裴繼駱繼
裘爲季父後早卒自蔡城君卒後太孺人教繼駱益
嚴繼駱嘗客浙江督學使者阮侍郎所大孺人以書
諭其親師取友言甚切至繼駱今爲合肥訓導名聞
甚著太孺人以年十五歸蔡城君事蔡城君二十有
七年而蔡城君卒又三十三年而太孺人壽終于家
年七十有五太孺人歿後若干年繼駱與德賚相遇
于合肥手太孺人年譜示德賚屬爲家傳辭不獲謹
裒取其大者著于篇

本生妣葉孺人事略

花雨樓校本

本生妣葉孺人婺源楊村人父諱猷以質行著于鄉
里吾母年若干歸吾先君子適園府君生三子德賢
德資德賚一女適饒州樂平縣石某前卒吾母年五
十九卒生于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卒于嘉慶
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先大父冠亭府君生先君子
兄弟三人長先君子也次素堂府君配汪孺人生子
德賚嗣次敬菴府君無子以德賚嗣素堂府君病汪孺人
府君之卒也德賚生三歲矣踰年德賚病死汪孺人
益哀先大父先大母議以德賚爲後子是先大母自

吳歸婺源挈德賚至吳遂服三年服是時德賚未絕乳也卒然離左右吾母念之甚見族人有自吳中歸者輒問德賚何如踰五年先君子病卒于盤谷吾母心益惻傷欲見德賚甚遂致病時作時愈後德賚益長大能讀經史作家書吾母見之喜甚然猶時時思念德賚曰何時見吾兒也吾多病恐終不能見吾兒矣後三年先大母卒于吳歸葬婺源又五年先大父卒于吳踰四年伯兄德賢仲兄德賚偕德賚奉汪孺人命扶送先大父櫬歸葬先塋五月二十一日到盤谷拜見吾母吾母且憐且憐之踰數日權厝先大父櫬于臨福岡無事矣吾母輒呼德賚旁坐一不見即呼或他出倩人促歸之德賚是時年二十距離吾母時益已十有六年矣先是吾母病甚不能起及見德賚稍稍愈曳杖出房倚堂東牆戶閒坐訓戒德賚讀書敦行一日出金釵一枝授德賚曰汝兩兄皆授室矣獨汝未娶知仲娣爲汝聘常州莊氏爲汝婦矣已而吾不能見汝婦也哽咽語不能出聲德賚惻然欲泣悲益傷吾母心唯唯焉受之後益病不能起德賚

在旁則默無語偶不見輒涕泣交下含枕爲之溼蓋以病卒距德賚歸時止一月也天何奪吾母之速耶德賚歸時止一月也天何奪吾母之速耶以十六年不見吾母而卒能一見以瞑吾母之目不可謂非天也然不能久事吾母以慰吾母十餘年思愛之亦其可悲也已吾母祔葬楹林越六年德賚年二十六矣既娶婁生一子一女亦生一子一女皆能呼父母矣而悲吾母之不及見也嗚呼痛哉

奉政大夫雲南永北直隸同知莊公墓誌銘

公姓莊氏諱文和字翻庭號湘亭常州武進人曾大父諱嶋生國子監生大父諱紹平康熙庚子科舉人恩科舉人知陝西商州直隸州事公兄弟六人公其次也入貲候補通判乾隆五十年得署肇慶府通判歷署徐聞令雷州府同知補惠州通判又署遂溪令三署羅定州事五十六年調潮州庵埠通判尋署廣州府佛山同知升雲南永北直隸同知嘉慶元年遷署普洱府兼攝思茅同知公爲人長疏眉目有光短須冉性嚴毅其所治諸郡皆邊徼吏民咸橫前刺史不能禁制公到

憲綱以法州郡諭然其所便于民者皆勇行之而愚
矛界鄉緬甸聲舉兵內侵公以計平定之在官凡十
六年皆稱其職能而普洱之民尤德公焉後坐事免
歸歸後三年病卒年五十三公凡再娶先配夏氏繼
陳氏前卒皆
贈宜人男子三人長繩曾次申曾卒次金遂女子五
人長適常熟蔣繼鑾次未嫁卒次早卒次適婺源程
德資次適同邑吳純孫四人女孫四人繩曾金遂將
以嘉慶二十二年正月葬公于某鄉某原以狀來徵
銘德資雖未獲親見公然知公事甚詳義不當辭因
謹次之銘曰

神精溢泽志負奇姿簡章句行所知鴟夷烹禽風雨
施禾穗蒙密衡稚恰誌銘以實無譽辭

亡男夢星壙誌

亡男夢星性聰敏五歲授以書十數過即能誦識之
余往年家居夢星坐案側讀書聲琅然可聽也吾妻
教夢星嚴謹行動起居飲食不如儀時加挾焉余痛
吾妻之亡也自壽州歸宜興是時夢星病甚吾母汪
孺人抱夢星在牀指吾而告之曰而父歸矣余對之
出涕夢星亦垂涕并力呼余一聲而已踰數日嘯
時余飲以湯藥夢星益涕不能已余益悲之是夜遂
死嘉慶庚辰八月十二日也生乙亥二月十一日年
六歲今附于其母之墓旁因并誌之銘曰朝夕汝思
何日已余之悲

亡女夢邪壙誌

夢邪予第二女也嘉慶己卯八月八日生其明年庚
辰八月十三日死嗚呼吾以汝母之卒而歸又以汝
兄之病爲憂未暇顧汝之疾也汝弗能待而遂死于
所乳之家悲夫今附汝于汝母之墓旁因銘曰

李君次民哀詞

君姓李氏名禋字次民宜興人事父母惟謹進退必
于禮與人言惟恐傷人家貧甚破屋一兩椽以箬篷
隔內外然案頭殘缺書帖積數尺餘次民不以過累
其志時時摩挲之資敎授以助養嗚呼可謂賢矣次
民愼交游惟與同里吳午生友善予因午生得交于

次民次民弗之鄙也故時相過從論議焉往年予遠客鳳陽之懷遠卒卒未及與次民別吾庚辰春予致書次民問起居勉加餐意其必有荅簡相慰及夏季予在壽州得午生來書云次民子往年季冬九日死矣嗚呼以次民之賢而世無有知之者年甫二十餘而遂夭予能不悲痛乎午生不忍使次民無所聞于後欲予敘次其事余方悲痛次民之早夭不復能文略述其交友之情而爲之哀詞以致午生而并以紓余與午生之哀焉詞曰

立志卓然兮欲媲前賢研精經史兮終日拳拳率由孝友兮內行無愆何天不憫兮而靳其年余未及致奠兮心益悲傷瞻望蒼冥兮哀莫能忘魂魄何往兮神歸大荒令名永長兮其誰與量

書亡妻莊氏手簡後

右亡妻莊氏遺予手簡也余在壽州龔刺史似之官舍校對其先尊甫維廣先生遺稿六月十日得此書並所附衣物余再三閱之心怦怦然未嘗一日不切于懷也往年十一月四日予偕友人孫庶常同往鳳陽之懷遠是日天氣晴和與庶常其飯飯後與吾妻別吾妻送余至中庭外姑孫太孺人與吾兒夢星送余至門外夢星見舟行遠乃閉門而入是時吾妻甚適前數日吾妻質衣物爲予治裝絕無不祥之兆也余出門後與庶常夜談論及承庶常人訪山先生眷愛感激之心耿耿焉其後在書室中讀明史聲越戶外直廬州司馬薛畫水以賑事在懷遠聞予讀書聲異之介訪山先生來見予遂欲延往予因諸之其後龔似之以事至懷遠在畫水案上見予所作古文詞遂欲邀余編次其先人遺稿畫水來爲于言之予以前言不可爽未就其後畫水以賑事未竣復致書似之似之以書招予遂于三月朔日往壽州忽忽數月總未得吾妻手書心固疑之其後至五月下旬得吾妻手書又其後得此書中心憂疑如裂腹如刃傷如水灑背如火灼指而孰知是時吾妻之已不在世間耶其後七月十日壽州試予方從諸人閱卷忽吾友潘爾宇自宜興來得吳少蓉黃君伸孫叔獻諸友書始知吾妻于六月七日死矣嗚呼斯人也而遂

至如是耶予能無慟耶其後予于二十七日去壽州夜忽夢吾妻來言曰君知夢星病困乎奈何予遽起問潘君曰余夢亡妻言夢星病困未知吾兒果有病否潘君曰吾來時夢星兄妹均善君愛思中結故成夢耳予不能寐徘徊庭中視殘月在天曉星參落聞鷄犬鳴吠聲相雜悽然不知涕之隕屑也黎明就道坐肩輿中遥視淺霜如月色田塍溝水如飲泣聲嗚呼古人賦恨之章懸爲之言耳雖是以動人之憂而孰能盡永別之痛耶八月七日至常州訃外姑外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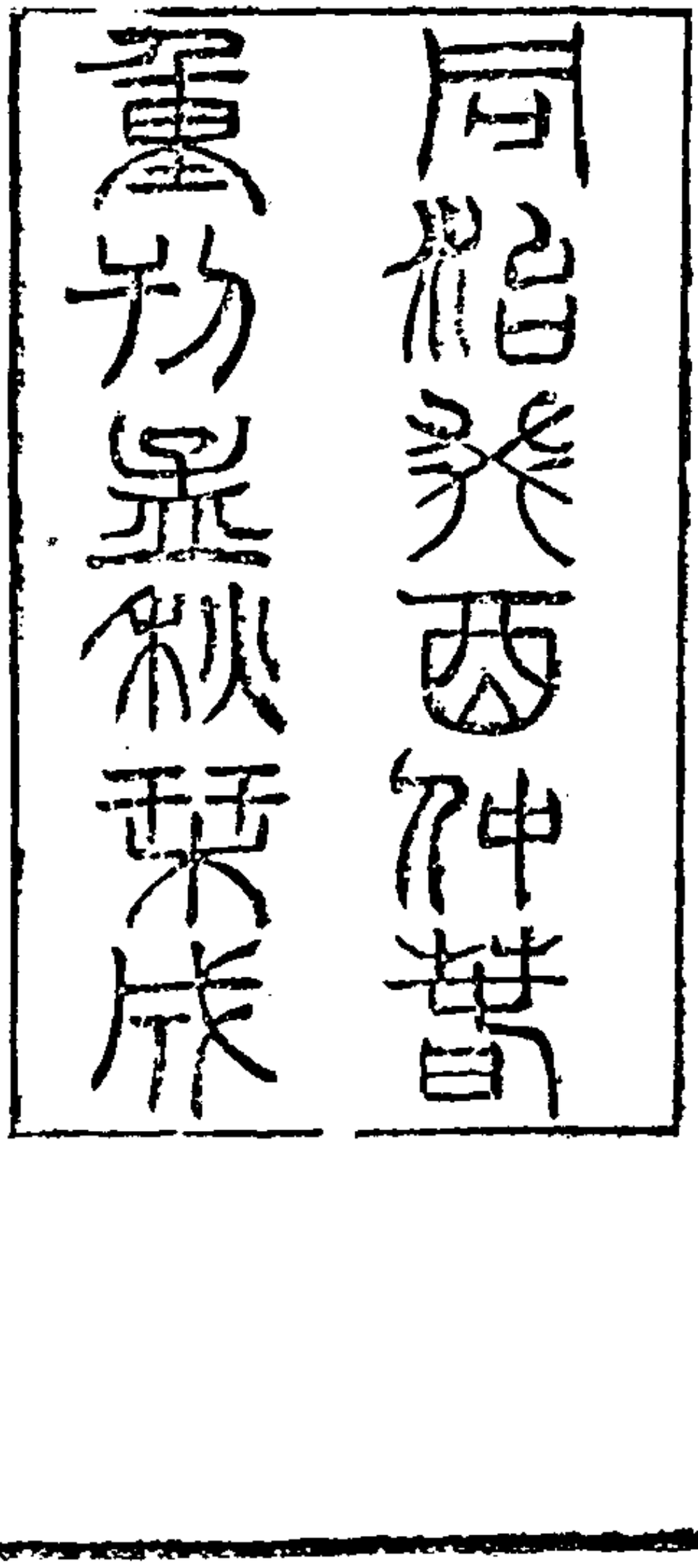
淚數行下示以吾母汪孺人言夢星危證之書余驚悸不能語遂辭去明日抵家夢星病不能言矣幼女夢邦亦繼病皆于十二日夜中天死嗚呼吾妻固豫知吾兒之不能育故見夢耶抑以予之不能慈于子女故遂攜之長行耶嗚呼其能無慟耶九月九日予攜長女梅初至常州外姑抱之而哭梅初亦哭吾妻異時讀之思其母而如或見之也嘉慶二十五日外姑挈梅初也哭之其後歸而時時憑棺哭之及夢星夢邦之死也哭之尤哀其後予于二十七日去壽州夜忽夢吾妻來言曰君知夢星病困乎奈何予遽起問潘君曰余夢亡妻言夢星病困未知吾兒果有病否潘君曰吾來時夢星兄妹均善君愛思中結故成夢耳予不能寐徘徊庭中視殘月在天曉星參落聞鷄犬鳴吠聲相雜悽然不知涕之隕屑也黎明就道坐肩輿中遥視淺霜如月色田塍溝水如飲泣聲嗚呼古人賦恨之章懸爲之言耳雖是以動人之憂而孰能盡永別之痛耶八月七日至常州訃外姑外姑其後長至日復祭而哭之其後舁柩在舟外姑望之而哭余扶外姑歸進室中憂鬱悲惻不能抑遏哭之益慟焉憶予新昏之夜燭一枝中息予起而然之既而吾妻知之以爲不祥也憂之夢星之將生也吾妻夢大星墜房中散爲流光騰去因命名曰夢星今者夢星夢邦隨其母化爲異物予時時抱負梅初悽愴感懷其能自克耶回憶前時與吾妻在外姑家夜深

坐語或推窗觀月今此境其可復得耶吾妻在時吾夜讀書吾妻在旁作女紅未嘗別簪燈也嗚呼今則獨坐一室時時觀其遺簡悲感無涯矣其行能並生卒月日次之于墓誌銘于事略而思愛之心寄之于詩于賦于祭文而言之未盡者附記于此欲使梅初異時讀之思其母而如或見之也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德賚跋

程子香文鈔卷二終

婺源程子香學古文法於宜興吳氏凡吳之得於姚
惜抱者以語子香子香心印焉同時吳少蘧孫庶翼
王守靜三人與子香交最善而子香以能文有聲其
歿也遺稿歸王守靜將求有力者刋行之今守靜刋
本不可見獨其同學康氏因有其師初月樓文鈔之
刋並附刋焉雖讎校未善而序中言世之知先生之
文者必與子香文有合要可謂深知子香之文矣夫
吳氏能紹惜抱之傳而傳吳氏者卒不廣一二入室
弟子如吳耶谿程子香又皆先師卒師爲誌墓徒悲
之傳於今者蓋亦僅耳是可慨也已光緒壬午長至
日壽榮識

悼於抱其志其才而不能竟其所學則桐城家之文



自序

宋以後儒者多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當爲故夸世女子能詩者輒自諱匿以爲吾謹守內言不出於梱之禮也反是則迂欺炫鬻於世以射利焉耳是二者胥失之禮昏義女師之教婦言居德之次鄭君注云婦言辭令也夫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文章吟詠非言辭之遠鄙倍者歟何屑屑諱匿爲且諱匿者不終于諱匿也其夫若父兄子弟以掄揚於世曰彼不肯出以示人吾曹竊爲傳播云爾若是則能文之名傳兼得守禮之稱焉視工

於炫鬻者其計更狡矣而其人不尤足鄙哉予年十四師授以唐人詩每私效其體爲五七字先大夫見之以爲可教命遂爲之曾遘疾母氏禁使弗爲遂從事鍼黹迨疾平無俚時時以此自娛于歸後米鹽雜所作不多亦未嘗棄置也性懶不自收拾夫子時爲錄存之歲辛卯命兒子曰楨葺其十之四五寫定爲二卷詞一卷附焉予家雖貧粗足自給無待自炫以射利如以爲好名亦所不辭蓋人不好名無所不至矣若僞託逃名以冀兼收而並得則予所深恥而必不屑爲者也雖然文章吟詠誠非女子事予之詩不能工亦不求工也世有

命楨兒書此言以爲序

詩集二卷
詩續集二卷
文集一卷
文續集一卷
詩餘一卷

謹按安人姓趙氏諱棻字儀姑一字子逸號次鴻晚號善約老人江蘇上海人世居高行市之西南鄉祖諱文哲字損之號璞函乾隆壬申　南巡召試欽賜舉人官戶部主事從征金川殉木果木之難　卹贈光祿寺少卿入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誥贈榮祿大夫戶部右侍郎著有妙雅堂集二十二首其遺集未刊者文十四篇今編爲文續集一卷詩餘二十首丁未又刊詩續集二卷文集一卷詩餘一卷文續集一卷詩餘二十首丁未又刊詩續集二卷文集一卷詩餘一卷文續集一卷詩餘二十首其遺集未刊者文十四篇今編爲文續集一卷詩續集上卷之末詩餘六首亦補入詩餘卷內統計詩文及詩餘凡七卷編次既訖附綴數語於總目之後俾後之讀是集者論世知人得有所攷焉咸豐八年歲次戊午秋九月癸酉朔子婿杭州將軍駱秉康謹識

烏程汪氏刊諱尚仁字惇夫號韜圃候選主事
誥授奉直大夫者有四勿齋吟棄夫諱延澤字潤

讀淮陰侯傳

猶猶英風大將臺當年一飯劇堪哀淮陰不少豪華客誰及蛾眉解愛才

春日

東風何處一聲簫曉夢初回倣綺寮欲雨欲晴飛燕子輕寒輕暖釀花朝小桃階下紅將綻新漲池邊綠漸饒十二碧闌春晝靜學書且自翦芭蕉

暮春

滿樹繁花落海棠枝向紅年年有開謝何必怨東風

首夏病起作

三月芳春一擲梭病中歲月易消磨幾紅盡落嫩鶯老衆綠新生好雨多麥隴迎風翻碧浪荷錢承露瀉清波爇香長晝添閒課懶向花陰聽踏歌

荷花

曉日暄朧裏池蓮稱意紅朱華凝宿露翠蓋漾微風含笑清波上飄香碧沼中容光誰得並獨鑑水晶宮

聽蟬閣

深院寂無人槐陰覆三徑好風從南來鳴蟬遞相應

秋夜懷子啓兄榮

相思難向夢中尋譙鼓嚴城響正沈一卷楚騷消永夜半窗明月伴秋吟涼添小院鳴蛩冷風緊空階落葉深此際離懷已欲絕那堪遠笛感愁心

九日月下小飲呈子啓兄

人生何樂似尊前況對長空月正懸已是三年虛令節者回不負菊花天

題曹耕瑤女史洪藥吟到梅花字亦香小照三首

瓊花玉貌共爭輝如此姿容見亦稀疏影一庭人不到濛濛香霧溼羅衣

閒庭寂寞倚闌干冉冉香風繞筆端凍蕚乍開和月冷獨吟詩句鬬清寒

雅稱梅妝便不羣衣香花氣兩難分清詞誰是知音客繡閣良朋有左芬謂表姊歸侃侃居鄉時曾與倡和

寄從兄笏山楷

燕臺日落碧雲寒別緒無聊一倚闌從此江南聽雨夜

應分清夢到長安

早春再寄笏山

惆悵韶光又一年碧紗窗下聽鵑離懷日逐征鴻遠
故國春歸在客先十里毒帘花隱霧半輪明月柳含煙
滬城一帶清波綠回首京華可黯然

春暮二首

紗窗未啓曙光紅半捲湘簾怯曉風病起不知春已暮
落花飛絮滿庭中

帳立花閒花事非落英片片點羅衣一雙蛺蝶多情甚

亦戀餘香繞樹飛

納涼

碧天無際斷虹斜獨倚闌干待月華欲把彩箋吟好句
先將小鼎試新茶桐陰雨過涼于水藕葉風來香勝花
冷透羅衣清露下忽聞長笛起鄰家

冬夜

宵柝沈沈急虛窗月未殘霜風簾幕透坐對一燈寒

晚香玉二首

叢叢翠葉翦初齊別圃移來綠滿畦色並玉纖渾莫辨
名搜芳譜恐難稽二更清露花魂冷一縷幽香蝶夢迷
不藉春風甘觸暑任他桃李自成蹊
日移花影上東牆素萼初開異衆芳倚玉有情遲夜月
憐香何意鬬晨妝冰肌著雨疑無暑翠袖臨風覺乍涼
未必水仙容結伴不然栽向小溪傍

九日小飲

鬢頭昨夜啓新醅且向籬邊醉一杯紫蟹正肥緣月暗
黃花未放待詩催關河風勁征鴻急沙磧雲寒旅燕迴
爲惜清游難再得酒闌欲去尚徘徊

夜雨簷前滴蛩聲伴獨吟寂寂秋思遠燈影小窗深

水仙花四首

西溪寒水已流澌珍重幽花第一枝惟有白蓮堪結伴
如何兩美不同時
冰肌玉骨淨無瑕六出原應擬雪花莫使孤根輕著土
美人端合水爲家
北風瑟瑟水羅羅一片波光奈冷何七十二峯寒月白
欲將幽怨訴姮娥

可是瑤池小謫身霜清月冷倍精神黃冠翠袖風流甚
絕似天寒倚竹人

盆梅悴矣感賦

梅花如高人厥性好幽適何人強解事移向盆中植盆
小不容根土薄無一尺可憐冰雪姿竟爾愁困戹花時
衆欣賞零落誰相惜君看嶺上花香色都猶昔乃知彼
所處不似此偪仄徒抱歲寒心託根異松柏

題冒姬董白傳

秦淮本是風流地緣黛紅顏競妍媚葉格球場狎貴游
一旦沈緜勢不禁可憐同病先淪沒幾年顦顇愁常伴
憶語哀辭總斷腸梅窗愁絕清宵月故家姊妹更何人

紅豆眉樓杳不聞何似雉泉寒食路白楊青草認孤墳

花朝

深院無人噪晚鴉春寒十日掩窗紗踏青懶赴鄰姬約
自繫金鈴護杏花

春晚

羅脫春衫摸夾紗東皇何事使思家杜鵑聲裏斜陽暮
深閉幽窗避落花

曉發長新店

廿年追憶淚霑巾昨日猶須勝下身回首雜亭陽斷處
夜孤行湖碧流桐橋回首見紅樓無聊倘問東家叟
曲尺名姬此地留登樓執手翻疑夢應母思君先一慟

兩行疏柳送征人

車中雜感

怕聽陽關第四聲平隄柳色最傷情征駒似解離人意
挽斷絲繮不肯行

亂石崎嶇路白盤五更風雨客衣單追思小閣藁香坐
猶掩紅窗護曉寒

極目京華一望迷無情芳草自萋萋鶺鴒不管離懷苦
偏向行人耳畔嘶

泰安道中

征車碌碌走雷轟甘載深閨苦未經遠寺鐘聲清別夢
夕陽人影在孤亭波痕著雨無情碧山色連雲百古青
欲慰高堂千里念蘋香先祝岱宗靈

固山渡小關

渦水灣灣渡征車曉渡關天風來樹杪人語隔溪灣旅
燕飛猶綴沙鷗夢自閒長安何處是回首只青山

村店甚低戲示子啓兄

數椽茅屋小於舟拘束無端學楚囚甘載昂藏會未屈
可憐今日也低頭

月夜懷茂仲弟林

廿年同首只須臾此際臨風強自娛寄問謝庭今夜月
也應憶著遠人無

初秋見早桂寄茂仲弟

七月涼風起衡陽雁未回羈人方怨別早桂又爭開欲
擬天香賦慚非小謝才去秋當此夕相對正持杯

秋夜聽雨

詹詹急雨瀉驚湍小閣青燈伴夜闌慣助秋聲來枕畔
頓添別恨上眉端鳴雞南國傷情易翦燭西窗入夢難
徹曉淒涼聽未歇披衣無奈五更寒

月夜閣雁懷茂仲弟

皎皎涼秋月天涯幾處明如何當此夜猶作斷腸聲失
侶鳴偏急還家夢易驚雁行千里外同是一傷情

留別王發英夫人 諱馥

聚散誠非意料中爲歡何日奈恩恩酒傾祖帳心先醉
詩寫離亭語未工頭上高樓如我在更看明月與誰同

戲題仕女圖二首

歸國

暗辨琴聲記幼年胡笳拍罷淚潛然朱絃再斷真成誡
絶塞歸來又一天

當壚

茫茫海內孰知音漫把幽懷託素琴相對不須愁四壁
胷中詞賦卽黃金

予啓兄九月中別去云欲赴京昨有書來知其尙
滯吳門寄此誌別

吳雲極目不勝愁分袂恩恩記暮秋兩地心情如獨雁
半年飄泊等浮鷗池塘草長添新夢萬菊筵開憶舊游
回首那堪思往日一帆南下尙同舟

月餘不得都中書

南國春將盡京華信未通身違千里外月極五雲中水
闊沈江鯉天高斷塞鴻欲歸何可得回首思無窮

和茂仲弟送春限歸字同夫子作

江南三月景旋非閒坐蕭齋晝掩扉紅雨漸從今日少
綠陰不減去年肥有人懷遠方愁隔似孀無家也道歸
便是歸休仍再至爭如小住且相依

閒殺秋千笑語稀柳花榆莢各分飛歌殘金縷鶯都倦
夢到紅橋路已非一帶草痕迷遠道半庭花影惜餘暉
羈人別有睽離恨翻羨東皇歲歲歸

原作

趙林

三月韶華送夕暉關河楊柳轉依依暮雲回首王孫草暖雨驚心洛客衣婪尾一杯游子倦落花千里燕雛肥若教春事從頭數合勒東君挈伴歸

同作

汪延澤

嫣紅凝碧尚芳菲不信東皇又欲歸南浦落花鶯別夢長亭飛絮泥征衣流鶯隔樹聲猶昨好友題襟願已違莫道人情多繾綣郊原草色也依依

蘭花同夫子作

皓月將圓候芳蘭破蕚初花魂清至此人意淡何如入世界清涼別有天

夢祥曾驗當門礎恐鉏素心同臭味晨夕共相於

寄懷子啓兄茂仲弟

無端心事又驚秋獨對寒燈輾轉愁半夜霜風來北牖一聲征雁度南樓鄉心只是勞魂夢歸省偏難定去留爲問謝庭兄與弟還來曾否憶湖州

早春感懷

天涯風雪早春時無限鄉心入酒巵五夜懷親空有夢六年遣日只憑詩碧雲極目愁無際白月橫窗醉不知試問梅花開也未一枝寄去慰離思

春雨

趨衙衙主義偏嚴辛苦成功不害廉我自酸鹹經世味頭銜羨爾十分甜

花賊

側身窺伺態風華生性原來只愛花可是穠妖重出世竊香竊玉摠未應誇

絲天

摘葉揮毫事偶然廿蕉却賴素師傳一庵濃蔭垂垂覆世界清涼別有天

自與靈均訂久要沅湘幽怨幾時消風姿漫道羣芳祖如此眞香已不祧

新柳

倩影依依習碧苔柔條欲折重徘徊祠有人畫閣含顰望何處高樓撫笛催似惜綠腰如我瘦可憐青眼爲誰開前身定是靈和種此日移根傍水隈

春雨

漠漠濃雲挈眼遮絲絲微雨溼棲鴉半篙新漲添桃浪

一夜東風綻杏花芳草隄邊人賦別餘簫聲裏客思家

道場山色清如許放櫂城南路未賒

紙鳶

百尺絲綸放不窮扶搖直上五雲中高飛都藉兒童力

得意渾疑羽翼豐一片情懷愁暮雨半生事業託東風

踏青時節清明近幾處鳴琴響碧空

春游二首

綺陌芊綿碧草長行人傾畧好春光歸來說向雕梁燕

昨夜東風綻海棠

溪上誰家掩竹扉小桃初綻杏花稀風光如許無人管

籬畔一雙蝴蝶飛

送子啓兒北行

幾日肩隨樂事賒驪歌唱罷即天涯衡陽雁到秋將晚

江上帆飛日正斜黃土驚心懷故里時兒營君非乎初竣先白雲

滿眼望京華恐添慈母思兒淚爲說離人不憶家

夜坐

碪杵聲中夜氣幽那堪賦別又逢秋劇憐一寸柔腸窄

貯得新來萬斛愁

古意

西鄰有高樹鬱鬱蔭廬屋蟾蜍穴其下歲久漸成族蠹

蝕無已時會當洞其腹而樹猶欣欣俯視矜涌育但見

枝葉茂安知生意蹙昔人絕匪類所在必驅戮養癰古

所譏悠悠歷寒燠勿謂可憑依彼豈爲汝福

臨高臺

臨高臺夜向闌仰視北斗何斕斒三千里外豈天上縱

有舟楫無時還古人遙遙不可作今人意氣秋雲薄不

須憶此苦憂思生前有酒徑須酌

將進酒

綺席陳將進酒四座勿喧聽擊缶百年但使杯在手身

世蜉蝣君知否昔我奉命辭庭闈開關千里遠來歸忽

然懷家發遐想願生六翮乘風飛有時夢魂倏已往瞻

戀膝下情依依晨雞無賴喚我醒回首風景還依稀殘

春花落綠漸肥對之清淚霑羅衣從今相逢但痛飲聊

免局促嬰塵鞿

秋水

秋懷殊渺渺一片洞庭波欲問天邊雁應嫌設何處多

秋風

不盡蓴鱸意涼生白紵衫倚閭方念遠安穩送歸帆（時子啓兄北行）

寄董蔡園兄慶槐

小閣三閒水一涯斯人風骨最清華披圖摩詰詩中畫
把酒淵明圃裏花秋水襟期原絶俗春風意氣本無譁
也知南阮垂青少許傷門牆已足誇

次韻蔡園秋日感懷

世事無涯理有涯漫從鏡裏惜年華彈成古調誰還賞
夢倏已往山川重閒之惟餘天際月還如分袂時

聽到秋聲我亦嗟疏雨一簾涼似水殘燈半壁黯生花
宵長不是渾無寐可奈寒蟲徹夜譁

宮怨

涼颸初起殿西涯羞向層樓望翠華衣畔香霑懷夢草
階前黃綻癘愁花閒庭風露秋千冷別院笙歌夜半譁
若較龍沙悲遠嫁君恩如此也應誇

擬古六首

涉江采芙蓉明霞映前渡秋風不我期何以寄思慕鴈
鴈生秋鳴芳華難久駐對茲感歲時徘徊不能去

青青河畔草迢迢思遠道遠道何所思兄弟天一涯悠
悠經歲別感此清商節眷令正淒然蜻蜓亦悠絶可憐
咫尺書中懷豈能娟

蘭若生春陽孤芳自珍愛天性本閒適肯作當門礙俗
士賞紅紫視之若蕭艾雨露豈獨私風霜亦所耐何如
空谷中時邀美人佩

庭中有奇樹灼灼發春滋攀條欲貽誰徒懷千里思夜
夢倏已往山川重閒之惟餘天際月還如分袂時

迢迢牽牛星營室阻其前天孫豈不思安得天帝憐終
歲只一會兩情金石堅銀河渺無際欲遣精衛填爲語
同心人慎勿生棄捐

明月何皎皎照我前庭除朱闌時一倚清風吹我裙羙
人隔秋水幽懷向誰攄何以解勞結裁書附雙魚清光
有時滅此念無時祛

九日小集分韻得重字

登臨何處有高峯又是良辰九日重杯酒白成今日會
籬花不似去年容題餘我敢誇能手落帽誰堪續雅蹤
回首天涯兄弟隔吟成聊與寫情悰

九月十五夜對月次夫子韻

西風瑟瑟晚秋天月似中秋一倍圓照到黃花宜冷淡
邀來青女鬬嬋娟泥人別夢西樓上動我鄉心北斗邊
却下晶簾猶悵望夜寒香爐鎮無眠

寄菘園盆菊以詩媵之

惜別河梁已二旬遺將黃菊豈無因蕭疏好伴尋詩客
剝啄應疑送酒人瓦盎一枝秋色老濤箋半幅墨痕新
溪堂今日花光爛如此清高却稱貧

小游仙詩

碧城雲散暮山青玉宇雲璈次第聽眞箇夢中仙境好
秖今長夢不求醒

秋日喜晴

愁陣詩魔兩不降連朝無奈雨淫淫江南有稻梁玉枕驚回千里夢雲衣慣惹九秋霜
嫩日烘晴上小窗天外呼羣鴉點點籬邊曬羽蝶雙雙
吟成莫向時人誦箇晦還應學老龐

寄菘園舊前韻

騷壇旗鼓久心降況有林泉勝石宗山色放晴開壽藁
溪聲入夜隔吟窗三秋撫景詩千首只素酒風鯉一雙

笑我襟懷非德操也思兄事鹿門龐

題董研齋思雲壑探奇圖二首

謝庭矜玉樹弱歲擅清名淡泊書中味煙霞抗手迎
華伴孝綽風度數慈明想見探幽去山靈抗手迎
幾魑疑無路紆迴一徑深野花黏屐齒冷翠溼衣襟雲
影淡於水泉聲清似琴新詩頻疊壁他日好重尋

寄菘園次夫子韻

若水東流落日紅秋懷都在荻花叢天涯幾日涼暄換
杯酒何時笑語同人爲離羣還覓句雁多羈怨慣書空

疏籬晚菊休孤負早挂輕帆趁好風

聞雁懷子啓兄茂仲弟

風急燈昏夜正長一聲清唳最淒涼也知塞北無矰繳
端爲江南有稻粱玉枕驚回千里夢雲衣慣惹九秋霜
離懷我已愁難遣聽到呼羣更斷腸

病中感懷

元宴節候景蒼涼畏冷簾幃盡日障抱病多朋還弄筆
消愁無計且傾觴醫亦有揖痾術近世難尋避俗方
翻羨忘憂蕨無藥終身安樂做徨藏

寒夜無寐

年華駒隙太匆匆萬事都來方寸中處世須知人盡假
避喧休道病無功小窗有意留殘月敗葉何心戰朔風
一片閒愁渾不寐譙樓又聽五更終

題徐石卿彝承茅屋讀書圖

深樹繞平岡藹疏幾枝綠中有子雲居逸焉隔塵俗幽
窗爽氣清圖史說心目時聞朗吟聲琅琅出林麓

紙鳶

芳原好趁草如茵翦紙鏤鴛各關新但覺乘風憑羽翼
不知在手有絲綸鶯嘴燕語喧春晝鳳泊鸞飄悟夙因
疑是帛書雲外至賺他幾許倚樓人

題菘園南疇藝菘圖

披圖忽覩薛蘿莊尺幅丹青費較量春雨一畦蔬甲美
平疇十里土膏香笑他薄俗猶爭畔似此腴田省納糧
寄託如君眞遠識從教人世有滄桑

夏詞

小閣靜無譁朝曦上碧紗不教驚曉睡昨夜夢還家

哭三兒曰桓

何處黃泉汝竟行追思弱態淚如傾笑言妮妮纔三歲
疾病厭厭了一生隔牖尚疑閒步履旁人猶競說聰明
嚴霜一旦蘭芽萎何事天公太不情

再悼曰桓

悲風何淅淅同首淚霑裾愁見將雛燕飛飛傷我廬

秋日分用杜子美秋興八首韻得第三第五

雨過前溪淡夕暉疏林遙見晚煙微驚心塞雁秋將暮
同首燕雲夢欲飛落寞詩懷緣病減崎嶇世路與心違
無聊偶向花閒立頫賴翻嫌菊影肥
重門習靜晝常關更無妙藥能醫俗賴有新詩可破顏
欲向雙成通問訊西池何日許隨班

九月十五夜對月次夫子韻

意中雲樹夢中山那得移家水竹閒薄酒遣愁銷已罄
十分涼意透疏簾清吟每向愁中得別恨都從醉後添
重將心事託霜蟾隔歲詩題欲再拈一片寒光澄碧宇
幸有閒情同倡和定知不爲素娥嫌

題董樂閒柴柳陰消夏圖二首

林泉耽夙好富貴等浮雲卽此明高致眞能遠暑氛

名王內史畫品李將軍俯視悠悠者誰同大雅羣
高樹濃陰合驕陽不敢侵煙籠孤閣迴風度一蟬吟晝
靜攤書坐人來載酒尋梅逕清曠地對此滌煩襟

分詠秋詞四首

秋衣

病體逢秋轉不勝怯寒便欲御吳綾空庭日暮秋風急
刀尺聲中戀一燈

秋懷

一夕天涯木葉飛燕臺回首思依依秋風未解離懷苦

不送癡魂夢裏歸

秋雨

點點聲聲滴小池青燈照壁夢來遲離人此際腸應斷
苦憶西窗剪燭時

秋夢

井梧籬菊未全非重到歸雲淚滿衣歸雲精舍　先夢君京邸齋名
醒屋梁殘月白故家風景尚依稀

聞雁

披星帶月一程程響落長空入夜驚爾本隨陽非附熱
八疑識字爲沽名天涯兄弟三秋夢水國蒹葭十載情
輕別故鄉緣底事肯來偏作斷腸聲

中秋對月二首

記別慈閨十一秋每逢勝日易生愁世人但解圖欒節
何限天涯獨倚樓
翦燭添香夜不眠姮娥未識可相憐尋常一樣清輝好
偏說今宵分外圓

秋柳用王阮亭韻

一株零落正銷魂記送征驂赴薊門拂面轉添今日恨
一編猶自對殘燈

九日

今年節氣遲籬菊香未吐女伴約登高屐軀怯行步兀
坐小窗下曖曖日欲暮喜無催租人但恨乏新句須臾
浮雲淨華月光引素清風泠然來黃雪下無數芳菲能
舞腰不耐晚風緜維舟淮水仍千樹把酒盧溝已十年
舊事淒涼休再憶每拈彩筆感無邊

秋夜

經年煩顙轉難勝涼入秋幃睡未能香篆煙銷更泥六

今年節氣遲籬菊香未吐女伴約登高屐軀怯行步兀
坐小窗下曖曖日欲暮喜無催租人但恨乏新句須臾
浮雲淨華月光引素清風泠然來黃雪下無數芳菲能
舞腰不耐晚風緜維舟淮水仍千樹把酒盧溝已十年
舊事淒涼休再憶每拈彩筆感無邊

秋夜

經年煩顙轉難勝涼入秋幃睡未能香篆煙銷更泥六
翦燭添香夜不眠姮娥未識可相憐尋常一樣清輝好
偏說今宵分外圓

秋柳用王阮亭韻

一株零落正銷魂記送征驂赴薊門拂面轉添今日恨
一編猶自對殘燈

九日

今年節氣遲籬菊香未吐女伴約登高屐軀怯行步兀
坐小窗下曖曖日欲暮喜無催租人但恨乏新句須臾
浮雲淨華月光引素清風泠然來黃雪下無數芳菲能

舞腰不耐晚風緜維舟淮水仍千樹把酒盧溝已十年
舊事淒涼休再憶每拈彩筆感無邊

秋夜

經年煩顙轉難勝涼入秋幃睡未能香篆煙銷更泥六
翦燭添香夜不眠姮娥未識可相憐尋常一樣清輝好
偏說今宵分外圓

秋柳用王阮亭韻

一株零落正銷魂記送征驂赴薊門拂面轉添今日恨
一編猶自對殘燈

九日

今年節氣遲籬菊香未吐女伴約登高屐軀怯行步兀
坐小窗下曖曖日欲暮喜無催租人但恨乏新句須臾
浮雲淨華月光引素清風泠然來黃雪下無數芳菲能

幾日好景去如駛疏林正槭槭恍讀秋聲賦人生本寓
形骸者爲去住富貴既非樂虛名亦何慕短歌足自娛
斗酒尙能措一醉百不憂聊解從前誤

食蟹

翦橙小集酒初香節物堆盤味最長肯使霜螯虛左手
只應漁火夢西莊幾番忘患嗤予餐半世橫行任爾狂
禾黍離離猶滿隴一朝落釜可能嘗

丙子十月二十八日曰桓生日以詩悼之

昨歲今朝設醉盤今年此月葬遠棺重泉一去魂何在
秋來顧頡剛堪憐有柔條纜夕煙淚眼自傷殘月冷

倦枕三更夢亦難蕙質那禁炎暑酷兒病破　楓林可奈
雪霜寒嬌癡一一堪追憶酒醒燈昏淚未乾
對雪憶董壺山甥
一夕天公玉戲張曉看庭際尚飄揚不知擁鼻耽吟客
譜得新詞又幾章
和壺山甥落葉詩三十首
千林黃紫漸成空何似春殘賦落紅含恨也如人欲別
銷魂又值歲將終新詞寫怨應三復濁酒澆愁試一中
幸有同心耐寒侶不須惆悵感秋風

閉庭狼藉鎮重重都作殷紅慘綠容幾度曉霜兼暮雨
一番冷雁與寒蛩何人沒帚開荒徑有客尋詩倚短笻
不賦繁華賦顦顇筆牀此日啟塵封
無邊蕭瑟冷秋江愁陣詩魔總未降擁鼻只堪燒破竈
緣溪多半積平杠經霜每趁探幽屐挾雨頻敲覓句窗
肯讓崔華名獨擅清歌重與譜新腔
堂堂歲月去如馳屈指俄驚小雪時落月空林縈舊夢
寒波斷岸入新詩吟成孤雁坡仙怨聽到哀蟬漢武悲
轉惜青春同逝水有人綠鬢已添絲

蕭條一望失芳菲對此應知造化機委壑填溝誰護惜
穿籬拂牖任翻飛轉憐修竹留清影恰喜遙山露翠微
最是悵人憑好夢夢中風景亦全非
靜中消息悟乘除棄擲從教等散楞客路幾經情悵惘
天涯同此景蕭疏月沈遠浦潮生候雪壓殘蘆雁到初
向晚江樓凝眺處平波渺渺正愁予
歲宴端應萬木枯眉山豈必爲三蘇秋聲慘慄歐陽賦
小景荒寒北苑圖和雨有時黏折葦戰風誰著意欹倭烏
憐他末路遭零落還記韶華昔日無
百年身世何殊爾忍便將伊踏作泥
急點依稀雨墮階颼颼時復亂幽懷只餘烏相遮孤驛
賸比黃雲沒斷厓漢苑槐榆秋已老吳宮花草夢都乖
高風却憶陶元亮松菊鄉園景正佳
流光可奈暗中催抑塞由來是病媒莽狗浮雲同變幻
虛舟飄瓦等塵埃倣霜幃愛籬邊菊孕雪思嶺上梅

不管山腰與水湄顛狂到處逐飄輪慣驚獨夜殊無賴
解寄相思若有神此後吟情惟寂寞從前芳景已因循
雖無賦恨文通筆也欲頭銜署恨人

吹向階前合又分真如世事日紛紜重來細路無行跡
小立荒園有夕曛飛舞不隨蜂蝶侶漂流且趁鷺鷗羣
他時濃綠爭欣賞天必游人尚憶君

打頭故故警吟魂惆悵攀條有舊痕縱遇神工難返樹
若參至道是歸根卷舒在我原無定榮顇由天且莫論
悟徹浮生堪一笑人間何者得長存

柔枝老榦總傷殘滿目蒼涼欲狀難且把物情論聚散
肯隨世俗共悲歡虛簷拂處人初靜倦枕聽來夜已闌
輸與中庭數竿竹翛然日日報平安

煙霏露浥滿新斑恰似辭枝有淚潸夜永紅閨愁錦字
月明青海唱刀環音流哀嘴嘐嘐顯明影淡孤村宿鳥還
記得東川傳好句紛紛如在魯陽山

入望平蕪意黯然幾回攬鏡惜華年山中倚竹人遙澹
天下知秋爾最先楚澤魂驚千里客浔陽腸斷四條絃
漆園見說堪椿好一任滄桑自變遷

短晷真如赴壑蛇化工容易謁菁華多時綠勝三春草
幾日紅於二月花熾芋煎炊新事業攜柑載酒舊生涯
白榆天上知無恙却羨遊仙碧海槎

無復濃煙覆野塘難憑齊物詰蒙莊鉏後尚識雲中樹
錦瑟休彈陌上桑去國杜陵仍作客登樓王粲正懷鄉
何時學得無生訣拌把身名付兩忘

不關雨虐更風驕欲訴離愁作意鳴冷淡襟期從放逸飄零蹤跡槩平生都無鬱鬱當時態賸有依依此際情應羨岡頭松與柏頻年自勵歲寒盟

昨夜霜刀初發硎枝頭一旦比晨星淒涼蘆管吹關塞縹緲煙波下洞庭蒲柳幾人憐落拓柑橙何處薦芳馨祛愁惟仗杯中物偏到愁深酒不靈

頓教詩思冷於冰清淺池塘水欲凝話到陳根原一致證來枯木契三乘徘徊樹底風猶勁檢點堂坳日漸增莫憶當年舊游處斯時況味已難勝

斷梗無端處處流偶逢淺渚暫淹留青楓不隔他鄉夢

紅豆能生故國愁賦命本來同紙薄寓形終竟類萍浮多情別有憐才意解爲深宮作寨修

煙屏雲岫俗登臨遲暮情懷感不禁試看荊榛仍有刺却教桃李也無陰鶯花作伴緣何淺水墨傳神意倍深好續劉郎汾上句菊芳蘭秀總關心

一片飄然下碧潭風塵涸跡爾何堪每侵仲蔚蓬蒿宅慣踏方干薜荔庵人意愛憎從此判世情冷暖向來諳只憐雜遝渾無用似我無詞詠再三

生成偃蹇俗流嫌何用君平子細占瞑色蒼茫吟思苦窮途漂泊旅懷兼新聲漫憶青青柳舊曲誰翻昔昔鹽望遠易添搖落恨小樓經月不鉤簾

飛廉跋扈肆除芟吹上蘋洲十幅帆直遣菟枯同浩劫底須生滅問巫咸一年好景餘丹橘半畝清陰賸碧杉指日韶華春事近蔥蘢仍見黿雲巖

原作　董　恂

慘綠危黃墜晚風華年彈指太匆匆梧桐玉甃悲吳落蒭心緒與苑荊棘銅駝冷漢宮刻楮光陰從爾笑落英點點當年舊游處斯時況味已難勝

君同如何多少乘除事只在炎涼一瞬中

蕭條不似舊時濃僧冷寒山夜半鐘古徑聲乾樵荷擔疏林影瘦客扶笻閩人鏡裏憐膏沐游子天涯唱懊儂莫便惺惺惜零落驚濤萬壑捲蒼松

小齋岑寂對殘釭踏葉空庭吹夜龐墮去翩翩辭故樹飄來故故打吟窗丹邱枯筆分明認柳惲高歌未肯降記得崔郎詩句好眞看楓落冷吳江

高枝低軃總難披跋扈封家十八姨燈下讀書懷永夜宮中吟扇泣班姬飄零身世眞如夢流蕩心情轉

不羈畢竟晚成差　嗟好菊殘猶得傍東籬

聽徹文峯景已非　牽蘿門巷帶時暉催殘祇杵秋同老　無到用園客未歸竹帚擁來盈破竈并刀翦出補寒衣　吾儕落拓眞相稱何事桓君更涕欷

閑寂庭階落木初　故人蹤跡爾同疏紅驄已散河西社　青鳥空銜塞北書夕照孤村蕭放牧斷霞古道客停車　可知偃蹇年來慣枯蠟生涯也似渠

東海揚塵事有無　滄桑一例感窮途荒城闌角聲何壯　漁火江楓夢正孤瘦影最宜迂叟寫寒吟祇合孟外半是零煙泣露痕　十里黃雲迷舊路三家烏相賸

郊墓從今詩境多　蕭索凍墨聯凹硯亦無荒村哀笳羌笛　干何事譜入商聲總斷魂

蕭蕭槭槭復淒淒　半壁深波半作泥三徑夕陽無客眼前清景　已闌珊倩丹青人畫看著地漫隨風勢過五更寒月　有烏巢遊空寥落天容闊人望蒼茫古緊漫空偏助雨聲酸洗來綠酒愁難盡驚到紅閨夢

思迷憶舊游寒食節鞭絲帽影畫橋西

易殘料得纍珠宮裏樹塗樓玉宇不知寒

漫愁菌壘更苔堙稠壘遥教汝蘚階早已菟柏齋物

遠峯莫悵樹迴壞樹鏬遙排翠一彎秋在楓霞廬雪

理却看蕭散愜詩懷北他蒲柳材無用憶我松筠景

外詩吟流水斷橋間飛蓬恨結雨其雨破鏡歌殘山

正佳勘得色空空色破肯緣榮悴感時乖

上山還記阿麼游戲事也教翦綵倩嬌孃

到此眞令壯志灰朽株原分委山隈最憐蔽日干霄

思遠情懷中酒天　廬簷獨立鎮愁予牽關心蔭覆無多

種併作柴煙糞火材不盡荒蕪元亮隱無邊蕭瑟杜

日過眼韶華又一年　荒家白楊秋鬼哭故鄉紅豆美

人憐繡林綿野嬉春路只在寒沙斷草邊
樹根小坐意寥寥伐木聲中綠已凋錦瑟有情悲往事刀環無夢盼今朝殘痕輕墮魚鱗死碎影低侵雁齒橋贏得雨窗眠較穆詰闌干外少芭蕉
網絲繞樹織蠨蛸墜葉陳根事盡拋半逐帆痕來遠浦頁兼蟲影下空郊已看赤雁歌都罷却比紅羊劫正交獨有龍孫數竿竹凍雷驚筍待抽苞

釀秫時光且啜糟秖宜痛飲讀離騷風塵顛頓悲蓬梗歲月蹉跎感鬢毛世事從來歸瓦解樑材一樣比霜螯
薪勞吳娘三疊陽關曲莫向離尊撥紫槽
零丹斷碧尖辭柯誰向蘇臺感綺羅一夜冷風蛩正咽滿天寒雨雁初過漢庭舊怨瀟湘曲楚塞新愁敕勒歌惆悵醉吟橫笛處重來殘影也無多
山客如畫抹殘霞閒雜丹黃燦作花閱塞秋深愁篳篥築江船人老泣琵琶瓜期憐爾年年客萍跡如余處處家欲悟此中生滅理小窗翦燭誦南華

橘霜無端滋長無端落也抵春婆夢一場
曾記攜柑此聽鶯索綯又逼歲崢嶸日高深院窗無影展響空山月有聲搖落自成今古感飄流長寓別離情笑他借得衝波力竟作乘風破浪行
歎欷如譜雨淋鈴飛徧山亭又水亭曉渚亂隨雙槳去夜窗獨擁一燈聽秋聲舊署詩翁館波影新添楚客舲何似種桃天上好瑤池阿母共長齡
情懷悵觸酒難勝對此荒涼感易增漫懷霜威資點染竟憑風力徧飛騰煙寒古戍思盤馬日落空林不委化機還比豹皮留寒鴉古木村村畫竹柵柴門樹樹秋莫更多情憐顧況爲他辛苦御溝流
凝鷹寄語海樓須勁立敷榮自有歲寒朋
本來人世等浮漚漂泊從教不自由生意已同蟬蛻
相思比爾積還深安得春暉慰此心烏夜啼愁三弄笛雉朝飛怨四絃琴拾餘殘蠹情空寄跨到疲驢感不禁莫把無知憐草木也教歷劫去來今
那禁悽愴滿江潭淪落依稀似漢南斷梗行蹤渠倘爾欒桐情事我何堪百年天地無非寄雙樹榮枯合

細參荻浦蓼汀須繼詠放翁此日夢都囂

繁聲瑟瑟動牙籤夜靜空廊萬籟兼十載春愁遲杜牧一篇別賦感江淹枌榆社散秋初冷槐柳街荒恨易添屈指芳韶時已近梅花索笑待巡簷

紛紛解脫去塵凡也比風詩賦載斐公夢羽衣尋赤壁多情司馬溼青衫肆書勞我錐三寸煮茗添渠火一枕薄眼春陽消息早綠陰深處燕呢喃

和作

葉鑫舟

一年秋信太悤悤搖落天涯到處同閱盡炎涼應遯世相非輕薄且隨風誰知轉綠機先伏始悟殘紅色未空刊削浮華除冗長深將收斂謝蒼穹

擁篲除來又幾重巡簷吟眺倚孤笻青呈遠岫千峯出黃卷疏若一徑封敲枕如聞荒戍柝穿林不隔暮村鐘曠懷豈共秋心碎方寸寥寥与抱冬

轉旋乍見過河紅飄灑俄看滿釣艭硼戶霜乾時臥鹿柴門風走候鴈龍暗泉如和鳴幽壑淡月相偕入破窗正是楓橋漁火夜催華吟思繞吳江

瀘陰青子悵相思翠修黃危又若斯客勝看花才十日已欣駐世歷三時杖極盡出乖龍骨斑駁猶留死

豹皮難忘眠琴清暑地石閘點筆坐題詩

煙翠淒迷綠玉肥風光轉瞬已全非乍防小檻霑朝露漸見西窗滿夕暉谷口晚樵頻弛擔燈前老衲正縫衣高低襯徧黃雲隴放牧村童恣踏歸

訪秋石徑記停車鴨脚紅酣錦不如天借新霜吞暫好人來舊雨勘同疏無多筆墨荒寒畫未了丹鉛校勘書差喜日前空障破放教生白小窗虛

恩深雨露荷涵濡委蛻猶存解報無待布秋勝收積

潦今歲秋冬大水好填世路作夷塗天寒翠竹猶堪倚歲晚蒼松可奈孤勘破去來元一致不妨日日有榮枯

也教狼藉視輪蹄可似飛花循覆隄泥滓生涯禁蹴踏秋風身世任高低蕭蕭孤館醒初醒策策空廊夜自悽中夕攬衣頻起舞宛如腦膊聽荒雞

漫說東籬菊正佳連朝秪覺悶難排飄零如抱羈人感榮悴偏關達士懷枳棘幾曾除挂礙楗楠也復付沈埋阿儂別有傷心事長記供炊仰古槐

變衰如許亦堪哀三徑荒餘徧草萊旅夢五更霜角

斷閨愁九月暮碪催不斷委土隨波去曾見千霎薇
日來只遥靈椿八千歲輪囷不受雪霜摧
冶葉狂花別樣新芳時才謝便蕭辰全明梧牖三更
月又老楓林一段春永巷題紅嗟怨女空池凝碧泣
羇臣露桃亦恐知秋早路近仙源莫問津
林坰瀼後轉紛紛瑪瑙天高淨曉安極目平原宜遠
眺關心秋士最先聞論詩聊當花茵醉頻供石
鼎焚更待涉江摘翠羃華陽真逸有遺文見曝書亭集
拉雜聲中日易昏此時非別亦銷魂黃蒿市地尋金

谷白草連天出玉門縱極崇高終到地雖遭墮落幸
歸根依稀池面風花聚瞭得游魚每誤吞
茫茫對此感無端縱飲高歌強自寬秋老桑榆都失
暖山空猿鶴早驚寒幾行難辨雲中樹一樣興嗟篋
底執試問嬋娟憐惜否可曾爲爾倚闌干
零丹斷碧綴孀閨幾日不堪生意頓婆娑淚竹斑斑
洞黃隕翠等恆沙大樹飄零我亦嗟易水白衣悲擊
曲枯蘆淺水小溪灣渚煙曉冷梅根冶墟火宵寒木
葉山我亦平生最蕭瑟感魄無詞賦動江關
何殊絲竹明離筵萬種愁到酒邊江步寒生三弄
一望郊坰失岸蒼吳兒木石也神傷人來舊巷凋鳥

相鬼唱秋墳嘯白楊浦上何從聽竽籟爨閒誰復辨
丹黃柟枯橘病芭蕉碎賸有蓬蒿上大墻

布地裘裝照眼明麴塵一例媚新晴浴溪掃得僧煨
窗外衙廨裂紙尖紛紜四起撲茅檐詩尋紅樹初移
芋投甕書成客輟拼五夜落梅驚玉笛十圍攀柳感
金城與懷振觸元無異不爲悲秋始愴情

質非蒲柳亦先零落落稀於曙後星空去聲補萍蹤南
北渚厚黏馬足短長亭是身破碎猶餘綠此鬢蕭疏
可更青擬學眞如修白業貝多手蹙寫金經

殘碑壞道蘚層層弔古人來感更增石馬荒榛唐故
瀘月軒詩集　卷下　二

內銅駝哀草淚諸陵尋山窄徑妨雙屐話雨閒房擁
一燈何似空林朝旭滿郊原縱獵臂蒼鷹

戔天也擬綠章修一桁清陰乞少留不斷愁時偏入
座無邊下處獨登樓技能刻楮誠何用材可爲圭孰
見收豈有蔽明煬竈者肯于土苴細搜求

殘秋風景遽蕭森漸覺棲枝朔氣侵踏月亭皋節影
任教流謹笑予癡

春寒

東風料峭薄寒生落盡疏梅雨乍晴留取緜衣休便拆
再遲十日是清明

春日

幽居地僻過從稀剝啄無聲靜掩扉薄醉且教尋短句
輕寒猶怯試單衣菜花陌上黃如繡桑葉林中綠漸肥
莫向高樓頻縱目撩人景色正依依

題鍾箬溪大源東海半人詩鈔

一讀鴻編感慨并憐才幾輩眼常青蕭疏那許容塵俗
曲折端能寫性靈絡秀最賢偏失子文姬早慧勝添丁
便將筆墨資游戲定識前身亦歲星
滄川筆記早稱揚不獨詩名冠海昌廉豹本來推霧隱
但惜君才刀切玉碔砆也要費詞章君曾題予意中雲樹圖

題扇

臥龍何必傍雲翔萬篇著述貧非累四海知交病豈妨
又得頻君一展舒
高臥風軒得幾人有時觸熱踏街塵多緣涼友能忘暑
始信交情冷淡真

題董樂閒畫鍾馗醉睡圖

樂閒先生今北苑下筆淋漓意深遠貌出鍾馗酩酊時
四座傳觀嗟妙腕我聞老馗善役鬼何事而今但覓醉
恐是時衰氣中餒欲憑酒力降魑魅邇來僕僕有老馗將若何誅之竊恐不勝誅知君無余逃南柯
膂膺一夢何時醒點鬼簿書倩誰領宵小橫行置不聞
難免詩人素餐譏樂閒先生有意無圖成此幅慈頑愚
世人昏昏豈關酒敢誚鍾馗醉睡乎

題董鑄范蠡舟一枕夢游圖

謫仙才調最風流曾記靈巖幾屐游肯向邯鄲乞瓷枕
平生無夢到公侯

夢裏湖山感舊盟一花一草總關情可憐暮雨瀟瀟曲
回首前塵抵隔生
舊事淒涼不忍聽銷魂最是柳梢青當時賸有香溪月
照徧張星又角星

題鈕山琴蟠臨野老屋圖

松陵江水清如玉鈕氏由來推世族玉樵先生古君子
著述千言我曾讀文采風流過百年臨野猶存數椽屋
雲仍賢裔有山琴祖德難忘慕遠心已倩荆關傳舊跡
還從里黨乞新吟吾甥交君託知己君與壺山每向騷友善

壇張壁壘今年攜圖來東苕謬以題詞強相委展圖棖觸槃梓情老成雖往深仰止我家海畔高昌鄉亦有先人舊草堂老屋三開風雨破閒園半畝蘚苔荒何時得把歸帆整渺渺吳淞煙水長

寄長女曰采粵東

苦雨兼旬蘚沒階愁看新漲碧於淮七千里外平安報一紙飛來豁悶懷

瘴雨蠻煙繫夢思江鄉又是熟梅時縣知此札開緘日恰值冰盤薦荔支

湯母楊太恭人斷釵圖湯雨生參戎始汾索題即次太恭人韻

玉碎孤臣事已休深閨釵折恨悠悠謝家才調鍾家操合把丹青倩虎頭

傳家忠孝仰清門碧血丹心正氣存今日花釵膺九樹紫泥綸綍似春溫

寄蓮雙湖夫人琬貞

雙成小謫下西池絕代才華絕世姿亂石松風揮雅操微雲衰草寫新詞千秋業在傳何愧三世交深見恨遲先祖嫻雅堂集有與令祖東亭先生倡和詩倘得一樽同聚首好憑賡和訂心知

哭子啟兒二首

往事驚心乙亥秋故園負土植松楸兄歸營先君葬事爲思弱妹經年別曾向荇溪市月酤吟興苦因貧病減宦情早似水雲浮臨歧一語猶堪憶十築蘋洲勝鷺洲兒嘗欲居金陵

更記前年奉諱初吳門握手淚霑裾西戍夏先慈見背兒扶柩旋里相遇于吳門奔馳水陸神先悴歸去田園願已孤竟使西葬悲失路忍教南阮哭窮塗只應慟絕青春婦編袂空房泣夜烏

白桃花

素影亭亭媚豔陽天然標格擬梅妝小門夜靜常延月古洞春深尚有霜忽覩瑤華驚牧豎肯隨紅藥引漁郎前身原是西池侶別具仙源一種香

題湯雨生畫梅樓圖

暗香窩底倚雙眉絕勝孤山客獨眠未識幾生修到此萬梅花擁雨詩仙

春風樓上畫圖開明月梢頭翠羽來大似我家清夢裏
縞衣無語立蒼苔

題壺山甥紫藤花館圖

我初過君家訪君池上室脩然遠塵囂池水湛深碧雜花羅庭前紫藤猶未植而翁擁圖史晨夕事丹墨絕藝各精妙幾與鄭虔匹坐我春風中詩義互剖析烹煮佳釀傾談每終日荏苒三四年重來境猶昔此花已覆架蓓蕾珠綴密翁嘗顧余笑前歲種池側今春始試花君來適相值開樽共欣賞覓句破岑寂歡言燭見跋斯

樂難重得歲月如逝波霜鬢不復黑風木泣泉魚意氣苦摧抑鳳雛弱一个老懷倍悽側致疾良以此一旦遽奄忽懷才竟不遇造物安可測病絕失怙兒終天恨罔極恐傷慈母意有淚不敢滴椿萎翔復枯悲來無時輟繪圖誌永慕耿耿心不釋嗟我亦鮮民展卷不容默境異情嘗殊感舊淚霑臆

次韻董氏長姑　懋芳見懷

善病工愁悔作詩虛名妄想總成癡年來結習消除盡只藉蓼莪與護持

上海 趙棻 儀姑

題沈東江先生謙手書五律長卷

干戈滿天地一老獨吞聲但識生前恨遑期死後名墨痕猶慘淡詩筆自縱橫千載欽高潔東湖水共清

水仙

翠袖黃冠碧玉衫合將女史署冰銜水晶宮與紅塵隔素質瓊蕤自出凡

杏

深林搖曳酒家旛暈雪融霞拂畫簷舊桃厭太紅梨太白得中惟爾稱穠纖

繡毬

玲瓏琢就水晶毬渾似交加蝶趙采繡出團酥如玉樣化工曾學女工不

木筆

莫問江郎夢裏因一般脂粉不同塵東皇付與凌雲筆寫出陽和大地春

月季

嬌紅嫩白欲銷魂日日清泉灌玉盆只解花開與花落一生從未別寒溫

棠棣

小朵蟬聯簇絳霞詩歌華鄂漫興嗟莫教一旦風吹散輸與籬邊姊妹花

蓮

出水紅衣不染塵繁華那屑鬬三春天然姿貌無雕飾原是恒河佛化身

鳳仙

喚卿菊婢肯麾不一曲瑤琴小院秋贏得九苞文采好吹簫伴侶在秦樓

秋海棠

崔秀才家舊侍兒啼妝和淚暈胭脂斷腸人倚閭干立秋在西風日暮時

題王硯農徵士之佐癸未繪水畫冊

浙東西本水雲鄉誰料洪波易致殃一夕颶風三尺雨桑田滄海共汪洋

寥寥墟落乏襄飧閭里空推假貸恩蒿目不堪人疾苦

繪圖愁殺鄭監門

送積仲姪階升

臨岐猶絮語姑姪最情親經史宜勤習禽鹽莫患貧定知歡聚處應念遠離人此別無多日重來又好春

連雨寒甚春事杳然率成二絕

韶光何事太遲遲惻惻餘寒似早春欲卸敝裘心轉怯燈火寒窗悔折菱

浴蘭誰更向湖濱

節近清明暖欲回朝來又聽鄉轟輕雷郊原莫問閒桃李寒勒梅花尚未開

書感

如環愁緒總無端儉歲持家事事難斗米直須錢五百相逢不敢勸加餐

誰能未雨早綢繆往往薪躬職是由覓得樵人休論價朝來幾有斷炊憂

哭袁氏女曰采

玉竟成煙珠委塵空將孽果話前因八千里外魂猶滯廿七年來志未伸弟妹頻番希聚首庭闈此後黯傷神最憐襁褓遺嬰弱一樣生爲失恃人

寓感

不寐頻欹枕春雷日夜鳴中年諳世味歎歲悟人情體弱寒先覺愁多夢易驚扁舟歸未得來日又清明

題陳心壺夫人 珠寒燈憶手圖

緣隙風搖小穗紅一編午夜記丸熊童烏早逝倉舒天燈火寒窗悔折菱

羊祜金環事恐虛釭花照壁淚沾裾重門深掩黃昏早怕憶當年爲倚閭

先司農公藏書最多聞今散佚殆盡近見槓兒購覓苦無善本感而賦此

棖觸前塵淚點濃頓哀門祚廿年中從教萬軸償逋負轉免連楹飽鼠蟲手澤關心徒慘惻風花過眼任西東外翁今日如無恙應學香山付玉童

冬日感賦

小閣寒生徹夜風朝看暖日又融融晚菘場地芽偏綠老樹參天葉轉紅無限情懷仍黯黯有涯歲月故匆匆從教世事多翻覆贅眼春回薺化工

老農歎

今年三伏天不熱陰雨連緜少晴日低田秔稻熟已遲
那更飄颻半無實猶恃山田慶有秋黃秔定卜倉箱收
豈知秋分前十日嚴霜一夜飛山頭老農朝來淚不止
忍見嘉禾凍將死半年辛苦竟徒勞功敗垂成有如此
嗚呼上天視聽在吾民蒼生疾困誰當仲側聞召杜膺
薦擢彼哉長吏何其仁

讀史有感

佞臣狎客恣追歡齒冷旁人不忍看共說東昏甘賤辱
誰言叔寶有心肝五銖當復談何易半壁偷安事亦難
故壘重瞻是也非穿簾拂檻鎮相依舊時王謝都零落
莫向烏衣巷口飛

紫領紅襟結侶過年年安樂此行窩鴛鴦何苦於文采
天生萬物判升沈鸞鳳曾棲枳棘林危幕將焚人未覺
知否人間有畢羅

依人廡下亦良圖草舍華堂本不殊莫忘主人情義厚
不應背議到微禽

護雛爲爾去貍奴

題王鄒波 濤 聞春圖

欲綰韶光住芳筵酒暖頻驚花春一夢風雨夜三更萎
尾今宵宴遨頭異日情攀留何限意好爲倩閻荊

杜韓鼎立誠堪並慚愧吾生亦戍申 見集中舉鄉飲賓詩自注

題曹 大經 海槎圖

垂老心力減凡事付慵惰所好惟觀書寒暑忘勞瘥几案時縱橫箱篋從堆埜今年鼠大惡橫行日益夥利齒錐脫囊捷足箭離笥跳擲銅銚翻奔竄磁瓶墮嗤嗤裂窗紗咋咋壞衣衽布帛密緘縢餅餌煩扃鎖復恐損我書終夜數起坐舊畜一貍奴其懶乃過我飽食但酣睡衰病步顛跋聞風氣先憪鼠石貓則左家人苦紛擾相顧愁無那伏弩設學宜百計無一可范君誠賢鄰惠我銜花朵皆眼擊電輝金毳垂雪韝何止價十金不費鹽一裹故老言佳貓手撫毛出火腳短尾欲麤趫疾定勇拙詩敢云報厚意良足荷

題王蘧波韻園圖

剡藤尺幅倩荆關臺樹參差水竹環一白艮工傳妙筆果奮威礪齒牙一舉殲幺麼從此快安眠高枕夢魂安好憑星宿認西東春星草堂

令人神往好溪山

名園風景四時同竹徑松屏面面通倘入此中迷向背消盡爐香冷篆煙幾回欹枕思悠然淋浪徹曉聲猶急一點青燈耿未眠

世業青箱萬卷該錦囊玉軸絕纖埃鄰侯自具神仙骨肯羨衣魚食字來　小琅嬛

十斛緇塵盡掃除晶瑩光映玉蟾蜍此中空洞原無物形骸放浪冥成癖小築還同不繫舟省識高懷如止水何煩明鏡寫清流　鏡舫

似水光明若谷虛虛白

禪宗妙諦孰能參金粟香中白露涵悟得洛翁無隱意小山深處築茅菴　樓禪室

小閣登臨豁遠眸碧雲紅樹媚清秋道場山色苕溪月幾枝雪後傍簷斜未到春來已著花爲恐花神嫌冷淡并向詩人筆底收　咏霓牕

金樽檀板度年華　梅花山館

老猶孺慕世應稀誦法遺言志豈違日日影堂香一炷寸心聊可答春暉　清芬

名跡鍾王世已無後來墨妙重唐摹幾番傳刻眞形失歐趙搜羅未是迂　翠墨

幽篁絕似輞川莊彈罷平沙又履霜自是胸中成竹在肯教古調等閒忘　琴眠

從他日月轉雙丸一枕遽蘧夢自安笑我利名忘不得
繁華但解羨邯鄲蝶隱
披圖錦蔚與霞舒麗句清詞我不如敢擬鴻才蘇玉局
揮毫中隱賦幽居

冬日書感

節序匆匆一瞬中關情又值歲將終開簾乍喜迎朝旭
墐戶先教禦朔風隨俗敬譽心自恥與時俯仰術難工
平生忤世多由此豈是耽詩竟致窮
波翻雲詭我誰從磊塊難平一寸胸樂正豈能証賡鼎
不歸正坐貧無田槐堂貴胄才地美收藏此幅經幾年
溪光嵐翠當我前悅疑重到舊游處載酒泛月新秋天
風流駙馬擅神妙倘逢顧陸知誰妍浮沈宦海豈我願
長江渺漫山蒼然老松下蔭琥珀波懸流上濺珍珠泉
茅廬數椽傍林麓漁舟如葉浮平川黃州風景畧相似
江山絕美非家山特愛疊嶂疑青壁陳林淡遠境幽絕
擬東坡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詩次原韻
敢學劉伶薄二豪不惜精神研典籍豈甘性命徇錢刀
心田肯使容蕪穢慧劍揣須取次薅

葉公原未好眞龍熟經世路知夷險漸覺人情有澹濃
孟母班姬千載上茫茫何處覓芳蹤
急雪顚風暮復朝開緘青史遣無聊昔時珠櫝猶知重
此日琴材竟蓋焦軒鶴遭逢從俗棄井蛙跳擲向人驕
易牙倘使生斯世未必能將衆口調
迂疏何得免譏嘲自信非才類苦匏酒爲嚴寒頻挹注
荒唐如讀南華篇

題鮑聽香正言聽烏圖

鮑君至孝曾閔徒哀啼愁聽霜天烏老烏引將八九雛
飛鳴食宿時相呼雛成反哺娛桑榆暮齒不復憂罥罾
滿紙塗鴉聊自適小窗燈火忍輕拋
一朝羽化殞厥軀衆雛如泣聲嗚嗚聞之淚下沾衣襦
同心相感誠非誣斯意豈爲乞巧工摹水墨傳出心縈紆

坐令觀者生悲吁我初去國來西吳庭園無恙雙親僕
豈知一別歲月徂靈椿先萎萱復枯烏私莫遂厪克孤
輸君孺慕久不渝忍教握管題斯圖

題畫二首

紅梅

拈毫欲寫出塵姿本色猶嫌不入時但得歲寒標格在
不妨從俗買臙脂

墨梅

無多筆墨故翛然寫出凌寒第一仙自是高人都愛冷
八成市虎一旦惑杯蛇重話當年恨難禁淚似麻
遠道音塵隔歿十七年狂奴仍故態弱女竟重泉家
養親甘屈志捧檄類毛生豈是風塵吏何慚月旦評
書還鞅掌塵論自縱橫祖德期無忝天心玉汝成
三宿眞成戀經過路不迷若溪尋昔夢甥館鎮單棲情
話連晨夕雄心雜鼓鼙漏長頻翦燭風雨夜淒淒
不負雲閒派工爲洛下吟襟期歌寶劍身世感焦琴并
乏胡威絹休論陸賈金萍蹤欣遇合良友契苔岑
偷閒拋手版小住且爲佳聊當珠擎掌渾如月墮懷歎
場酣竹葉傑句鬬松牌預想團欒宴差肩弟妹偕

讀明史于謙傳

隻手金甌竟握牢忍將西市作鼂勞羣思遮地心何怯
一力回天志不撓死遣王陳臨渤澥尾氣凌曹石等鴻毛

讀史有感用子瑜韻
千鈞一髮孰能牽謝語流傳忍更詮何物烏夷來據地
幾時漢將降從天原非蛟鰐窺難制果是麒麟豈待鞭
我欲乘槎陳帝閽盲風怪雨蔽前川
千萬生靈棄若灰何煩袞鉞到南雷未聞號令風行肅
但見租庸火急催謗滿中山冤深天室氣空隤
阿誰肉食居臺省能把狂瀾隻手回

槓兒挈飴孫同赴海昌閶仍居舊室感懷今昔書此寄之
一艇攜雛泛碧瀾堵鄉重訪古鹽官蕭條孤館殊前度
寥落名園改舊觀橋下波明憐影獨陌頭花盡惜春殘
畫眉窗外娟娟月猶照當時六曲欄

小病書懷
病餘筋力更衰羸頭日攤書靜掩關憂思循環來不已
年華逝水去無還語防忤俗常思默詩與傷時著意刪
胸次可堪頻作惡羨他梁鴈自安閒

送徐滇生表姪（鍾）之官雲南
南州孺子中外親世載離合難具論天涯薄宦衙恤返

父母謂他人浪惹浮花更誰惜荏苒芳華十七齡柳眉
蓮臉擅娉婷舞衫歌扇心先厭角彩尋歡淚欲零拋卻
煙花遇佳耦紅紬眞作千牛婦願若夔蚿各自憐願爲
鶼鰈常相守無端海上陣雲霾旁午軍書火急催六月
從軍邱燭暑三秋望遠妾銜哀广聞猾虜氛尤惡礮火
橫衝船竟獲賢愚一例伺鯨鯢化沙蟲與猿鶴惡秏
傳來碎妾心從玆精衛是寃禽原知毅魄難終覓甘向
澄江抱石沈豈是徇名驚世俗庶幾一死湔前辱志節
應堪媲緑珠功名未許追紅玉埋香抔土間江濱過客

瀟湘軒詩續集　卷上　十六

停車薦白蘋好待他年褒節義輶軒定有采風人
姚珊濱表兄前機有書見問并附以詩賦此奉答
積雨兼旬薄蘚侵忽傳雙鯉尺書臨叨叨質語濃于醴
落落親情重似金展卷頓忘連日病挑燈便與徹宵吟
蹉跎身世滄桑感詩外還應仔細尋

題珊濱井眉詩存

軒轅廣載傳禹泉風雅一變成離騷紛紜歷代多作者
意各有在非無聊後來乃有啾名客風雲月露觚爭操
或云沈鬱效老杜塵羹土飯嗟虛枵或云豪放追太白
或云沈鬱效老杜塵羹土飯嗟虛枵或云豪放追太白
並名禾安均在臨安縣境東即謝傅所游西爲
許邁故宅後人但知有謝傅故洪平齋詩云西
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東坡詩亦無

一語及許余因作此解之

東西並列兩巖名賢相眞仙豈重輕何事詩中遺許邁
想緣功不及蒼生

送子瑜之官杭州

君家先業縣雲祁浙西政績稠人稱子孫相繼莅茲土
鴒鶺鵲起何烝烝諸郎濟濟擅詞賦瓊枝朗澈冰壺澄
龍媒作駒已神駿鸞鳥破殼旋飛騰人生出處有定命
行藏蹈當年會一朝俯首廁簿尉鹽車未免悲填膺
偶然休暇事游覽襆被獨貫扁舟乘重過草堂話疇昔

艱危屢試時兢兢自云禍福久不計清濁無復分淄澠
開樽聊作軟腳局翦蔬斫鱠邀吟朋酒酣慷慨論時事
雄心恨不荆舒懲揭來渡江訪建業浮屠絕頂窮攀登
長江萬里波浩瀚鍾山千仞峯峻嶒歸來詩境益排奡
英辭傑句揮溪藤儻書行約不容緩匆匆話別情難勝
卑官任力乃其分敢辭奔走勞行藤他時大府列薦剡
位業何止哦松悉雙鳧五馬要有日但視宦跡來吳興

甘棠未翦輿誦好世作遺愛猶堪徵此邦民醇吏多暇
乘輕蓋日清香凝玉湖金井悉吟眺紅亭白塔輝觚棱

我詩更可當息壤懸知不爲山靈憎臨行贈言更有進
莫恃才氣多憑陵大智若愚巧若拙俊俊誠恐疑詭矜
鉛刀豈無一割用何煩寶劍驅蒼蠅藏鋒斂鍔養精銳
盤根錯節見材能從來惡石愈美疢詩非臧炭投寒冰
往哉努力述祖德家聲勿替如傳燈

題王惕甫教諭曹墨琴夫人合裝卷子

憶嘉慶元年夏蔡 侍三叔父潤圃公讀書叔父
喜書畫所居屋五楹懸挂殆遍月一更易卷舒
藏弆蔡 恒助之會見先生所書楹帖偶問之叔

父曰此吾友吳人王惕甫令之通儒也蔡 心識
之後四十年獲覩曹墨琴夫人題字知爲先生
德配亦心識之今秋姚珊濱表兄郵寄此卷屬
題其詩句清新書法蒼潤洵可寶貴加蔡 嫥陋
何敢妄綴一辭惟是先生久歸道山夫人繼逝
而吾叔父亦于去年棄養絲竹生塵門祚衰落
展玩之餘不勝今昔之感爰書數語并繫以詩

文章海內老經師更斂光芒入小詩野鶩家雞渾不辨
高懷只許孟光知

寫韻分箋伴冷官練裙疏食有餘歡從今攜手仙山去
定識前身是彩鸞

一門叔父有中郎曾說聯鑣翰墨場今日卷中瞻姓氏
回頭四十六星霜

飛鳥歸來僅十年錦囊玉軸付雲煙傷心老輩今誰在
夢到家山一泫然

讀樂天花前歎亦作一首但借其韻不擬其意也

樂天昔賦花前歎與我同年五十五公云禍福非天爲
我信彭殤皆自取芝蘭由來愛空谷松柏不聞憂瘠土

凌霜做雪須定力墮淚飄茵果誰主可憐薄植闕穠華
如痂學歌跋學舞榮枯造化本無權莫爲花枝怨風雨

寄懷積仲開封子瑜揚州

玉抱蘭襟並軼羣詞壇筆陣早能軍賦成梁苑花千片
夢到揚州月二分倘憶牽衣惆別酒定應躡屐望停雲

河聲嗚咽簫聲怨一樣登臨悵獨聞

題樂閒破帆圖

先生號破帆帆破終無玷迅疾非我爭迂緩從人貶破
帆雖破猶可修卷舒在我心悠悠圖成賦詩寄至理鶚
鵬同此逍遙遊君不見虎頭畫手推宗匠如此丹青應
不讓懸知嘉譽稱嘉名行人安穩帆無恙

讀史雜詠三十首

遐想方當漢業隆頻施撻伐懾羌戎三軍勇快憑元帥
四海安危繫相公優武不妨仍置堠揆文何必定韜弓
欲排閶闔愁無路呼吸誰言帝座通

昔年左相領藩封嶺海銷兵罷置烽馬援未嫌譏白帝
田疇竟忍賣盧龍請盟南詔窺無備起舞完顏漸不恭
可惜前籌饒勝算邊防一旦壞凡庸

酗人狂藥自遐邦抗疏曾驚汲黯顰政績潁川傳第一
才名江夏本無雙中傷豈憚含沙蜮逐妄羞如吠影龍
任爾悠悠譏首禍老成憂國志難降

達夫休愧激昂遲想見批鱗極諫時何日更開陳軫口
只今徒恤史魚尸能持臣節生無忝欲悟君心死豈辭
皋復有靈終不瞑關中父老涕空垂

名分從來辨等威尊卑無奈禮多違解稱五霸今猶少
能讀三墳昔已稀戡暴安良名實爽斂財聚粟計謀非
閭閻凋瘵民何告肘腋先愁伏禍機

琳宮梵宇蕩無餘荒穢憑誰一掃除枉費馬肝頻饗士
試看螳悴竟當車殘民不顧神人憤參城都忘府庫虛
聖主宵衣勞軫念受降亟爲報宸居
可能一一試吹竽自古賢才定預儲莫待臨淵纔結網
何堪失楫始求蘆悲音黯黲鴟鴞樹殺氣憑陵虎負嵎
會見廷評明執法賞功罰罪幹鴻樞
樂輸不止盜糧齎粟帛魚鹽盡取攜失志青衫折簡
無辜紅粉痛摩笄流離骨肉填溝壑棄甲曳兵滿澤圭
是處危疆殷戰血幾人慷慨感聞雞

竟猛兼施政令佳盡臣心迹比高齋欲拯民困羞敲骨
未報君恩忍乞骸仗節戍兵恢至計傾襟下士做虛懷
獨憐同調遐陬謫幾力籌邊夙志乖
五事能修自弭災漫傳夏雪又冬雷將歸莫擬琴三奏
飲至猶賒酒一杯折檻朱雲無復恨投荒寇準有餘哀
大風歌後英聲在想挈雲飛猛士來
島嶼孤懸鉅海濱當關虎將勇無倫從戎已分埋輪死
兵鋒未接早魂消勇氣翻輸魄虜驕南海龍鼉均有前

誰料梁王督涼雍二矛驅介鎮逍遙
沒向青編溯舊聞感懷撫事思紛紜三驅獲獸知良御
一怒安民賴聖君北固樓深餘落日西陵松柏起愁雲
忍孤圭玉酬庸厚載筆明堂待策勳
得喪從來在一言如何輕率撤籬樊艾亭成豈疑冏紀
黎樹盟難信止諸掉尾已欣魚脫網噬臍應悔鶴乘軒
憐他良將埋鯨窟國事無裨死亦冤
不儻因循誤素餐郭開賣趙罪難寬脂膏利竭盤龍浦
粉黛香埋哽鶴灘黷貨儘教金作塢致書底用蠟封丸
生曹死蔡紛紛是伎馬無人一奏彈

威望親臣重斗山貔貅坐擁鎮巖關官羊法酒連宵宴
緩帶輕裘盡日閒義旅枉誇吳卒勁元戎偏類趙王孱
檻車不比徵盧植聞說明珠滿載還
逆燄妖氛歷歲年符離兵潰尚安眠書江空設蛾蛆壘
破浪非無蛺蝶船有愧貳師能畧地卻疑寇國欲屯田
龍驤枉錫將軍號爭肯身臨不測淵
兵鋒未接早魂消勇氣翻輸魄虜驕南海鼉鼉均有前
東明魚鼈竟成橋惟知劍舞吹長笛盼斷鐃歌奏短簫
誰料梁王督涼雍二矛驅介鎮逍遙
松生澗底苗山上長夜漫漫恢不晨

潰卒披猖甚寇抄有司無計遏喧呶園葵不食空留恨
社櫟非材且解嘲小信休嗤旌徙木大言誰敢責苞茅
翻將選懦誇持重何日氛埃靖四郊

文武和衷共擁旄撫民辦賊仗賢勞倉皇一旅終恢復
訐直千言竟阻撓練卒空教牛渚集奇功可惜鶺河逃
騎驢安穩歸田里魏闕心懸感二毛

懷安殆欲衅干戈陸賈空傳屈趙佗坐失事機惟退避
行看儲蓄漸銷磨潛蹤鬼蜮來偏速轉眼光陰去已多
太息蜩螗同一喙道旁築室竟如何

匈奴未滅敢云家懷古茫茫一歎嗟有恃且憑金穴富
無功豈畏玉門遮荀營倖返宜爲戮鄒洩雖賢忍自誇
莫負中朝宣賜意朱輪華轂燦如霞

陶鑄羣生任棟梁未能無短且無長開門揖盜心猶怯
閉戶修齋計亦良校尉頓忘收瀚海丰章決意棄襄陽
可悲黎庶遭屠戮詢有人朋鐵石腸

誰解爭先得意鳴虛傳李勣是長城就刑東市增悲惋
諸價西園費品評從政斗符何足算殘軀甲仗可憐生
平時衣食關租稅恩重須知性命輕

功成作樂和韶咸干羽虞廷藉至誠進退幾人參國是
起居凡事畏民碧歌緡勒心徒壯戒愧兜鞬口未緘
敢告緹油宜奉職千秋得失在琅函

題月冷峯青圖

從姪霞北 維嘉有妾李二姐京師人震莊以府

經歷分發廣西道出漢陽病卒二姐吞金以殉

年僅十九族姪右卿光弼遷其櫬歸厝宗祠側

爲作此圖

亂峯銜冷月悽絕暮汀前屬纊江南客收帆漢北船盛

年傷玉折甍志勝金堅想見從容際丹青莫可傳

吾祖痴王事傳家有素風餘慶三世後大節一門中

幗能知義泉臺倍慰忠四川有慰忠祠祀金川殉節諸公先祖與焉先塋歸

骨晚今幸九京同

次壻王崑圖 錫珍有江西之行詩以送之

湖海王郎志逍遙賦壯遊鶯花三月暮煙水一江流風

送滕王閣詩題庾亮樓依然眞得策努力念貽謀

題珊瀛金鉞沽酒圖

悲懷元相眞相似良朋萃止一斗無耀首有物春可沽

髻鬟鬻市充杯酒髮髯社家會老姑當日丹鉛傳韻事

姚合年才二十四只今騎省已華顛酒酣叙分淚猶潰

攜來行篋復幾年天涯朋酒頻更遣煙雲一幀情千古

不誤營齋十萬錢

張茂仲弟

落寞家門百慮煎那堪哀樂逼中年向平難遂遨遊願

逸少何甘翰墨傳蓋菊舊花時悲輟瑟鶺鴒原外慟摧弦

傷心煮粥猶前日病枕吟成一法然

題錢雪枝照祚孤麓校書圖

不信琅嬛許賃居湖光山滌繞精廬幾多清福容消受

快讀人閒未見書

十頃坡瑳照眼明晨昏鉛槧一編橫崇文若錄多珍祕

副墨藏家抵百城

良友招攜愜素心紆紅許緣共研尋笑他水磨吹簫客

只有商卿伴苦吟

吳越高樓昔看經天然圖畫入丹青舊游倘覓題名處

笑指孤山放鶴亭

呼之欲出人仙紙舊夢悠悠半生死閣蘚深已十載餘

題董樂閒臨吳仲圭墨竹卷子

溼上老居士今之梅道人閒將墨爲戲解與竹傳神瀟灑能醫俗淋漓總過眞虛心參靜趣舒卷不嫌頻

哭王氏女曰琛

十年離膝下一旦遽泉途遠道憐夫壻傷心泣衆雛生原同夢幻病或誤醫巫知否庭闈慟臨風淚欲枯

題陳抱之經學書圖遺照

八法雖一藝運腕乃其職觀健含婀娜有筆復有墨伯英見爭道技進快胸臆右軍擅精能神妙由心得眞觀薛儒所工非一式顏公出新意勁節在筋力誠懸以筆諫聽者爲動色乃知古之人事事見學殖陳君好書帖頻年處硯北晨夕事臨摹揮灑無停刻追計衫袖烏何白君藝殊精純遐哉渾噩風合署無懷民

題葉清甫熊補華精舍圖

卜築宜清曠慈顏奉錦閨輿軒開自適花竹靜相依入畫裴臨海稱詩宋廣微芳庭舒愛日珍重此春暉

極

千間樵溝一蘇齋落成詩次韻

南宋宮闈雜詠一百首

中興艱鉅一身肩（宋史后妃傳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金人圍汴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迎王即皇帝位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爲隆祐太后）

徽音曾說孟家賢無罪緣何竟棄捐劫火餘生天意在（宋史后妃傳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金人圍汴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迎王即皇帝位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爲隆祐太后妹嘉國夫人從三宮北遷上皇遣酈劭齎書迎夫人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劭劭還上皇曰幸爲吾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

難浣金風絕塞塵勸誅梁福豈無因如何當日蘇丞相枉他絕域寄金環（宋史紀事本末韋后臨朝汝曰歸語九哥與韋氏二人同一長官潛行從旁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呼韋夫人爲阿母於是知韋夫人已爲蓋天大王之妻也四朝聞見錄梁福帝姬自言於上上遂以高士儼尚主一時寵渥莫之前比蓋徽宗崩有一女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韋太后歸自北方詩高宗訣汝曰哥被番人笑汝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汝已久上以太母之命寘姬於理獄具誅之東市或謂太后與梁福俱處北方恐其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梁福死家巷鬆器物不堅實故至今謂之顏子生汝曰南宋相眼顯仁本會稽人蘇丞相頌致仕居丹陽有老婢章出宋家爲尼嘗給事蘇丞相其妹即顯仁也初攜登頌榻通夕不已頌曰此甚貴非此能住宜攜以入京會哲宗擇室女二十人分賜諸王顯仁在選入端王宮暨即位才一幸而生太上）

餞別宮廬淚滿衣生憐同去不同歸一杯相勸腸應斷

亭署迎康夢亦靈讀書萬卷佐彤廷臙脂卓爽渾閒事

日費喻糜寫石經（談薈高宗皇后吳氏父吳近嘗夢至一亭曰迎康旁植芍藥一枝獨放一花花下白羊一隻后以乙未生高宗爲康王時選入宮按迎康宋史后妃傳作侍康朝野雜記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耶張婕好掩口笑曰禁墨絕人老學菴筆記高宗在藩邸椅子錢后讀書萬卷翰太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好好捲香作椅子耶中用臙脂皁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改用稍倦即命后續書史會要帝嘗書六經賜國子監刊石）

虛位中宮十六年情深故劍史嘗傳若無好問紓忠讜

纔鼓南風早改絃（宋史后妃傳高宗憲節邢皇后紹興九年崩於五國城金人秘之高宗虛中宮以待者十六年顯仁太后回鑾始得崩聞又踰歲賢妃邢后北遷妃未有位號帝即位將立爲后呂好問諫止之立賢妃）

論詩讀畫侍宸游絕豔清才說大劉想見芝泥紅沁紙
奉華小印擅風流 華下紀事德壽宮劉妃臨安人入宮以紫霞帔轉宜春郡夫人進婕妤復封婉儀皆有寵宮中號妃爲大劉濮子婉儀爲小劉嬪子志雅堂雜鈔李伯時盧鴻草堂圖曾收入高廟劉嬪子位者有奉華大小二印
內家善譜玉鞾笙敵國傳聞想豔名立馬吳山緣底事新詞休怨柳耆卿 德壽宮起居注太上召小劉貴妃獨坐亮曰向者梁說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天下之絕色也今一舉而朋得之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密寫臨安之山湖以歸亮令圖爲軟障而圖已像策馬於吳山絕頂是時已有南窺之意及聞人唱柳耆卿望海潮曲皆錢塘景物亮開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賢志名堂意自恢暮年底事反生嫌勑追告命非常制
此舉當時似過嚴 宋史后妃傳憲聖慈烈吳皇后取詩之義屬其堂曰賢志又才人李氏王氏俱明豔涼熙末上皇愛之及崩憲聖見二才人每感憤孝宗即追告命許自便蓋非常制云
預擇元良降德音嬰年調護敦堪任婕妤招手天顏喜
默喻君王付託心 宋史后妃傳張賢妃建炎初爲才人有寵進婕妤帝欲擇宗室子養禁中輔臣問帝以宮中可付託者誰也帝曰已得之矣意在婕妤已而伯琮入宮年尚幼婕妤與潘賢妃吳才人方環坐以觀其所向婕妤手招之遂向郭瓊瓊與許柔柔豔舞嬌歌樂燕游德壽起居留記注
南朝天子本無愁 德壽宮起居注小劉婉容進白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令內人郭瓊瓊許柔柔對舞太上并以瓊瓊柔柔兩內人賜官家上再拜謝恩
受冊長秋翟茀膺異光穿室記休徵最難介弟敦清節
勸易糟糠竟不能 宋史后妃傳孝宗成恭夏皇后之生也有異光妃穿室又其弟執中弗爲動時婁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執中與其微他日后親爲言執中誦宋宏語以對后不能奪
慈儉先教減膳羊故衣何異曳綈裳崇謙遠侈垂明訓
令德端宜匹壽皇 宋史后妃傳孝宗成慈儉減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賢妃性儉謝皇后

新歌重按聚明良 胡銓經筵玉音問答隆興元年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命予坐于側旨喚內侍廚司滿頭花簇酒初盞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賀新郎旨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予曰此酒當滿飲食兩味鼎煮羊胡椒醋子魚次盞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食兩味鼎煮羊胡椒醋子魚次盞蒙旨潘妃取玉龍盞至又令蘭香取明州鰕脯至特旨令妃勸予酒歌聚明良一曲上大笑曰此詞甚佳正愜朕意又謂予曰此妃甚賢雖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即唱勸酒事可見矣上謂予曰卿可酌一杯以回妃酒予曰內外事珠臣恐明日朝臣議臣之非上乃拱手答曰此朕之誤言也又自取酒親酌賜予食兩味胡椒醋羊頭肩珠粉及炕羊炮飲食畢上乃移步至明酒再酌滿飲頃間天竺鐘聲池畔柳中鴉噪矣
過宮章疏淚如麻蹲馬從來必破車嘗藥寢門何等事猶將飲酒勸官家 宋史后妃傳光宗慈不朝太上幸執侍從臺諫請帝過宮帝感悟亟命駕朝重華宮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遂傳旨罷還宮

漫誇宜笑復宜顰恩寵誰言可庇身不見黃壇燈獨滅
何曾一意事明神宋史后妃傳光宗黃貴妃有寵因帝
親郊宿齋宮李后殺之以絕卒問是
夕風雨大作黃壇
燭盡滅不能成禮
聰明機警解詩書芝蕙無根語豈虛不是尋蹤能力阻
玉津園外已回車宋史后妃傳宋宗恭聖仁烈楊皇后
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自稱楊氏頗涉書史知古今注復
此者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頗涉書史知古今注復
機警四朝開見錄慈明陰贊宮闈皇誅侂胄宮皇時簡輔
出玉津園召用簽批院司前往追問韓太師惡明持箋
法且對上云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宮皇哀淚而止
歌舞樓臺戀浙西故宮禾黍任淒迷可堪一角殘山水
只倚楊家妹子題珊瑚網世評馬遠畫多殘山剩水不
過南渡偏安風景耳又稱爲馬一角

書史會要楊妹子楊后之妹
書似甯宗馬遠畫多其所題
黑祲年來寢不住北風淒緊過長淮傷心降表僉名後
剩有醫官奉御牌吳萊淵穎集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
淒然淚下汪元量水雲集理宗崩見淮上有黑祲十餘年不散
僉名謝道清宋史后妃傳理宗謝后臨薨書遺表臣妾
雜鈔醫老張防樂向爲謝太后醫官其家影堂
之上作小閣奉理宗謝太后神御牌奉之終身
閣馬丁當道路聞捨錢造寺尚紛紛官家漫笑明皇暗
未必楊妃有祭文宋季三朝政要閻妃怙寵馬天驥丁
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古杭雜記淳祐庚戌爲貴妃閻氏
建功德寺于九里松名曰集慶土木之功過于諸寺隨
隱漫錄姚勉進勸祭閻妃文曰五雲縹緲誰
叩上扃上曰朕雖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

怪得朝廷故事諳姑名久已播陶簪公子翩翩數斗南
姑緗雲夫人承恩穆陵因得出入九禁備見一時宮中
燕幸之事嘗賦宮詞七十首盡載當時盛際非其他想
像而爲者
圍城脫後入宮門惻怛言辭動至尊從此艱難瀕九死
披緇幸不辱昭孫宋史后妃傳度宗全皇后幼從父昭
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
元兵圍鄂州人有見帥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途年
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理宗乃詔后入宮甫三旬
父昭孫昔在寶祐閒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
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深異之朱亡入朝
于燕京後爲尼
正智寺而終

中原寸土已全無塊肉悲深趙氏孤一樣垂簾循故事
憐他宣旨尚稱奴宋元通鑑端宗景炎二年時播越海
猶自
稱奴
濱旌事疏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
秋風天際餞琴師夢斷孤山五字詩太液芙蓉零落盡
傷心不獨舊昭儀水雲集附錄序水雲汪元量詩集
序云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
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
琴因賜爲黃冠師南歸時幼主
淸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韻賦詩
送汪大有南還詩寄語林和靖
客應是不歸來又宋舊宮人詩
詩序水雲留金臺一紀琴書相
書告行此情愴然定知夜夢先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
故人分韻賦詩以餞其行又恭
花幾度開黃金臺下
帝
一時局人以
黃河也
詩爲贈汉

昭儀王清惠字沖華滿江紅詞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

對月悲歌酒半醒美人掩涕倚樓聽朝來爲訴飄流苦更念昭儀墓草青楊儀金姬別傳李嘉謨以鄉夜部發儋行役秋來瘦幾分四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鄰婦有倚樓泣者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叩之曰容非昨暮悲歌人乎此亡宋昭儀黃惠清寄汪水雲詩我亦宋宮人也昭儀舊同供奉極相親愛今各流落異鄉彼此且爲泉下人矣

腸斷翠車北去時江花江草不勝悲一貞自守書同死傳詞衣中絕命詞東湖友潤至元十三年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五月二日抵上都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一篇于衣中

瓶花齋叢話 卷下

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義爲北臣大難既至切數回輪妾輩之死守于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服其貞烈

故國河山舉目非甘州寺裏許雙飛六更再衍南朝識五采龍文已露機庚申帝史外聞見錄瀛國公初爲僧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滿其老且孤留一阿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四月十六夜生一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有龍文五采氣郎物色得之因求爲子并載其母以歸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宋太祖以庚申郎位開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于四更來郎轉六更故終不知更之爲庚也至仁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越十七年遂以七國仁宗即位而庚申君適以是生明宗王奉太祖詔纂序博

全盛時柳貫待制集有開元宮圖一卷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于景定辛酉公主實以是年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初理宗無子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鍾愛有司希旨爲治第帷帳供御下乘輿爲一等居牛歲猶以違旨庭更卜和寧門內東穿埂垣爲甫道內宮宮嫻朝夕迪簾問而是賜第在清湖者唯居楊氏母宋史公主傳周漢國公主甲九首大如箕集士家持衣石上是夕病有鳥愁聞伏劍與彎弓欲免慈親計已窮忠孝果然能兩盡五郎舉竟是英雄學圃慈蘇初岳白母所來者聲曰爲語五郎勉之聖人子無以老婦爲念也飛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歸本之流傳謂語競稱楊鏊并鳴冤事涉詭怪底金陀家乘作銀鮒不紀紀安娘胡鳴雜記銀鮒也武穆破鮒女欲申冤上書還牟攜

止之遂抱釵硯墜井而死樵書考宗時訪求岳氏子孫得禰祿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時給其夫高祖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候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尉並載金陀粹編則銀絣列孝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武勇虛誇廖小姑大言何必笑君禘飛來一語眞成讖後此楊幺亦被誅獨醒雜志岳公飛之破洞也其酋長乃一女子號廖小姑持刀叫呼曰今日官軍要破我營除是飛來公顧左右曰飛即我也擊鼓進師遂破賊砦生擒其酋以歸宋史岳飛招捕楊幺斬之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

督戰江中鼓亂鳴烏珠驍勇亦心驚世閒多少臙脂虎但解花叢駭燕鶯宋元通鑑建炎四年韓世忠俟兀朮師還移師鎮江以待之既而接戰江中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

中興將佐有餘思附驥偏容一佐兒幾字誤題烏石寺緣苔點點浣臙脂鶴林玉露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忠武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眞代書菱竟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臙脂浣綠苔

伊蒲齋供享緇黃想見慈悲訓有方他日符離詔心學不逢韜使奏君門

忍將民命委沙場夷堅志張魏公母冀夫人曰齋道人備史張魏公符離軍潰國家數十年所積資械蕩棄無餘方其甘旨晏然稱是心學然當萬衆崩解時一人心法遽能收拾否

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詞曰向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鬟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

枉號先生未讀書彭城柑美定何如機心畢竟輸姦檜轉向椒閹詡大魚明浙名賢錄秦檜妻王氏自俐冲眞先生王佐爲祝書省校書郎娘女夫高祖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候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尉並載金陀粹編則銀絣列孝宗時訪求岳氏子孫得禰祿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時給其夫高祖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候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尉並載金陀粹編則銀絣列孝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武勇虛誇廖小姑大言何必笑君禘飛來一語眞成讖後此楊幺亦被誅獨醒雜志岳公飛之破洞也其酋長乃一女子號廖小姑持刀叫呼曰今日官軍要破我營除是飛來公顧左右曰飛即我也擊鼓進師遂破賊砦生擒其酋以歸宋史岳飛招捕楊幺斬之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

督戰江中鼓亂鳴烏珠驍勇亦心驚世閒多少臙脂虎但解花叢駭燕鶯宋元通鑑建炎四年韓世忠俟兀朮師還移師鎮江以待之既而接戰江中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

中興將佐有餘思附驥偏容一佐兒幾字誤題烏石寺緣苔點點浣臙脂鶴林玉露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忠武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眞代書菱竟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臙脂浣綠苔

伊蒲齋供享緇黃想見慈悲訓有方他日符離詔心學不逢韜使奏君門

忍將民命委沙場夷堅志張魏公母冀夫人曰齋道人備史張魏公符離軍潰國家數十年所積資械蕩棄無餘方其甘旨晏然稱是心學然當萬衆崩解時一人心法遽能收拾否

枉號先生未讀書彭城柑美定何如機心畢竟輸姦檜轉向椒閹詡大魚明浙名賢錄秦檜妻王氏自俐冲眞先生王佐爲祝書省校書郎娘女夫高祖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候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尉並載金陀粹編則銀絣列孝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武勇虛誇廖小姑大言何必笑君禘飛來一語眞成讖後此楊幺亦被誅獨醒雜志岳公飛之破洞也其酋長乃一女子號廖小姑持刀叫呼曰今日官軍要破我營除是飛來公顧左右曰飛即我也擊鼓進師遂破賊砦生擒其酋以歸宋史岳飛招捕楊幺斬之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

督戰江中鼓亂鳴烏珠驍勇亦心驚世閒多少臙脂虎但解花叢駭燕鶯宋元通鑑建炎四年韓世忠俟兀朮師還移師鎮江以待之既而接戰江中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

中興將佐有餘思附驥偏容一佐兒幾字誤題烏石寺緣苔點點浣臙脂鶴林玉露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忠武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眞代書菱竟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臙脂浣綠苔

伊蒲齋供享緇黃想見慈悲訓有方他日符離詔心學不逢韜使奏君門

忍將民命委沙場夷堅志張魏公母冀夫人曰齋道人備史張魏公符離軍潰國家數十年所積資械蕩棄無餘方其甘旨晏然稱是心學然當萬衆崩解時一人心法遽能收拾否

賊欲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婢曰不如俱投江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尸浮數里不沒賊怒困撾以矛乃沒

女時年十四丁艾二事則宋少章弁

奉使歸奏之陳氏事則故老爲予言

化行侍婢見閨儀連袂沈淵死尚隨何事史官遺節烈

表彰端賴竹坡詩　梁溪漫志此湖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消一日過巨盜于江中欲逼之女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小曰匈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達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爲之賦二詩

白璧無瑕覓得雙縱教玉碎志難降千秋精爽依香塚

定有靈風滿漢江宋史列女傳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爲所掠擁道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爲收葬之城外江上爲雙塚以表之

笄年猶未脫香纓解使權辭活父兄一鄉市橋沈玉骨

芳名青弋水同清宋史列女傳詹氏女燕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猖獗一窠蜂倏破縣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

歸來元是去時身苦耐饑寒廿五春夫義婦貞兒更孝

一門鼎列盡完人宋史列女傳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偶劉歸寧子庚以行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今陳已貴必他娶矣盍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邊卿乎他公裕亦不他娶子庚淒長輒思念涕泣奔走淮甸逾歲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守綠蕭以自給

往其典庫莊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牖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焉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爇火開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若屢辭終不伏女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汙辱當死耳自誣女今死死將誣累楚不可忍也遂自誣女今死死將誣累楚不可

宋子士陞寄以非日出遊相遇于西跡寺南之沈氏園翁振然久之晚滅每入城必終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僧山土猶巾遺硯一振然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陶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鷺鴻照影來

應梅當時賦感秋滑南物色枉綢繆黃昏陣陣芭蕉雨小令重吟輾轉愁隨隱漫錄陸放翁衛中見題壁詩云玉階蟋蟀鳴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涼眠不得呼燈起作之蟋蟀鳴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逐納爲妾方餘半載大人逐之妾賦秋詩詢之驛卒女也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盡春由依舊留愁住

坡翁兩賦足千秋雪壁淋漓妙墨留想見揮毫揖彩袖惠齋小字寫銀鉤皇宋書錄張元黃由妻平江胡氏號惠齋有文章兼通書畫黃帥蜀中胡氏借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赤壁賦于壁間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闋于後云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眞草行書拾翠尋芳事事傷拈毫恰愛關詞鋒早梅晚杏名原稱戚畹栽來分外穠林下詞選梅姬工詞翰常賦詞相謔侮嘲杏湖庭芳云杏花何太晚遲疑不發等待春深杏嘲梅滿庭芳云梅花何太早蕭疎骨肉葉密花稀

奢借由來自佞臣珠冠纔獻四夫人十姬莫便添嬌妒別有庸流媚要津宋史紀事本末韓侂胄有愛妾張讀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以進四夫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巽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

名士傾城配恰宜勝他草草遣楊枝玉簫吹徹松陵路

檀口香喉絕妙詞砑北雜志小紅順陽公之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夔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夔章製暗香疎影二曲公使二伎肄習之音節清婉夔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舟虹賦詩云白塚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過盡松陵路同首煙波十四橋夔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公即范石湖蕭小紅幀歌而和之順陽公卽范石湖

美人香草託歌謠疑是青樓果見招恨殺夔章工虐謔無端戲贈百宜嬌者舊續聞姜夔章家仲遠嬖出外其宅人如書賓客過問必先窺來札性頗妒夔章戲作百宜嬌以遺仲遠云信馬青樓去重簾下娉婷人妙飛燕他則受其指爪損面至不能出外云

才人竟忍忘親恩書付銀花豈耄昏始信多財能損志

二疏曩昔至言存其家庭未能盡善者近得炳如親書與其妾銀花一紙爲之駭然云慶元庚申余尙在翰苑得何氏女爲奉侍湯藥人名之曰銀花余喪耦二十七年更不再娶亦不蓄妾婢至此始有銀花余只一人耳余既老不喜聲色家務盡付之子一切不管銀花專心供應湯藥檢視果茗點心二膳亦多自烹飪妙于調之節夜亦如之余七十時銀花年方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其間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你又三年矣備加身錢舊約逐月與米斛亦不願余甚嘉其廉謹且大家賢女有所不爲家勤勞我以面前洗漱箒銀器約百來兩欲悉與你對極勤勞我以面前洗漱箒銀器約百來兩欲悉與你對不願得也時其母來余遂約以每年與錢百千以代身傍無分文用取于宅庫常有推託余不應余自丙寅年欲令老莊耀見管鈔五六十石倦管事頭執云那兩

與恭人商量欲以此設鬱錢添前解庫一所繼而知府來面說且要穀子錢作佛本若要得幾錢余云用得千緡答云無不可者而宅庫常言缺錢支用拒而不從又二年遂令莊中羅穀五百石得官會一千八十貫除還八年身錢之外餘二百八十貫還房臥錢依知府曾存有批子支三百千係丙寅春所許令填上項錢余謂服事七十七歲老人凡十一年余亦忝從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計盡是筆耕有之知府未曾置及此也姑以千緡爲奩具之資亦未爲過但日卽未佈候日後議親支給銀花素有盼盼燕子樓之志而勢下容置余勉其親亦遲遲至今因其姑先逝亦合與宅庫有分文交涉及書此爲照銀花自到宅卽不合與支用過寒舍本房買些少衣著及染物並余判單妾有支破銀花卽無分毫干預他日或有忌子付宅庫正行文破銀花卽無分毫干預他日或有忌族之詈妾有與詞御將此示之若過明正官司必鑒其事情察余衷素且憫余叨叨千番盡之時豈得已哉嘉定庚午八月丙辰押

居然法喜伴維摩山色湖光映黛蛾悟徹浮生如夢幻較量儒釋意云何癸辛雜識葛天民字無懷初爲僧名義銛字朴翁其後返初服居西湖上有二侍姬一曰如夢一曰如幻

記曾金屋貯嬌慵翦綠裁紅伴箇儂嚲息溫柔鄉冷後驚心孤枕聽寒蛩絕妙好詞宏卷丁宥基伸水龍吟詞鴈風吹裂雲衾小樓一綠斜陽影殘蟬抱柳寒入戶凄音怨鶯愁不禁秋夢還驚客青燈孤枕未更深早是梧桐滴露那更夜蕭蕭雨承空歎銀屏金井醉鄉醒溫柔鄉冷紅潮褪花慵舞何心管顏葱指水絃葱懷春錦楚魂風起部張英蓉城齊藍雲依黯慘夢窗甲稾高山流水丁基仲側室善綠桐賦詠曉逢春簇仲側室瞑窗仁賓吳文英一起秋風寫梁惱都在春蔥一點上鴻低翼處翦綠裁紅倩歸鴈力微行人多在紅塵

楊氏

無能何苦蹈三台區處翻輸愛寵才會勸相公須少耐果然淮上捷書來三朝野史李全援淮時史相彌遠在朝堂束手無策誘降全軍渡江史夜半披衣起愛寵林夫人隨後見史欲投池中林急扶住泣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卽得趙葵捷書調絲理竹課餘時偶病青梅書賦詩解惜謳吟寫規諷

古今文史趙葵同知樞密院卽罷歸私第而諸姬不見葵亦訪之乃舉觴摘青梅有一姬善詩賦葵責令賦詩云水亭四面朱闌繞簇簇游魚戲荇藻六龍畏熱不敢到亭作詩云梅咋非菴日纍超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雨過麥雲飛南風不競薰人醉竹影陰深處捲衣一夢窗甲稾高山流水丁基仲側室善綠桐賦詠曉逢春簇仲側室瞑窗仁賓吳文英一起秋風寫梁惱都在春蔥一點上鴻低翼處翦綠裁紅倩歸鴈力微行人多在紅塵

道

堅貞純孝兩能兼不愛金珠性更廉教子食貧心似鐵
高風何止式閭幡　宋史列女傳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
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死不從盜刃之仆滿中賊退潮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
金珠族婦以爲已物侯恐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酹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
曰兒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甯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欲報恩勤豈是愚焚香封股病全蘇景星如月天章燠
懿孝旌門賴大儒　宋史列女傳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
以身代封股爲粥以進時夜中忽聞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煜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守眞德秀嘉之表
其居曰懿孝

虎口重慈竟脫囘願祈身代語尤哀不教奇跡終湮沒
賢守先曾目覩來　宋史列女傳童八娘鄞之通遠鄉建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搏虎尾祈以
身代虎疲釋其大母女以去始林棨得親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爲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函首當年萬口論爭如志節勵閨門九原好慰韓忠獻
不墜家風有女孫　宋史列女傳韓氏女字希孟巳陵人岳陽女年十有八爲李所掠
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珊瑚宗廟供奠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當血刃死在席完漢上有
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波濤心肝

智脫夫君已足賢舊盟死守志尤堅至誠博得天心佑
再世重教續斷絃　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元兵至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
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
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因奮搏之乃被殺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
甄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
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人嗤頑鈍齒應寒往事羞誇破鏡完不學裙釵甘媚賊
黑龍猶是有心肝　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爲吏嘗貰官錢在圄屬其孫往償于葛宣義葛宿
夢黑龍繞其廳性覺而異之凡與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如數付之陳既出詣
葛謝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許之葛巨富無子理正葛寇也以長女亦被獲以往乃以幼女歸之陳
其居曰
懿孝

虎口重慈竟脫囘願祈身代語尤哀不教奇跡終湮沒
賢守先曾目覩來　宋史列女傳童八娘鄞之通遠鄉建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搏虎尾祈以
身代虎疲釋其大母女以去始林棨得親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爲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函首當年萬口論爭如志節勵閨門九原好慰韓忠獻
不墜家風有女孫　宋史列女傳韓氏女字希孟巳陵人岳陽女年十有八爲李所掠
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珊瑚宗廟供奠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當血刃死在席完漢上有
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波濤心肝

智脫夫君已足賢舊盟死守志尤堅至誠博得天心佑
再世重教續斷絃　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元兵至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
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
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因奮搏之乃被殺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
甄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
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人嗤頑鈍齒應寒往事羞誇破鏡完不學裙釵甘媚賊
黑龍猶是有心肝　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爲吏嘗貰官錢在圄屬其孫往償于葛宣義葛宿
夢黑龍繞其廳性覺而異之凡與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如數付之陳既出詣
葛謝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許之葛巨富無子理正葛寇也以長女亦被獲以往乃以幼女歸之陳
後出守七閩遇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忽識一梓以其家物乃召吏問所從來則云海巡所遺也亟發兵圍
其寨盡孥諸校罪于理正葛寇也以次伏誅葛女已有二子初猶隱不肯言其姊爲言委曲執手相哭乃覺其
爲二雛

大國齊秦品秩崇博徒無賴竟三公戀春可奈春難駐
青塚傷心往事空　樂府小乘賈似道母胡氏賠奩秦兩國賢壽休叔莊穆夫人誥曰呆正齊
東野語似道年少荒于飲博其生母胡夫人之喪似道元年元兵至鄂秋壑于憲祐元年焦上毋墳四至集賢堂作
雋永賈秋壑于憲祐元年焦上毋墳四至集賢堂作
詩云寒食家家插柳枝戀春春亦不多時兒孫只解花前醉青塚能消幾个悲

飛絮飄零怨沈王
折得宮花置畫堂章臺柳又擅專房木蘇樂府傳新曲
有才色理宗時選入宮賈似道匿之

爲宋季三朝政要然通鑑綱目集覽氏本淑妃宮人也潘氏妃氏妓也方回桐山集木蘭怨序云賈似道南窗筆攜所謂王主沈生者自隨二生天下絕色也木蘇恭欽頃二生再幹入北後南還善事貴人巧佞斁拙女功頗再嫁人爲妾困

與之樂府以爲世戒

玉柄勝雪施芳妍鸚鵡籠閒意惆然從古紅顏多命薄

詞人休寄綠珠篇　矣宋雜識方回富杭之三橋旅樓有二婢曰馬娘曰玉娘方回扮雪酌玉娘方遊金陵寄二婢于其母周姬之家勝雪者爲宗客挾去方歸悵悒作詩有鸚鵡能開綵索寬一宵飛去爲誰歌之句

頻煩手詔賜金珠醉夢懸誰問意惆然從古紅顏多命薄

不然何處辯冤誣　癸辛雜識乙亥歲閫事將危忽傳當途孟函之稽妻遣氏孟棐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書賜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賛和議纔得孟壯圍突出識將成遂復賜手詔遣以金帛

百折難回義若山北兵何必苦防閫後人懸弔清風嶺

指血分明漬舊班　宋史列女傳王貞婦夫宗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被執主將欲自殺令妾婦嬌惋欲自殺令妾婦嬌惋自殺令妾婦嬌惋自殺令妾婦嬌惋

不堪重唱鞠花新　癸辛雜識思陵朝拔庭有鞠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爲鞠部頭稱疾告歸湖之道安圃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不稱旨肯提點官陳源以厚禮餽歸詩于西關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非鞠部頭不可上遂令宣喚下是再入九牧集陳遂感悟成疾有某士者頗知其事演而爲曲名曰鞠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陳每聞歌詠淚下不勝情未幾物故閑後歸南雜錄孫花翁小隱園詩柳外鉤重華宮改云小隱園後柳外鉤細聽鶯燕語聲聲似訴淮南雜錄孫花翁小隱園詩柳外鉤託緒鶯燕徵婉可思

虛無道號錫當朝羽帔星冠氣勢驕此日國忠雖是假

阿姨一樣選嬌嬈　朝野遺經婕妤曹氏姊妹通籍禁中皆宮人也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主右街都道錄者皆厚于輦下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

商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

值眞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伶人王公瑾曰不聞有眞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道君覆轍忍重尋　翠袖黃冠惑溺深莫訝參軍詞壞事

可知戚栗是胡音　濟東野語女冠呉知古用事內宴演方聽戚栗請至三四平事不被戚栗壞了又俗呼黃冠爲戚栗

行乞村墟不計年　遭逢原未異仙麻油竹瀝非奇祕

爭說書符王妙堅　宋稗類鈔王妙堅者異閔軍九宮山落陂而至杭多遊西陳生者隸職御酒庫其妻趙見之因叩以婦人頭腫不可梳者還可禳解否曰此特細事命市眞麻油半勁燒之沐髮應驗而解足時陽后竹遜投之妄爲持呪俾之沐髮應驗而解足時陽后

苦向行都話舊京　玉照新志秦妙觀宜和名倡也色冠之容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其貌舊于市泣訴于井口曾開秦妙觀否妄是也聞捉

同白
若也

看花上苑盡名流綺席尋歡凭小樓桂魄蘭煤傳喜事
美人先許廣寒游洪邁夷堅志紹興十五年予在臨安試詞科三場畢與五女同至抱劍街
媚孫小九家置酒于小樓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白
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
爲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爲他日止話何伯
明作浣溪沙一闋余續成臨江仙曰綺席流歡歡正洽
高樓佳氣重重欵頭小篆爐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
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葱葱炬娥相並曲闌
東風孫滿酌一巵相勸曰學
後人爭得識黎渦云謙章詩話胡邦衡登南恩望海臺詩
君設也已而予果奏名賜第
蠻荒逐客十年過萬里歸來鬢已皤不是先生留醉筆
君恩寬還容萬里聽歸來鶴林玉
露胡適卷十年貶海外比歸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
有黎頻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後
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
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許插山花白在行齊東野語嚴蕊字幼芳天台營妓色
宴坐有謝元卿者命以己之姓爲靚賦一詞酒行詞成
鵲橋仙云碧桐初墜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
在台歡樓正月露玉盤高漏蛛忙鵲懶排愁織倦空做
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在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
之心醉後岳商卿爲賦命白陳藥署不搆思口占卜算
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
東君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
可堪感昔更傷今記向閒閨盡日簪絳都春詞序余往
清華池館杳難尋聲倍惆悵
吳文英夢窗乙稾
來清華池館六年賦詠屢以感昔傷
心動詞夜雨試燈晴雪吹梅趁取琅簪重插盡花
今益不堪懷乃復作此解又郭清華新軒花
南國佳人舊有名清眞一曲笛中聲不知何事輕離別
憲同軒詩續集　卷下　三十七
慣遣匆匆唱渭城李萊老餘不溪二隱叢說
何應龍子翔詩多風懷之作予友臨安
其湖亭席上嗜別郭雙蓮絕句云樓上佳人唱渭城樓
前楊柳綰離情一聲未是難聽處最是難聽第四聲自
注雙蓮能歌周美成蘭陵王曲并能撫笛倚之衙前
顧約容直一輩人皆從渠授按周詞瓦子中以方渭城三疊旗亭送別並歌是詞
紛紛鼠輩辱王家總爲全軀一念差試看高郵毛惜惜
忍教忠義屬煙花宋史列女傳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
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僞降欲我率衆據城以畔
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于供給安厄貢之惜惜曰初謂
太尉降爲太尉頭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統酒不法
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
李虎破蘷
擒全斬之

羅帊題詩認筆蹤梅根瘞玉夢惺忪何須更說喬妃姪
知否韋娘受郡封異聞總錄潭州有清泮覺地咸淳間
遊見美女迤邐近前湖士胡天俊寓瑤月夜撫琴梅樹下
明當赴子約翌日友人拉其手女欷歔而去曰後夜月
失期亟歸于閘下得一白羅帊上有詩明日以帊示
人越冰壺駭曰吾亡妾杭人喬氏望仙貴妃姪女也去
年暴亡殯梅樹後正其筆跡也二老堂雅詠紹興十二
年太母還宮士曰朕自東朝之歸力知南面之樂中書
舍人程敦厚行太后於舍女韋氏
十娘封郡夫人制全用上語

荒園相遇兩無猜一闋清詞羨美才莫悵綵雲容易散
免隨紅紫向龍堆西湖游覽志餘延祐初汴嘉滕穆僑
言衛芳華故宋理宗朝居臨安月夜游聚景園遇一美人自
慢一闋自是白晝亦見朝宮人即設茵席酒果歌木蘭花
生遂攜歸隨生凡三載忽淚下
云緣盡當奉酬贈
玉指環一枚而別

先司農公椰子數珠記

椰子出嶺南工取其蒂以爲數珠物易得而價廉體又輕便冬不冰手夏不畏汗漬於服用最宜色純黑若稍涉筋膜則雜以微黃每一百八顆中求其純黑光潤無瑕類者殆難得一二顆先司農公少時嘗就胥董鋪取數十百串擇其美者集爲一串以卜數年之功始純粹以精不啻千狐之腋也公方在部曹時大學士和珅勢

正烜赫公爲其屬每與同僚謁見必目公數珠或手摩挲之歎美不置有欲得之色公輒佯爲不知者而退或謂公曰彼覩金玉如糠秕而獨愛君數珠此微物耳若以獻之美遷可得也公笑而不答歸遂扃鐍之不復御他日嘗從容語裘曰吾之集此數珠未嘗不自笑其甚勞而無謂也故吾有玩物友朋愛之必以贈蓋歸於所好則物得其所初不必終據爲己有也若以貽裨要則微物亦不可然吾閱物異於衆足以招尤吾終身不復用矣及後和珅既敗而數珠固猶在篋中也公歷官始

朝梵祝延圖記

織文女士者王硯農徵君鑒室也善心爲窈靜女其姝自是佳人應歸名士渡江歌罷曾傳大令風流拜月吟成雅擅夫人藻思瓊林琳樹爭羨君家紗帽紫衣況逢

之子舞誇掌上肯同羊侃姬人玉映閣中本是張元女弟爾乃生有至性念切尊慈六時梵誦藉據愛日之忱五體皈依敬作春暉之報釋迦慧善倘蒙鑒此烏私菩薩慈悲定許增其鶴算此朝梵祝延圖所由作也嵇閻至誠有感純孝無違乞者鄰於運座禮重和商視雖老於萱堂詩侍棡北仗天花爲供養託香國以護持自此泉名種壽稱觴來東海仙人酒號延齡待宴有西池阿母今日庋余膜拜有願都諧他年報酬繩繩無生同話舅稽惇史載考遺聞北宮嬰兒之力養河東女勝之慕

思在昔穆宗於今爲表斯則徽音克嗣婉順無愆固足
播美丹青圖芳鍾萬者矣至於夫君好客料其食譜茶
經中婦多才詩酌詩簡畫裳治家勤儉挈誇內職之優
持律精嚴合受空王之施宜其采蘋投懷明珠入掌崢
嶸頭角足可驗心俊邁丰神允堪置膝詩篇索笑欣看
小德英英尊酒永歡庶羨阿奴緑碌行且策名天府奮
跡雲衢絲綸龍賁中閨稱慶榮分于外氏爰知孝思
允格韜藻斯膺又安得酒夫之學術先彰絡秀之門媚
乃顯哉余久廢麥戟時悲風木長負生成之德未酬顧

復之恩聞茲孺慕祇攬我心感切終天用濡吾筆聊綴
蕪詞敢擬生花之管謹詮懿行因挑起草之燈是爲記

靜坐讀書圖贊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昔賢之訓後學之模靜坐以攝其
心思故其讀書也能研精而貫通讀書以擴其識力故
其靜坐也非陰穆而陽儒不然吾恐其或流於泛濫而
或墮於虛無得氣之清味道之腴君子之進德而修業
也其在斯乎

鏡銘

日一啟觀我容別榮悴旌爾功儻憑脂粉爭白紅我將
使爾塵長封

梭銘

兩頭織織腹中剖左之右之在我手往復還不脛走得
寸則寸尺則尺尺寸計之有餘帛日月無停莫輕擲

棊局銘

一縱一橫好是正直無成與虧安問白黑

雜說四首

天有日月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實則日與月皆出於東

而沒於西也日行一度謂之日日以日計日朝在東日
夕在西故曰日生於東也月與日會謂之月月以月計
月初見西月杪見東故曰月生於西也東陽方也西陰
方也日東月西陰陽之定位也皆生於東而沒於西陽
生而陰成也日常盈月必缺陽有餘而陰不足也故君
子之道必扶陽而抑陰使陰常不足陽常有餘則天下
治不然陰日長而進與陽抗東西易位日月皆不得其
所天且不能堪而況於人乎

地有山川高峯峻嶺倚天拔地者山之奇也長江大河

發源注海者水之奇也吾嘗擊伐獄見山之奇幾不知有水之奇也吾嘗觀東海見水之奇又若不知有山之奇也何則目駭於所遇而心專於所駭也今夫樵者專習於山漁者專習於水以水之奇問樵樵不知以山之奇問漁漁亦不知也故使樵者漁恐將溺使漁者樵恐將蹶有獨善而無兼長者理勢之常也山與水之並美而不能並收也樵與漁之相須而不能相假也是以君子之成名不妨各執一藝國家之取士不可專設一科也

人有耳目其職視聽蓋人心爲君主而耳目其佐使也耳之病聾心未嘗不欲其聰目之病盲心未嘗不欲其明然而聾與盲如故者無術以治之耳夫心不能視聽而假之耳目實則耳目不能視聽而聽命於心心苟不能自治則四肢百骸皆不能從我之使令而何有於耳目哉耳目之病心之病則骸於私意盲聾骸於物也至微且賤性好舍緣無一技之能足以自見甚者之則耳目失其視聽私意之爲不能使耳目不失其分矣乃終夜長鳴聒耳取厭最亦有所不平者耶抑或自鳴其得意耶

與徐九如論書并致陳雲巖鶴洲高湘鈞箱梅
婷定計小娥採
夫豐城雙劒非因雷煥而騰輝柯亭一椽豈爲蔡邕而
振響而乃望氣於奇聆音表異者蓋幽谷之鳥隔遠樹
而求聲役車之鐸聞黃鍾而赴節針芥必合水乳自融
此大易所以有閨臭之言鄭風所以有緇衣之詠也蔡
幼而椅昧長益艱疏古甲繞通三倉罣滯廣雅繼承
淵源有自而漢書授受句度多譌偶瑕組細類晚吟詠
妃豨强學競病難諧文章尙昧乎流別形狀不外夫風

雲無韻之文有生未習天元校定揭詞遠愧於阿堵金
石編成述事近慙乎清照客歲計君二田求兩賢母壽
序誤采虛聲謬推作手賢然授簡率爾操觚斷尺木以
構鳳樓憑寸扈以扛牛鼎藝林自笑香閣腹誹詎意該
言竟塵清眺伏惟九如夫人眞行早嫻詞賦翰藻長簡擬
小山吟書大雅遲雉著夫人之號假硯有簡士之稱不
棄蕪辭肯捕斑管爲諸縑素抑且緘以若惟何幸猥
恍覩靈飛眞跡不特寫諸縑素抑且緘以若惟何幸猥
凡得叨藻翰古來樂石有出香奩者昇仙太子之碑安

鯛川之圖已倫少游跋而如見措施失凶人寶非其物
金屋以藏馬通錦段而披露樹在諸君善樂與人偶然
其醜豈罕而瀾覺其珍臨淄之賦未顯元晏序而始行
女士諸跋清風芳桂競盡筆陣之聲瀉水湧泉各擅選
樓之製如依絳帳定是經師儻裹皁紗應稱飛將而且
虛懷若谷藻鑑猶冰與友鄙文曲爲緣飾或愛而頓忘
依

秀水計氏兩賢母壽序

慶生日之禮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慶生日而以文謂之壽序古有之乎曰無有也古者奉觴稱壽不必生日也其後乃必以生日而有壽詩壽制有致語報後有壽序則世俗相沿而謬源其所始者也故余生平不喜爲人作壽序乃諸兒子曰相傳秀水計君曦伯之命請爲兩賢母壽序余獨不啻則有說焉曦伯之先德慕雲先生中年謝世是時曦伯年僅十四賴嫡母沈孺人生母王孺人教育成人而沈孺人綜理家政有能聲撫曦伯如己出勗以事名師交益友曦伯皆學則爲之聚書籍雖多金不吝有過則督責不少貸爲主孺人性敦順事沈孺人惟謹織紝治棄外不與他事而於曦伯寒暖衣食必料理周至曦伯事兩母曲盡子道凡事必稟白而後行沈孺人或小不快見曦伯至色頓愉以故數十年來閨以內無閒言里黨交稱之曦伯擅詩書名著于時生六男子其伯仲已入庠序夫天人之際以報施召福賢母同德同心雍穆積于閨閫而天地之和氣厘之宜其各享遐齡子孫蕃衍受祿正未有艾歲丁酉七月沈儁自前明以逮我人七十生日親戚欲爲稱觴孺人語曦伯曰爾父曾不能至下壽未亡人何忍獨爲此有來賀者曦伯皆以母命謝之悉屏張燈作樂諸繁縟事惟設饌款客而已癸卯三月壬孺人六十生日亦如之余既欲爾孺人之賢足爲閨門法至其不欲慶生日則大有合于古禮之正而尤深契于余心者也故畧述其行事之槩歸于質直要仍不失向者不爲壽序之初意云若夫詩詞壽考者近于誣貢諛者失之諂此則世俗之恆例正爲賢母所不樂聞余雖不能文亦斷斷不肯出此只使其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則雖鋪張雕繢又曷足爲賢母光哉

楊節母鄭孺人六十壽序

余嘗讀三百篇詩求爲節婦所作者唯共姜柏舟之詩而已豈當時夫婦俱偕老無少寡者耶抑有其人無歌詠以記之故無得而稱耶夫共姜以世子之妻爻母且欲奪其志則盛年守節疑爲古所僅有者矣故余謂後世之所爲多不如古獨婦女貞節之風代降而益盛蓋

聖壽閭門之化之漸摩于民者積久彌深而朝廷所以旌異之者又永爲不刊之制故凡士庶之家莫不以守節撫孤爲固然雖其間容有難易之別其立志倏然一也

旌表楊節母鄭孺人故秀水諸生楊君錫圭之配也震澤王君衡農與余子日楨交嘗述孺人操行之美余故得聞其畧一日王君寓書於日楨曰孺人今年六十矣某月某日爲設帨之辰其嗣孫象濟象泰欲求足下母夫人爲文以壽之不知可不可也余既欽孺人之爲人

則祝嘏之詞正余所樂爲又何不可之有乎孺人以名家子來相楊君爲佳耦其寡也年才二十有二遺孤又不育乃以夫兄子爲後上事舅姑下撫嗣子拮据將茶代楊君盡承前裕後之職以保有室家而晚年嗣子又不克侍養而逝其所處可謂艱矣而孺人意氣不衰教養兩孫俾學業有成故象濟年未冠即著名學官弟子又得抱曾孫矣內外姻戚及

鄉人之稱述未有艾而不知其自少年以迄今日所以甘苦苦而勵貞操者四十年如一日故得于風霜慼盡之餘完此松柏之質使古賢女

處此其操行之可歌可詠諒亦如是焉爾然則孺人之福實孺人之德有以致之而非倖獲也易恆之九五恆其德貞婦人吉洪範之五福曰壽曰攸好德孺人久于其德則其壽考康彊豈有限量也哉余又聞孺人性恬靜人有侵陵之者置不與校嘗謂我豈畏人孺人之爲人論是非爭曲直非婦女事也此則含宏光大得坤順之德吾知其得于天者必厚而期頤之壽自可操券而致也

蘿蘇集序

在昔南朝風月家傳玉樹之歌北里煙花人續妝樓之記其時天開色界仙聚楞嚴洞有香迷峯多雲隱闢鏡中之眉樣春色三分送簾底之簫聲誰能數錢看去盡是夷光雙槳迎來無非桃葉有詩工刻翠字妙視不少傾城摘豔薰香誰爲博士設有詩工題紅走珊管而花飛織霞機而錦現如河東君椰如是者誠繡閣之金英蘭閨之瓊蕊也君以婉麗之才處繁華之境歌成楊柳畧記前身采得蘼蕪遂爲小字明眸

盛豁不爭時世之妝爲帽書移白晝風流之像迹其樓
扁燕子舸泛鴛鴦持裝文酒之場步屧湖山之畔實欲
浣靈襟於冰雪逃小坿於風花故夫三竺吟壁六橋唱
月若湖上草一編足以見其柔情嫵媚逸致遙深焉造
至委身既失清流得堵猶然名士錦帆低掛偏來擲果
之人銀燭高燒先賦催妝之句玉缸暖而酒波碧映緋
綠斝而芝印紅鈐蒙叟謂眞仙合住瓊樓阿嬌須藏金
屋於是別開蓬館巧築層臺書山作屏絳雲號額其中
真彝斑駁圖籍縱橫畫又與粉澤雜陳鏡匣共筆牀相

近每當茶煙颺候藥裏香餘研薇水而耶吟擘桃箋而
妾和芳情撫婉寫丁娘十索之詞綺語蟬嫣續子夜四
時之詠即我閨室次韻諸作是也花月時遷鴛黍局變
白頭惜死紅粉銜寃率之野史亭邊湖磵遺山之老石
頭城畔齒冷彥回之生而君綠筆先焚蒲團枯坐阿辭
法秀偈說朝雲黃花之晚節瀰香白蘋之微瑕盡掩遂
使名傳彤管無慚靜女之棁人愛綠珠翻出季倫之上
則此集也不尤足取重香發增輝璐宿也乎震澤王衙
農徵士拾鸞風之墜羽把蘅杜之清芬博采遺篇都成
小集旁及草窠短札記室零箋舊約說與薔薇所思託
諸蘭茝纏眠字小螬訴愁長亦復摘葉晨鈔燃脂暝寫
珠排顆密墨聚香多下至學士標題詞人憑弔或攜來
酒檝淚灑蘇小之墳或襲以錦綳腸斷崔徽之貌碑文
苦練競搨硬黃鏡影花洇分墓古緣高文何綺名作如
林靡不貯以瓊函發諸玉簡允稱完璧合付雕梨鳴呼
才寇清樓脈脈之香心欲語花開紅豆珊珊之仙珮疑
來

夢蟾樓遺稾序

濾月軒文集　卷

自來閨秀之詩其權輿於三百篇乎周太姒之聖衛莊
姜許穆夫人之賢其有德而有言也尚矣若其他婦人
女子說詩者不得其姓氏而其詞之發乎情而止乎禮
義望而知爲淑女也子然後知先王教澤之深微獨男
子登高能賦乃其婦女亦多風雅材焉其詩之見錄于
聖人宜也周以後婦女之以詩名者代不乏人雖其辭
有高下要不離乎三百篇之旨者近是江陰繆茂才少
薇有賢夫人曰劉佩萱近時能詩之閨秀也子素不識
夫人今繆君將梓其夢蟾樓遺稾子成姚君珊寄爲寄

示之而屬爲之序予讀其詩考其行知夫人爲武進人
生于嘉慶丙寅卒于道光壬辰年僅二十有七幼即喜
爲詩歸繆君食貧作苦事其兩世姑繆君歲館于外
終無內顧憂惟夫人是賴吾意其心力交瘁於是勉有
無中矣而獨能以詩自娛其辭之工掃未知視世之立
言者何如而勤而不怨婉而多風得詩人旨焉昔歐陽
文忠公序謝希孟詩謂其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
古幽閒淑女之風予於夫人之詩亦云顧予窮有感焉
子長女曰采適華亭袁氏幼教以詩能識作者之意頗

工詠物之作不幸早歿其生與歿皆與夫人同歲所著
醉墨軒詩稿藏篋中予不忍視之久矣今爲是序微獨
悲夫人之有才無祿也抑不勝思女之痛云

壽花軒詩畧序

女婿蘭畹夫子之伯姊也先君諱圖公性喜詞賦命諸
女讀書習吟詠惟蘭畹最慧爲先君所鍾愛適蘭畹歸
童氏而先君棄養遂輟不復爲夫子時方幼初未知其
能詩也歲戊子蘭畹稱未亡人老懷慘凄始謂予曰吾
少時好爲五七言近體非矜盤畹蓋以博堂上歡耳故

不爲立傳哉厥後晉書之傳蘇若蘭亦以美其才隋書之傳蘭陵公主不必苛其節蔚宗之法早爲史家所遵用矣特是中郎受知于董卓卓既誅猶爲歎咤而文姬之詩首云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於卓之罪惡畧無假借此以知直道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泯者蔚宗附此詩于傳末不獨著其才華憫其遭遇殆亦別有微意存乎其間讀史者又當於言外得之也

飛英雅集圖跋

吾家魏國文敏公之出處不無可議特以書畫爲藝苑所寶貴世且曲諒之甚矣人之不可無藝術也登飛英塔詩爲公晚年筆以冥鴻物外自喻或其仕元實有所不得已耶晉王內史擅書名而經世之畧人咸知之唐閻右相鄙馳譽丹書之諺至戒子孫勿復作畫是則以一藝而掩其所長者多矣魏公詩文雅潔于虞楊范揭之外亦足名家顧未甚顯著爲藝術所掩耳然則專以書畫傳尚爲公之不幸也此詩墨蹟向在京師陳無軒先生攜其摹本歸先舅靜圃府君爲刊石藏於家道光

內申歲郡人重修是塔夫子屬當事者陷于寺壁俾後人有所考甲辰春蔣君海珊招同人觴詠于斯即用魏公韻賦詩一時和者數十人於是繪圖以誌其事海珊年少多才所與游皆名流碩彥而其爲是圖也隱然有內史昇山之感其用意遠矣異日有補吳興掌故者君之圖與詩殆將與魏公石刻竝傳也乎

跋金文沙書卷

秀水計氏二田齋所藏金文沙女史畫花卉草蟲長卷生香活色意到筆隨直入南田之室雖力求形似而化機流露自有超然物外之致如孤鶴唳雲清飈徐引馮冶堂墨香居畫識稱文沙性地明慧臨摹前人名蹟動多神似非虛語也今世寫生幾于戶祝南田然專工賦色每乏神韻乃知斯詣自關天稟對此當爽然自失矣予素未講求六法獨于此卷愛玩不忍釋手譬諸驌驦耳不必王良伯樂而後知其神駿也

跋錢九英畫卷

錢九英女史爲南樓老人曾孫女此合桃練雀橫卷筆意妍潤具有師法於工密之中別饒風致允推能品子

向見先司農公藏南樓老人荷花白鷺一幅爲
仁廟賜本神采生動都無筆墨之痕歎爲妙絶今觀此
卷彷彿近之其能承家學於此可見舊附裝金文沙女
史花卉草蟲卷後秀水計君二田得之乃割出別裝爲
卷以爲各自成家不敢以附庸目之云

書岑嘉州詩後

嘗見宋人詩話譏岑嘉州寄左省杜拾遺詩聖朝無闕
事自覺諫書稀以爲開後來諂媚之端使小人得以藉
口以視少陵乃心王室每飯不忘則遠遜矣茲論子不

謂然細味此詩似意別有在蓋身居言路君上未能虛
懷聽納不忍顯斥其非故以微婉出之以寓諷喻耳試
觀通首及末句自覺二字其義可見其忠愛之心與少
陵豈有異乎且此詩卽贈少陵者也不知其人但觀其
友謂嘉州敢以佞諛之詞遺之少陵則少陵爲何如人
耶

勅封安人王母趙安人傳

安人姓趙氏震澤之梅塢人國學生諱丕承女候選布
政司理問王君盛烈之配也幼而婉嫕長益端凝老友

出於至誠慈和本於天性精通書算姻鄰組紃芳儀播
白外姻絮詠傳於內集以視白愛金鑾終南勒石左將
織素嬌女名篇雖異古今無分軒輊者矣迨夫詩歌百
雨輪御三周榛栗肅將盤匜謹奉德容旣睟家室允宜
祥女入門戚屬皆賀視尊嫜之膳備極甘芳慕季女之
齋彌深誠敬能工將繡卽是文章善治米鹽原關經濟
徽音克嗣扶風之誠無愆雅量兼容江汜之詩不作唯
展如賓之敬每嫌卿壻之非王君情輕澈冤志在煙霞
斟量晴雨課蒔花種樹之功靜好閨房尋頌酒絃詩之
樂而且心殷衣被澤徧枌榆讓宅指困同其慷慨大裘
廣廈如此襟懷凡賢雄氣誼之敦胥德配匡襄之力殷
勤交贊黽勉同心無如月不長圓星無久曜痛深獨活
泣撫諸孤得不首似蓬飛腸如湯滔也乎猶復支持中
饋會計貲財雖云松柏不畏冰霜畢竟芝蘭亦資雨露
傳經則親繙靈簡備致辛勞勵志則手授熊丸俾知苦
味才因德著嚴臨慈兼卒能修整家規敎成國器特科
膺薦咸誇子穀之賢羣奉斐聲丑擅士龍之譽友昆競
爽聖善足徵歲在癸未三吳大水人幾魚鼈竈有黿蛙

蒲田疫癘關心飢溺安人乃發庾倉之百斛醫積累之
千金體上帝好生之仁濟小民無辜之酷
九重嘉美尺一褒崇以樂善好施給帑建坊庸標行義
榮名允稱楣旌盛舉懿哉諸仁術儼同已婦共仰旌賢之
里碧榱續命之田嗚呼盛矣盛哉越明二豎俄侵三醫莫療
慈雲福曜倘然潛踪人閒終簡冕旌條爾迎歸天上年
五十有九以道光五年正月十七日卒月冷宜文之幔
風淒貞壽之堂鄉里詣奠唯衆佩德滋深里人爲請於有司得附祀本縣節孝祠閭諸古語活
人者有封揚此仁風祀百世其何愧何比干箕策斯
受廣爾子孫王子明台鼎堪徵大其門戶綽楔恒昭匪
藉小文之綴管彤備列行登中壘之綱予之佐縣學生
道光辛巳制科舉孝廉方正　賜六品銜之季棠甘國
子監生又側出子二之遠衍聖公府齋奏官之薄園子
監生孫四人曾孫三人
贊曰緬昔華胥慈儀著稱經丹仙陵母知興彼皆不
幸遇寇而貞唯尚書婦遭際獨亭醫市酒歌讌賓朋
檢閱所遺物輒惻然撫前室子文母恩流備至毛君廣
安人匹之壽考令名

顧孺人傳

吳縣毛君慶善述其繼配顧孺人之行乞余爲傳余聞
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禮曰內言不出于梱婦
人者謹內則而已立德立功立言非其職也顧詩三百
篇婦人女子之辭居其半抑又何歟經不云乎婦德婦
言婦功婦人德功或不必同男子言則無以異也古婦

人以立言著者魯之敬姜漢之班昭尚已班氏女誡不
越閨門敬姜訓子通乎天子諸侯大夫士庶均有切于
先王治化之原立言如此雖聖人無以易焉是安得以

交游每舉文譏孺人必躬親酒食俾得盡禮於賓朋毛君屢應鄉試不得解心抑鬱孺人慰之曰士以砥行立名爲貴科第奚足重人居易以俟命可耳孺人既擅詩畫名縑素流傳人無不珍重然不屑以此著稱嘗謂人當力敦善行而善行以孝爲首故其在室及爲婦惟虔虔于孝閔世俗有不能盡事視之道撰勒孝編一書皆前人論孝之說梓以行世又集前言之有關于名教者爲格言類纂以教于家其諄諄書之切于倫常日用者如此夫述往訓示來學儒者之事也孺人以一婦人爲之

可不謂賢乎方之敬姜之訓班氏之誡何多讓焉世于孺人徒稱其才藝而不知其善于立言余故著之其他善行雖夥非孺人所重故不著嗟乎以孺人之志使得爲丈夫立德立功立言奚難兼有其業余又深惜孺人之爲女子也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卒年五十有一所著釀花龕小草及畫冊藏于家子文珪出嗣早卒嗣子文炳

幼卿妹傳

妹名蓀字幼卿先司農公季女也生有異稟三歲識凹

聲五歲讀四子書至十歲而五經畢誦閨中無師友伯兄子敬服官中書仲兄君復需次縣令子則南歸汪氏先公亦以部務殷繁不能時時督課而妹能以深潛之思默通經書之義尤好春秋嘗合三傳研求其同異是非以折衷于聖人之旨於國語國策亦多有評論其意蓋欲以伏氏女班大家自期視世之女子以能詩詞著才華名者蔑如也妹許字陳氏先公卒妹尚幼陳氏以吾家將南旋恐他日迎娶不便遣媒來致辭意欲即日成婚妹聞之謂母與兄曰焉有居父喪而出嫁者乎越

禮孰甚焉堅執不從妹旋遘疾以道光二年卒年僅十八嗚呼傷已子于歸時妹才四歲耳後乃不知其能好古且守禮如是也妹誠知書其辭婚喪中何足重獨怪號爲士大夫者敢陷身于非禮恬然行之而無所愧也先公生子女各二人子與子敬君復年相亞自幼同讀書家塾稍長以古今體詩相切劘甚樂也而妹以最後生不及與迨先公服闋兩兄各仕宦母李太夫人又病中風數年不愈妹于侍奉之餘閨中孜孜以經書自娛既殀其年所論述諸書俱散佚不可得見今兩兄

俱逝矣所存者唯予不忍妹之泯沒也故述其大
畧如此

計母沈孺人誄

孺人姓沈氏秀水王江涇人先世自歸安之竹墩來徙
父嗣昌母楊氏孺人幼失怙事母以孝聞歸同里計君
慕雲慕雲先卒孺人撫孤光炘成立教以義方鄉人稱
賢母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五日乙亥以疾卒春秋七
十有六嗚呼哀哉嘗聞之皇天無私惟德是親彼蒼何
忍殞此淑人吾欽懿行嚮往心殷不揆檮昧誄之以文

其辭曰

猗歟孺人吳興世胄閨葉門高誦芬澤厚靈淑所鍾閫
房之秀純孝秉禮居貞協緜雍穆家庭熙怡長幼言不
出捆動必依姆味悅詩書飾捐文繡內則閨德女功咸
懋作孚君子家政克襄必敬必戒以和以莊韻諧琴瑟
佩結珩璜悉心藥餌曲體膚涼古歡斯樂夙疾乃康歲
時祭祀潔治醲香獻饋如在誠藹以將覽柔逮下徵音
孔臧嗜星蒙惠徵蘭衍慶側生不妨撫愛逾常奄虞忽
遘少微撿光從亡弗獲訃馬心傷匪戀餘生藐孤是恤

及子姓之繁衍皆母培養元氣之所致事有不能詳列
府君誌者故復走書儕并述乞余銘孺人墓余婦人也

計母沈孺人墓誌銘

秀水計氏有賢母曰沈孺人故國子生慕雲君諱標之
配也其生也余嘗爲文壽其七十及卒余又文以誄之
既嗣君光炘葬其先府君以孺人祔平湖顧君慶爲之
銘矣而光炘念計氏之有其家與已之得有聞於時
及子姓之繁衍皆母培養元氣之所致事有不能詳列
府君誌者故復走書儕并述乞余銘孺人墓余婦人也

何敢爲銘且顧君已附誌其畧更爲之恐非例固辭不
獲乃據其述而書之孺人姓沈氏先世居鼎安竹墩村
明天啟中有諱子賢者始遷秀水王江涇遂爲秀水人
祖貴元考如藻俱國子生妣楊氏孺人生六歲孤婉娩
母教友愛弟妹長通書算能代姓治家歸慕雲君幸勤
內職家事和理嘗恨不逮事舅姑遇家祭手自烹飪必
誠必信慕雲君三十未有子孺人卽勸置側室聞王氏
女賢納之晨起輒焚香中庭祝其早生男及光炘生愛
之如已出祈其易長日焚香祝如前慕雲君少嬰疾自

孺人歸百計調護之漸瘥年四十八卒彌留時謂光炘
曰余多病常恐不永年猶得垂令者皆汝母侍奉之力
而吾家之得有今日亦汝母內助功也汝其識之維時
光炘甫成童旣遭喪一切禮儀賴孺人指揮於是綜理
家政中外事紛紜雜遝無不處置井井及光炘長命以
治家之道且使之多購書籍日必誦讀之以爲行已及
教後人法故光炘束脩好學所交多名人閨與目迡皆
孺人教也處家一本於誠而待外家有恩意楊孺人晚
能言卽識字及入塾受句讀記誦過他童師爲同學生
解左傳葵孫從旁默聽能述其說以故子甚愛之以道
而失明時時往省之後病痢一夕數十迡孺人躬爲扶

葵孫哀辭

孫乃燾一名葵孫子庶子曰鬯之妾所生也性聰慧始

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殤子與夫子年逾五十始得
抱孫以葵孫之慧而竟不育能不悲乎乃爲文以哀之
曰

緊我孫之頡異兮殆靈淑之所鍾性循良而狀岐嶷兮
迥不類乎凡童如謝渙之有客兒兮知蘭芷之異于蒿
蓬才入塾而兼人兮聆經訓而能通不好弄如成人兮
習幼儀而不愆其容誠早慧之可喜兮俄疾疢之萃躬
溯始生于屠維之仲夏兮乃遽阨于旃蒙之仲冬問年
才得夫七兮曾下殤之未逢惟祖庭之耆艾兮實弄孫

之念重頃汝伯之有孿生兮未逾月而俱凶幸提攜之
有汝兮何後先又相從涕淚紛其霑臆兮歷歲月而靡
窮予非不知殤無服而不宜過哀兮奈有雛鳳而不見
其毛羽之豐豈門衰之不足以陋汝兮抑果泡影之浮
空光拭淚以寄哀兮諒恆情之所同爲佳孫而悽絶兮
君子無譏予之過中

列女傳補須

劉子政列女傳分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七篇每篇系以頌義小序一章皆四言十句惟孽嬖篇僅六句蓋有意畧之以示區別非有佚脫也每傳頌義皆四言八句本自爲一篇故或云劉歆所撰不知何時散入各傳之後賢明以下每篇皆十五人惟母儀篇僅十四人頌義亦祇十四首幼時誦習此書每竊疑之後

讀孔氏詩正義見齊風雞鳴篇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纓弁而朝則有君臣之嚴其文爲今本所無乃知舊本母儀篇有魯師氏母傳今本亡失頌既散附傳後故傳亡而頌亦隨之以亡也其周郊婦人以下續傳二十篇則後人附益故編於末卷並有傳無頌余近以久病淹臥不復能爲深湛之思偶扶病小坐無以自遣因取向時肄習之本重加披繹病其闕失三長史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陳仁母續仁智）不疑之母仁而善教子尹京兆憲四語益有所平反母乃喜笑雖嚴不殘可則可效（鴻不疑母續母儀）首皆質直不加藻飾者未備爰爲補撰頌義凡二十一首仿子政筆意也

勸夫以義楊敞之妻廢昏立明公爾忘私國家大事豈
可依違去禍就福能知事機漢楊夫人
案齊眉安貧樂道是爲女師梁鴻之妻 續賢明
霍光妻顯驕奢淫酷寔弒許后使醫進毒益爲反謀卒
以發覺伏誅不悛乃覆其族漢霍夫人
延年報四流血數里母止都亭責數其子殺人致禍 續孽嬖
必及已仁智信道斯亦賢已嚴延年母 續仁智
馮奉世女孝元昭儀熊犯御座以身當之同儕慙恧天
子嗟咨名施後葉見義勇爲漢馮昭儀 續節義
王章剛直上書下獄其妻止之謂當知足聞呼囚聲小
續劉子政之書也子政書每人各爲頌義而蔚宗僅有

總贊四句此則編入正史體裁宜爾自不能悉依子政
之例也余既補列女傳頌義因取范書所載一十七人
亦各系以頌云

鮑宣之妻桓氏少君悉屏資送安于賤貧挽車提甕敬
事良人修行婦道鄉鄰稱賢 鮑宣妻 漢趙飛燕 續皇后
太原王霸高尚自適一朝內慙厥志幾易其妻勉之毋
爲物役隱遁終身邱園介石 王霸妻 續貞順
姜妻龐女克相其夫貴迫無怨恩養尊姑泉湧鯉出天
心鑒諸大孝之稱被于詔書 姜詩妻 續孝女

浦郡趙阿嬪于周郁夫性驕淫翁以見督阿遂自殺遇人不淑吁嗟身世進退維谷　周郁妻
鑿曹大家班氏惠班東觀續史賦頌鉅姍立言不朽女誡七篇女妹子婦克紹其賢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不貪遺金勸夫勤學斷其織紝遇盜不辱刎頸明心號曰貞義名垂迄今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李法之姊龔嫗產愛前妻四子四子悔悟鉅父墮湍水求尸不得女亦自沈已逾六日浮尸江上共爲良士遺令薄葬高識誰比　陳文矩妻
父同出叔先孝女光于載筆　孝女叔先雄
蔡中郎女才高學淵遭逢喪亂辱于左賢操不足稱乃孝女曹娥父沈于水晝夜號哭投江而死縣長改葬立

以文傳麗名停史君子憫焉　曹娥
碑江涘黃絹幼婦傳流千禩　孝女曹娥
吳郡呂榮許升之配善規其夫改行自勵夫遭盜害手刃以祭卒亦遇赦守身婉義　許升妻
馬季長女寶袁隗妻賦性才辯善爲說辭家門貴盛有名當時申情作賦厥妹名芝　袁隗妻
龐淯之母能報父讎都亭制刃詣縣自投不肯苟生以纓之華道咏自牧無取猩豹之豢沖懷激於止水和氣藹若陽春怡情於貂壑之間結抱在義軒之世洵可謂　龐淯母
枉公法州郡表閭豔稱來葉歷治落落自遠皦皦不汙者已壬辰歲君歸道山夫子聞而嘆然曰古道云亡良可慨息因爲歷述遺事導揚芳徽忘所天名被縣邑有祀必腏　劉長卿妻

知君素行尤高潛德淵曜通太邱之家法船若朝儀納晏子之儉書垂爲庭誥質直本由天性清白惟畏人知傭販悉其姓名鄉閭奉爲楷式雅好施予不問有無義聚仁粟之風習聞於遠邇喪車糚錢之助無問於親疏洎乎歲事將闌追索屬至盡搜囊篋取償積逋人或姍笑其愚而君怡然自得也一畝之宮二分之竹鋤藥滿院疊石當窗室之中置軸與書卷俱排花雜其茶甌並列尤嗜金石雜陳鼎彝每當鐙熏香浮蝦鬚日暖閒招琴叟小集吟朋相與鑒賞古今評泊眞贋與之所至樂

特名韁利鎖之流膠膠擾擾不暇領畧焉耳吳江姚君曉嚴嘗作園林春曉圖請余爲記君殆能領畧此意者歟語有之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寅蓋古者四民莫不勤於其職凡其爲一日之計一年之計者每孜孜唯恐不及焉君胜跡邱園治家教子克儉克勤又睦婣任卹爲鄉閭所稱宜其以古人爲法而獨有取於春曉者怡然自得悠然神會夫固動與天遊而未可泥迹象以求之也又豈徒撫時序覽物華而已哉宋熙豐間蘇州姚浚家有園亭頗足雅致東坡爲作三瑞堂詩風檠煙墨猶遺墨爽質懋因億襲昔所聞綴於卷末惜稱其孝友至以董召南比之吳江本蘇屬也君豈浚之後人耶何其隱居行義之相類雖閱數百年而如出一乎夫子久逝不獲叅攷細行敝飾厥辭爾或謂君效之

幟也余不文何敢妄擬東坡惟抒質直之詞祛誣飾之弊或庶幾無悖於古人云爾

顧湘舟元五十壽序

顧氏爲吳中望族自陽遂肅侯以來能立德立功立言彪炳史册乖於不朽者代不乏人余向見顧君湘舟所輯吳郡五百名賢像贊顧氏之著於錄者居其什一竊歎其門族之盛而先哲流風之遠以爲其子姓中必有能自修勵而克紹前烈者如湘舟始即其人歟既而湘舟以借書與兒子曰慎往還始稔其爲人篤嗜書籍儲

藏之富甲於三吳猶孜孜求之不已有目錄所未收者假鈔賃寫不憚修阻其結交徧天下而當世賢士大夫尤多與之善聲華籍甚歲戊申五月二十八日爲君五十生辰先期過訪曰慎且修升堂拜母之禮而以壽序請余謂慶生日非古禮君家亭林先生已嘗欲廢之矣特是作序以述君之生平則有不能已於言者夫期頤耄耋皆所謂壽也要莫如德功言之不朽爲壽瀰永君嘗憫族人之飢寒捐田千畝仿古人法立義莊以贍之即於其中貯所聚之書俾後人之能讀書者得以學問

淑其躬君之行誼此其最鉅者他若手所編纂名賢像贊之外尚有江左金石志歷代錢幣圖攷賜硯堂叢書新編吳郡文編吳郡詩錄乾坤正氣集今雨集諸書凡數百卷雖未知視古之作者何如要亦著述家所當指屈也君方自希於三不朽如是又何藉期頤耄耋以爲介壽之辭乎雖然更有進焉人生大約以百年爲率而五十者特當其半耳今五十年以前之行事籍籍稱道於人口者洵美矣至於五十年以後所以自修勵而紹前烈者則尤在晚節之隆有以引之於勿替而區區之

交游間望良未可以自足也古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顧君其可不勉乎哉

張母王太孺人六十壽序

夫衍曼靡者匪假猩豹之供享洪算者無取丹石之餌其必貞操獨抱德性堅持靡麗不易其心艱難弗渝其節凌霄之幹視碾豔而皆空歲冬之花歷冰霜而愈茂如張母王太孺人者尤可見其靜以葆眞厚能載福焉太孺人系出明沅江令鹿柴公後而寒香先生之長女也卽其綺歲早著芳型綢直表躬婉娩聽教容不施膏

澤體不被絖羅盡屏華飾之節自守茹蘐之表固已人
羨閭嫗詩歌尹吉矣迨歸於瘦峯先生偕隱風高如寶
敬起百城坐擁可辭執垤之榮一經宵寒無忘靡纑之
業嘻嘻不聞於戶外簪謝自樂於房中尸祭必齋孝養
尤謹湘之釜錡蘋藻流馨調以滑甘奠湯茗惟每值鬻
含果熟魚鮪鱐烹邊豆致其歡色容將以愉婉洞洞
乎敬罷罷其誠即至顧諟開導眞僎而情殷維繫
劉薦能甘恥及餅罍拔釵無齊雖古賢媛何以加茲洎
乎黃鵠歌成青鸞鏡拚憫孤子之當室爲健婦之持門

量鼓親操髮綽自恤奴耕婢織同分曉夜之勤女布男
錢取辦咄嗟之頃娣媵交贊族鄰咸稱其教子家嘉敬
楹授書折薆著戒擇仁而處鄰無憚於三遷見賢思齊
遍鑑目錄又僅存明人刊本脫誤不少且自宋迄明又
六百餘年未有續撰長術繼仲更而起者益其事甚小
爲之則難不知推步者欲爲之而不能爲知推步者能
爲之而不屑爲也兒子曰慎性好學史又喜習算嘗有
志於此徧攷當時行用之本術如法推步得其朔閏凡
仲更所推悉加校勘正其譌補其缺幷續推宋以後之
長術又取二十四史所載月日一稽其合否證以羣

大節細行俱靡間焉今年九月爲太孺人六十生辰家

書畧加攷辨其布算檢閱始於丙申之夏期以二十載之功畢成全史曰槓之言曰史學所以資治其本在深察夫興衰治忽之大端徒攷核於典章名物已爲末務日月干支抑末之末也雖然月日淆亂則事蹟之先後不明而興衰治忽之故將欲察而無由矣且下學上達勿躐二致欲求其大必先求其細譬諸飲食先以烹飪先以種藝及其既飽則種藝烹飪皆爲塗蹏而要不能不先從事於此若徒知種藝烹飪而不求飽食則將終身爲田父爲膳夫惟攷攷於隴畝之畔饔竈之間而絕無饜飫之一日是又非吾所願也吾之爲此固種藝烹飪之事乃正所以爲飽食之資特將使人人得以專求飽食之遒而不必先事乎種藝烹飪之勞爲耳是則吾識其小而人得識其大吾任其難而人將任其易雖不足稱史學而於學史之人則似不無小補矣余頗違其言是時余方從事古文辭曰槓因前請曰頃創此書持自新舊五代史至明史尙未暇及僅全書三分之二約計全書之成至速亦更需數年余亟欲睹其成時加督促而舉業問之人事又擾之有萬萬不能速成之勢余衰年久病恐不及待其成故預爲此序俾他時寫定冠諸簡端若夫是書體大文繁曰槓雖努力爲之已不免力少任重且以一人精力別無佽助未及詳加覆覈舛訛缺漏必多此後或曰槓學識稍進自能補攷或得良友如劉伯更之流匡其不逮使得附於著作之林亦云厚幸是益非余所及知矣乙卯九月善約老人序

邱絳儇杏紅餘小課序

古人之詩詩外更有事在其傳者詩而其所以傳者不盡在詩也是故連篇累牘不必盡傳而單詞片語或有時而傳文人墨士倘嫉月煉而出之不必盡傳而婦人孺子矢口成吟或有時而傳蓋詩之傳不傳視乎其人苟其人可傳則雖不能詩其人亦傳即能詩而詩亦必因人以傳不必以多寡論亦不必以工拙論也余向持此論每以語人益然與疑者參半焉今年湖濱于雲泉以其亡妻邱絳仙遺詩乞序于余按其小傳絳仙生有

至性幼齡失怙哀毀如成人蓋孝又也迨歸盛子能盡
婦道得堂上歡遭君舅之變治喪盡禮以勞瘁嬰疾沈
綿半載竟以不起蓋又賢婦也其人如此余因以決其
詩之必傳而益自信前說之不謬也詩僅存一卷計二
十餘首皆寥寥短章使天假之年其成就當不止此然
即其存者論之大抵語出性靈和平清婉非世之漫然
塗澤者比要亦未嘗不足以傳也況乎詩外固更有事
在是豈屑與搖毫擲簡妃青儷白之流計多寡較工拙
哉余蓋喜絳仙之詩適與余平日之論相印證故爲之
序以諗後之讀其詩者使知其所以傳者固存乎其人
之可傳而不僅在此一卷之詩云爾

溫氏母訓跋

溫氏母訓一卷一名貞石堂家訓明溫忠烈公璜述其
母陸太夫人之訓也四庫全書錄入子部儒家類中梁
山舟先生嘗手寫勒石跋云但覺紙上蒼蒼棱棱有丈
夫氣宜其有是母斯有是子諒哉訓凡九十三條如言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必又言人家切
勿貪富只從容一字儘好又言但願親戚人人豐足當

我赤貧自守又言貧人未能殘跡先求自立又言日月
相望必俟月光盡後日光始復照之故貧賤求人欲時
時滿望如十五六夜之月勢所必無又言朋友通財非
有器量者不能承當古來鮑子容得管子却是管子容
得鮑子其識解並高人一等至云違邪佞是富家教子
第一義違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科第文章總是兒
郎自家本事又云教子鞭扑暫行知警常用則玩又云
凡子弟每事一稟命於所尊便是孝弟尤爲獨探本原
凡教子弟皆宜奉以爲法者也唯言買田收租是儒家
捷徑良方不廢清修不染市道以今日論之則業主佃
戶莫不以狙詐相尚實與市道無異而清修亦斷不能
無損此誠陸太夫人所不及料而余則深有感于人心
風俗之遷流矣余生平服膺此書以爲是真能立言不
朽者手錄數過并附以評論頃病中復取翻閱因摘取
大畧以爲之跋

黃夫人臥月軒集跋

近代婦人能古文者不多見余生平所見婦人則惟
有古文者唯明季錢塘顧和知臥月軒集而已和知省

若璞副榜黃東生茂梧之妻早寡教二子二女成立皆
彬郁有文采自言喜讀經傳史册皇明遏紀大事記之
屬旁及騷雅詞賦暇乃肆力於詩古文辭晚年每與諸
孫男女倡和以自娛入　本朝順治初始卒集凡六卷
前四卷皆詩後二卷則文也其文爽朗蒼堅無澒涊脂
粉態如先夫子行狀先舅姑行實子婦壙志賢直疏快
不加文飾而立言得體饒有勁氣他如述古警女分析
曾裕翁部郎復亭姑金宜人卽崙圃姊愛孺人淑愼而
嗜書聘爲媳年十九歸汪相夫以儉事舅姑盡孝乾隆
乙丑曾裕官京師旣抱疾歸卽餘而殁逾年遭姑喪舅

亦遘甚疾有覩覩者獄起孺人顧官置之理而謀益肆
憤與毀交積乃病病甚痛不能長奉舅甘旨且悲夫姑
未葬子在弱齡淚涔涔下也於是族黨咸歎息以爲難

秀潤當推作者一時殆罕其匹宜乎池北偶談稱爲副
笄中奇人也其子婦丁氏好論屯田水利鹽筴諸大政
益丁之母張氏當甲申之變嘗爲計李賊檄佽爽有大
夫氣丁承母與姑之訓故能講求經世之學如此是亦
皆婦人之能文者足與和知競爽惜其文並不傳矣是
册楮墨故儉乃吾家百餘年前所藏舊帙庶水火之劫
而幸存者當珍弆之勿易視也道光中河帥麟公之母
惲太夫人編選　國朝閨秀正始集嘗以重價購求是
集而終不可得則希覯可知矣

傳書樓詩稾書後

先祖姑金太宜人傳書樓詩稾一卷先舅靜圃府君屬
同里陳無軒先生焯選定手寫刊行并附以題辭一册
當世士大夫爲詩文以闡揚懿行者不啻數百人唯長
洲李客山先生果所撰金孺人哀辭其序云節孝金孺
人吳之太倉人光祿寺丞金崙圃女也嫁烏程汪中書

人母夢雛鳳投懷而生承其家學故自幼能詩方家難
之與先舅僅六歲太宜人扃之樓上去其梯每飲食必

先嘗而後與之始得免於毒害故病中感賦有句云龍泉趨死易虎尾立孤難皆哀辭所未及詳者又太宜人姊居三載卒於乾隆庚午正月年止三十當時以與守節已閱十五年以上或年四十而歿者得表其閭之例未符僅採其事蹟入府縣志追咸豐初元乃以新例即據府縣志所載得邀

旌表此則必當補書於册後者也詩凡九十一首汪氏擷芳集沈氏別裁集阮氏兩浙輶軒錄陳氏湖州詩錄俱嘗入選江蘇詩徵亦選數首以爲吳縣人誤也咸豐

癸丑三月孫婦趙榮謹識 元孫 孝煩 孝緯 孝偉 趙

周母王太恭人傳

太恭人姓王氏諱淑字畹蘭仁和侯選員外郎蓉裳周君諱光緯之德配吳江乾隆丁未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蘭江公女也降芬瑤臺毓秀慶閣性稟高懿度表莊姝女師德象之篇詷如夙習織紝組紃之事教已先嫻時蘭江公以翰林改官主事供職京邸公餘授以經史才彥屬至太恭人喜功資錯玉識交深明磁益勉以取友必端與人無忤是以善士之目見重於居鄉神君之稱羣推於簽壯力行所得慈訓爲多晚習優閒頗耽禪悅不靳施與遑計有無嘗謂憲曾等曰汝父志所未逮者義莊耳汝曹當成之爰割膏腴之區以贍寒微之族

翟光鄴之高誼豐嗇與俱范文正之遺規精粗悉備遂
迺根諸蘊庇實詠椒蕃火舉同功田呼續命有司爲上
其事於
朝員外君寵邀
璽書之褒榮分綽楔之典光被泉壤惟太恭人實致之
焉至於儉以持躬寬以御下婢媪樂其春及戚鄰匄其
波餘陰德比之耳鳴福田由於心開稽其善行不可殫
書性嗜吟詠著有竹韻樓詩詞豪深白韜晦不事流傳
在都中日與李紉蘭楊蕊洲諸女士酬唱互作篇什遂

多今所刊者率皆爾時之作云素尚繁劇致損餐寢而
自員外君捐館舍單煢調苦獨繭絲長絕髮之詩既成
卷施之心彌悴年五十二薄疾遽終兆勳擗踊纏哀呼
搶莫贖毀滅尤甚形神遂離謂非至性過人以死殉孝
者歟今憲曾持狀踵門乞余爲傳余曩侍先大夫於京
師知太恭人馨逸夙成光采白曜有藻鑑蓀之質儼同
孔長是不可不補書於傳後也憲曾有子二長鄰表
廕襲雲騎尉次鄭表遷嗣兆勳後並幼甲寅十二月
已渺矣宣文之幔彤管有煒亦庶幾有道之碑

自記

錢母張太孺人傳

錢君培名好學能文以力行重於鄉里黨衆稱其賢人
歲失恃時念其母太孺人不置人有語及之者輒嗚咽
流涕悲悼不自勝蓋自幼而壯數十年如一日云今既
葬其母謀所以傳之者因郵示行狀乞傳於余余悲其
意且習聞太孺人之賢且淑也奚敢以不文辭按狀太
孺人姓張氏華亭貢生入祀孝悌祠諱一壽公孫女國
子監生諱應桂公女幼讀書通大義言動必以禮年十
九歸訓導公某某先生事其姑金太孺人先意承志能
得其歡心金太孺人嘗患肝疾曉夜侍奉衣不解帶者

累月未嘗有惰容病賴以安訓導公久困小試溺苦于
學太孺人以女紅佐之資漏將盡一撚青熒刀尺之聲
與誦讀之聲互相答性耐繁劇勞不自恤又慮以家事
妨訓導公學業事無鉅細悉力經營嘗襲祭祀佐理中
饋必敬必慎與諸姑娣姒居無間言御婢媪寬而有禮
教子以義方雖在孩提不少寬假太孺人之德如是宜
其身既沒而行益彰且以知錢君之賢有自來也其在
內則婦事舅姑不過承顏色奉旨甘出入扶持拊摩將
養而此外無及焉詩三百篇述婦人女子之行亦不過

采蘋繁藻絺綌濟酒食而閨門之內風化所基焉孟母
有云婦人之禮精九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此
即禮經詩章之意婦人之德未有加於是者則如太孺
人者可以傳矣世俗不察動謂閨行無足稱述不知婦
人以奇節見者類皆處至險至危之地幾經困阨挫折
而始顯其光焉此固身受者遭逢之不幸亦豈秉筆者
所樂得而傳述之也太孺人生於嘉慶二年七月某日
卒於道光五年正月某日年二十有九子二長培名次

某

贊曰人子欲顯其親則必邀章服之榮綽楔之典以爲
其事足傳也錢君獨不之取惟願得余言以期壽世豈
猶夫流俗之見哉然錢君年方壯其學術超軼流輩他
日對揚
王廷乞
封贈爲泉壤光而其母氏之賢益足以傳諸無窮也是
則余所深望也已

計蕙仙哀辭

蕙仙名珠儀秀水計君光炘之女也能詩詞書適同里

陶震元結褵甫逾三載於道光二十七年之七月產後遘疾至十一月十九日乙未而歿年僅二十有六生子女各一子名寶良余哀之而爲之辭曰

綱易理之消息兮信天道之盈虛孰知夫吉人之遘凶兮詢蓳茅而可疑嗟耄耋之羅預兮感烏虧之舜馳方少壯而奄忽兮竟朝露之先危溯斯人之淑愼兮體蘭蕙之柔姿嫻姆訓於髫齔兮羌真道而修詩侍重闈而能得其歡心兮更兒弟之怡怡嫗薛針之神巧兮善織紝於紈綃近文房之毫素兮卻盛具之鉛脂工畫苑之寫生兮擅詞壇之色絲追刘蕡而秣馬兮簸歸妹之良時歌天灼而嫈嫄兮美室家之允宜奉高堂之旨甘兮湘蘋藻於釜錡吟題章於燭前兮勉懿德於槃匜唯勤經之敦勸兮必敬戒而無違喜驪珠之穎秀兮樂符彩之嫈娟冠族之賢媛兮當迓集乎繁釐何坏懿之迭奏兮倏柱折而絃移俄二豎之爲患兮居膏肓而難治求兌說之神巫兮問折肱之上醫倀鼎藥之無靈兮返滿廓於瑤池彼松陵之謫降兮且一紀以爲期是何殊寫韻之仙侶兮乃逾百旬而遽奪之徊翼蒼之旭弁兮果殀壽其誰司咨八瓊之妙訣兮久松子之吾欺抬詩篇之殘賸兮檢畫卷之留遺繫一時之麟角兮郎千秋之豹皮悟蘭膏之焚熬兮詎伊慼之自貽慨哀音之遙送兮雪涕洏之漣洏憶惠贈於疇昔兮提團扇而風披宛明月之入懷兮翦生綃而中規愛丹青之妍雅兮寫瀟葉與疏枝倚幔曲於蓬窗兮思晤言於淑姬嚴霜兮摧嘉卉之孌麗苦雨兮凋繁英之葳蕤乍鸞銷而鶴怨兮撫遺筆而生悲什襲而扃諸篋中兮恐傷情於偶窺爰意內而言外兮用寫哀而抒詞庶煙管之或采兮歷永久而無忘琬闕之芳儀

上海 趙棻儀姑

蝶戀花

題載姬顧蓉娘吹簫圖

江東画客才名舊獨對黃花小試鏤冰手可意玉人依座右何須記曲頓紅豆　幾日秋情濃似酒檀口香喉真箇銷魂否夜靜不知清露透濛濛冷溼羅衫袖

南鄉子

前題

蟾魄喜初圓名士傾城是風緣月姊聞聲應亦妒翩翩未許乘風便上天　綽約體如仙徙倚桐陰石磴邊最是泥人風致也娟娟手握瓊簫更可憐

青玉案

茉莉花

紗櫥玉枕清無暑點綴晚妝眉嫵一片幽懷誰與訴盈盈素質冷冷碧露欲摘人何處　暗香漸覺金風度起傍花陰自延佇欲問冰蟾愁幾許越羅涼透楚天雲暮脈脈渾無語

深院月

情脈脈思悠悠霜滿閒庭月滿樓何處歌聲風送到隔鄰親按小涼州

天仙子

滿腹閒愁皆自取美人消息知何處芳心許芳魂與偏到相逢無一語

如夢令

昨夜霜濃風驟只恐梅花僝僽曉起探園林却喜寒香依舊知否知否欲折還憐纖手

西溪子

溪畔水仙開矣一縷幽香如此暗相思何時已無時已不比春風桃李問姮娥奈冷何

歸自謠

今夜月千里離懷愁欲絕歸鴻陣陣哀鳴切　銷魂恰憶中秋別堪嗚咽裁箋欲寄西枝雪

連理枝

怕讀西堂句怕聽西窗雨此恨何如幾時重見歸期又誤憶謝庭今夜北堂相聚圍爐共語

江南好

自題意中雲樹圖

江南憶相憶未曾經人道江南儂故國幾時纔見故山青歸夢杳難憑

望江東

前題

煙水蒼茫黃歇浦五百里吳淞路如何恐尺素修阻難覓箇帆飛渡　欲歸屢把歸期誤凝望遠空雲樹漫勞湘管傳情愫奈此情難賦

意難忘

前題

十載蘋洲鎖襟懷黯黯歲月悠悠望雲心欲絕懷橘願難酬鴻北向水東流拚一醉新篘把此中無邊牢落盡付眠鷗　燕臺更有前游記閒園角酒水榭迎秋選餘徵韻語說併擁香篝憐別後見無由更莫上高樓森山橫斜陽芳草處處生愁

錦纏道

題丁夢樵虹文四安賽會竹枝詞

纔罷春游剛接賽神絃管想盈盈堤舞裙歌扇方出赴會人爭羨勾起詩豪重把新聲按　好句播風騷情關正變知老鐵清詞誇獨擅他時定有雙鬟聽紅牙輕拍傳唱旗亭徧

解佩令

題姜玉溪宮綾簫聲明月圖

冰絃停撥閒愁暗繞記夏宵隔水鳴聲度翠袖紅樓把碧玉殷勤重譜裊餘音低徊如訴　一天涼月一江冷露渺微波盈盈修阻倩得荊關爲寫出那時情緒却還愁小紅生妒

一枝花

題嚴比玉延珏宜園倚聲圖

過眼涼秋晚抱膝酸吟慣蘋洲漁笛都擁琴案看滅字偷聲寫得詞華爛休道豪情擅待檀板紅牙倩个小鬟輕按　笑儂亦紅裁白判惹得吟遊社到如今變弄何曾算羨摘粉搓酥字字珠璣綻肯便浮名換一曲風流早已是旗亭傳徧

百字令

題董壺山甥百花詞

生香活色似丹青宛轉描來清麗摘粉搓酥成百詠字字綠酣紅膩十樣雲箋三升墨露會得惺忪意問花無語可能知此情未　堪歎朐隙流光鴻歸燕去不管人顦顇兩雨風風新夢覺別是銷魂滋味一段纏緜千般哀怨盡向毫端寄感春懷抱遣愁儂亦無計

青玉案

題董雙湖夫人梅窗琴趣圖

縞衣綽約闌干倚早窗外香吹起翠羽啁啾風月壽雙對花開如斗算只有香塵依舊宛轉新詞工寫怨繫相思奉倩猶消瘦還累我淚盈袖

成姿韻庭蘭情意只在綠桐裏　知音更有羅浮壻玉茗風流君許替撥罷金徽同覓醉小絃彈了大瓢沽未共飲苔枝底

金縷曲

春日有感于啟兄之逝兼悼董菘園

夢斷江鄉路憶年時小窗情話共傾離緒一別俄驚成富貴盡付東皇消受正處處壽芳攜酒蝶粉蜂黃渾未褪恰娠梅嫁杏住時候金錢會休孤負　紗窗乍啟香初透最多情嬌態兒女花癡爭繡不許風欺兼雨虐嗤願年年歲歲人如舊舒化日共長久

藝宗傳毫素更鸚鵡當年會賦又是禁煙時節近歎殘宮寂寞斜陽暮還翦紙向清泥

前調

題董鑄范花坪長憶圖

樂事應難又記當年小園聯步牡丹時候魏紫姚黃春正麗肯便等閒孤負理彩線花旛親繡護惜繁英芳意切奈淒風苦雨來偏驟春人夢能長否　飛瓊本是瑤池偶恨恩恩驂鸞歸去幾時重覩此日芳菲仍不改忍對花開如斗算只有香塵依舊宛轉新詞工寫怨繫相思奉倩猶消瘦還累我淚盈袖

高山流水

題湯雨生十二古琴書屋填詞圖

七絃拂處起春風譜幽情判白裁紅閒坐理金徽公餘雅賞誰同揮毫際換移宮依稀有多少新謠舊曲付與飛龍恁銅琶鐵板大漢倩關東　囊中連珠又雙月排列著幾許梧桐擾醒盡深愉一一與政相通免平沙落雁哀鴻旗亭上祇聽歌來五袴寫出懽悰勝耆卿井水隨處播芳蹤

臺城路

題陸簫士長春天台采藥圖

石梁遙亘天台路斯遊最饒清妙手杖青藤腰鏡白木夢裏當時曾到仙山春早看紅徧天桃閒情多少倚石迷花千巖萬壑徑幽繞　新詞總題石室畫師憑寫出峯迴雲岫詩詠曹唐賦裁孫綽輸卻風流懷抱元花著草想滿貯奚囊儘搜吟料遠映霞標翠屏橫夕照

江城子

小閣寒生夜有霜掩紗窗對銀釭閒拂花箋細意譜新腔多病多愁還自笑文字癖總難忘

瑞雲濃

葉小鸞眉子硯側刻八分書疎香閣三字背刻小楷八十四字云貝氏從海上獲硯材三琢成分貽子兒弟璦亭得眉子硯已歸塵貢某氏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只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鸞素袖輕籠金鴨煙明窗小几展吳箋閒匝一研櫻桃雨潤到清琴第幾絃已已寒食題下有小印篆文小鸞二字硯已歸塵貢某氏余所見者秀水計氏拓本也爲題此闋

紅絲片玉螺香猶沁脾紫素袖頻番井花洗櫻桃雨潤記伴著瑤宮仙史夢影鎮夙夕化飛雲逝水　十樣新圖誰拓出初三月子細字銀鉤認題識優曇花謝想膜拜猊床禪偈墨暈流芬小壓似此

剔銀燈

題袁子才先生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顧紉秋夫人摹本

勝絕湖山佳處來作吟壇盟主夜月紅樓春風絳帳粲瑤臺仙侶娉婷細數剛好似琴徽箏柱　韻事爭摹

畫譜裁成依然風度蒲褐詩禪芸勝婦學解道浮名都說前塵電露吾自賞傳神毫素

傳言玉女

計慥仙珠儀贈所畫團扇賦謝

秀骨珊珊想見左家風貌繡餘閒課仿徐黃畫稟纖指點染澹月疏花清妙仙雲飛墮墨香猶繞　入手冰輪快新涼更不盼素秋來早憶妝臺弄筆嬌癡小茶別恨遠山芳草且閒遙寄也應傾倒第三女曰杼亦能學畫時從宦雲南

慥珠閒

題張嘯峯鴻卓藕花香裏填詞圖

水亭開風簾捲開對碧雲千柄寫幽情譜宮商問花欲應越娃歌罷鬧紅歸艇最宜畫長人靜　曲欄凭箇中清味自領三十六陂風景玉簫低和奸趁彩鴛眠醒冷香遙沁雪箋霜頰嫩涼暗傳秋信

玉女搖仙佩

題蔣海珊維城會看梅花過野橋圖

橫溪畧約著箇幽人伴鶴風神瀟灑冷澹生涯孤高心性總被綺梅牽惹破曉攜笻出望瓊雲嬌墮望彩虹寒跨暗香逗一枝竹外小立幺禽凍蕚低亞詩仙最清狂雪友霜娥冰銜許借　猶憶小窗夢醒月冷茗椀忍負相思那夜寵柳驕花嬉春雖好怎及西泠茅舍欲去重回步繞籬落徙倚水邊林下怕一霎隨波片片玉龍哀曲等閒吹謝生綃寫他年官閣助清話

散餘霞

題雲山留客圖

名山名士成賓主記倚笻延佇佳處好結茅菴莫匆匆便去　多情小山桂樹也勸人且住癡絕一片煙嵐更

周遮別路

金縷曲

題吳一峯家衙竇天圖

不解蒼蒼意古今來把人傀儡般游戲只有蚍狂吳季子未許碧翁維繫早脫屣浮雲金紫臥無虛齋魂夢適笑郿鄔資枕翻多事迷與悟總非是　莊老宇宙誰知已問丹青可能摹出填胸豪氣瞥睨人間雙白眼說甚蓂天席地奈一片雄心難死痛飲高歌聊作達儘半生蹤跡壺中寄眞自在有如此

題陳叶麓伯顯清平山館圖

閉門覓句商畧開中趣城市山林咨小作大好誅茅結宇　石髓涼泥吟腸煙霞添入奚囊恰伴徐家高士詩仙近在鄰牆

蘭陵王

海酒

一溪碧環抱問吳釀國春波滑新泛綠醅化作眞珠小槽滴鵝黃好顏色招得高陽醉客茅簷外青颸杏帘明

月清風兩橋側　雪鴻蹤今昔記少小評量泰黍燕衎醉鄉日月頭將白怎滿引村酤勸劉生清味急花蠟藍總不敵有名士標格　岑寂曾泣只自感絲曾詔歡伯詩仙俊賞難重覓奈士雄憁燕狂吸風流公瑾醞藉處更孰識隨園食單以綠豚爲召上又

金明池

震澤王卅農藏河東君書鎮書田石高寸餘刻山水亭榭款云倣白石翁筆小篆五字首鐫紫

頑辛巳陽月柳蘿館製于宇研農方長醞詩東

苦想蘇小鄉親三生許認試聽深篁鵑語　盛澤人

浦春夜月

題陸賓鄉繡鄰林山館圖

倚黃淡小村風景偏佳最愛老屋三椽恰占水雲隈不許軟紅塵到惹的魚蝦近闌鴨閣閣更清芬世守葵花石古涼繡箬苔　天隨小隱開庭半畝杞菊應栽著箇吟身憑料理劍緣琴柱酒枸茶杯眠鴨夢醒記梅題恐費疑猜讀書處恍鵝峯雪霽龍城夜月天末飛來

吳倚雲夫人婉桃 綠窗吟草題詞

鶯媚能歌花嬌欲語比肩人倚朱櫳珊管輕拈書眉螺
了緻青閒拋書卷閒停繡賭尖叉好句先成聽分明吟
山紅窗總是雙聲 玉簫淒咽奏樓鳳又天風吹送鸞
背飛瓊閨取香箋幾多斷稿零星扁舟曾泊梅花堰弔
詩魂冷月三更剔寒燈讀罷遺編夢落瑤京

瑤花

題陸賓鄉傳書樓圖

玉叉展處小拓紅窗正滿庭花雨金翹拂拭還只怕汙
了茗漫寒 具樓心慣讀儘消受一爐香灶愛還疲烘徧
生綃也合碧紗珍護 幾番丹席摩挲抵百萬贏金家
計傳填芝泥淡沁看押角小印模糊留取奇書箱束和
此幢鬆檻閒貯漫愁他妙絕通神化作彩雲飛去

觀英臺近

徐蘅香夫人延照 遵案戴鋼士婦題

曉窗前風幔底妝罷對圖史小學鸞箋微墨彩毫試憐
他鏤雪思清細蕉心細渾減了雨峯眉翠 長伯英珍

魂飛去瑤臺化作斷雲墜欲遣悲懷閒簽已遍淚怕看
錦句愁多銀鉤腕性賸小印尚鈐紅字

月下笛

用石帚韻題于幸伯源南湖柳隱圖

垂柳深深詞仙小隱一樓煙雨流鶯解語聽到簷中白來
去人間離別誰能會只問雁東風萬絲愛剪嬾幽牧門
無剝啄飛絮盈階 延佇尋詩處想見品人中條青春鸚
鵡漁謳再譜小長蘆客應許湖天涼絡絲邀吟屐間前夢
織腰記否采菱曲欸乃聲遙和怒鐵自度

遶佛閣

題雷約軒 保廉 蓮社圖

鶴林淨土香界結社裂展吟侶三泖東許郎疑遁迹廬
峯遠公住鯚魚飯鼓金粟影裏塵劫重數搖盞頻注笑
他愛酒柴桑喚難去 憶昔弁峯頂香湧青蓮問法炬
聞說後遊騰節留久佇想約踐嬉春來幾折雨世間今
古間白業因緣殘衲能訴更浮圖一鈴幽語

瑞鶴仙

題約軒德配張伴蓮繡詩圖

生綃繁墨縷愛揩繡女章色絲慇語珠排好詩句是多情夫壻錦心纔賦吹簫伴侶鎮同修妝臺眉譜笑當年織錦蘇孃偶影獨鳴機杼　看取松陵小謫寫韻非神翠鬟香霧五紋雞組能巧似夜來不想前溪曲唱今番歸櫂花樣應翻白苧恐鴛鴦繡傳編紅閨有人偷度

醉太平

鈕西農福疇亦行秋齋詞鈔題詞

吟春曲棚聽秋小圃幽情都付與箜篌燕閒　芳妍碧山清超玉田笛聲飛滿江天對斜陽暮雁

惜分釵

陳蓮汀　銑悼其姬人吳氏因取所畫墨梅遺稿裝池成册并綴遺照於册首名曰疏香清影圖

蓮汀自題一絕句云梅子酸心樹桃花短命枝可憐梅倚月孤負月明時册中題詞多清虛婉約之作余亦賦此解書諸册尾

芳年短香魂斷墨痕慘滴綠幽怨夜凄清峭寒生關雪

丰神直恁娉婷卿卿　孤吟倦閒愁絆相思忽到蘿窗畔影斜橫月朧明夢醒羅浮一段癡情惺惺

垂柳陰陰岸花飛香點綠溪裏抱涼沒箋鈸伴約鷗
鳧兒呼魚鷗霜鱗爛煮佐芳田想王湖石林書就萬事
付高吟敲銅斗唱漁歌子驚起沙禽

一痕沙

題吳平齋雲畫山水册集宋人句

象筆鸞箋美蘸蒸牀香篆橫懷靜靜安侯雅言花
落空庭暮趙鼎景趣天然劉過寫我吟邊句韓淲山無數秦觀
夕陽煙樹石孝友看盡江南路周邦彥

前調

題陸芝田蘭生雙亭閒圖集宋人句

何處君家毛滂柳舍煙翠趙令畤繞賀鑄寓瓊宇無名氏寂寞
閒庭戶謝懋點滴舒箋袁去華總人昭惟諫李莱老凭欄佇
立陳允平雲山煙渚吕勝己好箇雙棲處夔道

壺中天

題計二田光炘小滄浪消夏圖集宋人句

滄浪萬頃侯寘臥冰廬仲并冷吟夏英公愛此炎山
供秀潤劉清夫堪詩煩襟加洗韓元吉候料理琴書張孝祥品題風月
古戴復別是閒滋味李清照遯迹竹邊寮崔閒倚欄疑是人世

嘉蔭簃集

龍門高古記
遊上都清涼山記
小忽雷記
元大德本風俗通義跋
寶刻類編序
輿地記碑目跋
傳是樓書目跋
長安獲古編引
嘉蔭簃集器款識法帖敘錄
泉苑書畫小引
海東金石苑題辭
書王洞宋人題名序
清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敘錄
嘉蔭簃泉說
海東泉說
太平興寶天福鎮寶二錢跋
跋尚書散郎田邑銅印
跋代郡馬丞印
漢西嶽華山廟碑重刻本跋九首
漢楊量買山記跋
漢朱君長石刻跋
元氏三公山神碑跋
寧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寧贇碑跋
唐薛縗殘碑跋
太州仙掌縣長從人段沙彌造阿彌象碑跋
劍南道按察使益州長史韋抗功德碑跋
王大王造庵子及作水池記跋
宋峴山晉羊太傅祠石柱跋
宋文丞相題名跋
古泉隨筆跋
爲顧湘舟題古泉精舍圖冊
題梨刀
題金錯刀梨刀之無刀者
復吳子苾書
與顧湘舟書
寶六化范銘并序
新莽大泉五十范銘
鏡景贊并引
古泉欄小象贊并引

卷下詩四十一首
周虢叔編鐘歌并序
周兮中鐘歌并序
周已侯鐘歌并序
秦銅詔版歌
願長相思鏡
宜佳人鏡
唐嘉德門內巡魚符
武周龜符
金錯刀
泰山無字碑
佐弋瓦歌并序
同作
題宋拓漢西嶽華山廟碑并序
唐雁塔泥造像并序
前題六首
同作
和石匏韻二首
再和石匏二首
題藝海樓藏古器搨本冊
蒼玉洞用宋蔣之奇韻二首
又用宋蔡傅韻
戊戌春三日招同人遊白鹿虎溪二若集超然亭
和石匏韻二首
重九和周小農韻二首
和周小農即席原韻二首
崇雅堂集有東軒吟社圖七律二首即次其韻
雲驤閣落成用留別元韻二首

文

龍門訪古記

東武　劉喜海撰述

海寧　陳乃乾輯錄

出洛陽南門五里許渡洛水西望天津橋今存一洞十里經關林十里經龍門鎮又二里許兩山東西分列右龍門左香山伊水中流即古關塞也路首有寺曰潛溪舊有唐咸通八年杜宣猷潛溪記刻石趙氏金石錄所治焉今杜記不存久矣寺門外有亭有泉一泓可漱可鑒入寺門石壁有垂拱造象二一洞在房內甚大無題字鑿一大佛象小門內有軒五楹臨伊水面香山後廟南北列對面石壁鑿三大洞即三龕也北一洞有佛象無題字中一洞曰賓陽洞內無題字南一洞造象題字數十有隋大業二種餘皆唐貞觀間刻賓陽洞外左右彩題字洞南石壁如碑刻三龕記左側隋開皇裴慈明造象石壁上下左右造象甚多大抵永徽總章時刻出寺門沿伊水南行經小洞數十至唐敬善寺石象銘處

稱地有溪谷之勝爲宰相李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又一洞東魏大統韓道人題字山半鑿開一壁如蓮瓣狀地甚寬敞俗名九間房中列大佛象三又列侍者象三又一洞有惠成造象咸亨刻又一洞多總章刻次則優塡王像北龕次則優塡王象南龕題司徒端韓曳雲造象不著年月楷法可定爲唐刻也一洞名蓮華又石鏟處有泉出焉俗曰龍口兩旁及頂造象皆元魏刻又一洞多孝昌神龜年刻又一洞潁陽郡君李氏造龕記在焉

常才金剛經亦在焉一路有鐫象而未題字者有鑿龕而未鐫象者又南行半里許無洞拾級至萬佛洞頂有唐永隆二年十一月太監姚神表內道場運禪師造一萬五千尊象龕題字徑尺大書自南而西北而東圖如規智運大師別有題字一洞多上元刻一洞多垂拱刻又一洞有惠成造象咸亨刻又一洞多總章刻次則優塡王像北龕次則優塡王象南龕題司徒端韓曳雲造象不著年月楷法可定爲唐刻也一洞名蓮華又石鏟處有泉出焉俗曰龍口兩旁及頂造象皆元魏刻又一洞多孝昌神龜年刻又一洞潁陽郡君李氏造龕記在焉又一洞東魏大統韓道人題字山半鑿開一壁如蓮瓣狀地甚寬敞俗名九間房中列大佛象三又列侍者象三又一洞有惠成造象咸亨刻又一洞多總章刻次則優塡王像北龕次則優塡王象南龕題司徒端韓曳雲造象不著年月楷法可定爲唐刻也一洞名蓮華又石鏟處有泉出焉俗曰龍口兩旁及頂造象皆元魏刻又一洞多孝昌神龜年刻又一洞潁陽郡君李氏造龕記在焉又一洞東魏大統韓道人題字山半鑿開一壁如蓮瓣狀地甚寬敞俗名九間房中列大佛象三又列侍者象三又一洞有惠成造象咸亨刻又一洞多總章刻次則優塡王像北龕次則優塡王象南龕題司徒端韓曳雲造象不著年月楷法可定爲唐刻也一洞名蓮華又石鏟處有泉出焉俗曰龍口兩旁及頂造象皆元魏刻又一洞多孝昌神龜年刻又一洞潁陽郡君李氏造龕記在焉

胡太后稱制時更多興建今不一見其跡而景明間北海廣川二王刻反存是又有幸有不幸也又南二洞亦北朝刻武平樂方在焉又南曰老君洞其中造象不可勝數皆元魏刻如始平公邱穆陵亮楊大眼皆在龍頂極高多景明刻不易拓故世絕無傳者又南上下洞大小二十餘皆北朝及唐刻自此而反潛溪寺門對渡伊水東崖爲香山寺南行二里許石壁鐫宋大中祥符龍門銘又南爲看經寺唐造象二三種又南鎮水洞即天竺寺又南萬佛洞即石窟寺內有唐人正書金剛涅槃二經又干佛洞又南十四里爲乾元寺是後來移建非

元魏舊矣香山寺舊在東崖之半今亦移置山麓故無片石存其南數洞間有造象然不及西崖十之一也案洛陽伽藍記龍門載石窟靈巖二寺名勝志龍門元魏有八寺唐時最著者曰奉先曰香山則在八寺外益之爲十寺奉先香山二寺見于李杜及韋左司詩曰大傳記曰龍門十寺香山爲冠蓋據唐時言也今案敬善奉先二寺見於造象即可知故非所在潛溪最後立故不在十寺之列予於前冬自閩入隴經洛下往訪一次憩息不及其詳去年嘉平月歸里便道留洛陽令內兄馬淳甫官齋因襆被來龍門潛溪寺度歲淳甫從予好古而勤不憚窮力搜訪與予其游兩屋七日搜得如干種迨予返自東武而　昆季以兩月之功凡竈之高峻極難拓者率其工役高高下下迪梯及之是役也拓得造象始魏太和至唐貞元有紀年者如干種無紀年者半之有紀年而闕泐者又有僅記姓名者凡干有　百　十種宋刻及題名附焉前此友人陽湖方彥聞履錢歲乙酉親至其地命工搜拓而淳甫亦曾拓寄僅得百三十餘種而彥聞輯有全目幾干種今予所得又遠過之且多前人未見者彥聞名久作古人不及其證爲憾耳淳甫屬予編次洛陽金石志因以龍門

石刻先成一編入予所著金石苑中爲述所遊歷如此時道光庚子四月

遊上都清涼山記

道光辛丑冬十一月余分巡榆塞道由延安止行館中東望城外高山如列玉屏樓閣佛刹綿亘里許宋范文正公漫興詩云金明泄西嶺清涼峙其東即是山也韓菉亭召灌解兵後構翠微亭於靈隱題名自署清涼居士蓋慨念中原追思故里取斯山之名以寫憶遊以訪古刻而冰雪載塗朔風凜凜山空木落寒氣逼人遂弗果踰月督兵復經山下又值歲莫官程促迫更

無暇矣明年春二月自青門揭眷北返十九日駐延安
遂偕權太守鄭袞臣 華國大令張鳳書其翰往遊焉出
門東渡延水迴邏北上拾級以登最高一峰曰蓮花佛
殿三楹倚巖而築相傳尸毘王割肉飼鴿處且以爲鴿
施所自取攷鴿施秦縣見漢書地理志其時佛法未入
中國烏得以尸毘王事名之乎他如插金巖因僧童墜
銅匙而成金撒珠坡因土人刈草棘而拾珠爛骨泉襲
爛柯之意桃花洞取桃源之名附會穿鑿名不雅馴祇
俱嗢噱而山色自佳何必故神其說耶山阿名人題詠
刻石纍纍無隙地郡人呼爲詩灣皆明季及近人作無

足錄顯亦韵事山半有萬佛洞卽范詩所云鑿山成石
宇鑽佛一萬尊者拂拭塵壒得題字於佛座間宋元豐
者十金泰和大德者各一又於洞外得金元人摩崖碑
二藉以知斯洞緣起而欲求范韓故蹟渺不可得已於
時春寒料峭楊柳新青河冰開夕陽迴照琳宮梵宇
金碧燦然俯視清流委宛如帶而城中闤闠盡在目前
雖乏古緣亦勝攬也爰飭工拓其題字以歸屬陳君粟
園圖之而余自爲記

小忽雷記

唐小忽雷迻羅檀槽龍首蟒皮面廣七分下豢小忽雷

文三牙軫二面廣四寸背正書臣滉手製荼獻建中辛
酉春國朝康熙辛未岸堂得諸燕市鐫五字絕句於牙
軫別系以傳其題詞則竟巷所作也夢鶴居士倚聲譜
爲小忽雷傳奇四闋又二闋曰大忽雷傳奇後歸長白
繼連龕方伯攜至秣陵余訪之未獲覩也時方伯軋許
相贈旋又移節桂林蓋三年於茲矣今夏函致贈余媵
以岸堂傳奇一冊余屬南叔拓其形裝池爲幀並補書
原敘一通於幀端且以詩志之屬同好和焉時嘉慶庚
辰七月中元日也

元大德本風俗通義跋

此元大德丁未無錫儒學刊本前有元大德丁未大中
大夫行都水監李果序此本無之偶失之耳盧抱經羣
書拾補載李果作李晦尚有謝居仁跋此本亦無之謝
跋稱觀風至無錫有教學李顯翁來訪云云或以爲李
顯翁當名晦作果者疑誤攷李晦初名燧咸淳進士嘗
從外家尤氏 鈔本最富自號惠泉散人著有顯翁記
聞李姓源流自虎通風俗通校正諸書見無錫縣志不
言其曾爲大中大夫行都水監謝跋亦止稱有詔僊而
亦未及其官再攷漢魏叢書風俗通前刻有李果序云
三衢毛希聖摯來錫守劉平父一見遂繡梓於學宮有

自錫山來者道廣文意徵余跋云云是校正者無錫李晦而作序者李果李果非錫人也不得誤以爲一人此本末有嘉定十三年東徐丁黼跋云在餘杭得於會稽陳正卿正卿得於中書徐淵子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致今刻之夔案丁黼字文伯號誕溪池州人寶慶禮官都制置使嘉熙三年北兵至力戰死之賜額立廟益恭愍見宋史忠義傳攷自各家書目有汲古閣書越絕書齒丁恭愍刻之夔門均有跋語是所刻之書甚多是書世罕專行之本明新安程榮掇蒼雅而類編輯曰永樂大典流傳獨少亥豕較多王辰夏過金陵陳雪峰宗彝於都門假得是本係顧千里廣圻

寶刻類編序

寶刻類編宋無名氏舊與陳思寶刻叢編俱經四庫著錄而類編輯自永樂大典流傳獨少亥豕較多王辰夏過金陵陳雪峰宗彝於都門假得是本係顧千里廣圻手校秋出守臨汀舟中錄副藏諸篋中四五年屢欲細勘一過因吏牘紛如未遑從事昨夏還自閩下三伏之暇檢點是書寫就中箱本出付棗梨俾得廣爲傳播竊附闕疑之義未敢改訂僅就今所見者碑下注一存字非妄也亦實事求是意耳其中不免闕略惟願同志君子匡所不逮時道光戊戌五月識於臨汀郡齋

輿地記碑目跋

輿地記勝二百卷宋金華王象之譔此即其中之碑目也原書分隸於各府之后其摘出彙爲碑目而勒爲四卷則不知始於何時何人想亦近代耆古者之所爲耳

曩在都門曾借漢陽葉東卿藏本校錄藏之此書著錄於欽定四庫全書向皆傳鈔率多缺訛聞南中有新刊未之見也客歲自下陳雪峰崇彝以其友人車子尊所刻郵贈乃吳門顧澗蘋手校譜本南宋故籍得以表章亦甚盛事

傳是樓書目跋

嘉慶戊寅醉司命日得此書於萬卷堂爲孫馮翼藏本道光丙戌夏日得北平謝氏所藏隱書樓舊鈔本對勘所載各書無所損益而分別部居悉依焦氏經籍志例雖少覺繁碎校此已剔若列眉矣故兩存之而以此爲

別本書錄云五月望日

此冊別集始于明疑有闕佚及得北平謝氏本第四冊首作別集下則別集上之久佚可知當借諸家藏本細校之丁亥七月二日

道光丁亥七月七夕日偶訪葉東卿于平安館借得傳是樓書目歸挑鐙細校之分類與謝本相似而分以干支格如文淵閣例集部亦闕逸洵定本也因手鈔藏之以爲正本此本與謝本均以別本書錄以備參攷云

長安獲古編引

僕束髮受書抗心希古研覃二三十載會最四五千通

補趙氏之書振興東武續原父之記錯比先秦經日下久居値關中再到器非求舊壽何取乎吉金文以足言信可垂之貞石商周重寶彝鼎燦陳撫雲雷饗餮之形辨蝌蚪蟲魚之字且丁父癸語簡而尤淳眉壽吉康文繁而不縟洎乎嬴氏度量詔以刻辭逮至炎鏞歲月謹於作器符摛繡虎洗縷吉羊鋗濯龔泉鐙擎甘露琦瑁粧銅華之覓應語無譌犀毗飾金帶之勾傳觀各異載尋班書之恠傳會良金爰糾洪志之圖備搜新布李唐魚佩則左右交巡武嬰龜符則合同受發既紛披夫金薤復傷宋於石華象教普通丹青藻飾龍華供養瓔珞莊嚴或鑿一區或鐫四面法界妄祈福惠善門樂證因緣宇櫨六朝間奇列坐居容十笏選佛名場至於訣墓有文或銘或版紀元可攷曰隋曰唐荒榛慨龍首之原狐貍竄窟破刹訪牛頭之跡最贔蹲趺取之不爲太奢好之豈云無力斷圭全璧篋閟香柟剔蘚剜治楮濡翠墨蟫馨聞之陋帚御陳陳蔬近出之奇難乎裹足別有香泥妙色非石非金淨土尊容亦文亦象聖教雙碑之側風雨銷磨慈恩一塔之餘雁鴻零落出之瓦礫燕以沈檀翻貝葉而擢蓮花播詞林而傳文圖三行十二字法擅褚虞一集短長吟韻高元白玉若泉通子母合土

范金印別官私雕文琢鈕別館離宮之瓦長生富貴之
瓠畸型廢遺網羅殆徧是眞瑰奇之寶勿爲耳目之娛
與世殊科是吾所好學古有獲秘文編自長安識小非
賢疑義賢諸大雅

泉苑菁華小引

藝游古林文說泉苑睟菁敢秀縝英摛華白金昷三青
箱選萬鍾官載冶柱史爰甄豔溢螺丸形傳繭楷田田
鱗次巢蟄蟬聯方員燦爛細大殊軟瓣蜫和嶠志補洪
遒

海東金石苑題辭

十八世麥宗之巡方有記松嶽之祀典攸隆頌興王巡狩
紊東國通鑑新羅眞興王名彡麥宗立於梁大同六年 蘇定方偉績勒銘
南二里有石增刻字云大唐平百濟碑銘顯慶五年劉
入月建賀遂亮撰權懷素書蓋蘇定方紀功碑也

嘉蔭簃集卷上

唐皇宸翰幾

嘗稽冀子聲封朝鮮漢撫三韓周平百濟文章聿盛新
羅有異乎扶餘詩禮相傳高麗亦別於濊貊眞德獻太
平之頌舊唐書永徽元年眞德大破百濟遣金春秋子
法敏以開眞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高句麗知文字喜讀
越王成新義之書五代史昭進越王新義凡卷 儒林傳
立乎帶方釋教遠興乎震旦自古稱君子之國迄今猶
文物之邦爰有雲石趙君人嘉慶丙子入柳如余有金
銷竹嶺之烽晉興法寺忠湛大師碑高麗太祖王建撰
倭寇之亂倭奴車載以東至竹嶺碑斷爲二乃掣其一
以去今存殘石二片亂定後守臣仍叟還於原州俗名
爲牛脚碑胖氏祠墟永奠紺山之麓薛仁貴祠在積城縣古新羅太宗
古陵額篆三五字亦可珍 新羅太宗武烈王金春秋陵碑金仁問書碑已久勒
今止存篆額數字 舊墓畫圖十二神其有象角刻於石爲十二
時生肖神像每一聲聞百里奉德鐘鳴高麗史地理志接
手執一兵器 撞之聲梵唱
新羅茶惠王金乾運鑄銅鐘重十二萬斛
閒百里命金潮奚銘之時唐大歷六年十二月也
諸天華嚴經沙華嚴經殘石在
全羅道求禮縣六面墻文多剝蝕相栗
面小淨屠石幢唐時所建今
三川寺句掇畸零三川寺
拓本字多漫漶幾不可讀大智國

師殘碑李靈幹撰今斷損止
存大小十六石不能句讀　雙谿石門四大字在智異山唐崔致
字遠書字徑二尺許智遠事蹟詳後　鍪藏麟角碎金
集右軍之書新羅鍪藏寺碑高麗麟角寺碑寫額於白
蓮社前金生望重白蓮社大字額金生書按金生唐貞
元間人白勁能書不攻他藝年踰八
十猶操筆不休石草題名於丹書若上花郎譽高三日浦丹
入神品三國史傳題名乃永郎徒南石行六字放眞興王三十七年
皆岩題名乃永郎徒南石行六字放眞興王三十七年
書岩題名乃永郎徒南石行六字放眞興王三十七年
始遣花郎其徒日眾擇其學業
徒也小兄故號猶存高句麗故城刻字金秋史蒐得之據
其文中有小兄二字定爲長壽王時
所刻當時縣令有大相舊宮未改新羅高麗俱有大相
大兄小兄之號　大相舊宮未改新羅高麗俱有大相
之千里駒之梁朝拔釋坦然俗姓孫氏年九歲解屬文
工書時以爲千里駒年十九爲僧卒
謚大鑒眞樂公文　即坦然也　三日浦之埋香三日浦有埋香碑元至大
戊戌歲書

嘉藝彩集卷上

二年修文殊院記　案李資元字眞精李子淵之子性聰敏登第爲元
立文殊院之院落屬金富軾爲大樂丞後棄官入淸平山
葺文殊院居之院落屬金富軾爲大樂丞後棄官入淸平山
記之而釋坦然書之皆一時名筆也　遍光先覺岬寺
記多具書撰也遍光開松廣眞覺國師碑李奉報撰宋端
平元年十二月建案　寺建桐華山有宏眞國師尊碑金
三年五月崔彦撝撰伽倻桐華寺在大邱縣八公
師悟眞塔碑銘崔彦撝撰伽倻桐華寺在大邱縣八公
眷天福五年七月建未詳其所在足達書　白月栖雲寺石南山
月建晒與栖雲寺郎空
峻豐王戊二月建金遷撰并書按居
師於後周廣順造曦陽山峻豐二年
知道場功德事是峻豐僞號在廣
年太歲壬戌當是宋太祖建隆三年案
宋王昭十五年甲子始行宋年號則
二年以前後周已亡之後當有僭號
史爲高駢器府光啟元年歸國官銜
後隱伽耶山幸配享文廟諡文昌侯新羅文學之盛
始於崔致遠字孤雲年十二隨海船入唐求學
記多具書撰也

年七月建案光德亦高麗光宗王昭儀號在宋初峻豐詳前年月可攷者　攷古竟同乎疏仡或姓名之已泐者存疑有似乎郭公鉅製鴻裁網羅悉備吉光片羽蒐括靡遺若乃奉使鈔輯閣精燕之篇同文輯大藏移安之記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載有精燕閣記宋政和七年建金緣撰洪璹書元周瑞南天下同文集載有大藏移安記元大德十年建昌林寺閔清撰金恂書今俱未見昌林寺碑金生書趙文敏跋云字畫深有典型雖唐人名刻以過之也今失之靖國鐫詩述自樂翁記載李齊賢樂翁禪云靖國安和寺鄭瑤華之有石刻睿宗四韻詩一篇今未見鄭瑤華之莫覩惜榛莽之久湮至於伽耶七言尤琵琶之追書弗取伽耶山流洞有崔孤雲七言詩一首陟州一頌眉叟乃近時宋時烈字尤菴者補書刻石　陟州東海頌許穆撰并篆書穆字眉叟康熙間人篆文頗奇姻幾不可識帖雙鉤而玩供臨池不存其目海東名人法帖一帙乃其國朗善君所集刊于石者歲久刻本雲石子敬齋歲木刻本雲石列木而瓢從絕島未列於編朱云近時自日本國海島中漂來鑒別宜精翦除貴當摭彼陳迹擴我異聞孫穆之類字難詳徐兢之圖經可續窗前鐙右古色古香研北花南奇文奇畢實不啻枕中之祕洵足稱海外之珍錄其全文綴以數語楷乎精謄手不徨昔牋妙諦於文字禪海東所藏東碑俱屬鈔胥以精楷寫於雲石所贈日本國美濃紙　余輯寰宇金石彙著金石多釋子碑碣故云　亦命嘉名爲金石菟而書亦名爲金石苑一編名金石苑今是首以海東二字別之庶以慰我嗜奇之癖好古之倩云

爾

蒼玉洞宋人題名序

宋歐陽文忠公跋甘棠館題名云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余素有耆古癖蒐蘿金石文字積四五千種嘗爲金石苑宋人題名亦幾千種焉癸巳春出守臨汀下車時路經東郊距城里許怪石林立指不勝僂詢其名曰蒼玉洞後有事每息憩其下見石上勒名夥夥然未暇榛莽剔苔蘚一讀其文字也今夏偶假偕從姪密甫作竟日遊訪得宋人題詩題名始慶歷訖寶慶及無年月者共三十有七種陳南叔寫圖兼注其勒名處而以辭麤岩題名一種附於後亦猶是歐陽文忠公錄甘棠館題名之遺意耳

清愛堂家藏鍾鼎彝器款識法帖敘錄

予幼嗜古金文字積之有年得三十有餘器久欲編成一集因循未果近來鬻門林生墨香擅黃仙鶴之技精于摹古甜髮逼眞爰檢付所藏器盡一月之功仿薛氏尚功意勒爲法帖以公同好索呂西村孝廉世宜標其目并自詳其制度記所由得惟不釋文以鍾鼎古篆宜

各抒己見證以經傳不可執一而弗通故從闕略若廣采同人所藏會最一編姑俟異日

己侯鍾　通高建初尺一尺一寸三分欒高七寸甬長四寸三分衡圍四寸四分鍾縣之規徑二寸三分舞修五寸一分舞廣四寸一分兩銑相距五寸九分徑四寸四分厚八分枚三十六各長八分重一百九十二兩一面左鼓有鬼形一面右鼓銘五言此鍾乾隆間壽光農人得之於紀侯臺下舊在益都李載贋家後歸江西萍鄉劉宮保金門先生嘉慶甲戌贈喜海高郵王文簡公云攷工記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也半規爲牛首形旁以縣鍾所謂鍾縣謂之旋旋與幹爲一物此鍾甬之中央近舞者附半規焉爲牛首形而以圜如規者貫之乃悟旋與幹相銜而非一物蓋圜如規者所以縣鍾所謂鍾縣謂之旋也半規爲牛首形者乃鍾之紐所謂旋蟲謂之幹而成一銘此編鉦也山陰胡定生隨宦秦中得其一攜至都門道光丁亥歸于余

叔媿鼎　通高六寸六分耳高二寸七分足高三寸四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圜二尺六寸重七十五兩銘十六言重文二在口

子執戈父乙觶　高六寸五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圜七寸八分重八兩銘三言在腹

父已彝　高四寸七分口徑七寸腹圜二尺二寸二分重一十六兩銘七言在腹

叔妊盤　高五寸耳高三寸足高二寸八分口徑一尺六寸五分腹圜五尺一寸重二百六十八兩銘十八言重文二在腹內丁酉奮得于邠敦　高九寸五分弇耳高六寸六分足高一寸七分腹深六寸二分腹圜四尺一寸內口徑九寸二分重二百八十兩文十五行行十字凡一百五十字嘉慶甲戌冬得于都門　文見積古齋

茲女盤　高五寸一分耳高二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五分腹圜四尺二寸八分重一百四十四兩銘七言道光庚寅得于都門

叔帶爲　銘八言在內口乙酉年　仲辱弟得于任城
姜涅簋　通高九寸七分器高六寸四分深四寸三分
蓋高三寸五分深一寸八分耳高二寸四分足高三
寸口徑七寸橫九寸七分重一斤二十二兩　銘二
十一言蓋文同舊爲嘉定錢獻之　十六長樂堂物今
歸于余　見積古齋
向卣　器蓋通高一尺有七分口徑二寸九分橫五寸
重六十八兩銘八言在腹兩行左行蓋文同而右行
丁亥三月袁叔野所贈
父癸鼎　通高七寸耳高一寸七分足高二寸五分口

徑六寸五分腹圍二尺一寸二分　四十五兩銘七
言
父乙敦　高六寸九分耳高四寸七分口徑九寸七分
腹圍二尺九寸六分重八十兩銘四言丙申冬得于
吳門
禽彝　高五寸七分耳高二寸六分口徑八寸四分腹
圍二尺六寸六分重六十兩銘二十三言凡四行在
腹舊爲十六長樂堂物見積古齋款識庚寅冬新息
任蘐圃所贈
茲女盉　器蓋通高九寸六分足高一寸九分口徑六
寸三分流長三寸八分蓋高三寸六分重八斤四兩
銘七言在蓋戊子歲得于都門
立戈彝　高五寸七分耳高四寸二寸四分足高三
强腹圍二尺三寸三分口徑七寸五分重四十二兩
銘四言在腹第一字作立戈形嘉慶甲戌春得于都
門
趞鼎　通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三分足高三寸腹圍
二尺二寸口徑七寸三分重四十兩銘五言在鼎口
上兩字合文庚寅得于都門
父戊盉　通高九寸三分足高二寸二分腹圍六寸四
分口徑四寸八分流長三寸二分徑九分有蓋重五
十六兩銘三言在蓋內丁酉春得于都門
父乙角　高七寸四分足高三寸六分橫七寸六分
七寸二分深三寸七分重三十一兩銘五言在蓋內
丁酉春得于都門
祖癸角　高八寸足高四寸徑三寸六分橫七寸六分
深四寸三分重二十九兩銘三言在蓋癸未夏得于
都門
晉尊　高一尺有二分深八寸四分口徑八寸六分腹
圍二尺有五分重六十七兩銘七言在腹內辛卯歲

得于都門

叔孟父鼎　通高七寸三分耳高一寸七分足高三寸五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一尺有四分腹圍二尺九寸四分重七十三兩銘十言在口內已丑歲得于都門

季保彝　通高八寸弱耳高四寸四分強足高二寸八分深四寸四分強口徑八寸弱腹圍二尺五寸六分重七十二兩銘七言在腹嘉慶丙子出于直隸易州

祖戊敦　高六寸一分深四寸八分耳高四寸九分口徑八寸五分腹圍二尺八寸四分重八十一兩壬午歲得于都門

旅簋尊　銘三言在腹辛卯歲得于都門

周生豆　高八寸強口徑六寸一分腹圍二尺二寸六分深一寸七分重九十六兩銘十言在腹內嘉慶戊寅外舅吳穌堂太守所贈

白夨爵　通高九寸二分柱高一寸三分足高三寸九分流與尾相距七寸五分鋬高二寸一分重二十四兩銘二言在鋬內丁酉春得于吳門

父丁鼎　高七寸四分耳高一寸七分足高四寸八分口徑六寸四分腹深三寸六分腹圍二尺二寸九分重四十二兩銘六言

畢姪高　高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十七言又重文二在器之內口乙亥冬得于都門

宁中鍾　通高一尺五寸二分欒高一尺有九分甬高五寸八分銜圍五寸六分舞修七寸七分舞廣五寸四分兩銑相距九寸一分徑六寸三分厚九分重三百三十六兩銘二十七言鉦間十三鼓間十四與陽湖孫氏所藏一鍾文同惟番旁無金又少中二筆作畬銳叔大林鍾及叔氏寶林鍾林皆作番論語孔註倔倔和樂貌而許氏說文云倔剛直也余有釋倔一首已以證許不若孔之確

曼龔父盨　蓋高三寸一分徑七寸四分橫九寸八分重三十一兩銘二十言又重文二見積古齋鍾鼎款識丁酉春得于邠上

立戈鼎　通高二尺七寸耳高七寸八分足高八寸二分口徑一尺八寸二分銘四言丙戌三月得于邠上

父丁爵　通高九寸二分柱高一寸三分足高三寸九分流與尾相距八寸重二十六分足高三寸六分鋬高二寸一分重二十四兩銘八言在腹

父辛爵　通高八寸七分柱高一寸一分足高三寸一分深四寸流與尾相距七寸六分重二十三兩銘四言在鋬內丁酉春得于吳門

父癸爵　通高八寸七分柱高一寸二分足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七分流與尾相距七寸三分重十九兩銘

重四十二兩銘六言

二書陽識在鋈內

嘉蔭簃泉說

周景王大錢漢書食貨志文曰寶貨而班固以新莽大泉五十當之鄭司農已糾其繆矣乃並文曰寶貨亦疑非事實則過也當時未見原錢耳亦非當時無原錢傳於世特無人拼識之耳寶四化寶六化二種洪志列於不知年代品厥後或疑爲天贊或疑爲外國迄無定論今觀寶化及寶四化篆文古樸色澤渾穆若彝器然其爲周泉毫無疑義洪志所圖書以小篆乃以意爲之不足爲據近有依洪志作僞者不可不辨

後漢書趙彥傳莒有五陽之地注五陽爲城陽南陽武陽開陽安陽也安陽莒地齊莒謂之刀安陽刀卽莒刀也今世所謂莒刀與齊刀形製迥殊且多於燕地出土山左齊莒舊地無出土者其非莒刀明矣

半兩錢有穿上明下月者可證明月泉與半兩同時無疑

翟漢直百錢皆宇在左右洪志所圖誤以直百五銖去其五銖二字故作文在上下耳然字體與大小皆舛繆也此錢有小類小泉直一者

道光壬午二月三日陳南未於齊化門小市得古泉百餘土花繡蝕詢係近畿出土者審睇之五銖開元乾元最多而五銖皆不清晰輪郭亦不足且或正或幕穿上下有圈畫不類文字與六朝制作不同是唐時亦曾鑄五銖與開元並行而前人未經言及也就中有大歷八枚建中一枚又中字元字各一枚洵爲創見奇逢也

宋錢近世出土者動以千萬計類皆習見之品而熙寧大觀崇寧等泉尤多若皇祐康定重和靖康各泉千萬中不一見也嘗總而計之太平無元建隆淳化咸平景德三種無通寶且無篆書祥符無篆書天禧天聖明道景祐四種無通寶皇宋無元寶慶歷止有當二錢重字或聖聖宋三種無通寶崇寧大觀政和三種無元寶宣和有元寶而甚罕見建炎無元寶紹興小平亦甚罕隆興無通寶無小平錢乾道無通寶無小平錢淳熙紹熙無通寶嘉泰開禧嘉定三種無元寶大米無通寶端平天者無元寶小平錢無通寶嘉熙無元寶淳祐皇宋無通寶開慶無元寶景定咸淳無通寶茲就所見者記其大略如此

馮晉魚比部起蓁於都市得一錢面文延祐三年背文大昊天寺接遼秦越大長主捨棠陰坊爲大昊天寺見

書史會要故址在今西便門內此錢當是延祐三年鑄以施於寺中者亦奇品也

海東泉說

海東朝鮮國自古奉中國正朔惟謹不敢僭有僞號唐末以來其錢之最古者三韓東國海東各種明初則以朝鮮是以其地爲文耳近百餘年前鑄錢以常平通寶爲文取常平倉之義至今仍沿用之而立禁綦嚴不得流入內地間有貿販乃臧獲輩攜來者偶或得之有大小二種小者徑八分如米之小平錢大者徑寸如米之五各種數目皆在穿左若此是紀以官復紀以干文復紀以卦復紀以天干復紀以五行也常平錢文不知其品類凡幾姑就所藏者攷其官名地名備載如右以廣異聞

太平興寶天福鎮寶二錢攷

太平興寶董氏讀爲太興平寶引張台云馮宏所鑄又曰疑五代僭僞之所鑄已自相矛盾而游移其說矣案馮宏立於宋元嘉七年尙在宋孝武帝孝建以前其時亦有惠字者總乃總戎廳訓乃訓練都監禁乃禁御營錢制皆有兩銖遺意今此錢與之迥別其非北燕所鑄不辨可知洪志於此錢凡三見一列僞品沿張台之訛也一列不知年代一背無文一背有了字是已疑張說而亦無確指一以爲遼太平錢之別種五年丁卯所鑄余意更屬非是遼錢之存於今者皆曰通寶曰元寶曰

重寶斷無獨於太平旣有元寶之外而變易其文別鑄一興讀之理況遼聖宗於庚申改元太平凡十二年其五年爲丁卯亦斷無獨於五年鑄太平興寶并於背文鑄以丁字之理且遼太平元寶錢傳於今世者甚罕覩而太平興寶錢傳於今世者尙夥亦斷無十一年之中所鑄之元寶錢反少而丁卯一年所鑄之興寶錢獨多之理遼代諸錢無一種背文有字者是又一明證也天福鎭寶錢洪志引董逌以天福石晉年號當時所鑄自有天福鎭寶錢文晁晉史洪氏云晉史今無其書案董譜作於紹聖元年洪志作於紹興十九年相去僅二十六年何至洪氏遂不見其書余以爲董所云見晉氏舊史蓋謂天福爲石晉年號見於晉氏之舊史非指晉氏一朝所鑄皆天福鎭寶錢耳不然何太平天福二種尙多於今世耶洪志於日本國和同開珍等六錢所係想像之辭非實有所依據明矣自古公私書目均未見此書名卽使有其書亦當名石氏舊史或晉禍史今云晉氏舊史於文義亦不協董氏始信筆書之原未深考從未有以爲安南錢者茲創此說自謂可據幸博雅君子有以教定之

跋尙書散郎同邑銅印

古銅印鼻鈕方準漢廬俴建初尺一寸弱白文文曰尙書散郎田邑案田邑見後漢書馮衍傳邑字伯玉馮翊

人後爲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蓮勺人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爲漁陽太守到官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　更始時爲上黨太守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悉得邑母弟妻子後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初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時馮衍亡命河東因以計說永永素重衍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井土云云時邑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恐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衍乃遣邑書有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云云邑報書頗規勸衍又書勸永降永不答書載東觀記自是與邑有隙云云蓋邑知更始之既敗又爲毋弟故而歸誠以降光武幾之哲爲永衍所不能及且史稱其善屬文詞俾姓名留于衍傳今得此印知其曾爲尚書散郎所謂尚書者殆即鮑永耶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後漢書百官志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爲四曹此云散郎不見於志惟侍郎下注引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

余得田邑印後數日又得代馬丞印亦出於漢城方準虛虎尺寸一分攷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下邊郡六牧代郡見地理志代郡爲河西六郡之一此印是西漢時物無疑矣印虺鈕首尾蟠曲製作精緻色澤黝然漢印中之僅見者

漢西嶽華山廟碑重刻本跋

襄陵喬氏重摹本

此雙鉤華陰王山史本勒石者也每半葉作橢方界紋

鉤勒與玉虹樓本相仿佛此較平整然作怪異以示奇古轉失漢人法度則同一病也雙鉤古碑襲其貌固難得其意更難余得長垣本後因集諸家翻刻詳加披閱欲求一優孟衣冠亦豈易得乎是本末正書題款一行曰乾隆丁亥年秋八月襄陵喬頤孫琨圃氏重鉤勒石

曲阜孔氏重摹本

此本爲曲阜孔氏玉虹樓所勒似從桂未谷摹金冬心雙鉤長垣本上石故春秋傳傳字誤鉤作傳細審宋拓原石確是傳字特上半東字稍長下半寸字稍短且略爲墨痕所掩是本貌雖似古意則失眞故作奇拙轉成怪異直是金冬心隸書耳

商邱陳氏重摹本

此商邱陳伯恭假得朱氏所藏華陰本鉤出翁覃溪先生復以所摹金冬心雙鉤長垣本補其闕字並郭允伯以下諸名人題識同鋟梨木摹刻頗工隸法亦有典型視諸摹本爲勝惟補字中春秋傳之傳字沿金冬心之誤也是冊刻於大興朱氏得華陰本之後六年商邱陳氏得長垣本之前十有六年時維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也

揚州阮氏重摹本

此阮芸臺先生得四明整拓本後屬吳國寶重勒全碑石在揚州北湖祠塾吳氏名國寶字雪鋒號劍飛善隸法兼工鐫刻故摹刻全碑神完氣足雖不足亂眞而額旁唐人題名碑隙宋人題名以及碑之磨泐處字之剝蝕處大小位置絲毫無不吻合洵不愧名手也余得長垣本後因集諸家摹本校讎之固不無一二近是而精善未有能逾於此者碑末刻隸書跋尾一則云漢西嶽華山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整拓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於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於漢碑闕處伯元甫記

又阮氏摘鈔字勒研石本

阮芸臺先生既以四明本勒于全碑因四明本缺字與華陰本同道光三年復以舊摹長垣本未缺之字補刻於端州巨研同置祠塾然已寖失古意即宋拓碑視吳氏所刻全碑精采遠遜矣計補刻全缺者七十八字半缺者三十五字

大興翁氏重摹本

此翁氏雙鉤長垣四明華陰三本合摹者都門帖肆私刊甄版故作模糊冀欺世俗而實則絕無景響者亦較古堂重鉤勒石體勢頗完點畫亦準翻刻中尚稱精善足見審定經營第諸棖朱拓原石斷不能無鉄豕訛舛且刻法故作蠶巢鼠珠形大露鉤痕致失古意華陰本缺一百餘字雖補成完璧何宇致失華陰本舊面目亦未為妥假日攜華陰本校讀時當為標出以資致誤

湖州嚴氏重摹本

此雙鉤長垣商邱本勒石者也嚴氏者名慰祖歙人向寄居揚州知華山碑石久佚拓本中止三百餘字時已彫泐亦可稱能手惟筆畫過覺纖細刻為朱頭白邊名一則未以為珍祕也乃於隸釋金薤琳琅諸書錄其全文以漢存于今者寥寥世之好古者莫不炫燿其名欲得一本為可欺而世人卒不可欺反適以自形其拙耳俊堂巴氏者名慰祖歙人向寄居揚州知華山碑石久佚拓本以為珍祕也乃於隸釋金薤琳琅諸書錄其全文以漢

有篆文題字三行附錄於左嘉慶十五年五月廿六日從陳伯恭宗丞借得成邸所藏長垣本竭三日之力雙鉤畢冊後有王覺斯朱竹垞宋漫堂等題跋以索碑者甚亟未及徧鉤也嚴可均號鐵橋浙江湖州人

揚州鮑氏重摹本

此近日通行之翻刻本也傳聞為揚州鮑氏所勒者鮑氏未詳其名觀其首數行如鎮字春秋傳等字缺泐處似從金冬心雙鉤長垣本摹出者而殘蝕之高低大小又多不合於其字體之癡肥筆意之惡劣不必辨而自見雖無足觀然視巴俊堂之未見原石本妄自摹寫僞

刊甄版故作模糊冀欺世俗而實則絕無景響者亦較勝一籌耳

都中帖肆澄觀堂聶姓又以此本翻刻甄版市儈作僞更不足論矣故余詳評諸家摹本屏置不錄

巴氏甄本

書曰作僞心勞日拙信哉言乎作僞者未始不以世人為可欺而世人卒不可欺反適以自形其拙耳俊堂巴氏者名慰祖歙人向寄居揚州知華山碑石久佚拓本存于今者寥寥世之好古者莫不炫燿其名欲得一本以為珍祕也乃於隸釋金薤琳琅諸書錄其全文以漢

隸法書之刻之以甄甄紋錯落欲其似乎剝蝕也拓以灰紙欲其似乎古雅也有意脫數十字欲其似乎殘闕也拓數十本後旋即將甄碎之欲其流傳遍而見貴于世也嗚呼用心何其勞也俊堂未見原石拓本故於字之應闕者不闕而不闕者闕之應泐處不泐而未泐者泐之如同聲說如同夢囈不必以原石本校也即持一近日鮑氏翻本對之其僞已立見矣余得長垣本後客有謂余者曰近於帖肆亦得一舊拓華山碑因假以觀乃巴氏甄本也笑而告之故以歸之因志其原委於此

漢陽鸚買山記跋

原石出自蜀中吳興錢安甫得之歸藏於家字體古樸世所罕見地節爲漢宣帝年號

各碑揚州揚字多從木惟隸釋馮緄碑督使徐揚二字陳球碑陸梁荆揚二揚字從手禹貢淮海惟揚州揚字從木錢氏養新錄云揚與楊通漢書揚雄傳以楊爲姓從木所云揚釋楊壅釋雍似尚非泥古之談

此碑與楊淮表紀同軌同輪如出一轍如第二行第五字曰曩白石神君碑是度是嘗按說文作量從重曩省聲諸碑從重之字或變從童此則不省重復書爲童耳與文復皆古樸可愛豈乎道光癸巳十月朔日

漢宋君長石刻跋

此石向在荆城山下乾隆壬子四月黃司馬易審爲漢刻移置州學乙卯春元按試過此玩面痕近樵斧始知此石已歷兩千餘年矣其製頗類曲阜壞壇二刻上有鑿齒一棱似從他處脫筍而出者想亦是墓間殘石耳

殘碑二石道光癸卯夏日陝州漁人得於河中刺史李公溥以墨本寄余存字雖無多而年月結銜具在攷華州唐垂拱初改太州見唐書地理志薛繼爲河東薛氏魏河東太守昂之裔官終金部員外郎見宰相世系表又攷華州乃上州參軍事從八品下文散官朝散郎從七品上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各帶散位繇以從七品上階任從八品下之職故曰行也

元氏三公山神碑跋

是碑漫漶特甚就其可識者普錄或謂即無極山碑攷其文與隸釋所載不同吾鄉翟文泉以文中有三公山

門以墨本見貽

劍南道按察使益州長史韋抗功德碑跋

右碑刻於四川廣元千佛崖洞中石壁道光乙巳九月道經崖下泊舟訪得之匆匆未拓越二年丁未夏日拓得墨本書錄

王大王造庵子及作水池記跋

刻在古樹上歷千年不朽洵奇蹟也庵在侯官太湖道光甲申金匱孫平叔中書劄子一通後題詩十六年中丞得之拓寄

宋崛山晉羊太傅祠石柱跋

崛山石柱前刻慶歷八年中書劄子一通後題詩十六人見史傳者王沫字原叔應天宋城人王堯臣文忠之叔父舉進士官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坐事黜知濠州徙襄州召還累遷翰林學士改侍讀兼侍講學士謚文修晉羊太傅祠及崛山詩其徙知襄州時事也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後徙吳縣官資政殿學士謚文正李淑字獻臣徐州豐人少傅若谷子年十二獻文賜童子出身授校書郎累官戶部侍郎知河中府附若谷傳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天聖五年進士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府謚正肅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慶歷六年進士第一擢翰林學士知陳州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六年進士第二知制誥翰林學士判南京御史臺門人私謚曰公是先生連庠字元禮應山人慶歷二年進士爲宜城令至都官郎中敏於政事號良吏附其兄連庶隱逸傳見宋詩紀事者

李宗易字簡夫宛丘人官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仕至太常少卿孫抗字和叔彬人登進士甲科官至監察御史裴煜字如晦慶歷六年省元官判三司都磨勘司按新唐書表後結銜有勘校宣德郎守太常博士元祕閣校理權判尚書膳部騎都尉裴煜即其人馬雲官蘇州節度推官黃通字介夫邵武人嘉祐二年進士

官大理寺丞孫抗裴煜煜或作昱黃通或作誠其人未錄其崛山詩張去惑李康伯紀事誤作季康伯　誠其崛山詩未詳其人范薇之韋不伐並其人亦未載題名九段四十人見史傳者王沫義問字士宣江陵人附其父介傳入黨籍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遷福州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張唐英字次道蜀州新津人附其兄商英傳胡宗回字醇夫福建常州晉陵人附福傳鍾翁翁名傳饒州樂平人李方叔名廌自鄆徙華見文苑傳其不見史傳而可攷者趙德麟名令時燕王德昭玄孫磻侯鯖錄岑嚴起名象求梓州人官翼文閣待制趙岑二人皆見黨人碑

魏辽輔名泰曾布之婦弟武陽人其人尊新法而抑元祐爲世所輕即僞作碧雲騢者著東軒筆錄畢之進宋詩紀事有畢漸潛江人紹聖元年進士第一官膳部員外郎出知荆南之進當即其字也孫頠字景修長沙孫成象長子咸平間進士官至太常少卿見劉摯撰孫成墓誌未言其爲襄陽太守略也王厚之紹興人乾道二年進士見紹興進士題名碑官直顯謨閣江東提刑見慶元黨禁據此題名知其字順伯其書臨川者當是荆公族裔遷居紹興此書其祖貫如范文正公之書高獲觀所藏諸品頗稱奇異迨余丙申入京都訂交平餘人俟攷此柱請家均未著錄池北偶談載之并錄

都門兩過精舍未及一晤今赴任隴西道出金閶相見

爲頠湘舟題古泉精舍圖冊

余與湘舟先生同有古泉之好壬辰冬始于吳門訂交

道古復示新收一一當倍於前幾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臨行又承送至邗江并出是圖屬題匆匆不作韻語

剪燭識數言於冊尾他日會合有緣再當以古泉敘古

古泉隨筆跋

道光初元從葉東卿處假得大興翁宜泉古泉彙攷稿本八冊手自編輯成書後有所聞見輒書於簡端積有年所未曾收拾丙午春日吳我鷗觀察偕彙攷付鈔因將余所綴之說都爲一冊名曰隨筆余亦錄此本以備增益改削也燕庭誌于西川梁辭來鳳室

爲頠湘舟題古泉精舍圖冊

余與湘舟先生同有古泉之好壬辰冬始于吳門訂交獲觀所藏諸品頗稱奇異迨余丙申入京都訂交都門兩過精舍未及一晤今赴任隴西道出金閶相見

道古復示新收一一當倍於前幾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臨行又承送至邗江并出是圖屬題匆匆不作韻語

剪燭識數言於冊尾他日會合有緣再當以古泉敘古

歙何如道光戊戌仲冬

題梁刀

說文梁刻也从刃从木又契大約也从大从刃今刀文作梁而漢書食貨志作契蓋傳寫之誤

題金錯刀梁刀之無刀者

案舊譜載梁刀錯刀或止有圜泉而無刀者此種是也

右題名摩崖在贛州爲楊行先隱居處未經前人著錄道光己亥吳子苾訪得以墨本郵寄按胡槩詩留元剛題名皆云此巖有清獻濂溪題刻而拓本無之想已佚矣茲得文信國一種亦足千古

復吳子苾書

初春京邸相見稍敘濶衷旋以簡書敦迫匆匆就道還汀以來七閱月圓每溯芝標時深渴思近奉憲委護理興泉永道於十月中旬自汀起程子月中旬履任厦門後接誦瑤函如親玉屑並審履絢曼福著述時多翹企何如荷屋先生滬閩甚蒙青眄某以襪綫之才驟膺繁劇竭蹶時形平素癖好不能即時整理即所搜金石亦以水陸崎嶇未克帶在行笈屬寄各種當俟明春取來陸續檢寄鐘鼎文字亦有足補積古齋者一并精拓奉鑒閩中碑刻題名最多蒼玉洞外如烏石山鼓山及玉泉有范此特古寶六化齊九府未錯金先合土甄斯陶鑄斯鼓如合同如符剖刀布遺錯柯堵銖雨興乃鼻祖出膠西來東武識者誰劉吉甫歲在辛丑金聚月閏三日十五

新莽大泉五十范銘　集漪愛堂帖字

古物何堅千九百年臺歸浩劫陳迹猶傳

鏡景贊　并引

昔武進相國劉文定公嘗作鏡影系以贊語詞旨古雅余景慕不諼因亦作斯圖并廣其意以為贊曰

爾迺覓耶何弗照吾心爾非覓耶何以傳吾神吾心何如覓之明吾神何如覓之清覓爾亦員吾心弗可變

與顧湘舟書

客冬順經珂里藉遂班荊暢領塵談相與賞奇論古何快如之若非捧檄匆匆幾欲于鄉環福地作平原十日之留判袂前行輒增結轖雙丸如彈又加九秋緬維履祉增綏潭庭多祐定如遠頌別逾半載不識尊藏中又添得幾許鹿盞魚洗也羨甚企甚弟別後于臘底抵省新正履任金沙簿領勞薪無佳足述境復僻陋檢查郡志從無流寓名人思欲搜求片石以饗所嗜查不可得

徜能具吾神不能具吾面覓耶非耶吾弗與辨吁非爾吾不見吾

古泉樹小象贊 并引

余蓄古泉夥矣選其精者櫝而藏之屬粟園陳君畫像於右自系贊曰

緊清臼之畀余兮奚營情於聿脞學禮學詩匪商匪賈迺癖於泉兮積有年所戲軒鼏觚兮太公九府非緣童子之來勿煩姥女之數半半兩兩銖銖五五不富于今兮差不貧于古

東武　劉喜海撰述

海寧　陳乃乾輯錄

詩

周虢叔編鐘謌并序

虢叔鐘見於今者揚州阮氏常州孫氏汀州伊氏所藏皆特鐘也嘉慶甲戌胡粟亭茂才定生自關中來都門出一鐘見眎云近時長安農夫得之河干土中同時出者凡三合三鐘而特鐘至寶從來應世出傳於今者宜其多特鐘虢叔有三器之文乃全詁虢叔編鐘也文自皇考止邑朕二

十有六言此三鐘之中一器其二已不知流傳何許矣後十二年道光丙戌歸於余丁酉攜來臨汀郡齋與張君石匏詳釋其文適周小農司馬以余齋中所藏古器命題相酬倡昔孫淵如觀察曾以韓文公石鼓謌韻詠其所藏特鐘茲太倉稊米紫芝集萬言手能七字哦文陣昔曾拔旗幟詩壇竟欲聯鸛鵝識古今有漢張敞箸書我媿唐劉軻吾儕幸際昇平世同聲鳴盛頌猗那時維九月九龍山汀城山名色耀鄱河汀城水名霜鐘韻叶奚待叩九能勉力敢蹉跎

周兮中鐘歌并序

道光丁酉春日余得周兮中大琴鐘於都門爲眞定梁蕉林相國故物攜至金沙郡齋與張君石匏攷覈經旬石匏爲作釋文並以孫淵如觀察兮中大泱鐘詞見眙余亦次蘇文忠公石鼓歌韻以紀之卽請郢正並索和章

游兆沼灘月在丑揭來金閶識張叟相逢薤若始締交明年閩嶠期同走郡齋我出成周鐘叩之大小鳴自口古樂未聞三代前宗器猶傳千載後作圖我欲溯劉敞著書君直繼歐九大者爲特小者編徵謂之迭羽謂柳已侯虢叔兮中俱北窗並列成三友得珠尙欲探龍頷儲藥猶須求馬勃矧茲巨寶勝璠璵更有奇文辨蝌蚪皇考已白前文人用追孝兮祝黃耆侃喜新釋自己出指摘不思爲人嗾分敵頏敦與茲盉駢羅季彝偕向卣皆余所藏器 清磬硜硜擊師襄鼉鼓逢逢奏矇瞍商盤周鼎存其銘何必遐覓夏啕嘍鼠氏制作詳攷工不播不石均薄厚其聲宏大而遠閩因何未勒工名某秋碧昔年世其傳秋碧梁蕉林堂名 春明輾轉爲予有行篋攜過東岱雲設廣願代北山杜笑我劉氏學豢龍陋彼齊王徒好狗駿馬一骨酬千金自我得之良非偶摩挲古澤愜素心悵望燕臺重回首點畫其余細討論併誤與君相攷捨兮中義仲文從省大狹大琴律何取螺九響拓出光輝塵尾輕拭袪塵垢永寶用享宜子孫子子孫孫其世守今君勸我作長謌擊鉢摛詞慚學朽博物自古推茂先有酒盈尊爲君壽

周已侯鐘歌并序

壽光縣南三十里有紀侯臺實春秋時紀國地也乾隆間農夫於臺下得此鐘舊存益都李孝廉處後歸萍鄉劉金門少宰嘉慶甲戌少宰將歸江西余走送別舉以相贈且曰楚弓楚得其善藏之曾賦長歌紀事勿勿二十年矣茲復次韋蘇州石鼓謌韻賦之

紀侯築臺兮泰山東麓濰水陽紀侯鑄鐘兮勒名作寶光輝煌春秋迄於今日兮爲歲二千五百有三十紀侯去國在周莊王四年辛卯至今丁酉凡三千五百三十七年 臺空鐘出兮陸離斑剝土花翳攻金蝕讀考工文錫居其一金六分幹與旋蟲爲二事新義異於古所云高郵王文簡公辨鐘縣旋蟲非一物以是鐘證之蝕經義通閒帶篆校景爰相錯銘曰寶鐘紀侯作曰虎一字多偏旁

淡長無微殊杳漠非弇非侈厚則石左欒飛鳧留其蹟
持莛一撞有餘清疋韻迴與塵囂隔

泰銅詔版歌

有客持示一片銅色如碧玉光熊熊云是嬴秦二世刻
律度衡量將毋同陶君汲古有修綆得之驪山北構阿
房宮我乃笑客敢予侮楚人一炬皆焦土金人十二且
銷鎔片銅那得留千古客忽大笑復於余好古安可不
讀書此說我欲爲君祛君不見隋時開皇之二年長安
官庫見稱權其事傳於白六帖其詞載於黃門家訓篇
又不見文同陸經二校理訪古遊遊長安市銅版有二
文前後集古并錄六一老居士我聞此說釋我疑始信
我客不我欺心默默有所思傾倒爲客畢其詞憶昔振
衣登泰岳燼餘二石留雙玉九字曾經拓翠螺視向池
邊玉女濯又憶東海琅琊台視日亭圮碑未隤從臣姓
氏隱約見手除薜荔剜蒼苔我今策馬長安道與客時
時來搜討登山刻石頌功烈區區詔版亦足寶客聞我
語喜欲狂著述我且追歐陽版高四寸廣二寸五十九
言篆六行成功盛德皆刻畫期於久遠惟金石贈我不
啻美瓊瑤我作歌詩還報客

願長相思鏡

古鏡我能識佳人誰復憐曾藏金屋裏合置玉臺前珮
綃同心結釵懸壓鬢錢持來如應語舊事問嫦娟

八

銘曰清治銅華以爲鏡昭察衣服觀容貌宜佳
宜佳人鏡

別離久相思長長相思毋相忘郎鑒貌妾靚粧妾願郎
心長照妾郎願妾心長對郎千古同心重離別古鏡團
欒印古月在天在地願何如同心人綃同心結戀針篆
出絕妙詞握手珍重別離時侍前希兮久不見秋風起
兮余心悲二句亦此鏡銘願唯有天地知長毋相忘長相思

唐嘉德門內巡魚符

唐宮舊事問何如春鎖金鋪冷玉除臚有同心巡夜半
卻看比目笑王餘雙瑗屈戍沈青瑣對鎗瓏玲撱碧虛
嘉德璇題尋不見空傳一寸古銅魚

武周龜符

文曰雲麾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將員外
置阿伏師受緻大利發弟一已亥春日得於維
陽馬淳夫所贈

元武分符變李唐千年靈爽應嵩邙銅駝陌上春何在
金馬門前草賸芳宮紀將軍名大利位標翊府將中郎

挑鐙細校蠅頭字濟棠秋風憶洛陽

金錯刀

英瓊瑤報美人心珍重當年字錯金留得宛陵詩句在雙刀持勸酒頻斟

泰山無字碑

昔我曾登泰嶽巔回觀峰高插雲天穹窿豐碑忽突兀當風矗矗立我前我審其制方以直我愛其質青且堅一覽我欲讀其文嗟曰結舌殊茫然金鏡無塵玉無瑕摩挲終日空流連流連終日不忍去悵望九點青齊煙嗚呼此乃無字碑我問建自嬴秦年嬴秦二世行郡縣

載繹其文曰佐代或云秦借衛人名以設厥司厥雄水衡上林僧農官石空均是少府職咸陽一炬此燼餘圍五寸有一分完璧無瑕月無蝕中央二字篆法奇鳥篆紛紜誰辨識鴻飛鳳舞網入圖此何來經人拂拭古瓦我自長安得土發古香疑古色蘭池春水浴鴛鴦

古瓦

已亥夏日余客長安得佐弋瓦於市上按史記秦本紀內史肆佐弋竭注引漢書職官表秦時少府有佐弋武帝改爲佐飛掌弋謝又韓非子衛人有佐弋者因賦詩以補秦漢瓦當文字之闕

古瓦我自長安得土發古香疑古色蘭池春水浴鴛鴦

瓦礫奚帝金石刻嗚呼羽陽宮廢大風歌渭水長流悲日夕請看萬歲復千秋獨此輿地同無極

同作　　海鹽張開福石鮑

阿房之宮劫灰飛土花錯繡餘璇題延年益壽制雖古奚若少府佐弋之所遺臣斯小篆施金石土型宛宛疇刻畫吾聞佚飛更名始漢武此瓦猶是嬴秦土何爲前人未收拾嗜奇卻待劉原父同時並得秦詔版二世刻辭徵集古秦中昔號帝王州荒煙蔓草空人愁六經一劫洗片瓦當年雖佐祖龍者不見秦時明月長娉婷鴻臺高高鴻飛何冥冥

題宋拓漢西嶽華山廟碑并序

華山漢碑宋時有四種明代祇存其一即延熹八年所建者也嘉靖間亦復湮沒拓本傳海內者僅三本一明王文蓀所藏文蓀長垣人遂名長垣本後歸宋牧仲又名商邱本嘉慶丁巳陳伯恭宗人丞售諸成邸所謂闕十字本也此本拓墨少重致損筆畫十字殘泐處尚隱約可見非全闕也翁覃溪閣學以洪氏隸釋校讀之以爲一字無闕一可耳豐南禺萬卷樓全謝山鮚崎亭范氏天一閣相遞藏者名四明本嘉定錢氏得之今歸揚州阮氏積古齋所謂全紙整拓未翦本也一闕中華陰本舊藏宛委山人郭允伯家故名允伯贈王無異遂又名山史本無異名岱撰山史其字也乾隆丙戌上海黃文蓮得於歙縣癸巳以贈朱笥河學使今存笥河先生嗣少河丈許所謂紙墨調勻而名人題識最富之本也兩本皆闕百字惟長垣本特完阮芸臺先生定爲第一道光癸未成邸書畫散佚如雲煙此本竟轉入余手狂喜欲絕余愧不善詩爰作長句累至千言聊敘斯碑三本流傳始末及余得此本之時日以志金石之緣云爾

我媿好古未成癖欲繼歐趙錄金石曾摹泰岱與琊邪欲覓之采兼鄒嶧嬴秦二世勒詔書李斯篆體耐紬繹炎漢文字垂貞珉亡散當蒐存者厥裒斜摩厓厄漢中曲阜任城見遺蹟銘辭雜誦知訓典點畫分明辨波磔八分隸古紛可視商邱周彝時有獲吁嗟華山延熹碑有明嘉靖時丁阨太華秀削青芙蓉翠墨空飛古巖柏中郎妙筆世不傳載有全文搜隸釋此碑相傳世有三一藏闕中郭允伯展轉傳至學士家朱文少河吾師席什襲珍祕不示人閉戶高吟違俗客傳諸其人藏名山槧上自鐫傳諸其人愼守無潛二語非有千金不相易憐余年幼魔知書獨飽眼福向人誇雲煙一過時何迫更閒一本山四明范氏蒐羅富典籍全氏鮚埼亭會藏謝山點筆箸之冊潛墅主人亦遞傳積古齋中古能積我欲見之了無緣夢魂飛到羊城驛此本藏阮芸臺年伯現節制粵東長垣一本字特完漫堂少宰重珍惜商邱玩好歸太邱墨光黯澹凝寒碧記曰嘉慶丁巳年善賈欲售豈能擇詒晉主人鑒別精廉價白金擲三百從此雲藏宛委深我見無由神但役誰知一旦落水間古香入手心歡懌蘭亭蠶紙鋪昭陵科斗古文出孔宅寶物神鬼有護持人生奇遇知難逆

更幸未入倫父家不致珠玉委砂磧且向賈人叩所償
第云原值敢請益典衣質庫方取盈巨寶矜持足踧踖
喜極狂腷入笑癡我亦先嗤嗜何僻日拭棐几三摩挲
樂與餐眠數晨夕鐫華石墨挹清芬元精耿耿神奕奕
三本正如三峰奇分藏獨得巨靈擘六百九十字無刓
此爲第一具眼隻成邸名簿筆籤字題二行六字篆文額
煙滅衛公兩題名碎錦翦裁復誰責瑕瑜互見古云然
翠螺痕重掩字畫蘇齋論說綦精詳耿字惟從此中摘
元豐乙丑子文題可與述聖碑同譯華嶽廟唐述聖頌碑亦有元豐乙丑
王子文題名文有不同與此一時所刻 嘯亭侯印印厥端飛鴻爪印翔鸞

商邱宋少宰偶得壽亭侯印印背竹垞原跋中語一紙粘于冊尾至今猶存故云西陂宋舉祕寶存六
字金塗書紙隙冊末題署覺斯名鵬沖圓印文猶赤鵬沖王文
藤名秀水檢討小長蘆研求漢隸窮奧頤方整流麗與
奇古惟有斯碑備諸格生平所見已漫漶得覩完好眞
奇劇披覽至丹至於三不禁驚心更動魄皆竹垞原長跋中語
歌載詠放鴨翁宰漫堂少宰別號子湘和句情彌適豎儒議論徒
紛紜諸公歎賞皆嘖嘖集靈堂仙說既明市石察書例
此發攷鏡山獄紀封禪據史援經疑義闢珊瑚木難羅
滿家儉腹何勞費攜摭關中本已得校讐紙墨雖勻百
字闕指點源流口決河椒花館主眞儒碩却憶阮氏寶

道光甲申六月哉生霸

唐雁塔泥造像 并序

道光己亥夏余滯跡長安偕同人出遊城南慈
恩寺於雁塔下拾得唐泥造像或全或缺大小
凡八枚其全者文曰大唐善業泥壓得眞如妙
色身三行十二字陽文遒勁不亞敬客書軌塔
銘一面一佛坐蓮臺左右二侍者立蔭以兩裟
羅樹下二獸作對伏狀其殘者文同而造象或
作三層上層列佛三軀又左右二佛皆座蓮臺
中層佛三軀下層已缺佛前各執一蓮花又二

上層缺中一佛坐左右二佛持蓮花寶蓋下層
亦缺按志寺本隋之無漏寺故址高宗在東宮
日爲母文德皇后祈福出七宮亡者財帛建此
訖於永徽三年在中令書聖教序記之前一年
也兩廊舊有吳道子王摩詰諸人畫千鉢文殊
等象唐時進士登科後錫宴曲江題名雁塔是
也五季寺廢惟雁塔在宋熙寧元豐間塔一再
火鄉人王正叔劉刮甃甓得題名數十紙宣和
二年大名柳瑊伯和出使咸秦所得尤富屬王
正叔次第標目分十卷刻於塔西南隅今唐刻
無一存而柳重刻之本亦不得見石墨鐫華謂
塔前舊有碑亭乙卯地震遂亡咸寧志謂萬歷
間塔又火宋刻殆燬於是時與今塔之初杪僅
存宋人題名二十餘種二月初旬偶一訪之命
工搨數本咋始得此唐人造象蓋前人所未經
見者爰拓墨并歌成冊亦自幸古緣之不淺也
試較區區善業泥

嘉蔭簃集卷下

暑心地自清涼

前題六首

爲報慈恩修雁塔七宮財帛捨招提無情劫火銷融盡
劫賸區區善業泥

登善書名孰與齊筆精知是阿誰題若無聖教雙碑字
試較區區善業泥

千鉢文殊畫與題兩廊金碧煥東西可憐多少名人筆
不及區區善業泥

得意揮毫雁塔題曲江宴罷玉驄嘶和曾雪跡留鴻爪
爭似區區善業泥

色卽是空空卽色枉教鸚鵡念菩提大千人我原無相
何必區區善業泥
窣堵波高不可梯遊人遐矚白雲迷歸來何物供吟詠
幸有區區善業泥

同作　海鹽張開福石巍

古懷何處問前因落日郊原一聚塵唐業不留留淨土果然佛力大於身
誰將筆妙寫經手合證菩提香火緣應與諸公書不朽雪鴻猶記永徽年

和石巍韻二首

相遇無心卻有因青蓮一瓣墮紅塵誰能淨業修來善壓得眞如妙色身
身現眞如呈妙色字排十二證因緣欲憑善業留千古祇紀唐朝不紀年

再和石巍二首

拈得妙花成善果歸來淨土掬香塵時人莫笑淤泥質却是金剛不壞身
訪古曾參古佛前蒐羅有癖豈無緣我今聚作一龕供風雨何愁五百年

題藝海樓藏古器搨本冊

冊年嗜古癖難醫小有行腴詔版持君此虎頭更癡絕
移舟拓到錫山湄余藏秦詔版四君手搨之
春上蒲帆一葉催聽風聽雨幾裘裏最難忘卻登樓日
老眼貪看金石來

蒼玉洞用宋蔣之奇韻二首

蒼蒼玉洞古沓沓石門深老樹根盤曲偏難轉我心
詩好留名久圖成寄興深一編還在手千古有同心

又用宋蔡襄韻

我來洞口橫琴坐漱玉鳴泉澈四隅幾曲鄣江清到此
誰將丁水挹寅湖

戊戌春三日招同人遊白鹿虎溪二岩集超然亭

和石巍韻二首

海嶠排鬟窗迎春取次過卷簾颺影密尋鹿草痕多有
石能窺客無風不動波六合洞上一石作俯視狀舊題窺客二字共延雲壑
賞載酒醉當歌
稜層天尺五樹老兀如禪虎溪最高處刻稜層二大字偶陟雲中憩
深尋石罅穿我思登岱日相話訪碑年作記煩和叔茲
游定可傳

重九和周小農韻二首

秋老已多日披襟訝驟涼菊籬經夜雨書篋暴朝陽我

欲揭琴訪君還覓句忙錦囊添未滿詩興正猖狂
九龍山在望我竟未登高風落參軍帽雲開萬里條裁
箋因說餅妮古不趨糕松下聯吟侶相將試聽濤

和周小農即席原韻二首

倘因翰墨聚詩朋斗酒光浮綠似沱拈得新題三十六
每慙僕病未曾能
牛耳騷壇執主盟揮毫落紙若神行從今石墨添嘉話
試聽聯吟擲地聲

崇雅堂集有東軒吟社圖七律二首即次其韻

一編詩集讀清尊自社風流談向存重到名園愴問主
謂小米同年又村親家已醒春夢漫招狼虎頭妙繪分明識塵尾
閱愁仔細論廿五年光人廿七漸多寂草滿江村年來
學士叔未歸元均先後謝世
風姿妙曼雙紅袖音調淒清一案絃難得賞心在泉石
忍教過眼付雲煙故山我愧猿驕笑塵世誰能鶴計年
顧向阿師參半偈了義攻南屏探翠伴鐘眠

雲驤閣落成用留別元韻二首

丁水南流郡道汀倚城高閣揖浮青蓬萊境接仙雲繞
郡署梅回夢醒有靈岩俯瞰東南先得月近
有蓬萊閣靈鷲聲馬俗
朝北斗欲捫星有東山閣
振衣直上尋烏石駐足還歌

舒嘯亭

九龍蟠屈臥秋山郡主山曰九龍二曰臥龍松徑雲深掩竹關雙塔
夕陽煙樹渺一橋波影露鷗閒多君樽酒牽離緒遲我
梅花索笑顏詞梅花開時結構初成供遠眺記游同溯
紹興閒來紹興幸已就道郡守斛繼善
過雲驤機趣名丁著玉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５８
作者＝
页数＝７６５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